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冊目次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 （宋）陸游撰 羅椅輯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後集八卷 （宋）陸游撰 劉辰翁輯
陸放翁詩別集一卷 （宋）陸游撰 明弘治十年冉孝隆刻本 〇〇一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四十卷 （宋）黃榦撰 語錄一卷 （宋）林圓等輯
年譜一卷 （宋）鄭元肅撰 附集一卷 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〇七七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

（宋）陸游撰　羅椅輯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後集八卷

（宋）陸游撰　劉辰翁輯

陸放翁詩別集一卷

（宋）陸游撰

明弘治十年冉孝隆刻本

放翁詩選前集十卷後集八卷附別集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羅椅劉辰翁所選陸游詩也。前集椅所選，元大德辛丑其孫愨始刻之。前有愨自序。後集辰翁所選，前後無序跋。椅閒有圈點而無評論，辰翁則句下及篇末頗有附批，大致與所評杜甫王維李賀諸集相似。明人刻辰翁評書九種，是編不在其中。蓋偶未見此本。詳其詞意，確爲須溪門徑，非僞託也。末有明人重刻舊跋，蠹蝕斷爛，幾不可讀，幷作者姓名亦莫辨。其可辨者，惟稱宏治某年，得於餘杭學究家，屬其同年餘杭知縣冉孝隆校刻之耳。又稱放翁集鈔本尚存，然聞而未嘗見。獨羅澗谷劉須溪所選在，勝國時書肆嘗合而梓行，以故轉相鈔錄，迄今漸出。而印本則見亦罕矣云云。據其所言，則兩人本各自爲選，其前集後集之目，蓋元時坊賈所追題矣。跋又有複者去之之語，故兩集所錄無一首重見。末附爲別集一卷，不題編纂名氏。其詩皆見瀛奎律髓中。以跋中取方虛谷句推之，知卽作跋者所輯，以補二集之遺。其中睡起至園中一首，已見前集五卷中，蓋偶誤也。劍南詩集汲古閣刻本，今已盛行於世。然此選去取頗不苟，又宋人舊本，故以陳亮歐陽文粹之例，與本集竝存之。椅字子遠，號澗谷，廬陵人。寶祐四年進士。以秉義郎爲江陵教官，改潭州，復知贑州信豐縣，遷提轄榷貨。德祐初，遭論罷。周密齊東野語記其當道學盛時，依託求進。道學勢衰之後，遂棄去不相聞問。深不滿之。明偶桓乾坤清氣集皆錄元人之詩，而有椅紉與折齒歌一首。蓋元初尚存。辰翁自有集，始末詳見本條下。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目錄 前集

放翁陸游務觀撰
澗谷羅椅子遠選

卷之一

古詩

蜀酒歌　　與青城道人飲酒作
夏夜醉後有感　　雨中登安福寺塔
怡齋　　投梁參政
遊漢州西湖　　醉後草書歌詩戲作
追補太液黃鵠歌　　晚步
松驥行　　春夜讀書感懷
日出入行
夜漏欲盡行渡浮橋至錢清驛待舟
江月歌　　和伯子
讀書

卷之二

古詩

偶過浣花感舊遊戲作
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
夜宿龍華山中寂然無一人方丈前梅花盛
開月下獨觀至中夜
臨別成都帳飲萬里橋贈譚德稱
聽琴　　瑞草橋道中作
夜宿陽山磯將曉大雨北風甚勁俄頃行三
百里遂抵鴈翅浦
航海　　江樓吹笛飲酒醉中作
長行歌　　開歲半月湖村梅開無餘
一百五日行　　對酒懷丹陽成都故人
春容　　夏白紵二首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
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予初至
蜀嘗爲作詩自此歲常訪之今復賦一首
芳華樓賞梅　　遊仙
天王廣教院在蔵山東麓予年二十時與老
僧惠迪遊略無十日不到也淳熙甲辰秋
觀潮海上偶繫舟其門曳杖再遊恍如隔世
登鵝鼻山至絶頂訪秦刻石且北望大海山
路危甚人跡罕至也
十月二十六日夜夢行南鄭道中既覺恍然
攬筆作此詩詩成時已五鼓

卷之三

七言八句

雨晴遊洞宮山坐間復雨
醉中到白崖而歸　　漈居

題丈人觀道院壁
宿江原縣東十里張氏亭子未明而起
晚登横溪閣二首　武擔東臺晚望
待青城道士不至　學射道中感事
登劍南西川門感懷
城上　早行
秋晚登城北門　醉中偶書
浣花賞梅　蜀苑賞梅
席上作　客愁
送梅　即席
舟過小孤有感　題齋壁
夜行宿湖頭寺　雪後出遊戲作
村居書觸目　感昔二首
夜半讀書罷出門徙倚久之歸賦短句
寓歎

卷之四

七言八句

梛林酒家小樓　上虞逆旅見舊題感懷
書歎　醉歸
自上清延慶歸過丈人觀少留　留題雲門草堂
躬耕　僧房假榻
望江道中

晚晴聞角有感　六月十四日宿東林寺
夢至成都悵然有作
金陵先寄獻劉留守
書感　雪中懷成都
西村醉歸　贈林使君
遣興　冬晚山房書事
又　得趙若川書因寄
夜歸醉中作　早秋
郊行夜歸書觸目　初夏幽居

卷之五

七言八句

雨中示子聿　遊山西村
秋雨初霽感事　作夢
龜堂獨坐遣悶　春行
七十三吟　睡起至園中
蹭蹬　初春欲散步畏寒而歸
遣興二首　醉題埭西酒家二首
遊近山　書感
數日不出門偶賦　初冬
昨非　史院晚出
飽食　初春書懷
久雨　明日復理夢中意作

夏夜　老甚自詠二

卷之六

七言八句

舟中夜賦　賞花至湖上
春夏屢病至立秋而愈因自賀
卜築　東旋小酌
歳晩　冬莫
題庵壁　泛舟澤中雨夜
秋懷　書感
舟中作　寓歎
村居　道室雜詠三首
遣興　病中三君皆有歸志
晩泊松滋渡口　秋日懷東湖
醉鄕　寄題陳嵓山二首
病中作　燈下賞梅
江樓醉中作

卷之七

七言八句

初春遣興三首　幽居書事
憶昔　春晴暄甚遊西市游家園
二月二十四日作　出縣
晨起偶題　寒食臨川道中
初夏道中　春陰
雨中泊趙屯　大寒出江陵西門
過廣安弔張才叔諫議
宿武連縣驛　即事
羅漢驛翠望亭讀宋景文公詩
成都歳莫始微寒小酌遣興
快晴　暮春
東湖新竹　夏日湖上
寓驛舍　敕年鎭早行
寓舍書懷　成都書事
午睡至暮　夜宴

卷之八

七言八句

行武擔西南村落有感
獨飲醉卧覺而夜半
城東馬上作　晩步江上
南定樓遇急雨　涪州
黃鶴樓　吾廬
別建安　登擬峴臺
初寒有感　縱筆
官居　新年
遊鄠　休日行郡圃

夜步　登北榭
七言四句
平陽驛舍梅花　看山
戲題　青村寺
題畫燕　叙州三絶
龍興寺弔少陵先生寓居
過靈石三峯二首　歸州重五
屈平廟　楚城
別建安
卷之九
七言四句
小園
湖上今歲遊人頗盛戲作二首
雜感二首　劍南道中遇微雨
三峽歌五首　春日絶句
閑中自詠　讀經
梅花絶句　雜興
聞鳥聲有感　七月十四夜觀月
巴東遇小雨　雪後尋梅二首
庚子正月十八日送梅二首
采蓮　建安遣興三首
排悶絶句三首　晚興

欲出遇雨　示子聿絶句
初夏絶句　小舟遊近村三首
一壺歌
觀梅至花徑高端叔解元見尋
雜題二首
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二首
仗錫平老自都城回見訪索怡雲堂詩因爲賦
三首
卷之十
五言八句
即事　溪行
寓歎　峽州甘泉寺
獨立　病中
一室　春晚苦雨
客有見過者既去喟然有作
致仕後述懷　孤村
遊山　春日
醉賦　小園
舟中作　歲晚書懷
野興　雨後涼甚
月夜江漕池納凉　長汀道中
病中作　冒雨登擬峴臺觀江漲

春雨　有叟
六月十四日微雨極涼
夜雨　悶極有作
春晚雜興　自述
梅天　獨夜
遊雲門諸蘭若
五言四句
題瑩上人剡溪畫　路傍曲二首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一　前集

放翁陸游務觀撰
澗谷羅椅子遠選

古詩

蜀酒歌

漢州鵝黃鸞鳳雛不鷙不搏德有餘眉州玻瓈天馬駒出門已無萬里塗病夫少年夢清都曾賜虛皇碧琳腴文德殿門辰奏書歸局黃封羅百壺十年流落狂不除遍走人間尋酒壚青絲玉瓶到處酤鵝黃玻瓈一滴無安得豪士致連車倒瓶不用盃與盂琵琶如雷聒坐隅不愁渴死老相如

與青城道人飲酒作

君不見太傅晚歲具海舟歸欲極意東山遊翰林偶脫夜郎謫大醉賦詩黃鶴樓兩賢窮達何足道同是逸氣橫清秋我無一事行萬里青山白雲聊散愁有酒不換西涼州無酒不典鷫鸘裘不作王猛傲睨坐捫蝨不作甯戚悲歌起飯牛五雲覆鼎金丹熟笙鶴飄然戲十洲

夏夜大醉醒後有感

少時酒隱東海濱結交盡是英豪人龍泉三尺動牛斗陰符一編役鬼神客遊山南夜望氣頗謂王師當入秦欲傾天上河漢水淨洗關中胡虜塵那知一旦

事大謬騎驢劒閣霜毛新㓠將覆瓿草撚手小詩點
綴西州春素心雖頹老巖壑大義未敢忘君臣雞鳴
酒觧不成寐起坐肝膽空輪囷

雨中登安福寺塔

平生喜登高醉眼無疆界北顧極幽并東望跨海岱
喟然撫手歎從古幾成敗英雄如過鳥城郭但遺塊
今朝上黑塔千里曠無礙忽驚風霆穿坐覺天地晦
急雨挾龍腥溽暑爲摧壞望天念蟜蟁今我寄一快
那知書生狂自倚心眼大更思駐潼關黃河看如帶

怡齋

東湖仲夏草樹荒屋古無人亭午涼萱房嶶呀不見
日筍擇自解時吹香野藤蟠屈入牕擇濕菌扶疎生
屋梁跨溝數椽最幽僻漲水及檻雨敗墻靜潔青蘋
蒓藻荇閑空白鷺浮鴛鴦芙蕖雖瘦亦瀰漫照眼翠
蓋遮紅粧水紋珎簟欲卷却月團素翁嬾復將天風
忽送塔鈴語喚我覓清夢游瀟湘

投梁參政

浮生無根株志士惜浪死雞鳴何預人推枕中夜起
游也本無奇折腰百僚底流離鬢成絲悲咤淚如洗
殘年走巴峽辛苦爲斗米遠衝三伏熱直指九月水
回首長安城未忍便萬里袖詩叩東府再拜求望履
平生實易足名幸汙黃紙但憂死無聞功不掛青史

頗聞匈奴亂天意殄蛇豕何時嫖姚師大刷渭橋恥
士各奮所長儒生未宜鄙覆瓿草軍書不畏寒墮指

遊漢州西湖

房公一跌叢衆毀八年漢州爲刺史遶城鑿湖一百
頃島嶼曲折三四里小庵靜院穿竹入危樹飛樓壓
城起空濛煙雨媚松楠顛倒風霜老虔章日月苦長
身吾閑萬事不理看湖水向來愛琴雖一癖觀過自
足知夫子盡船載酒凌湖光想公樂飲千萬塲歎息
風流今不泯兩川名醞避鵝黃（漢中酒名鵝黃蜀酒皆不[illegible]及）

醉後草書歌詩戲作

朱樓矯首隘八荒綠酒一舉累百觴洗我堆阜崢嶸
之胷次寫爲淋漓放縱之詞章墨翻初若鬼神怒字
瘦忽作蛟螭僵寶刀出匣揮雪刃大舸破浪馳風檣
紙窮擲筆霹靂響婦女驚走兒童藏往時草檄喻西
域颯颯聲動中書堂一朝放逐忽十載西掠三巴窮
夜郎山川荒絶風俗異賴有酒美猶能狂醉中自脫
頭上幘綠鬢未許侵微霜人生得喪良細事孰謂老
大多悲傷

追補漢太液黃鵠歌

建章宮裏春風寒太液水生池面寬中人馳奏黃鵠
下龍旗豹尾臨池看芹香藻暖鵠得意左右從官呼
萬歲須臾傳詔宴公卿驩聲如雷動天地時平宮省

樂遊多黃鵠剪羽洒恩波小臣珥筆龍墀下願繼前
朝天馬歌

晩步

院荒有古意僧少無人聲徘徊樹陰下賞此落日明
著書亦何急寂寞身後名今年復止酒歌舞陳空觥
不如且逍遙出門隨意行肴竹入廢園望江上高城
纖〻素月出靄〻蒼煙橫此夕當復奇紫山吹玉笙

松驥行

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櫪終自傷松閣千年棄澗
壑不如殺身扶明堂士生抱材頗少試誓取燕趙歸
君王閒門高臥身欲老聞雞相蹴淚數行正令伊嬰
死牀簀豈若橫身當戰場半酣浩歌聲激烈車輪百
轉盤愁腸

春夜讀書感懷

荒林梟獨嘯野水鵝群鳴我坐蓬牕下吝以讀書聲
悲哉白髮翁世事已飽更一身不自恤憂國涕縱橫
永懷天寶末李郭出治兵河北雖未下要是復兩京
三千同德士百萬羽林營歲周一甲子不見胡塵清
賊酋竇寡主賊將兆人英如何失此時坐待姦雄生
我死骨即朽青史亦無名此詩倘不作丹心尚誰明

日出入行

吾聞開闢來白日行長空扶桑誰能到崦嵫不可窮
但見旦〻升天東但見暮〻入地中使我倏忽成老
翁鏡裏衰顏無雙蓬我願一日一百十刻我願一
生一千二百歲四海諸公常在座綠酒金樽終日醉
高樓錦繡中天開樂作畫鼓如春雷勸爾白日無西
頹常行九十萬里胡爲哉

夜漏欲盡行渡浮橋至錢清驛待舟

潮生抹沙岸雲薄滿月明江頭曉色動鷄起人未行
扶携度長橋仰視天宇清逍遙繫舟人聽我高發聲
水檻得小憩一笑拄杖橫澄漪弄清影微風吹宿酲
湛然方寸間不受塵事攖寄語市朝人此樂未易名

江月歌

放翁平生一釣船秋水未落江渺然露洗玉宇清無
煙月輪徐行萬里天人間聲利何足捐浩歌看月冷
不眠孤鶴掠水來翩〻似欲駕我從此仙我寓紅塵
今幾年俛首轡鎖常自憐樂哉揮手過月邊西風未
凋玉井蓮

和伯子

齋戒扣頭叚天公乎矣使我爲枯蓬枯蓬於世百無
用始得萬里乘秋風我生安然在貧賤白髮蕭〻對
黃卷今人雖賢有不覩古人却向書中見猿啼月落
寒山空舊隱夢寐思東蒙不願我冠赤墀下且可短
劒紅塵中終年無人問良苦眼望青天唯自許可憐

對酒不敢豪他日空澆墳上土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誰能養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
渡江諸賢骨已朽老夫亦將正丘首杜郎苦瘦帽擫耳程子苦貧衣露肘君復着意尋齊盟豈知衰儒畏後生大篇一讀我起立喜君得法傳家庭鯤鵬自有天池著莫謂大狂須束縛大機大用君已傳那遣老夫安注脚

讀書

讀書四更燈欲盡胸中太華蟠千仞仰呼青天那得聞窮到白頭猶自信策名委質本為國豈但空取黃金印故都即今不忍說空宮夜〻飛秋燐士初許身輩稷契歲晚所立慙廉藺正看憤切詭成功已復雍容託觀釁雖然知人要未易詎可例輕天下士君不見長松臥壑困風霜時來屹立扶明堂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一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二

古詩

偶過浣花感舊遊戲作

憶昔初為錦城客醉騎駿馬桃花色二人携手上江樓一笑鈎簾賞微雪寶釵換酒忽徑去三日樓中香未滅市人不識呼酒仙異事驚傳一城說至今西壁餘小草過眼年光如電掣正月錦江春水生花枝鬪處小舟橫閑倚胡床吹玉笛東風十里斷腸聲

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

久坐意不懌掩卷聊出遊一節吾事足安用車與騶浮生了無根兩踵蹋百州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西行亦足快縱獵南山秋騰身刺猛虎至今血濺裘命薄每自笑校尉署已侯短劍隱市塵浩歌醉江樓頗疑署傳中可與共奇謀丈夫等一死滅賊報國讎徙倚萬里橋寒日曀前洲

宿龍華山中寂然無一人方丈前梅花盛開月下獨觀至中夜

梅花如高人枯槁道愈尊君看在空谷豈比倚市門我來整冠佩潔齋三沐熏亦思醉花下褻情恐瀆君斂抱綠綺琴玄酒把古樽月明流水間一洗世濁昏摹寫香與影計君已厭聞老我少傑思尚喜非陳言

臨別成都帳飲萬里橋贈譚德稱

成都城南萬里橋蘆根蘋末風蕭〻映花䃂草紅卑
小駐坡蕎澗青驄驕入門翠徑絕窈窕臨水飛觀何
宕蕘判無功名著不朽惟仗詩酒寬無聊清霜早已
足雉兎微冷便欲思狐貂喜看纖贈映盤著恨欠斫
蟹加橙椒坐中譚侠天下士龍馬毛骨矜超遥烏犀
白紵謫仙樣但可避逅不可招今年一戰餘子風
送六翮凌青霄美人再拜乞利市醉墨飛落生綃
我衰於世百無用十年不趂含元朝華纓肯傍蕭娵
鬢寶帶那東龍鍾腰祝君好去事明主日望分喜來
漁樵遊談引類亦細事寄酒且解相如消

聽琴

蹤簾曲檻顛風涼細腰美人躑躅裳綠蘼水紋穿綺
牀玉指纖〻彈履霜高林鶯轉日正長幽澗泉鳴夜
未央哀思不怨和而莊有齋淑女禮自防世人但惑
青樓倡琵琶箜篌雜胡羌試聽一曲醒被狂文姬指
法傳中郎

瑞草橋道中作

經年簿書無少暇欵段今朝欣一跨瑞草橋邊水亂
流青衣渡口山如畫老翁醉着〻龍鍾小婦出窺聞
娅姹荒陂吹笛晚呼牛古路倚梯晨採柘殘花零落
不禁折香草半萌如可藉郵亭慈竹筍穿籬野店蒲
萄枝上架功名垂世端有待利欲昏心喜乘罅窮

自笑豈人謀閑放每欲從天借草根蟲語秪自悲風
裏蓬征安税駕祖師補處浣花村曾傍清江結茅舍

夜宿陽山磯將曉大雨比風甚勁俄頃行三
百里遂抵鴈翅浦

五更顛風吹急雨倒海翻江洗殘暑白浪如山潑入
船家人驚怖篙師舞此行十日苦滯留我亦蘆叢獻
鳴艣書生快意輕性命十丈蒲帆百夫擧星馳電鶩
三百里坡壠聯翩雜平楚船頭風浪聲愈厲助以長
笛楇鼉鼓豈惟澎湃震山嶽直恐澒洞連后土起看
草木盡南飛水鳥號呼集洲渚稽首龍公謝風伯區
區未禱煩神許應知老去負壯心戲遣窮途出豪語

航海

我不如列子神遊御天風尚應似安石悠然雲海中
臥看十幅蒲彎窮若張弓潮來湧銀山忽復摩青銅
飢鶻掠船舷大魚舞虛空流落何足道豪氣蕩肺胸
歌罷海動色詩成天改容行矣跨鵬背弭節蓬萊宮

江樓吹笛飲酒大醉中作

世言九州外復有大九州此言果不虛僅可容吾愁
許愁亦當有許酒吾酒釀盡銀河流酌之萬斛玻瓈
舟酣宴五城十二樓天爲碧羅幕月作白玉鉤織女
織慶雲裁成五色裘披裘對酒難爲客長揖北辰相
獻酬一飲五百年一醉三千秋却駕白鳳驂斑虬下

與麻姑戲玄洲錦江吹笛餘一念再過劒南應小留

長歌行

我無四目與兩口但在人間更事久死生元是開闔
眼禍福正如翻覆手消磨日月幾緉屐陶鑄唐虞一
盃酒既非狗馬要蓋帷那計風霜悴蒲柳竈突無煙
今又慣龜蟬與我成三友判知青史無功名只用一
飢垂不朽

開歲半月湖村梅開無餘

梅花如高人妙在一丘壑林逋語雖工竟未脫纏縛
乃知尤物側天下無傑作老我懷不紓樽前幾開落

一百五日行

一百五日東郊時陂塘水滿雨如絲人家青煙不禁
火俚俗豈復思子推舊墳年多木已拱新墳積土高
纍纍老鴉飛來復飛去紙錢雨濕掛樹枝深松茂栢
死自樂地下應笑生人悲眼中青山身後冢此事決
定君何疑風吹雲破日下照小灘碎礫光陸離停車
暫憩道傍舍解囊且補殘春詩

對酒懷丹陽成都故人

勞生常羨獨醒樂死時却悔生時錯花前有酒不肯
狂回首朱顏已非昨君看古來賢達人終日飲酒全
其眞世間萬事竟何有金樽翠杓差閑身放翁少日
無閑客飛觴縱樂皆豪傑清歌一曲梁塵起腰鼓百

面春雷發故人仙去蓬萊宮鸞絲鳳竹舞春風石帆
山下孤舟雪一段清愁付此翁

嗟客

人生各有營爲吏最無策其間小黠者但肯乘下澤
絕筆光範書掃迹翹材客早悟畏塗身未老歸阡陌
嗟予昧擇術誤計眞累百衰容始知悔泯默毋自責
孤舟寄滄莽尚恨江湖近客來勿多談窮命不禁嚇

夏白紵二首 古有四時白紵亦有止作一時者 丙申五月在成都別暑可畏一篇

雲母屏薄望如空水晶簾疎不礙風美人獨立何所
似白玉芙蕖秋水中素綃細織冰蠶縷清寒不受人
間暑晚來浴罷綠牕開自把新詩教鸚鵡

翩鷰嬌嬌離風塵眼明見此絕代人紗牕手業消永
日臨得黃庭新逼眞飛樓縹緲今何夕月與玉人同
一色下簾不爲九霄寒自要玲瓏看團璧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
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予初至蜀
嘗爲作詩自此歲常訪之今復賦此

昔年曾賦西郊梅迮迮去日如飛挨即今衰病百事
嬾陳迹未忘猶一來蜀王故苑犂已遍散落尚有千
雪堆珠樓玉殿一夢破煙蕪牧笛遺民哀兩龍卧穩
不飛去鱗甲脫落生莓苔精神每遇雪月見氣力苦
戰冰霜開覊臣放士耿獨立淑姬靜女知誰媒摧傷

雖多意愈厲直與天地爭春回蒼然老氣壓桃杏笑
我白髮心尚孩微風故爲作嫵媚一片吹入黃金盃

芳華樓賞梅

素娥竊藥不奔月化作江梅寄幽絶天工丹粉不敢
施雪洗風吹見眞色出籬藏塢香細々臨水隔煙情
脉々三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放翁年來
百事情惟見梅花愁欲破金壺列置春滿屋寶髻斜
替光照坐百榼淋漓玉斝飛萬人辟易銀鞍過不惟
豪橫壓淸臞聊爲詩人洗寒餓

遊仙

飄々鸞鶴杳難攀萬里東遊海上山應有世人遙稽

首紫簫餘調落雲間初拜金貂謁紫皇仙班最近玉
爐香爲憐未慣層霄冷獨賜流霞九醞觴玉殿吹笙
第一仙花前奏罷色凄然憶曾偷學春愁曲謫在人
間五百年

天王廣敎院在蕺山東麓予年二十時與老
僧惠迪遊略無十日不到也淳熙甲辰秋觀
潮海上偶繫舟其門曳杖再遊恍如隔世

遊山如讀書深淺皆可樂道傍小精舍亦自一丘壑
凄涼四十年始復重着脚老僧逝已久講堂塵漠々
當時童子輩衰髮亦蕭索掃壁觀舊題歲月眞電雹
文章卑不傳衣食苦如昨出門意惘然遼海邈孤鶴

登鵝鼻山至絶頂訪秦刻石且北望大海山
路危甚人跡罕至也

街頭旋買雙芒屩作意登山殊不惡蒼崖無罅竹鞭
逸崩石如墜松根絡憑高開豁快送目歷險崎嶇危
着脚川雲忽起兩蛟舞瀑水高吹萬珠落大巖空控
誰所劖絶壁峭立端疑削坡平或可容百人峽束僅
容飛一鶴蛇蹊夾々頭自眩鬼谷慘々神先愕秦皇
馬迹散莓苔如鑄非鑄鑿非鑿殘碑不禁野火燎造
物似報焚書虐人民城郭俱已非煙海渺天獨如昨

十月二十六日夜夢行南鄭道中旣覺恍然
攬筆作此詩詩成時巳五鼓

孤雲兩角不可行望雲九井不可度嶓冢之山高插
天漢水滔々日東去高皇試劍石爲分草沒苔封猶
故處將壇坡陁過千載中野疑有神物護我時在幕
府來往無晨暮夜宿沔陽驛朝飯長木鋪雪中痛飲
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兎耽々北山虎食人不知數
孤兒寡婦讎不報日落風生行旅懼我聞投袂起大
呼闖百步奮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蒼崖血如注從騎
三十皆秦人面靑氣奪空相顧國家未發度遼師落
魄人間傍行路對花把酒學醞藉空辱諸公誦詩句
即今衰病卧在床振臂猶思備征戍南人孰謂不知
兵昔者亡秦楚三戶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三

七言八句

雨晴遊洞宮山坐閒後雨

近水松篁鎖翠微洞天宮殿對清暉快晴似爲酴醾計急雨還妨燕子飛道士書閑丹竈冷山童曉出藥苗肥拂床不用勤留客我因文書自怕歸

醉中到白崖而歸

醉眼朦朧萬事空今年痛飲瀼西東偶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御晚風行路半生常是客丈夫八十未稱翁亂山缺處如橫綫遥指孤城翠霧中

深居

作吏難堪簿領迷深居聊復學幽棲病來酒戶何妨小老去詩名不厭低零落斷雲寒傍水霏微山雨晚成泥自憐甫里家風在小摘殘蔬遶廢畦

題丈人觀道院壁

斷煙浮月磬聲殘木影如龍布石壇偶傷青鸞塵世窄閑吹玉笛洞天寒奇香滿院晨炊藥異氣穿岩夜浴丹却笑飛仙未忘俗金貂猶著侍中冠

宿江原縣東十里張氏亭未明而起

寸廩驅人卒歲勞一官坐失布衣高劍南十月霜猶薄江上五更雞亂號孤枕擁衾尋短夢青燈照影看征袍客愁相續無時斷那得并州快剪刀

晚登橫溪橋二首

撾鼓聲中日又斜憑高愈覺在天涯空桑客土生秋草野渡扁舟集晚鴉瘴霧不開連六詔俚歌相答帶三巴故鄉可望應添淚莫恨雲山萬疊遮

犖确坡頭節竹枝西臨村路立多時賣蔬市近還家早養井蠅人忙下麥邊病客情懷常怯酒山城光景盡供詩晚來試問愁多少只託高樓橫笛吹

武擔東臺晚望

顛頹西風已一翁登高意氣尚豪雄關河霸國興亡士後風月詩人醉醒中病起頓驚雙鬢改春歸一掃萬花空欄邊徙倚君知否直到吳天目未窮

待青城道士不至

我亦從來薄世緣偶然采藥到西川慵追萬里騎鯨客且伴千年化鶴僊金鼎養丹瞰海日玉壺取酒醉江天朝來坐待方平久讀盡黃庭內外篇

學射道中感事

學射山前宿雨收籃輿咿軋自生愁得閑何惜須家醸漸老眞須秉燭遊道廢尚書猶乞米時來校尉亦封侯自憐白首能家在車轍何因遍九州

登劍南西川門感懷

自古高樓傷客情更堪萬里望吳京故人不見暮雲合客子欲歸春水生瘴癘連年須藥石退藏無地著

柴荊諸公勉畫平戎策投老深思看太平

城上

疾步登城殊未衰欣然一笑擲筇枝正當閑似白鷗處不減健如黃犢時秋野煙雲橫慘淡暮天樓閣倚參差高吟醉舞忘歸去乞與丹青畫怪奇

早行

喔々鳴雞促起程鱗々飛蓋導孤征節旄盡脫歸猶遠帶眼頻移瘦自驚小市蕭條黃葉滿斷橋零落綠苔生居人猶復多愁患何況天涯倦客情

秋晚登城北門

幅巾藜杖北城頭卷地西風滿眼愁一點烽傳散關信兩行雁帶杜陵秋山河興廢客搔首身世安危人倚樓橫槊賦詩非復昔夢魂猶繞古梁州

醉中偶書

古寺閑房閉寂寥幾年耽酒負公朝青山是處可埋骨白髮向人羞折腰末路自悲終老蜀少年常願從征遼醉來挾箭西郊去極目寒蕪雉兔驕

浣花賞梅

老子人間自在身插梅不惜損烏巾春回積雪層冰裏香動荒山野水濱帶月一枝低弄影背風千片遠隨人石家樓上貪吹笛肯放朝々玉樹新

蜀苑賞梅

十里溫香撲馬來江頭還見去年梅喜聞剩欲邀明月愁落先教掃綠苔跌宕放翁新醉墨淒涼廢苑舊歌臺盛衰自古無窮事莫向昆明歎劫灰

席上作

綠波畫槳浣花船清簟疏簾角黍筵一幅烏巾林下客百壺春酒飲中仙散懷絲管繁華地寄傲江湖浩蕩天浮世升沉何足計丹成碧落珥貂蟬

客愁

騎馬出門無所詣端居正爾客愁侵蒼顏白髮入衰境黃卷青燈空苦心天下極知須俊傑書生何恨死山林消磨未盡胸中事梁甫時々尚一吟

送梅

零落梅花不自由斷腸容易付東流與人又作經年別問月應知此夜愁已是狂風卷平野不禁橫笛起危樓何時小雪山陰路處々尋香繫釣舟

即席

解鞅名園眼倍明慇懃翠袖勸飛觥海棠紅杏欲無色蛺蝶黃鸝俱有情去日不留春漸老歸舟已具客將行倦遊短鬢無多綠生怕樽前唱渭城

舟過小孤有感

小孤山畔峭帆風又見煙鬟縹緲中萬里客經三峽路千篇詩費十年功未嘗滿盎蒲芽白先看堆盤鱠

縷紅商略人生為何事一簑從此入空濛
題齋壁
葺得湖邊屋數椽茅齋低小竹牕妍墟煙寂歷歸村
路山色蒼寒釀雪天性懶杯盤常偶爾地偏雞犬亦
翛然早知栗里多幽事虛走人間四十年
夜行宿湖頭寺
卧載籃輿黃葉村疎鐘杳杳隔溪聞清霜十里伴微
月斷鴈半行穿亂雲去國不堪心破碎平戎空有膽
輪囷泗濱樂不應如舊誰勒中原第一勳
雪後出遊戲作
小嶺平岡雪陸離幽人又賦探春詩典琴沽酒元非
俗着屐觀碑又一奇大度乾坤容落魄多情風月笑
衰遲吾生也似梅花淡燕未歸來蝶未知
村居書觸目
雨霽郊原刈麥忙風清閭巷曬絲香人饒笑語豐年
樂吏省徵科化日長枝上花空閑蝶翅林間葚熟滑
鶯吭飽知遊宦無多味莫恨為農老故鄉
感昔二首
三著朝冠入上都黃封頻醉渴相如馬慵立仗寧辭
斥蘭偶當門敢怨鋤富貴尚思還此笏衰殘自合愛
吾廬燈前目力依然在且盡山房萬卷書
五丈原頭秋色新當時許國欲忘身長安之西過萬

里北斗以南惟一人往事已如遼海鶴餘年空羨鳶
天民腰間白羽凋零盡却照清溪整角巾
夜半讀書罷出門徙倚久之歸賦短句
浩歌曳杖出柴扉不管三更露濕衣擬看林梢殘月
上偶逢浦口斷雲歸驚鴻脫網寒相倚飢鶻思巢夜
亦飛却掩北牕誰晤語聊憑香盌洗塵機
寓歎
千載前人每瞻同眼邊俗客馬牛風作文似可張子
布飲酒思從陳孟公半世氣埃成潦倒幾時簑鈎入
空濛一生處處皆堪老莫怕無山着此翁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三

七言八句

柳林酒家小樓

桃花如燒酒如油緩轡郊原常自遊微倦放教成午
夢宿醒留得伴春愁遠途始悟乾坤大晚節偏驚歲
月遒記取清明果州路半天高柳出青樓

上虞逆旅見舊題歲月感懷

舴艋為家東復西今朝破曉下前溪青山缺處日初
上孤店開時鶯亂啼倦枕不成千里夢壞墻閒覓十
年題漆園傲吏猶非達物我區區豈足齊

晝卧

秋暑侵人氣力微燒香高枕掩柴扉弄姿野蔦晴猶
斂作態江雲晚未歸身外極知皆夢事世間隨處有
危機故山松菊今何似晚矣淵明悟昨非

醉歸

持酒江頭到夕霏愁城頓覺解重圍澄波宜月移船
看醉面便風走馬歸末路已驚添白髮故人頻報上
黃扉強隨官簿成真嬾乞我只松舊釣磯

自上清延慶歸丈人觀少留玉華樓

再到蓬萊路欲平却吹長笛過青城空山霜葉無行
迹半嶺天風有嘯聲細棧跨雲縈峭絕危樓飛柱插
澄清玉華更控青鸞住要倚闌干待月明

躬耕

莫笑躬耕老蜀山也勝菜把仰園官喚回癡夢塵機
息空盡閑愁酒地寬無復短衣隨李廣但思微雨過
蘇端十年世事注如海輸與閑人靜處看

留題雲門草堂

小住初為旬月期二年留滯未應非尋碑野寺雲生
屨送客溪橋雪滿衣親滌硯池餘墨漬臥看爐面散
煙霏他年遊宦應無此早買漁蓑未老歸

望江道中

吾道非耶來曠野江濤如此去何之起隨烏鵲初翻
後宿及牛羊欲下時風力漸添帆力健艣聲常雜雁
聲悲晚來又入淮南路紅樹青山合有詩

僧房假榻

過盡青山喚渡船晚然洗腳卧僧氊剰償平日清遊
願更結來生熟睡緣吞啄漸稀如老鶴鳴聲已斷似
寒蟬旁觀莫苦嘲癡頓此妙吾宗祕不傳

晚晴聞角有感

暑雨初收白帝城小荷新竹夕陽明十年塵土青衫
色萬里江山畫角聲零落親朋勞遠夢淒涼鄉社負
歸耕議郎傳士多新奏誰致當時魯二生

十四日宿東林寺

看盡江湖千萬峯不嫌雲夢芥吾胷戲招西塞山前

月來聽東林寺裏鐘遠客豈知今再到老僧能認昔
相逢虛牕熟睡誰驚覺野碓無人夜自舂

金陵先寄獻劉留守

梁益羈遊道阻長見公便覺意差強別都王氣半空
紫大將牙旗三丈黃江面水軍飛海鶻帳前羽箭射
天狼歸來要了浯溪頌莫笑狂生老更狂

夢至成都悵然有作

春風小陌錦城西翠箔珠簾客意迷下盡牙籌閑縱
博剔殘畫燭戲分題紫氍毹暖帳中醉紅叱撥驕花
外嘶孤夢淒涼身萬里令人憎殺五更雞

又

宦途元不羨飛騰錦里豪華壓五陵紅袖引行遊玉
局華燈圍坐醉金繩階前汗血洮河馬架上霜毛海
國鷹世事轉頭誰料得一官南去冷如冰

書感

溪路人家尚閉扉強扶衰憊着征衣百年朝露古所
歎一櫂秋風吾欲歸楚客長號沾白璧漢宮大息遣
明妃鑠金銷骨從來事老矣何心踐駭機

雪中懷成都

憶在西州遇雪時繡筵處々百花圍烏絲闌展新詩
就油壁車迎小獵歸感事鏡鸞悲獨舞寄書箏雁恨
慵飛愁多自是難成醉不為天寒酒力微

西村醉歸

俠氣崢嶸蓋九州一生常恥為身謀酒寧剩欠尋常
債劍不虛施細碎讎歧路凋零白羽箭風霜破弊黑
貂裘陽狂自是英豪事村市歸來醉跨牛

贈林使君

使君物外閱年華厭聽奴兵早暮衙雙僕蹋雲呼野
渡一瓢邀月醉梅花紅爐點茶閑銷日烏几繙經不
憶家我亦峨山有歸處約君同載泝三巴

又

松檜陰中百步廊我來剝啄叩琳房魚腸寶劍餘蛟
血鶴觜金鋤帶藥香弱水蓬萊風浩々赤明龍漢劫
茫々何妨付與神丹訣教跨青鸞入帝鄉

遣興

壯年一箭落雙鵰野餉如今擷藥苗寒與梅花同不
睡閑尋鸜鵒說無憀烏絲闌上詩初就綠綺聲中酒
半銷老去可憐風味在未應山海混漁樵

冬晚山房書事

山澤何妨老太平曉々骨相本來清月明滿地看梅
影露下滿溪聞鶴聲未辦藥苗逢客問欲酬琴價約
僧評胡奴仁祖今俱絕且學湘纍拾菊英
屏迹山村病日增烏皮几穩得閑凭凍雲傍水封梅
萼嫩日烘牕釋硯冰歲盡光陰殘衮々身閑醉夢宜

騰々蠻童樵樂歸來晚客至從嗔喚不譍

得趙若川書因寄

浮居路絶人不到晨起忽傳雙鯉魚儲淚一升悲世事減愁三尺看君書龍墀對策言傷直山邑迎親計未疏老病閉門誰省録因風時肯問何如

夜歸醉中作

意薄揚脩喚小兒孤舟自笑髮成絲放開癡腹無非夢拈起幽懷總是詩霜下忽驚桐葉盡灘生更覺水聲奇餘年那恨驅黃犢除却爲農百不宜

早秋

落魄巴山號放翁斯名歲晚亦成空酒醒迷夜孤舟雨睡美清秋一榻風駭浪千重無死地神舟九轉有新功雲端不遇飛仙過誰顧幽人寂寞中

郊行夜歸書觸目

老翁病起厭端居隨意東西不問途霜野草枯鷹欲下江天雲濕鴈相呼空垣破竈逃租屋青幔紅燈賣酒爐未畏還家蹋泥潦園丁持炬小兒扶

初夏幽居

昔如韓戰墮重圍今幸騫翔脫駭機曉樹好風鶯獨語夜牕細雨燕相依安居不恨蝸廬迮得食寧論鶴料微更喜暮年強健在又看刀尺製絺衣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四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五

七言八句

雨中示子聿

窮閻父子自相依寂寂茅廬映竹扉瓜蔓水生初抹岸楝花寒動却添衣吾玄自笑豈尚白汝夔元知能勝肥苦學勿爲千禄計宦途雖樂不如歸

遊山西村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村社近衣冠簡朴古風存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秋雨初霽試筆

墨入紅絲點漆濃閑將倦筆寫秋容雨聲已斷時聞滴雲氣將歸别起峰斜日半穿臨水竹好風遥送隔城鐘遠遊更動輕舟興太息何人解見從

作夢

作夢今逾七十年平生懷抱尚依然結茅杜曲桑麻地覓句灞橋風雪天驃騎向來求作佛淮南末路望登仙世間妄想何窮盡輸與山翁一醉眠

龜堂獨坐遣悶

髮已凋疎齒已搖高談誰與慰無聊苦心雖嘔何由出病骨非談亦自銷玉雪微塵真瑞草烟脂小把斷靈苗賀公吳語吾能似太息道魂不可招

春行

九日春陰一日晴强扶衰病此閑行徑紅帶露海棠濕鴨綠平堤湖水明杜子美曉看紅濕處李太白蜀江紅且明濕明字可謂奪造化之功世未有拈出者

酒賤柳陰逢醉卧牛肥稻壠看深耕山翁莫道渾無用鮮與明時說太平

七十三吟

七十三年事々新涵濡孝作六朝民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餘始覺貧末路已悲身是客此心猶與物爲春柴門勿謂當今寂時有鄉隣請藥人

睡起至園中

春風忽已遍天涯老子猶能領物華淺碧細傾家釀酒小紅初試手栽花野人易與輸肝肺俗話誰能掛齒牙更欲世間同省事勾回蟻戰放蜂衙

贈陪

少年功名頗自奇一生蹭蹬鬢成絲市樓酒美貧何預斗柄春回老不知黑慽遊魂應有數白衣效命永無期魚梁東畔牛闌北舉世誰能識此悲

初春欲散步畏寒而歸

峭寒漠々出重貂酒力欺人凝不消春困苦多無處賣客魂欲斷倩誰招一溪水淺梅枝瘦四野雲酣雪意驕欲到前村無奈懶却尋歸路度西橋

遣興二首

幾看人間歲月新釣船猶繫鏡湖濱曾穿高帝朝元仗却作山陰版籍民留病三分嫌太健忍飢十日未全貧早知畫繡能爲祟翁子終身合負薪

湖海元爲汗漫遊誤恩四領幔亭秋掃空薄祿始無愧閑上衡門那得愁湯嫩雪濤翻茗椀火溫香綫上衣篝床頭亦有閑書卷信手拈來倦即休

醉題坡西酒家二首

陣々新寒入布裘偶乘小醉得閑遊丹楓落日野橋晚斷鴈濕雲江路秋馬得一鳴何恨斥金經百煉豈容柔不知千載塵埃裏更有吾曹强項不

桑麻蒙翳不通鄰耽酒頹然一老民道客方眠那是醉有衣可典未爲貧曬鈄斜日鷗來熟印迹平沙鴈到新君看此間何境界癡人猶說吐車茵

遊近山

羸病知難賦遠遊尚尋好景送悠々亂山孤店鴈聲晚一馬二童溪路秋稀醉有僧來醉墨倚樓無客話清愁殘年敢望常强健到處臨歸爲小留

書感

壯歲功名妄自期晚途流落鬢成絲臨風晝角曉三弄釀雪野雲寒四垂金鏁甲思酣戰地皂貂裘記遠遊時此心烱烱空添淚青史他年未必知

數日不出門偶賦

湖上蝸廬僅自容寸懷無柰百憂攻補衣未竟迫秋露待飯不來聞午鐘稚子挾書勤質問鄰翁釋耒問過從今朝一笑君知否病起新醅粥面濃

初冬

平生詩句領流光絶愛初冬萬瓦霜楓葉欲殘看愈好梅花未動意先香暮年自適何妨退短景無營亦自長況有小兒同此趣一窻相對弄朱黃

昨非

溫飽從來與道違書生只合臥牛衣老知五百年前錯孤鶴三千歲後歸舌自生肥勝玉食腸常忍饑況金圜一官彭澤從何有元亮還家悔昨非

史院晚出

已乞殘骸老故丘誤恩重作道山遊龍津雨過橋如拭鳳闕煙消瓦欲流直舍小眠鐘報午歸途微冷葉飛秋心知伏櫪無千里縱有王良也合休

飽食

飽食無功愧汗青燈前顧影欻伶俜馬衰猶養疑知路龜久當捐爲不靈腰下徒誇綬若々鏡中何止鬢星々石帆回首初非遠要及清秋斸茯苓

初春書懷

耄大光陰古更稀自今惟有數期頤食觀本草雖多事醉讀離騷自一奇物外有人鬪始見山中可樂老方知武陵好在桃千樹短櫂相尋亦未遲

久雨

梅天一日幾陰晴對酒無聊醉不成巧曆莫能知雨點孤桐那解寫溪聲林深鳥雀來無數草茂鉏耰去即生明日雲開天萬里御風吾欲過青城

明日復理夢中意作

白盡髭鬚兩頰紅頹然自以放名翁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高掛蒲帆上黃鶴獨吹鐵笛過垂虹閑人浪迹由來事那計猿驚蕙帳空

夏夜

展轉紗厨睡不成一藤扶憊遶廊行月升雙鶴移枝宿露下孤螢繞蔓明汲井忽驚人已起開門堪歎事還生羽衣道帽從吾好栢子煙中起磬聲

老甚自詠二首

殘年眞欲數期頤一事無營飽即嬉身入童兒鬪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騰々不許諸人會兀々從教老子癡亦莫城中買鹽酪菜羹有味淡方知

羨生常笑古人癡俛仰那知迫耄期鏡裏鬢無添白處樓前顏有暫丹時客嗔終歲常稱疾兒訝經旬懶賦詩枉却愁過強健日身閑何往不熙々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五

前集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六

七言八句

舟中夜賦

千里風塵季子裘五湖煙浪志和舟灯殘復吐擔孤夢雨落还收生旅愁城上霜笳入霄漢煙中漁火耿汀洲牧之未極詩人趣但謂能輕万户侯

賞花至湖上

吾國名花天下知園林尽日敞朱扉蝶穿密葉常相失蜂戀繁香不記歸欲過每愁風蕩漾半開却要雨霏微良辰樂事真當勉莫遣匆〻一片飛

春夏累病至立秋而愈因自賀

良藥扶衰抵万金漸加餐粥輟呻吟溪風掠鬢有秋意山影當窓生夕陰薄俗只成驚老眼幽居正得遂初心岸巾待月闌干曲更覺天公愛我深

卜築

放翁卜築寄江郊屋破隨時旋補茅暮看白煙橫水際曉聽清露滴松梢生來不啜惺〻酒老去那營燕燕巢目斷鹿門三太息龐公千載可論交

東窓小酌

烏帽翩僊白苧衣東窓隨事具杯觴流年不貸世人老造物能容吾輩狂藤葉成陰山鳥下檜花滿地蜜蜂香何人盎得農家樂咿軋繅車隔短墻

歲晚

無窮世事浩難量歲晚沉緜臥草堂短褐折圖移曲折故書經蠹失偏傍賣刀擬買春耕犢挾策曾亡舊牧羊點檢生涯还自笑菜畦殘葉帶新霜

冬暮

晚角昏鐘爲底忙豈容老子更禁當棄除富貴惟身健補貼光陰有夜長臨水小軒初見月滿庭殘葉不禁霜巴邛尺素何時到剩着新詩寄斷腸

題庵壁

孤村寂〻潮生浦小院昏〻雨送梅疏食一簞宜[illegible]搞畏全九折自心灰古人骨朽有書在今雨泥多无客來散髮陽狂非寄傲世間萬事本悠哉

泛舟澤中雨夜

無窮煙浪接空濛秦望稽山醉眼中虹斷已收千嶂雨鶴歸正駕九天風漁舟容與橫沙際水鳥號呼傍葦叢只尺还家忽三鼓半輪殘月斗杓東

秋懷

形骸歲〻就枯朽意氣時〻猶激昂水遠浮鷗猶浩蕩霜高殘菊更芬芳人皆有老是非在劫未成灰時世長三百里湖行自復子孫努力事耕桑

書感

奪璧元知價不酬屠龍誰信本无求哦詩声重悲歲時

逮憂国涙边天地秋已欠謝安俱之海况无王粲與
登樓此身看處憑君記万里煙波没白鷗

舟中作

三百里湖新月時放翁艇子出尋詩城頭昏閣煙將
合渡面虹橋柳未衰漁唱蒼茫連禹穴奥湖蕭瑟過
娥祠祖龍虛負求仙意身到蓬萊却不知

寓歎

俗心浪自作勞絲世事元知似弈棋舊業蕭然歸亦
樂餘年至此死何悲古人可作將誰慕造物何心豈
汝私已决殘春故溪去短簑垂釣月明時

村居

青藜杖出氣埃外白版扉開水竹边造物旋開仍與
健鄉人知老不知年齋居每袖持螯手妄想無流見
麴涎昨夜小庭風露冷菊花消息已先傳

道室雜詠三首

爲化双鳧杖化龍雲山回首不知重藥園夜嘯丹臺
月酒市秋聽紫閣鐘豈憚煙霄隨步武故應冰雪換
形容小童開户驚奇事野鶴來巢皆下松

莫怪先生閲事多人間何處不經過天山八月霜枯
草暘谷三更日浴波酒熟春風歸掌握丹成神物共
誰何散人本帶江湖號四百年來一釣簑

身是秋風一断蓬何曾住處限西東棋枰牕下時聞
雹丹竈岩間夜吐虹柔菜不許千里去釣鰲曾破十
年功白頭始悟顚生妙只在黄庭两卷中

遣興

聒〻鳴鳩莫笑渠百年我亦旋枝梧病知藥物難爲
驗老覺人間不足娛茅屋何妨度寒暑蔬飡且可遂
朝晡釣船一去无尋處千頃江边一色芦

病中東仲弥性唐克明蘇訓直能皆

移疾还家暫曲肱依然耐久比幽灯心如澤国春歸
雁身是靈臺旦過僧細雨佩壺尋廢寺夕陽下馬弔
荒陵小留莫厭時追逐勝社年來冷欲冰

晚泊松滋渡口〻

小溪泊〻鸕鷀飛深竹蕭〻杜宇悲看鏡不堪衰病
後繫船最好夕陽時生涯落魄惟聰酒客路蒼茫自
缺詩莫問長安在何許乱山孤店是松滋

秋日懷東湖

小閣東頭曡畫池秋來長是憶幽期身如巢燕臨歸
日心似堂僧欲動時病思羈懷惟付酒西風落日更
催詩故知歲暮常多感不獨當年宋玉悲

醉鄉

醉鄉小築亦佳哉但苦無情白髮催擬欲煎膠粘日
月狂思入海訪蓬萊許巢歸藏先秋去泣露幽花近
社開莫惜傾家供作樂古人白骨有蒼苔

寄題陳魯山一首 時謫官都下

諸公貴人識面稀胷中璀璨漫珠璣即今舉手遮西日應有流塵化素衣舊夢極知難少貶吾儕持此欲安歸夜來風雨空堂靜忽憶燈前語入微

天下無虞國論深書生端合老山林平生力學所得處政要如今不動心舊友幾年猶短褐謫官萬里少來音頗公思此寬羇旅靜處炎曦豈易侵

病中作

老鶴遼天興未窮此生光景自匆〻家爲逆旅相逢處身在嚴裝欲發中澁眼尚於書有味孤愁殊覺酒無功揮戈草檄今誰記歲晩江邊白髮翁

燈下看梅

風雨經旬怯倚闌梅花折得就燈看有情應記去年別無寐不禁清夜寒病起支筇幽興在春遲載酒後期寬籬東數樹尤奇絶日遣蠻童候路乾

江樓醉中作

淋漓百榼宴江樓秉燭揮毫氣尚遒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寧有地埋憂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戲語佳人頻一笑錦城已是六年留 退之詩越女一笑三年留

潤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六

潤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七

七言八句

初春遣興三首 始於志退休而終於惓〻許國亦臣子大義也

爛熟思來怕熱官退飛心地喜輕安擣熊正可取熊掌食肉何須至馬肝放眼柳梢初暗動褪花梅子已微酸典衣剩作江頭醉莫謂天涯苦鮮歡

大隱悠〻未棄官俸錢雖薄却心安人方得意矜蝸角天豈使予爲鼠肝暇日劇棊忘旅恨短衣馳射壓儒酸小桃楊柳爭時節載酒江頭壓一歡

白髮凄涼故史官十年身不到長安即今天末吊形影何日上前傾肺肝孤憤書成詞激烈五噫歌罷意辛酸此懷欲說無人共安得相攜素所歡

幽居書事

莫恨人間苦不諧清時有味是歸來已因積毀成高臥更借陽狂護散才正欲清言聞客至偶思小飮報花開紛〻爭奪成何事白骨生苔但可哀

憶昔

憶昔西遊變姓名獵圍屠肆押豪英淋漓縱酒滄溟窄慷慨狂歌華嶽傾壯士有心悲老大窮人無路近功名生涯自笑惟詩在旋種芭蕉聽雨聲

春晴暄甚遊西市游家園

稅駕名園半日留遊絲飛蝶兩悠〻驪暄不爲海棠計長晝只添鸚鵡愁老去自驚詩酒減客中偏覺歲時遒東風好爲吹歸夢看我松江弄釣舟

二月二十四日作

棠梨花開社酒濃南村北村鼓鼕〻且祈麥熟得飽飯敢說穀賤復傷農崖州萬里寬酷吏湖南幾時起卧龍但願諸賢集廊廟書生窮死勝侯封

出縣

怱〻簿領不堪論出宿聊寬久客魂稻隴牛行泥滑滑野塘橋壞雨昏〻擁雛護藥才通徑竹筧通泉自遶村歸計未成留亦好愁腸不用遶吳門

晨起偶題

城遠不聞長短更上方鐘鼓自分明幽居不負秋來睡末路偏諳世上情大事豈堪重破壞窮人難與共功名風爐歙鉢生涯在且試新寒芋糝羹

寒食臨川道中

百卉千花了不存隨溪飛絮看無痕家〻自作清明節老子來穿綠暗村日暮啼鴉隨野祭雨餘荒草上頹垣道邊醉飽休相避作吏堪羞甚乞墦

初夏道中

桑間葚熟麥齊腰鶯語惺憁野雉嬌日薄人家曬蠶子雨餘山客賣魚苗豐年隨處俱堪樂行路終然不自聊獨喜此身強健在又搖團扇著絺蕉

春陰

春風浩蕩作春陰弱燕歸來不自禁白塔昏〻饒半露青山淡〻欲平沉春茸細雨初驚濕舊壘新泥忽已深直怕樓高生客恨不因病起倦登臨

雨中泊趙屯

歸燕羇鴻共斷魂荻花楓葉泊孤村風吹暗浪重添纜雨送新寒半掩門漁市人煙橫慘淡龍祠簫鼓鬧黃昏此身且健無餘恨行路雖難莫更論

大寒出江陵西門

平明羸馬出西門淡日寒雲互吐吞醉面衝風驚易醒重裘藏手取微溫紛〻狐兎投深莽點〻牛羊散遠村不爲山川多感慨歲窮遊子自銷魂

過廣安弔張才叔諫議

春風疋馬過孤城欲弔先賢淚已傾許國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崢嶸中原成敗寧非數後日忠邪自有評歎息知人眞未易流芳遺臭盡書生

宿武連縣驛

平日功名浪自期頭顱到此不難知宦情薄似秋蟬翼鄉思多於春繭絲野店風霜趣裝早縣橋燈火下程遲寒鞭皸手戎衣窄忽憶南山射虎時

即事

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劍錦官城醉來身外窮通
小老去人間毀譽輕捫蝨豪雄空自許屠龍工巧竟
何成雅聞峭下多區芋聊試寒爐玉糝羹

羅漢驛翠望亭讀宋景文公詩

撲馬征塵拂不開高亭歎悄一徘徊蜀山地暖稀逢
雪閩嶺春遲未見梅陂水近人無鷺下煙村藏寺有
鐘來宋公出牧曾題壁錦段雖殘試翦裁

成都歲暮始微寒小酌遣興

華帶頻移紗帽寬茶鐺欲熟篆香殘蹊梅已報先春
信小雨初成十月寒身似野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
名官屠肝蟲臂尤無擇還酒猶能罄一歡

快晴

地闢天開斗柄回今朝紅日遍池臺新陽蘇醒春前
柳輕暖醫治雪後梅危屋螺青披霧出錦江鴨綠抱
山來衰翁也逐兒童喜旋撥文書近酒杯

暮春

忙裏偷閑慰晚途春來日日在東湖凭欄投飯看魚
隊挾彈驚鵶護雀雛俗態似爭花爛熳病身能鬪竹
清癯一樽是處成幽賞風月隨人不用呼

東湖新竹

插棘編籬謹護持養成寒碧映淪漪清風掠地秋先
到赤日行天午不知解籜時聞聲簌簌放梢初見影

離離官閑我欲頻來此枕簟仍教到處隨

夏日湖上

烏帽筇枝散客愁不妨胥吏雜沙鷗迎風枕簟平欺
暑近水簾櫳預借秋茶竈遠從林下見釣筒常向月
中收江湖四十餘年夢豈信人間有蜀州

寓驛舍

閑坊古驛掩朱扉又憩空堂浣客衣九萬里中鯤自
化一千年外鶴仍歸綠庭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
舊圍惟有壁間詩句在暗塵殘墨兩依依

敕年鎮早行

孤燈照影聽初雞攬轡情懷倍慘悽雪作未成雲意

闊茅荒無際客魂迷霜寒手指藏猶裂畏險圖書棄
不携老去有文無責處等閑題遍蜀東西

寓舍書懷

借得茅齋近筰橋羇懷病思兩無聊春從荳蔻梢頭
老日向樗蒲齒上消叢竹曉兼風力橫高梧夜挾雨
聲驕書生莫倚身常健未畫凌煙鬢已凋

成都書事

劍南山水盡清暉濯錦江邊天下稀煙柳不遮樓閣
斷風花時送馬頭飛芼羹筍似稽山美斫鱠魚如笠
澤肥客報城西有園賣老夫白首欲忘歸

午睡至暮

酒力醺然入四肢華胥就駕不應遲殘年已覺衰難
強萬事無如睡不知幸有琴書供枕藉安能冠帶更
支持紅爐過盡灰如雪獨守青燈坐晝詩

夜宴

酒浪搖春不受寒燭花垂燼忽堆盤山川路邈人將
老絲管聲遒夜向闌四海交遊更聚散百年光景難
悲歡自憐病眼猶明在更把名花半醉看

寄二子

大兒新作鶴林遊仲子經年戍吉州日日望書常至
暮時時入夢却添愁得官本自輕齊虜對景寧當似
楚囚識取乃翁行履處一生任運笑人謀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七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八

七言八句

行武擔西南村落有感

騎馬悠然欲斷魂春愁滿眼與誰論市朝遷變歸無
後碉谷舒呀互吐吞一徑松楠遙見寺數家雞犬自
成村最憐高塚臨官道細細煙莎遍燒痕

獨飮醉卧覺而夜半

澤畔元非慕獨醒散人一飮費經營也知世少蘇司
業安得官如阮步兵醉着面顏驚少壯病餘胸次失
峥嶸更闌莫厭殘燈火卧聽空廊絡緯聲

城東馬上作

割鮮藉草醉春醪仰看鳴鵰百尺高杜老何妨希稷
卨孔明本自陋袁曹邊頭插羽無傳檄餘囊盤鵰有
舊袍寄語長安衆年少故園不似獵圍豪

晚步江上

萬里橋邊帶夕陽隔江漁市似清湘山林獨往吾何
恨車馬交流渠自忙高柳陰中扶拄杖平沙穩處據
胡床故人京國無消息安得相攜共此涼

南定樓遇急雨

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度瀘遊江山重複爭供
眼風雨縱橫亂入樓人語侏離逢洞獠棹歌欸乃下
漁舟天涯住穩歸心懶登覽茫然却欲愁

涪州

古壘西偏曉繫舟倚闌搔首思悠々欲營丹竈竟無地不見荔枝空遠遊官道近江多亂石人家避水半危樓使君不用勤留客瘴雨蠻煙我欲愁

黄鶴樓

手把仙人緑玉枝吾行忽及早秋期蒼龍闕角歸何晩黄鶴樓中醉不知江漢交流波渺々晋唐遺迹草離々平生最喜聽長笛裂石穿雲何處吹

吾廬

吾廬雖小亦佳哉新作柴門斷緑苔拄杖每攜歸鶴入釣船時帶夕陽來墟煙隔水霏々合籬菊凌霜續々開千里安期那可得笑呼鄰父共傳杯

別建安

小雨初收雲未歸吾行迨及晩秋時寒沙新雁無人問露井殘桐有客悲征袂拂霜晨喚馬驛燈剪燭夜題詩悠然且作尋山想夢裏功名莫自期

登擬峴臺

層臺縹緲壓城闉倚杖來觀浩蕩春放盡尊前千里目洗空衣上十年塵縈回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醞藉人更喜機心無復在沙邊鷗鷺亦相親

初寒有感

横林吹葉水生洲身客窮山古睦州到枕雨聲醒客夢背燈影動清愁氣衝牛斗有孤劍力挽棟梁無萬牛未滅匈奴身已老此生虛負握中籌

縱筆

東都宮闕鬱嵯峨忍聽胡兒敕勒歌雲隔江淮翔翠鳳露沾荊棘沒銅駝丹心自笑依然在白髮將如老矣何安得鐵衣三萬騎爲君王取舊關河

官居

萬里飄然似斷蓬桐廬江上又秋風判餘牘尾棲鴉濕倚退庭中立雁空燈火市樓知酒賤歌呼村路覓年豐誰知病守無歡意也與邦人一笑同

新年

寄迹人間夢已長新年脫帽始微霜坐中使氣如秦俠陌上行歌類楚狂下榻欲招賢與語杜門聊以醉爲鄉嵇山剡曲雖堪樂終憶祁連古戰場

遊鄞

晩雨初收旋作晴買舟訪舊海邊城高帆斜掛夕陽色急櫓不聞人語聲掠水翻々沙鷺過供廚片々雪鱗明山川不與人俱老更幾東來了此生

休日行郡圃

南山如黛照朱扉地接官居到亦稀寒蝶徘徊掠衰草孤花開淡弄斜暉荒城歌舞難娛客休日文書且解圍猶勝去年窮巷底卧聞砧杵念秋衣

夜步

市人莫笑雪蒙頭南陌東阡信脚遊風遞鐘聲雲外寺水搖燈影酒家樓鶴歸遼海逾千歲楓落吳江又一秋却掩船扉耿無寐半窓落月照淸愁

登北樹

遶城山作翠濤傾底事文書日有程無限我爲揮吏散獨登樓去看雲生香浮鼻孔煎茶熟喜動眉間煉句成莫笑衰翁淡生活他年猶得配玄英

七言四句

平陽驛舍梅花

江路輕陰未成雨梅花欲過半沾泥遠來不負東皇意一絶淸詩手自題

看山

小葺茅茨紫翠間今年偷得半年閑門前木落須霜曉且看西南一角山

戲題

走馬平欺刺繡坡放船橫截亂絲渦從來倚箇心平穩遇險方知得力多

青村寺

十年淹泊望脩門臨水登山幾斷魂歸看星星身欲老小樓明月宿青村

題畫燕

一雙掠水燕來初萬點飛花社雨餘辛苦成巢君勿笑從來吾亦愛吾廬

叙州三絶

畫船衝雨入戎州縹緲山橫杜若洲休信時平邊堠靜傳烽夜夜到西樓

文章何罪觸雷霆風雨南溪自醉醒八十年間遺老盡壞堂無壁草靑靑

楚柂吳檣又遠遊浣花行樂夢西州千尋鐵鎖還堪恨空鎖長江不鎖愁

龍興寺弔少陵先生寓居

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塵到兩京扈蹕老臣身萬里天寒來此聽江聲

過靈石三峯二首

奇峯迎馬駭衰翁蜀嶺吳山一洗空拔地青蒼五千仞勞渠蟠屈小詩中

曉日曈曨霽未殘三峯傑立揷雲間老夫合是征西將胷次先收一華山

歸州重五

屈平祠在州東南五里歸鄉蓋平所居

鬭舸紅旗滿急湍船牕睡起亦閑看屈平鄉國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黍盤

屈平廟

黍命仇讎事可知章華荊棘國人悲恨公無壽命如金
石不見秦興楚頸時

楚城

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
事只有灘聲似舊時

別建安

三十年來雲水僧常挑鉢袋繫行縢信緣不作癡禪
蜜即是吾家無盡燈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八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九

七言四句

小園

小園煙草接鄰家桑柘陰陰一徑斜卧讀陶詩未終
卷又乘微雨去鋤瓜

湖上今歲遊人頗盛戲作一首

畫船鼓吹載涼州不到三更枉出遊忽有歌聲出雲
漢誰家開宴小紅樓
臺府官醞歲歲新蘭亭春勝鏡湖春三山小雍雖堪
笑也向湖邊作醉人

雜感二首

百年鼎鼎成何事寒暑相催即白頭縱得金丹真不
死摩挲銅狄更添愁
世間魚鳥各飛沉茅屋青山無古今畢竟替他愁不
得幾人虛費一生心

劍南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
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三峽歌五首

神女廟堂秋月明黃牛峽裏暮猿聲危途性命不容
惜百丈牽船侵夜行
十二巫山見九峯船頭彩翠滿秋空朝雲暮雨渾虛

語一夜猿啼明月中
亂挿山花黃子紅蛮歌相和遝西東忽然四散不知
處蹋月捫蘿歸峒中
萬州谿西花柳多四鄰相應竹枝歌問君今夕不痛
飲奈比滿川明月何
我遊南賓春暮時蜀船曾繫掛猿枝雲迷江岸屈原
塔花落空山夏禹祠

春日絶句

怕見公卿嬾入城野橋孤店跨驢行天丁遣足看山
願白盡髭鬚却眼明

閑中自詠

小艇上時皆綠水短筇到處即青山二十四考中書
令不換先生半日閑

讀經

藜羹栗飯養殘軀晨起衣冠讀典謨莫謂書生無用
處一身自是一唐虞

梅花絶句

聞道梅花折曉風雪堆遍滿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
億一樹梅花一放翁

雜興

一身逋負愁除酒滿眼關山海上樓子細推來惟合
睡五更風雨已如秋

聞鳥聲有感

流年冉〻去無情日夜溪頭布穀声城郭雖存人換
盡令感應梅學長生

七月十四夜觀月

不使微雲滓太清浩然風露欲三更開簾一寄平生
快萬頃空江著月明

巴東遇小雨

暫借清溪伴釣翁沙邊微雨濕孤蓬從今詩在巴東
縣不屬灞橋風雪中

雪後尋梅二首

雪裏芬〻亦偶然世人便謂占春前飽知桃李俗到
骨何至與渠爭着鞭
竹籬曲〻水邊村月澹霜清欲斷䰟商略前身是飛
燕玉肌無粟立黃昏

庚子正月十八日送梅二首

滿城桃杏爭春色不許梅花不成雪世間尤物無盛
衰萬點縈風正奇絶
我行柯山眠酒家初見窓前三四花恨無壯士挽斗
柄坐令東指催年華

采蓮

雲散青天掛玉鉤石城艇子近新秋風鬟霧鬢歸來
晚忘却荷花記得愁

建安遣興三首

建安酒薄客愁濃除却哦詩事〻慵不許今年頭不白城樓殘角寺樓鍾

錦城重到歎無期忽憶書臺步月時白浪黏天蛟鰐横夢中識路亦何爲

緑沉金鏁少時狂幾過秋風古戰場夢裏都忘閩嶠遠萬人鼓吹入平凉

排悶絶句三首

四十從軍渭水邊功名無命氣猶全白頭爛醉東呉市自拔長刀割彘肩

西塞山前吹笛声曲終已過洛陽城君能洗盡世間念何處樓臺無月明

風霜九月冷颼〻湖海飄然一布裘親見虜亥欲盡卦轉頭三十萬春秋

晚興

一声天邊斷鴈哀數莖藜雜畔早梅開幽人耐冷倚門久送月隨湖歸去來

欲出遇雨

東風吹雨惱遊人滿路新泥换細塵花睡柳眠春自懶誰知我更懶於春

示子聿絶句

儒林早歲竊虗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墮歎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初夏絶句

紛〻紅紫已成塵布穀聲中夏令新夾路桑麻行不盡始知身是太平人

小舟遊近村三首

數家茅屋自成村地碓聲中晝掩門寒日欲沉蒼霧合人間隨處有桃源

不識如何唤作愁東阡西陌且閑遊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滿頭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説蔡中郎

一壺歌

長安市上醉春風亂插繁花滿帽紅看盡人間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

觀梅至花徑高端叔解元見尋

春暖山中雪作堆放翁擬子出尋梅不須問訊道傍叟但覓梅花多處來

雜題二首

其一

松肪釀酒石根醉槲葉作衣雲外行指點人間一長歎秋風又到洛陽城

其二

黍醅新壓野雞肥茅店酣歌送落暉人道山僧最無事憐渠猶趂暮鍾歸

雪中忽起從戎之興作二首

其一

狐裘卧載錦駝車酒醒氷髭結碎珠三尺馬鞭裝白玉雪中畫字草軍書

其二

十萬貔貅出羽林横空殺氣結層陰桑乾沙上初飛雪未到幽州一丈深

仗錫平老自都城回見訪索怡雲堂詩因賦三首

其一

東華軟塵飛撲帽黄金絡馬人看好渠儂胷中誰得知畏禍憂譏鬢先老

其二

擧世輸與平老行青山白雲過一生出門曳杖便千里白雲不約常同行

其三

敲門剥啄雲滿屨劇談未竟還東去到山分我一片雲并遣春風吹好句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九　前集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十　前集

五言八句

即事

樽酒如江緑春愁抵草長但令閑一日便擬醉千場柳弱風禁絮花殘雨漬香客游還役〻心賞竟茫〻

溪行

蓬蓊鳴春雨帆蒲掛暮煙買魚尋近市覓火就鄰船愁卧醒還醉灘行却復前長年殊可念力盡逆風牽

寓歎

小雨初涼夜殘燈欲暗時病多愁近酒心弱怯題詩舊友殊方少歸耕晚歲宜回頭顧孤影此意有君知

峽州甘泉寺

江上甘泉寺登臨擅一州山高喜無恙老子得重游灘急常疑雨林深欲借秋歸途更清絶倚杖喚漁舟

獨立

獨立柴荆外頹然一禿翁亂山吞落日野水倒寒空憂患工催老飄零敢諱窮漁歌亦何恨悽斷滿西風

病中

風雨暗江天幽窻起復眠忍窮安晚境留病壓災年客助修琴料僧分買藥錢餘生均逆旅未死且陶然

一室

九萬笑鵬摶幽居一室寛雨聲便早睡酒力壓春寒

嬾覺閑多味衰知死有緣此生吾自斷不必夢邯鄲

春晩苦雨

垂老卧村墅餘寒欺病身雖猶未忘旦雨欲不容春
忽々花時過汪々草色匀尋緣已上市一飯未傷貧

客有見過者旣去喟然有作

髮毛俱白盡事不補秋毫去死今無幾歸耕何足高
已如陶止酒徒勸屈餔糟惟有滄溟去揚帆看雪濤

致仕後述懷

生理雖貧甚胷中頗浩然常辭問字酒屢却作碑錢
寧有騎堪鬻況無車可懸小須梅雨霽散髮醉江天

孤村

老寄孤村裏悠然臥曲肱籌貧先放鶴嫌鬧并疎僧
古戍高秋笛寒牕半夜燈平生羞詭遇多獲豈吾能

遊山

病退行猶倦山坡每少休高枝聞鵲語淺瀨見魚游
偶有堪乘興元無可遣愁悠然又終日爭路有歸牛

春日

車馬閑中絶衣襦病後寬詩消晝永賒酒敵春寒
柳細搓難似花新染未乾歸鴻與來燕各自管悲歡

醉賦

霜楓照茅屋露菊揷紗巾今古無窮事江湖未死身
直令依馬磨終勝拜車塵我亦輕餘子君當恕醉人

小園

蕭散遺塵事栽培得小園土鬆花意活林暖鳥言繁
飱酪供晨鉢蓴芹薦晩樽餘年君莫問送老向孤村

舟中作

沙路時晴雨漁舟日往來村々皆畫本處々有詩材
吹黍孤煙晩呼牛一笛哀終身看不厭岸幘興悠哉

歲晩書懷

殘歲堂々去新春鼎々來夢移鄉國近酒挽壯心回
暖律初催柳晴光併上梅東湖有歸日衰抱得頻開

野興

有酒皆堪醉無山不可廬遂初成近賦孤憤悔前書
湘寺分經帙廬山寄藥鋤江頭霜葉滿詩與屬騎驢

雨後涼甚

並海覺閑野清秋搖落天微涼供美睡穩字入新聯
隨屋蕭々雨脩筒細々泉晩牕生酒興洗酌一陶然

月夜江濱池納涼

微徑荒城曲叢祠野水邊月能從我醉風欲駕人仙
靜數黏螢草遙聞采芡船熱官那有此留滯莫尤天

長汀道中

晩過長汀驛溪山乃尓奇老夫惟坐嘯造物爲陳詩
鳥送穿林語松垂拂澗枝憑鞍又忘發不是馬行遲

病中作

一病二十日真愁難自還殘書不成讀長晝只供閑
風舞迎霜葉雲昏欲雨山臨牕忽自笑詩思又相關

冒雨登擬峴臺觀江漲

雨氣昏千嶂江聲撼萬家雲翻一天墨浪蹴半空花
噴薄侵虛閣低昂泛斷槎壯遊思夙昔乘醉下三巴

春雨

春愁無處避春雨幾時晴點點陰連月蕭蕭滴到明
牕昏減書課絃緩咽琴聲何以娛幽獨新醅手自傾

有叟

有叟鏡湖邊茅茨八九椽遺關秋萬里閉戶辟經年
身外浮名小胸中浩氣全此身吾自判造物恐無權

六月十四日微雨極涼

湖上清秋近齋中白日長雲來樹收影雨過土生香
蓮小紅衣濕瓜甘碧玉涼晚來幽興動移榻近方塘

夜雨

寒雨連三夕幽居只數椽家貧輕過節身老怯增年
日月悲歌裏關山淚眼邊梅花自開落歎息為誰妍

悶極有作

貴已不如賤狂應又勝癡新寒壓酒夜微雨種花時
堂下藤成架門邊枳作籬老人無日課有興即題詩

春晚雜興

池面萍初紫墻頭杏已青携兒撐小艇留客坐孤亭
相法無侯骨生年直酒星正須遺萬事莫遣片時醒

自述

二畝新蔬圃三間舊草堂病除身小健秋近夜微涼
薄酒時醒醉殘書半在亡老懷常自笑無事忽悲傷

梅天

稻壠移初遍梅天雨未晴輕陰昏茗色餘潤咽琴聲
時傍菱塘立還尋莎徑行杜門終此世更誓未來生

獨夜

燈花寒自結雪片夜方深瘦影參危坐清愁入苦吟
江湖身汗漫泉石病侵尋朋舊凋零盡何人識此心

遊雲門諸蘭若

花過木陰合溪雲生暮涼牛行響白水鷺下點青秧
古寺宛如昨穉松森已行耆年不下榻童子為燒香

五言四句

題瑩上人剡溪畫

天地又秋風溪山憶剡中孤舟幸閑着借我訪支公

路傍曲二首

其一

冷飯雜沙礫短褐蒙霜露黃葉滿山郵行人跨驢去

其二

大道南北去車輪無停日彼豈皆奇才我獨飢至夕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十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目錄 後集

放翁陸　游　務觀　撰

須溪劉　辰翁　會孟　選

○卷之一

古詩

舟中對酒　漁翁

泊公安縣　游合江園戲題

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

晚過五門　春愁

梅花　偶過浣花舊游見前集

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

浣溪女　八月十四夜三叉市對月

豐橋旅舍作　大雪歌

大風登城　過筰橋道中龍祠小留

游諸葛武侯書臺　玻瓈江

冬夜聞鴈有感　前有樽酒行

夏夜不寐

○卷之二

古詩

成都行　十月九日與客飲

銅雀妓　得韓無咎書驛中所作小闋

春愁曲　曉歎

苦筍　同何元立賞荷花

秋聲　觀小孤圖

飲酒　龍眠畫馬

眉州郡燕醉出城宿石佛寺

樓上醉歌　弋陽縣江上

步虛　草書歌

短歌行　夜聞湖中漁歌

石首縣雨中繫舟短歌

陶山遇雪庵主見招不果赴

○卷之三

古詩

明河篇　對酒

飲酒近村　黃山塔

送三兒赴奏邸　吳娘曲

題少陵畫像　荊州歌

東吳女兒曲　芳草曲

古離別　夜聞松聲有感

滄灘　瞿塘歌

躍磧　風雨中望峽口諸山奇甚

岳池農家　驛路海棠已過有感

夜登江樓　東山

○卷之四

古詩

西郊尋梅　綿州錄參廳觀姜楚公畫鷹
山南行　龍掛
羅翅峽江小酌　雙清堂夜賦
風月　游東都趙氏園
對酒　郊飲村酒大醉
寒夜遣懷　長門怨
月夕　次韻何元立贈行
醉中懷眉山舊游　南軒
舟中聞姑惡　歲莫
五鼓自簇橋入府　古意

卷之五

古詩

僑門感舊　種菜
離家示妻子　夏夜
月夕　夜聞擣聲
對酒　夜讀兵書
朱子雲園中觀花　酒無獨飲理
青山白雲歌　聞婆餅焦

七言八句

初發夷陵　春殘
登子城新樓遍至西園池亭

感秋　早起至江原
絕勝亭　謁凌雲大像
得梅一枝戲成　宿杜氏莊晨起遇雨
西樓夕望　上元
吳體寄張季良　醉中登避俗臺
自述　雨夜
秋雨　舟中曉賦
寄子虛子遵

卷之六

七言八句

恩除秘書監　醉中夜自村市歸
病起　臨安雨晴
初寒　馬上
黃州　哀郢
水亭有懷　江上
聞猿　南鄭馬上
夜抵葭萌惠照寺寓榻小閣
歸次漢中境上　赴成都泛舟
七月一日夜坐舍北水涯
新秋感事　風雨中過龍洞閣
獨游城西諸僧舍　過野人家
晚興　芳華樓夜飲

秋思　醉中出西門
月下　書懷
舜廟懷古
卷之七
（七言四句）
籌筆驛　小雨極涼舟中睡至夕
冬夜聽雨戲作　又
寺樓月夜醉中　觀華嚴閣僧齋
讀書　雜詠二首
夜坐　文君井
記夢　江上尋梅
看梅歸馬上　迎詔書
見螢　秋夜池上作
花時遍遊諸園　又
春晚感事　梅
沈園二首
白樂天詩云倚綉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
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
事者畫爲倦綉圖此花以五六月間開山
中人殊不貴之
鷲　湖村月夕
軍中雜歌三首　無題

看梅　又
次韻曾山新居　宿楓橋
重陽　霽夜觀月
卷之八
（七言四句）
仙魚鋪得仲高書　追憶征西幙中事
夢中作　天竺曉行
示兒　吳娃曲
又　又
又
過江至蕭山縣驛東軒海棠已謝
感舊三首　過杜浦橋
舟中感懷呈大傅相公兼簡岳大用郎中二首
歆張功父園戲題扇上
春晚　即事
園中　冬夜聞角聲
何家客亭　荔枝樓小酌
老君洞　仙遊閣　采蓮
（五言八句）
舟上夜坐　欲行雨未止
池亭夜坐　小舟過吉澤効王右丞
雪霽過千秋觀　晨起

幽居　聞角
寄楊濟伯　小雨
寄張真父舍人
送仲高兄宮學秩滿赴行在
夜妻從數客雨中載酒游長安
統分稻晚歸　題江陵村店壁
移船　鹿門關過龐士元祠
上元前一日
五言四句
早梅　病中
採菊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目録　終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一

放翁陸游務觀撰
須溪劉辰翁會孟選

古詩

舟中對酒

百壺載酒游凌雲，醉中揮袖別故人。依依向我不忍別，誰知峨眉半輪月。月窺船窓掛淒冷，欲別渝州酒初醒。江空裊裊釣絲風，人靜翩翩葛巾影。哦詩不睡月滿船，清寒入骨我欲仙。人間更漏不到處，時有沙禽背船去。

漁翁

江頭魚家結茅廬，青山當門畫不如。江煙淡淡雨疎疎，老翁破浪行打魚。恨渠生來不讀書，江山如此一句無。我亦衰遲慙筆力，共對江山三歎息。

泊公安縣

秦關蜀道何遼哉，公安渡頭今始回。無窮江水與天接，不斷海風吹月來。（批用杜語然亦稱）船窓帆捲螢火鬧，沙渚蠹下蘋花開。（批貼得清麗）少年許國忽衰老，心折拖樓聞笛哀。

游合江園戲題

朱朱白白池臺間，好風妍日開未殘。我來不覓醉芳草，常恨不如花意閑。山雞飛起亂花落，下上青林穿

翠婆世間動步即有拘常恨不如禽鳥樂人言功名恐不免我願徜徉娛歲晚熟討遙書理白魚何如縱獵牽黃犬成都四郊如砥平安得雙鞬馳出城輕飛塵起望不見從騎尋我鳴鶻聲 [illegible]

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試無路空崢嶸酒為旗鼓筆刀槊勢從天落銀河傾端溪石池濃作墨燭光相射飛縱橫須臾收卷復把酒如見萬里煙塵清 [illegible] 丈夫身在要有立逆虜運盡行當平何時夜出五原塞不聞人語聞鞭聲 [illegible]

晚過五門

五門路四月乳鴉啼綠樹閑遊但喜日初長春暮始知春已去樓頭風高舞雙旗畫角聲中日還暮騶蹄特特無斷時老盡行人路如故

春愁

春愁茫茫塞天地我行未到愁先至滿眼如雲忽復生尋人似瘧何由避客中勸我飛觥籌我笑謂客君罷休醉自醉倒愁自愁〻與酒如風馬牛

梅花

冰崖雪谷木未芽造物破荒開此花神全形枯近有道意莊色正知無邪高堅政要飽憂患放棄何遽愁荒遐移根上苑亦過計竹籬茅舍真吾家平生自嫌亦自許妙處可識不可誇金尊翠杓未免俗篝火爲試江南茶

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

風驅雨壓無浮埃驂騑千騎東方來勝游今自輩王謝淨社我亦追宗雷岷山樓上一倚徙如地始闢天初開廓然眼界三萬里山一蟻垤水一杯世間幻妄幾变滅政自不滿吾曹咍丈夫本願布衣老達士詎畏蒼顏催君看神君歲食羊四方處〻築高成嵬西山老翁飽松嬰造物賦予何遼哉 [illegible]

浣溪女

江頭女兒双髻了常隨阿母供桑麻當戶夜織聲咿啞地爐豆䕸煎土茶長成嫁與東西家柴門相對不上車青裙竹笥何所嗟插髻燁燁牽牛花城中妖姝臉如霞爭嫁官中慕豪華青驪一出天之涯年〻傷春抱琵琶

八月十四夜三叉市觀月

去年看月籌邊樓雲歸微光如玉鉤主人不樂客歎息清歌空送黃金舟今年看月三叉市纖雲不作良宵祟素娥命駕掃客愁我亦傾杯邀共醉風露萬里方渺然冰輪無轍行碧天盈〻耿〻意無盡月不忍落人忘眠一言欲報廣寒殿茅簷華屋均相見明年萬事不足論但願月滿人長健

豐橋旅舍作

我是山林人心期在塵表出門消底物兩橋萬事了群兒何足慍為爾常悄悄今朝山中路更喜相識少三叉市人醉爭席豐橋逆旅留饋食小婦鬢髮高一尺梭聲軋軋當戶織 批自有風趣之致饒姿又有李

大雪歌

長安城中三日雪潼關道上行人絕黃河鐵牛僵不動承露金盤凍欲折虬髯豪客狐白裘夜來醉眠寶釵樓五更未醒已上馬衝雪却作南山遊千年老虎獵不得一箭横穿雪皆赤拏空爭死作牛吼震動山村裂崖石曳歸擁路千人觀髑髏作枕皮蒙鞍人間壯士有如此胡不來歸漢天子 批一種雄氣不可攖語

大風登城

風從北來不可當街市橫吹人馬僵西家女兒午未粧帳裏爐紅愁下床東家喚客宴畫堂兩行玉指調絲簧錦繡四合如垣墻微風不動金猊香我獨登城望大荒勇欲為國平河湟材疏志大不自量西家東家笑我狂 批酣暢

過筰橋道中龍祠小留

江邊龍祠何年作白浪花中擁朱閣朝暾漸上宿霧收喜氣已動晨霜薄我來倚闌一悵然芦花滿空如柳綿安得身為雙白鷺飛上灘頭却飛去

游諸葛武侯書臺

沔陽道中草離離臥龍老矣空遺祠當時典午稱猾賊氣喪不敢當王師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祠丞相墓松風想像梁父吟尚憶幡然答三顧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寧辦此高臺當日讀何書 批此一句結書臺有力

玻瓈江眉州共飲亭

玻瓈江水千丈深不如江上離人心君行未過青衣縣妾心先到峨眉陰金尊共醉不知曉月落烟渚天橫參車輪無角留不住馬蹄不方何處尋 批有無窮意 空憑尺素寄幽恨縱有綠綺誰知音愁來只欲掩屏睡

無奈夢斷聞疏砧

冬夜聞雁有感

從軍昔戍南山邊傳烽直照東駱谷軍中罷戰壯士閒細草平郊恣馳逐洮州駿馬金絡頭梁州毬場日打毬玉杯傳酒和鹿血女真降虜彈箜篌大呼拔幟思野戰殺氣當年赤浮面南游巴蜀已低摧猶據胡床飛白箭豈知蹭蹬還江邊病臂不復能開弦夜聞雁聲起嘆息來時應過桑乾磧

前有樽酒行

虛堂雨過生凉颸勸君一醉君勿辭去年不知今年事明年萬事今得知舊時扶床同戲兒還鄉問訊今

人悲冢丘纍纍在者誰紙錢雨濕抱樹枝君去六十
有幾時更望七十何其癡求師學道亦已遲誦文努
力從鴟夷

夏夜不寐

急雨初過天宇濕大星磊落纔數十飢鶻掠簷聲磔
磔冷螢墮水光熠熠丈夫無成忽老大箭羽凋零劍
鋒澀徘徊欲睡復起行三更自凭闌干立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一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二

古詩

成都行

倚錦瑟擊玉壺吳中狂士遊成都成都海棠十萬株
繁華盛麗天下無青絲金絡白雪駒日斜馳遣迎名
姝燕脂褪盡見玉膚綠鬟半脫嬌不梳吳綾便面對
客書斜行小字密復疏墨君秀潤瘦不枯風枝雨葉
蕭蕭珠月浸羅襪清夜徂滿身花影醉索扶東來此
歡倘未空虛坐悲新霜點鬢鬚易求合浦千斛珠難覓
錦江雙鯉魚此壯歸越此作也

十月九日與客飲忽記去年此時自錦屏歸
山南道中小獵今又將去此矣

去年縱獵韓壇側玉鞭自探南山雪今年痛飲蜀江
邊金杯卻吸峨眉月竹枝歌舞新教成淒涼傳得三
巴聲城頭染觀出雲雨峨眉正與闌干平酒酣詩就
擲盃去醉踏琉璃江上路懸知幽蹋斷猿邊已有梅
花開滿樹

銅雀妓

武王在時教歌舞那知淚灑西陵土君已去兮妾獨
生生何樂兮死何苦亦知從死非君意偷生自是慚
天地長夜昏昏死實難孰知妾死心所安餘王

得韓無咎書寄使虜時宴東都驛中所作小闋

大梁二月杏花開錦衣公子乘傳來桐陰滿第歸不得金鑾玲瓏上源驛上源驛中槌畫鼓漢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記宣和粧盧兒盡能女真語書來寄我宴時詞歸燕知我淚幾縷絲有志未須深感慨築城會擬拂雲祠　此在唐中拂雲堆

春愁曲

伏羲三十餘萬歲春愁歲歲常相似外大瀛海環九州無有一州無此愁我願無愁但歡樂朱顏綠鬢常如昨金丹九轉徒可聞玉兔千年空搗藥蜀姬雙鬟婭姹嬌醉看恐是海棠妖世間無處無愁曲底事難過萬里橋

曉歎

一雞飛鳴窗已白推枕欲起先歎息翠華東巡五十年赤縣神州滿戎狄主憂臣辱古所云世間有粟吾得食少年論兵實狂妄諫官劾奏當竄殛不為孤囚死嶺海君恩如天豈終極容身有祿媿滿顏滅賊無期淚橫臆未聞含桃薦宗廟至今銅駝沒荊棘幽并從來多烈士悒悒可令長失職王師入秦駐一月傳檄足定河南北安得揚鞭出散關下令一變旌旗色　志士而不能言是亦能言

苦筍

藜藿盤中忽眼明駢頭脫襁白玉嬰極知耿介種性別苦節乃與生俱生我見魏徵殊媚嫵約束兒童勿多取人才自古要養成放使干霄戰風雨　人容易得情

同何元立賞荷花懷鏡湖舊遊

少壯欺酒氣吐虹一笑未了千觴空涼堂下簾人似玉月色冷冷透湘竹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為四壁船為家不須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無酒花深不見畫船行天風空吹白紵聲雙槳歸來弄湖水往往湖邊人已起即今憔悴不堪論賴有何郎共此尊紅綠蹤蹤君勿歎漢嘉去歲無荷看　此更有直氣

秋聲

人言悲秋難為情我喜枕上聞秋聲快鷹下鞲爪嘴健壯士撫劍精神生我亦奮迅起衰病唾手便有擒胡興弦開鴈落詩已成筆力未饒弓力勁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蕭蕭風捲蓬草罷捷書重上馬却從鑾駕下遼東　但能言此亦不易得

觀小孤山圖

江平風不生鏡面渺千里舸艦萬斛舟遠望一點耳大孤江中央四面峭插水小孤特奇麗丹翠凌雲起重樓邃殿神所家帳中美人粲如花遊人倚徙闌干處俊鶻橫江東北去　妙

飲酒

陸生學道欠力量胸次未能和盎盎百年自笑足悲

歡萬事聊須付酣暢有時堆阜起崢嶸大呼索酒澆
使平世間豈無道師與禪老不如閑門參麯生朋舊
年來散如水唯有鐺杓同生死一日不見令人愁晝
夜共歡終無尤世言有毒在麯糵腐腸穿脇凝血脉
人生適意即爲之醉死愁生君自擇 貼得英物

龍眠畫馬

國家一從失西陲年年買馬西南夷瘴鄉所產非權
奇邊頭歲入幾番皮崔嵬瘦骨帶火印離立欲不禁
風吹圉人大僕空列位龍媒汗血來何時李公太平
官京師立仗慣見渥洼姿斷縑歲久墨色暗逸氣尚
若不可羈嘗賞奇好古自一癖感事憂國空餘悲嗚呼
安得毛骨若此三千疋嗟枚夜淩衮乾曠 一談便了

眉州郡燕大醉中閒道馳出城宿石佛寺

玻璃春作江水清紫玉簫如雛鳳鳴滿聲不聞看灯
燭俠氣未減欺飛觥單車萬里信有數二年三過亭
志情欽頭玉茗妙天下瓊花一樹真虛名酒酣忽作
檀公策間道絕出東關城清歌未斷去已遠回首城
堞空崢嶸貂裘狐帽醉走馬陌上應有行人驚投
野寺睡正美忽報江天明 无累无要寫得話動

楼上醉歌

我游四方不得意陽狂施藥成都市 謝得便 大瓢滿
貯隨所求聊爲疲民起憔悴瓢空夜靜上高樓買酒
挑簾邀月醉醉中拂劍光射月往往悲歌獨流涕刻
却君山湘水平斫却桂樹月更明丈夫有志苦難成
脩名未立華髮生 真豪歌憔悴之音

弋陽縣江上

縣前奇哉一江水日暮風吹碧鱗起客浪征塵忽如
洗不用金篦刮眸子丹楓岸边雪色蘆下有老翁方
捕魚欲求妙師貌爲圖王維鄭虔今世無

步虛

曩者過洛陽宮闕傍雲起今者過洛陽蕭然但荒壘
銅駝卧深棘使我惻愴多可憐陌上人亦復笑且歌
世事汪汪幾成敗万人看花身獨在北邙秋風吹野
蒿古塚斷平新塚高

草書歌

傾家釀酒三千石閑愁万斛酒不敵今朝醉眼爛崖
電提筆四顧天地窄忽然揮掃不自知風雲入懷天
借力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摧山太陰黑此時驅盡
胷中愁搥床大叫狂踪幘吳牋蜀素不快人付與高
堂三丈壁

短歌行

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鐘暮鼓無休時碧桃紅杏易零
落翠眉玉頰多别離涉江采菱風敗意登樓待月雲
爲祟功名常畏誘說與富貴每同衰病至人生可歎

十八九自古危機無妙手正令掉﨑上青雲不如得錢即沽酒

夜聞湖中漁歌

夢回一燈翳復明臥聞湖上漁歌声鳴〻作低忽更起嫋〻欲断還微縈初隨缺月墮煙浦已和殘角吹江城悲傷似擊漸離筑忠憤如撫桓伊箏放臣万里愛国淚戍客白首懷鄉情哀猿失侶方獨宿沙鴈垂翅猶遐征巴巫竹枝短亭晚瀟湘欸乃孤舟横世間此恨故相似使我百感何由平

石首縣雨中繫舟短歌

庚寅去呉西適楚秋晚孤舟泊江渚荒林月黒虎欲行古道人稀鬼相語鬼語亦如人語悲楚国繁華非昔時章華臺前小家住茅屋雨滴秋風吹悲哉秦人眞虎狼欺侮六国因侯王亦知興廢古來有但恨不見秦先亡開隱醉汝一盃酒等爲亡国秦更酷驪山冢破已千年至今過者無傷嗟

陶山遇雪宿秫廷庵主見招不果往赴

山中大雪二尺強道边虎跡如椀大衰翁畏虎復畏寒招喚不來公勿怪梨花開時好風日走馬尋公作寒食不須沽酒飲陶潛前舞瘢芽如蜜甜

古詩

明河篇

明河八月轉分明烱如素練西南傾年〻歲〻見河漢坊〻曲〻聞砧聲良人萬里事征行砧聲中有五閨情遥知鐵衣冷如水指點明河白髮生磧中章死駱駝鳴萬里却望長安城兒生總角爺未見歸心顛覺封侯輕漢家自古有麦秋付與窮荒何足惜只須無光太白低還家爲婦說征西

對酒

羨門安期何在哉河流上泝崑崙開白雲不與隠居老孤鶴自下遂天來春江風物政開美綠蒲潮平桂初起暮吹長笛發巴陵曉掛高帆凌湘水世間萬変更故新會見當大息摩銅人脫裘取酒藉芳草與子共醉壺中春

飲酒近村

放翁睡多少行立人扶往赴鄰里集痛飲山花插鬢紅醉歸荊棘沾衣濕紗巾一幅何翩〻庭中弄影不肯眠莫欺此老今衰甚曾見高皇狩越年

黃山塔

風吹嶽郷西南開掛帆擂鼓何快哉轉頭已失望夫石黃山孤塔迎人來黃山勸汝一杯酒送往迎來殊

耐火明年我作故鄉帰还對黄山一撥昔

送三兄赴秦邸

兄年十七弟始生弟今白髮森千垂所期相歡卑此
世一樽濁酒得共傾往年雖窮猶半菽兩年饑饉苦
不足書生志欲及天下貧賤不得收骨肉過悲復恐
兄意傷忍涕不覺涕已落草朝霜露戒衣薄頻書比
語懽或忘閉門病衰百無用日望兄歸有餘俸早從
丞相乞湖州莫待異時思少游

吳娘曲

鏡奩蚤出千黒蟻斂梁梅小双青豆吳娘十四未知
愁羅衣已覺傷春瘦閑學女伴過西家閑草歸來日
未斜睡矇矇嬌欲閉隔簾微雨壓楊花

題少陵畫像

長安落葉紛可掃九陌北風吹馬倒杜公四十不成
名袖裏空餘三賦草車聲馬聲喧客枕三百青銅市
樓飲杯殘酒冷正悲辛仗內鬬雞催賜錦

荊州歌

楚江灩灩綠如釀衙尾江边繫朱舫東征打鼓掛高
帆西上湯豬聯百丈伏波古廟占好風武昌白酒在
眼中倚樓女兒笑迎客清歌未盡千觴空沙頭巷陌
三千家煙雨冥冥開橘花峽人住多楚人少土鐺爭
上茱萸茶

東吳女兒曲

東吳女兒語如鸎十三不肯學吹笙鏡奩初喜稚蚕
出愁眼已看雙繭成庭空日暖花自舞簾卷巢乾燕
新乳阿弟貪書下學遲獨揀詩草教鸚鵡

芳草曲

蜀山深處遊孤驛缺甃頽垣芳草碧家在江南妻子
病離鄉半歲無消息長安城門西去路細雨斜陽芳
草暮尊前一曲渭城歌馬蹄萬里交河戍人生誤計
覓封侯芳草愁人春復秋只願東行至滄海路窮草
斷始無愁

古別離

孤城窮巷愁寂寂美人停梭夜歎息空園露濕荊棘
枝荒蹊月照狐狸迹憶君去時兒在腹走如黃犢爺
未識紫姑吉語元無憑況憑龜兆占歸日嫁來不省
出門前愛惜何由識酒泉粉綿磨鏡不忍照女子盛
時無十年

夜[illegible]松聲有感

清晨放船落星石大風吹帆如箭激回頭已失廬山
雲却上吳城看落日夜深龍歸擊祠門入木數寸留
爪痕明朝就視心尚慄腥風卷地雷霆奔歸船貫酒
特自慰性命平生驚屢試固知神怒有定時波紋慶
作魚鱗細如今衰病卧林𡌶霜露茅詹月雨庭松声

驚破三更夢猶作當時風浪聽語好意足
滄灘
百夫正譁助鳴艣舟中對面不得語須臾人散寂無
譁惟聞百丈轉兩車嘔〻啞〻車轉急舟人已在沙
際立霧煞廬村落照紅雨餘漁舍炊煙濕故鄉回首
已千山上峽初經第一灘少年亦慕宦游樂投老方
知行路難次第如見千愁不恨殊不貴弁

瞿塘歌
四月欲盡五月來峽中水漲何雄哉浪花高飛暑路
雪灘石怒轉晴天雷千艘萬舸不敢過篙師柂工心
膽破人〻陰拱待勢衰誰敢輕行犯奇禍一朝時去
不自由山腹空有沙痕留君不見陸子歲暮來夔州
瞿塘峽水平如油歐以只蹣祕跳距人坐人看盡加
蹋磧
鬼門關外逢人日蹋磧千家萬家出竹枝慘戚雲不
動劍氣聯翩日初夕行人十有八九瘦見慣何曾羞
顧影江邊沽酒沙上臥峽口月出風吹醒人生未死
信難知憔悴夔州生鬢絲何日畫船搖桂櫂西湖却
賦採春詩
風雨中望峽口諸山奇甚
白塩赤甲天下雄拔地突兀摩蒼穹凜然猛士撫長
劍空有豪氣無雍容不令氣象少停滀常恨天地無

全功今朝忽悟始嘆息妙處元在煙雨中太陰黏氣
橫慘淡元化變態含空濛正如奇材遇事見平日乃
與常人同安得朱樓高百尺看此疾雨吹橫風
岳池農家
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〻兩黃犢泥融無塊水初
渾雨細有痕秧正綠綠秧分時風日美時平未有差
科起買花西舍喜成婚持酒東鄰賀生子誰言農家
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一雙素手無人識空村相
喚看繅絲農家〻〻樂復樂不比市朝爭奪悲宦游
所得能幾何我已三年廢東作
驛路海棠已過有感

淒涼古驛官道傍朱門沉〻春日長暄妍光景老海
棠顛風吹花滿空廊物生憔悴固其常惜哉無與持
一觴游蜂戲蝶空自忙豈知美人在西廂我雖已老
猶能狂竚立與爾悲容光盛時不遇誠可傷零落逢
之更斷腸
夜登江樓
平生胸中無滯留脫然獨與造物游天風駕我周萬
縣夜半忽過江邊樓〻前茫〻天地闊萬頃月邊空
江秋雲增無塵素鶴舞玉笛裂石魚龍愁肺肝澄徹
納灝氣毛髮慘慄臨寒流世間回首真一夢誰能更
念酬恩讎

今日之集何佳哉入關剩欲始此回登山正可小天
下跨海何用尋蓬萊青天肯爲陸子見妍日似趣梅
花開有酒如酪綠可愛一醉真欲空千罍駝酥鵝黃
出隴右熊肪玉白黔南來眼花耳熱不知夜但見銀
燭高花摧京華故人死太半歡極往往生哀聊將
豪縱壓憂患鼓吹動地聲如雷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三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四

古詩

西郊尋梅

西郊梅花矜絕豔走馬獨來看不厭似羞流俗貪市
塵寧墮荒寒傍茆店翛然自是世外人過去生中羞
一念淡妝常鄙桃李學獨立不容鶯蝶覘山椒水仙
晚角出大似春秋吳越僭餘花豈無好顏色病在一
俗無由砭朱闌玉砌渠有命斷橋流水君何欠十四
字中兩畫嗟予相與頗同調身客劍南家在剡淒
凉萬里歸無日蕭颯二毛衰有漸尚能作意晚相從
爛熳不辭盃瀲灔

綿州錄參軍廳觀楚公畫鷹少陵爲作詩者

我來訪古涪之濱不辭百回覓一真石碣落顛倒走馬
朝尋海棠舘斫鱠夜醉魴魚津越王樓高亦已換俯
仰今古堪悲辛督郵官舍最卑陋棟撓楹腐知幾春
巋然此壁獨無恙老槎勁翮完如新向來切火何日
兒吒呵守護疑有神妖狐九尾穴中國共置不問如
越秦大鵬此物合致用下韛指呼端在人會當原野
灑毛血坐令萬里清煙塵老眼還愛不及見誦成肝
膽空輪囷正是作者

山南行

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繩大路東西出平川沃野望不

盡麥壠青々桑欝々地近函秦氣俗豪秋千蹴踘分
朋曹首着連雲馬蹄疾楊柳夾道車聲高古來歷々
興亡處舉目山河尚如故將軍壇上冷雲低丞相祠
前春日暮國家四紀失中原師出江淮未易吞會看
金鼓從天下却用關中作本根 起結次聯皆称

龍掛

成都六月天大風發屋動地聲勢雄黑雲崔嵬行風
中凛如鬼神塞虛空霹靂迸火射地紅上帝有命起
伏龍々尾不卷曳天東壯哉雨點車軸同山摧水溢
路不通連根拔出千丈松未言為人作年豐偉觀一
洗芥蔕胸

羅翊峽江小酌

炉煙淡將散江雨吹欲無回風吹衣襟隨光滿菰蒲
隱几樂此時清和如夏初犬吠船丁歸小市得美蔬
歡言酌清醥偷以案上書雖云泊江渚何異歸林廬

雙清堂夜賦

陸子病少閒獨臥溪上堂人靜魚自躍風定荷更香
素月行中天流螢失孤光歸鳥飛有聲度此十里塘
嗟我獨何事遷暮客異鄉大息搔短髮起視夜未央

風月

老來苦無伴風月獨見知未嘗費招呼到處相娛嬉
披襟萬里快弄影三更奇淋漓蜀苑酒散落江樓詩

狂歌撼山川醉墨飛蛟螭聊將調俗子更遣半生癡

游東都趙氏園

清晨呼馬出駁吏請所之錦城浩如海我亦無與期
有花即入門莫問主人誰下馬據胡床傲睨忘訶譏
人言白頭翁胡為尚兒癡老翁故不癡借花發吾詩
詩句帶花香東風不敢吹徘徊双胡蝶許可鼻端知
能言能蝶無復此老

對酒

閑愁如飛雪入酒即消融好花如故人一笑杯自空
流鶯有情亦念我柳邊盡日啼東風長安不到十四
載酒徒往々成衰翁九環寶帶光照地不如留君双

頰紅

郊飲村酒大醉

丈夫無苟求君子有素守不能垂竹帛正可死隴畝
邯鄲枕中夢要是夢所有持枕與農夫亦作此夢否
今朝櫟林下取醉村市酒未敢羞空囊爛熳詩千首

寒夜遣懷

臨觴本不飲憂多自成醉四方行萬里不見埋愁地
憶昔入京都寶馬揺香鬃酣飲清樓夜歌声在半空
去日不可挽華髮忽垂領娟々蛾眉月相對作淒冷

長門怨

月落照空床不寐聽寒螿早知憂隨人何用去故鄉

寒風凄有聲寒日慘無輝空房不敢恨但懷歲暮悲
今年選後宮連娟千蛾眉早知獲譴速悔不承恩遲
聲當徹九天淚當達九泉死猶復見思生當長棄捐
盡用陳語而各有態

月夕

我昔隱天台夜半遊幻曲弄月過垂虹萬頃一片玉
煙艇起欸唱松風吹釣絲更欲小從倚恐失初平期
今年遊青城三十六峯赤山白雲反在下使我毛骨寒
天如玻璃盆倒懸濕銀海素鸞行其間草木盡光彩
姮娥顧我笑手撫玉兎兒莫怪世人生白髮秋風桂
老欲無枝

次韻何元立贈行

嘉禾東西州此別不爲遠徘徊凌雲寺決去未遽忍
登高望故人煙樹參差見懸知今夕夢不隔空城鐘
平生相從意百年有未滿結巢青城雲期子在歲晚

醉中懷眉山舊游

勁酒少和氣哀歌無歡情故鄉不敢思登高望錦城
錦城那得去彷彿蠶頭路遙知樽前人指我題詩處
我雖流落夜郎天還酒能狂似少年想見東郊携手
日海棠如雪柳如綿

南軒

今年秋早凉七月已蕭然南軒脩竹下枕簟翛然日眠
時將半殘夢聽此欲斷蟬推枕起太息四序忽已遷
功名墮渺莽衰疾方連綿新月獨多情窺牕淡娟〻

舟中聞姑惡

女生藏深閨未省窺墻藩上車移所天父母爲他門
妾身雖甚愚亦知君姑尊下床頭雞鳴梳髻着襦裙
堂上奉洒掃廚中饋盤飱青〻摘葵莧恨不美熊膰
姑色少不怡衣袂濕淚痕所冀妾生男庶幾姑弄孫
此意竟蹉跎薄命來讒言放棄不敢怨所悲孤大恩
古路傍陂澤微雨鬼火昏君聽姑惡聲無乃遣婦魂

歲暮

離〻井上桐鬱〻墻下桑零落豈不悲無柰中夜霜
蟋蟀更可念歲暮依客床客亦自孤寂衣鬢欹殘香
一燈掛西壁耿〻青無光援筆欲寫愁三嘆不成章

五鼓自蔟橋入府

曉月有餘光秋樹無濃影野煙杳無際陂路行念永
堰声何澎湃露氣正淒冷忽然客愁破更覓詩律整
昔人千載意忙裏一笑領山林豈難歸吾詩自不猛

古意

紲足飼飢鷹〻飽意未平伏櫪豈不安老驥終悲鳴
士生固欲達又懼徒富貴素願有未伸五鼎淡無味
茆屋秋雨漏稻陂春水深長歌傾濁酒舉世不知心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四

古詩

衡門感舊

蒼煙乇不散疋素橫郊原雨細不成米着水始見痕
躊躇意自佳未遽掩衡門一一送歸鴉楓林插未昏
念昔壽州歸紹興初紀元閤門過百口一身今獨存
不死實有命送老三家村躬耕幸得食萬事不足論

種桑

孔明百畝桑畧畧十具牛豈無子孫念飽暖自可休
種桑吾廬西微徑出南陌三月葉暗園四月甚可摘
戴勝枝上鳴倉庚葉間飛飛鳴各自得人生胡不歸
歸家力農桑慎莫怨貧賤婚嫁就比隣死生長相見

離家示妻子

明日當北征竟夕起復眠悲蟲號我傍青燈照我前
婦憂衣裳薄紉線重敎綿兒爲檢藥籠桔梗手炮煎
瑣細默可數一念已酸然使憂能傷人我得復長年
同生天壤間人誰無一廛傷哉獨何辜皇皇長可憐
破屋不得住風雨走道邊呼天得聞否賦與何其偏

夏夜

落月不滿窓驚鵲夜移樹沉憂少睡眠亦以衰疾故
五更忽作夢立馬青衣渡白首厭山村郵亭憶征步

月夕

開戸滿庭雪徐看知月明微風入蔽竹復作雪來聲
俗塵不待掃凛然肺肝清林深無漏鼓鶴唳報三更

夜聞櫓聲

咿啞雙櫓聲凄切遊子情豈無一杯酒孤舟誰與傾
清愁不可耐霜月照潮平

對酒

新酥鵝兒黃珍摘金彈香天公憐寂寞勞我以一觴
胷中萬卷書老不施豪芒持酒一澆之與汝俱深藏
生當老窮巷死埋南山岡古來共如此已矣庸何傷

夜讀兵書

孤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
戰士死所有恥復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疎
批名言陂澤號飢鴻歲月多貧儒歎息鏡中面安得
長膚腴

朱子雲園中觀花

我鬢忽已白君顏非復朱花前一杯酒不樂復何如
暮看枝上花已覺不如早富貴當及時吾輩奈何老
我欲君起舞竟日爲君留安知花無情不解替人愁
長安二三月花滿上林中祝君早得意歸鞚聽玲瓏

酒無獨飲理

酒無獨飲理常恨欠佳客忽得我輩人豈計晨與夕
少年事虛名歲月駒過隙自從老大來一日亦可惜

槽丘未易辦小計且千石穎然置萬事天地爲幙席
人生如刀礪磨盡要有日不須荷鍤隨泥閒我䌸髮

青山白雲歌

青山白雲翁放浪酒中死埋骨長松根夜夜聽溪水
松老會作薪骨朽會作塵但留千載狂名在知我他
年自有人

聞婆餅焦

黃泥嶺松森森幽鳥穿枝時一吟汝声一何悲汝語
惻我心連村麥熟餅餌香我毋九泉那得嘗

七言八句

初發夷陵

雷動江邊鼓吹雄百灘過盡失途窮山平水遠蒼茫
外地闊天開指顧中俊鶻橫飛遥掠岸大魚騰出欲
凌空今朝喜氣君知否三丈黃旗舞便風（是出峽氣象）

春殘

石鏡山前送落暉春殘回首倍依依時平壯士无功
老鄉遠征人有夢歸苜蓿苗侵官道合蕪菁花入麥
畦稀倦游自笑摧頹甚誰記飛鷹醉打圍

登子城新樓遍至西園池亭

狂夫無計奈狂何何況登臨逸興多千疊雲山連滴
博一更春水入摩訶（語歷西州）吟餘騎省霜侵鬢釣
罷玄真雨灑蓑逐虜揄閑期尚遠不妨隨處得婆娑

感秋

西風急杵擣征衣客子関情正此時萬事從今聊復
尔百年強半欲何之畫堂蟋蟀怨清夜金井梧桐辭
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中四句最悲矣）

早起至江原

喔喔鳴雞促曉程翩翩飛鷺導孤征節旄盡落歸猶
遠帶眼頻移瘦自驚小市蕭條黃葉滿斷橋零落綠
苔生居人猶復多愁思何況天涯倦客情

絕勝亭

劉漢蹤蹤歲月侵京華垂隔少來音登臨忽據三江
會飛動從來萬里心（自雄）地勝頓驚詩律壯氣增不
怕酒杯深一劍白雲外揮手家山何處尋

謁凌雲大像

出郭幽尋一笑新徑呼艇子截煙津不辭疾步登高
閣却欲今生識偉人鞹二寸泉鏡正涵螺髻綠浪花不
犯寶趺塵始知神力無窮盡丈六黃金果小身

得梅一枝載成

高標已壓萬花群尚恐嬌春氣習存月兒搗霜供换
骨湘娥鼓瑟爲招魂孤城小驛初飛雪斷角殘鐘半
掩門（鬱然是）蠢意端相終有恨夜寒皺玉倩誰温

宿杜氏莊晨起遇雨

牲膝十圍蔽白日老木千尺干青霄水泛受灘竹作

舫陸行跨空繩繫橋陰〻古木精靈語慘〻江雲蛟
鰐驕 前四句須是此兩句方險吾道非邪行至此諸
公正散紫宸朝

西樓夕望

夜郎城裏歎途窮賴有西樓着此翁溪鳥孤飛寒露
外野人參語夕陽中蒼天可恃何曾老白髮緣愁却
未公倦態千年看爛熟不如留眼送飛鴻

上元

細〻香塵暗六街魚鱗淺碧暮雲開新粧寒怯全身
見誤馬隨車一笑回酒釅頓忘風力峭夜長猶恨漏
聲催京華舊侶彫零盡短鬢成絲心未灰

吳體寄張季良

九月十月天雨霜江南劒南途路長平生故人且携
手萬里一書空斷腸人生強健已難恃世事變遷那
可常兩家子孫各長大他年窮達毋相忘

醉中登避俗臺

半醉行歌上古臺脫巾散髮謝氛埃但知禮豈爲我
設莫問客從何處來剡曲煙波夢裏滑耶溪風露鏡
花開老來世事渾成懶一棹幽尋未擬回

自述

勦落爲衣隱薜蘿掃空塵抱養天和過期未死更強
健與世不諧猶嘯歌野市蕭條殘葉滿酒家零落廢
壚多石帆山下孤舟雨借問君如此老何

雨夜

斷岸輕煙着柳條孤村小雨夜蕭〻荒雞隅浦聲相
續短燭無風焰自搖朴學無如麼歲月殘生竟是老
漁樵最憐鬢畔千莖雪日〻春風吹不消

秋雨

一秋風雨蔽白日積水鬼神愁太陰寒螿悲鳴草根
濕水鳥瞑呼菰葦深殘年不覺日月逝病骨惟愁霜
露侵常有饘糜供旦暮一毫寧復少年心

舟中曉賦

木落霜清水鳥呼扁舟夜泊古城隅吹殘畫角鍾初
動飲盡寒空斗欲無浪迹已同鷗境界遠遊方羨鴈
程途高檣健席從今始遍歷三江與五湖

寄子虞子遵

大兒再渡吳門秋小兒錢塘踰月留恨身不能插兩
翅與汝相守寬百憂閙鐘時宿雲外寺待月亦上湖
邊樓但常保此豈不樂路難悠〻非善謀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五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六

後集

七言八句

恩除秘書監

群仙鶴駕去難追白首重來不自知才薄荒唐凝獨絕功名蹭蹬老如期海邊鄭叟窮耽酒吳下韋郎晚學詩扶上木天君莫笑衰殘不似壯遊時

醉中夜自村市歸

村市夜騎黃犢還却登小閣倚闌干銀河斜界曉天碧璧月下入秋江寒吾輩身閑且飲酒人生事定須闔棺元自習中着雲夢莫驚綠鬢奈悲歡

病起

山村病起帽圍寬春盡江南尚薄寒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斷香漠〻便支枕芳草離〻獨倚闌收拾吟牋停酒椀年來觸事動憂端

臨安雨晴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牕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初寒

船尾寒風不滿旗江邊叢祠常掩扉行人畏虎少晨出舟子捕魚多夜歸茅葉蝴〻帶宿雨蘆花漠〻弄斜暉傷心到處聞砧杵九月今年未授衣

馬上

燈前薄飯陳菹盞帶睡強出行江堤五更落月移樹影十月清霜侵馬蹄荒陂啞〻已度鴈小市喔〻初鳴雞可憐萬里覔歸夢未到故人先自迷

黃州

局促常悲類楚囚遷流還嘆學齊優江聲不盡英雄恨天地無私草木秋萬里羈愁添白髮一帆寒日過黃州（好）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萬户侯

哀郢

荊州十月早梅春徂歲真同下坂輪天地何心窮壯士江湖從古着羈臣林漓痛飲長亭暮慷慨悲歌白髮新欲弔章華無處問廢城霜露濕荊榛

水亭有懷

漁舟把酒對丹楓水驛憑軒送去鴻來得是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萬里看無窮故人草詔九天上老子題詩三峽中上句太遠不尓又不得笑語毛錐可無恨書生處〻與鄉同

江上

江上霜寒透客衣閑愁羸臥不支持羈孤形影真相弔衰颯頭顱已可知自在溶緡穩經行兩峽竹踈賸見掛猿枝清尊可醉須勤醉莫望功名老大時

聞猿

瘦盡腰圍不爲詩良辰流落自成悲也知客裏偏多
感誰料天涯有所思漢塞角殘人不寐渭城歌罷客
將離故應未抵閨情恨況是巫山廟裏時

南鄭馬上

南鄭春殘信馬行通都氣象尚峥嵘迷空游絮憑陵
去曳綫飛鳶跋扈鳴落日斷雲唐闕廢淡煙芳草漢
壇平猶嫌未豁胷中氣目斷南山天際横

夜抵葭萌惠照寺寓横小閣

亭驛驅馳髀肉消故山歸夢愈迢迢夜行觸尉那能
避旦過逢僧不敢招雨後風雲猶慘淡霜前草木已
蕭條衰遲事事非前日醉裏題詩亦自聊篇篇自道

歸次漢中境上

雲棧屏山閱月游馬蹄初喜踏梁州地連秦雍川原
壯水下荆揚日夜流遺虜孱孱寧遠畧孤臣耿耿獨
私憂良時恐作他時恨大散關頭又一秋

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峡

詩酒清狂二十年又摩病眼看西川心如老驥常千
里身似春蚕已再眠暮雪烏奴停醉帽秋風白帝放
歸船飄零自是關天命却被人呼作地仙

七月一日夜坐舍北水涯

兀傲胡床酒半醒釣筒收盡數舟横風生細蔦無三
伏月上疎林正四更北斗離離低欲盡明河脉脉去

無窮斥仙豈復塵中戀便擬騎鯨返玉京

新秋感事

江上清秋昨夜回漁舠正對荻洲開志存天下食不
足節慕古人貧愈來風際紙鳶那辭久祭餘芻狗會
堪衰蕭然散髮聽秋雨剩領新凉入酒盃

風雨中過龍洞閣

飄然醉袖惹人扶箇裏何曾有畏塗萬得如此僕卷
地黑風吹慘淡半天朱閣挿虚無閑邊歸鶴如争捷
雲表飛仙定可呼語廿莫怪衰翁心膽壯此身元是
一枯株

獨游城西諸僧舍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醉吾頂上飛雙
稜宴洞前頭岸幅巾萬里欲呼牛渚月一生不受庾
公塵非無好客堪招喚獨往飄然覺更真

過野人家

繊彎江皐送夕暉誼家井臼映荆扉隔籬犬吠窺人
過滿箔蚕飢待葉歸世態千年看爛熟家山萬里夢
依稀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陽未必非

晚興

老病愁逃畫戟門天教高卧浣花村山林獨往雖吾
釣世界皆空誰怨恩千卷蠹書志歲月一樽濁酒信
乾坤興來倚杖清江上斷角殘鐘正欲昏[illegible]

芳華樓夜飲

射虎將軍老不侯尚能豪縱醉江樓笙歌雜沓娛清夜風露高寒挾素秋少日壯心輕玉塞暮年幽夢墮滄洲人間清絕沅湘路常笑靈均如許愁

秋思

大面峯前秋笛清細腰宮畔暮灘平吳檣楚柂勤歸思朧月巴雲空復情萬里風塵猶朝士百年鉛槧老書生水村漁市從今始安得區區海內名

月下

黃鵠飛鳴未免飢此身自笑欲何之閉門種菜英雄老彈鋏思魚富貴遲生擬入山隨李廣死當穿冢近要離一樽強醉南樓月感慨長吟恐過悲

書懷

慈向東華踏軟紅暫歸舊隱樂無窮石池洗藥娟娟水漁艇投竿嫋嫋風盡日醉醒麥唱裏鄰家來往竹陰中何須列戟長安第四望雲山擁此翁

舜廟懷古

雲斷蒼梧竟不歸江邊古廟鎖朱扉山川不爲興亡改風月應憐感慨非孤枕有時鶯喚夢斜風無賴客添衣千年回首消磨盡輸與漁舟送落暉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六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七

七言四句

籌筆驛有武侯祠

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

小雨極涼舟中熟睡至夕

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臥翠藤清夢初回窗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自然是）

冬夜聽雨戲作二首

少年交友盡豪英妙理時時得細評老去同參惟夜雨焚香臥聽畫簷聲

遶簷點滴如琴筑支枕幽齋聽始奇憶在錦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曾知（此老富貴有無奈著如又時々觸蓋耳）

寺樓月夜醉中

海山縹緲玉眞妃貪看氷輪不肯歸樓上三更風露冷旋圍步障擁羅衣（此等亦非皆子能道）

觀華嚴閣僧齋

拂劒當年氣吐虹喑嗚坐覺朔庭空早知壯士成癡絕悔不藏名萬衲中（世間此物道盡可畫亦可慨）

讀書

面骨崢嶸鬢欲疎退藏只合臥蝸廬自嫌尚有人間意射雉歸來夜讀書

雜詠二首

微風翻〻芋葉白落日淡〻稻花香出門縱轡何所
惜萬里溪南追晚凉

世事盛衰誰得知惠陵煙草掩柴扉陵邊人家蒹竹
裏燈火呼喧迎婦歸

夜坐

大風横吹斗柄折迅雷下擊山石裂放翁閉戶寂不
聞撑巖卷盡燈花結

文君井

落魄西川泥酒盃酒酣幾度上琴臺青鞋自笑無拘
束又向文君井畔來

記夢

烏巾白紵憶當年抵死尋君不自憐樵徑劒南双鬢
改夢中猶上暗門船

江上尋梅

小園風月不多寬一樹梅花開未殘剝啄敲門嫌特
地緩拖横杖隔籬看 大有

看梅歸馬上

本爲梅花判獨飲却嗔梅花消宿酲日欲落時始上
馬青羊宮前聞發更

迎詔書

憶瞻齋仗省門前扇影鞭声下九天寂寞嘉州迎詔
處忽聞鼓吹却凄凉

見螢

蜀州官居富水竹四月螢火遶深飛流年迫人不相
貸客子倦遊何日歸

秋夜池上作

短髮颼〻病骨輕臨池閑看露荷傾月明何與浮雲
事正向圓時故〻生 好

花時遍遊諸園

爲愛名花抵死狂只愁風日損紅芳綠章夜奏通明
殿乞借春陰護海棠 狂得有理

又

翩〻馬上帽簷斜盡日尋春不到家偏愛張園好風
景半天高柳卧溪花 識花卧柳卧邪自可畫

春晚感事

寒食梁州十萬家秋千蹴踘尚豪華槁車輕轎歸城
晚爭碾平蕪入亂花

梅

一花兩花春信回南枝北枝風日催爛熳却愁零落
盡丁寧且莫十分開

沈園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
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又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

白樂天詩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此花以五六月間開山中人殊不貴之

王室東遷歲月賒兩京漠漠暗胡沙繡床倦倚人何在風雨漫山夜合花

鷺

雪衣飛去莫匆匆小住灘頭伴釣蓬禹廟蘭亭三十

里相逢多在暮煙中

湖村月夕

客路風塵化素衣閑愁冉冉鬢成絲平生不負月明處神女廟前聞竹枝

軍中雜歌

名王金冠玉蹀躞面縛纛下聲呱呱藁街未遠要汝首賣與酒家鉗作奴

又

漁陽女兒美如花春風樓上學琵琶如今便死知無恨不屬番家屬漢家

又

北庭茫茫秋草枯正東萬里是皇都征人樓上看太白思婦城南迎紫姑

無題

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窓底飛去青天妬落花

看梅二首

梅花樹下黃茆丘古人尚能愛花不月淡煙深橫玉笛死生常事不須愁沉鬱通達警絶今古

荒陂十畝浴鳧鴨折葦枯蒲寒意深何處得船而載酒醉時攀着古梅林

次韻魯山新居

短墻缺處插疎籬巷劣容車堂對陂天下有公殊可

賀坐中着我不妨奇猶姿自好

宿楓橋

七年未到楓橋寺客枕依然半夜鐘風日未須輕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

重陽

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飮細腰宮畔過重陽

露夜觀月

雲重眞愁無散時可憐不奈夜風吹殘輝如此那休得誰誤虛空作許癡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八 後集

七言四句

仙魚鋪得仲高書

病酒今朝載卧輿秋雲漠々雨疎々閬州城北鮮魚鋪忽得山陰萬里書

追憶征西幙中事

憶昨王師戍隴回遺民日夜望行臺不論夾道壺漿滿洛笋河魴次第來

夢中作

大慶橋頭春雨晴行人馬上聽鶯聲祥符西祀曾迎駕惆悵無人說太平

天竺曉行

三茆聽徹五更鍾三竺穿窮九里松無復官樓沽美酒但煩湖水照衰容

示兒

老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廼翁

呉娃曲 敍倆婕瞞勑不捻戲

滿地花陰不閉門琵琶抱恨立黃昏妾身不似天邊月此夜此時重見君

又

忘憂石榴深淺紅萱草花紅紫亦成叢明年開時不望見只望郎君說着儂

又

二月鏡湖水拍天禹王廟下鬬龍船龍船年々相似好人自今年異去年

又

臂上燒香拜佛前願郎安穩過新年多情已是長多病莫要留心在妾邊

過江至蕭山縣驛東軒海棠已謝

星々兩鬢怯年華幽館無人江月斜惆悵過江遲一夕曉風吹盡海棠花

感舊

南市夜々上元燈西郊日々是清明青氈攢車碾花去黃金馬鞚穿柳行

又

半紅半白官池蓮半醒半醉女郎船鴛鴦驚起何曾管折得双頭喜欲顛

又

美人傳酒清夜闌欲歌未歌愁滿山蒲萄一斗元無價換得涼州也是閑

過杜浦橋

橋外波如鴨頭綠杯中酒作鵝兒黃山茶花下醉初醒却過西村看夕陽

舟中感懷呈大傳相公兼簡高大用郎中
雨打孤蓬酒漸消昏燈與我共無聊功名本是無憑
事不及寒江日兩潮
又
夢筆亭邊擁鼻吟壯圖蹭蹬老侵尋不眠數盡雞三
唱自笑當年起舞心
飲張功父園戲題扇上
寒食清明數日中西園春事又匆匆梅花自避新桃
李不爲高樓一笛風
春晚
一百五日春郊行三十六溪春水生千秋觀裏逢急
雨射的峯前看晚晴
即事
組綉紛紛倩女工詩家於此欲途窮語君白日飛昇
法正在焚香聽雨中
園中
梅花重壓帽簷偏曳杖行歌意欲仙後五百年君記
取斷無人似放翁顛
冬夜聞角聲
嫋嫋清笳入雪雲白頭老守卧中軍自怜到老懷遺
恨不向居延塞外聞
何家客亭
梅子生仁燕護雛繞簷新葉綠疎疎朝來酒興不可
奈買到釣船双鱖魚
荔枝樓小酌
病與愁兼怯酒船巴歌聞罷更淒然此身未死長爲
客回首夔州又二年
老君洞 明皇幸蜀見老君於此
丹鳳樓頭語未終崎嶇蜀道更相逢太清宮闕俱煨
燼豈亦南來避賊鋒
仙遊閣
張公一去二百載傑閣依然橫霄中徙倚看碑仍看
畫晴聞栢子落秋風
采蓮
蘸水朱藤不上闌采蓮小舫夜深還一尊何處無風
月自是人生苦欠閑
○五言八句
舟上夜坐
風露浩無際星河淡欲傾遥知並船客聞我詠詩声
水鳥擁江去漁舟背月行神清不成寐隱几待黎明
欲行雨未止
幽幔依燈影空階送雨声暫歸仍客路投老倍鄉情
眼澀書難讀心摇夢易驚病多猶怕醉酒盡却思傾
池亭夜坐

池上小亭幽清宵秉燭遊荷盤時瀉露萍草早知秋
有感歲時速無声河漢流五字甚氣晃殊方不堪住
歸夢遶滄洲

小舟過吉澤効王右丞

澤國霜露晚孤村煙火微本去官道遠自然人迹稀
木落山盡出鍾鳴僧獨歸漁家閑似我未夕掩柴扉

雪霽過千秋觀

縱轡不嫌遠逢山猶一登夕陽陂渺渺殘雪塔層層
析竹横遊道飢鳥下啄氷欲歸還小駐倚杖對崚嶒

晨起

小雨濕清曉新鶯啼早春年光驚病眼節物屬閑身

巴峽東連海嶓山北控秦遠遊端可繼敢恨素衣塵

幽居

早歲猶奇怪中年痛掃除華堂棋陸廢名馬宴游踈
散帙身忘倦畦蔬手自鋤寥寥千載後誰比芳幽居

聞角

小閣柴門近黃昏畫角声時時逐風散嫋嫋伴愁生
天地清秋暮関河残月明湖南賊未破獨立久含情

寄楊濟伯

聞道皇華使來從萬里回五溪春莽老三峽暮猿哀
昔日文昌省頻年避頴堆問君何地險猶有寄声來

小雨

細細濕春光霏霏破夕陽卧聞驚倦枕起看入虛堂
映葉鶯猶囀爭泥燕正忙閑愁無遣處誰志共飛觴

寄張真父舍人

諸公方袞袞無地著斯人萬里夔州守中朝禁省臣
孤帆秋上峽五馬曉行春想見懷明主登臨白髮新

送仲高兄宮學秩滿赴行在

兄去游東閣才堪直北扉莫憂持㯶晚姑記乞身歸
道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
道義功名四是名言結得算至更好佗集少見

夜夢從數客雨中載酒出遊之長安

有酒不謀州能詩自勝侯但須繩繫日安用地埋憂

射雉侵星出看花秉燭遊殘年杜陵客不恨弊貂裘

統分稻晚歸

薄酒不自酌夕陽須汝歸菊花霜後美豆莢雨中肥
路遠應加飯天寒莫減衣老懷憂日切道眼看皆非

題江陵村店壁

青旆三家市黃茆十里岡峰飛風浩浩塵起日光光
馳騁多從獄鉏耰少破荒行人相指似此路走襄陽

移船

沙際舟銜尾相依作四隣莫年多慷慨萬里亦悲辛
容易吐得微折竹占行日吹觜賽水神無勞問亭澤
久客自知津

鹿門閑過龐士元祠

士元死千載淒惻過遺祠海內常難合天心豈易知
英雄今古恨父老歲時思蒼蘚無情極秋來滿斷碑

此四句多少淒惻

上元前一日

異縣客游久今年春事遲峭寒增酒價微雨惱燈期
看此老下字
老態人未覺孤愁心自知停車呼病婦
強出伴諸兒

五言四句

早梅

東塢梅初動香來託意深明知在籬外行到却難尋

病中

半年不讀書鏡影疑非我乃知百年中如此過亦可

採菊

秋花莫插鬢雖好亦淒涼採菊還拔却空餘滿袖香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之八終

陸放翁詩別集

五言

頃歲從戎南鄭屢往來興鳳間暇日追憶舊
遊有賦

昔戍蠶叢北頻行鳳集南烽傳戎壘密驛送客程貪
春盡花猶拆雲低雨半含種畬多菽粟藝木雜松柟
婦汲惟陶器民居半草庵風煙迷棧閣雷雨起湫潭
城郭秦風近村虛蜀語參快心逢曠野刮目望浮嵐
考古興時感無詩每自慚嘉陵最堪憶迎馬柳毿毿

冬日感興十韻

雨露天昏曀陂湖地阻深藪空鵜作陣暗路棘成林
有客風埃裏頻年老病侵夢魂來二豎相法欠三壬
舊憤開孤劍新愁感斷砧唐衢惟痛哭莊舄正悲吟
瘦跨秋門馬寒生夜店衾但思全舊壁敢冀訪遺簪
樓上蒼茫眼燈前破碎心長謠傾濁酒慷慨感層陰

書直舍壁

道山西下路沓沓歷重廊地寂聞傳漏簾疎有斷香
渠清水馬健屋老瓦松長欲出重欹枕無何覓故鄉

致仕述懷

彈冠紹興末解組慶元中泚稿危途過邯鄲幻境空
閒傳相牛法醉與鬪雞翁衝雨歸來晚山花滿笠紅
常布還初服蓬蒿卧故廬所慙猶火食更恨未巢居

叱叱驅黃犢行行跨白駒交親各強健不必問何如

春晚雜興

池面萍初聚墻頭杏已青攜兒撑小艇留客坐孤亭
相法無俟骨生年亶酒星正須遺萬事莫遣片時醒

暮春二首

季子黃金盡安仁白髮新無情五更雨便送一年春
難續西樓夢空存北陌身海棠應似舊惆悵又成塵
綠葉枝頭密青蕪陌上深江山妨極目天地入孤吟
身已饒遷謫家惟一素琴世情君莫說頭痛欲岑岑

小舟遊西涇渡西江而歸

小雨重三後餘寒百五前聊乘瓜蔓水閑泛木蘭船
雪暗梨千樹烟迷柳一川西岡夕陽路不到又經年

初春雜興

水長鷗初泛山寒若未芽深林聞社鼓落日映漁家
渡遠呼船久橋傾取路斜客愁遼遠地不是怯風沙

中春偶書

鄰曲祈蠶候陂塘浸種時春寒新炭覺雨露鼓鍾知
驢瘦衝泥怯魚稀倚食釣遲衰翁一味懶耕養愧吾兒

北齋書志示兒輩

初夏佳風日頹然坐北齋百年從落魄萬事忌安排
鄉俗能尊老君恩許賜穀飢寒雖未免何足繫吾懷

五月初作

鄰舍舂新麥家人拾晚蠶推移逢夏五賦與嘆朝三
遣日須棋局忘飢賴酒龕幽居有高致多取未爲貪

梅市道中

雨暗山陂路人喧北渡頭廟垣新畫馬村笛遠呼牛
買飯諳爭席迎湖競解舟平生苦吟癖又送一年秋

秋夜紀懷

北斗垂蒼莽明河浮太清風林一葉下露草百蟲鳴
病入新涼減詩從半醉成遠思徹關路炬火驛前迎

舍北搖落景物殊佳偶作五首

今年冬候晚仲月始微霜野日明楓葉江風斷雁行
窮途多籍籍老景易悲傷自笑詩情懶蕭然舊錦囊
路擁新霜葉溪餘舊漲沙樓烏初滿樹歸鴨各知家
世事元堪笑吾生固有涯南村聞酒熟試遣小童賒
小聚鷗沙北橫林蟹舍東船頭眠醉叟牛背立村童
日落雲全碧霜餘葉半紅窮鱗與倦翼終勝在池籠
屋角成全字溪流作縠紋斜通小橋路半掩夕陽門
孤艇衝煙過疎鍾隔塢聞柴門非獨病實自厭紛紛
草徑入稀到柴扉手自開林疎鴉小泊溪淺鷺頻來
簷角除瓜蔓墻陽斸芋魁東鄰臘肉至一笑舉新醅

殘臘

殘臘無多日吾生又一年林塘明夕照墟落淡春煙
山色危欄角梅花綠酒邊歲時元自好老病獨凄然

初寒獨居戲作

開殼得紫栗帶葉摘黃柑獨卧維摩室誰同彌勒龕宗文杜子美之子樹雞柵靈照龐居士女挈蔬籃一段無生話燈籠自可談

晨起

晨起梳頭懶披衣立草堂霧昏全隱樹氣暖不成霜灘急回魚隊天低襯鴈行新春猶一月已覺日微長

五鼓不得眠起酌一杯復就枕

樓冷雞聲咽窓深燭焰明流年容易過華髮等閑生濁撥連醅酒香搓帶茆擔殘骰付螻蟻汗簡更須名

辛酉冬至

今日日南至吾門方寂然家貧輕過節身老怯增年[illegible]晝畢祭皆扶拜分盤獨早眠惟應探春夢已繞鏡湖邊

己酉元日

夜雨解殘雪朝陽開積陰桃符呵筆寫椒酒過花斟巷柳搖風早街泥濺馬深行宮放朝賀共識慕堯心

甲子元日

飲罷屠酥酒眞爲八十翁本憂緣宜死却喜坐詩窮米賤知無益雲霧又主豐一簞那復慮嬉笑伴兒童

清明

氣候三吳異清明乃爾寒老增丘墓感貧苦道途難燕子家家入梨花樹樹殘一春回首盡懷抱若爲寬

上巳

殘年登八十佳日遇重三簾幕低垂燕房櫳起曉蠶名花紅滿舫美醞綠盈甔春事還如昨衰懷自不堪

醉中作

宦遊三十載擧步亦看人愛酒官長罵近花丞相嗔湖山今入手風月始關身少吐胸中氣從教白髮新

雪中二首

春盡雪如篩清羸病起時跡深驚虎過煙絕悶僧飢地凍萱牙短林深鳥哢遲西窓斜日晚呵手斂殘棋

忽忽悲窮處悠悠感歲華春雲如潑墨春雪不成花眼澁燈生暈詩成字半斜殘樽已傾盡試起問東家

小雪

夜卧風號野晨興雪擁籬未言能壓瘴要是欲催詩跨蹇雖堪喜呼舟似更奇元知剡溪路不減灞橋時

大雪月下至旦欲午始晴

薄暮雪雲低清霄忽慘悽方聽打窓急已報與堦齊踈箔穿飛蝶空庭聚戲猊新晴思訪客愁絕滿城泥

夜中步月

夜半不成寐起尋微月行風生鶩葉墮露重覺荷傾兀兀酒中趣悠悠身後名興闌還掩戶坐待日東生

題齋壁

皡皡太平民堂堂大耋身乾坤一旅舍日月兩車輪
蓑貴超三品蔬甘敵八珍明年眞耄矣爛醉海棠春
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遊屏裴馬宴集止鷄豚
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婚定知千載後猶以陸名村

自述

古井無由浪浮雲一掃空詩書修孔業場圃嗣豳風
懼在飢寒外憂形夢寐中吾年雖日逝猶異有新功
舊業還耕釣殘年逼老期筋骸衰後覺力量夢中知
客約溪亭飲僧招竹院棊未爲全省事終勝宦遊時
屛跡歸休後頤生寂寞中忍貧辭半俸學古得全功
西埭村醅釀東坡小彴通經行有佳趣稚子也能同

書適

老翁垂七十其實似童兒山菓啼呼覓鄉儺喜笑隨
群嬉累瓦塔獨立照盆池更揀殘書讀渾如上學時

幽事

日日營幽事時時有好懷雨園殘竹粉風砌落松釵
伴蝶行花徑聽蛙傍水涯窮通了無謂不必更安排

葺園

種樹書頻讀齊民術屢窺曾求竹醉日更問柳眠時
蘆橘初非橘蒲葵不是葵因而辨名物甘作老樊遲

幽事

幽事春來早晨興即啓閤掃梁迎燕子揷欞護龍孫

數日招賓友先期辦酒樽淋漓衣袖濕不管漬春痕

北檻

北檻近中堂緣堦物自芳晨淸花拱露地僻蘚侵廊
坐久時開卷吟餘或炷香終朝無客至一枕到羲皇

遊山

蕭鼓湖山路天教脫軍機蟬聲入古寺馬影渡荒陂
樵唱時傾耳僧談亦解頤偏門燈火閙不敢恨歸遲
古寺不來久入門空嘆嗟僧亡惟見塔樹老已無花
世事雖難料浮生固有涯殷勤一杯月十里伴還家

巢山

巢山避世紛身隱萬重雲半谷傳樵響中林過虎群

蟲鈔葉成篆風蹙水生紋不踏溪橋月僊凡自此分
短髮巢山客人知姓字誰穿林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渴鹿群窺澗驚猿獨掛枝何曾費筆硯景物自成詩

孤學

孤學雖遺俗猶爲一腐儒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
正欲安三逕寧忘奏六符殘年知有幾自恠尚區區

哭開孫

學步漸扶床乘車已駕羊虛稱劬筆史不過玉函方
杳杳天難問茫茫夜正長寂寥誰伴汝蕭寺閉空房

病中作

破衾縫更暖糲食美無餘摩詰病說法虞卿窮著書

身羸支枕久足蹇下堂疎今日晴窓好幽懷得細攄

卧病雜題

終日常辭客經年半在床愛鶴留伴侶諳病與相忘
竈婢工烹粥園丁習溜方今朝有奇事久雨得窓光
人間缺男子物外病維摩耗絲鍋中逐但可妨起拜
何因廢嘯歌梁漱醉譜傳柳巷棟淡多舉手謝鄰父
非君誰肯過

病中示兒輩

去去生方遠冥〻死即休狂思攘鬼手危至服丹頭
有劍知誰與無香可得留惟應勤孝謹事〻鑑悟侯

七言

守歲述懷

桐君故隱兩經秋小院孤燈夜〻愁名酒過於求趙
璧異書渾似借荊州溪山勝處身難到風月佳時事
不休安得連雲車載釀金鞭重作浣花遊

入城至郡圃及諸家園亭遊人甚盛

老子何曾慣市塵今朝也復入城闉太平有象人〻
醉造物無私處〻春九陌鶯花娛望眼一竿風月屬
閑身不緣興盡回橈早要就湖波照角巾

乍晴出遊

八十山翁病不支出門也賦喜晴詩小樓酒旆闌街
處深巷人家晒練時本借微風欹帽影却乘新暖弄
鞭絲歸來幸有流香在剩伴兒童一笑嬉（流香所賜酒名）

武林

皇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
起長河無凍水常通樓臺飛舞祥煙外鼓吹喧呼明
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人誰解記衰翁

西村暮歸

天氣清和修禊後土風淳古結繩前村〻陂足分秧
水戶〻門通入郭船亭帳盜消常息鼓場〻酒賤不
論錢行人爭看山翁醉頭枕槐根臥道邊

入都

葵莧登盤酒可賒豈知扶病又離家朝行打岸濤頭
惡夜宿番天斗柄斜不恨山林淹歲月但悲道路困
風沙鄰翁好為看耕隴行矣東歸一笑譁

上章納祿恩畀外祠遂以五月東歸

身似霜松老不枯乞骸猶得侍清都百錢濁酒渾家
醉六月飛蟲徹曉無羨驕不愁閑客攬出游自有小
兒扶買山尚恐巢由笑敢向君王丐鏡湖
黃紙淋漓字似鴉即今真箇是還家園廬漸近湖山
好鄰曲來迎鼓笛譁邉賣傍籬收豆莢盤蔬臨水採
芹芽皇家養老非忘汝不必青門學種瓜
群玉峯頭孤夢斷五雲溪上野舟回傍人鷗鳥自然
熟到處藕花無數開麥飯不厭餐猶面槁柴門閑閉自

心灰雨來正作盆池地不怕冥ゝ半月梅
身是風前一斷蓬經年竊食竟何功倚天青嶂迎船
出撲馬紅塵轉眼空網戶餉魚勝丙穴旗亭送酒等
郫筒死前幸作扶犁叟免使淮南笑發紅
此身雖有一躬耕乞得餘年樂太平東觀並游驚昨
夢西湖重到付來生一堤草露明晨照半浦荷香颭
晚晴歷〻歸途皆勝事江亭先聽櫂歌聲

七十

七十殘年百念枯桑榆元不補東隅但存隱具金鵶
觜那夢鞠衣玉壁廬身世饕眠將作翁形容牛老巳
垂胡容來莫問先生處不釣娥江即鏡湖

枕上作

龍鍾七十豈前期瘦骨枯筇與老宜穩得酒卮如獻
醫病須書卷作良醫登山筋力雖尤健閉戶工夫頗
自奇今日快晴春睡足卧聽簷鵲已多時

八十三吟

石帆山下白頭人八十三回見早春自愛安閑忘寂
寞天將強健報清貧枯桐已爨寧求識敝帚當捐却
自珍桑苧家風君勿笑他年猶得作茶神

戲遣老懷

平生碌〻本無奇況是年垂九十時阿囝略如郎罷
意稚孫能伴太翁嬉花前騎竹強名馬階下埋盆便
作池一笑不妨閑過日數衰憂死却成癡

春近

短褐枯筇老病身龍鍾也復喜新春已知不解多年
住且作都無一事人簷角鳥聲呼醉夢窗中花氣襲
衣巾朝來更有欣然處一簇山蔬勝八珍

睡起至園中

春風忽已到天涯老子猶能領物華淺碧細傾家釀
酒小紅初試手栽花野人易與輸肝肺俗話誰能挂
齒牙更欲世間同省事勾回蟻戰放蜂衙

立春日

江花江水每年同春日春盤放手空天地無私生萬
物山林有處着衰翁牛趁死地身無罪梅發京華信
不通數片飛ゝ猶臘雪村鄰相喚賀年豐

東籬

東籬深僻懶衣裳書卷縱横雜藥囊無吏徵租終日
睡得錢沽酒一春狂新營茅舍軒窗靜旋煮山蔬也
筍香戲集句成圖素壁本來無事却成忙

春夏之交風日清美欣然有感

天遣殘年脫馬鞿功名不帳與心違綠陂細雨移秧
罷朱舫斜陽擎紙歸花市丹靑賣團扇象牙刀尺製
單衣白頭曳杖人爭看共歎浮生七十稀

病足累日不出菴門折花自娛

頻銀團花照眼明蹣跚正發下堂行擁衾久聽五更
雨屈指元無三日晴不奈病何拋酒盞粗知春在賴
嘗聲一枝自浸銅瓶水喜與年光未隔生

春日小園雜賦

久矣雲霄鎩羽翰小園聊得賦春寒風生鴨綠文如
織露浥猩紅色未乾不向山丘歎零落且從兒女話
團欒人言麥信春來好湯餠今年處已寬

晩春感事

少年騎馬入咸陽髑似身輕蝶似狂蹴踘場邊萬人
看鞦韆旗下一春忙風光流轉渾如昨志氣低摧只
自傷日永東齋淡無事閉門掃地獨焚香

甲子立春前二日

頭風初愈喜身輕書卷時開覺眼明發軌犬雞隨生
起性靈鳥鵲報陰晴韭菘飣餖春盤好芝朮從和臘
藥成自笑衰殘殺風景燈前不擬入重城

幽居初夏雨霽

樹花棟花照眼明幽人浴罷葛衣輕燕低去地不盈
尺鵲喜傍簷時數聲對奕軒窓消永晝晒絲院落喜

新晴忽驚重五無多日綵縷纏筒弔屈平

初夏幽居

虛堂一幅接䍦巾竹樹森疎夏令新餠蜀重招趙道
士床空新聘竹夫人寒龜不食猶能壽弊帚何施亦
自珍抗塵北窓寧有厭小山終日尚嶙峋

麥熟市米價減鄰里病者亦皆愈欣然有賦

古年已度麥方秋學道從來幸寡求荷鍤自隨身若
寄漉籬可賣飯何憂鄰翁瀕死復相見村市小涼時
獨遊不怕歸時又侵夜新添畧彴跨淸溝

幽居初夏

藤冠草屨病支離門外紛々百不知解籜有聲驚港

桃飛花無力點淸池閒思舊事唯求醉老感流年只
白悲綠樹陰中紅棟起一團零亂濕臙脂

五月初夏病體輕偶書

世事紛々了不知又逢燕乳麥秋時經年謝客常因
醉三日無詩自悔衰衆雨細移西崦藥留燈重覆北
牕碁但將生死俱拈起造物從來是小兒

夏日二首

吳中五月暑猶微竟日南堂坐掩扉綠樹露香鶯獨
語畫廊風暖燕雙歸三千界內人人錯七十年來念
念非捉老萬緣俱掃盡從今僧亦不須依
梅雨初收景氣新太平阡陌樂閒身陂塘漫々行秧

馬門巷陰々掛艾人白葛烏紗稱時節黃雞綠酒聚
比鄰撚鬚一笑吾真足不為無錐更歎貧

秋雨初晴有感

炎曦赫々尚餘威冷雨蕭々故解圍號野百蟲如自
訴辭柯萬葉竟安歸姜羹菰菜珍無價上釣魴魚健
欲飛散吏何功需一飽高眠仍聽搗秋衣

村居秋日

桔槔引水遶荒畦病卧蝸廬不厭低小聚數家秋靄
裏平坡千頃夕陽西亭皐草木猶葱蒨天上風雲已
慘悽通負如山炊未盡終年枉是把鋤犂

秋晚書懷

頹然兀々復騰々萬事惟除死未曾無柰喜歡閑弄
术不勝頑健遠尋僧喚船野岸橫斜渡問路雲山曲
折登却笑吾兒多事在夜分未滅讀書燈

舍北行飯書觸目

落鴈昏鴉集遠洲青林紅樹擁平疇忽行舍北三叉
路閑看橋西一片秋少婦破煙撑去艇了童橫笛喚
歸牛形容野景無餘思自怪癡頑不解愁

冬晴日得閑遊偶作

不用清歌素與蠻閑愁已自解連環閏年春迫梅差
早澤國風和雪尚慳詩思長橋蹇驢上棋聲流水古
松間歲天有事君知否止乞柴荊到死閑

冬晴閑步東村由故塘還舍

紅藤拄杖獨相羊路遶東村小嶺傍水落枯萍黏蟹
椴(鄉人植竹以取之)雲開寒日上魚梁洛陽二頃言良
是光範三書計本往歷盡危機識天道要令閑健返
耕桑

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

臘月風和意已春時因散策過吾鄰草煙漠々柴門
裏牛跡重々野水濱多病所須惟藥物差科未動是
閑人今朝佛粥更相餽更覺江村節物新

夜雨

蕭々殘髮雪侵冠冉々清愁用底寬把卷昏眸常欲
閉投床睡興却先闌惟須酒沃相如渴未分人哀范

叔寒雨霽定知梅已動佩壺明日試尋看

新年書感

早歲西遊賦子虛暮年負耒返鄉閭殘軀未死敢忘
國病眼欲盲猶愛書朋舊何勞記車笠子孫幸不廢
菑畬新年冷落如常日白髮蕭々悶自梳

人日雪

病卧江村不厭深貂裘無奈曉寒侵非賢那畏蛇年
到多難却愁人日陰嫋々孤雲生翠壁霏々急雪灑
青林一盂飯罷無餘事坐看生臺下凍禽

秋雨

剡曲高秋一草亭雨來迫我醉初醒豪吞平野宜開
望强打虛窓入靜聽沙上濕雲號斷鴈離根衰草織
孤螢老人嬾復親燈火卧看爐香掩素屛

秋雨北樹作

秋風吹雨到江濱小閣踈簾晩色分津吏報增三尺
水山僧歸入萬重雲飄零露井無桐葉斷續煙汀有
鴈群了却文書早尋睡簷聲偏愛枕間聞

春雨

倚欄正爾愛斜陽細雨霏霏度野塘本爲柳枝留淺
色却敎梅萼洗幽香小沾蝶粉初何惜暫濕鶯身亦
未妨造化無心能徧物憑誰聞與問東皇

家近蓬萊白玉京草堂登望不勝清初驚野色容昏
到已見波紋細細生殘醉頓消迎亂點微吟漸覺入
寒聲只愁今夕虛簷滴又對青燈夢不成

小雨初霽

歸來偶似老淵明消渴誰憐病長卿小雨染成芳草
色好風吹斷畫簷聲前燈陰落晨猶冷賣酒樓臺晩
放晴莫道此翁遊興嬾蘭亭蕭寺已關情

小飮梅花下作

脫巾莫嘆髮成絲六十年間萬首詩（予自十七八學詩今六十年得萬篇）
排日醉過梅落後通宵吟到雪殘時偶容後死寧非
幸自乞歸耕已恨遲青史滿前閑即讀幾人爲我作
蓍龜

六日雲重有雪意獨酌

遍遊藪澤一漁舠歷盡風霜只緼袍天爲念貧偏與
健人因見懶惧稱高地連海澨濤聲近雲冒山椒雪
意豪偶得芳樽須痛飮涼州那得直蒲萄

小圃獨酌

少年裘馬競豪華豈料今爲老圃家數點霜微社公
雨兩叢閑淡女郞花詩成枕上常難記酒滿街頭却
易賖自笑邇來能用短只將獨醉作生涯

對酒

老子不堪塵世勞且當痛飮讀離騷此身幸已免虎
口有手但能持蟹螯半角掛書何足問虎頭食肉亦
非豪天寒欲與人同醉安得長江化濁醪

醉中自贈

富貴猶宜早退休一生齟齬更何求賦形未至矢壬
甲諸命寧須憎斗牛栗里牧身貧亦樂平陵埋骨死
無憂狂歌醉舞眞當勉剩折梅花插滿頭

梅花

家是江南友是蘭水邊月底怯新寒畫圖省識驚春
早玉笛孤吹怨夜殘冷淡合敎閑處着清癯難遣俗
人看相逢剩作樽前恨索笑情懷老漸闌

十一月八夜燈下對梅獨酌累日勞甚頗自慰也
奔走人間無已時夜窓喜對出塵姿移燈看影憐渠
瘦掩户留香笑我癡冷艷照杯欺麴糵孤標逼硯結
冰澌本來難入繁華社莫向春風怨不知

蔔秀才送臘梅十枝奇甚爲賦此詩
與梅同譜又同時我爲評香似更奇痛飲便拚千日
醉清狂頗減十年衰色疑初割蜂脾蜜影欲平欺鶴
膝枝揷向寶壺猶未稱合將金屋貯幽姿

樊江觀梅
莫笑山翁老據鞍探梅今夕到江干半灘流水淺殘
月一夜清霜催曉寒倚醉更敎重秉燭怕愁元自惱
憑欄誰知携客芳華日曾費纏頭錦百端

梅花四首
老厭紛紛漸鮮歡愛花聊復客江干月中欲與人爭
瘦雪後休憑笛詠寒野艇幽尋驚歲晚紗巾亂揷醉
更闌猶憐心事凄凉甚結子青青亦帶酸
月地雲堦暗斷腸知心誰解賞孤芳相逢只怕影亦
好歸去始知身染香渡口耐寒窺淨綠橋邊凝怨立
昏黄與卿俱是江南客剩欲樽前說故鄉
玄冥行令肅冰霜墻角疎梅特地芳眉玉定煩脩月
户堆金難買破天荒了知一氣環無盡坐嘯千林凍
欲儷力量世間難得似挽回歲律放春陽
折得名花伴此翁詩情恰在醉鄉中高標不合塵凡
有尤物真窮造化功霧雨更知仙骨別鉛丹那悟色
塵空前身姑射疑君是問道端須順下風

漣漪亭賞梅
判爲梅花倒玉巵故山幽夢憶疎籬寫眞妙絕横窓
影徹骨清寒蘇木枝苦節雪中逢漢使高標澤畔見
湘纍詩成怯爲花拈出萬斛塵襟我自知

射的山觀梅
射的山前雨墊巾籬邊初見一枝新照溪盡洗驕春
意倚竹眞成絶代人餐玉元知非火食化衣應笑走
京塵即今畫史無名手試把清詩當寫眞
凌厲冰霜節愈堅人間乃有此癯仙坐收國士無雙
價獨出東皇太一前此去幽尋應盡日向來別恨動
經年花中竟是誰流輩欲許芳蘭恐未然

園中賞梅
閱盡千葩萬卉春此花風味獨清眞江邊曉雪愁欲
謡馬上夕陽香趣人慰眼紅苞初報信回頭青子又

生仁羈遊偏覺年華速徙倚闌干一愴神

行遍茫茫禹畫州尋梅到處得閑遊春前春後百回
醉江北江南千里愁未愛繁枝壓紗帽最憐亂點粘
貂裘一寒可賀君知否又得幽香數日留

梅

若耶溪頭春意埋梅花獨秀愁空山逢時决非桃李
輩得道自保氷雪顏仙去要令天下惜折來聊伴放
翁閑人中高咯誰堪比千載夷齊伯仲閒

雪

瘴癘家家一洗無更欣餘潤沃焦枯花壷夜凍先除
水衣焙朝寒久覆爐松頂積高時自墮竹枝壓重欲
相扶雲開正值春風早却看晴光滿九衢

作雪寒甚有賦

雲暗風號得我驚硯池轉盻已氷生窓間頓失疎梅
影枕上空聞斷鴈聲公子皂貂方痛飲農家黃犢正
深耕老人別有超然處一首新詩信筆成

雪

但苦祁寒惱病翁豈知上瑞報年豐一庭不掃待新
月萬壑盡平號斷鴻繭紙欲書先硯凍羽觴纔舉已
罇空若耶溪上梅千樹欠我今年繫短篷

平郊漫漫覺天低況復寒雲結慘悽若子方驚飛蛺
蝶群兒已說聚狻猊中宵猿墮頻摧木徹旦雞棲重

壓棲只待新晴梅梢去青鞵未怯踏春泥

大雪

大雪江南見未曾今年方始是嚴凝巧穿簾罅如相
覓重壓林梢欲不勝氈幄擁爐忘夜睡金羈立馬怯
晨興此生自笑功名晚空想黃河徹底氷

雪中作

竹折松僵鳥雀愁閉門我亦擁貂裘已忘作賦遊梁
苑但憶銜枚入蔡州蜀國飡氈真强項翰林煮茗自
風流明朝日暖君須記更看青鴛玉半溝

鬢毛無奈歲華催一笑登臨亦樂哉平地忽成三尺
雪遠湖何啻萬林梅雲山疊疊朝憑閣簾幙沉沉夜
舉杯節物鼎來方自此酥花綠勝待春回

登東山

老慣人間歲月催强扶衰病上崔嵬生爲柱國細事
耳死畫雲臺何有哉懶計提軍出青海未如喚客倒
金罍明朝日出春風動更看青天萬里開

題庵壁

衰髮蕭蕭雪滿巾君恩乞與自由身身并猿鶴爲三
口家托煙波作四鄰十日風號未成雪一年梅發又
催春漁舟底用勤相覓本避浮名不避人

山行過僧庵不入

垣屋參差竹塢深舊題名處懶重尋茶爐煙起知高

興棊子聲疎識苦心淡日暉暉孤市散殘雲漠漠半川陰長吟未斷清愁起已見横林宿暮禽

閒中書事

病過新年逐日添清愁殘醉兩厭厭惜花妻去常過日待燕歸來始下簾堂上清風生玉麈洞中寒溜滴銅蟾一生留滯君休嘆意望天公本自廉

一畝山園半畝池流年忽遽掛冠期賣花辭吏刲紅桂種藥留僧寄玉芝午枕為兒哦舊句晚窓留客算殘棊登庸策免多新報老子癡頑總不知

窮居

半世悠悠信所之窮居仍抱暮年悲燒金術誤裘衣薄種黍年凶酒味醨大厦萬間空有志後車千乘更無期掩書常笑城南杜麻屨還朝受拾遺

西窓

西窓偏受夕陽明好事能來慰此情看畫客無寒具手論書僧有折釵評薑宜山茗留閑啜豉下湖蓴喜共烹酒肉朱門非我事諸君小住聽松聲

耕罷偶書

新漲東臯畝一鍾烏犍粗足事春農灞橋風雪吟雖苦杜曲桑麻興本濃老大斷非金谷友生存惟與酒泉封莫嫌野飯蕭條甚筍蕨蓴絲亦且供

小築

小築湖邊避俗囂幾年於此寓簞瓢雖無隱士子午谷寧愧詩人丁卯橋羅雀門庭無俗駕綠雲磴路有歸樵詩情酒興常相屬堪笑傍人說寂寥

過鄰家戲作

久脫朝冠岸幅巾時時乘興過比鄰跡無備禦吾猶樂步有新船子豈貧醅甕香浮花露熟藥欄土潤玉芝新相從更覓笑真當勉又過浮生一歲春

簡鄰里

今年意味報君知蜀疾雖頻未苦衰獨坐冷齋如自訟小鑄殘俸頗分司閑撐野艇漁蓑濕亂插山花醉帽欹有興行歌使終日逢人那識我為誰

戲詠閑適

涉世已知百不能閉門懶出病相仍簞瓢味羨如京鼎鄰曲人淳但結繩半顆鶴殘墻外杏一枝鵲裊澗邊藤蕭然掃盡擁冠興敢為詩情望武陵

閑中頗自適戲書示客

鬢猶半黑臉常紅老健應無似放翁菜野八珍邀父老燒豬四和伴兒童剪紗新製簪花帽包竹寬編養鶴籠巢許夔龍竟誰是請君下語勿匆匆

幽居述事四首

曾會蘭亭醉墮簪後身依舊住山陰琴傳數世漆文斷鶴養多年丹頂深滌硯灘頭無漬墨吹簫月下有

遺音小詩識述幽居事後有高人識此心
頹然掩戶不妨奇又賦幽居第二詩大藥鼎成令虎
守精思床穩用龜支壺中自喜乾坤別局上元知日
月遲更就群童問閣草人間何處不見嫌
落葉平鋪日滿廊幽居又賦第三章喜無俗物干靈
府恨不終年住醉鄉上欄杆船雖老健蹤泉移竹亦
窮忙山僧欲去還留話更盡西齋一炷香
非經東歸喜遂初頻拈枯筆賦幽居細燒栢子供清
坐明點松脂讀道書蒼爪嫩芽開露茗紅根小把瀹
煙蔬年來自許機心盡頗怪飛陽自作踈
杜叔高秀才雨雪中相過留一宿而別口誦
此詩以送之
久客方知行路難關山無際水漫漫風吹嶺倒孤城
遠雪落始從野寺寒暮翠衣塵接士室晨沽村酒掛
驢鞍文章一字無人識留次徒勞萬卷蟠
送陳懷叔赴上阜酒官却還都下
奇才初試發硎刀足馬秋風到上阜地近雞同三輔
重時平無復五陵豪極知穩步煙霄路却要微知郡
縣勞歸去平津首開燕吐茵應復忤西曹
送任夷仲太監
往者江淮未撤兵丹陽邂逅識者英邱門偶綴諸公
後倒屣曾蒙一笑迎敢意疏頑成後死相從髣髴若

平生小詩話別初何有一段清愁伴觴聲
書憤
白髮蕭蕭臥澤中祗憑天地鑒孤忠阨窮蘇武餐氊
久憂憤張巡嚼齒空細雨春蕪上林苑頹垣夜月洛
陽宮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
鏡裏流年兩鬢殘寸心自許尚如丹衰遲罷試戎衣
窄悲憤猶爭寶劍寒遠戍十年臨濁泮壯圖萬里戰
皐蘭關河自古無窮事誰料如今袖手看
贈童道人蓋與予同甲子
吾儕之生乙巳年達者寥寥同比肩退士一生藜藿
食散人萬里江湖天君貧不受我自許挾術自營君
豈然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
贈徐相師
許負遺書果是非子憑何處說精微使君豈必如椰
大丞相元來要瓠肥袖闊日常籠短刺肩寒春未換
單衣平頭布袋挑詩卷也道游京賣術歸
贈傳神水鑑
寫照今誰下筆親喜君分得卧雲身口中無齒聲[illegible]
老頰上加毛自有神誤還汗青成國史未妨着句[illegible]
山人他時更欲求奇迹畫我溪頭把釣綸
後寓嘆
貂蟬未必出兜鍪要是蒼鷹已下鞲彭澤竟歸端為

酒輕車已老豈須候千年精衛心平海三日於菟氣食牛會與高人期物外摩挲銅狄灞陵秋

初歸雜詠

雪滿漁蓑雨墊巾超然無處不清真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故應無兩人騎馬每行秋棧路喚船還渡暮江津酒樓僧壁留詩遍八十年來自在身

齒豁頭童儘耐嘲即今燭飯用匙抄朱門謾設千杯酒青壁寧無一把茅偶爾作官羞問馬頹然對客但稱猫此時定向山中死不用磨錢擲卦爻

龜堂獨坐遣悶

放逐還山八見春枯顱槁項雪霜新大床不解除豪氣凡眼安能識貴人食有淳摩猶足飽衣存短褐未全貧北牕坐卧君無笑拈起烏藤捷有神

遣興

莫笑龜堂石硯窮此中元可貯虛空尚饒靈運先成佛那計辛毗不作公采藥偶逢丹井客買蓑因過玉霄翁不須更問歸何許散髮飄然萬里風

書興

占得溪山卜數椽能經世故氣猶全入門明月真堪友滿榻清風不用錢便死也勝千百輩少留更望二三年湖橋酒美能來醉一棹何妨作水仙

書齋壁

平生憂患苦縈纏菱刺磨成芡實圓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唯有醉差賢過堂未悟鐘將歇睨柱誰知璧偶全自笑爲農行沒世尚如驚鴈落空絃

遣興

侯印從來非所圖赤丁子亦不容呼着低怯對新碁敵量減愁添舊酒徒生世豈能常役役酣歌且復和嗚嗚扁舟到處皆吾境莫問桐江與鏡湖

家住城南剡曲傍門前山色雜湖光三朝親戰悲年壯二頃扶犁樂歲穰名姓已隨身共隱文辭終與道相忘子孫勉守東皐業小甑吳粳底樣香

雜興

散髮林間萬事輕夢魂安穩氣和平只知秋菊有佳色那問荒雞非惡聲達士招呼同爾汝福人分付與功名一篇說盡逍遙理始信蒙莊是達生

嚴州贈姜梅山

故人王骨已生苔（謂滿公）晚與君遊亦樂哉湖寺繫舟無夢去京塵馳騎有詩來醉中不敢教兒誦看處常須攜手開彈壓風光須健筆相期力斡萬鈞回

寄姜梅山雷字詩

章臺官柳映宮槐寶馬歸鞍不動埃只怪好詩無與敵誰知古學有從來江山常逐客帆遠歲月不禁樽鼓催剩約東鄰投淨社高情千載友宗雷

病愈

倦榻呻吟每自哀占蓍来吉出餘災自能洗硯拂書
几時亦折花尋酒杯久類寒蛟蟄幽穴忽如老馬脫
風埃霜晴爛熳東窻日一笑山坡訪早梅

小疾兩日而愈

病骨羸然山澤臞故應行路笑形模讀書身大似椰子
忍事癭生如瓠壺美酒得錢猶可致高人折簡孰能呼
不如淨掃茅齋地臥看微香起篆爐

陳阜卿先生為兩浙轉運司考試官時秦丞
相之孫以右文殿脩撰來就試直欲首選阜
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
顯黜先生亦幾陷危機偶秦公薨遂已予晚
歲料理故書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長句
以識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

冀北當年浩莫分斯人一顧每空群國家科第與風漢
天下英雄唯使君後進何人知大老横流無地寄
斯文自憐衰鈍辜真賞猶竊虛名海内聞

雪夜感舊

江月亭前樺燭香龍門閣上馱聲長亂山古驛經三
折小市孤城宿兩當晚歲猶思事鞍馬當時那信老
耕桑綠沉金鎖俱塵委雪洒寒燈淚數行

憶昔

憶昔從戎出渭濱壺漿馬首泣遺民夜棲高冢占星
象晝上巢車望虜塵共道功名方迫逐豈知老病只
逡巡燈前撫卷空流涕何限人間失意人

夢蜀

夢飲成都好事家新粧執樂鴈行斜擔肩郫縣千筒
酒照眼彭州百馱花醉帽傾欹歌未闋對觥瀲灩笑
方譁霜鐘喚覺晨窓白自悵無端一念差

湖上遇道翁乃峽中舊所識也

大駡長歌盡放顛時時一語却超然掃空百局無棋
敵倒盡千鍾是酒仙巴峽相逢如昨日山陰重見亦
前緣細思合拜先生友五十年來不負天

贈道流

煙雲深處作生涯回首人間歲月賖留得朱顏憑綠
酒掃空白髮賴丹砂七絃指下冷冷久雙袖風中獵
獵斜他日相尋不知處會從漁父問桃花

陸放翁詩別集卷終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四十卷

（宋）黄榦撰

語錄一卷

（宋）林圓等輯

年譜一卷

（宋）鄭元肅撰

附集一卷

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勉齋集四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黃榦撰。榦字直卿，號勉齋，閩縣人。少受業於朱子，朱子以女妻之。寧宗朝補將仕郎，歷知漢陽軍、安慶府，以主管亳州明道宮致仕。卒諡文肅。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集講義經說三卷，雜文三十六卷，詩一卷。雜文凡守郡公移案牘之辭皆在焉。據其卷目，與宋史藝文志相合，蓋猶原本也。昔朱子作竹林精舍成，嘗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榦亦能堅守師說，始終不貳。然林栗與朱子論易不合，至構釁攻擊，朱門弟子有欲火栗之書者。榦祭栗文，獨能不沒其所長，可謂絕無門戶之見。又史稱榦在安慶府築城郡署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及金兵大至，淮東西震恐，獨安慶按堵如故。又在制置李珏幕中，力以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為言。珏不能用，厥後光黃繼失，卒如其言。尤非宋學末流空談心性者可比。亦足見洛閩設教之初，尚具有實際，不徒以峨冠博帶刻畫聖賢矣。其文章大致質直，不事雕飾，雖筆力未為挺拔，而氣體醇實，要不失為儒者之言焉。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目錄

第一卷

詩

答曾伯玉借長編二首
游九峯芙蓉壽山紀行十首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 并序
遊鼓山登大頂峯
雙髻峯
侍文公飲浮翠用劉叔通韻
讀史記荊卿傳
食竹鰡
讒人
生平
拜文公先生墓下
答劉正之見招四絶
讀史戲呈劉正之
和魏元明四月菊
和劉寶之喜雨
再和寶之喜雨呈正之
和劉寶之寄生日

劉正之宜樓四章 并序
與胡西園
嘉興道間二首
謁陸宣公祠二首
石門
訪高僉判所居
甲子語溪閔雨四首
喜雨用前韻
又用前韻謝葉宰 并序
噫嘻示兒
送宋知府歸閬州
浙江舟行遇風
和江西王倉中秋賞月
勉都幹權君 并序
送章元德歸永嘉
謝潘謙之二首
訪林公度吳必大
會南禪遊鄭氏園和知丞韻
寄鄭維忠諸友
宿廬阜歸宗題正覺禪師

挽詩
挽雲門鄭君
挽潘孺人二首
挽新市張監酒
代王惟謹挽李察院
代曾魯仲挽蔣同叔母
代季亨二首
代良夫二首
挽李尚書母太淑人

第二卷

書

與晦菴朱先生
與辛稼軒侍郎

第三卷

書

與李敬子司直

第四卷

書

復楊通老知縣
復楊通老江西漕

復劉師文寶學
石門擬與兩浙陳運判
復盧子陳監酒
與趙與鍊知府
與或人

第五卷

書

復輔漢卿主管
上江西運使
復李仲詩淮西帥
復交代王寺丞
復李軍使
與劉晦伯侍郎
與胡總卿
與綦總郎
復豐宅之淮西帥

第六卷

書

與胡伯量
復胡伯量

與胡伯復
復胡叔器
復葉味道
復李公晦
與
第七卷
書
與鄭成叔
第八卷
書
與李夢聞侍郎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
第九卷
書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
第十卷
書
復吳勝之湖北運判
復鄭知院
復林正卿

與潘謙之
復潘謙之
十一卷
書
復楊志仁
復甘吉甫
十二卷
書
與閩縣學諸友
與林宗魯司業
與黃去私
與余國秀
復余道夫
與孫居敬提刑
與江陵吳帥賓客張生簡
答林公度
十三卷
書
復陳師復監簿
復陳師復寺丞

與江景元直院
與孫行之正字
復趙昭中寺丞
與李子復
與趙省咨
答陳泰之

十四卷

書
與李貫之兵部
復李貫之兵部

答林李亨
答林子至
答鄭子立
答鄭子羽
與吳伯豐
答王幼觀
答董叔重之子

十五卷

書
與陳子華

復王幼學
復鄒俊甫
復王主簿
復黃會卿
復黃清卿
復薛希賢
答余膺之
復饒伯輿
復趙立夫
復林自知

與張敬父
復李隨甫
答梁寧翁

十六卷

書
復李汝明
與曾文仲會仲
與葉雲叟
答或人
答黃伯新

回考亭諸丈
與楊德淵
與吳宣撫乞罷胃櫃事
與宇文宣撫言荊襄事體
[illegible]

十七卷

銘
酒器五

記
楊恭老敬義堂
鄭次山怡閣
劉正之遂初堂
家恭伯重齋
郭聖予瑞蓮堂
林正卿龍門菴
安慶府新建廟學
平江府和靜尹先生祠堂
袁州萍鄉縣西社倉絜矩堂

吉州永新縣學
徽州朱文公祠堂

十八卷

記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
鄂州州學四賢堂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
李德進毋自欺齋
陳師復仰止堂
宋本仲無欲齋

李兵部祠堂
袁州重建韓文公廟
曾氏樂斯菴
台州州學四先生祠堂

十九卷

序
送陳元平宰邵武
輔仁錄
送徐居父歸永嘉
代仲兄會表兄弟

林仲則二子名字
父要錄
送許太傅入宇文宣撫幕
葉雲叟子名
趙季仁二子字
黃西坡文集
林子至子字
送方明父歸岳陽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
林良夫三子字

與郭德元
李維志字
二十卷
題跋
書蔡西山家書
代書晦菴先生四齋箴
書晦菴先生正本大學
跋三衢毛氏增韻
跋方耕道書
書晦菴先生所書損益大象

跋樂安曾一菴歲月記
跋西山徐介甫手澤
書龔夢錫所編晦菴先生語錄
跋南康胡氏鄉約
書晦菴先生語錄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書晦菴先生家禮
跋陳復道先塋扁額大字
跋陳復道辯誣卷
跋陳復道義役田約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書新淦郭氏叙譜堂記
書陳密學守城錄
書龜山楊先生帖
書胡華文行狀
二十一卷
啓

通兩浙趙漕
通提領所董主管
通提領所豐提轄
通嘉興知府
謝兩浙漕司送錢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
回崇德吳尉
通蜀官啓
通孟主管
通程主管

謝兩浙營漕薦
通江陵府教授
回臨川陳主學
謝江西王提舉薦
謝撫州陳守薦
謝江西胡漕薦
謝江西章提舉薦
賀福建章漕
通江西提刑
通江西提刑

通江西王安撫
謝史丞相
通淮西李帥
通淮西錢漕
通安豐郭守
通江東柴漕
謝史丞相
賀劉尚書仲則

二十二卷

婚書

代劉氏女嫁鄭氏
大兒娶舅氏女
仲子娶潘氏女
季子娶趙氏
長女嫁高氏
叔女嫁陳氏
代朱氏娶李氏

疏

代劉樞府請開善長老

青詞

安慶府祈晴
祝文
栗山書社祭神
閩縣學謁先聖
荆南代吳安撫禱雨
臨川謁廟文
新淦謁廟文
建康謁廟文
漢陽軍祭五先生文
安慶府祭諸廟文

奏狀
漢陽軍條奏便民五事
二十三卷
擬奏
安慶府擬奏便民五事
擬應詔封事
代奏
代撫州陳守
代撫州陳守奏事
論

中庸總論
二十四卷
講義
臨川郡學
隆興東湖書院
新淦縣學四
竹林精舍祠堂
安慶郡學四
南康白鹿書院
二十五卷

講義
漢陽軍學孟子二十章
二十六卷
經說
大學經一章解
大學章句疏義
論語集注學而疏義
繫辭傳解二章
中庸續說
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

五常五行太極說三條
孟子說三條
讀左氏傳雜說三條
敬說
舜禹傳心周程言性二圖辨寄黃子洪
二十七卷
策問
時務三
疑難三
公劄

申兩浙運司催石門庫吏青辦年計
申提領所簽廳解錢
申崇德縣乞追究錢福劄三
江陵歸乞嶽廟劄四
辭宇文宣撫再辟帥幕
二十八卷
公劄
臨川代郡守申綱運利病
代人稟宰執論歲幣
申撫州辨危教授訴熊祥

申安撫司辨危教授訴熊祥事
申江西提刑司辭差乘節幹
新淦申轉運司乞依本軍例撥貼綱錢
申臨江軍乞減醋息錢
申轉運司為曾縣尉不法豪橫事
安豐申朝省辨郭知軍誣罔事仍乞祠
申安撫司給武定將校俸
申乞築安豐城壁
二十九卷
公劄

漢陽軍申朝省築城事
申兩司言築城事
與京湖制使請興築漢陽軍城壁
促湖廣總領請築漢陽軍城壁
復湖北運使請興築漢陽城壁
與漕使趙監丞論錢監利害
與漕司論放魚利害
申制置司乞援鄂州例給米
安慶府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
與淮西喬運判辨起夫運糧事

申安撫司論買馬利害
與安慶府屬邑詰問起夫事
辭依舊知安慶且丐祠
與[redacted]辭依舊知安慶府
與西外知宗訴同慶墳地并事目
新淦申轉運司乞賑䘏縣道
再辭知潮州丐祠

三十卷
公狀
石門中提領所請截留本錢
申提領所乞懲治錢福
申提領所體究烏青庫監官
互申事
臨川申提舉司住行賑糶
申撫州辨危教授訴熊祥
申提舉司乞約束破壞義役
新淦申臨江軍及諸司乞申
賣過職田錢就人户取回
申江西轉運司乞申朝省爲
租米數蠲減上供

申臨江軍爲鄒司户違法典買田產事
申臨江軍乞申朝省除豁舊綱欠
申帥司乞免權南安軍通判事
安豐申相視開浚河道
申朝省相視開浚河道

三十一卷
公狀
漢陽申朝省爲旱荒乞更詳審築城事
申帥漕兩司爲旱荒乞別相度築城事
申轉運司乞候歲豐別議築城事
申朝省乞候救荒結局別行措置築城
事
申轉運司乞止約客莊搬載租課米事
申轉運司爲追逮漢川縣吏及市民事
申轉運司爲客舡匿稅及米價不同事
申京湖制司辨漢陽糴米事
申制置司再乞給米事
申制置司爲賑糶米價太高事
丐祠申省
申朝省爲已乞祠祿申審築城事

申總領所爲已乞祠祿申省築城事
丐祠第二狀
申諸司乞備申病篤解罷
申省乞離任
乞起離第二狀
申朝省罷築城事
漢陽軍管下賑荒條件
申省糴椿積米
申省椿米八千碩
申省給常平米

目錄　廿一

申省賑糶月日及米價
三十二卷
公狀
安慶築城申省
申轉運司乞減和糴數
申轉運司乞免起夫運糧事
申制司行下安慶府催包砌城壁事
申省土功告畢
申省乞撥本府前政椿管修城餘錢包
砌城壁

申制司乞撥修城米賑糶
申帥司乞免起本府民兵萬弩手戍廬
州城
申省辭制參
申省辭兼知和州
申制司乞備申省丐祠
申省再丐祠
申省辭依舊兼知安慶府
申省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
申省三辭依舊兼知安慶府

目錄　廿二

申省辭免奏事指揮
申省辭知潮州
申省再辭知潮州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
三十三卷
行狀
貢士林君丕顯
吏部右曹郎中王公
節度推官曾君
處士唐君煥文

處士潘君立之
太恭人李氏
通直郎致仕林公
貢士黃君仲玉
太安人林氏
三十四卷
行狀
實學朱文公先生
三十五卷
誌銘
處士鄭君
夫人方氏
夫人吳氏
端仲林公
仲脩黃君
篤孝傅公
縣尉董君
舜弼周君
知果州李兵部
林存齋

郭夫人
楊料院
李知縣
族叔處士
林處士
朱夫人墓表
仲兄知縣墓表
三十六卷
祭文
劉靜春先生
丁復之
林玉顯
晦菴朱先生
又祭晦菴朱先生
姅晦菴朱先生
晦菴朱先生小祥
趙舜和
任帥并女兄
范伯崇
陳寅伯

朱文之
徐子宜
高應朝
劉正之
王子正
曾光祖
楊通老
安慶項教母
李貫之
林存齋
李守約
陳臨場
潘立之
趙壻
晦菴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
辭晦菴朱先生墓
祭某人
代祭林黃中侍郎
祭黃翼之運使

三十七卷

雜著

辯
催科辯
不從宇文辟辯
除喪辯
說
易說
西銘說
雨暘寒燠風說
金木水火土說
記
記丁卯揲卦解
戒殺記
日記
戒子家訓
始祖祭田關約
族長尊儀咨目
勸諭約束
臨川勸諭文
禁詩軸綵旗牓文

新淦勸農文
漢陽禁約官鹽違法出界仍牓客位
放免漁人網釣魚利錢牓文
免行戶買物
免人戶賑糶
約束場務買納柴薪食物
安慶勸諭團結保伍
戒約隅官保長以下
禁約頑民誣賴
曉示納苗和糴優卹
宋文琛等乞播撥斷配
曉示城西居民築城利便
帖
帖軍學請孟主簿充學正
行下軍學爲申請增俸錢帖
行下軍學罷職事二員帖
帖軍學申嚴釋奠事
牒
勸獎賑濟官李監務
再除知安慶府行下本府

桃符
壬戌考亭寓舍堂門
新淦鼓門
中門
軟門
客位門
獄門
無訟堂
自公堂
漢陽譙門
漢廣堂
法雲寺寓舍
三十八卷
判語
范教授論熊祥停盜
曾知府論黃國材停盜
曾适張潛爭地
曾灘趙師淵互論置曾挺田産
三十九卷
白蓮寺僧如璉論陂田

陳如椿論房弟婦不應立異姓子爲嗣
榮眞觀女道士論掘墳
張運屬兄弟互訴墓田
彭念七論謝知府宅追擾
鄭宗逸訴謝八官人違法刑害
徐少十論謝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
先強姦
爲人告罪
王顯論謝知府占廟地
張凱夫訴謝知府貪併田產
徐莘首賭邑民列狀論徐莘
陳會訴郭六朝散贖田
徐鐺教唆徐莘哥妾論劉少六
四十卷
陳安節論陳安國盜賣田地事
陳希點帥文先爭田
龔儀久追不出
京宣義訴曾嵒叟取妻歸葬
徐家論陳家取去媳婦及田產
李良佐訴李師膺取唐氏歸李家

謝文學訴嫂黎氏立繼
郭氏劉拱禮訴劉仁謙等冒占田產
張日新訴莊武離間母子
漕司行下放寄莊米
沈總屬
太學生劉機罪犯
王珍減尅軍粮斷配
宣永等因築城乞覓斷配
武指認金
劫盜祝興逃走處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一 [illegible]

詩

答曾伯玉借長編二首

白露下百草迅商薄脩林幽人起長懷感此節
物深攬衣自徘徊撫劍還悲吟丈夫各有志莫
作兒曹心涉遠當疾趨畏景須就陰願言理輕
車去上南山岑
祥麟蹈魯郊孔訣何漣漣傷哉經濟心付與文
字傳馬公述孔志托意爲編年是非一以判纖
悉不復捐閒君卧丘壑爾手磨丹鉛願言得其
解努力希聖賢

紹熙庚戌十月偕趙仲宗弟和濟謙之曾
舜仲遊九峯芙蓉壽山紀行十首

九日早發桃枝嶺

登山豈不樂屬此風露清排虛夜雨滴詰旦天
空明歡然金石交要我林泉盟支節趁漫汗勇
往不計程一水何縈紆千峯鬱崢嶸仰視流雲
馳俯聽幽壑鳴班荊得所適斗酒聊共傾人生
會有累聚散如浮萍今辰諧勝遊異日難忘情
意愜各賦詩庶以紀此行

道間觀瀑布

行行益以遠愜此心期幽一徑險復夷千林密
相摎回首天際山矗面懸飛流銀潢倚石壁玉
龍下山湫光搖日璀璨勢激風颼飀可望不可
親神往形獨留眷言桃枝山父老卜築謀豈無
一日閒努力窮冥搜

夜宿九峯寺

瞑逐歸雲入遠山九山環立似人間摩娑石刻
元和龐嬰鑠僧譚宣政間往古來今渾昨夢隻
雞斗酒強開顏明朝酌取龍湫水直上層霄不
復還

十日值雨

催粥華鯨徹翠微覺來屋尾白差差初疑淡月
霜天曉忽失前山雲幙垂田父腰鎌禾欲耳行
人策杖足如錐老僧莫笑芒鞋苦破釜生塵儂
更悲

早觀龍湫

夜宿尋峯裏朝遊大石湫寒潭飛薄霧疊嶂瀉
洪流側徑蒼苔滑叢祠古木幽神龍好高卧雲
雨不勝愁

宿芙蓉寺

萬疊雲山踏雨來白雲依舊冒山隈羣巒盡
客懷惡衣屢沾濡僧意猜默坐香爐煙起伏吞
聞靈洞石崔嵬五更清磬丁東響叅斗橫空天
四開

十一日早登靈洞巖

寒巖突兀山之阿足履危磴攀藤蘿巖下清泉
響環珮巖前古木交枝柯當中洞門忽開豁上
有石屋高嵯峩乾坤開闢已呈露鬼神守護頻
撝呵重門黯淡不可入以火來照所見多出門
小洞亦奇絕神龍奮怒吞蛟鼉勝景如此難重
過手倚石壁頻摩挲安得雄思如懸河長吟大
詠仍高歌

過翠微

古寺殘僧少孤村碧樹圍明朝山下路愁絕望
煙歸

十二日復歸桃枝嶺

大溪章溪溪水清上寮下寮山路平三山屹立
相犄角百里連亘如長城仰干雲霄不盈尺俯
視天高浮寸碧開雲吞吐溢澗谷飛泉噴灑下

石壁中有一山名芙蓉端冕正色羣山空望之
可敬不可慢僧言直與衡嶽同坡陁突兀作雲
洞虎豹蹲踞棲鸞鳳聞道前朝開闢日曾住浮
屠幾千衆我來已作五日行皇天一雨復一晴
穹林杳靄非人世手接羣仙朝玉京曉來更向
山前去忽到山翁棲隱處却憶桃源洞裏人日
出煙銷忘舊路

壽山

石爲文多招斧鑿寺因野燒轉熒煌世間榮辱
不足較日暮天寒山路長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 并序

昔我伯氏披斬蓬藋以筮宅於箕山之
陰有隱君子焉曾其姓者遇諸塗班荊
而語相樂也詢其居有迎門而蕭者客
入長者坐而少者侍少者請而長者諾
相敬如父子相歡如友朋問之曰吾兄
弟也見其二子焉則在齠齔間而已能
差肩握手如成人矣伯氏歸以語諸弟
相率而往見之余家距箕山幾一舍歲
月之往必館於曾舍如歸焉視其兄弟

之愛猶一日也二十年間伯氏蚤世而二公者亦相繼以殁獨其二子旣冠且娶刻意問學而樂與吾兄弟者游察其相愛之情猶二父也余甚愧其爲人樂與朋友道之夫人倫之愛亦大矣固人心之所不能已者而余於曾氏父子獨有感焉今夫寢室衣暖而食飽不私其有而與天屬均焉宜若無難苦而世之以錢財相鬩閱者往往皆富室自余造曾氏之門而四壁蕭然有人所不能堪

者而再世和處皆能樂其愛而忘其貧其亦可道也夫其得無所愧也夫紹熙庚戌之冬余與友人胡仲宗趙舜和潘謙之遊九峯芙蓉觀龍湫靈洞過壽山翠微以歸曾氏之季子曾仲偕行過其家飲酒樂甚相與賦常棣之詩而擬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字爲一詩以嘉其亟曾仲復屬余序之因書本末如此以自警云

物理須深玩人心定不凡棣華春競秀鴻影暮相銜天性人爲貴同胞豈異心疾行逆後長恩昔更傷今憶昔提孩日庭前聚戲嬉利心驅逐馬分背欲何之富貴貧餘事兒孫亦後身四支先自賊駢拇若爲人矢束折應難茅荄根無託斯道固昭然嘆息人何莫儒衣而儒冠滿口談詩書君看閱墻心異類誠不如我行箕山顚上有賢弟兄高節掀頹俗餘芳可後生二父及諸郎異世眞一體賦詩豈遺君自以警不弟

游鼓山登大頂峯 辛亥夏

登山如學道可進不可已懸崖豈千仞壯志須

萬里平生石鼓懷獨酌靈源水巍巍大頂峯欲往輒中止今朝復何朝躋攀渡清泚好風從西來縹渺吹游子褰裳涉危巔萬象皆俯視東南際大海日月旋磨蟻煙雲隔洲渚歷歷猶可指城中十萬家囂雜不到耳郊源與廛市瑣碎如聚米同來皆良儔得酒共歡喜深林更叫嘯磐石恣徙倚摩挲陳公碑歲月爲我紀更持末後句歸以銘吾几 東列先生登此山紀歲月於石上其略云鼓岩巘鼎峯特歲辛亥夏司赤

雙髻峯

萬山環立兩山高伯仲壎箎風味多軒冕直能
驚俗子采薇千古不消磨

侍文公飲浮翠用劉叔通韻

凉風振幽壑陰雲翳前山高懷勵清秋適意林
莽間煙橫萬家井水淨變溪灣徙倚暮忘歸人
境相與閑遊子獨何爲千里方言還陪此杖屨
游志彼道路艱心期更他年依巖結柴關

讀史記荊卿傳

說與男兒莫愛身簞瓢陋巷不爲貧古來豪士
君知否掉得頭顱斫與人

飲竹鼴

北山何崔嵬猛虎之所藏咆哮一震怒百獸不
敢當有竹山之阿挺挺青琳琅威鳳鳴且棲衆
鳥空回皇彼鼴獨何爲莫夜爭跳踉鑽山窟穴
深嚙竹根本傷鼠腹漲彭亨鵠怒獨奮張誰知
搥蘇葉嘆彼枝葉黃鋤耰搗其室束縛登我堂
遂令婉孌者汚此牙頰剛才質既不同分守合
有常曷不效爾曹竊食仍循墻直節禾蕭森底
此千仞岡

譏人

監謗兆周蹙偶語拚秦亡古風下刺上國步安
且強靖康發深痛熙豐哉餘殃惜哉天子明未
免譏者傷譏者亦何爲君子名愈彰

生平

生平因寡合歲晚交更少非干世俗薄自是志
量小

拜文公先生墓下

傾投大林谷晨發如亭宿墳樹鬱嵯峨百拜雙
淚零白楊自蕭蕭宿草何青青悲風振林薄棲
鳥爲悲鳴音容久寂寞欲語誰爲聽空使千載
後儒生抱遺經

答劉正之見招四絕

求田問舍兩參差大壞山頹萬古悲多謝劉郎
能館我雅築蹤而聽清規

昔年從學屏山下炯炯胡劉風味長瞞目青山
非故國人生熟處尚難忘

君因懸直招時論我以疎愚厭俗紛萬事不須
開着眼蒼山白髮對西曛

石馬臺邊森古木晝寒亭下鎖晴煙紫陽不作
遂菴死一醉從君話昔年

讀史戲呈劉正之

君不見漢初曹相國日飲醇酒不事事相舍後園近吏舍驟吏醉呼不肯避相國取酒飲後園恨不呼吏與共醉又不見後來丙丞相馭吏不畏丞相嗔嗜酒酒嘔車上茵醉飽去爾何容身兩公一心知有漢一夫見辱非吾患但得時平酒價賤從渠醉後來相慢李斯逐客徒自尊東門黃犬還可嘆西曹地近不足責不過能污車上茵人言兩公固寬平我謂兩吏非庸生臣生無益兩丞相故辱丞相成其名至今漢家四百載曹丙爲冠丙有聲劉侯劉侯汝太癡世間曹丙能幾箇但知憤世快我意醉語誰知官小大却來東屯起田舍日與田翁相唱和人道劉侯只是一醉人誰知胸中自有渭與涇一雙怪眼如老鷹每於醉後白復靑劉侯藏鋒斂鍔莫妄用君家自是提兵冠冕種

和魏元明四月菊

鶗鴂纔鳴歇衆芳忽看佳菊變秋光江頭雨漲梅同熟隴上風清麥共黃莫待重陽搯一醉不愁長夏自微凉籬根休遣兒曹見又說梨花捧

壽觴

和劉賓之喜雨

忽忽久不樂中腸若焦焚非無一樽酒高堂細論文厭俗了不知學殖聊自耘念此塵車畢賓雨猶未均東郊與西疇禱旱胡紛紛去年四月時蝸舍嗟梅蒸旱魃逞威空鳴鳥嬰朱明風伯眞可訟田祖非無神曷不駕飛龍一息萬里奔兀坐正長吁仰瞻白兵屯須臾梧桐上策策聞升聲淸溪一綫流潁洞如盆傾只此一日澤便想百室盈呼童索濁醪爲我驅愁根珠玉忽滿前語句何清新此意久不傳塞坐爲君與雞蟲無了時江閣聊自憑切恐讀君詩愁殺閒雜人

再和賓之喜雨呈正之

苦海渺無涯火宅常自焚靑衫不療飢白首非工文勉策疲駑姿舍已爲人耘造物眞小兒苦樂胡不均大如四月時梅雨成炎氛安得王燭調一晦復一明中夜忽自悞感慨若有神有名汝不翻有利汝不奔獨與迂闊友卜隣向東屯熱坐想滄浪浩歌發商聲床頭有濁醪嘯詠聊自傾又如苦旱中一雨潤罌盈

[illegible]草木回春姿萬象皆更新君今[illegible]屯
成拙寢復幾與我亦側西澗草閣時共憑長想
千載上依依耦耕人

和劉寶之寄生日

朝來設與兒曹語欲看羣峯揷天宇攲節眞上
君子堂出門復向東屯去東屯田舍翁邂逅成
賓主謂予始生朝杯盤若碁布須臾剝啄者爲
誰珠玉懷中來擧似滿堂客且停杯看我連
桃挪十數感君厚意週轉遞百斛瓊漿當鯨吸
造物亦何意萬品齊結實休論脩與短大是空

中邑但願雙橋峯至成欵段從吾遊終極

劉正之宜樓四章并序

劉正之創新居以宜名其讌處之樓謂
其春秋冬夏無不宜也同志之士旣已
共賦之矣予因採詩之四宜以廣其意
焉一章言宜其室家也二章言宜爾兄
弟也三章言宜爾子孫也四章言盤無
不宜也讀之者亦足以見予與正之道
義相與之意云

春風滿庭除琴瑟亦靜好甕中有歡伯相祝以
偕老
犀山重回首日暮起長思鴻鴈來翩翩共賦常
棣詩
君家兩寧馨萃竹棲鸞鳳莞簟燕新居孔釋復
抱送
山以靜故高水以靜故深福祿豈外求萬感皆
人心

與胡西園伯量

白露下百草玄雲翳崇岡遊子莫何之倏若孤
鴈翔朝發長沙渚夕息湘山陽飛鳴念儔侶慷

慨增悲傷故人懷我深遠寄金玉章開緘且疾
讀慰此飢渴腸是時焞中火朔風掃枯黃歲月
能幾何坐蘭結微霜靜觀天地間至理何昭彰
乾行固不息坤應還無疆兩曜若循環皦皦臨
四方人道政如斯願[illegible]勉其常脂車策良馬日
暮道正長徒僕番驅馳前途畏榛荒劣質苦難
任白雲懷故鄉南山一舍隔動若參與商大柏
漾中流矯首空西望昆弟眞可人行樂毋相忘

嘉興道間二首

平生重幽貞足跡不出門歲晚迫飢寒暫聽媒

灼言

征途不寐輾終夕故里無書今幾時離別因知
雙鬢改飢寒解使寸心悲

謁陸宣公祠于嘉興府學門外二首

年來風俗軟如綿再拜公祠氣凛然莫是平生
太忠鯁只今猶斥學宮前
徘徊殿廡謁精靈義膽忠肝一卷書昏主亂時
公尚爾清朝平世合何如

石門

吳越天下富京畿游俠鄉隴畝盡膏腴第宅皆
侯王世言蘇湖熟齊足及四方自我來石門觸
目何淒涼清晨開將門有酒誰復嘗鬻男鬻妻
子汲汲求糟糠父老稱近年十載嘗九荒聚落
成丘墟少壯爭逃亡

訪高僉判所居

遠樹分高下平洲半有無短亭低密竹小艇隱
寒蘆轉浪魚深入斜陽鵶亂呼自慙貴公子未
老賦歸歟

甲子語溪閔雨四首

檣頭五兩搖空飛船頭百丈牽何遲數篙塘水

清可涉故鄉千里歸何時
塘中龍骨高數疊遍拆田中縱復橫青箬蓑笠
倚車則但有空車無水聲
牛女盈盈河漢傍清風蕭蕭吹羅裳柴門達旦
聽歌曲莫遣濃陰蔽夜涼
老夫年來百不悲夜聽挈兒聲吾伊呼兒提手
長太息不見儂家數口飢

喜雨用前韻

莫愁塵土厭天飛六月栽田未是遲待得麥麻
收拾後通宵好雨定知時
雲霓天外起層層卽月相隨徹夜撐費得天公
能幾力數州愁苦變歡聲
睡覺歌聲古道傍有人中夜攬衣裳床頭斗酒
聊自酌不為書窻一夜涼
山中書生休浪悲愁調自有鼻與伊清香一瓣
來天空更把民飢作已飢（時前此夜月尖耶向與兒輩言更一雨日斜時聞雨後果然）

又用前韻謝葉宰 并序

効官語溪與金華鄭君聯事相好也諸
明府鄭出守未及識之適有以予閔雨

四詩呈似者不鄙而和之輒以爲謝且
致予懷舊之意云
誰推雙轂遶天飛短髮蕭踈蚤見遲腸斷金錢
門外月曉天秋露稻花時（余嘗侍東萊先生出金錢門觀稻花於禁）
明招古木葉千層山自浮雲溪自橫春老鷰藏
無覓處遺編燈火屢吞聲（明招東萊先生晚葬之地）
歲晚投身糟甕傍旋除野服着公裳折腰可愧
更無米贏得虛堂一味凉
世事年來最可悲開口不得洛與伊兩君論交
太左計芋栗不足充人飢

噫嘻示兒
噫嘻吾退不能爲高蹈之請劉吾進不能爲玩
世之求方腰折亦無米五斗餓死安得粟一囊
徒令汝曹因虀鹽對我面目青且黃冬寒輕裘
不朝御朝飢軟飯不得嘗大兒知書固自忍小
兒叫怒來牽裳老夫對此忽自悟呼兒並集來
我傍人生窮通固有命丈夫志氣當自強
送宋知府歸閬州
丈夫不遇歸西州天遣旱魃爲王留誰知冥鴻
向蓬萊一使深蜀彤淺流載書萬卷足自樂端

坐十日吾何憂使君高懷不可挽飛廉驅雨扶
君舟君今挾柂清江頭江漢衮衮來爲浮張帆
掛席日千里巨魚皆戀暴常溝
浙江舟行遇風
扁舟浮浙江日暖天氣清[redacted]胥濤寂
無聲萬工掛席帆涉險如履平不謂時適然自
詫伎已精中流捨維楫醉卧日月橫煙雲忽異
色亭午風浪生雨涯忽黯淡一葉隨欹傾津人
巧不施反念西佛名同舟已自訣立葬東海鯨
雨聲忽自霽霧暗忽復明舉酒迭相賀驕氣又

已盈同舟幸身安氣寒莫敢爭誰知翻覆手頃
刻分陰晴既乏兆濟力揀衣起徒行
和江西王倉中秋賞月韻
明晦從渠造物慳好天佳月靜時看一輪天外
長明微萬象胷中自晶盤豈遂使來隨處見霜
侵堂適逼人寒休觀玉兔頻頻擣活國須公九
轉丹
勉都幹柳君（并序）
都幹柳君明醫相之術扣與浮江淮提
手逾月言論深於世從識之者亦隱於

投可賦詩以勉之

長安城中豪俊林錦韉玉勒馳駸駸入門朱粉誇妙麗出門青紫爭浮沉東家問醫西問相君獨燕坐鉤玄深冰肝一睨窮達判刀劍不許寒暑侵長安城外天陰陰行人駐馬爲悲吟高墳崔嵬紫白骨安得不死腰黃金世間萬事何足恃禍福倚伏常相尋渠儂自愚君自巧誰肯一笑空箝羈人賣卜欺君平垂簾閉肆窮古今逢人但說忠與孝自有達者能知音察形察色君所解直須洞燭賢愚心屈伸壽夭亦命爾公平正直神所欽

詩

送章元德司理罷官歸永嘉

送君北門阪遙指東嘉路峨峨白鶴嶺渺渺飛雲江上有虎豹嗥下有蛟龍怒車馬堅且良維楫風已具褰裳涉其險萬怪不足懼世路劇羊腸險巇誠易汙但能心無愧窮達安所遇毋爲婉孌者皆蠅蝦蒿顧生平粟麁發處世嘆多忤胡爲畏良覿握手便如故高懷發鐵石正論諧韶濩情親復告別欲語誰與晤乾坤一逆旅日月雙脫兔衆儒守蓬蓽白首困章句期君以遠

大庶足慰遲暮

謝潘謙之二首

生平不作溫飽計歲晚空愁衣褐無一夜嬌兒啼徹曉始知寒色已侵膚

縕袍蕭瑟故人情寔谷蒲濡春意生寂寞窮儒應易足床頭鼻息便雷鳴

慶元己未冬至前二日訪林公度至栗山翌日同訪吳必大林季亨容之偕行愛其溪山池亭之勝爲之賦詩

篝火下嶺頭褰衣涉清川夜投故人廬洞壑藏神仙一水遶縈紆兩山對蜿蜒但見煙雲深不識車馬喧主人敬客至杯酒羅堂前諸孫競歡酬芹茆雜雞鮮同來二三友妙語爭春妍此會良獨難逢且不與非雞鳴秉燭遊到眷新池邊巾行說高臺藏書兄精研把筆紀姓名徘徊悵無緣天明驅車去去上曾岡巔回首三嘆息安得數畝田結茅與君鄰嘯傲終殘年

詩 十八

會南禪遊鄭氏園和知丞韻 幷序

長至後三日約同官會南禪登浮啚遊鄭氏園以歸知丞以佳篇見貽因和其

韻併簡同遊諸丈
杯酒聯翩臭味同攅枝疎影對天工千林落木
人煙絕獨倚斜陽對晚風

寄鄭維忠棄雲叟諸友 并序
諸友九日上遊巖老病不能相陪小詩
寄鄭維忠棄雲叟諸友
村村簫鼓競龍舟黃菊巖前倚晚秋老懶焚香
書一卷歎梅疎竹月侵樓

宿廬阜歸宗題正覺禪師
稽首歸宗正覺師長淮千里鬢如絲阜知具眼
番成闇不作人間了事癡

挽詩

挽吳門鄭君
結友雲門日曾閒谷口莉松肥三徑雨鱸熟一
絲風行業鄉閭敬詩書子姓同論心獨餘恨秋
草對碑豐

挽潘孺人二首
聞說初年失偶時回看鬢髮成絲誰知舊室
如新室解撫前兒似後兒南澗蘋生方得助河
陽花落不勝悲高樓百尺今休上望着佳城空
淚垂
紅雲照水春將暮皓月盈盈院落深正是佳人
行樂地翻令公子獨傷心床頭琴瑟空長在眼
底音容無處尋寒食紙錢飛滿野一聲薤露淨
霑襟

挽新市張監酒三首
曲江人已矣風采獨依然薄宦何曾顯英名是
處傳諸公交薦士造物竟遺賢窮達君應悟怡
神向九泉
捧檄來新市逢人說舊官臘殘千栽熟春到萬
家歡不見文移急惟聞酒禁寬摩挲石梁柱悅
仰歎才難

淡泊心無累行藏惠又人詩書長孫子雍睦化
比鄰我亦塵中客來司甕底春從公得遺範惆
悵重書紳

代王惟謹挽李察院二首
關洛薪條南渡日龜山往事屬龍津過庭詩禮
傳宗旨蓋世功名付後人風憲夔身中與外清
忠壯節晚如新崇蘭香邈玉剛折定與天皇作
侍臣

牛角短謌頭半白龍門峻級眼常青一官多是
春風力千里飛驚秋淚零坐想德容今寂寞夢
回耳語尚丁寧夜臺雖閉公長在有子能存舊
典刑

代曾督仲挽蔣同叔母二首

釜鬵朝晡百險艱厄匝瀰瀰悅慈顔欲知婦順
妻賢處盡在姑啼夫哭閤庭下芝蘭方擢秀堂
前松檜未凋慳空餘馬鬣崔嵬在及見春風衣
錦還
不樂何蕃歲一歸歐陽越客飽京師昆韓文腰間
未許印如斗堂上還驚鬢已絲別子但知三衾
計人生合是百年期他時此恨泓誰説見前魚
軒心轉悲

代季亨二首

枌榆接影一牛鳴淑德相傳到後生三世隻身
長婉娩兩兒雙淚遞縱橫蘋蘩春澗情何切機
杼秋堂眼倍明細讀古今賢婦傳誰家駿女亦
書名
殷勲慈母手中線縫作行人身上衣待换青衫
朝日去誰知白帽帶星歸別時早覺終天訣底

事能堪跬步違一路顯親須努力九原荒草恨
依依

代良夫二首

童歲爲儒讀國風夫人高節有誰同至今桑梓
傳家法便説蘋蘩力婦功閨內衾裯長自苦堂
前滫瀡得能豐欲知淑德碑何在只聽鄉人歎
息中
聞道夫人遣子時丁寧捧檄是歸期青衫到手
非難事白髮驚心秖自悲長髮忍聽萬里句短
蘩休唱蓼莪詩九原精爽應長在列戟松楸莫
恨遲

挽李尚書母太淑人

少壯聞忠孝生平閱險夷家煙長寂寞騶從任
驅馳寶絡渾無槩湖山每自怡儒冠撕佛學烈
婦勝男兒
紫禁光先列青衫恰世科家聲今益振母訓昔
應多方聽獎舟誓俄聞鼓缶歌定非孫與祖一
戰一言和
枌社傳家範堦庭著義方能令[illegible][illegible]履爭欲倚
門墻幺麽貞無用提撕獨異常登堂今已矣杖

淚轉淋浪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第二

書一

與晦庵朱先生書

幹侍親幸安病餘倦之無他往還番閱舊書未敢自廢向日看書獨盤誥殊未通今始玩繹俟異日求質正如盤庚上篇疑是誥戒有位者之辭蓋將教于民由乃在位者始此史臣述經之大旨自盤庚遷于殷至奠綏四方乃史官紀述民不願遷而盤庚曰以其意言之如此以起下文誥戒有位之言其如合以上是民不願遷之辭下稱恐當爲句絶言先王皆以下稱其疑而繹筵之辭云云也其他曲折未能盡述此乃向日最不通處以此讀之稍成倫理然亦未知其是否又有大學中庸易傳循環讀之乃知人心持守常欲明覺然義理未通貫則羣疑塞胸觸事面墻所謂明覺者殆不足恃朋友猶以辨析已甚爲疑恐卒墮於滅裂鹵莽擿埴索塗之地也

林可在帥書院自謂文軒嘗以盤誥授之以不欲見帥故不得亟見之俟其罷局當叩其曲折但謂康誥爲周公攝政時書故稱朕其弟則

於王曰之辭無所當矣特恐其他或有長處也三哥比得書意思甚佳蓋天姿之美詩禮之訓自應若此耶　以來歲彼中不招館客欲得朋友相切磋遂欲間歲四五日即離此適得彥忠書聞欲來春歸梁地李通蔡丈亦同行恐其至此無他深密相識勢須少候已與之約二十日不到此㫖當即啓行不審尊意如何書再上晉卿徵先生又有

歲晚天寒之問

㫖門戶衰替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收教子姪輩使粗知孝弟忠信每自謂留心於此亦居家職分所當然者間有親舊之子爲之擇師讀解釋訓詁者則受其束脩以贍老幼又其長好讀先生書者則與之切磋以更相勸勉擇業聽其自爲讀書次第用心要領則尹先生所謂臣師程某曰者所當遵守也㫖大要且勉令立志其次以收放心義理訓詁則先生之書詳且明矣有不甚曉者則以所聞告之張先生所謂五益者亦信乎不能無補也但歲月如流城居人事紛擾無復靜坐觀書之樂此爲可慮耳警勵之誨敢不服膺繼此數蒙教誨以警怠廢幸甚幸

甚前日偶出山間及歸之日館中諸友忽爲大帥斥逐㫖亟遷以歸朋友千餘人有居鄉者卒無僕隸大爲吏卒所辱反覆自省無一毫得罪者涼薄自合至此閭門引咎蓋無見幾之明無辟世之操所以至此其他曲折不足瀆尊聽至此益思平日猶介未爲失也後數日展常乃以簡來別爲占一僧舍令遷居之㫖雖至不肖亦何至一旦食嗟來之食再拜謝之而已林擇之丈欲招周醫曾爲古田丞療病適周有公事在直司林丈與展復常謀使虞候傳語職官令早爲結絶蓋欲固之亟行也訟者執此人以爲教唆其人以實告謂展常不言而專指擇之師大怒扶虞候而遂之擇之以此勉㫖使勿以師不禮於人爲意㫖却欲以此勉擇之以早爲去就耶敷招人不禮爲辱也林丈乃欲以嬉笑處之是或一道也此紙告焚之勿以示人近日事多出不測更莫曉其意自反以求免禍而已役服偶此人行急後便錄呈大畧司馬公不言冠之有武其制若何齊衰武纓用布今不言則無以別於斬衰矣衣領正方疑是安項處三面皆方斜裁

而下謂之方則當有曲角處不但如今背子領也衣袂相屬處長短皆齊而聯縫之無空缺處曲裾以一幅布交解裁之為兩條上闊下狹綴之兩旁如燕尾然非兩條相沓如燕尾也故深衣溫公注中云或謂之圭者上狹下銳指一條而言也謂如燕尾者兩銳相向揔一身而言也今人以四條綴兩旁如兩燕尾然則失之矣未知是否榦過此尚旬日便圖趍侍世路險巇人心頗僻捨先生將安歸新居聞見締創異日若得結茆附庸其側為朝夕依歸之地則幸矣潘丈誌文得與朋友拜觀令人慨然念之真當世之士也家兄卜築小菴先墳之側一往輙旬月庶幾可庵之風矣賜書旦夕附往後便或可拜謝此書挪主管撝郎中先生又有挾高經宗之閒

榦同二姐領兒女輩以十九日違侍旁途中頗尊莊皆無恙至家兄弟畢集親老懽甚益累年所願欲而不可得若獨區區懷慕道德之情未易釋耳三哥等溪得為一宿之款竟緒甚佳彼中諸事得所付託諒深慰愜甫中見鄭子上已與約行期令遣六人并轎往從之趙帥小不安未欲見之渠遣人相呼非晚往見之間及先生所以戒其用寬之實榦謂不知其故想是自有見處帥云南康之政凡事皆欲搜索理會雖前官已結斷者亦多改正又謂如前官已斷者合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不必理會一是免得發前人之失二亦得事簡若一一理會恐反長姦猾榦荅以事到面前亦只得為他理會若前官所斷已錯人情或有寃抑安能不為之動心帥却云只令經以次官司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偶渠坐間人吏群立不欲力與之辨似此等議論百姓何賴焉義理不明雖有美質終為邪說所惑也浦城之冦嘯聚百餘人臨江一市焚毀太半幸已撲滅此皆非細故否應之以王當見逐徐居厚不知其故呂子約除藉田令方羣檢彙征不知子約知幾之明克亂之才果可以周旋其間否榦一兩日人事擾擾書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監視之可以杜門終日尋繹遺經足以自樂未有請教益者當俟後便也彼中有便數寄誨賜慰此拳拳幸甚

榦侍旁幸安偷閑溫習比去歲差得暇耳閒窗

命已下竟遂間退之志學者之幸也此間朋友
數人亦難得志尚堅苦者反顧年不後人亦有
痛自點檢耳蔡丈想不久須到意思斂退就實
殊可敬重相聚不欵別去深用懷想膺仲地未
入手有準備者近特遡流爲圖之又爲他人所
先其人乃無心得之地之難圖如此不知大哥
寃穸有定所未邪蔡丈爲膺仲言閩清一穴極
佳膺仲之力不能辦不知先生肯遠就此否𫝑
少禀劉仲則來訪云渠見揚帥幕帥於同列多
不相下辛憲又非能下人者一旦有隙則禍有
所歸渠欲得先生道其姓名於辛憲𫝑與之有
世契不能辭可否幸裁酌
仲則相訪已悉以尊意達之仲則近已得鄉伍
薦章劉邑長終是清勁明决郡官有章司理者
極曉事趙司戶者純粹皆可喜章司理以小責
爲帥斥責對移自是僚屬皆束手莫敢任事責
怒之不可不謹如此先生將漕之命恐是廟堂
决意欲行三州經界其勢亦恐難辭果爾鄉邦
不世之遇也尊體小小不快想亦無甚害𫝑身
爲人束縛不能走侍不勝慕戀之情七月初便
當一出書會人情不美自是初以爲貧而受之
旣而以親戚尊長不可辭若無閑事出入應接
則在我若得盡其職在彼者亦自無辭以相怪
受人子弟而不免出入則彼雖未形之辭色而
此已惕然不自安矣若必曰但據自家任便出
入彼不足恤則非𫝑所敢爲所幸止有百餘日
耳人情不美不足怪最苦是有妨日力也朋友
往還十餘人實用力者一二耳又多相遠不得
朝夕講切然自省之功亦不能全恃他人也朱
曾叔兄弟今亦到此通老知丞丈過終是篤實
可愛可重想不久須造席下偶李簿行附此
𫝑初入脫已抵侍旁老幼幸無恙更留二十餘
日方可告歸一房兒女久勞撫念東以爲媿家
兄此間亦能盡職俸雖薄亦足奉親凡事只得
逐日驅遣不暇爲異日謀也特老人於𫝑一房
尤所鍾愛甚欲令挈爲此來亦俟相度事勢如
何耳過玉山六七男已爲古人生平意氣不凡
雖欲爲生產之計亦無所就客居蕭然殊可傷
悼玉山境內彌望如豬塘井盡涸三衢粗勝閩
[illegible]尤甚此數日雨意不成細民嗷嗷良可念也

鄧子禮尚留此九月可與之同歸此書獨主管修撰先生乃
八月十日書也
餘以初八日抵侍旁所幸尊幼皆安親老尤安
健稍足自慰家兄以近制成資須得部符乃聽
解罷已遣人料理未回解任須在八月初後以
乳婢感冒不能行未可即登途度歸計須在此
月末抵建陽須當暫留玑蹇溪有姑縣官蘇歆
則近市別得一小屋亦佳室囑備牢為預謀之
家兄歸計及參部之計未知所濟已懇一二親
舊為假貸之策過上饒趙守亦許以歸日相周
旋但未知所假足用與否亦且只得挨去看如
何休致不允之命想餘離後三兩日即到再上
之章想已遣行楊子直劉智夫皆在此遷延避
暑且候迓兵蓋以近日有臺疏言過家上冢宿
留不行者皆為故稽君命其意指林和叔樓大
防而言故諸公皆為遷延中道之計而不敢過
家上冢矣田子真之語或者謂其對人稱許止
呂泰之事果爾亦可謂輕率之甚也然指斥如
此乃得罷去稍涉權要遂至遷謫輕重不倫豈
所以為尊君哉汪季路之罷蓋以臺官先論孫

元卿袁和叔陳武三人考校涉私有錢原者臨
安人家巨富偶試屢中故三人者遂坐此謗季
路為之辯析故臺論併及之別無他罪但以臺
諫論事不當復辯矣楊元範遷祭酒蓋亦自覺
其已甚而能自悔同列以其有異意故去之張
鎡乃呂黎莫逆與其兄爭分業張鎡主呂黎而
其兄主王德謙元範乃論張鎡罷之此所以為
異意也黃元章除殿院蓋實嘗與呂黎有雅好
但黃亦善人想亦不敢為已甚也呂黎麻辭甚
褒雖其祖之功莫能過中有一語初云獨成與
子之功余摖貼云力參與子之功昨聞詔語亦
貼二三字如此則余豈能久安相位哉余鄭皆
非能久安者何公舊物之除意或在此也鄭千
里昨日方到此則云欲褫餘子職名故以囑何
公耳但諸賢豈能皆自保哉道學之圖聞高文
虎之子所為又有一圖云右道學則以鄭惠叔
為首楊元範次之以其助佑道學也高文虎短
喪之請復有一劄乞置都虞候如監軍之類以
上所親信為之庶幾可以相繼而無專兵之患
或以其意蓋主王德謙也其無知敢於欺君黨

惡乃如此吳斗南有書力排短喪之議然吳斗
南已彈冠而起架閣矣其不變而從者幾希近
日所聞大抵如此無可言者年穀大熟可以寬生
靈且夕之死未知造物竟何如也拜侍在即
辭職休致之請楊子直劉智夫皆以爲可以已
之子直以爲不已則亦當婉其辭但力言辭受
之義而不必他及智夫以爲不已則受職名而
後求休致缺以謂子直之說近是而智夫之謀
甚疎要之二公之論皆主於畏禍缺謂禍不足
畏但使吾之所處者一合於義則死生禍福一
聽之天命可也詘道以畏禍非也非道以取禍
亦非也故前日封事不可上今日辭職休致不
可已以此決之似可以質諸聖賢而不惑矣智
夫之論不足深恠子直素稱學者然其言論操
守矜持嚴整而考其用意皆出於畏禍此所謂
同行異情者與之語殊使人駭笑自謂今日之
事全出其力蓋當初欲行遣二三十人某爲之首
却被某輪對爲平平之論許多事都盡抹此非
所謂枉尺而直尋者乎又言先生不可復論事但
婆娑山林以聽之且云晏子以其君顯這个人亦

崔杼之難他都不管蓋人主又
之主管他做甚其議論大率如
知有君不知是何見識如此且
此亦更不見州郡及賓客低聲
之已臨其頸矣故至此亦但一見
且云京之客有趙善括者朝夕唱
說謝之爲人甚深鄉著王謙仲排
謝賓教之二人皆非可託恐先生通
深防此輩也都下人想已遣矣
起居之詳且聞有感冒及齒痛之苦
不安然終年常覺如此恐亦應酬勞
念欲趍侍終是以舅氏之命不欲重違
徐處之看如何資禀拙鈍於古人文
於今之程文又不習隨隊一試亦擾擾
得寧靜家兄將樂之行以辟書上日
老幼以辟書下日爲期自是從師奉
便不勝幸甚缺試後倦憊且朋友輩
究偶趙巡行拜覆草率此書以往作撰鴻慶郎中先
十
列薦之地於寫沙寫沙語鄭子仁云缺當爲之

遊談諸司聞其說云云呂仙遊雖與呂子約爲再
從兄弟然其議論趨向絕不似子約可嘆可嘆名
家之子不能安分求榮得辱其殺也乃所以爲戮也
幹去歲扶護還家家兄相謀葬地告以蔡文所
遷穴只是蓋得不寄地中雖有水痕而所藏之
禾兩年尚發青牙此可見地氣之煖家兄不從
乃自見行視數處皆全不成形局後乃注意兩
處其一號庵前其一號後窟庵前却在舊墳包
内止是山包向裏却於山背開穴形尖勢反風
氣宣泄土石頑礦後窟乃在背過空反逆又更
全不成地頭此兩處雖村夫牧童亦知其不可
家兄執之甚堅其說以爲合宗廟水法及親舊
如膚仲景思謙之彥忠溥之諸人來說即以無
風水無禍福却之以爲蔡季通信風水邪說故
有身窮子死之禍惟呂東萊眞是大賢見得明
白諸弟力以爲言則欲委而不葬見其所執之
堅如此決欲以六月十六日葬庵前穴内舅氏
勸其併舉先人合葬及開壙見歆側之狀方憪
然欲寬葬期以去歲曾用磚結砌兩處作兩小
壙試其可用與否及開庵前一穴則滿穴皆臭

水不可近恐其說之不勝遂開後窟一穴偶山
燥無水遂決以爲可葬目下用工開掘其地頭
全無可取全不成形勢但欲幸其說之勝而不
思親體之安但以爲無水而不思水之外尤有
可慮所幸葬期尚寬猶可商議但家兄既堅不
用蔡丈之穴以爲便試得無水亦不可用則無
復可言者矣日夜思之心神昏亂無以處此以
兄弟論之則止得順從以父母遺體論之則人
子之心實有所不忍以目前未葬論之則不可
以不速葬以既葬而有水蟻之患論之則不如
緩葬之爲愈咈長上之意以不葬其親其名固
不美欲兄弟之歡以虧父母之遺體其實又不
安智識淺陋莫能決此欲望先生爲熟思之賜
以一言若以爲可從則止得俯首聽命若當諫
諫則亦乞先生反覆爲家兄言之以釋其惑幹
亦寧親故力言之少遲一二年以俟其定望先
生爲斟酌之存沒均受大賜
幹罪逆不孝二親已畢葬事音容永隔痛苦徹
窮葬非其地此心如割每一起念不如無生以
尊長之意止有抑遏含忍而已存撫之至不

勝衰感適此痛苦復迫隆冬病軀爲寒氣所襲
輿病還家復聞後山蔡丈之訃拊心號慟累日
不能已該博通達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以是氣
疾轉甚累夜不能就枕多服疎導藥如紫蘇香
附之屬方少瘥念欲即走侍師席以病後尚怯
寒更旬日方可離此喪禮旦夕携往拜呈其條
例先具別紙乞先入思慮只條例定則其中小
小曲折易整頓矣扶病拜覆草草此書稱月滿先生十一月
十九日書也
林并伯歸聞先生尊體不安其以懷念又得此
書筆畫辭意殊無病狀且見鄭子仁具言啓處
之詳方稍自慰終以書會相絆未能走侍爲恨
兩日方聞引年之請已下先生拳拳宗社之意
固未忍忘然禮與時合且得省分疎亦是一事
也幹衰病之軀旧困多事自妨已業甚以爲懼
朋友亦有五七人可與語初亦且令識得性情
部伍認得虛靈體面氣幾　讀書存養不至全
無落着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器量淺狹
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
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个人物故

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
微亦此意也幹自治未至何以教人箇誦先生
之言與朋友共講之亦頼以自警耳幸先生有
以警教之精舍朋友聞稍有人雖多方以禁之
而卒不能以屈其來亦足見先生之道益尊而
人心之理未易泯也揚丞此來留半月餘學者
如此人誠不多得其智襟無一物只有向先生
之道而已讀書窮理比舊似稍通曉但說不甚
出亦不甚能問辨且自言其平生仕宦視辛幼
安輩如小兒獨於先生之前則畏憚不敢發一
語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說若其有所得却勝似
世間一種心地紛擾利欲膠固底人物也葉仲
至屢相見其說多而雜虛泛而無倫理然其嗇
散樂易之意亦今之所難得見先生與渠書句
句皆藥石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莫則又止似
溺於所好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鄭齊卿下喬
入幽大爲失計讀書似得路逕漸直亦勉其再
往然苦多病未能也庚一庚二哥觀其氣象亦
漸律貼但後生心性難馴易變安得一旦翻然
棄其童習而惟家學之是慕耶丁寧誨誘以漸

率之看其父父如何耳此間曲折楊丞能言之不敢縷縷此書稍致政侍郎先生五月朔旦日前書也此後有別柬閒及同處始抵墳禁火寺與公別東目二一同已見第四卷不錄於此

與辛稼軒侍郎書

竊拜違几舄十有餘年禍患餘生不復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賤之跡久自絕於門下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尉拳拳慕戀之私惟是有懷未吐而舟馭啓行深夜不敢造謁坐局不敢離遠終夕展轉如有所失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眞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閑爲念不以家事爲懷單車就道風釆澟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爲明公用者亦嘗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於外者內不可以無所主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則充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黑白雜揉賢不肖混殽佞諛滿前橫恩四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以仁厚揉馴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大長者爲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

稱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得況敢望其相與冒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大功乎此僕所以又慮夫爲明公用者無其人世內之所以用我與外之所以爲我用者皆有未滿吾意者焉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

書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榦只得僕僕入京爲謁官計漕幕之請全無來歷大抵皆出於豐公之意臨別猶有不忍相捨之狀其拳拳於胡公之意厚矣非所以相爲謀也承見教明德章更平心將諸處說明德參考如克明俊德以至於光被四表歷昭大德自昭明德輝光日新其德予懷明德之類看兩个明字作如何說與今大學是同是別又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用功處如何能明其明德或問所謂明之端明之實是如何請再且據見成文義看過都無所疑恐亦不是小小病痛更望與諸兄審之今有疑義更無扣問處只得依見本看似恐終無味也此事未易言相聚時只說閑話過了都不曾得攻擊也西銘今看了三十年來血脉文理終不能得通貫近因道間與黃伯新商量方覺有歸着異日須作一段說破錄以請教也所疑虛靈洞徹非所以言理朱先生亦將虛靈不昧言德德即理也余胡諸兄皆有

此疑更須見得不相悖處乃佳幹差遣定後更
相度尋一相聚非紙筆所能盡述也
幹自南昌行至上饒忽動家山之興慨然南轅
意欲且留家間遣人求一差遣及抵家米價大
貴家間典質已竭只得且解濩中以濟其乏而
急走中都求見次以濟之方思賢者山居之樂
苦節而無求於人眞長策也大學首章舊説以
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揜爲明德今解以
德之存於中者昭徹而無所蔽爲言故鄙意欲
合内外而言之亦似有理今既無所考正姑守

今説爲得其本異日出見更商量也幹求靜處
而未可得秋凉或走見不知可遂此願否
幹以是月三日交賤事縣道敗壞之甚其勞又
倍於臨川獄訟更不堪鬧服財賦赤立亦只得
判身判命硬着脊梁擔負前去更兩三月後當
亦少定所可喜者無臨川奔走臺府之勞可以
終日坐曹耳得徐兄肯來甚濟事亦更少得一
兩人同理會事不知東湖有可那得一人否要
得仙鄉或九江或西[redacted]人乃佳蓋質實耐辛苦
且是甘吉父職事要一人主之也此最急者望

留意旬日内得之爲佳茂欽運幹頻致意未及
拜狀趙簿爲此間謝公所持官會事計使似亦
疑之更望同茂欽力爲言其決無此事也淪洽
趙簿竟不免小小得罪亦何足道然世事可歎
者未易一一也幹交事已半月矣又以其衰老之身
日與頑民爲鬬何益於事而徒費心力深可歎
也黄兄且留在書院一兩月後試之以事自有
以處之也胡伯量得近訃否余國秀得書未及
報且爲致意本縣縣丞王其姓者特一畏懦之
人耳昨以憲使差處因遂以權縣爲詞乃蒙憲

使對移此城簿欲煩一言得其復職幸甚丞乃鄉
人亦無一日之雅特以同官之誼不忍其至此
又不敢爲白之憲使望爲宛轉幸甚恐憲使未
欲便改則姑遲旬日亦不妨也望與茂欽兄同
爲致力也
幹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
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却無此撓然寓公士
人頗難制又却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恤寓
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
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賴者痛

徵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爲乘隙見攻之計
此亦每事愈加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
事緒已定比之臨川却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
教也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
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
補於百姓眞虛度歲月也
餘以一身當眾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身怨者蓋
平日豪橫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爲新途百姓
吐得一口氣便飛鬧亦無憾矣得計使者云國
錄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之何故至是自
古諸賢其事亦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
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
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
救之不必至於已甚每讀樂毅復燕王書有若
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語未
嘗不三歎以爲去古未遠有此君子長者之論
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此去志不知置此
老於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
者爲人何者爲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爲國
不私於家則亦宜扶持之不須太相嫌外間傳

播又是道學中一段笑怪語也方以賓主俱賢
一道仰賴爲幸忽聞有此爲之悵然想今亦已
無他矣更千萬釋然乃荷契兄游處先師之門
有年矣一時從遊如此老者能幾人國錄兄平
日充覺博雅容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
徐兄相處半年[redacted]粹美更須乃學乃佳諸子
頼其教誨多矣歲晚告歸附此草草不及拜國
錄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蓋此邑不振久
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敗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
爲百十年之計一邑之幸也
餘自別後又得消使書縷縷甚感共助之意但
凡所主意無非以寬恤爲念此吾儒分內事但
今州縣間有甚不得已者又須是吏以身體之
也職田之狀想已爲言之此亦不得已之一也
餘妄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肯得稍安其
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效
力今得其如此甚以爲幸輒有爲民之狀兩緘
望契兄爲袖以達漕與帥得與不得不敢必而
同官之誼當如此也亦望游說爲幸姚君用提
幹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樣彼善於

此則可矣況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
邪顓人草草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
幹受納裴綱百役俱起夜以繼日無頃刻寧苦
不敢辭白日見可惜又苦月呇如此役役良可
笑也計使每得書發民之志其切但精力不逮
殊可念惟司直有以助之為幸
幹聞姊從同計使經歷想必經此又得承教為
章亦誠不可不一至章貢南安也他悉容面言
少氣昨所招敢死軍十戰死八九所存者一二
可州郡所至不加存恤緩急何以使人有胡以
迪者經由此欲趁漕使詞得為行下照李帥
元行下支給請受免使流離道路為幸國家財
物其他妄用以充苞苴供欲其都不計較至於
執干戈衛社稷之人却偏去減削殆不可曉又
有臨川寨兵黃絨事體一同併望介念姚幹已
書滿考夾尖竟不可得亦可念也不知更可為
一言否
昨遣輔孫往候計使安否想已至今日又得其
逅中叔姪兩書力以姻事為言殊可念也不須
如此過慮然荷其意厚且念其病中心事如此

懸懸且略許之亦無甚利害但不知其病勢果
何如蓋老者不知吾人閑居自有可樂而必欲
見之行事是以若此焦勞今已上休致之章若
病勢向安不妨高臥丘園涵泳理義又何必須
是及物然後有以自見邪幹裴綱受祖更五日
可畢事已遣輔孫求撒稟議併求一撒差新喻
林丞來櫟縣蓋王丞與寓公太熟背弱多徇人
情恐大家得肆憾於百姓耳三月上旬必可拜
見也姚君用提幹必欲得一紙合尖不知更能
為之一言否亦是善人殊可念也孫行之想可
到鄉中後進如斯人者殊不易得方後生時但
見其從葵今乃能折節以問學為事深可愛重
也更幸琢磨之
幹昨拜書令小兒呈納今附胡叔器行其欲
見漕使以林丞未來不敢輕以邑事付人王丞
與彥家太熟小民被害不便也謝公爲一邑之
巨蠹熟田之此一段事不可不力贊計使行之
乃一邑生靈之福幹若動是此老必作怪是乃
幹貽禍於此邑之人也平南安賊易去此老難
豺狼當道豈可不掃除之邪樂山鄭安曾復其

小小者耳本邑苗米額管六萬二千石除二千
石不可催貸管六萬石每年起綱及為殺共管
六萬三千石軍用五千石縣用六千石此已是
七萬四千石米矣又要貼水脚錢二萬貫春衣
一萬貫半年版帳二萬共五萬貫皆是掰苗米
折價須二萬五千苗方折得許多錢如此乃是
十萬石苗矣故每石加耗等共收一石七斗縣
計方足江西一路皆然不但此邑為然也自此
老倚恃豪強只欲見星支量則縣道何以取辦
以是諸豪皆為援例而縣道之敗實由於此令

歲諸豪聽命皆依縣例而此老毅然不納已具
公狀申諸司矣榦在此尚可脫則徼今以往愈
恣橫莫敢誰何矣榦若為南安之行則不可不
速治之以寬一邑百姓之憂若不為南安之行
則勢不容與之兩立也聞張元德在彼亦熟知
其曲折千萬留意乃一邑之幸不但一邑之幸
一路豪猾聞之亦當震慴矣
榦本縣綱運已裝足甚欲一見計使只候林丞
至便就道更須急往促此來恐州郡未必肯令
來則榦亦難動蓋一邑頑民日夜磨牙只俟榦

動脚便覆出為惡也前日偶因體不安牒丞權
縣謝知府便投詞論撓百姓及出假後追其幹
人斷治之此公終是不悛為一邑之害民畏之
如虎同心拱手聽命是何世界如此不若趁計
使在此了此一事一邑生氣不是細事也榦之
所以不敢輕動誠不忍百姓失所恃也若去此
害其他小小者亦自知戒然後得放心也揚漕
此來未曾有所按治交覺風采不如楊子直不
若以此為第一義今錄去大槩更以所聞參訂
助之為此一舉亦一快事也

榦彔彔於此方喜安跡數日前忽聞有改差監
六部門之命昨日部中人來乃拜省劄衰晚何
以辱廟堂簡拔之意只是合有辭今又復搬家
寄寓臨川且單騎一往彼中俟諸何以支吾抱
關擊柝既無重責亦無多事却可養病矣然老
矣何日而已耶令人氣悶也更有少事得劉晦
伯朱敬之諸公書皆令不須候代然輕棄民社
而去又似不安山野之人不知典故輕去則為
躁進遲去則為偃蹇二者皆不可今以公狀就
漕臺申審欲煩契兄袖見漕使想亦有此樣例

當如何得漕司行下可不可皆可藉手也
同官王丞以急斑改乞免差考試前書已及之
令左守亦爲致懇於漕使想亦必送僉廳幕中
之事契兄能爲一言則事無不濟人非高舉遠
引不屑世故則寸進之念人誰無之今必欲拂
人之情使之無故拘牽而不得遂其所欲且人
以親老爲詞又何忍阻人顯親之至情邪恐見
運管陳丈諸同幕力爲言之幸甚
閒袁吉皆盛傳富家藏楮之說人情爲之騷動
聞趙漕使亦主之或云朝廷行下皆未見的實
果有是說則莫若且自十貫稅錢以上人戶使
之收藏若一二貫稅錢人家全無所有豈可困
之邪相見在即他不暇及
聞從人暫出章貢想今已歸聞以官碁事行此
事亦誠難措置虜中官會謂之鈔舊直八百足
今只得百七十省其狼狽又甚於吾國也其所
以出師連年屢敗者亦以錢幣不行軍士乏食
之故則此一項事亦誠關利害也北方弑逆之
後盜賊四起淮北道梗不通非百十人不可行
榷場北客絕少兩使不至此其事可想也此閒

最可慮全無措置若萬一有警不惟不能戰亦
不可守不惟不可守亦不可逃蓋觀地四平無
名山大川之限一望二三百里方見山其習俗
勁悍御得其道無非精兵御失其道無非劇賊
向者憚於一行蓋恐其全不可爲及至此究其
本末又困於不得有爲束手坐視甚難言也到
此已兩月亦覺軍民豪傑翕然歸心卒有緩急
只得旋收拾爲用耳邦君有福人全不見有憂
慮意亦可服也此間事大略如此兩子來此却
得終日監守讀書老懶却未得工夫讀書每日
與群豪相追逐亦頗爲酒所害但嗽疾却有向
安意也向來遠遊之興如何葉味道潘子善次
第來相訪也 安豐
承聞已解臺幕之印且得歸山中陶然自樂世
間愚人方且自爲議論自爲軒輊亦可憐也但
安豐之約既不諧金陵諸司所在想未必肯出
若過儀真鬧行一番乃以微服見過爲旬月之
歎亦不惡也斡之蹤跡想不甚知其詳緣其人
太甯凡太鄙嚴不可相處此亦不欲露不和之
跡只是彼此以貌相承而已初亦不知彼乃日

夜相諧訴於李仲詩之門至於相回避以臺諫
劾之仲詩甚憚之遂有乞移倅之請所以取悅
於臺諫而又以慰彼之心也然其心又不能自
安遂密以其相傾陷之意白廟堂所以幹既攺
除而彼亦罷黜也仲詩為邊帥而憚一太守至
於詰曲如此後乃屢遣人來相謝且自解幹亦
未嘗有他以倅易倅何不可之有初未知曲折
如此遂留儀真月餘以書懇相識乞奉祠未幾
臺評既下亦只得且往金陵已然五月四日交
職事然彼所以相陷傾之意亦有說有李明兄

弟三四人皆豪勇之士幹甚愛之數與往來忽
有告其兄欲結集人過淮取壽州者郭守以為
奇貨謂幹實使之遣人相聞幹知其必無此事
遂親出捕之得其兄弟兩人送獄乃是一士人
徐師點者為首謀假太守之命以紿李氏之兄
弟也徐師點却是與太守最厚善嘗以壽州人
欲獻城告太守太守荅以待寫書與廟堂恐有
可乘之機徐得此語遂以紿鄉人以為太守奉
朝廷之意而為此事也李明之兄李顯以告李
明李明却之而其事始敗露既以一行人送獄

乃日夜拷掠李氏兄弟使之誣毀以脫徐生之
罪幹知其故遂移書仲詩取一行人赴帥司根
勘郭君以此大恐遂有回避之請尚力爭以為
乃李明之罪而欲嫁禍於幹亦可見其愚也出
來仕宦便有此等事既一家未有飯喫而於義
亦有未決然不可仕者只得且隱忍於此為祿
仕而已若真要行志則無處可頓身也 金陵
伯量兄來具知為況之詳昨但疑未欲遽出以
疾為辭今乃知果嘗叙和幸已平復不勝慰喜
新除去就想已有定論昨嘗囑吳勝之乞賢者

入幕庶得一水相望可以承教渠初甚以為然
不知竟何如耳數年事奔莫未能引去良可愧
怍郡事甚簡民訟絕少但性好興作自不能安
靜耳正以無朋友講習為苦忽桑胡譚三兄偕
來黃伯新亦繼至得以朝夕講貫此天授非人
力也已相約編禮書王朝禮十篇仍日溫論語
集注以相磨切十年之間吏役紛紛不意今日
忽復有此每相對則深恨賢者之不來也春夏
之交不雨靡神不舉略無雨意勢大可憂大抵
以江為界凡江北諸郡無不旱者沿江亦然北

方兵革不休妖厲之氣浸淫至此朝論但欲平
靜第恐非我之所能必邊防未嘗不講而未有
一之足恃從事於枝葉而體統之未究識者不
能不寒心也此間亦議築城總漕兩司深以爲
然但主張小未合朝廷亦未報行守土之臣捨
是未有先焉者也 漢陽

朋友得書或云赴新任或云不赴皆不得端的
世事愈覺費力皆不可曉解榦已兩上丐祠之
請不遂今歲大旱無以爲百姓亟發郡帑收糴
米麥出糶貧民目今境內幸不至貴糴但願以
此得罪於漕司目今施行之間相咈處多制司
亦不相樂只得急遣碎累先歸獨一身於此以
與之爲敵歲終再力請祠當必可得若遂此志
則當有承教之幸矣

適方知已辦臨川之行亦勢不容已吾人出處
何嘗惟義之從耳同行甚佳候到縣却相度也
漢陽歸途

王臨川最勤而敏士友多稱道之千萬爲之調
護使得展布聞其欲丐祠而去亦可惜也臨川
鄉民極頑非上司庇之不惟邑宰之不幸抑亦
鄉民之不幸也至禱至禱

榦歸三山已月餘一去鄉井幾二十年訪舊半
爲鬼矣存者莫識其面也百事悉置之度外近
得小寺屋在城中最幽靜處限界甚佳見葺治
居之端坐六七年則無此身矣歸來亦苦人事
之多不得一意觀書但於心事日求寡過矣李
貫之素疑其弱忽奮然抗論而去東南之士愧
死矣儒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朝廷又能容之皆
盛事也昨得其書云尚留九江半年果否欲一
見之私居難動自此恐爲永訣矣 三山

榦以被命日久又有促行之旨既不能力辭只
得早到官所宜措置以爲固圉之計所欲請教
者非一既不能久俟旦夕當以書求誨益也 榦
過豫章見陳巡檢名榖者亦西班之奇士陳凱
趙八之徒莫能及也頗有相從之意不知尊兄
以爲其人何如能廉乎能不欺乎能忠於所事
乎其他本事隨其所長皆有用處且得根本正
當則不誤人耳 榦欲遣人招之決於尊兄之一
言望見教就寧處借一人至南康相追爲幸今
日之事人才爲急也偶又與陳子實同官甚幸

其人苦硬可喜尊兄知之否其人之詳何如併幸示教勢不能伺候自此相望不遠常得拜狀

安慶道中

閑居想其適知識時勢自應若是惟有仰羨而已貫之既留伯量復歸想追隨於山南山北其樂不可量也榦不能固窮又復一出業已至此只得安之安慶雖淮郡民俗最頑頗費料理又郡無城壁累政以土惡不可築不容但已到此首興此役請於朝廷乞錢米不報止得自為之郡人以為是亦有捐金相助者度費百萬緡亦

不暇計有無一面興築以是終日無少暇朋友亦有十數人在此亦不暇講習真一俗吏也到此五日便聞浮光之警今虜退已兩月矣朝廷亦屢有大舉之說然施行竟未有可人意者豈宅之意尤銳要之無本領無古今只是杜撰何以集事得其書云欲屈契兄入幾幕不知肯和此險韻否若能同貫之一來此游山亦佳肯來當遣人奉迎也 安慶

為貧試郡落在塵埃籠樊中望諸兄如蓬萊中人不謂清流尚顧俗吏千里遠訪聞之洒然真如執熱之濯清風也

茲承政帙佐郡之命在賢者不必多賀朝廷公論益明茲可慶也榦已再上丐閑之請一以避辭小受大之嫌二以避峻急掊克之政年事寖晚筋力益衰亦欲求閑耳本留濂溪以熱甚故多遂遲太乙觀後得請却過山南也承教有期預以為喜

榦以九月一日抵家因得杜門絕人事遂其堅僻以度餘生過臨川見朋友講學頗盛殊可喜此契兄往者守官善誘之力也國秀兄近況如何往老不能迂道見之此老久病恐終不復相見矣

榦屏居粗遣惟是雖脫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煒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為懼鄉閭朋友絕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得從游見其志慮堅篤因與之歸此留三閱月嗜學不倦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

承教誨更望扶持之爲挂老來但覺切己務內
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欵語也 三山
長沙之行想已有定論一出一處於義皆未有
害世俗之論亦有不足恤者要以即於吾心之
所安耳朋友相聚想如常此間會府却遠不逮
江之東西也亦以進取之途頗利故不忍捨之
而從事於寂寞也 餘 還家已踰一年只是杜門
教子溫習故書而已嗽疾復作亦不復問醫聽
之而已邦人得簡夫之來不勝其快蓋前日樂
土已變爲愁歎之鄉矣亦豈否泰相乘故得賢

侯學臨之耶南康黃史君亦是吾鄉之彝類必
能繼陳寺丞之善政也
閑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贊之力居多也朝
廷須檢舉歲月恐亦不容閑退耳樂則行憂則
違惟義是從耳初亦何心哉 餘 閑居無他以舊
居迫窄不足以容孥累又念此身已老亦欲爲
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但百
物旋措置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成矣閑
居無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
聚諸子亦可督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

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如之近於鄉間取得
禮書來內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晚年大段
留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 餘 於喪
祭二禮編得甚詳密先生以爲禮書所編皆不
及今當更子細看過若可繕寫即尋朋友在官
者寄去抄錄可入禮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
但最苦是無朋友商搉其次是無錢可雇人抄
寫及供給朋友檢閱甚以爲撓若伯量肯來又
能爲之多方抄化得果足及編書之費來此相
聚數月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

疑無人講明苦不可言尊兄恐越竟亦難若伯
量來訪侯其歸 餘 當送之往麻姑約從人一出
亦可爲旬日之集 餘 若措置得家事定疊此間
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使出外一
兩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須致意促其來尤
佳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
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
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
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

理無一毫私欲之累以此而施之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餘項於曾點言志一節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已意望相與訂正之

元思報果州兄之病令人驚惱為之奈何此數日亦有可生之意否天未喪斯文乃使吾輩困厄病患亦不終喪斯文則決亦未使之止此也得諸兄朝夕在其側莫大之幸餘拘縻於此不得一往但有終日憂歎而已西浙之行且宜遲之今且遣兵士六輩往備使令更看其病勢如何也 安豐

餘抵臨川已兩日省劉既到而臺評子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荅先師囑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甘吉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間又得款語也

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挈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官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閑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關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奇士而止於此每切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為立祠遂為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為題數語以見其為人庶幾祠可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游之情也 三山

餘屏居如常人事絕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則並不出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尚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為其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貫之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其不足也得其景元書著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其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喜陳師復已為貫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忘之師復刊其詩以為祠乃僧所立未免為着數語以見吾人愛貫之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

余國秀兄已爲古人今其家如何子弟如何甚
可傷也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師不無
歎恨也方明父遠來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
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愛敬蓋其源流固有自
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
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
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丈
使得與課社朋友往復商確當不爲無益也
昨迓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溫謙
之歸具知近況之詳尤以爲慰且承有訪黙之

與一動亦非易事況筋力亦豈得與衰者並耶
黄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往來也長沙之役今
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黄守不相識聞其人亦
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間
老稚如失怙恃也終日杜門每月一謁府主
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
年正月真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
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
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
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

李貫之可望乃止於此去冬有蜀人家楨字本
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
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伯仲耳近來
諸生伏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
蜀事最詳且切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
歸與秘郎中名伯巽者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
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留之一相見亦
佳此間得楊志仁相聚講之又歸殊不落寞岳
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illegible]富書意向甚
正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爲不亡矣近

讀中庸因推考古元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
用工人心道心直内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
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
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
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
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
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
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
在湘中者一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
契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

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身心上點檢處如何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為彼中宗主更望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為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以及於此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四

書三

復楊知縣通老 楫

幹录录如昨無足道者課入粗辦免追逮之擾皆庇之及鄭庫兼職亦以俸入之溥藉以相助又適正官物故新官未行擾擾特甚然亦幸可支吾來諭所謂盡心者誠當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夫子以是為為政之法思之誠有味也陳膚仲尚留婺女云春間方歸彼亦幸而外除耳若果留中今亦不免矣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勉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踪得罪皆非所宜也楊志仁同令姪在彼可以相伴頃聞其歸與其濮不若且留之為佳吾人仕宦只得了公事私家瑣細不可無朋友相貼也

幹汩沒如昨無足道者庫中夏月絕無事乃以鄭庫不容辭雖已有正官年少不更事煩費料理所幸人情無它可以相勉但所借者如此日力顧用之於猥瑣為可恨耳政成事簡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志仁能留彼相

處尤非易得若其決去則實未有人可相從也先師日遠大義日微每竊嘆悼朋友過此者多往往不能久留相與孫相規切爲之奈何則去冬已一考度滿罷之日契丈尚未美解當決意求爲旬月之款近謙之亦來此尚往來都下渠亦甚有走求見之意得求嘉孫居父書亦欲此來即往拜見亦未知果何如也令兄因書煩致意敬義記當述師說以答尊命此便甚亟不能敬承也

幹行李以午後次郡城首謁江户相約來早見太守又須逗留一二日而後可離也深念聚合之難終日作惡稍自遣者以契丈得志仁兄朝夕相聚又令孫頗謹厚警敏又已事并并有條人被實惠上下相孚無它掣肘此足以慰朋友遠別之情耳幹僕僕遠役甚非得已今日之事肉食者不以爲憂而吾輩乃爲之戚戚亦足見其疎也

幹猥賤苟遣無足道者雜居庸保以販鬻爲業責任甚輕真爲貧所宜處歲且小稔米價甚平俸入雖薄可以無飢如是足矣但無朋友之益無講習之功良以爲懼旬日間忽天台求嘉一二友人來訪且志仁昇孫繼至因得紬繹舊聞茅塞旋除然亦可暫而已竊聞德政所加人吏相孚財賦既可辦則撫字乃優爲若學道愛人之效豈真所謂僞也哉志仁立志堅苦窮理不苟友朋中所難得昇孫篤實可與共學但恨不能久留亦恐契丈望其歸不敢久留之也膚仲此來志氣甚銳初勉其注一小近倅或再注幹官不以爲然今遠次豈易待耶舜和遂爲古人極可傷念少壯者不可保如此益使人凜然恐無復有卒業之日矣近事想聞之又似一變吾人但當堅守此志死生無二命義可畏甚於鼎鑊不可回互反爲異己者所笑也如何

復江西漕楊通老楫

幹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採之輿論皆以爲凡所施行最爲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爲都運國博今日爲監司與前日爲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

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禦者監司之風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繫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為有德之君子自績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為有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審以全令名使善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為一己之長也今幙中有一李是天相國博以為腹心股肱耳目之助也願國博虛心誠意以待之凡所施為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酌則何事不濟耶榦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為任且先留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招在書院案無他書但有官員名銜冊舉以相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之不惟於榦為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之間去一贓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矣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變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榦不及盡知吉州萬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頃嘗來考亭從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貫之字忠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陳子華在湖口尤可託如此之類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人則一郡之事皆可委之或鄰郡之事亦可委送人之冤抑必獲伸政不必自責效於一身心力耳目之間也大抵江西健訟成風斫一墳木則以發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姦訴指道旁病死之人為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為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有不為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理斷不當之訟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決也若便追人若便送獄曲直未明而被害已多矣今日之病兵不素練糧不素儲卒有緩急何以支吾

餘日夜有不恤緯之憂也兵非漕司所掌糧食一事恐宜加意今歲江西雖小歉較之常年亦為樂歲朝廷既不和糴大家亦有餘粟更須筭計漕司財賦除起解之外不若以羨餘委州縣廉明官吏擇稅錢最多人戶平價和糴或萬石二萬石隨吾錢之多寡收糴於南昌江濱置倉盛貯每歲增益若歲有凶歉則平價出糶旁郡凶歉亦可移以賑之若加之師旅則亦可資以給餉歲或屢豐則以代輸上流州縣之綱運而取其合運之綱米以填入此以新易陳之策也

州縣有學最關風教今皆為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為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說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固當教提學者又豈可不提之耶須是立為規程學生必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申提學提學亦間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勤怠能否而殿最之異日必有人才可為世用此其為益大矣今之為運使者

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聞風而視效者矣此非細故也與其徒創東湖之美名而不思教養之實者大相遼絕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 餘

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參考也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今日最急莫如官會最不可不奉行且得先備文牓以戒告之一條戒官吏之蔑視而不奉行者一條戒百姓之不肯行使者一條戒頑民之誣告把持者三者並行可也至於寶鼓事委李司直巡行

體訪李司直耐辛苦不憚奔走而又忠信可託也其法無出於鹽錢若中朝廷之降下鹽引自販自賣如福建之法與商賈並行人食賤鹽而官得見錢善之善者也然世俗多憚煩又難與慮始無心膂必有破其說者其次則莫若先取諸郡之鹽價於隆興前後兩江[illegible]差鹽官遇鹽船至則籍其數仍問其所發鹽之地分州縣官為置場椿積以純會子還之然後均之鹽鋪拘其見錢所謂鹽客者本以會子買鹽今以會子還之何所不可彼之欲得見錢者不過私下低

買官會此最亂法之民也見錢多則官會有可免之處會價自高矣計無出於此者但其間防閑斟酌便宜與二幕上下共議論也此數事既舉則使臺亦可以安然無事矣最切要是且宜清心省事有張元德甘吉父處於內有李國録李司直處於外而國博提其綱領可也天下之實當與天下共惜之此榦所以不敢自外而輙進狂言也

復劉師文寶學 甲

榦八月下旬自金陵郵吏遞至台翰并奏稾各一通捧讀驚愕莫知所自未及修謝忽被漢陽之命已而督促就道水陸奔馳凡兩月方達漢陽遂成猎緩不勝恐悚榦閩之鄙人也寔賁廣陋亡以齒人先君以儒素起家至紹興御史以清節為世所推重不肖諸孤恪守先訓罔敢失墜既冠聞晦菴先生以聖賢之學誨後進摳衣從之始獲粗知治心修身之本末家素窮空孥累很衆迫至中年偶得一官奔走州縣亦不過為斗升之計而推其所聞於父師者而見之行事耳然以狷狹之資不能同流合汙以自媚於世故其得罪於人者常多然亦有察其愚直以為粗有足取薦之於朝者凡數人然非鄉曲之舊知則州縣之屬吏獨端明汪公嘗三見薦於未嘗識面之日顧閩浙之相去壤地相接是必有為之游談者惟閤下在西蜀數千里之外自代之章乃首及於閩嶠州縣之一小吏以閤下之氣節德業視當世之士固未肯多遜而海內英俊亦豈無足以當論薦者而顧求之於世所擯棄之人此其所以驚愕而莫知所自也非榦之才有以異於人閤下之識見亦非流俗之所能窺測也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不可以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顧以衰賤無用之人而乃獨蒙大君子之知遇如此則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亦不敢不痛自勉勵也榦之鄉慕閤下聲名非一日之積而未得遂侍坐函丈之願丙寅之夏從官於江陵幕府是時邊事方興議論之間落落難合閤下去江陵方數月幕府之故吏猶在間有相問勞者必曰使子遇前帥劉公必將志同氣合而無間也榦猶莫能悟

其所以言者已而徧考前日之所施行但見吏畏而民安事修而用足與其所親見者大異然後歎其命之窮而所遭之不偶也孰謂十年之後復蒙知遇之厚乃如此耶然雖蒙閤下之知遇如此而幹之年已六十有三矣去函丈又二千餘里幹以職守所拘無由致其身於大君子之側以慰其生平願見之心則亦有咨嗟太息而已望閤下而不得見幹之衰老又如此則所恃以見其區區之情素者一紙之書耳又何敢以無謂之寒暄不情之稱頌而仰凟執事者之聽耶故敢併述其愚以求教誨於左右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爲私之心急於爲公上之人旣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爲當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掃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此無他義理不明而人心不正也閤下其何道以革之耶中夜以思心焉如割尙冀台慈痛爲當路者言之幹衰病日侵所望者閤下召還當得拜迎舟次也有晦菴所爲先君子墓誌一篇敬錄呈覽蒙爲跋數語以光泉壤幸甚幹近有亂道兩篇併納呈言雖不文然亦足以激流俗而明道統也併望有以教之

石門擬與兩浙陳運判

幹竊謂天下之吏自一命之微皆以所關自達於其上惟犒賞諸庫爲不然蓋是庫之設創又實將揚公而主之者不過卒伍之長及其歸朝廷也亦視之無足爲輕重而武弁之貪鄙游之蹤進者居焉是二人者人之所共惡而亦自輕其身不以惡爲耻也十數年吏多闕士之公勤廉敏有志事功者亦往往就之以斗升之祿然以其例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故亦甘心畏懦蓄縮以苟歲月其獲免於一已足矣而况欲求有以自達乎幹也

之一吏耳是亦應畏懦蓄縮以苟

也因使者之來乃欲有以

獨其方冠知學蓋嘗有

也旣無因以自見猶

區區之淺識力耕

而老及之矣乃以一介之賤吏獲隷於賢使者按臨之下此而不言是終已不得舒憤懣於斯世也雖然大言之則非其職之所宜淺言之則委瑣不足以瀆使者之聽如幹之職所謂釀數百斛酒辦數千緡錢雖世之庸賈亦能之以使者之賢明必不至使下吏不得以盡其職幹之職瑣瑣而不足以瀆使者之聽也小者不足言而大者復不敢言姑以賤職之所及而有關於國家之大體者為閤下言之幹聞之生民之命社稷之安危實繫焉京畿之民尤所恃以屛翰王室而不可不加恤焉者也今也轍環四方而未有饑窮困苦如浙西之民者焉姑以二事驗之石門酒課舊額五六萬緡常有餘今也歲解一萬常不足界自若也拍戶自若也而解錢不足者民戶減於昔產業減於昔則因沽酒之少而可以知戶口之少也石門酒庫以灰和糟歲以糞田雖狗彘不食及閑務門老稚畢集買糟和糠而食者肩相摩也無錢而求糟以食者常相半焉則因食糟之多而可以知貧民之多也聖天子在上二三大臣所以寬恤民力者無所不至而京畿之小民戶口日減而貧民日衆是豈不深可憫者乎立國之命在於百姓百姓之重莫急於京畿今乃虛耗貧困一至於此是豈不深可憫者乎幹少從先生長者遊語及江右人物未嘗不以先大丞相為稱首恭惟某官憂國愛民之意謀王斷國之論得諸家傳而藹然著於縉紳之間　主上軫念京畿之小民而付之以將輸之寄此固百姓之所懸命焉者也皇皇者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釋之者曰周徧也言使者之詢訪無所不徧也幹以一介幺麽之賤吏其去民為最近得周旋里閭覽觀風俗而有聞焉故敢不避僭越之誅輒陳愚瞽以助詢訪之萬一伏惟少垂察焉若夫賑恤之策經理之方非少知治體不足以知此惟閤下詳擇焉

復盧子陳監酒

幹講聞盛名甚久每以未得參識為恨忽沐台翰之辱縷縷滿幅如對面款非吾臭味何以至此感尉無量幹冒昧此來以二百餘指無以自活之故鄉兄才名如許何故亦屑居此職槁賞

諸庫乃揚存中所私置不必
居之後雖以歸朝廷亦視之
西二班通差非老耄無所歸
貧游有所覬則貪吝有所慕
此榦自以爲失計而不知足下
吾人要須無處不可居無事不
不然則腐儒而已承諭曲折乃
不知榦且夕即獲譴去矣然區區
爲足下言者一則不可說我是守
尊大不屑細務二則便將庫務付
不知有提領但知酒要好要賣得
錢到庫一毫不至於吾心自不足
而然也如此則庫務無不可爲而其
類推矣若必以爲仕宦當有樂處職
處則亦日見敗壞而已榦之自處只
廉易安以勤易飽而已承足下相問
輒及之幸毋見誚也

與嘉興鍾知府書

榦昨已拜違不欲造謁留此數日以然
至而耳目所接有不能自已於中者然
冒昧之嫌欲不言胸中怵惕不能自
次不能自決者蓋有日矣尋復自念
此爲世之庸暗飾非者設也竊惟某
正位事公勤方國論紛紜之日而獨
帶之士人固服執事之平方毫賢交
獨能無所附麗人莫不稱執事之正
已服人矣政事之長不易縷數五上
旴而退可謂勤矣二三黠吏罪惡貫
惡而治之可謂斷矣其賢如此而
毫之未察是豈可以不爲之一言
言之夫勤則事無不理而有不理
無不畏而有不畏之吏者執事
寓居旅舍有孫世謹者以訟事
暇與之語也但見其天明則拂
蹙頞而歸父母妻子終夜戚戚
而問之則曰某投牒四十餘日
吏不爲之呈日就食於主人
則事之曲直未可知也而已費
之誅求不預焉榦固無暇問
怪其胡爲濡滯之至此也以

見抑如此而況於貧賤之小民乎以幹之所覩
者如此況其所不見者乎則幹深惜明公之勤
斷而事反不理吏反不懼也是以冒昧言之幹
之來自都城也於交遊間皆云執事行即召還
矣豈此胥者平日自有所憚而今乃有五日京
兆之意耶

與或人

讎恥之未雪竟土之未復中原之地化爲腥羶
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
間聖君賢相間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大恥率
以牽制而不敢發其實誠不顧羣議斷然必爲
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以亮其心也蓋
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爾自舉
兵以來所向敗衄而不如吾意者閤下亦知其
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
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爲
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爲國謀者將
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爲不智不
告則爲不忠乎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既
不能隨時整葺以無廢其積一旦有事又不肯

力言其弊更張振刷而因偷取爵
秩爲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忠於國家者哉雖
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救之於後始之
不謹事既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爲害又有甚於
始者此幹所以深爲憂也幹自荊襄來江北之
地莽爲夷狄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皇
洶洶若不可以終日入江西之竟則不復知其
爲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征戰之事者入浙東
之竟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然
如太平之時而採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
駭者此幹前日荊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
深也蓋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
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
慮則病可愈矣今淮荊襄如彼而內地乃如此
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閤下欲知之
乎寔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
身然以閤下特賜垂問幹而不言是亦無以異
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大夫之論往往腹非心
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閤下不信人耳
閤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國乎豈不欲名與

後世乎豈不欲上無愧於祖父而下以垂於子孫乎使吾之言苟當於理閤下何患而不從令乃相視而不肯言使閤下徒以一身朝夕營營於上堯舜大聖尚資人謀閤下雖聰明然一人獨見豈若衆慮之精乎榦自荆襄往來蘄吳二宣撫間見其所請之事無一不從閤下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祿保位自不肯言爾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五

書四

復輔漢卿主管書

昨所論性無善惡必有善惡榦以為性亦可謂之有惡者蓋因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發蓋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為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

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張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惡皆性然後復明且備也更望垂教

上江西運使書

居於其職而不知其事之曲直者不知也知其事之曲直而不為之處其當者不仁也受人特達之知而無以報之者不忠也報之不以其道而陷人於有過者不義也僕閩之鄙人也少不自勵老而無用不自量度乃以一命之微而僭百里之寄百里之內利害休戚皆不容於不關其心也雖事之不至於其前猶當日夜求訪而思有以處之況明知其不可乃坐視而莫之救耶舉天下之士孰無求進之望哉或以佞或以賄或以請託或以親故其求之者非一方也固有求而不得未有不求而自得也僕非不求也自知其衰老而不敢求也部使者之薦舉乃首及於不求之人此古人有言曰以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言各求其稱也一則恩造二則恩造朝夕傴僂於其前伺人之顏色順人之風旨惟恐有失焉者是妾婦之道將順其美匡救其失扶持植立不使人有纖毫之玷以成其光明盛大之德者此國士之報也王氏鋭琛之訟僕之所不能曉者也婉婉之弱子哀號於其前求以奉其母而不得此仁人君子之所宜動心也然所謂天倫者謂其親疏高下粲然有條而不可易也以弟而繼兄為子而追母則天倫亂矣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明道而立教也夫以一偏之詞執其十數家之族人而指以為教唆者其虛實未可知也以部使者之嚴追而送之他郡棄其家族奔走道塗吏卒之誅求囹圄之禁繫十數家者必蕩然而失其常產矣是豈不深可憫耶夫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部使者之威令若雷霆然世有登乎千仞之山聞雷霆之發於太空也隱然如嬰兒之聲及其一震則裂大

石折大木舉措之間不可不審也如此此榦之
所以日夜思念而不容自默也夫承使者之命
而追十數家之人於縣令非有所擾也然爲縣
令則不容不爲百姓慮受人之知則不容不爲
知己者慮也苟爲不然則不仁不知不忠不義
是小人也大君子之門豈容有此無狀之小人
哉此榦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敢有所言也
伏惟台慈察其情而加貸宥焉

復李仲詩淮西帥 大東

榦比以蹤跡不能自明遂具事之始末仰溷台
聽方懼瀆尊以速罪戾乃蒙頒示寵賜台汗反
覆閱曉聞所未聞而又謙抑慰藉如待敵己不
勝悚懼不勝感激承諭彼曹皆是循欲以結集事
嫁其罪於榦也比見有蘇知錄者以憂歸過此
相訪云郭一日呼兩獄推司而問之曰獄案中
如何都不說及通判獄吏答云此事與通判不
相干如何敢寫郭大怒令申報判云各勘杖一
百知錄往見之遂相引入卧內於紫袋中出文
書一卷內一條云一體究得上件結集事盡是
黃通判使令知錄云不知是何人體究遞何人
台語既無此事如何敢胡寫通判便肯休郭遂
教令知錄供一狀來云徐師點係妄傳州郡台
旨李明之徒想亦是詐傳通判台旨遂判一照
字而 今台諭云云則其說尤可信不知朝
廷將 帥司之供責耶抑將信彼之偏辭耶可
謂愚 也竊恐龍圖於廟堂私劄中未免委
曲其詞以致疑惑而不判然別白言之所以中
都相識交以書來相告也若是黃通判與謀州
郡何不將一行人解帥司乃累日抗拒而不發
耶只此一節便自可見其他不辨而自明也台
諭每以爲其人姦險可畏榦但見其庸陋愚俗
而不見其可畏也榦愚不肖數受教於當世之
君子矣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直道而行成敗
利鈍一切付之度外又何彼之足畏哉以堂堂
大帥 然畏一列郡之繆守此榦之所以不曉
也觀 教以爲抑於形勢方今朝列皆賢
者或偶爲人所誤爲之移書求薦則有之若其
人不足薦不足用明白而告之彼亦豈不見聽
且 圖之薦人爲朝廷耶爲形勢耶高郵應守
其人自賢又石式之懿親而丞相之所拔擢一

語不合東帥劾而去之誹譏其非者龍圖之威
望嘗減於東帥今乃如此隱忍回互得無損威
望耶果如此則繼今以往高見遠識之士皆不
敢畏服於龍圖之門而形勢之人日至矣今觀
彼書有欲引嫌回避之語大府遂有乞遷移通
判之奏是爲其脅嚇而不自當也果欲回避則
自回避何必見告耶且繼之曰已作劄子達大
坡矣是何言語乃敢陳於連帥之前彼其意蓋
欲以大坡相恐嚇耳便是同列亦不敢出此語
而大帥之威風乃能受此脅嚇何耶且彼何等
物類大坡又何嘗着眷於彼特以虛聲相恐便
爲之動又有大於此者則當如何奏狀中有委
有才學之語不知何者爲才何者爲學將委實
見其有才學耶抑此二字爲形勢而發耶甚非
天下之士所望於大君子之門也經濟之才世
不多見如龍圖之襟度忠壯固當以韓范自期
而世之所謂屬望者亦不輕而受制於小人乃
如此此有識所以爲之不滿也富貴之來自有
定分一門之中登法從者相踵世固不徒以貴
顯望龍圖而以道德功業望之也大江之西賢

士大夫如林持清議者吕若觖然故區區之愚
忠更望龍圖持心正大勉己方嚴是非可否一
切付之公論而禍福利害舉不能動吾之心則
此等小人奉頭鼠竄之不暇又何敢肆無禮於
其上而以形勢相脅持耶如此則道德日以益
功業日以彰聲名洋溢西山東湖當爲之改觀
矣幹愚不肖辱龍圖之愛念者甚至區區之意
亦但欲脩身明道報知己者而不敢以功利爲
心今龍圖每得書必勉之曰旦夕必得郡或曰
必分符幹不知郡爲何物符爲何物乃如此利
害而屢勤龍圖之開曉耶顏子曾子不試郡不
分符將不得爲賢人乎天下之士皆必試郡分
符而後爲可貴耶如此則龍圖亦未爲深相知
者夫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士亦思所以自
立耳而何無位之足患哉大韶大濩森羅乎胷
中用之則陳之朝廷薦之郊廟不用則戛擊搏
拊於大山長谷之中喬林茂木清韻遺響足以
自樂回視人世方且擊[illegible]淫哇雜傷溺何
足聽哉何足戀哉幹所遣丐祠人尚未歸幸而
得之便當買舟絕江長歌痛飲於吳松之上然

後歸老武夷山中不復交於人世矣仰恃覚弘
備陳悃愊言詞激切尚幸矜照

復交代王寺丞 從

榦比承台翰之賜又辱眞案見之别幅詞意鄭
重不勝感刻諫詞賤跡不復重禀惟是交承之
契誠非偶然況又得躡賢者之遺規其爲感幸
非言所可旣也漢陽小壘介於大國之間士大
夫不自愛重往往過自畏怯又以一章可航鮭
守土之官亦輙違法出竟奔走諸臺諂事上官
不過求知已事苞苴徒餔啜耳想其趨走臺府

未免傴僂屈折於吏胥之前以至自損威重以
故臺府兵卒視漢陽如縣吏之視都保耳其肆
爲無禮討非一朝一夕之故奉天子命爲守於
此豈宜低首下氣奉承此輩耶自交代丈赫然
奮怒執而囚之公議翕然咸以爲當大别秋興
自此遂增九鼎之重矣榦也庸懦不武亦得自
襲此餘威稍可自振何幸如之何幸如之或者
以爲州郡不應收禁監司之兵卒天下之惡一
也監司兵卒敢於擾州郡而州郡治之是爲監
司懲惡也何不可之有以太守而敢於治監司

兵卒則太守之賢可知又足以明監司之賢然
後州郡乃敢如此也此蔡丈一時施行之未當
亦自悔之矣吾輩從宦誠非得已不過爲貧爲
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況事之直在我又何慊之
有榦視事已數日茫然未知頭緒特每事必照
交代丈例施行所謂步亦步趨亦趨也有可見
教者平望不外

復李軍使書 蜀人

榦誦聞高誼之日久矣參辰相望願見無由忽
承忠書陳義慷慨詞氣奮厲如怒濤洶湧

奔放不可涯涘不問可知其爲蜀之名士也忠
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昏於氣餒怵於利則畏
懦畜縮而不能以充此心耳觀執事之所以自
敘豈流俗之所敢望哉顧是非毀譽屬乎人窮
通得喪屬乎天吾惟盡吾此心而已其他皆不
必論也閩蜀相望幾萬里安楊之事固不能盡
知而亦嘗竊聞其略矣柴與之世之所謂善類
而顧若是焉何哉宜春善地士友亦多可與語
惟執事安之而已榦少不自力老而無成資性
狷狹與世多齟齬其窮悴特甚俾守偏壘年事

至此豈能尚隨俗俯仰方上香火之請畏足窮山杜門掃軌以終餘年安得千尋之綆挈執事於深淵乎惟執事安之公道開明晉用有日矣

與劉晦伯侍郎書

幹拙謬無他長生平但知從師友讀書於世事全不通曉一行試吏亦但知守父兄廉勤之訓此侍郎所熟知又安知邊防爲何事旣爲此來亦不敢不私自籌度以愛君愛國爲此心之主而一身之利害不敢計至於存撫百姓相親相愛使如父兄子弟腹心手足入可使守出可使戰人心旣歸則兵之弱者當思所以使之强財之乏者當思所以使之富城池雖難猝修而要害之地亦當思所以爲老弱保聚之謀南北之限雖有淮河之阻吾旣能探彼之事彼又豈不知吾之虛實哉吾之至忠至誠至仁至信有以服南北之心而又知吾之不可犯則雖羊陸之事恐不出此今北方擾擾內有骨肉之相殘外有强敵之相迫山東河北羣盜蠭起道路不通此豈非諸葛孔明所謂存亡危急之秋耶今託身於人而目之所見皆與心之所謀者不相類

天下人物有才智自足以有爲者有才智不足而資人以有爲者自足有爲者當依之資人以有爲者當輔之旣不足有爲而又訑訑然拒人於千里之外此所以私竊憤懣而亦不敢見之詞色也自今相處亦無他事之小小者亦不敢數言其關繫稍大者亦不容不言禮貌往來亦與他郡守貳無異但勢分太尊而情好隔得失太重而猜防深望其松茂栢悅魚川泳而鳥雲飛則決無此也不獨於幹爲然而僚屬莫不然也姑以貌相承而已初亦甚覺可駭今則久而安之矣間不和之說已關廟堂之聽欲和甚不難但相與爲欺君誤國持祿自謀之計則無往而不和是非可否之相濟乃所以爲和也初亦思爲避之之計蓋恐其陰相中傷今旣頑然聽其自爾也辱侍郎愛念之深且有甚不可處之處此亦無不可處者姑自盡而已餘則付之分也故敢詳及之幹冬至一疾幾殆稍安即過歷陽鞫獄往反一月胡總卿以檄見招更兩三日後徧走泗淮數百里巡視守把即過金陵亦得一見制帥入幕之請恐非寒賤所敢望也區區愚

見竊意邊陲無寧靜之理儻得如侍郎之公忠
無我以撫臨軍民僭誹傳聽延攬英豪庶幾有
屹然不可拔之勢但從容猷納折衝樽俎自有
妙筭又不在於東馳西騖也附此申禀

與胡總卿書

榦比因人行嘗草帥具隸人之敬度必關濱台
聽惟是請違倏忽十閱月拳拳尊慕寔貫切此心
自顧寒微朝廷過聽用逾其分氣血日衰去家
十五年忽動丘壑之念遂上香火之請不蒙開
允俛首於此事簡民醇可以養痾一旱可畏種

不入土人無蓄藏朝夕凜然無以為計計使以
監司而守武昌以欲括諸郡之粟以歸一郡制
使以防邊而實遠儲不肯泄遠郡之粟以歸內
地漢陽介於安復武昌之間制使禁不安復之米
使不得至漢陽漕使又欲泄安復漢陽之米以
濟武昌以故漢陽獨受其害所幸得旱之初盡
捐帑中之積廣糴客米得二萬石而帑積亦有
二萬石斗大之郡而有四萬石之積遂可以安
枕而無虞然兩司之交鬬猶未已也計使挾朝
廷之命以持制閫制閫又以閫外之權以令漕

司至遣大軍數十人守漢陽之竟計使又遷怒
以治安復之官吏是何氣象乃若是耶監司之
體當如是耶陰陽不和則為旱人事如此何以
召天地之和朝廷擇人以安遠而一室之內自
相攻擊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人
物乃如此其豈不大可寒心耶以是益令人動
歸去來之興也要之制使之理為直蓋實塞下
之粟事體為重而救一郡之歉亦易為力也亦
嘗以是解計臺之意遂亦併蒙見詆自是只得
靜以聽之不敢被髮纓冠而往救也榦只俟賑

濟結局當再伸前請得遂從欲則當買舟東下
拱聽教誨也

與恭總郎書 奎

榦伏自向者恭官出守建陽得託宇墜之庇因
獲晉拜去歲金陵復得預屬吏之末茲承蕭將
正命榮總餉臺又獲密邇臺治朝夕親承教條
視他郡有榮耀焉顧以踈賤僅能具姓名通記
府轄一水之阻又不敢越竟親承約束拳拳此
心如水東注然區區賤職有不敢不禀瀆者是
以忘其犯分之誅輒冒昧陳之榦衰晚庸繆無

足比數誤蒙朝廷知遇之厚試邑一年而得倅爲倅一年而得郡此近例所無有不肖何足以當之竭來此邦民淳事簡日領詞訟不過四五紙晨起治事一二刻即退終日可以高卧財賦之入不過市井酒稅亦不難辦真無毫髮可以圖報朝廷知遇之意身雖佚而心實不遑安也然有一國之地則當有一國之政毫髮有闕則無非太守之罪是豈得以爲事簡而自佚哉漢陽雖小郡實與武昌爲唇齒丙寅丁卯間榦適在武昌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爲安否孫氏都武昌而使魯肅守漢陽則其爲要害可知今乃蕩然無城池之可恃此豈郡守之所敢自安城南俯瞰大江堤岸低薄夏月水漲居民晝夜爲之不寧一或潰決則一郡生靈皆爲魚矣城池堤岸二事乃郡政之最大者日夜籌度計畫要非郡計所能獨辦俟有成說即具利害方略申朝廷諸司而目前有不容已之事怗使所可以主張者本軍軍籍多缺禁軍二百人僅有百二十人多游手亡命之徒向來廩給不充聽其朝來暮去自榦到任爲之增廪給然後粗有固志且招填已及百五十人見招足舊額但無營屋可居往往散處民間有營屋三四十間又在郡山之後荒蕪無人之地深爲非便蓋漢陽郡城自紹興之初殘破之後並無居民岳侯屯兵武昌遂占郡城荒地爲水軍寨所占之地居郡城三分之一屯水軍七八百人又皆高爽之地郡中民居皆在卑濕又皆偪仄無所容居運學乃在湖水之中同官廨舍往往不能備循未利害而禁軍無營寨乃闕典之大者今水軍所居之地既爲寨屋又爲房廊既爲廨舍又爲花圃向屯七八百人今但三百人則空地甚多同爲屯軍水軍之地有餘而禁軍乃無營寨一軍之兵無地可居而寄屯之軍其地反多空閑以彼有餘補此不足公此心而觀之亦無不可者欲乞共官曲加憐念呼樣司而喻之此意或差一屬官過江相度如果從所請本軍每歲甘出積貴金備之亦惟命是聽幺麽小郡非上司力賜主張則雖有趨事赴功之念亦無所展布

復豐宅之淮西帥 有俊

榦備負假守才具淺拙誠無能爲獨拳拳宗社

之念日夜憂惻無所控訴　藝祖數百年之基
業江左數百萬之生靈　二帝之游魂無歸
八陵之餘憤未洗當醜虜衰殘朝不謀食之際
正中原遺黎奚爲後我之思以如是之重任付
之當世諸賢浮光之警今又兩月矣未見有一
字施行起人意者想其闖所到當頭幾顆之報
上下擧首相慶又爲宴安江沱苟安歲月之計
眞使人憤懣欲逃遁山林而不可得也忽聞先
發制人之誨不覺喜欲起舞今日之事甚不易
見釁端旣開事不容已向者吾嘗卑己厚幣以
事之彼又據有河南北之地志滿意足故可
和今吾旣絶其幣又失河北幽燕之故壤其勢
只得取償於我此豈可更萌屈己求和之
如此則只有守有戰而已守非易事惟戰
守然自諸賢偷安日久軍政不修百事廢
何以戰顧今日事勢則誠有所謂事半
要在處置得宜耳一則收中
其黨與弱其勢力二則用兩
奮其勇力固其藩籬所謂
其釁勢而已中原百姓有

叢條使自相圖得一郡則使之爲守得一邑則
使之爲令淮北郡縣可不日而下矣彼其離去
巢穴事力旣弱所恃者河南之郡縣今旣尾解
則彼將捄死之不暇何暇謀我哉瑩瑱在安豐
見壽州有欲自獻其城者閒結連陳汝數晉
歸附之意此不待吾之寸兵尺鐵而事之可
者已十七八矣兩淮荊襄之忠義與虜相讎
日強盛之日尚敢數十爲羣越虜境一二百
掠財物盜牽其馬以歸况今虜勢如此莫
戰之意近日浮光之警王辛一出不待
從者數百人其視大軍一可當百近
取桐柏毗陽二縣皆忠義自爲之其
矣豈可不早爲之謀哉壽蔡兩城
浮光一二豪士喻之此意使可辦
然我退則彼來我來則彼退以
亦不知誠可笑也安危之機在
世所倚重只得力言之力言
爲之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大
不可不爲之區處不然又有
事矣要當重民兵將帥之權

使之各守要害勿令相雜則
取可用今之招武定誠是也
中合處之自爲隊伍散處兩
相應援虜人最畏之今若収
物反爲無用更望審思之彼皆
恐亦廢其農業也附此申西往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六

書五

與胡伯量書

幹录录賤職無足道身老累重書會所入之薄不足以自活躬耕非所素習捨是無非有害於義惟有祿仕猶法令所許君臣不可廢之義竭力盡職食焉無愧故冒昧爲之幸亦職事粗辦上下不相咈可以苟歲月耳但場務事多無暇讀書浙右之俗尊務豪奢初不知讀書爲何事過從絶少講習遂廢是則可恨也契兄與黃寺丞丈處彼此當相安胡不且少留耶甫仲去歲留此甚久亦具言相處之適其長子子華今遂登科矣恐欲知之李余二兒力學如此可喜近有自彼來者乃云敬子捨祿仕而放債以爲活豈亦惡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無以爲活却不若丐祠之爲愈也

幹衰晩之蹤奪於兒女之累不得一意卒所業朝夕憂歎虛度此生若不爲擺脫之計日度一日溘然而逝與枯枿朽株何異兒女十人一兒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許人今秋可了更四男

予次子輔年已二十三矣懵然無所知然亦幸其靜重知讀書但頑鈍之甚留之膝下無朋友過從昔欲遣之遠游以交於四方之賢者而廣其聞見深以未得師爲念今乃聞契兄寓筠陽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趨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起誨之以所當讀之書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爲之點檢課程不惟使之識義理不爲小人之歸亦望之使之多聞博識進可以應舉退可以爲書會以不失其衣食之計蓋家世窮空兄弟子姪輩皆須自撐拄以爲活非有父兄之業可席以爲安也若其可教望收寘席下雖三五年無害也此亦月遣人送資糧以與之幹老矣一二年間亦有卜處康廬之意得此子先交於彼中相識異日亦得以老此身也萬望垂念

李憲相約爲章貢之行已治裝戒行邑人苛留不忍相捨此亦爲之痛徹心肺以此憂慮熏心幾成大病只得力辭之未知其肯相從否茲晚絕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閑且爲卒業之計豈敢更當此重委若以此得罪而去亦所甘心也昨

承示借先師遺訓已囑小兒輩謹護不敢損失承許以夏初見訪俟有的信當遣舟奉迎輳孫偶以去私留此只得且以付之家亦及揚敬仲語此自是二陸門戶其學者之說大抵如此專欲上門把人長短又須勒令其人從其說誠足以聳動人聽然久而思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某坐某行言之則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盡其某坐某行之意也國秀兄之說以爲得之恨以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

幹一身百慮至上饒又且不免還家看學畢來價大賢四壁蕭然求欲退安丘壑而不可得且夕又當一出抑何時而已耶回首諸公徒切健羨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揜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義理無窮安得朝夕相依以扣請所未聞耶

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

字致字誠字正字脩字與明字相發見得分曉
方理會得先生旨意不然只是依倣假借也林
年益老目益昏每念先生諸書向來槩欲說得
平易使人易曉然今所曉者又只是見得皮殼
殊可歎也悉俟面言之近因與孫兄元思論西
銘頗痛快敬子當能言之餘俟騎氣之來耳
林本是村秀才却被捉從此來又不免別換頭
面爲之說法曰昇舉豪爲騎射雄飲之習老矣
不足追逐然舊病却自來此爲之頗減亦是頑
骨合有許多辛苦分也諸事已見敬子兄書中

書五

四

向使其得一方之地使自展布亦當有可觀向
促隨人後亦頗覺費力耳亦只得守不侵官不
犯分事爲之使吾之志得行而彼不覺耳然孰
若安坐讀書之爲樂也兩子來此却得課之讀
書其他無可交游者蓋此間所習者騎射耳不
知有詩書也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書及先師言
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
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
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

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
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
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
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
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林老矣未
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
所以糊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
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
事業之敢望特汩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
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

書五

五

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却與向來議論不同今
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謂合義則非所敢
聞只管如此立說却似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
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
不仕從之亦無害也
前日之事乃知諸公醞釀甚久惟恐其來故競
起而攻之要之不能阿世徇俗尚復俛首從官
此當自責也第因此遂得畢足山樊杜門絕交
一意安靜以終餘年又莫大之幸也南康已成
聚落臨川氣象方張此間亦有朋友自爲保社

講習益明不至於微言絕而大義乖亦先師所望於吾輩也尊意只得屈意往白鹿且以吾道爲念收拾得十數人使此道不至湮晦最急務也陳守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此而不可相與則亦難乎望於今之世矣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議擇之也榦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閨庭之間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絕難其人也

復胡伯量書

承誨以諸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晉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皙者眞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此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試以扣余李二兄共商確之安得一見相與劇言耶恐有未安者却望垂教爲幸

將偶當一職自不敢苟以是亦粗辦不然亦豈敢虛竊廩粟以活孥累耶承見教講學大略足見刻篤師友所望道體之說前已具所問求教矣未審是否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摸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坐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添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之下一扣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

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即乾卦其右即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恰巽之位即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為南以坤為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幹以資故無筆力且在考亭借書以讀以故無本然此大節目

則可以默識不可便流轉以誤後學也

聞東州兄之病令人終日憂惱又是幾百十年後生得一人如此況當人物衰微微言將絕之際豈宜如此不知此數日又如何朝夕引領以望音信及得音信則又驚悸不敢開緘為之柰何諸兄更宜朝夕視之且以寬釋其意也西沂之討且宜遲之幹在此陳師復又來皆可差人去使喚及其他奔使亦可效力若解舟之後朋友皆不在側萬里脩途不得不為之慮也

與胡伯復西園書

幹賤跡如舊去冬復為此來吏兩三日即理歸裝頑鈍無寸進特此志未嘗敢衰理精微玩索之久漸覺前日用工之疏然又安知異日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亦有刻意竭力以不負此心而已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為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

歎慕悵然不得朝夕承誨論君與陳丈於大本大經固難責以盡合然聞其於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己而已

復胡叔器書

幹兩歲奔走相望益遠無從晉記人來兩辱書誨不勝感慰吾輩年益老百事皆不足開心惟力進此道以無負師門為幸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真箇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殺膠擾無益於已見窺於人甚可畏也餘衰老冒昧此來只是爲貧別無它事日來覺得氣血大不如前已上丐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間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費勞心若得早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

復葉味道書

餘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爲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爲後日之地以是其變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

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爲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謂程先生語錄胡爲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

不慍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爲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首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謹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

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爲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留抵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留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

暑熱不可言旦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丈書
中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與萬物統體一太極一
物各具一太極是同是別或云大德敦化是
天命之謂性小德川流是率性之謂道或云
大德是語大莫能載小德是語小莫能破此
兩意是同是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四
句如何旣說物則又說秉彝又說好德則也
彝也德也是一是二語脉如何相貫

幹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
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
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
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
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
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
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
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
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
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
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
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
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
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
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
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
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
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

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
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
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
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
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
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
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
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
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
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
不如此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偏突而無
別謂之異者支離而不通矣竊嘗謂此四句便
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
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
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
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
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
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
幹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幹
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離折而
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爲天
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爲性無不在之語
幷中庸與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
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
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
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
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
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當行
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

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
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
着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爲思之以見教幸甚

復李公晦書

來教謂喜怒哀樂發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
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
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
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
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
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
心乎朱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
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
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
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
義禮智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
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
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redacted]
[redacted]秖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
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
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

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旣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似此可謂大段明白未審高明以為如何更乞詳以見教

前此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却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

朱先生以大學為先者特以為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至於首卷則嘗見先生說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後來覺得無頭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遠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偶此意亦可見矣今觀學者若不識本領亦是無下手處如安卿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若善學者亦無所不可也孔門教人只說博文約禮至子思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首言性善是或一意也

所疑近思數條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狀仁之德公字乃為仁之法所以繫次卷義利之辨不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三卷只論為學之法若是利則不可以為學矣如孟子言舜跖之分則豈可以學論哉四子之序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次近思乃雜詩書於語孟之後專言四子則不及詩書泛言讀書則雜以詩書亦各是一說於學者用功初不相悖也義理有疑一段兩出此却可疑但滌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句於學者讀書之法頗精密故先言之最後劄記之新稍淺近故列之於後然不重出前數語則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主敬前亦當如此若大學或問先以持敬補小學而後及大學則與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則又不知持敬為何事耶先生嘗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亦不妨其互相為先後也凡此皆非大義所係但覺近思舊本二先生所共編次之日未嘗立為門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嘗立此字後來見金華朋友方撰出此門目想是聞二先生之說或是料

想而爲之令乃著爲門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則氣象不佳亦非舊書所有不若削去而別爲數語載此門目使讀書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書之舊爲佳試與黄丈言之如何通鑑綱目見舊本只是周威烈前數有諸國征伐至弑戮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稟先生答云此豈可不載遂添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踈漏處然其大經大法則正大的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也僣易及之更幸賜教

與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它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嘆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且其小大皆有可取搜羅振拔以廣其助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然處世有窮通致力有難易巖穴幽隱之士刻意厲行以有志斯道亦足以獨善其身惟夫君相之尊公侯之貴天下之所觀瞻人心之所趨向誠能篤意於斯道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壯國勢於九鼎之重直反掌耳是則幹之所以有望於閣下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七

書六

與鄭成叔書

榦同朋友寓蕭寺終日無來人乃知山居之樂如此入城千萬枉道下訪也承諭記文筆力低弱不足以發明尊丈宣義家庭之訓與賢昆弟相與之情更幸改抹看如何一覽棄去可也記中欲知其爲其人之家不得不書人表德甚皇恐父前子名則又不得不書名僭越之甚（紹熙壬子夏成叔請怡閣記也）

傳諭丈丈宣義眷睞之意甚厚秋深當走求瞻拜無盡之書不敢先瀆侍次幸道謝意何日復入城近與朋友看傳議見其考事說理頗有可觀反爲衍辭華語所汨没間亦有非出一手者妄意刪去三取其一似稍可觀已祝望之携呈試爲一覽有可疑者幸相往復成叔之敏不過一閱也

榦昨入城特留一兩日復入山今尚可爲半月之留漸迫俗務不容久享清福也朋友去盡雖無講切亦頗得自溫習業與世違不足道也昨望之歸以一書附之逸達不審曾至否子羽尚未來秋賦甚近計淬厲日進以成叔詞氣當無復堅敵但更放平令明白如白居易詩雖婆子亦可曉庶讀者不甚費思索耳不知如何但榦豈足議及此耶以旱風雨可畏近城兩熟之田皆無所傷想並海殊爲此撓於收刈無阻否所在或水或蝗天災異甚肉食者殊不爲動心也

榦試後多事欲再爲入山之盟而未能筆硯已生埃矣朋友盡散獨謙之數往來耳何日入城得請教論邪儀禮編次殊未有倫理得一二朋友如成叔之敏爲兩三日之集則此意可遂矣

榦日困多事不得專意講習爲懼承日課詩禮計有新功世間書無不當讀況涵泳持久以養情性者乎但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眞見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泛然徒爲誦記而已此皆前輩所已言承問輒及之詩集傳刊本不及見此却有寫本偶鄭子立借去俟其送至當納去東萊詩記與詩傳雖多不同然意思寛博從容却亦頗有益

幹明日遂行上元前度可抵家帯詩傳適迫行
忙冗亦偏尋儁文籍散亂竟尋未得幹不久即
歸抄錄未晩也儀禮元不曾點併俟他日

幹抵此諸冗如昨但日俟家兄之報以決行期
先銘非淺陋所能稱述以文誼之厚亦欲勉强
復迫多事偲未能如期耳買書亦偶印未就彦
忠行急併俟後便也慶元丙辰先生是歲自鄉竹所遷里

幹罪逆不天先妣葬事有日欲啓先人舊壙舉
以合葬槨爲水所吞壙雖幸無他然歉側已甚
有人子所不忍見者苦哉痛哉不孝之罪何以
自贖兄弟相視方知擇地不可不審家兄頃亦
不以風水爲意至此方大懼新卜地特出家兄
之見開究未數尺已有消泐之狀矣以此遂姑
遲之然家兄嫉季通等忠之說如仇讎雖有百
口莫能開釋付之俗師卜之淫鬼終恐復蹈前
轍無可言者身屬卑幼熟諫不從只得聽順中
間憂悶不能食者數日幾至委頓今却幸稍能
支吾以視大事之畢百况如此亦不如無生也
考亭先生中間得書一病幾不可救已遣書相
訣矣近却已安近聞詆排之意復熾不知竟如
何此間朋友十數人却皆謹愿純靜有可共學
之質以科舉在近皆未暇講習閒家塾相聚者
衆想極有美質聞望之在彼幸爲致意試前能
一來山間訪問生死否戊午

承許下訪兼聞昆仲偕來慰幸之甚禮書之成
有日矣所借善書行者二人亦約上元後到此
得如期同點檢與之抄錄爲幸張樓不難區處
潘百二哥今日亦來相訪大率朋友來者皆以
朋友未集且歸若成叔之來當呼致之林公度
潘謙之度亦月半間此來亦一盛集也己未春成叔達

此季新周人來從先生學

幹禍患餘生心力凋耗此間事緒不一終日應
酬無少暇遇休日且得休歇喪禮尚未暇修整
禮圖已略觀更須相見更相詰難方見定論自
舉業爲士子錮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
全無綱紀補緝萎弱亦無次序如醉人說話滔
滔皆是也如昆仲眞讀本分書實可爲後生法
也此中兩三般人有一種直可與講理義者有
一種亦只得令渠讀經史及古人文字勉令飭
行作世間好人耳近却頗似整齊彼此意思亦

漸相孚矣長溪楊丞通老來此此人却是武夷門朴實做工夫人無一點世俗態信道甚篤深可敬重度更留此半月餘不知成叔能及見之否若撥冗一來住三兩日亦佳

幹祥祭在近意緒摧割且日與後生習無益之業尤無好況朋友講習者亦苦無堅強奮發之意此道不明二三千年方得二三大儒講明以大振墜緒欲一一以望之世人亦難矣但一向如此則斯文之不喪者幾希晁仲不讀世間書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者賴有此耳類禮此間

全不暇看大祥在七月初九日幹欲七月初一日即請一二長上權齋幹即撰喪禮登箕山作十日工夫了却此一事若彼時得成叔肯來須省得太半功力也不知如何早望示報周禮雖且編得到地官一半然覺得亦成倫理可觀今歲若了得此一書亦是一事此間亦有前輩三四家說略無足采者以是益覺此書不可不成也異日更得成叔修成所編禮記以配此書更編得祭禮以配喪禮亦可以少裨世教也

幹祥祭在即哀慕何窮衰瘁日甚他無可言者

家兄一房欲移歸城借屋以居私竊不便只得移朋友就陳膚仲舊屋一兩日須可移朋友多歸無復講習之益可以整治喪禮適建寧有專人來又了數日書問擾擾不可言小卷已了即可附來此中呼書工録出如未畢且將所移喪服制度注疏見示欲添成此一篇也大祥鄉人例用忌日或疑不得二十五月足日之數不知如何試爲思之

幹祥祭甫畢哀慕深深以家兄一房在山間未歸葺治屋舍以俟其還遂暫移朋友於膚仲故

居方此擾擾又聞池陽余景思之訃殊可傷悼辦遣一僕往迎護其喪以是尤覺多事自顧荒陋恨無以謝朋友遠來相聚之意日月如流此去整整只有百日即東西南北矣八月一日課諸兄說易一卦孟子兩板休日畢集於僧舍設湯餅供輪請六七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粗覺意思不惡承許月半後此來當不爽約也類禮日夜在念此兩日方得下手喪大記及士喪禮已看過只是多令互見而注疏只出一處如此亦不甚繁更旬日亦可下手抄寫但

如孟子答滕文公段子之類亦合入但未有頓
放處更容盡抄出諸經如顧命之類皆抄入乃
佳荀子左氏傳之類却別作外傳也更得從者
早來相與詰難庶有至當之論也二十五月而
大祥頃亦檢尋皆無所考後見司馬公却於忌
月前一月之末卜忌月內一日祥祭設使忌日
在二十九日而卜得初一二日則尙不滿二十
四月只有七百日而大祥矣不知司馬公何所
據然大祥必須卜日又不知於何日方卜前日
先妣大祥只於忌後一日祥祭又不知果合禮

經否大帶初讀鄭註及疏亦疑其如來諭云云
但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兩句却以緇辟爲句
絕二寸又自爲一句似不成文理陳氏禮書却
云二寸者只是緇辟闊二寸裨垂者只是裡其
下端二寸耳其說又謂約紐三寸不應帶反細
於紐其說亦似有理如此則再繚四寸者恐是
兩面皆緣二寸則共爲四寸是否不知如何玉
藻最是說帶處脫爛不可復考也今禮書畫帶
多於腰間正結處作兩紐如環注疏又不及此
不知後人何所見而云王侍郎遂以爲此即所

謂紐也亦恐未必然耳疏中所謂裨其一垂者
初亦恐如來諭或恐一垂只言不裨腰間而裨
其垂皆不可復考也陳太丘趙苞二事鄙見亦
只如此但趙苞亟索區處使一郡生靈不至
魚肉鮮卑不至衝突乃是若只了得自身而百
事皆放倒以爲乘障安邊付之能者何不早爲
此言而誤人國家事哉要之古人立爲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之法亦正慮其異日之難處也考
叔素聞其豪宕有奇氣每以不得一見爲恨今
乃得竊觀餘論甚幸甚慰但不曉包承小人之

法如何昨讀嘗見方疑胡公氣蓋一世乃獨爲
此等議論不謂考叔生平有豪名而亦爲此言
也頃比讀東漢黨人事使雖變易姓名爲人傭
作以避禍及變易姓名往來京師多所營救故
一時善類全宥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
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
不能樂天順命者也奴僕熏腐之餘竊弄人主
之威福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剸刃其腹
乃以士大夫而爲中常侍之尹客豈但枉尋直
尺而已哉包承者小人之所以吉也若大人則

身雖否而道則亨矣此大易之本旨也更往復
以質其是否乃佳
榦諸況如昨但漸覺多事不得一意讀書爲撓
誌文後別改定數處亦只是刪去冗辭今所指
摘數處極是俟改正即託舜和書之但旣不足
以發揮潛德又豈足以刋之堅珉也哉己未春成叔甫
外祖母之葬此時求墓誌於先生也
榦頗苦多事七家兄方遣女六家兄復治行墳
禁之訟復與撓不可言更旬日後又自爲治裝
之計矣相別無月日爲之悵然後月廿日以前

更能一來與朋友相聚否此間三五同舍天資
粹美志向堅確其他亦大率循循雅飭榦之荒
陋反愧見之故尤望成叔一來與之相欵以別
也令外祖母志節之高鄙文不足以稱之又加
以勒石重自愧耳
榦入栗山因訪必大過節方歸治行冗擾不可
言自惟不才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不爲鄉人
朋友所鄙棄復欲與之爲筆硯之交義不容辭
閑正又復東下但處非其位尚賴成叔諸兄相
與維持得不至踈脫爲幸世俗淺薄深恐因此

遂蹈悔尤也然天理人心有不可泯滅者擇其
善者相與勸勉亦足以少助吾道之勢耳
榦諸況如昨病軀漸向安然亦未十分脫體亦
漸可觀書矣師友散所恃者書册矣益不敢
不自勉也昆仲相聚日有新功應舉工夫不可
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胷次爲佳不然則
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
定命也鄉間朋友漸知起向者多更賴成叔振
技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
米鹽瑣碎不足以浼吾靈臺也近偶思九月以

下之喪除服月日先儒所未說謾記一段託望
之錄呈試一觀是否幸見教庚申
榦一歲之中災禍沓至餘殃未殄半月來疽發
右臂徹夜痛楚心煩意亂亦幾不救然禍患更
嘗已熟亦不知死之可畏而生之可樂也先兄
一房存沒留寓於此爲計甚深而親故莫能悟
也歲晩當一歸爲先兄辦葬事須得一見
榦諸況如昨無足言者俟先生掩壙後即歸度
十二月初五六間到家不知能一出相聚否諸
事悉面言茲不暇及但有一事陳彥忠以九月

廿四日死於建寧之客舍無以爲棺斂之資嘗
率此間親故助之矣然後事可慮若甚多鄙意
欲得成叔爲之糾率鄉閭朋友嘗與彦忠往來
者如寅伯大哥舜和謙之子立輩之用之諸人
裒金以賙之此已馳書懇潘澣之矣彼中惟成
叔與之最厚當爲勸首亦須稍厚乃可此事不
可緩若得之不可付其家恐妄用只逅來此間
或留以俟幹之歸可也幹以先兄一房欲歸亦
以未葬不容不歸既歸又不容遽舍之去遂決
意就栗山之招然栗山去箕山與城中正相等

身拘書院亦率一月方得一歸箕山歸亦一日
復回不能久留以是事多有不滿人意處甚以
爲撓幹又棄家遠在數百里外其況味可知所
幸朱家兄弟皆在家庶免後慮耳聞昆仲淬厲
甚力此吾人本分事不可不留心此間朋友亦
只得課之作舉業以應試不敢爲高論以誤之
世間亦有一二人甘心不習舉業而留意於所
謂僞者此亦難盡以責人也彦忠後事與之區
處稍成倫理亦率得官券八十道以助之但亦
尚欠得一兩月粮承欲爲糾率若得十餘千以

助之亦佳偶有建陽人在此已報渠子弟矣千
萬早爲辦此逅來城中諸公次第未必可率也
近得渠子弟書却頗能自守此差慰人意耳此
間朋友甚思一見成叔若得五七日暇只取建
江湯裏借問日溪路則至此不遠矣 辛酉
幹山居甚適但朋友日課舉業講切殆廢爲可
懼耳七月半間亦暫歸建陽八月半前復來此
試前當得款聽教誨此少意昨承許爲陳彦忠
作擅越昨已報其家令作十四五千主張矣其
家已就妻兄處借去禾令妻兄就此支錢用不

知如何或隨多少看得若干六月末旬內借一
人逅來爲佳恐幹七月內行期不定早得此錢
使用度成叔必不忘掛劍之義也
幹衰晚試邑不敢憚勞歲月倏忽已一考半矣
所幸上下相安可以逃責但思學業之不進齒
髮之日衰又爲可慮耳 嘉定己巳時宰臨川
幹素不治生業聚累日衆齒髮日衰又不能坐
視其啼號冒昧試邑以求升斗之給不習爲吏
一切自爲法度但知無一民不當愛無一事不
當理日夜勞瘁無頃刻寧以是行年六十有一

而衰態可畏又居官無蓄積還家又復匱乏去
歲之夏一至中都部吏以爲文字不貞遂注令
闕以歸已絶意京秩矣冬初一二故人官於中
都者又謂可以料理使其復來留滯於此已半
年矣班引之後注闕甚難云云 壬申先生在京注斷涂宰時書
榦請違甚久奔走官涂人事噫廢久缺晉記尚
是癸酉年秋間辭后令似於清江舟中得熟知
動靜之常便中忽拜誨字之辱反復數四不勝
欣懌乃知琴書寓都城長才遠識尚爾淹回造
物固大有所成就邪榦衰老與世寡偶甘就閑

六卷 十三

退朝廷見念尚畀祠祿粗足自給志願畢矣還
考亭寓居已五十日矣亦欲一歸里中省墳墓
尚以牽制未能動勢須少俟秋涼也 丙子先生罷漢陽守奉祠居考亭是冬[illegible]成 叔時在東府[illegible]景[illegible]書院
榦諸況粗遣無足道者惟區處家事今粗有條
理則可以安居靜養以送此生耳偶有少禀知
縣家兄位小姪子自知孤貧刻意向學偶因子
方姪入都遂附之行欲經營漕試日子已迫不
知尚可圖否且此子怯弱疎拙心甚念之又不
欲尼其行已爲作林宗會潘謙之書囑之矣恐

尊兄有能爲之地者蒙介念甚幸家兄頃丞沙
邑大參方親迎亦嘗獲拜識不敢令其輒扣賓
謁家兄之孝友清苦人所共知若能爲宛轉使
不至冒暑徒行幸甚
榦抵家兩月餘日望騎氣之至近聞屛仲兄乃
知爲子華所誤及得來教又知脉候亦少不安
吾輩縱浪大化中凡事豈能盡如人意要使在
我有定見而彼之往來吾前者千態萬狀不足
以爲吾累可也榦投老來歸先廬無可棲宿之
地得法雲寺僧廬數間葺治居之今已安如山

六卷 十四

矣蔬食飮水亦可以老更得如尊兄數人朝夕
往來則尤幸也
一出良勞有司不明久矣豈特士子一試而已
哉此亦何足爲賢者道榦一去鄉井十有五年
投老來歸百事非舊後生輩皆以爲讀書者充
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專念一文一葉
者爲是彼亦豈欺我哉左右以年少便蒙不令
讀書之號此可以觀人物矣勉之彼不足與較
也榦無屋可以爲羣雞之芘近得法雲寺居之
僻寂正拙者所宜新正能下訪否 與成叔之丹元肅書

已拜安慶之命十一日出門十五日長行更
得一見以別幸甚令弟喪事既畢則早下訪尤
佳

幹衰晚爲貧冒昧不意遂東擾擾如此初至人
面不相識便有浮光之警幸即退卻此亦汲汲
爲自治計今城壁已就人心已安可以無恐矣
但年月已暮光陰無多矣已作書懇諸公求歸
不然則來春亦決意爲歸計廣舒誠弱人心勇
銳亦頗勝丙寅丁卯間但諸賢處事皆未見有
足恃者中原分裂兵革方動未有息肩之日謀

國者但欲苟安未見其可也 丁丑冬在舒州時書

幹以與當路諸賢議論不合不忍竊民誤國力
辭歷陽安慶奏事之旨深入康山堅坐幾百日
竟以此忤意平日不相樂者從而擠之罷命之
至而此身已歸至臨川矣向使冒昧爲修門之
行爲辱豈小哉自此遂得斬斷四路頭溫故書
以待盡然有一事欲與契兄議之若早下訪幸
甚北山僊翁不免一出因與之別想亦不免入
郡也生平故舊如賢者今幾人耶以是尤懸懸
也 戊寅罷辭召命來歸

幹諸況如常痰嗽不止亦不足爲苦也禮書亦
畢日與二三朋友考訂暇則相與商閱舊書以
足自適耳來教縷縷以貧爲苦此吾人所通患
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
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
千金之璧以易一兎笙邪投老歸來頗覺鄉俗
大不如二十年前足下父子生平自負卓卓如
此茍未至飢餓不能出門户亦不如且伸眉之
爲愈也嘗見陳子昭勸賢者教兩令似習舉業
賢者力折之此卻是子昭美意亦是渠生平艱

苦見得如此今說得太高繞經折挫便就委靡
卻不濟事也足下亦想未深知恭之事體只看
後年正月下了致仕則夫妻父子必至流離此
亦已先安排下此一着對他不足畏也春初早
入城此間有安下處岳陽有一朋友在此真能
任道者恐其正月末即歸早來聽此議論甚可
壯也 己卯

幹自夏間爲氣疾所苦至今未脫體此病恐與
之同死生也更得兩三年在世間讀了所願讀
之書則可以無憾矣潮陽之命力以疾辭已再

上矣以必得爲期也貧固可畏然亦留一个餓死做樣子亦不須人人安飽也新春和暖亦能一出否

幹辭免之命再上竟未有處分中間都城大火又復無暇及此亦決不能復出便做掛冠主張遲速亦不必論也賢父子何日入城近覺向來朋友講論不親切後來有不來之高閣者近却有一二人眞可共學獨恨不得相與款語也

與鄭

幹愚不肖過蒙眷予之厚自惟忿情深懼無以副期待之意尚蘄有以教之乃幸扁舟浮江訪長者於象山之中以快平昔棄州之私不啻寢食稍暇當求遂所願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八

書七

與李侍郎夢聞書

幹服職淮堧幸未汰斥仰藉台庇知感知自去秋之末胝所職汩沒應酬冬間感冒幾與世隔又其間有小齟齬不敢拜興寢之問非敢怠也每得孫行之正字書具言侍郎所以顧念之意甚至尤切感激幹資禀頑鈍拙於處世致勤台念尤劇皇恐駑鈍之資於世事都不通曉一行試吏恪守父兄庭勸之訓諸賢過聽以爲有才使佐邊州受命以來不勝悚懼冒昧此來自之所見與平昔之所聞於師友者大異白面書生固不曉邊事然載在方冊其本末源流昭然可考聖賢書策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甚體國之忠絕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軍之死命却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皆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

之強貧而能使之富蕞爾之地而能使敵人㒺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今所謂守邊者亦何必待從臺諫之論薦宰執之所親擇哉雖州縣一吏亦可為也不過籍書期會之間而已彼知管范羊陸為何事哉餘之向者所以憚於一來亦自知其迂闊之見決不能與世合也初亦甚以為駭今則頽然聽其自爾也然今日之事侍郎亦嘗略思之乎胡運之衰人所共知盜賊四起人亦所共聞今每舉一細事必曰毋致張皇千餘里之長淮皆蕩然如無人之境而委寄於庸夫緩急安可恃耶紹興之初虜勢方張諸賢建復讎之議流離死徙有所不顧今守邊之事亦無有明白剴切而言之此天下有識之士皆不能無望於侍郎也安得一侍函丈開口一吐胷中之憤悶耶 二聖蒙塵 八陵廢祀此兩句不復敢出諸其口矣開禧丙寅之事兩淮荊襄之生靈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有人心者亦當為之動念也侍郎家世忠孝而江西平賊之功又已試之效此擔恐不容好避而亦天下之所屬望故敢冒昧及之餘大

病之餘氣血衰甚歲前一至歷陽鞫獄旦夕徧淮堧巡視守把即至金陵總所稟議亦須參謁制帥入幕之事非所敢望也安撫

餘自知疎拙不敢萌一毫寸進之念金陵贅員方挈賤累為久安之計忽蒙除郡之命自念疎遠何以得此吹噓之賜端有自來感激亡已歷賢相逢公論昭著尺寸之長尚有可採輒破去前例不次而用之朝廷何負於士大夫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塞漢陽為郡雖小國寡民然實吳蜀往來之衝武昌脣齒之國無漢陽則武昌亦不能以自立矣丙寅丁卯之事餘適在武昌親見其事武昌官民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為安否向使虜人數騎抵大別則武昌不攻而潰矣其不至漢陽者幸也然其為郡最小事權最輕郡無城郭郭內之民僅千家有兵二百人人月給米五斗多者一石朝來暮去若客旅之視傳舍郭外沿江之民幾二千家皆浮居草屋視水之進退以為去住夏則遷於城之南冬則移於城之北若鴻鴈之去來每歲二稅所入不及中州大邑之一 都官吏請俸僅及中州三之一

騶從不備往往徒行以是仕者憚來闕員殆半
如此何以爲國由是武昌視之若屬邑然而此
邦官吏又不克自振其爲衰陋未見其比也 缺
視聽事已兼旬首集郡兵而第其強弱倍支廩
粟以活其家校其武藝之工拙數支賞給而士
卒始有固志自是嘗有應募而來者矣同官亦
量其所得之多寡而優恤之與同甘苦百姓不
問其已經縣未經縣已結絕未結絕應有詞訴
一聽其來而曲直始有所伸民心安官與兵各
得其所方漸有州郡氣象但土地褊小雖縣文

公之賢亦不能以爲善國也妄意亦欲有一二
興創勢須洞究本末然後敢請于朝亦惟藉侍
郎褒言之重庶或不至於掣肘也但資質庸下
精力衰倦恐不能仰副朝廷責望之意耳尚幸
有以警策之 前滑
缺以不拜隷人之敬拳拳尊仰實切此心遞中
兩承台翰之辱不勝感悚修城事誠知朝廷專
力決未能及此但事屬利害不敢自默其行與
否豈敢必耶鄭書先君之交遊其令孫從宦於
此豈敢忘之但同官亦多賢人又只得視人物

之高下以爲先後薦舉之弊至此極矣亦不敢
全不顧公議下半年尚餘一章更容相度也 缺
報有誠切之懇冒瀆台聽綢繆間一時先君輩
行仕於朝有聲當世凡數家如任如鄭皆是也
惟先君不事生業至今諸孫凡十三房皆無以
自活於之所以黽勉從宦者亦爲門户之衰替
耳非敢望榮宛死足矣豈不願浮湛仕途爲門
户計加以名賢遞相推挽朝廷過聽超躐亦豈
不願奔走以赴事功實以年齡頹莫精力衰弱
不足以效驅策一去里閈凡十五年先君尚葬

淺土墳墓皆無人料理兄弟五人今所存者第
三家兄年已七十其[illegible]利肖切扣之衣此則不堪
訣或捨之則又於心不安於少仁自量好從當世
名勝遊既冠而執經於晦菴先生荷其一見便
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
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illegible]相約終老相
從之計其屬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之
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猶奔走仕途東道書
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負
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

下耶勉強從仕固足以恤孤窮活孥累然一行
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所以前
日上祠祿之請蓋爲此耳幸而得之則庶可以
了門户之私計承先師之雅志熹亦得以婆娑
丘園諷詠遺書以祈寡過誠意未孚不蒙俞允
蓋此意不能盡白得相識書皆疑其爲請築城
不獲而求去又謂與諸司恐有嫌而求去朋友
之言且如此亦無感朝廷不從所乞也築城之
事朝廷已令買木料矣非不從也便使不從亦
是公家之事又何至怨望而求去耶諸司皆賢

書七　六

吳漕乃故舊其祭總尤相愛爲州郡者不過自盡
其職可本無所嫌也孟子云不知者以爲爲肉
孔子之出處人尚疑之在熹則又何怪旣被不
允之命亦只得且安之況災旱如此又豈敢便
爲求去之計偶讀邸報與閩趙守持本路倉節
此則不容不力爲求去之計蓋法令之所不許
物議之所不容是以又不能自已也趙娶晦菴
之女孫於熹已爲姻黨之親熹之長孫生又與
爲友婿監司按察州郡在熹繫是受察之人以
親察親職事間委有妨嫌今再以公劄懇廟堂

尚幸侍郎力爲一言使決得罷去不勝千萬之
幸方今人物如林如熹等輩何足比數苟得祠
祿已爲過分不足以勞朝廷之區處也再有情
懇漢陽郡計有餘郡官之俸差勝作縣到此數
月用度漸廣蓋親戚朋友未免有所責望今所
餘無幾矣朝廷若昇以祠祿歸家便有飯喫乃
爲大幸若朝廷遂其雅意便就侍郎求建寧太
守一書命下之日使得封請尤感周旋之賜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書七　十

熹離里中之日拜領台翰之辱抵郡視事之三
日又蒙專人寵頒誨墨謙尊下逮捧讀感悚熹
衰病不才奉祠還里便已爲終焉之計與郡之
命初亦未敢祗受累辭閩制閫之命屬之一代偉
人熹復得託在按臨之下是以不敢復辭初亦
欲取道金陵求聽約束而後行又恐在道日久
且或議其有所干請遂不果如所願得中都親
故書亦知台慈軫念欲寘之幕府熹識見淺陋
亦何足以當此然旣在部封爲將吏之末則凡有
所見所聞自當詳悉吐露亦與入幕無異傾嘗

平居以思則今日之事誠不得不慮所以處之者
亦誠有所甚難新虜有嵎興炎炎之勢殘虜殘
寇有逋逃衝決之虞羣盜有分裂割據之憂邊
民有乘時幸亂之意一動則百變交起其將何
以應之雖朝廷安靜國祚靈長誠有可恃然中
原雲擾豈能終無變哉特緩急異耳國家素以
仁厚立國所以治安三四百年然其弊亦以是
而失之太弱東南風氣亦不若西北之勁秦氏
倡為和議而忠義之心益以消沮今欲鼓而作
之豈易事哉朝廷起尚書於士論所共服之中
日可以談笑而折衝於千里之外其所施行必
有出於世俗謀慮之表如祢輩安能效涓埃之
之益哉然尚書之所以顧念者不啻如子弟骨
肉則區區鄙見亦不敢自默大抵當大任者亦
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為若謀之於
外而制之於內人之所見不周而事十全之利以
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
議之則決無可為之理齊威之於夷吾句踐之
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
則亦可鑒矣今國勢之弱甚矣兵不素練財不

素蓄人才不素養舉世之人皆欲行其私以肥
其身此何等氣象而欲禦此大變耶當此任者
非大有以更張之乃欲一切聽命於人以參苓
甘术即愈沉痾九死之疾未見其可也儒生之
論迂闊而不可行俗吏之論鄙近而不足行惟
尚書超然遠覽起至強於至弱之中致至富於
至貧之地使前所謂四可憂者皆望風畏懾而
萬一有乘吾之虛而吾必有以制之庶乎其可
世今之為制劄者或以好殺而失人心或以偷
安而不厭物論天下之望尚書者不但兩淮之
兩路而已況廟堂之於尚書亦可謂相知之深
者惟在我籌度利害使其足以壯國勢而消外
侮毋陷於儒生俗吏之言亦當無不聽從者矣
冒昧僭率皇恐死罪

二

幹被命此來視事已五日途中以奔走而不遑
拜書到此又以冗擾而不敢拜書又以到任例
修啓劄之常禮至今方能辦方敢敬陳悃愊龍
舒素稱佳郡今乃大不然關正官日久倅甚賢
同官以其攝郡之故玩弛特甚兩獄繫囚無一

得其平者悉索案祖與之疏理夜以繼日曾無
少暇財賦失催縣道並不起解兩職官雇老者
不勝任少壯皆不可任兩獄官或病心疾或已
中風胡倅最賢又榦之故舊今又得郡而去乃
以衰老之身當此紛擾此亦不敢自憚最是龍
舒處地四平謂之舒者以桐柏之山經信陽光
州至此而始平夷也然全無城郭之足恃揚通
老僅能葺理子城亦未嘗包砌市井皆在子城
之外亦復何益開禧間張軍大者以數十人徑
造郡城如入無人之境無城故也累政將官錢

妄用而不思築城亦可謂無遠慮者舒雖近江
而蘄黃又在舒之南蘄黃尚有城而舒獨無城
可乎榦已託同官相度旦夕開具申稟榦昨乞
築漢陽城而朝廷不從蓋以非要地故也然人
之一身必有衣服一家必有墻壁既曰州郡豈
可無城若無城則米糧不可積積之是資盜糧
也器械不可修修之是借寇兵也如此亦何以
爲郡耶況張軍大之事曉然可見豪傑之見覘
者未必不垂涎也此則賴尚書力賜主張一郡
千里之幸也榦以拜書遲緩不勝皇恐又以初

交事詞訴紛紛然不容坐視申稟草率惟尚書
視之如子弟之寫家書則庶幾免矣

三

榦投老此來所恃者有制使尚書知愛之厚耳
安慶素稱佳郡及到此乃大不然揚國博則盡
括諸邑之所入而邑至於不可爲張舍人則盡
括民間之所積而民至於不可活乃以羨餘獻
之朝廷以自見其功是皆爲父而推其子也子
既貧則父亦不可繼矣揚則專事姑息而錢貫
於不必用張則專務興造而錢費於不當用今

則郡計索然矣軍糧常欠數月則其他可知其
最利害者則郡無城壁往者張軍大以數十人
之衆如入無人之境尚不之警揚倅能治子城
之壕民居皆了城之外張則朝廷行下令其築
城乃爲浮言以沮之書生不知事體無遠慮乃
若此榦靜思一郡之大所以保生靈而爲江南
之屏蔽莫急於此與同官討度與民吾商議皆
以爲然亦欲半年之間可就其所申述且見公
劉望尚書力賜主盟力申朝廷使從其請千萬
幸甚今最急者欲得一壕寨官并曾經築城軍

原缺

兵二三十人前來使喚今有一劄且以修北峽
關隘本府城門爲辭欲乞劄付池州軍下火急
差撥應副使喚所請於朝者甚微特三十萬緡
其餘者皆郡元椿之錢耳惟尚書力爲之言一
郡幸甚殘虜狂悖此天速其亡耳然彼之亡與
不亡皆吾所當慮也前書所陳屯田義甲兩事
斷然可行不富不強何以爲國今之援援只得
委之廬帥或委大軍數千人以禦之不可輕進
虜人多詐一墮其計則士氣沮喪兩淮安危在
此一舉吾之所以長久規模則又不可以此廢

而不講今雨水如此彼豈能爲吾患秋冬間必
須大擾則義甲一事不可不早圖之也築城一
事朝廷見從則錢尚可留然其專輒若此朝廷
必不見貰若貰其罪而不從其請則錢決不可
留只得引疾東歸便當以黃冠野服從制使尚
書於金陵與諸公上下其議論或能有一得之
愚可裨末議

四

浮光之警或是北方羣盜或是殘虜皆未可知
但彼以二三千人來擾吾邊而吾未免起大軍

事之可驗者也惟尚書留圖之幸甚郡輒有私
嫌前書已略言之矣龍舒爲郡財賦貴之楊通
老爲之最得善爲郡之名然壞此郡者通老也
此郡財賦全藉租稅既不通江則舟車不往來
何緣得從容通老適當軍興之後人家交易頗
多以是投印契日收千餘緡乃不爲長久之慮
恃其多貲欲以自見而獻其羨餘於朝廷張敏
則繼之又恥其不如前人悉按簿籍盡追索人
戶契照然後別造簿收割以此人戶亦無一紙
白契不來投印以此財賦之羨與通老等亦獻

二十萬以自見由是百姓遭竭澤之擾而不聊
生矣二公者財賦雖羨而不爲長久之計一郡
之大漫無城池之可恃而可以爲郡乎陳郎中
繼張敏則之後當旱歉之歲所積之錢皆耗於
招納流移大抵迂闊類於其勝之所入既不及
二公而二公所積悉已耗矣趙適承其後視事
之日便爲築城之謀而郡帑乃如此前書所陳
想尚書亦深然之趙已一面興工燒磚鑿石收
買竹木只俟朝廷給降錢物便可興工修築秋
晚可成則今冬無虞望尚書痛賜矜念若朝廷

堅不從則望尚書馳念帷蓋之舊爲幹作轉身計得早歸田里不至在此誤生靈也欲言千萬安得一至尚書之側開口一吐胸中之憤悶耶更有少禀淮民困於起夫甚可念此皆平日無措置倉卒只是擾害百姓便有措置亦多不中節卒不免爲百姓之害近漕司又令起一萬八千夫運廬州米此最爲害已具狀詳懇望賜施行幸甚

五

邊事不寧想尚書措置區處良勞前嘗聞捷報亦深以爲喜適聞二十七日三統制之敗極爲寒心大軍自是不足用但可張聲勢耳今乃深入以取敗衂果何輕率如此聞有制幹昔實主其事想是後生不曉事欲以是取功名耳尚書今作如何主張以幹之愚莫若養威持重牛酒日至以作士氣分據險要以防衝突以吾之逸待彼之勞彼雖得一勝然所損亦多切不可又復輕舉也暑氣漸熱彼未敢深入但秋高馬肥誠爲可慮此兩三月之間早作措置增兵聚糧廣納計策收用老成相與圖事不可輕信後生

之言以致吾事至壑至壑幹目今汲汲爲城壁之計然費用不貲未必可就便使城成亦無人可守攻既不可守又不能爲之奈何亦只得盡心力而爲之耳漕司運糧一事督促可畏幸得使司行下免差百姓歡舞但計臺必謂幹實有此請恐自此相治愈甚亦無可奈何便使罷去亦是爲百姓也嘗謂淮西一路監司太少合更置一提刑舊龍舒乃提刑置司之所今以一司兼倉憲坑冶四司之事又安得心力可以幹當而使之中節耶方今邊事不寧莫若於兩路各添一憲擇老成有體威才略者爲之使之措置守禦亦尚書之一助也蓋彼可以往來諸郡相度事宜爲吾之羽翼也今計司事冗州郡刑獄壅申不報良以爲苦此一業尚書不可不力言之如曹簡夫之類皆可使居是任也幕府更須求人日夜計度專人布此率略皇懼

六

浮光之警今已兩月矣但聞豐帥之除稍足爲宗社慶其他皆未見有所施行足爲秋高之備者又不能不以爲憫今日之事且先見得大體

如何來或和或戰尚有可得商量今日決然是戰無可疑者前日虜人據有三分之二吾又括江南之財賦以充歲幣故屈己求和彼必見聽今旣彼爲韃靼所驅失其巢穴豈肯甘心甌河南數州之地哉其垂涎兩淮以廣其境土者非一日也今吾又絶其歲幣則彼之決於一戰旣無可疑吾亦不得不與之爲敵和旣不可則其勢必不可以不戰此大體之最易見者也大體旣定則凡所謀畫無非爲一戰之計幕府盈庭之論謀士借箸之言可以戰者從之不可以戰

者却之依違不決尚守屈己之論者斬之朝廷百姓同是此心同是此見然後先自朝廷進君子退小人延納忠讜之言斥逐邪佞之語凡前日苞苴奔競之風阿私朋比之習嚴行戒飭使朝廷清明天人悅豫然後有可以進取中原之實於是下哀痛之詔具言　二聖　八陵之痛與夫屈己求和之辱開禧丙寅兩淮荆襄生靈塗炭之苦以激發忠臣義士之氣則朝廷之氣振矣其次則制司亦以至公盡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戰不談各求實事毋事空談大軍之

不足用久矣悉驅之淮上擇良將以御之擇其怯懦者戮之勇敢者賞之亦未見其不可用也武定軍人皆以爲可用然以今日閒武定軍觀之則亦未必得其用也蓋武定軍者本沿淮有產稅之家向也爲虜人所逐遂結爲屯聚以護家口或一二千人或數百人已而無以爲食遂互相呑倂殺戮攘奪不可禁遏朝廷急招之以爲忠義軍於是相率而應募彼非樂爲軍也特欲藉官中之錢米以自活耳已而改爲沿淮又已而改爲武定講解之後人人皆有放散之心

蓋其元有產稅謂之戶家故不樂爲軍而樂爲農也今乃欲招之爲軍則不過得其大不得已者耳其稍從容者決不敢就也不若便行下諸處使之自行招集結爲部伍擇其頭首人命之以官使部轄之但使之守護鄕井一旦有急則調發應援一聽官司之命庶幾稍從容者皆樂爲吾用矣如虜中所謂千戶者想亦如此也大軍好與武定等人爭只是武定人擁太輕若武定人如軒如夏之類使之自爲一軍則大軍不敢陵之矣武定固可用然亦不可執一也嘗觀

後唐末年事力亦已竭矣世宗取兩淮所遣策應軍以數萬計者不知其幾也今以吳蜀之地而兵[illegible]寡弱乃如此可不早為之圖乎自大軍武定之外更合招募敢死之士於江南諸郡得數[illegible]自為一軍悉起諸郡配隸之人得數千人亦自為一軍各擇人以將之悉屯之兩淮要害之地則吾軍稍張矣財賦亦不難辦當此危急之際天下之財皆吾財有道以取之則人孰不樂輸哉古之立大事建大功者曷嘗拘攣顧忌而有為哉但此等事須是發日而早圖之不可悠悠秋高馬肥束手無策大事去矣又有一說邦政不講久矣不可不早圖亦不足深恃中原遺黎引領以望王師之至有年于茲矣自虜人南遷則酷用河南之民爲尤甚觽在安豐見有士人徐師點欲結集淮民以取壽州乃是壽州城中一富室先爲此謀以告吾境淮邊百姓高德已有定日矣偶爾敗獲事不果就後來探知不特壽州爲然汝潁諸郡皆已願從矣想今日淮北之民欲吾歸者又當甚於前日也今但呼淮邊一二豪傑諭以此意使淮北之民先自

壽州始能以壽州降者即以壽州之守命之然後以武定大軍爲之擁護吾得一州則彼失一州之事以漸蠶食之不用寸兵尺鐵而中原可復虜將救死之不暇而暇謀人乎此策之最急者也聞京西已得其桐柏毗陵兩縣矣須早圖之制司欲招武定人更有一策向來武定頭目人今皆補官多在江南州郡此間亦有兩人使可按籍悉呼至制府與之商議仍令見任處州郡解每月請給以與之更以禮貌待之漆與請受此數十輩皆可擢之以當主將之任者也如軒如旻皆其徒也王辛亦是一人之數此尤不可不便施行也亦有因一二小事廢在他處者霍丘縣有一忠翊郎楊閏結集人以禦虜後立功補官爲李制帥廢逐不知今在何處拔拭而用之當得其死力也又有李明兄弟見在合肥皆真可用之人也此乃招武定最急之策不可不便施行也聞幕中議論亦不一更宜招世所謂賢者聚之於書院與之議論可也幹此間已興工築城只用民兵廂禁軍弓手寨兵力不足則未免資之僧道寺觀人夫不足則未免以茬

錢高下勸率人戶度至[illegible]不暇更
望朝廷之錢也城[illegible]諸邑[illegible]皆經由大江
非大舟不可載欲就江池兩軍各借馬舡兩隻
并兵梢往來般載輒具公狀欲乞施行千萬幸
甚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九

書八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七

幹比奉使帖且準省劄具知制使大學尚書不
棄帷蓋之舊意欲羅而致之幕府嘗謂制府辟
屬雖未必有畫諾之益而所辟得失實係一世
之觀聽人心服則凡所施為自無有不應之效
況今邊陲多事全在措置兵弱而欲其強食少
而欲其足人情之向背地形之險易敵勢之強
弱非得有識慮之人旁搜傳采驅馳討畫則環
二千餘里之地豈能坐於堂上而洞見其曲折
哉如張魏公之所辟客今已不敢多望近代如
薛宣撫者尚能得林叔虎曹簡夫為之屬二公
者亦皆今代之奇士所病者薛公知人而不善
任使是以卒不免於狼狽今制使尚書乃欲以
衰繆不才舉世所擯棄之人如幹者而充是選
恐不足以厭伏人心而反為累也所幸朝廷且
為遷延之計蓋亦知其不足以當是選也然感
激知已之恩則銘鏤肌骨不敢忘也此亦不敢

祇受巳抗章力辭亦微寓丐歸之意今壬城已
畢城之五門亦已包砌屹然為淮右之最一郡
之人可以安枕而卧城磚已擇僧之善幹者二
十人委之分頭燒辦仍許以寺有闕住持者必
給補之亦無不樂從只候春初凍解且燒且砌
亦三五月可畢俟來春再上丐祠之請果從所
乞當白衣從幕府賓客之後可效涓埃之報也
邊事雖少息然得於邊著皆有春夏之間韃靼
既去則彼必專意於我彼既能抗強盛之韃靼
豈不能奮其餘力以侵吾之疆場耶是亦不容
不早為之慮也

八

乾汙踈猶狹生長桑梓於尚書未嘗有一日之
雅從官江西伏謁之初便蒙顧遇異於儕匹自
是以來薦拔覆護蓋生平知己未有若是之特
達深厚者也然無所能似少從四方之師友游
涉歷世故今年幾七十矣竊亦以為今代人物
可以為國柱石扶持宗社非尚書其誰與歸今
者當閫外之寄以法從之尊下與韋布之士相
親為僚友如榦不肖亦預采取之列而真翰寵

貽謙抑慰藉皆非敢望於今之世者天下之士
孰不聞風慕義爭出死力以效驅馳於柳營之
下哉惟是卅之才識卑下故於從前既不足
以備使令而南北大勢又復有深可慮者言戰
固未可輕言和尤為大繆紹興言和但不能取
中原耳今日言和且併江南而棄之也戰既不
可和又不可以彼之憤激當吾之偷惰是豈非
深可慮乎此非上下一意整葺舊備時以國事
為念蒐兵聚糧使長淮屹然有可恃之勢未見
其可也縱曰未能亦且以兩淮付之尚書使得
伸縮自由而無所牽制事猶有可為若今又動
掣其肘則雖使伊周管樂復生於今之世亦無所
用其力故也素熟廟堂未嘗收其說而諸公貴
人又多有惡其不附已者頭方命浮動招讒謗
以義奪之理當不仕倪首州縣直為食耳今使
之居元僚之任以參閫外之謀是必將然為的
於天下人莫不驚異而思射之正恐不能為尚
書之益而反以為累也更望尚書熟思而改圖
之不勝幸甚本府城壁既就五門亦已包砌上
施敵樓下設重門屹然可觀兩淮之人過者驚

歎昔尚書之賜也但包砌城身其功倍於土城
勢須來秋方得了畢甚矣寒春兩皆非造磚砌
城之時也

九

韓不自揆度妄談當世之務以瀆台聽者屢矣
區區不能殫布之懷鬱於中不容但已輒敢
冒昧極言之今日之事其瑣細者不足言而人
皆能言之其關於大體者有四其一曰大本不
可以不立其二曰大義不可以不明其三曰已
私不可以不克其四曰人才不可以不收此四

書　四

說者雖使伊周復生爲今日計無以易此管樂
以下亦未有不假此而能自立者然其不敢以
望伊周者亦以於此有所未盡耳何謂大本不
可以不立古之聖人垂拱於廟堂之上能使夷
狄重九譯而來曰吾聞中國有至仁者大本立
也諸葛孔明之出師也雖曰甲兵已足而必拳
拳一進君子退小人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
[illegible]異同之數語亦可謂知本者矣今
[illegible]於大本可謂無憾矣丞相誅韓
之後所以潛消禍釁者其於大本不爲無助惟

其徽意外之變遂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
罪於天下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
相丞相不堪其咎遂斷然屏遂而去之而左右
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亦不
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然至於軍政不修器用
百出邊備廢弛皆此曹實爲之若今大敵在境
更不改圖則大事去矣丞相所以寵任此輩者
特以爲自固之計大事既去則雖欲自固可乎
人之情言之於安平無事之日則輕於鴻毛諫
之於禍變將至之日則重於千金今日之急莫

書　五

大於此須得一二有識見有智謀能議論識深
淺之人數數遣赴廟堂商議使之委曲曉譬以
開其惑此亦數以手書密布忠悃苟一言悟意
則大本立而天下定矣何謂大義不可以不明
建炎紹興之間天下忠臣義士莫不慷慨憤激
捐軀赴死以與虜爲敵者　二聖之辱　八陵
之痛中原之殘破皆在目前而君臣之大義下
至走卒亦能知之自秦氏唱爲和議而此意日
銷月亡以至於今皆不知有所謂君父之讎也
不惟百姓忘之而士大夫亦忘之矣今觀詔旨

之下與諸處宣諭之文不過但言我不曾與汝爲敵汝却無故來侵我又不過言汝從我則安不從我則危皆不出於彼此利害之言亦何足以感天下豪傑忠義之心哉臣子之於君父當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此天之經地之義人之大倫不可易之理也　祖宗德澤涵濡生養二三百年凡吾所以衣食生養於天地間者毫髮皆君父之賜也至於蕞爾夷虜侮我　二帝殘我　陵寢蕩夷我中原又使我竭江南之金幣以事之天

地以來所謂君父之辱孰甚於此今旣爲外夷所逐乃欲窺伺我淮甸又欲驅虜我百姓以廣其人民侵擾我兩淮以廣其土地至於言辭指斥無所顧忌此豈臣子所忍聞哉誠能日夜以此宣於上告於下使此意洞達則雖三尺童子亦莫不爭欲操戈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矣大本不立則在內者無以服人之心大義不明則在我者亦無以感人之心幽陰迫窄雖吾國之人亦且不服又何以使外夷之我畏哉何謂已私之不可以不克天下之事非可以聲音笑貌爲

也惟其意之誠而後無感不通矣今尚書之身非尚書之身宗社之身天下生靈之身也夫旣非吾之身則凡吾身內之事皆不可一毫芥蔕乎其心官則法從矣宮室則可居矣田園則可食矣子弟則皆仕矣吾復何憂哉所憂者宗社生靈耳榮辱得失皆不可以動吾之心苟有一毫涉乎已之私則必痛克而去之至於寢食居處常有與士卒同甘苦之意進退黜陟必求合乎理而毋徇乎吾之私情誠能如此則吾之氣已伸於萬物之上至大至剛而不可屈撓其明

白洞達不惟吾之官屬服之而朝廷之上亦服之不惟江淮之軍民服之而中原之虜亦服之矣何謂人才之不可以不收古人所謂觀近臣以其所主韓公亦以爲觀其賓客可以信其主人天下之人觀尚書亦欲於其賓客觀之今皆未見其卓然可稱於世者不過循循謹嘿而已至於一二經從於此亦自謂兩路而僅得一人自謂以下察而亦與賓幙者又皆諂諛而無情實狡儈而用小數耳此何足以服人哉古之用人固非一端雞鳴狗盜莫不賓禮然則一二巨

人致之左右則此輩亦皆足以備使令今大率不甚相遠則豈不見輕於世哉縱曰辟客皆出於朝廷則擇世之卓然爲人之所推者卑辭厚禮招置東閣雖千百人皆不厭也人才多則議論多議論多則爲益多矣諸葛孔明出師後表歷言其生平所得人物而今皆不在深歎日月之逾邁而事功之不立可謂知所先務矣近日吳畏齋猶能以此得天下之譽孰謂尚書而不能哉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耶已私克於內人才收於外何事之不集何功之不立哉所謂兵不強國不富非所慮也苟爲不然雖吾國亦不可保況敢望以取中原哉中原雖可取亦何以使外患之不作哉人之所望於尚書者其下者則求薦進其上者亦不過望尚書隨世以就功名皆不知本末源流不知義理古今者也餘之所望於尚書則欲其爲伊周爲諸葛孔明欲復文武之竟土使吾　宋之國祚永永無極也望尚書無以爲老生之迂論則幸甚此四言者藏之胸中已久不敢輕發也

餘一介妄庸世所擯棄獨荷尚書之知遇眷愛至深至厚故亦忘其愚不肖常欲納忠於左右庶幾尚書之德業光明碩大度越一世乃所以爲知己之報也故自去歲以來所以獻其區區之愚忠者屢矣今者維揚之行事無鉅細無不極言尚書亦聽納不疑顧其至大至切者則未有所施行焉此餘所以日夜惕然不能安也殘虜犯邊亦既一年彼其君臣上下日夜相與經營以欲得吾兩淮而後已雖以歲幣爲名而實不在乎歲幣也去歲五月休兵之後使吾晝夜經畫以固吾圉亦何至今春三月之中三邊衝突連亘數百里自去自來如入無人之境俘掠生齒屠殘官軍焚燒室廬如此之酷哉事之已往固不必追咎然亦豈可不深監耶今浮光虜退已兩月安豐虜退已一月盱眙虜退亦將兩旬矣不知吾所以措置者何事施行者何策但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日復一日恬不知懼但恐其禍又不止於今春矣向者輕信庸人之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不戰而淪於泗水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六

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聞之者莫不惻然痛心此尚書廵歷見之最切者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尚書亦豈不聞之乎竊意千乘言旋必須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之失者疾入諫曰與僚屬與四方之賢士討論修書審思而力行之必將卧不能安枕食不能下咽也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用妓樂宴僚屬而已邪人聞之諸軍聞之豈不痛憤請之人與吾所請之人雖相對而飲退而未有不竊笑者也側陋是非人誰無之顧患不能充此心耳苟充此心則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絲管之啾啾豈不思老稚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調飢以尚書之聰明豈不念此亦如謝安之雅量鎮浮方秦人大舉入寇乃圍碁賭別墅即苻堅以八十萬之師入寇謝元以數千禦之大敗其師如此則敵國雖強若無足慮者可以從容閒暇以應之矣然嘗觀苻堅至壽春

登城以望晉師見其行陣整肅心為[illegible]師雖寡而元能用之非僥倖而取勝[illegible]果能使行陣整肅耶苟惟不能欲處以[illegible]暇亦何異小兒輩排棗栗以為牲牢列瓦礫以為俎豆匍匐俯仰而曰周公之禮樂盡在是耶非以為不合行樂也但以為徒行樂而不思邊防耳苟思邊防亦何暇行樂耶　祖宗二三百年之天下兩淮數百萬之生靈尚書以法從之尊當四路之寄敵國深侵宇內騷動　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耶而乃如是之迂緩暇樂耶今浮光之報已至矣虜人欲以十六縣之衆以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以二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保蘄黃不保則江南甚危矣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火然矣猶謂之安此某之所以深憂永歎不得已而發於言也虜之竊意浮光將以窺五關也窺五關所

以瞰長江也今淮東委之應守以山東忠義守
之矣濠與安豐未有警報設使有警濠失此爲
近亦可以調兵策應安豐亦有六安義甲足以
捍之決不至使之深至江南惟浮光最急今且
專意爲浮光謀調武定五六千人分屯固始光
山以捍其深入調蘄黄民兵以守五關仍關湖
北借總効以同捍禦則庶乎可以無憂此則望
尚書速圖之也或云朝廷靳惜財賦難以調兵
殊不知苟失長江則雖有財賦將焉用之況蘄
黄自有椿積米且得從權支借異日事定漸爲

之圖不可顧慮一失事機則悔無及矣或又云
尚書決爲還朝之計以故紊慮不及此尤非所以
望尚書也乎居暇日猶當一日必葺況事之危
急如此豈得以吾將行而遂忘之乎朝廷若從
尚書之請亦須擇人以爲代此非兩三月不可
孰有出於尚書之右者乎況兩三月之内豈
能無變乎此尤不可頃刻不關念也某衰老無
功名富貴之念家故窮空隨例作郡耳
之使來感激思奮以圖報稱歷陽既以
不原就安慶又以有赴新任不可再往制

元是遥領不敢供職堠處驛舍以俟孚
維揚之役本出尚書之意某特微贊之
之人以爲與己異評然而排之初以爲
召 者其言既無驗矣又變而爲虚費不論事
體而斷以私見大官唱聲萬口和附某之寒遠
豈敢逢彼之怒耶自今以往苟有小失莫不嫁
其罪曰此黄制参之謀也竟可畏哉只得稱病
杜門不敢造辨著然區區忠於尚書之意不能
自遏故敢備布之猶有望於尚書深亮之也仍
勿以示人千萬幸甚

十一
外衰病之迹已而上祠請未報勉力支離不敢
造辨著夜來方乞又下訪繼而幕府諸丈亦來
皆云尚書不以其不肖欲委以西方之事此固
願驅馳以報知己況在屬郡守土之官亦復何
辭退而自顧識見淺短既非其才老病衰頹又
無其力既不足以勝其任幕府英俊如林又皆
久於其職自足以笑談折衝乃使遠外衰病之
人當此重寄徒取訕笑徒取忌嫉竟亦何益尚
書委任下吏雖欲使之任責亦思所以保全其

身此非所以保全之也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則異日成敗皆決擇者之任今則不然泗上之役王穎叔實與謀矣王穎叔之意猶言燕可伐也所以伐之者尚書與幕府之責也今不幸而敗一則曰此王遂也二則曰此王遂也如此則誰復為我謀哉維揚之行出於朝廷之意尚書奉行之缺來自遠外特因訪問之間而微贊其決耳紛紛之命未行也則曰必召禍幸而無事且歸也則又曰徒虛

費悵然不平以為異已較之穎叔差輕耳是尚可預幕府之末議而當一面之重寄哉今以西方之事責之一列郡之守尚書曰可幕府亦曰可幸而虜不深入則將曰虜自不來耳不幸而微有衝突則吹毛而索其疵則曰缺之罪也缺又何苦試身於不測之禍哉此缺之所以雖感尚書知己之厚願竭愚忠而有所不敢也今日之事可謂至危虜人能以弱而為強吾國反以強而為弱此士大夫之罪也虜騎既退竊意制府上下惕厲悔前之失思今之得若不可以一

朝居者今則不然尚書則曰吾有二萬武定不足畏也幕府則曰比柴守缺虜騎將至皆虛中也古之用師至六十萬八十萬而不以為多今以二萬人而足恃古之用師常懷勿恃其不來之戒今則曰虜決不來此何言邪古之所謂足以畏邦者是也至於至小之事亦復如此且如武定人無器甲此特一事耳然行道之人皆言其然也尚書曰吾已與之矣幕府亦曰吾已與之矣又以為吾有八百人工匠日夜製造何以謂之無器甲哉吾所謂無非全無也制府之所

謂與亦誠與之矣特恐與其一而遺其二耳不然何以行道之人皆曰無器甲耶以制府之森嚴言之得以自達者百不一二也幸而有聞亦當考核其故曰武定之額若干人吾之所給器甲者若干副人人與之矣猶恐出戰之際箭鏃已發者不可復收器械已鈍弊者無力以修整也況又未必有耶古之用人皆當有以知其勞苦知其困乏使吾恩意浹洽乎其心然後有以得其死力今則不然吾但欲得汝以為吾用吾可以免其責汝之勞苦困乏吾不知也汝異日

之受禍吾不恤也近有金陵士子以書見投有及丘宣撫之事者云丘一日欲招敢死之士幕府請問事例丘判云錢一百貫銀六兩幕府以爲太多丘判一死字其意以爲欲其致死豈不直錢一百貫銀六兩耶只此一字誰不願爲之死耶至今聞之亦使人感泣也今制府用人能若是耶使幹而任西方之寄則上下皆曰吾有人以任其責矣有請則不報有求則不獲亦何以異於言武定之無器甲者耶夫不能用人則欲得其力此乃今日之大病而又不能聽人之

言而用其長嘗觀近日出而圖回國事其能自有所爲者莫若辛幼安不能自爲而資人以有爲者莫若吳德夫辛幼安之才世不常有如吳德夫者常人可學而能也吳之在荊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者不絕于賓謁每旦出見客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以歸吳公輒以夸於人曰今日復得一牛腰矣言所得之多也即送之書院書院之士友參考之幕府之議論士友亦得與聞飯後至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上下共

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瓶夜坐漏下數刻而後退吳公又數以言語慰藉之察其有無而賙恤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今尚書接人則既疎矣聞人之言未嘗商確必行也幕府辰入酉出其與人接尤少則亦何以周知天下之利害云今莫若先出文牓具言殘虜侵撈淮甸引咎歸己卑辭下意以求裨益委文官忠厚禮下者一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獻者不拘早晚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然後委幕府詮其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

而慰藉之反覆而究問之其無可采者亦第其高下歸其薄禮則天下之利害莫不周知矣尚書亦以爲然至今未有所聞想亦以爲虜騎已退不欲自暴其失不欲謂己不能而求於人也夫自謂己能而不資諸人雖堯舜孔孟不敢如此既不能自有所爲又不資人以有爲則終於無所爲而已以無所爲爲心亦無怪其以武定二萬人爲足恃以柴守所申爲妄以武定無甲爲非也縱使武定眞可恃虜人亦不來兩淮眞已寧靜亦且可以偷安於旦暮今襄陽被圍百

日城之不陷者如髮棗陽陷則長驅而來破應
山掃黃陂蘄黃兩城不攻而下則兩淮豈得為
寧靜耶兩淮宛襄之勢如人一身關節相通一
處被害則百節皆痛非若六國之勢韓之禍不
及乎魏趙之害不與乎燕也然六國尚且合從
以禦秦況棗陽尚被兵而可謂兩淮已寧靜耶
此榦之所以日夜憂慮如坐針氈之上而不敢
寧也尚書盍亦思之乎人事久乖天變屢見宗
社之危甚於累卵又豈得上下安坐欲以一方
之事付之老繆之人而遂以為無慮耶如前所

陳言語雖繁其大要有三思慮淺則不能周知
利害而動失事機接物簡則下情不通而聞見
少與人寡合則人心睽而無以得其死力尚書
誠以是三者反覆思之知宗社之為重而不知
吾身之為貴知智謀之可取而不知一己之有
所長則庶乎其得矣榦老矣不知外物之可慕
兩作邑而為倅兩貳郡而為守又兩試郡矣很
愎自用僅足以充筦庫之任天下公議未嘗以
為能也妻行之不孚自應至是尚書辟以為元
僚朝廷且使之任郡事則不可以復在左右矣

今又言語狂悖不知深淺如此非尚書亮之而
誰耶今欲使之任西方之事豈不為馮婦所笑
耶

別幅

榦竊謂兩淮之事亦不難處欲乞尚書急呼安
豐軍路分韓全正陽水軍統制王文中武定將
官徐朴李明及安豐寄居吳主簿名時升安豐
兵與張籌命州郡津遣速來與之商議榦與數
人者皆有話且相信必能得淮西所以守禦之
實如六安洪縣尉者撥之以來亦可與商量山

中義甲正不待榦之親行也陳榴城一出已半
月想更四五日即回縣併撥之使來冥曦仍以
淮西之事安之可也適有來相訪者因問以浮
光之事其人云安豐至浮光各有人守把虜騎
若入亦可一戰以決勝負惟浮光之西如中渡
最緊要皆棄之不顧王馬二將但閉城自守耳
沿淮守把固未必濟事然折柳樊圃亦足以使
狂夫之驚顧今乃捐百里之地無一夫之守是
開門而望其不來也此等事不因人之議論亦
不及知乞以台意詰問光守使之措置為佳東

陽危急則黃州以西不係六關亦合措置更合密行下黃州令其條具乃佳然此非專兵截其衝突不可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

書九

復吳勝之湖北運判 柔勝

榦伏拜台翰之賜捧讀不勝感悚有間不敢數以吏牘干犯威嚴特於台候起處之詳及施行條教無非政不勝敬歎伏辱台翰曹運幹所傳亦誠有之但不專為使臺擱客舟而無能之人自其少年已絕科舉僻寡諧賦性徧狹與物多忤每竊自其旋斯世動輒齟齬孰若窮耕田野與世相為樂乎偶得一官浮湛寸祿聊以自活命老回顧初心終日凜然如負芒刺直以君相恩不敢不為此來但俟半考即上祠祿之請而已此語自都運寺丞艤舟弊郡亦嘗及之矣五月半即半考數日來遂委一二同官先去逕新所用之金令項樁管置辦從物庶幾解而去見管之錢皆是實數耳此或者所以傳有浩然之興也然榦也官先師之官學先師之學先師平日去就之義皦然今衰老如此而不

知退是受其官而忘其教也於錢乎此浩然之
意亦誠非妄傳亦非全為攔米而然也攔米一
事使臺施行委大商量特不欲有請耳米舟不
之鄂渚而之漢陽漢陽小郡下情易通客旅
詞訴易達官吏有所抑勒牙儈有所邀阻可以
徑達於太守之庭鄂州大府則反是治其源
斯可矣今散遣官吏勒客舟之米不得之漢陽
而之鄂州如此則漢陽之百姓不隸於湖北而
為化外之民矣在鄂州行之則可在使臺行之
恐非公視一路之意在他人行之則可在都運

寺丞行之則恐未免或者之議假令漢陽
官吏於金口攔鄂州米乎況名為攔米而
攔稅本為鄂州而託之使臺情狀曉然
云翁大人不疑人欺我耳今台斡以為
天下事不知當論理耶當論例耶所謂
何人所立耶朝旨嘗有中流為界不得
文拾朝旨而用舊例非所以示訓也鄂州與漢
陽無歲不爭似此施行鄂州為直乎漢陽
乎監司平兩郡之爭者也而又啓之可乎
此久矣所不請者不必請也昔者夫子轍環天

下所向不合老聃氏退然與物無競夫子[illegible]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illegible]許[illegible]事斯語
物接察言觀色茍有不合則望鞭影而亟
敢競也州郡財賦粗足可矣政不必多求
運置錢監常歲附鑄二萬緡以助軍用其
為一萬緡其後監官每以此邀州郡之舉
如其說則多方沮抑自去年至此覺其如此
口不言附鑄漢陽軍無萬緡錢將不為漢陽
便通濟米舟悉為鄂州所據則漢陽軍亦不
於不為郡也況又既不為久留之計又不必爭

也餘實是衰瘁不惟無富貴之念實無功業之
想無家可歸無田可耕判作餓死何向不可蓋
此計已決不但為攔客舟而然也後月之望未
免備以公狀申諸臺乞為備申丐歸田里更望
都運寺丞力賜扶持千萬幸甚昔簡夫得書曰
久即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強外患
自弭衰病無能之人得以止足山樊歌詠太平
以終餘年莫大之幸也
築城一事戎司終不以為然幹之所以建此事
者亦是戎司壕寨路炳者相與熟謀之初非

於已意今所差來人堅以爲不可糴則口
之亢旱如此向非興工之日又米價頓長一倍
則築城之人糧食之費皆倍於前日矣以此思
之不皆已之爲愈曹幹亦深以爲然翌日具狀
申兩司也
昨承不鄙訪以救荒之策幹於都運寺丞豈敢
不用其情今早見制司行下一劄仍答使司所
申者其說甚堅然在彼之責亦只得如此以幹
觀之此事亦不甚難只覺幕府無人商議耳都
運寺丞只得端居深念或更於一路之内擻一

二有心力人相與商議事無不可爲者不然則
以彼淺近之智而經理天地之變未見其有濟
也幹適與曹丈說制司便不放米出界吾豈不
得差人密行收糴使司選委人物任以此事諸
郡誰不聽命耶制司既所執如此之堅使司只
得申朝廷乞於湖南江西豐熟州郡撥椿積米
應副鄂州以時價給還之此無不可者以都運
寺丞之事權而又爲廟堂所倚重苟有所請當
無不從也大抵此等事要處之有道有毫髮不
到便能生弊官吏之不任責此大可慮者也曹

爲本軍不當分彼此蓋鄂州米價
制司旅皆有捨西而東之意苟
漢陽之　轉死於溝壑亦
也又　之　此監米客米之
則有西州長江　浩彼胡爲不之
漢陽耶漢陽兩邑一郡共二十萬家凡一郡者
只得爲之深思遠慮今差官而攔之自棄漢
陽也第恐米州經稅之後則越[illegible]他界如此只
恐多逃舟船於漢口以上守等可也此皆幕府
之拙謀不知事體者也王天甫云善謀家者資

之國善謀國者資之天下善謀天下者資之
幹思之莫若亟遣人於江西湖南收糴
寺丞尚疑此郡有彼此之分則乞令張
道過此熟與之議必能有至當之論做官
大官不可爲既俯下情又不能不資於同官
所謂同官者類皆不足與謀此事之所以難
也
幹伏承台翰之辱捧讀不勝感悚　非列
堅況衰槭又何以療此弊邵　只是
外可以無慮漢陽管下分爲四五隅請官

邑抄劄到戶口量其　而
勸諭到人戶之穀官司先出價錢以償之
寄穀於其家却給曆頭與合糴之家使之就
糴自十一月至來歲三月而止月前
晩豆之屬可以接食已支去
川一縣但令其邑長自立規模
貧之兩縣亦有無錢可以糴米者
之自此月爲始家日給一升亦
其所施行僅能如此亦豈能無煎熬之患
諭所謂米舟不至乃州縣迎合制司或因以

書九　十六

爲利此說恐未然昔毎謂使都運寺丞守德安
將禁米乎將不禁米乎禁米則違上司之命不
禁米則害百姓二者孰緩孰急尔但開德安復
州亦已狼狽饑民熬熬矣今乃專欲咎之恐未
安也古人言遏糴之禁謂此凶而彼豐今數州
爲旱歉而可咎之乎況通融糴是美事然勸
有道可也古人告糴如晉告而秦輸乃官司
遣人糴可也官司自糴則所糴有限量
所用而告爲今欲聽客旅之自販則所販有限
量而又或適他郡或俟價高不惟爲彼

而亦爲吾郡之害也如雲夢孝感自有水路徑
趨淮西不經漢陽官司莫之覺也弛禁之提舉
昔云江東一路自聞朝廷乞得米三十萬石又
有常平米三十萬石又自糴得十萬石以一路
而有七十萬石之米何饑歉之足憂今不廣糴
之而日夜歸咎於饑荒之數郡以吾爲部使者
而汲汲然爲鄂州而治他郡米旣不至而徒傷
吾公平廣大之意豈亦未之思耶某嘗謂爲監
司郡守與作縣不同作縣是親民最緊底處每
事可以立見底蘊郡守則已隔一重監司則又

書九　十七

隔兩重監司郡守之於人亦詞訴但當只令索
案或且令其間依申然後參察其詞之是非而
處之今若憑一紙狀詞便爲施行鮮不十誤而
九失者不可不察也本倉糴米或加五六價錢
低於市價亦誠有之而實則有說本軍市井有
三様斛有文思院斛此官省斛也有黃池斛客
人所常用也有打買斛軍學所買客旅交易必
請此斛官收斛錢以養士也打買斛若兩斛
爲一石五斗文思院斛公私交易皆通用
故人以爲一五六也價錢反低於市價今

一論之客人糶米五碩五斗爲[illegible]若以
一論之已糶七百八百錢了矣況往以共及
於市價而病之乎且市價繫於何人不出於
不出於官而出於牟利之商賈今日一貫明日
二貫又明日三貫五貫亦出於牙儈從而和之此
細民所以受病也而可從以平乎官司爲之均[illegible]
使商賈獲倍稱以上之息而不到於損爲無厭
之求官司依所稱之價而推與百姓則商與民
俱無害矣客人哽噎而不能言非畏官府也是
亦自知其不可也若其冥頑嗜利幸災樂禍以

病吾民者亦何足多恤哉故曰小仁者大仁之
賊也是豈可不察哉諸葛孔明之治國以大德
不以小惠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正當如是也
築城事只是如此知其事之可爲而不以告不
忠也知其時之未可爲而不以告者亦不忠也
所謂恐或者得以議論此一句最關利害吾人
處事但當自信不必隨人恐其議論而曲意以
從之可乎其亦不敢說不爲但說須是有錢有
米耳況幹之去意已決不敢承當此事世事難
言都運寺丞天下之所謂正人端士更幸白想

天下之賢者以講明義理之正毋徒曰資質可
恃事業可致以道義自居卒陷於功利而不自
知也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爲聖爲賢爲堯舜
爲湯武爲伊爲周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緊
要處而論功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曹
房杜亦何足道哉若於此曉解世間利祿眞是
糞壤世間事業眞是太空一點浮翳也何足把
玩哉幹之所以亟欲歸山者老先生傳授一粒
金丹亦欲歸去靜坐服食庶幾老死可以見先
師於地下而無愧也若浮湛世間爲庸人所軒

輊以求區區之名利是猶持千金之璧以易一
瓦缸歟何不舉而棄之溝也若内不修城得罪
而去正所願也承問使節欲以點船絕江儻得
伏謁以承誨論何幸如之以都運寺丞知過之
厚不自知其言之狂且僭也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幹辱朝廷之知遇恩寵至深至厚拔擢超躐皆
出望外自知衰老甘自退藏豈期軫念下逮拊
朽便當疾趨豈宜遜避竊念幹處世多艱氣血
衰瘁自臨川得痰喘之疾今已十年忽於今夏

之間結爲痞塊卧則沉伏行則膨脹一二
中半在牀袵起居百阻愁憂亡聊自知此身
旦暮不保已治丘壟誅茅其間方將移居以便
藏骨豈敢復有意於榮官哉若勉强就道不過
中途立見踣斃此決不可以不容辭者近者習
俗偷薄逐利忘義祖先墳墓有累年不拜掃者
家君察院草葬於水泉砂礫之中家兄知縣之
所藏亦爲螻蟻所食諸孫中無一人自立者方
日夜爲之經營庶年歲間畢此二事今若捨之
而去則存之與歿抱恨無窮門戶單微始祖墳

墓亦爲强宗所侵銜寃抱痛無路自訴若不爲
之經理則數年之後不可復任矣此皆至痛至
切而不容捨者家兄見存者年七十有五飢窮
至骨向來從官分俸以養今雖家居亦得察其
有無共其乏困今挈之以行固不可舍之而別
亦不安諸姪飢寒亦費區處此亦皆人道之所
不容已者又有難以告人者幹年方及冠從遊
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卵翼之者不啻
己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幹從學之久
庶幾粗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

有志者相與討正以垂之將
絶而大義之垂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
幹又何足以辱其知遇之厚哉二十年
爲貧舊學日廢每一念之如負芒刺奉祠以來
方得與朋友數人日夜討論漸成條社方深恨
向者告歸之不早若復既歸而又出則安得面
目復見文公於地下耶此則人之心事所至痛
者而不敢以告人也幹家世雖貧素守詩禮自
幹一從祿仕困於朱墨子姪輩氣習漸異前人
非彼之不可教此旣不暇教之而游玩紛華之

習反有以害之也兩年家居一守儒素方覺氣
習漸變今豈宜啓之以故態耶人之仰祿爲子
孫耳今旣壞其心志則雖多藏以遺之是適所
以資其愚不肖也此又憂深思遠之不容不然
者閤下試以是數者而思之則幹今日之或出
或處斷可識矣仰恃閤下之眷憐故敢布露心
無非由中之言實無片辭矯飾非若世俗之
謂禮辭者欲望鈞慈特賜寢免
二
幹　悴無聊疾病轉劇前幅所陳無非實狀仰

家具官委曲誨諭進退出處之宜無非至論可謂曲盡但幹今日之事非能仕不欲乃欲仕不能惟有哀鳴造化乞此一日之命正終丘園則千萬幸甚更望力賜重言於二府庶得微誠洞達早遂早請若再得祠祿一任則兩年之中一室煖衆俱獲溫飽他非所敢望也幹兩月無祠祿便覺窘貸費竭力閣下早賜垂念亟與祠請以救此涸轍之困幸甚別紙所示幹久留山間投閑養病遂用劄子實封遣人繳達之亦未得[illegible]

回報幹極爲其所知然自到任亦只得兩三次隨衆謁見以其情性有未易以常情測度者故亦不敢有言想閣下備知其詳若常常開諭以成其美亦鄉邦之幸也近蒙其以鄉中士友相聞幹偶有一館客亦自知其賢遂枉騎訪之徑補以學職其人感之遂上諫書極言其失里人皆云自此漸覺和平彼自精明苟知其過亦不憚改也

三

幹伏自昨者敬伸不得已之禱朝夕禀禀以俟方命之誅公朝眷憐俯從早欲既脫州麾之責

叨祠廩之優於老且貧莫便於此且蒙鈞翰面賜撫存化工生物之仁委曲備到乃如此舉室感激未易名言惟是奇蹇之迹入春以來無日不病日夜思治尺牘以致二府之謝而念不敢以吏書爲禮而氣疾所梗莫難於據案以是至今未能畢緘府吏踵門忽復叨真翰之賜跪誦三復大非衰朽所宜蒙至於憂勤宗社之意出處去就之宜當功業之方興而動婆娑綠野之念豈公相之尊而下交於山林之棄人盛德謙光可爲世法百拜十襲以爲子孫無窮之榮

幹衰年多病百念灰冷僥得未就溝壑則溫飽故昔以祈祿過向非朝廷大恩畀以祠祿則今已不免爲溝中瘠矣然亦有未能不過慮者祠祿正以補田租之闕則可以卒歲而無飢入春已兩月種不入土並海之田鹹潮汨灌今雖得雨亦已無及近城之田皆不可耕山邑泉源十七足之田亦皆枯涸更旬月不雨則歲事已矣豈敢復望田租之入哉但聞旱勢頗廣則一家一月之利害不敢計也以公相燮調之力而以感召和氣變災爲祥者反覆手耳此特草茅

慮也或以一春無不雨之理然某昨守漢陽自正月不雨以至九月飢民流離纍纍滿道傷弓之餘故誠不能不過慮耳某老病日加終日塊坐舉動頗艱生平不避勞苦晚歲自厭如此重蒙閤下軫念惟蓋之舊特有珍劑之賜雄附五十隻鍾乳十貼其品格氣味皆非人間所常有者寶藏服食苟活一旦之命無非大造更生之賜也專使之回輒扶病敬布謝悃窮居不能端謹伏乞鈞亮

辭再知安慶府 在知潮州前

幹一介庸賤無足比數蒙閤下之顧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孥累褁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祖衣稅不至流離飢殍蔓髮皆閤下之恩也雖身窮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復其舊職乃力辭而不就者畏清議避機穽也畀以列郡而不受寧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閤下之庇護已不復有今日矣況敢自蹈於不知廉耻之地哉築城所以保民也建議之初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速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也元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禦浮光之督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至矣䀌然庸儒何足以知天下之大計乃創為之說曰是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者也守土之臣去制府五六百里邊鄙之事未嘗與聞一或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陳利害則曰是素喜事也東羅西網一舉足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正使無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況今嫌隙已開豈敢冒犯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倅安豐

則得罪於太守守漢陽則得罪於監司令怨咎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稟資狷狹賦分奇窮有以取之也某開禧年中從事荊南幕府往來八關備歷艱阻因得嘔血之疾自今痼疾復發加以痰喘不可支吾儻蒙鈞慈特賜憐憫投畀山林自同麋鹿使之悠然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肉骨之恩沒齒不敢忘也不然政恐異日議論横生雖閤下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

復林正卿

竊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
意甚善其所與朱子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爲不
信其大者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以易之作
本爲卜筮而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
作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借之以卜筮此其旨
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
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失亦不得爲小誤也
竊詳老兄之意盖以天地露許多機緘做出一
箇圖書聖人用許多工夫看得一箇義理令却
別無用處只將來做卜筮用了故必欲將作垂
教之書而卜筮特其一事却不知聖人於圖書
之妙義理之原心通默識則凡其見於日用之
間施設之際固無適而非是理之歸亦焉肯棄
之以爲他皆無用而專以卜筮耶至於一部易
書則原其本意知只爲教卜筮而作耳盖卜筮
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盖出於此況上古之
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
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
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則卜筮亦豈小事
也哉今必以爲教人之書則　卜筮也亦甚

矣況易書之文所謂利所謂勿用所謂吉凶所
謂悔吝者其文皆主於卜筮而發所謂畜牝牛
田獲三品之類又於設教之意亦迂遠而難
恐聖人著書垂教本以開示後世使人易曉又
何苦爲是艱深難測之辭以眩人觀聽哉今乃
捨是不言而專指師比最分曉之卦以爲設教
之書則執一而不通矣若作卜筮看則所以如
此則吉所以如此則凶者非義理之所寓而未
嘗不可以爲教必以爲非爲卜筮則於作易之
旨易書之文皆有所不通辭之所謂亦非小誤
者此也夫　吾友天資剛勁讀書不能平心以
觀故其失　如此試更思之爲佳鬼神之說
大槩得之　有未盡者偶收在家中遇子公
行不及取　奉答先侯令姪歸報去也有可垂
教毋惜往復令以文王周公之辭爲卜筮分曉
故又欲以伏羲之易不爲卜筮又至文王周公
始借是以爲卜筮則亦自覺其說之不通矣自
覺其不通而不肯捨遂欲將伏羲孔子作一樣
說文王作一樣說孔子於文王周公卜筮之中
[redacted]而爲垂教之意乃是有功於易文王周公乃

於伏戲垂教之義抑而為卜筮之用則是得罪於伏戲大矣卜筮既為不切之具而文王周公乃用一生工夫壞却伏戲一部義理是何不知不仁之甚耶如此則孔子便當削文王周公之書而專使伏戲之意又乃祖文王周公之後為人注解不切之書何耶此其說不通之甚者也

與潘謙之

餘此間糧食雖已竭而治生粗有倫理朋友相聚人之多寡不必論但得臭味相似庶幾交相切瑳以張吾道耳今所賃屋不知何地人少則

東山桑溪小寺中亦可以為終歲之聚也若得蚤定庶歸來便得讀書㝡為佳歲月易度若非閏月則春已莫矣契兄昆仲及成叔兄弟能偕來否先生衰病氣滿筋攣然修書誨人之意未嘗頃刻忘也吾輩可謂懶惰之甚者當相與努力以副其所期也今歲之集更須倍加功以補此空閑之月乃佳鄙意欲每日相聚共看經史文集不以長少各立程課庶一日有一日之益不至虛辱朋友之意尊兄更為熟思法度見教

十二日登舟十七日早已抵家朋友相候之久重以為愧生平僻執誤事如此可以為戒也縣學極齊整又日瞻先聖以為依歸莫大之幸不知尊兄友能一來相聚旬月否兩月得侍先生誨論方悟向來學問差處尤欲與朋友共正之齋中規矩只得十分嚴整不然誤人子弟罪有所歸也廿一日入學廿二日便略與諸友擬試俟補試後諸友齊集鳩金買牲舍菜于先聖遂講光齋之禮初一日即立定規繩讀書大略如此恐吾兄欲知之也

尊兄久寓京城朋友相信向亦不妨講學又得

賢主人亦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說甚平正然却不如書中所說之痛快也蓋說中大抵是歸之於命其意以為可曉愚人然人心蠱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尚有餔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此中絕難得朋友講學已約蔡伯靜十數朋友為季集一年亦得四次相見各述所見以相質正庶幾不至寂寥之甚但亦未有成說耳

竊近在甘泉因與林正卿講及一貫忠恕一章見其所說毫釐之差而於古人之意全不相似乃知吾人講學不可不與朋友共之以此欲與兄欵聚之意甚切計八月間彼中諸事已畢千萬撥置爲我一來但至此不能走見反欲坐致從者爲愧已甚計兄亦必不我怪也

竊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至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戀牽滯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易與俗人言哉安得一見相與劇論哉

答潘謙之

竊祿祿遠宦無足言者極邊重地守戎之間意見不協朝廷寬恩姑令易地初亦欲乘此丐歸而臺論又爲之辨白不欲激抗黽勉就職已於五月四日交賤事要之在己無以取信於世又不能阿容求售諸賢不度事勢力相推挽反以取當路者之賤薄朝久念歸然亦覺於義可以少留則又且浮湛爲仰祿計耳行年六十有三矣每思師友之訓令人惕然以懼也尊兄今歲安寓或云留興化果否陳安溪已除六院能與之偕來亦佳此間相去不遠又可以一見也鄭子立相見否鄉間朋友難得得其意向如此肯與吾人相親又才氣亦非常流吾人只得扶持之彼既多與世不合吾人又疏遠之恐非所宜也

竊蹤跡想不知其詳此間初自不合來以朝廷拔擢不敢辭到此百怪皆有幾不成世界以虎狼之悉盜賊之役而當方面之寄視百姓如草管視僚屬如奴隸此豈可入其竟哉初亦自理郡事不復相關適以大旱湞自與吳漕爲敵始則相抗而遣卒數十人入本軍之竟攔截米船不得過武昌既而吳聞之朝廷又欲奪本軍之

米以媚武昌其行遣之間可怪可笑初亦以吳爲賢且得相依吳又不曉事使客氣漸以相叉只得引疾丐祠以歸數郡大旱監司無一人問及餓死不可勝數更不堪着眼數百人爲羣上人家丐米丐者奪之異名也又只得捕而殺之是何世界如此幹辛而力抗所司糴得米四五萬石以賑糶所活者萬家他皆不暇恤也自此且得歸家讀書教子不能在世間與此等異類爲伍也有傳師復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歎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爲致意甚恨相識之晩也適方得孫行之書感感此間只俟省劄下或代者至皆可便行要不出此月也相識皆煩致意旣爲閑人亦不敢作朝士書也到家亦便欲歸福州省墳墓親戚家兄年老多病諸姪貧困流落皆急欲一相見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書十

復楊志仁書

幹官守如昨春苦蝗夏苦旱奔走阡陌無寧日近方得雨禱苗復蘇人心亦與之俱蘇矣但旱暵頗廣恐自此不得復寧也一考零八月矣亦本無他撓中間州家以財賦見怪亦頗不能平渠亦無他但不曉耳旣憤然面上又忽然發下特爲吏輩所玩弄耳會吏胥亦見疑但此不與之辨近亦無他直道而行雖蠻貊可也何足道哉

去歲新淦嘗辱誨字之賜并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得示朋友無不歎服但恨不得相與款語各究所蘊耳幹本但爲貧術當謂餬升斗耳豈敢爲寸進計諸公推挽朝廷誤以爲可用擢貳淮州又不得辭布而受命於備人其勢必不合不合則當去朝廷遂易以他郡只得聽命然未能決去者試邑之後作倅亦非分外事耳但老矣故山之夢甚切來春當力懇廟堂求爲歸計也先師云亡朋友寥落此道無與共講者不知契

兄能一出否若能挑包行脚相與講明此道所不敢望之他人也通老兄竟爲古人天資甚高學識未甚通於朋友甚惓惓殊可念也都下作此託鄭夢錫附便亦未知何日可達

榦比嘗拜書託鄭夢錫轉達便中承書覥感感录录如常無足道者本無仕宦之念直以爲貧勢不容已改秩作令之後須欲求一便家去處爲歸老計偶朝廷過聽以爲可用一歲間自淮西移金陵復自金陵移漢陽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超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皆欺君者也加以年事至此素志未酬勢須具秩期即爲丐休之計傚得投老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自先師在日朋友間已覺無可人意者今又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眞能頓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乃不得相與講貫徒深怏怏

榦去冬已拜丐祠之命以省劄不明言交與何人遂冊申審三月初命下即行四月七日抵家自去歲兩上丐祠之請不遂適以計臺撓政不欲與之競亦不欲爲之屈遂引疾丐祠其事亦

甚微然較之東帶見督郵則大矣但今之士大夫見得未分明故亦不能無疑耳爭米事勢不容已受人牛羊爲之求牧與芻豈可爲人掣肘而坐視百姓之餓死耶歸來意謂便得安坐讀書偶以故居太窄不足容挈累遂再創數椽於其後便覺擾擾無異居官但終是自在不與世俗俯仰也非承見教先天圖以字多未暇悉考今所示諭數條別紙請教

榦以挈累衆未能忘祿十餘年間奔走宦塗勞神苦形無頃刻暇然亦不過役心於簿書期會人生幾何自苦如是所謂講習之功一切束之高閣矣若賢以壯不肯避事故凡事之至難人所望風畏憚必以見役食人之祿不容推辭以是僨發疲憊今皤然一翁矣不能善刀而藏誰之咎歟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良可歎也承示仁說討論極精通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意隨詐且皆不能廣而充之者也師亡友散講誦寂寥鄉閒故人惟志仁潘謙之

孜孜不怠更須努力以尚吾所自來江西亦有
三五朋友可與共學今歲科舉又且各用工舉
業矣齊卿亦相聚否亦嘗講論否更有以切磨
之爲佳蜀有帥徽撫倅南安乃濂谿舊治力不
獲辭後月初即行到彼一兩月即告歸人行急
布此草草
年事漸暮常懼卽塡溝壑不得合并相與講習
以遂平生之願近引疾丐祠三上方得請自此
相去不遠可以遂所志矣亡似之跡豈不願隨
緣利物每念講學大事荒廢累年區區薄宦其

書十　四

成爲利令人悚懼然事之難言者十常八九又
未易形之紙筆也且得退閑庶幾不負師門出
處之大誼耳書中所言日光月魄見得極親切
但別紙心性之論則似未通透非少年日常將
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
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
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
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
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
可見矣

示及四條所論思索極苦近年朋友肯如此用
心者絕不曾見敬服〻但亦各有可疑幸相與
商確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
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
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
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
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
該括謝尹之說却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疎略
耳不知然否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揚德淵惠書
亦錄示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

書十　五

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
却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
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
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
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
旣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
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
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
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
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

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
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
排併合也不知然否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
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證觀之自可
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
來說未免穿鑿耳鄙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
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
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
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
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

書十　六

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
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
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
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
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
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以此等處恐只得如此寬
看不知然否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
明來諭亦似支離耳屬腎腎即水水即太陰目
屬肝肝即木木即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於
夏秋之間即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

即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不知
然否
所論大槩得之但所引至[illegible]氣形動[illegible]合而言
之道也等語皆不可曉此猶文義少疵爾至於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
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
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
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
道哉易有太極易即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
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

書十　七

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
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
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
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
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
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
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
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
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
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

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一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

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亦見其如此亦只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顔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直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閑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丗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它皆未知其果如何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

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也（幹）平生未嘗敢以此與朋友言之言之亦未必曉志仁力學苦思故詳布之知此則來教得失大略可知矣思之

幹歸老山樊此心甚安甚愜而家事亦有費區處者福州先人弊廬以諸位人多無可住處此間向來破屋三間亦苦人多難住欲盡挈歸福州則不忍忘數十年師生之情欲止留此則墳墓親舊亦不忍輕舍老妻長婦皆此間人只得留之在此以長子主之稍爲葺治屋舍使可居

止以三子皆挈福州人只得挈之歸福州幹自四月歸抵此所以遲遲未歸福州者以此間事緒未定矣十月初決歸福州自撫三子教而養之自此晚年得奉墳墓以終老矣

幹以向者見理之不明固窮之不力冒昧出仕而無上下之交竭忠盡力撓議四起二月虜攻浮光令往黃州守禦已而虜勢烟熾又令往光州督戰既而歷陽徐守求去遂令兩易歷陽諸公之意實相忌而欲擠之既辭歷陽併辭安慶又辭奏事以此忤當路之意諸公不相樂遂交

攻之亦知其勢必至此徑作歸計至臨川而罷
命始下諸公以爲得計而此實甘心不然則此
身何日而可脫耶年事至此實不敢誤國誤百
姓也還家二十餘日杜門謝客一意安靜喪祭
二禮非契兄未易言此日夜念念千萬早來舊
本併携來爲佳當得與二三同志共成此書也
南康亦欲屈尊兄爲白鹿堂長歲晚了此二書
來春可赴其招且得此理稍明則老死無憾也
春間及今兩拜誨字感感但無便今乃獲治謝
爲愧耳教官無所鑒别去而不來極善此間朋
友留戀粃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餘上
嗽下疼兩疾如故頗爲所苦且是疲倦飲食不
進終日倦睡氣象又不及去年矣論語讀得一
過益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老矣懸不可追悔
朋友間不能刻意求進孰一得之智止偏之見
便志滿意足大可歎也
有司如主人服則非今僕隸輩明矣豈有僕隸
而可服主人之服乎執冠者注家以爲有司爲
期于廟門擯者請期亦謂之有司佐禮者涖于
廟門宗人告事畢亦謂之有司主禮者如此則
宗人擯者皆可以用僕隸乎但恐古之府史亦
是士流爲之如漢卒史尚皆補官入仕則非若
後世盡用下流也故注家以有司爲府史之屬
耳今用吾輩之後生者爲之庶可服主人之服
而無慊也不知如何
自此理而出一句不可曉理在何處置得許多
物事皆自他局中出耶有理便有氣理氣未嘗
相離若是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亦是有箇天便
有箇德其爲萬物也亦是理與氣一併分付何
處專有箇理管幹出許多物耶似此況痼見識
若要自立議論不妨不敢奉和也性無內外一
句不可曉實體之於身如何是無內外橫渠定
性書言性乃是言心何不反身以思遂爲是語
也道者中庸之道一句亦無害終是說得似太
急耳其他認得皆親切

復甘吉甫

精味道來此已留月餘矣却得相與讀先生書
乃知吾輩於緊要處工夫絕少求放心三字動
靜之間更宜百倍加之功方有倚靠因此亦粗
有省如象山所謂悟者恨不得一見相與劇談

也幹老矣諸兄正好着力庶幾道之有傳也
幹山居幸無他以兩房子舍在此僑居窄隘不
足以容遂於屋後架堂三間方不過二三丈爲
送老之計以百物皆旋措置遂遲緩至今更旬
日亦當告成也坐是頗妨讀書承欲下訪果爾
何幸如之此間絶無朋友講習況得契兄辱臨
之耶諭又朋友只解讀書不能明理此切當之
論不長進正在此若不見道理正如去行在便
到候潮門外回來亦未是端的也近日因思五
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

土金水何故造物却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
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水煖便
是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
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
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
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爲物精便
是水氣便是火子産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
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
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次生心
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

此何常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
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
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
五行亦只說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
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生之本
始洪範又推之以配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前輩
之說往往以木配貌其次序殊不可曉且與庶
證肅乂哲謀不同不知洛書安排得自分明何
必如此牽強以水配貌水爲陰陰有質也以火
配言火爲陽陽有氣也水滋潤柔軟而生木木

爲肝而主視火焦燥堅剛而生金金爲肺而主
聽如此分配則生與行只是一理也人之一身
以貌爲主貌者一身之容貌也整齊嚴肅則心
便一故貌恭則作肅人之發用處莫如言心正
則言詞端確故儼若思而後能安定辭也造化
以水爲主學道以敬爲上此洪範之要旨前賢
敎人入道門户不是杜撰直是與造化同體也
以此觀之至精至妙竊意前賢亦須見得如此
而不肯輕發也更兄以爲如何試思之以見敎
併舉似李司直黄去私恐可商確也又思太極

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然學者於此亦只見得皮革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非尊兄莫與言此也若不看到源頭仍舊是侯潮門外也況又未必到此乎安得尊兄一來相聚旬月耶近日朋友却是鄉間有一揚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亦相許以冬閒下訪也閑居無事只是讀書教子耳它皆不必言也

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檢點身心爲急也方兄之來又得講習之益年來朋友却頗有卓然向學者吾道之幸也來諭別紙所論周子之語言合胡爲不自萬而一言開胡爲不自一而萬竊謂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陽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

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揚至之之疑却恐未曉此意先生初然其言後不復改者此也

所職甚簡靜可以終日讀書同官亦多賢但郡侯庸俗初到便相疑至以書見詆於廟堂可笑之甚此亦未免相玩恐亦難久相處也爾有必去之勢而守邊者乃此等庸物亦無分毫備禦之策只是一味脫空逢迎萬一有警則牽連就死耳果何罪耶

五行行生數有行數說皆疑之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理恐不如此故皆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本原參之人物之生有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在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爲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

寡爾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一極得三以一涵二而成三皆一而三也地得耦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爲四以二涵二之未爲四故二四也一能爲三二不爲六而爲四者地承於天陰受於陽故其數止於四不得六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耦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

今以爲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爲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初無兩樣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人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

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陽見於生言之生其始也火氣先至而陰後至而陰生男女成至而夫氣感之時生此□□義一六二七相成之理也若以次序則全不成義理矣雖然此特粗淺之論也此特文義之不可不辨也夫水木火金土足以見其次序矣呂不韋尚知之而況於古人乎六府之序九疇之次必曰水火木金土何哉六府與九疇不同然必以水火爲先

濂溪先生所序亦如此蓋不若是無以知造化生成之妙無以知太極本原之所以然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是必有爲之本者矣此事更宜深思若只隨人脚跟轉竊恐虛過一生不曾識本生父母面目也有可見教更幸往復

生之序行之序以質言以氣言皆朱先生通書解中語學者守其說可也然義理須是自見得分明若有所疑正須講質若但如侏儒之觀優則亦何益哉中間所述鄙說得諸兄詰難甚幸

幹終不能釋然且如生旣有質豈容無氣行旣有氣豈容無質木生火火生土尙皆無質哉此其所未明也元德兄疑於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說與春夏秋冬不同則前已辨之矣去私兄以爲火能尅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使爲秋耶借同中央有戊己土不知何月何日爲戊己耶土旺四季則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何不可也火能尅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以耳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誠不

應如此分配吉父兄亦有此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並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取比並則聽比於金且何爲其聽比於金也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爲水火濕極燥極而爲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爲物子産曰物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而已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

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也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也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則不知變之論也至如去私兄言地非土則不可曉矣吉父兄論陰陽太極以爲或以太極言或以陰陽言者非太極無以主陰陽非陰陽無以見太極此體用所以一原顯微所以無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示人切矣五行

之序幹欲作三句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五行次序幹只見造化所以然者只是一動一靜又細分之則有動之初有動之終靜亦然其理如此其氣亦如此理如此者仁了便是禮禮了便是義義了便是智氣如此者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故五行之序只是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而土其生如此其行亦如此若謂先有

水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今不將道理去推尋只是隨人脚後盤旋也以此故頗疑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其詳已見別紙更幸與朋友講之有便見教也

幹生平學問自謂有得力處今此之歸方知向前只是抱不哭底孩兒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吾輩勉之

幹衰病如常無足言者老來深欲求閑亦覺世道可厭然終以家事相絆未能脫去為撓也方明父來此相聚累月其於義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殊不易得勉為不已向來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欲留臨川旬月講論當有可觀者甚恨不得從之以聽緒餘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書十一

與閩縣學諸友

諸生不幸先師棄世痛慕摧割不可堪處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哲人云亡微言將絕又不但二十三四年依賴之私而已計彼中皆知之當同此痛苦也奉別之後日行百里今早方抵此而屬纊已十日矣罪惡貫盈營葬殯斂皆不及待側終身之痛何以自釋此中諸事已定但與之略定服制五服之親各用古衣冠諸生弔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方相稱諸兄終有駭俗之慮或且用麻布頭巾耳大要且率衆持服行喪之人三年之內不可便散如孟子所謂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則喪未畢固不可歸也若幹當親宋之間亦許其吉服師之喪若喪父而無服豈有一哭而散同常人之理此議稍定不惟足以盡平日師生之情又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幹待舅甥之服行師生之義禮不可復歸朋友相聚方成倫理私竊自幸若得一二年謹守規約彼此皆不為無益而吾鄉之俗亦當知理義者漸多一旦

至此皆斜罪惡所招何復云云先生臨終再三
令翰不須歸其樂得吾人相聚其拳拳學者之
心雖死不忘哀哉痛哉學中不知今復何以處
之此在諸友自處翰思慮之所不能及也若須
分散則家中床榻之屬欲煩齊卿季亨收拾送
七家兄處輅孫亦令還家房中書冊悉令收歸
一兩日遣人往取之也六三哥立之謙之舜和
齊卿恐皆當來奔喪不可復緩四方朋友日至
擇之充之今日須到其他凡曾從學者早報之
林正卿之以安卿有書報正卿可便爲附去必
大相許一來相看能同六三哥一出否季亨仁
父或能偕來相聚年歲亦佳此間米平費用不
多立身大事各宜努力爲祝會之既有破食在
學向可準茂□諸人在學讀書定□亦可與應
哥相聚莫令荒廢維忠千萬將息齊仲能與性
之偕來會葬否諸兄不及一一多祝但切須立
志讀書此身未死尚冀他日與切磋也六三哥
潘謙之舜和不及一一附書但煩維忠錄此報
令叔周叔錄此報成叔季亨錄此報六三哥也
伏紙悽愴千萬自愛

與林宗魯司業

幹同碎累離金陵宿半山次日碎累東行幹以
請祠未報不敢偕歸且復西邁過池陽留五七
日俟報若未有指揮仰過九江兩郡守與舒相
近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區區之情決不
敢復往安慶以犯公議也若所請不獲又須力
請以至再至三安慶已是一考既是解任豈宜
再往幹年已六十七矣若更終兩考便是七十
精力已衰不復成人矣家中萬千未了事及今
歸亦可略略整頓每思楊子直楊通老廖子
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後事無不狼狽此可爲
深戒也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不可曉李文昌
以元僚見辟乃是泗上既敗之後忽思寘叔持
重之言耳幹豈願爲此哉浮光之屬未退既責
以守關又責以督戰感文昌之知愛不敢辭難
乃有以爲過巳而惡之者制總兩司謗書盈廣
胡卿面以見諭曰此不可留必有相陷者矣文
昌亦曰其人每得書好論邊事自其相辟之後
絕口不及邊事殊不可曉其意恐人之奪其位
而又陽爲舉以自代之言是不思之甚者也此

豈可又與之處哉兩淮江南屏蔽又復與虜相
鄰則淮民尤不可不恤今淮郡百姓被虜人之
害小被官司之害大去歲和糴不問有無必欲
及數不問土俗必欲從辦以至數馬草數巢縣
寨屋料數廬州閣樓木並是不支本錢郡抑之
縣縣抑之總保總保抑之百姓一切常行之事
令皆急如星火去歲和糴於本府見管錢內刷
去十五萬貫今又要糴二萬石料穀亦是不支
本錢今本府交割錢亦且刷去無一文矣今又
添北來人請受四五萬貫不爭則害民爭則爲

犯上此亦豈可復爲哉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今
既有憂矣豈可不違哉城壁一事見今包砌幹
已措置下四百萬磚矣更諸縣約有百萬自可
足用石灰亦各有指擬人工諸色皆有定論又
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分百二十丈皆忠實可
託之人每日早到暮歸如治私事不過秋冬間
便可畢此不足勤廟堂慮但得一賢太守以臨
之則自可不勞而辦幹亦不願以此爲功也但
得歸老故山蔬食飲水亦足樂也更望親家力
爲一言耳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望歸如望歲
也
幹碌碌寓此已三季矣自度非仕進之具無頃
刻非思歸之日也來書所諭以版築之役謗言
四起尤使人慨然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顧
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爲貧如爲人傭雇
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
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哉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
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
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
足恤他何足畏哉制參之除李公可謂不知人

矣如幹者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髮哉今朝
廷清明英俊布列自可折衝於尊俎之間遠夷
世懾伏彼可見制已贅矣而況參乎已具申丐
免開春再上祠請得歸幸矣此則全望親家由
爲之地也
幹十七日抵九江復被不允之命安慶乃是舊
物可以無嫌然已除歷陽徐守矣以幹之辭歷
陽送之徐守之安慶幹又居而有之於誼安乎
平居無事動遭口語況於有此嫌疑正好議論
者所得以藉口幹又何以自明去年之不築城

也則曰此書生怯懦耳及其速成也則曰此必勞民也及其費財也則又曰此必擾民也不思往者百年之間所至築城為人所敗而反歸咎於費用之太省工役之太速是必欲相率而為敗也如此尚可以起功名之念耶至其尤可怪者泗上之役輕脫之最可笑者也安慶深僻全不知所以敗衄所以調發之由及至金陵徐而扣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為之說者自是好言恢復者也是嘗與泗上之謀也安慶去金陵六七百里制府欲為此秘密之舉豈肯泄

其機而謀之於數百里之外耶使幹果有恢復之志又豈肯甘心築城以自固耶制帥以泗上既敗之後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然後辟以為元僚使幹果若後生輕銳之為此誤以誤制帥又胡為於既敗之後方見辟耶又其辟之辭云曰幹之所言無非保民固圉之術又何嘗言其善談恢復耶夫言恢復者紹興初先儒之論也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伺便為先亦何嘗不察事機如是之輕舉哉況幹何人乃敢開此大口兵之勇怯將之能否器甲糧糗設不知其虛實

乃敢抵掌而談恢復耶制帥以元僚見辟朝廷令且包砌城壁則是未嘗供元僚之職又令其往黃州措置關隘又令其往光州督戰此皆迫於上命然亦未嘗啓行也而惡之疾之者紛然而起矣使幹不量事力冒昧居元僚之任則天下之惡將皆萃於其身矣軍旅一起征役繁興不量有無不度可否州迫之縣縣迫之總保總保迫之百姓兩淮之民不勝其苦外為虜所侵內為州縣所迫是大可念也後唐以茶鹽給淮民而取其米麥謂之博征周師一至淮民簞

食壺漿以迎之此大可監也如此尚可以為郡耶只此數事則安慶決不可以復往矣行年幾七十矣痰喘之疾大作不可支吾只得且借漾溪祠堂安歇以俟報可然一身資糧易竭恐將無以為歸萬望為偏告相識力禀之相君放歸山林不勝大幸若又不從又只得力辭却恐上觸朝廷之怒甚非小官能當也

與黃去私書 義勇

先師教人為學門戶平正廣大真聖門階級無可疑者只是持守講習氣質之偏利欲之汩即

害然上之人能駕馭以部伍飽其衣食而過絕姦非亦足以去利故管吏吾之取盜跡弛亡小大雖殊皆罪不至死者姑從流配所而遂逃竄以歸歸者昔爲平民足爲罪自名則橫行閭里賊之多民不安枕者爲 國家募亡耕徒役則掩耳而不顧聽聆惟是縣徒免死之人跳浪奔走筋力百倍抗堪勞苦耐飢渴往時帥擒姦馘盜大獲其用數精銳非他卒比今若於縣隸之徒悉收養之精可以修武備而壯軍威民害也惟 朝廷詳酌

可愧耳且北虜有必亡之勢如人將死但不知臨時作何證候而既死之後又作何等鬼祟而吾又何以禦之朝廷既不以爲意而州郡又只是脫空逢迎殊可慮也聞來歲且欲歸仙里榦近思之且是以求放心爲本一動一靜一寢一食不可離此三字便有以爲之根本然後可以讀書玩理也更與吉父去私共講之譚仲南曉得此意但亦無着實工夫所謂其行不揜焉者也如吾人又說得工夫太散慢不濟事城中得此二三朋友亦可數數相聚何必至來年八月方得一相聚耶榦特以老年不欲棄塋墓亦甚有卜居臨川之意也所小兒甚荷教誨平生所見小子之師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亦此子之幸也尹中父肯相從來學於暇日相見之次使以舊令尹之政力與之語爲幸也榦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進也

與孫居敬提刑 书

幹野拙無𢜶自山中來寄跡宦途於世事都不通曉又生平鄙懶不解作世俗語故於當世之名卿大夫未嘗敢以書問自見至於捧案親書以見慇懃則尤自知語言之不文字畫之不工而不敢輒作也若其官名德之重世所共服是以不敢自外況自視事以來覽觀書判題詠經營締建皆偉丈夫所為非世俗所敢希望其萬一繼此者亦得以鼓庸懦之氣而追高賢之躅此幹所以感幸而不能自已也由郎官歷赤墀揖李蘇二仙於蒼茫埃𡏖之外其胸中之浩然者又非可以前日論也持節湖湘收拾衡嶽洞庭於胸中然後還清班登法從危言正色建玆偉之議以挫憸庸之氣此善類之所共望非幹之私禱也幹老矣一官奔走大非得已自父兄以來無尾石之儲迫於啼號之累是以隱忍在此但知感君上之隆恩一日不敢自怠惟性資狷介與世寡合亦不敢為長久計某官軫念舊治苟有以教誨之使得以苟逃曠責千萬願望

與江陵吳帥賓客張生簡

幹少稟夜來見董撫幹說大帥剡章薦寮屬亦有相料理之意此必契兄所為於心甚不安諸丈在幕府日久委實宣勞幹到此甫五十日何勞之有焉賦分奇蹇窮悴之甚天實為之若又無功而受薦是重其罪也招軍諸邑之力買馬默齋之事幹何功之有不才無似從師友游三十年矣幸不得罪於朋友今顧以善招軍買馬見薦人其謂何帥府千里而辟一士幹亦以千里而從辟今乃以善招軍買馬得名豈不輕大府着當世之士哉自古乘田委吏聖人亦甘心焉然欲以此為功則稍自好者不願也幹山林麋鹿之性自計已熟為二百指所累不得不仰寸祿以自活耳絕無一毫榮進之念方欲懇大府丐一祠祿而去恐有避事之嫌來春亦欲伸請契兄不能為我謀又欲以招軍買馬見治尊兄亦何用此招軍買馬之朋友哉反覆以思殆不知所以得罪之由也幹生平介然之性苟使之得行其志雖赴湯蹈火有所不憚辱大帥之招當此多事之際自當知無不為又豈待薦引而後用其力哉以薦舉而後用力則不薦舉而不用力矣豈良士也哉想文字未行尊兄宜乘

此力爲我辭使幹尚得託跡幕府幸甚

答林公度

承垂諭以令從子加冠冠禮之廢久矣欲舉而
行之甚善甚善幹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
朱先生遊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
而公之書卽儀禮之節略也亦嘗獲預於賓贊
之末矣初習其儀雖若繁縟然行之頃刻可畢
且冠禮在六禮中最爲易行蓋人家閨門父子
所自行不與他人相干涉而質明行事不數刻
而禮成亦初無艱難辛苦之事但得一莊重好
禮者爲賓則登降揖遜自然中節不可先擇其
難然爲簡便也幹嘗謂古人舉事全是瑣碎中
方有深意且如揲蓍分二掛一以四揲之四營
成易十八變而成卦誠不若擲珓杯者之一舉
而知吉凶也然揲之愈煩而心愈專意愈誠蓋
不專且誠則將誤數而錯置之矣此其所以問
焉以言而應命如響也幹頃嘗爲童子加冠至
於禮儀繁縟之際儼然正色而臨之自覺此心
惻然有感於父兄所以敎愛子弟之意彼童子
質朴畏謹見其父兄賓客待我者如此亦豈不

惕然動其心乎正不可先求簡便以啓其驕慢
但衣服之制自司馬公舉之已不能盡如古則
今亦當用今人之所常服至於三加之禮乃古
人丁寧懇到之意則不可略也妄意謂未冠兩
紒者背子始加小冠今市中所賣黑漆或竹皮爲之者道服再
加道巾籠衫三加帽子衫帶若紗力可製襴帽州始如頭巾籠衫再加帽子衫帶三加襆頭公裳亦可用堂室之制不能如古則但
於一廳事之上行之陳服與將冠者位只於廳
之東北隅用屛風或帷幙障截門外向或人家
廳偏間之後自有空房與廳相連自可一依古
制此則古今異宜不容不斟酌而行之者其他
如筮日筮賓乃古人不敢自專之意若能行之
固善今人父兄多拘忌吉凶例用歲旦或春日
而賓尤不擇苟有人焉亦不暇筮其可否則亦
當前期三日告廟以孝子某某白爲子某加冠
敬以某人爲賓敢告然後馳書戒賓或道遠不
能親訪及有宿賓則書中使言某之子某將以
某日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也賓以期至庶
省往復也執事者須是子弟中嚴重者爲之恐
亦難得如此三人執冠立於西階下者若可以

備數尤善無則一人捧箱盛三冠亦可也觀此
兩三節稍從簡易便覺失古人嚴肅詳密之意
況於其它豈可略乎試斷然行之然後知其非
難也但司馬公書儀雖得善本而建本尤多錯
誤更以儀禮參校而是正之爲佳 幹承下問之
勤不敢不竭其愚政恐不能自免於僭易之罪
尚幸亮之命名之意出於尊意所不當言謂土
能生木則非五行相生之正蓋土之所生者金
而金之所尅者木今以五行支干六位皆木而
欲以土生木不知土者乃尅木之母也若正相
生則當從水此固皆無義理然亦是陰陽家之
不足信乃如此也承垂問併及之
前承誨以諸疑久稽拜答此人去亟亦未暇詳
細但區區之意欲長者且於虛靜處認得分曉
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
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不過
十日之功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
閑居討頗有靜養功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
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
而理義自明矣此事不可更緩吾人前面無多

日子所幸師儒並世而不聞道以死亦可哀歟
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
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
惺惺二字眞學者入德之門比以扣宗老先生
亦深蒙印可吾輩不可不留意也尊兄不以齒
德之高下與鄙闇覶縷爲伍只此一念豈它人
可及哉顧不肖重以自愧耳
不能從負強顏求掃蕪穢謏誨陳義甚高歎服
欽服況今所疑尤衆所指自其昭然立的以自
取彈射無可疑者然顧瞻四方亦何所容其身
哉入門而求已則餓死出門而求人則等死古
之人所以無可奈何而安之曰命則命雖窮未
嘗畏也又何必過自疑畏也哉竊以外移合歸
本貫銓曹事歸州家須半月可畢事事畢去求
山寺度暑七月初便作歸計也
斯文不幸先師即世痛慕摧苦不自堪處同門
之舊誼均此情兼晨夜兼行衝冒風露痰喘氣
促至今未復氣息奄奄亦非久於人世者重念
半生函丈之側一旦失所依怙總角聞道不自
刻厲識見未明今無復摳趨之地柰何柰何朋

反解散闕講寂寥又不勝微言將絕之慮鄉閭年
來朋友幸皆有向道之意若得相與勉力以共
扶斯道庶幾先生死而不亡尚賴長者出爲主
盟毋使悠悠虛度歲月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可
爲深戒明年科舉又在目前諸友想未能忘應
舉之念讀書作文亦本分事更幸痛勉之須是
博採前賢議論熟讀古人文字令氣質勁健乃
佳栗山諸兄須得六三哥爲之領袖必大季亨
相與維持之日作課程莫令廢惰區區至願
承欲此來甚幸鄉閭朋友來者已遍鄭成叔唐
華卿皆以頃年嘗一參侍亦皆奔赴此亦足見
人心同然不能已者不知何日得遂一見耶一
動想亦費力須得轎馬乃佳吾人血氣向衰不
宜勞頓恐致生疾遷遠之期亦更審處之榦憂
苦貧病不自聊生葬期在今冬只得留此候葬
事畢或須一歸衣食所驅恐亦不容遂築室於
場之計也與諸友建議欲於城中度一空地立
書院三間內設先生祠歲時一日畢集頗有樂
施金者此議若成亦不免遣人持疏到栗山也
禍患摧苦殆無生意先人生平以清苦自將兄

弟相與恪守家法幸不得罪於朋友先兄平生
一介之行亦間有過當處然今觀之豈惟吾家
不復有若人哉痛苦痛苦未易只言也以是深
憂家聲自此隤然不可復振愁憂無聊欲見尊
兄面訴之無從也故因此詳布之蒙頒賻奠儀
已憑陳吳先兄平生於朋友無足當其意者獨
於長者深所敬愛訃聞此惻然當甚他人也先
生葬畢事朋友遠來失聲墓下傷哉痛哉念之
淚下如雨未死之身將復誰依耶今日已祔廟
音容益遠不及九泉無相見之日傷哉痛哉〻
榦忽得季亨書承聞先太夫人奄棄色養不勝
驚怛昆仲孝愛純篤何以堪處別來數日間事
變不測如此榦辱在契好舊交便合趨慰適以
迫行不克如願愧負多矣但得季亨報云治喪
不用浮屠一以禮經從事掃去末俗之陋不以
夷狄之道事其親而先太夫人遂得以禮終是
則孝之大者尚幸堅持雅志世俗嘲啾之論不
足恤也榦正月半間即歸歸日首圖參慰
榦諸況如昨無足云者特一念長者未得即見
爲之慨然朋友講論不敢放過然亦未甚見有

勇猛精進者近得先生書亦再三以此爲問其
擧拳後學之意至矣顧幹自治不至又何以起
發朋友之善意哉
幹以禮書未就緒劉用之相約過神光爲卒歲
之計度亦不能久留只俟虞兄爲先兄擇地了
畢即爲歸計今日暫走箕山相去三十里不得
一見殊深悵然吾人相與之意分雖朋友情猶
兄弟雖終身相依可也各以事牽其勢難以久
合幹方奔走爲衣食計兄亦老且倦游異日思
欲爲今春草堂夜話擧觴相屬豈可復得哉臨
書不勝愴恨
幹猥賤苟活爲朋友羞然他無以自活則不若
食其力之爲無愧耳久敗之場務幸亦漸成倫
理酒酣氣振且笑且歎終不若歸故山之爲樂
也已一考有半矣但恐任滿無以爲歸若可達
里中則又當尋尊兄爲旬月之遊也鬢已種種
齒牙動搖目視茫茫非久於人世者門戶衰頹
諸姪皆不能自立深有可慮但世事皆非人所
能料只有聽之而已
幹一墮官途如入苦海終歲汨沒人生幾許十
四年不得休息眞是可厭世間以仕爲樂者以
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爲盜則爲僕僕誠不
能甚貧且賤如故進不得行其志退不能活其
家以是思之不若放歸山林之爲樂也三上香
火之請方遂所圖以是月七日抵寓舍亦欲亟
歸省墳墓訪親舊從人旣遣不能徒行少俟秋
涼即謀歸計一生鞠育於辛苦之中今三子已
娶兒婦滿前亦人生幸事耳但自度不足以活
之只得散居令其人自爲計六郎歸鄉之計已
決性資拙朴未能讀書然頗好書向所寄書冊
渠欲得之乞付之爲佳恐有重本欲留宅上者
可面諭之也
幹爲貧一出奔走十五年於公私之計並無所
益性本介僻學又迂疎與世寡與義不受辱引
疾奉祠投閑故里百懷未易一二言也歸來怯
寒無日不病里閭故舊朝夕來訪只辦應酬或
至對客終日念欲一拜書亦不可得徒切悵望
而已不謂反勤先辱尤深愧悚幹以先閤爲姪
輩占住無所[illegible]息偶帥府相念以南法雲僧堂
見遺見障織居止其前有園可以開門從大路

出入不與髡徒相干涉其側即萬歲諸剎幽靜最捐棄者所宜劇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書十二

復陳師復監簿

頃於諸先令兄多雅故獨以未及參識爲恨三四年來每得謙之兄書未嘗不言篤志好學推已及物之盛美深切歎服然亦不敢遽以姓名自通於隸人近者又復拜觀應詔之章懇切簡直皆人所難言數十年所未見其爲向慕又不但前日所聞於謙之兄者而已繼承台翰之賜捧讀不勝皇悚自顧衰苶何足以當勞問之厚

幹少不自揆嘗從師友游竊有志於聖賢之學中年黎累猥衆偶得一官仰祿爲活一行試吏講習遂廢重以先師棄諸生朋友解散蓋不待七十子之歿而大義已乖矣日夕惕懼如負芒刺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爲之擊節嘉吾道之有傳也朝廷之事既有如諸賢之所論奏而外之所恃以爲人物者亦多不可勝解矣所以降災者方數千里之旱今之所以救災者又皆具文中原蕩析既不可支而邊陲守禦亦

殊未有可恃之策腹心之疾未愈則耳目百體無往而非病良醫之藥既卻而不用則事無可爲者矣幹衰晚不才分甘投棄所上香火之請本無他意只是幹不堪從官未蒙俞允姑且安之適趙興國持倉君節於幹爲姻黨至親不容不引嫌而去自是可以退安田野以祈提崇以終餘年矣

復陳師復寺丞

寺丞天資高明閒居益加涵養吾道之幸也幹不能安貧冒昧一出信道不篤從深悔懼抵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人情未相諳悉無以爲策今虜騎已退上下相安稍可措置最苦是郡無城壁便即興工創築度費五六十萬券郡中亦有一二十萬皆是前政樁積已申朝廷之錢亦不暇問只得支用郡民便之捐施竹木工役夫米者紛然此亦不容但已也亦請於朝乞四十萬券未必應副亦無可奈何只得旋措置也秋冬間了得此一役便可丐歸矣虜騎之來亦不過數千人此以數千人與之戰初亦小勝已而大合殺傷相當有貪功輕進者遂爲所敗吾之所失遂多虜亦不敢以實聞也諸賢施行大抵未有起人意者到此一月以六書違制節與議邊事皆未得報豈以其切直而惡之耶抑以倉皇忙迫而未暇也今只得自做家計修城壁造器械排保伍日夜與諸邑講裕民之政漕臺欲運合肥米至安豐相去二百里耳卻來起安慶四萬夫安慶至合肥已是四百里捨近取遠人情皇皇只得力拒之幸而得免便覺百姓有歡舞之狀矣他事皆可闊略有敢害民者必痛治之如此亦稍可支吾但大勢可慮恐非一木所能支也李貫之尚留九江亦屢得書此等人物皆引去爲之奈何

久不拜狀正切尊仰祝兄來承台翰之賜謙之兄繼至又得熟聞爲況之詳至以感慰服濟區處有方人賴全活甚善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厲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幹衰老念歸未能今邊事復動亦不敢請歸矣虜犯浮光其勢甚亟城雖未可破而四出抄掠生齒塗炭甚可念也此間土城雖已圓備但未包砌馬面尚少未爲可守但既有城壁亦只得效死守之

此間世俗皆以為丙午辛巳丙寅虜之犯淮皆不到此故士夫之愚者亦全不以為意軍器全不整齊士卒千人多是老弱皆須旋行措置去歲一意版築故此等事皆有所不暇及今亦一面料理輒有少稟此間軍器最是弓箭更無一隻可怪之甚偶見唐簿說使郡弓箭甚多且箭材乃地產所出妄意欲就借箭萬隻少亦須借五千見箭却借五千箭材角弓得四五十張却煩一面製造以補還仍亦及價直便當納還儻蒙軫念一郡均受鄰邦之賜若非事勢急迫亦不敢相撓也已令此人賫錢就彼倩人搭發以來至望至望

承聞開府未幾宣布仁恤之舉已洋洋於田里當旱暵之餘得賢者振卹之康濟之民何其幸耶但不知朝廷上司肯以米相助否莫若且是遣二三精敏官屬散行諸縣勸諭諸戶籍其有餘之粟以備賑糶須是異日實可以及百姓若但為虛數則無益也同官間難得人寄居亦恐多私不若取之故舊中為佳若李敬子肯相助則決不至有他也米價亦要平而有常毋見所在豐年米價十錢至凶年出糶官米却只糶五錢如此皆非是官物有限只得照常年例方是或云凶年錢難得是固然也却不思天災流行百姓亦須大家喫受常年喫一升米今且喫半升此豈得已哉又賑濟不如平糶官司錢物既有限細民當此饑歲亦當竭其力以度凶厄豈可誘之使偷惰是非所以愛之也又濟糶不可分口數徒見瑣碎只是每家每日三升若一口者亦糶三升彼自能多寡相通融大抵舉大事者最怕叢脞也賑糶之法當論旬不論月且如每日糶三升每旬糶三斗或以一日而糶三斗或三兩次糶三斗從其便可也如此則人免伺候之勞切不可禁納流移之名其後難總人情偷惰若開此門必至失業乃所以害之也南豐述趙清獻之事以為仍告以去其家者勿給此正所以絕其流移之路若欲往他處就食者則薄給其路費可也亦不可多多則既去復來亦難繼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不敢不以告也幹

此間城壁已就近又砌畢五門亦屹然可觀兵籍最少通老弱不過千人見於城內沿城空地

架屋千間爲壯士營募民之壯健願居者給與之不收其價金且先爲辦床榻之屬以誘之官爲之約無他役但使之家守丈五之城治其蕪穢使不爲城之害有警則皆守城之兵也仍造弩千張而家給之使之無事則閱習亦一助也近郊二十里保伍亦隷之郡擇其強壯者籍之有急亦可驅以守城如此二三千兵亦不難辦也燒磚一事擇浮屠之有幹者二十人主之應管內有僧寺闕住持者便給帖與之住持以償其勞如此則三四百萬磚亦不難辦來歲直來此事可畢矣故山之與丘隴非敢爲僞年事至此戲衫亦不宜以着也忽有制幕之命此事以矣諸公甚忌其來李公頗費唇舌省劄下只得力辭不可則來歲城壁既就必極使供職却旋求去趂康廬以求教誨有日矣虜之弱甚矣不待間諜而可知也諸賢度德度力不敢便爲進取之計此其爲宗社謀至矣然將爲宗社無窮之計臣子要當致無疆之思今進取者既失之孟浪持重者又失之偸安不知事終安歸耶日引月長吾國日困以彼之憤激敵吾之偸惰未

知鹿死誰手也況新寇方強羣盜蠭起吾所當慮非但一端也今邊鄙事息正造物者遺我以閒暇之日使之明其政刑登崇俊良以共起事功　政恐反因以驕縱而日益顛倒耳每一念之令人流涕要之但當歸死故山不至徒在世間爲人所嫉惡也安得一見抒胷中之憤悶耶

以廬阜之嶪岑與彭蠡之洶湧臨之以一代之偉人人物山川相與酬酢一郡生齒游泳於春風和氣中計其歡謠已洋洋於田野間矣甚盛甚盛餘抵此已逾半年自覺初謀已拙到此剏無出場只得爲築城鑿池與民爲效死勿去之策方其度工之初人無不驚且駭者幸而天相人扶未及半年事已就緒目今一意包砌歲前五門并三斗門亦可訖事使有啓閉雖大敵之至未可保而小小姦雄亦望風退聽矣身守一郡只得汲汲爲一郡計外此皆非所敢知國家如天之福虜至輒敗衄而去是以至今隆冬不敢深入此兩日方聞淮北洶洶大率皆是相恐嚇之意兵來不除道也天遺我以閒暇之日而

諸公視之悠悠恬不加意要其胸中無識見無
古今既不曉利害之實而又日夜拱手以聽命
於人天固助之我固拒之謂之何哉南康朋友
甚盛想聞賢守之至必有盍簪之樂[illegible]亦以老
且病告廟堂丐骸骨若遂雅志當得承教於白
鹿卧龍之間矣
幹自前月來愈覺多事初令其往黃州提督關
隘次又令往光州撫諭將士及至將行又令且
赴制司稟議凡此皆非所長只是緩急無人承
當且胡亂拖出不知平日拔擢貴顯者又要作
何用耶自去年四月以後虜騎既退全不做分
毫事業及至事到目前方且旋荒虜固弱甚然
驅中原之百姓盡括其家貲帥以渡淮使之抄
掠以取償於我浮光信陽數百里之地殺人如
麻室廬焚毀至今未退棗陽被圍已四十日尚
未解其勢危甚盱眙既自取敗衄又[illegible]招侮今
又聞安豐亦已據覆丘矣爲之奈何全看天意
如何若人謀無一足恃者安慶城壁未包砌軍
籍亦寡弱器械未備將何以守若淝陂則尤當
風寒之衝已力丐免矣制司稟議之命甚久不

欲[illegible]不除道也天實[illegible]
勢[illegible]旬日之間淮[illegible]
幹[illegible]敗而去[illegible]
府[illegible]一路計[illegible]
多[illegible]小蘇淮[illegible]
除[illegible]乃是[illegible]可[illegible]
不能任[illegible]已荒[illegible]自入
令[illegible]職[illegible]人無不[illegible]
舒[illegible]
書[illegible]年自[illegible]
朝[illegible]已洋[illegible]
留[illegible]山[illegible]酒[illegible]一[illegible]
金[illegible]
親[illegible]
瀕[illegible]命[illegible]為人所[illegible]
約[illegible]今人[illegible]
庶幾復爲完人也延　如恐又因
約[illegible]其如[illegible]
爲[illegible]
十分[illegible]

已不惜取為請計以
空入仕以來一家學累
畢朝廷之恩如天莫報
相安慶之民相愛如父
此兩事亦往來于心每
年事至此不容復濡滯
翁山居甚適但辭免
復仕之意分數頗多
此一不何也名實不
可仕也年齒衰暮力
就易辭小就大失廉
避日降謗議日興此
以盡從此六不可仕
不放歸此七不可仕
已去人將無以死此
以遺書今而負之此
蓋室廬皆欠葺治
於會中豈宜哉哉
為貧故舊則多
甚者也一

大厦萬間支以一木不謂之愚可乎此計已決
但未得朝廷慨然相捨則上無以答朝廷之善
意下無以慰舒民之望二者縈縈於心耳尚冀
高明有以贊其決幸甚五事亦多是文具此却
皆是實事今亦略改數處未知是否更幸詳之
聞欲招林楊二君亦更相度事力果欲還人却
望令來此取書也
幹讀書愛日之意甚切而精力不逮每切為慮
新歲已登七十矣來日苦無多也朋友紛紛不
為無人氣力足以任重者誠不易得故所望於
左右者忽不自知其拳拳也靜處下工誠為長
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
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須將聖
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己若不自此
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李貫之全是
就講學上用工晚年大節光明如此讀書豈可
忽哉留丞相晚年歸來日課朱先生詩傳朱先
生每對人輒歎服之蓋捨此實是無進益處也
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幹昨日得相識錄示小報
知已被予祠之命乃十二月十七日旨揮今日

即史發報狀尤分明此雖父兄爲子弟謀無以易此遂使衰晚得免無廉耻之罪君父之恩大矣若得省劄早下不復以家事關念則自今以往無非安坐讀書之日矣别紙寵貺仰仞愛予之厚恐其匱乏無以全其守也若祠禄不下亦只得判作餓死年來却見得此事稍分明死當事耳朋友之餽不敢辭私居辦此亦令人不能安也

與眞景元直院

榦伏自壽春偕拜隸人之敬歲月倏忽奔走靡

寧遂踈嗣貢恭惟山斗之仰實切此心中間竊聞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踊躍抑鬱難以勇退急流此風不聞於世久矣自顧庸懦亦切地氣待皇華之節得假路之都是猶欲其官推其所言而見之行事也相望數千里跧伏陋邦不獲目擊施行之一二以爲快但聞種不入土蝗且蔽天伏想高賢憂世之深情烈士濟時之大略安得拱侍函丈欽聽誨言

榦老矣本不敢有寸進之念偶得一官庶脫九

死自先世不事生產而諸孫俱墮飢寒心切念之罷勉從仕姑竭駑力本無寸長敢期公朝過聽遂叨爲郡之命此誠生平夢想所不到冒昧此來已踰半考自度遲莫不堪扶曳亟上香火之請不蒙開允而旱亢如此郡計蕭然地居安復武昌之間爲制使之說則曰安復極邊兩郡之粟不可以出漢陽爲漕使之說則曰安復漢陽之粟當泄以濟鄂渚制使以閫外之寄而令諸司計臺挾朝廷之命以持制閫彼此交鬬甚若仇讎甚至制司遣官軍以守漢陽之境計臺

復遷怒以治安復之官此是何氣象乃若是也陰陽不和則爲旱人事如此何以召天地之和朝廷方爲安邊之計而一室之內自相攻擊又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賢者乃如此是殆不知其所以然也顧然用凡日夜起故山之念亦不敢與聞茲事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百憂薰懷安得一侍誨言紓胷中之憤悶耶

與孫行之正字

榦衰晚貪忝竊粟自知亡補忽叨予郡之命皆

朋友過相推許是以至此不敢以爲喜重以爲憂也自金陵五十日方抵此民甚醇訟甚簡財賦亦從容安平無事不妨爲守之樂但襟江帶湖吳蜀往來之衝武昌唇齒之國也若欲屹然眞可當干藩之任則非所敢當郡無城郭有兵二百人倏來忽去月給甚薄緩急亦安所恃耶小郡若非所急無漢陽則無武昌矣抵此二十日且以治財賦增兵廪大開赴愬之門以平民之曲直其他所當經理者俟見顚末續當有請也既不能不仕仕則不可不任其事耳但天性

拙直與世寡合易以取禍又不知果能安於此否安與不安亦一切聽之也在已既無以病人視人之所爲又多不滿吾意不知此世將誰與扶持耶自今觀之只是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吁太息於其間亦過矣哉膚仲遂得歸可喜但聞其病手戰亦可念也眞丈如何聞且歸建寧果否敬子聞以疾辭皆使人有愧也此間傳聞晦伯侍郎抗疏論遣使事恨不得見能録本見示否

復趙蹈中寺丞

幹昨者僭拜記室之問帥略之甚黎棣來忽辱台翰之賜前所賜教猶未及拜領也寺丞持節內郡而拳拳於邊陲之諸將豪傑之士莫不慕義願爲效死推其所以治峒寇者以制殘虜中興之功可日冀也天下大勢亦可見矣嘗以兩淮言之殘虜衝突三方分攻不攻都梁而攻招信不攻安豐而攻霍丘不攻浮光而攻光山非不攻也力不逮也圍棗陽百有餘日而卒以自解則勢之弱可見矣虜能以弱爲強吾乃以強

爲弱豈將士之罪哉所以用將士者非其道也邊事方殷而廟堂在告制府所請百不一報制府疑懼力上祠請邊郡所請百不一行此亦何時而可以若是耶信義不孚賞罰不明無非自伐之道而尚可以伐人乎哉志士忠臣深憂切歎寺丞義兼家國想不能不爲之寒心也以幹料之虜必不能自立割麥在即而邊郡寂然此必有變生乎內者矣羣盜四起虜亦不能自立吾亦豈能暫寧哉是爲可痛哭流涕也幹衰病似之迹本以不能固窮投老試郡但思築城

鑿池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之計制帥令以列郡帶行制參之職虜攻五關復令以郡守出竟守關又令以越關督戰皆不敢辤虜騎已退忽令易守歷陽則老病不堪復易一郡又令赴制司供職則事亦有難從者今乃得復守安慶之旨辤小受大驅去復還於義不安已上香火之請更一兩日往江池間候報以必得為期也相望遼邈無由一見以紓胷中之憤懣

與李子復書

榦不能安貧冒昧一出屬以邊頭擾擾才力綿薄大懼無以撫安此民諸賢措置各持其説當危急之秋為偷安之計敵人有所制未能以逞然蓄憾愈深向者之防秋今反轉移而為防春矣每思契兄神識過人閲世已久未見其比頃乃袖手無聞如蒼生何榦抵此以郡無城壁一意興築不待報下即便興工五閱月而城成今五門亦已包砌屹然遂為淮右之冠居民方有固志小小姦雄望風畏遁若殘虜衝突彼恐合肥安豐之議其後亦不敢久頓兵於城下恐一可以苟安矣制司忽有幕府之辟此已力辤倘一不克則李公生平相愛至厚亦不容不從其請今日之事策將安出静觀事變當必有非常之論幸有以教之或能不遠千里借鄰兄垂訪尤不勝至幸望賜報當遣人奉迎也

與趙省倉

人來承惠書雖未及瞻拜固已深服足下資稟之粹趨向之高而非流俗之所敢望也顧僕衰老困於吏役離羣索居有負初心何以謝來教之辱耶世方急於利禄而獨安於奉親世方趨於卑陋而獨志於聞道尚賢而取友孰有過於足下者此僕之所以不敢默默而無言也竊觀來教以孔門欲為有用之學而又欲其大有所成就歎其老之將至而欲為有用之歸然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奥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聖賢之學固求為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内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故其教人雖欲其有用而未嘗切切於用也曰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矣至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而亦曷嘗適莫於其間哉志於學而先以用爲心則固已馳騖於外矣至其用也則事求可功求成安於義命者固若是耶立心一差則將無所不至矣聖賢立教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必先格物致知而力行之所謂用者亦即此而推之耳曷嘗先以有用爲念哉孔門之徒惟曾顏未嘗見於用也而三千之徒卒莫能及由此觀之則爲學之要可知矣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爲學而先以有用爲念則是未知所性之貴而有外慕之心焉故敢以切己務實爲足下獻幹老矣方力上丐祠之請而求爲無用之人宜其於足下之言有所不合也交淺言深惟足下亮之

答陳泰之書 倫

幹伏承不鄙特枉臨顧先之朋友以達其意副之長箋以述其情志甚篤貌甚恭辭甚遜以幹之愚不肖上之不能取高官耀閭里中之不能作文章譽聲名下之不能蓄貨財養妻子此世之所謂無用而不適焉者顧何足以辱足下之好哉豈非以其嘗從先生長者遊而獲聞君子之大道歟足下之意則甚厚而幹安敢不竭其誠敢以所聞爲足下言之夫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礲乎理義之刃而斬刈乎利慾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巽懦怯懦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焉逸而不可收心地變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捨此宜無急焉者矣足下居長溪之西偏裹糧而趨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觀世之大勇者焉毋徒下睨汙瀆之中而覩吞舟之獲也足下其亦亮之

敬字有得覿切但常惺惺法爲上乎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持乎主一無適似太分裂試更思之此學問之本原而終身之所當服行者也先師永逝吾道益孤所賴者朋友相與維持然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沉浮世間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

身矣可不大懼
承諭旦晝念慮不如平旦靜坐此亦只是常覺
不如常加提撕則久當純一矣不見道體却亦
不須如此着意行吾敬故謂之義亦只是做行
吾敬工夫而已又着一心要見箇義却恐有病
學問大方只是致知力行持之以敬只怕人不
用力而已別無好法也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
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
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

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亦不
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看許多
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
不至於支離外馳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四

書十三

與李貫之兵部書 道傳

連辱書誨三復感慰旱勢可畏臣子同憂勢見
正當其任想見不勝憂念也昨承諭及數條誠
爲切要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徒爲
文具莫若且於部內擇精敏公勤官屬數人分
頭管幹守令之不才者去之無過而庸懦者易
之庶幾得一人則一道一郡可以無憂耳他皆
未見長策也此間種不入土米價翔貴但自初

旱便遂急糴米已糴二萬石舊積亦二萬石常
平五千石目今逐日出糶比之江南亦十六文
一升城之內外帖然不見其爲旱也漢川一邑
素有蓄積知縣又曉事亦可無慮漢陽縣鄉下
早種頗多目前尚有可支吾至冬春間即發粟
以賑之亦可過此一厄諸司亦無掣肘但此間
與鄂渚對岸例是齟齬亦只是硬以待之吾人
去就輕則百事皆不足爲累也六月初遣人丐
祠只是自覺年事至此於義當退須爲此舉庶
幾異日再請則其志可遂也憂世而救世之術

踈憂道而學道之功廢若乞得數年之間自放山林以遂初志莫大之幸語録事承見諭曲折初亦深恐削之太甚耳若只如此亦無害又得味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爲此等文字寧過於詳則刋之爲易若先求其精則一削之後不可復求此爲可慮耳序文全不成言語留此人旬日亦欲依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不成一是熱二是多事終日昏憒旦夕專人拜納其他亦併俟後便也如目録以所記年月爲序如金去僞者番易人初識之年方十七八乃

已亥在南康相會自後絶不知蹤跡不知此録從何得之遽列之第二未知安否更熟思之記録之人眞是學者如子晦丈漢卿丈之類絶少再相見記録所聞及大段背馳者甚多但以年月爲次第似亦未安或分爲兩樣第以歲月亦似未穩可更商量旀後便更思之當拜稟也

來諭趙制帥過羅事想衆人皆不以爲然吳勝之力與之爭契兄亦是正當賑濟之任故皆見其非此處利害之中者也旀初亦見其如此處置甚服其得策以告勝之勝之甚不樂後來總

得書亦與鄙見合以此一事觀之然後知世事之不可爲也彼爲制帥所慮者邊防耳盡空塞下之粟使邊民告飢盜賊閒作夷狄窺伺其利害不旣重矣乎勝之初以通融之說懇之趙力拒之勝之復以聞于朝廷朝廷從其說趙又力拒之二公正此爲敵未知其孰勝甚可笑也要之趙之說爲是趙之說若私而公彼所務者大所不及者漢陽鄂渚兩郡矣吳之說若公而實私非爲十五州也且吳之請於朝乃曰乞只通融十五郡但不得過湖北界如此則兩淮江東

西皆化外之國乎以此言語寫在紙上獨能安於心乎勝之號剛直人稱其賢到此亦甚歉然蟹以書來問救荒之策亦只得以已見告之曹器遠在幕中尤大言無當其他皆不濟事以此殊覺費力漢陽小國寡民本易處置初以情告之以爲兩州相望莫若先定米價使之一樣使比之常年幾增一倍亦無可奈何米價旣定則客旅之販米者不之東州則之西州吳不以爲然一聽客人之高價其意以爲可以致其來耳彼商賈何厭之有米價頗長幾不可通漢陽只

得固守前說而嚴泄米之禁以是人物熙熙彼乃以爲漢陽有米多方作威作勢欲奪而有之但付之嬉笑不與之競亦不爲之屈貌雖相與而心實不平也然亦決不至有他也趙公方嚴近見其一二事亦有不可及處所差人至州縣無一毫之擾勝之甚鄙之然恐未易輕也世事如此天象如此人物又如此以是尤使人不可一朝居也讀畢焚之

國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而不自懲創爲之柰何李金陵依違畜縮動失事機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未知遠略鬬欲爲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沿淮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爲盜賊之行焚燒縣鎭刼掠財物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讎政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浮光之事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爲辱不少今吾皆未見有可恃者深足爲慮也缺失計此來無可言者非可再開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

見與禁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辦亦但足禦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舟馭想且留九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教誨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楊志仁識趣端正方伯謨之子丕父剛毅不苟可爲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頻有遠游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缺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顓介承候也

復李貫之兵部

豈弟慈祥之政撫摩凋弊之郡使幽隱無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於今之人耶在湖北見爲監司自號剛直者坐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人若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求百姓之受患難矣大抵小人爲非固可惡吾

人以善類自名而胷中全是利欲者亦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得尊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氣節遂爲一世儀表亦 國家宗社之福也榦投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榦歸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買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聚衆數倍於前不足以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爲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擾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門觀書矣朋友數人皆欲秋試後相

訪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講習扣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閭取得所修祭禮來幸無去失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官因以無暇觀書爲恨閑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爲撓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爲之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亟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三人來方可參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相招致榦亦無力遠出不能携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於此極惓惓殊使人爲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節入閩有以

資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決去就雖甚力 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榦亦當齎糧爲數月承教之款也向來同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年來得尊兄并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東南數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閑退之人所

宜言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輩出消譏所在彼自無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縮顧忌或革面以從善也吾人所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恥道喪風俗波蕩略無羞惡之心但知貪利嗜進吾輩中非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爲之移惑以喪其所守也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決不至此此誠至論東漢黨人便是孔子所謂狂者使有聖人爲之依歸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豈敢望此哉四十萬人齊解甲矣安得相與爲黨而激成其禍哉榦嘗記得在先師侍側偶因舉孔

孟出處去就不同處以爲間蓋亦疑先師當有不屑就之意先師答曰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是至當之論若不如此不是眞丈夫也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皆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眞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於閑居甚適嗽疾亦爲小害諸子亦次第皆能撰飯喫不相累矣若有祠祿亦稍可支吾若無祠祿諸子亦可做書會以養衰老也池陽相去遠若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即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今以所說鬼神大意錄去是否幸見教

春間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見味道兄所答詞甚精意甚巧尊兄從而

是之伯量又爲之敷衍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爲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已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常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已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頃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

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巳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捨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着心胸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

按行屬郡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罷行之此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欲百姓眞得蘇醒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歎保正戶長之爲民害保正合管煙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眞有剽刼及走失凶身豈可責之保正當使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難爲矣戶長自可不差人戶租賦自合輸官官立期限有不輸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戶長哉此皆徒爲紛擾以困中產之家也此事難言今之爲政只是循習無所作爲則爲

良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爲駭更不思義理當如何耳大旱如此眞有可慮目今米價已騰踊直至來歲秋成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奇策　聖主憂勤見之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淺言之則無益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乃所以箝天下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古規摹如此者多矣覆轍可鑒何苦而復躡其跡耶契兄當一路之寄常平救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　朝廷多求金錢散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爲備它未有奇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嘗以遊說爲之渠亦以此自詭淮西李帥嘗按之旣不可令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除又豈爲韓一人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韓之來此便已立定規摹只住半年便爲去計此月半已得半年矣更數日後便遣人引疾丐祠著實是衰老自覺前路無多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去就也但前此常廷築城之議甚異二公

皆贊其謀且捐金以助其役遣人到中都已兩月未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爲正祠之請當一築城之議已下又須俟兩三月却陳乞也更俟數日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錄切不可刪只得全寫便有重複亦無柰何若吝所費則不若勿爲若病重複則不如勿刊也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又搜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併序語納去也

答林季亨書

昨承書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無已適以迫行未及趨慰徒深愧負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夷狄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胷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古餘親齊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凉衫足矣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凉衫若有服則各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體怯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季亨諸兄更朝夕與之相伴勉令母至過毀乃幸六二哥六三哥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速不得一往慰之也告爲致意向氏遺訓附往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

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則如曰揖則且如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當用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要頭巾着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要不着則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元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衆子則如何各有則揖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

答林子至書

惠書具知近況之詳役事為之悵然年來州縣例是不恤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宦期之名以為封殖計所在皆然榦脫冒昧一出誠不忍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爭自度決不能勝脫身遠避便雖獲譴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事雖在畎畝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但求安靜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得隨分應酬耳旦夕須到箕山恐可來見也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賛慶當官者無復安富恤貧之意令人太息榦老矣歸來亦欲溫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如所志江左自有管吏吾政可自逆也推之者固多沮之者亦力太虛浮雲俱不足為輕重也令似字序納去殊愧草草

榦投老歸來引疾丐閑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間以終餘年朝家不責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堂以必得閑為期二月半間此事可決也春事向暖須至箕山為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

答鄭子立書

榦生無所用於世年既踰冠始獲從先生長者遊又不能刻意厲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氣銳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以為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為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排逆而不能以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為此而吾徒生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汲用力者捨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語孟六籍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說足下固熟聞之矣講其所可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堅車以志於趙燕之郊苟不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承也

答鄭子羽書

榦嘗竊自念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榦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從先生長者遊雖足以粗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己無所資於人而在人無所益於己凜然懼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矣一二年間天啓其衷多聞直諒之益不待取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而或予箴也義理之辨蚤思之不待莫而質焉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嘆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遠數百里求同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爲陋而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脩此固僕之所感嘆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爲輔仁之益者也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志則幸矣過情無實之稱非所取也足下亮之

榦多事如昨朋友相處亦如故但亦無甚講論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子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處焉則所益多矣承諭爲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久之自然得力或謂不可太拘滯須是放開者皆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抵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胸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顚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且甚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然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

與吳伯豐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注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此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榦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此書今見晦菴集中萬正淳錄以■晦菴先生答曰直性之說却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注載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幹碌碌如昨初以爲貧勉強從仕諸公誤以爲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心朝夕悚懼更兩三月即爲丐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聞老來尚未免聚徒亦庶不易以道自安而一本云辭亦士之常也叔重生平力學識敏而氣銳一別七八年遂爲古人殊可傷悼想里閭間失此人亦復蕭索幹與之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已與其令嗣言之矣契兄更爲議之幹老來但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虛文浮詞無益於事近日大冶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囑亦以是告之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爲但以敬之見囑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啓發多矣目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答董叔重之子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柴易爲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幹於先丈同師同庚相與最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錄太泛如脩運之類皆是舉措之著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累牘徒以爲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諡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之孔門顔曾亦何嘗有許多說話而後人信其爲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友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無益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

世不必如此其繫究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他人亦當勉為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託池陽李倉遞來可也或徑託李倉為之亦可李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丈議之幹衰晚日思歸休之計諸況皆不足言更冀抑卽以畢大事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五

書十四

與陳子華書 幹

歸來數得欵語但亦彼此忙迫至今懷仰尊丈參議之任已滿未有差除費用既廣何以為策且得曲意奉承為佳幹到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此亦勢所必至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今已退矣但吾之所以處此誠未有可恃也安慶無城壁到此便措置邦人甚幸捐助竹木及米者紛然度費六七十萬緡此間所有僅十分之一至感至感幹聞執事之盛名非一日不自意乃得并合深慰生平傾仰之私世道益衰人物寥落得一賢者忻然慕之真不啻景星鳳凰也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為遂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為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為也因言以求其心即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變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為哉第過利達自非吾人所當計校況又實有命焉而非

人力之所能爲也幹禀賦甚庸涉道甚淺獨以早年侍晦翁杖屨之日又聞其言論觀其舉措者差熟捘閒待盡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常常諷道之以庶幾不失其初心耳自先師夢奠以來舉世倀倀既莫知其所歸向來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殁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抵家兩年門無轍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與焉不避勞苦刻意講習他亦有一二後生皆可望者私竊自喜以爲儻得十數人者講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將鏌鋣則立之而足以捍衛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說詖行肝碎膽裂庶幾日月之明猶未至於浮雲之翳翳也但身既衰病學又淺陋恐不足以召致而激發之耳尚幸有以敎之也

復鄉後甫書

幹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夕鄉仰之懷第以行役悤悤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悄仰忽辱台翰縷縷尤認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它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坑穽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幹老矣無以餬其口尚此竊祿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詹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使中更幸數賜敎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厲所守外此亦未有可言者

復王主簿

便中兩辱書誨感感知遂從提舉李兄游深以爲喜然不喜足下之得爲縣乃深喜得親師友講道誼以廣見聞也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向欺仙鄉諸長上爲尤甚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今乃得與李兄游又味道亦是鄉人更宜朝夕相親有疑則扣不得不止異日見得端的方知鄙言之不妄也不可只以公事虛度歲月誠可惜也一旱如此事甚

死或歸鄉聽教誨也鄭成叔不及奉書煩致意或以此書呈似之與作書等也浮光一敗雖殺傷相當吾之所失者亦是三四千人又一二頭首制帥所用多少俊壽功名豈細事耶

復王幼學書 伯大

熹衰病之蹤不足齒郎去冬臘月祠秩當滿便當上謝事之請偶蒙 朝廷記憶畀以州麾自知州郡非養病之地力辭不獲命君恩深重難以孤其生成之意辭郡丐祠亦以為死之計幸而得請實出望外原其所自無非游談之助

三已申朝廷每錢米邊事如此決未肯應副只得大膽便做每錢又旋撥應在郡錢米不問已申未申一切上使得罷而去無可柰何秋冬間可畢事邦人便俯怜老夫亦可丐歸矣安慶實無財賦全靠牙契通老丈當軍興之後交易頗多遂頗富實不應以二十萬獻之朝廷至今遂將安慶作富郡科敷抑配百姓受害皆通老為之也到此只得汲汲覓百姓喬漕欲起四萬夫運糧至安豐只得力拒之只免此一役吾地之民已歡舞矣到此却甚健日飲十餘杯度尚未

可憂衰晚不才旦夕即上歸休之請若遂所欲或又可拜見也莊生行道如此之綴亦去一大蔽當塗之幸也

復黃會卿

熹衰晚如常無足道者更數月則當挂冠矣近思此身不欲為後人之累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學生葺茸數椽架小樓樓成即移居其中以待盡耳去鄉并二十年歸來朋友凋零晚輩難與語獨二三朋友來自遠方者差能任道甚矣吾道之益孤一二年來於

中庸之旨玩之殊有味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中備見本末源流作為此書蓋發聖賢底蘊雖非初學所能盡曉而亦初學所不可不知始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終之以誠之一字戒懼謹獨不待勉強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間此意便在初學豈可不以此孜孜奉持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便已渾然在此矣然後加講學力行之功以盡其所謂智仁勇者則理之渾然者又燦然各有着落而無復毫釐之差矣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亦不過講學力行而實

用其力焉則天理流行無少間斷矣今但曰講學而不先之以戒謹不終之以力行而誠心不加焉則恐亦未免墮於口耳之習若但曰躬行而智識之不通則恐亦未爲得也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試與朋友商搉之

復黃清卿

幹衰病如常無足言者俺遊本岡閑靜然亦未免塵俗之擾得觀書策之日亦少朋友往來亦不爲無人而知學者亦難得近方謀爲山居之計更兩三月當就緒來教深以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別求方法則恐又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僥焉孶孶學問之道如此而已幹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而無緣且老來力乏亦非可以遠出徒有詹企而已

復薛希賢書 師邵撫州人

人心蒙蔽理義難明足下超然獨得雖精微曲折未見所造之淺深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來教云云亦皆非踏襲語皆自胷中流出良深歎服近得論曾氏父子晳也自上達而有所見參也自下學而有所得要之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不可以無其序也聖賢門户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奥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奥精辨而審擇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渾渾灝灝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惟足下少抑高明之見循循學問之實以聖道不明爲已憂毋以吾心所見爲已足則朋友之望也里中朋友極難得受殊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間也

答余將之

幹奉親幸安不足勤函卹杜門閑居但定力不足已不能不爲今學所撓平日守定師友尚無向進若又分之以雜學況味可知獨有隨事檢點以庶幾寡過而未能耳西齋親友相聚之樂

徒深健羨夏深儻能撥置以尋雲峯之約或可一觀盛集也但自家兄已赴清湘復不無家幹之撓七家兄多往外家且多病以是出入更不能預料若家兄少瘉一二日之勞所不憚也擇之五一哥聞五月間亦嘗入城更不蒙見訪何也幹固不敢屈長者但城中舊鬧復不能探伺以圖走見以是益怏怏吾人相聚動一二年或十數年僅得一二交臂而失令人悵然不曉所謂也有寺簿一書并幹亦作一書便中煩早達之幸甚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爲況甚適但

云服藥無效丐歸甚力不知果遂否恐欲知之浙間二麥亦不全好重以疾疫目下日色可畏一日之熱比尋常三五日近郊之田已龜坼瀕海者已絕望矣不知他處何如若大率皆然則甚可慮也幹迫親養未能絕意場屋但覺力綿途遠若不能擺脫終是悠悠日來稍親世務惡人意處頗多惟有退步一着自作本分事苦意未頻長也因書有可警誨者幸毋惜

幹侍旁苟安不足勤齒邮去良友日久舊學益荒落矣來春擬過藍田尋舊約爲屏山之行比收先生書又爲會稽行道遠力綿行止殊未能決更俟後報如何得齋思兄書云奏事之請不遂即不果去若先生歸屏山當遂前約否則又未知見時也杜門獨學近亦得嚴朋友但不得數數相聚如與兄在茅舍中耳擇之丈歸未有動靜否擴之兄爲況如何偶寓先壙未及拜二兄書曾次煩致鄉仰意廬陵書信適去良久旦夕須有回訴當得尋便納往丘示陽書何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擬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或問草冒收下十卷上數卷多

脫誤後便附去書籍並在家中此价速行未及納去淵源錄尚未及寫紙家惠甚感但本訖致少許遂爾相溷爲愧幹山居旬餘頗有清樂去兄亦不遠恨不能即欵聚也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書訣云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己省察敬錄呈

陳士直字虞叔閩清蓋平人　許子春字景陽泉同安人

復饒伯輿　晉饒州餘干人

幹諸況如常杜門讀書所恨者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病軀支離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

矣來諭爲學之方語意極端正精實近亦頗覺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
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
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
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
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
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
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
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
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
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
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
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
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
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
決不若是則雖曰學者之衆而適足以爲吾道
之累也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
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
旨戒懼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謂也謹獨以致乎
和者集義之謂也致中和豈非檢點身心之謂

乎智求知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
者也亦不過求所以致夫中和也如此而加之
以誠則眞知實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學者立
心便當以持養省察爲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
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
義愈精矣不以持養省察爲主而曰吾惟講學
窮理者皆務外者也來諭以義以方外爲隨事
省察卽物推明似便以是爲格物致知之事竊
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工敬是持
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
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
檢點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
理其主意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貞者萬
殊之所以一本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
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何處一本萬殊四字朱先
生於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貫故
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爲
一本恕爲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之則利當爲
一之始貞當爲一之終元當爲萬之始亨當爲
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而趨於一至於貞則

成夫一也自卓而元則由一而趨夫萬至於亨
則成夫萬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
不察也大抵講學命詞易得有差治報草草未
能無病恐有所疑往復爲幸要之朋友篤實用
功實難其人惟契兄勉之吾道之望也
承聞教授里閭向道日篤不勝敬歎幹承晤之
日淺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趨向堅正未嘗
不矯首興懷恨不得朝夕奉從容也先師棄諸
生微言不絶者如綫向來從遊之士本無以身
殉道之志一旦失所畏慕則汨沒於利欲海中

鮮有能自拔者後來者苦聞其說亦未有卓然
興起者故所望於師胥明父者不啻飢渴也承
諭以讀春秋大義頃見朱先生說亦然然以爲
全無意義只是直書則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
聖人之微意者若如後世諸儒之說則又失之
穿鑿太甚先生每戒諸生以未須留意蓋以爲
非理明義精不足以與此也西銘之說其大意
固是如此但自民吾同胞顛連無告亦不可但
以爲見其爲天之子自人及物各盡其愛自上
及下各得其宜便是仁之道而天理之當然也

又豈特于時保之以後方爲樂天畏天哉五行
之說亦多未曉生之序行之序頃亦欲作一樣
說後思之恐不然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行則
先水木而後火金恐是不易之論所畫圖亦恐
不然不若且祖前輩之說未安者且置之也此
間絶難得朋友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未知文
父如何也幹老且病近亦謀山居庶得安靜不
復有四方之志亦未有承教之日也
幹諸況如常無足道者明父能具言之明父兄
此來說足下之賢不容口明父志氣高邁非妄

許人者以是深恨相知之不深也朱先生一生
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解剥而發明之
如大明之中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
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
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
將乖微言之將絶也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使
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莫大之幸也幹老且病
雖志學之心益苦而氣不足以配其志徒自嘆
矣惟以勉旃爲禱
幹舊苦痰嗽今夏於小腹之右氣滯成癖遇嗽

痛掣至今未愈終日塊坐雖讀書之志甚切而精力已不逮矣潮陽之命亦以老病不容不辭再上之章適值都城失火至今未下然決不敢復出矣此間今歲却有朋友數人相講切其間亦有一二可望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甚切痛以至後來多不得力須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論辭章恐終不濟事也此事甚長恨不得一見相與極論也

復趙立夫

榦伏承別紙之諭以諸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顧榦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且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予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間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敢不告借師臯恐尚冀覺之

復林自知

承下問以心無據依須於石門與賢者語經句月每見記誦甚富輒以不是見答似未以鄙見爲然今乃知其無所據依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吾道不明且數千年程張始闡其端晦菴先生爲之大振厥緒今此書此語滿天下然無所據依之病豈惟自知爲然蓋有同堂合席終日問酬退而茫然者多矣僕固不肖竊誠痛之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原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與夫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人心據依試以是求之蓋有所謂躍如而不能自已者矣自知資甚敏見甚高然察末而不求其本見表而不由諸裏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乍生乍滅乍長乍歇救之世俗之流蕩汩沒則相去遠矣然師門寂寥微言將絕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則不但若是而已榦嶽祠必可得自是歸老武夷以卒所學自

知抱所有以遊於今之世未必能有所合若能卜鄰於武夷之下相與切磋以張斯道則僕死無憾矣漢卿丈歸試商推之却以見教也

與張敬父書 元簡

自契兄之行所與往來者翮司直一人耳契兄逐逐里巷間人固知其賢而未知其所以賢也善觀人者要當知其大者人豈易知哉以故僕之所望於執事誠不敢以流輩並也然鄉閭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邑嘗有一人終日慨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常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區區之愚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掩關靜坐常以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適遠鄉而思見父兄更以聖賢經訓深自玩繹不宜虛過歲月今年只是這人明年亦只是這人也又看自古聖賢到處是如何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相去幾千

萬倍方知平生所有皆不足道以此自省深況靜默異日結裹爲世間第一流此區區之至望也無由面言未知是否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四郎來聞爲況之詳武伯至又承惠書感感但四郎具言體候不安之狀殊令人慮缺生平所在守官真是不顧身命其所管幹之事全不是緊要只是覷人全不肯理會故心下不平須要理會今思之全不濟事然缺素貧賤奈辛苦故亦不覺其勞便遭大病如嘔血數升亦能保全至七十歲也今左右本是膏粱只是天資高脫去世俗之鄙習然肌體重大不耐勞亦復不顧辛苦大恐非所宜也但做得一尉十分稱職亦濟得甚事缺之所深慮者歸鄉兩年有餘偏閱朋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語者李德父陳傑父耳其他難言也然陳李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須於鄉里尋箇張敬父樣人則父而無對非敢爲諂也實是無第二手然亦天資高耳人之難得如此又豈可輕試於一尉耶更宜千萬謹重此皆非兩上語也缺已得子祠之命父兄之爲子弟謀不過如此自

此可以無飢矣春夏間晴和或可約朋友相會於嶺峽之間若非官路只是陽溪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却旋謀之也宋[redacted]者人品之最賤者頃在臨川渠來相見不知其人姑收接之記得許多言語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後聞其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此人之最無恥者也若此等人又復收拾之則吾之符水不靈矣但當斥絶之庶使堅吾向學不求名利者氣亦有所伸也左右乃以為賢姊夫之薦為重必欲周旋之使賢姊夫薦一盗跖亦復周旋之耶人心不正大類如此可歎也此人視盗跖亦恐無異也公晦禮書已寫畢更俟月末揭志仁來即附去

復李隨甫書 榦

伏承示及論語疑義觀左右之用心可謂甚苦學世方汩没於課試之文乃能留意於聖賢之書而又思索精勤雖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然亦豈鹵莽於學者所能及未及識面便承寵教不勝敬歎但學以為己聖賢所言無非教人自修之實事更須尋求聖賢本意玩味而自得之為佳也榦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朋友凋零每興索居之歎反覆來教真所謂空谷足音也偶以事冗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容訪高隱即圖請見草率幸亮之

答梁寧翁書 祖康

榦承惠書且言年少不謹頗以自悔今歲華峰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沉靜縝密可與共學每於稠人中昌言之又問目中亦隨其是非為之去取亦衆所共見想其間不無相忌者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近復見賢者甘心於寂寞之濱志愈厲而情愈親故其為說愈熾耶世俗之薄一至於此韓子所謂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也頃亦見挾[redacted]一再言之亦不過付之一笑便使賢者年少自陷於子弟之過一旦翻然改悔而欲為善顧亦何所不可而必欲嫉惡之耶又以為恐有志於學者因是而不來其說尤可笑果有志於學又豈以其徒之未善而遂不來榦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而多方邀就以召致之耶其褊心狹量切切然求人之陰

私而誅責之自以爲足以訐人之過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而不自覺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焉之踶嚙者或可以致千里低首帖耳安知非駑駘下乘耶善之與惡一反手之間耳天下亦安有不可爲善之人哉惟賢者深自致悔克己自修繼今以往凡吾所以施於家庭施於宗族閭里者各盡其道博學篤志以靜觀天下之理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而徒畏夫紛紛之議哉兩日政以不相見爲懷諸子以爲閤政之病頗篤不知今又如何耶草草奉亮之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六

書十五

復李汝明書 鍇

中間獲奉欵晤切觀志尚決非世俗所敢望深用歎服顧相別怱怱爲恨人來承誨字感慰承諭敬義之旨蓋人有此良心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實有此理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迷物流蕩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此敬義之訓自成湯制事制心與太公所陳之丹書以及大易文言之旨上下千餘年間同出一意其垂教後世至精至切爲學而不由乎此則支離渙散昏惑紛擾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詖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根本則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

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承喻學之篤下問之勤故輙詳及之餘老病益侵辭免之章再上未報不能者止自當固辭也九經之會數十人而未止亦盛矣哉其規摹如何後便望示及

閒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顧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更宜勉之餘兩三月來嗽疾不止腰腹之間結成痞塊意思極不佳足下果有意於學千萬一來與此間朋友相切磨方見底蘊不然書問之來倦甚不能悉報無益也

薟衰病如常無足道者理義無窮歲月有限祇益懼耳足下年少才俊於前脩格言記誦如流揮灑盈幅盍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博文約禮古人爲學不過如此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或文雖博心淺近而漫無分毫知識者則相去遠矣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更冀勉之問目兩卷已草草答去揚慈湖文亦已一概有德者之言也惜乎其不純乎聖賢之學也病倦不暇縷縷

與曾文仲魯仲

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賢者以爲如何每與家兄語及昆仲病在志氣不立未免於隨俗浮沉此爲大害更宜思之先墳望垂念遊子遠方不勝松楸之懷

忽得建陽翁疾驅以來至建寧聞先師已下世苦痛不可堪勝哲人其萎微言將絕不但爲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餘於諸生中荷恩最厚當執心喪加緦服三年而後歸鄉閭書會不可復集但石粟諸友相愛之至兩年相聚雖於其德性上亦粗覺有益而學業全未成倫緒是使人不能無愧也方欲今歲大與整頓不意至此奈何六三哥宜一來相慰老先師臨終之書尚拳拳及之也季哥式哥不知可以一出否最可惜是朋友皆謹愿有志一兩年不相見恐遂廢耳

與葉雲叟書士龍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

吾友以妙年能力學自守爲異鄉之人所信向殊可歎服更幸勉之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粗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凌侮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

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閑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幹歲晚又丐祠若得歸便洒掃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育之責誠爲不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粗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漸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其書是四方

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車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且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爲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

忍貧讀書切已進學爲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復相見若稍健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恭一哥相見爲致意

鄉曲書館可以接續子弟得所幷式事親治家往來良便如是足矣惟閑居更益厲所學爲佳

讀書向道乃終身事不可自廢也幹老益甚病益加奉祠得閑莫大之幸亦有朋友數人可以講習若得先師之道有傳則死且無憾矣橋記銘叙已可讀更容潤色即以奉納也

答或人

人來承誨字陳義甚正三服敬歎安得此賢者之言哉豈亦周遊四方歷變履險加之師、賢閒見浸廣陶冶詩什吟詠情性乃能進至此耶頃亦嘗屢進說於尊丈之前矣或云幹與令叔爲黨給令尊丈莫遝以遂

移之計假使令叔先移於尊丈亦何損
兄長而弟先移吾據中堂自爲家主公
議我亦未嘗有毫髮之損也弟與二賢父
三十年未嘗有一語相失握手相追逐無些
相猜疑年來却覺丈至而實不孚貌親而情
隨只緣兩房互相爭競故區處其間者易使人
有黨比之疑也往年先令祖違世之後令叔數
過家間商量事弟或過宅中則令叔不來商議
或是答人書或是喪中禮數則或人便謂弟與
令叔議尊丈曰來尊丈多過舊里弟亦數數撲

被同殺情意頗密夜半睡醒則談話達旦又安
知令叔不以弟爲黨尊丈耶弟無能之人縱有
偏黨亦何足道但三十年親故而皆不得用其
情終日相對如畏秦人偶語之禁亦使人怏怏
不樂也今因來諭請痛言之且說移居之計是
何義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今乃移居以相
避一不可兩房各異居不知置孤孀於何地二
不可先令祖締創之難死肉未寒而棄之三不
可家廟書籍使誰主之四不可尊丈移此來猶
有可諉者曰田園僕役之便令叔移入城又何

說耶城中士大夫日相嘲毀五乃自揭其短使
人得而議之所損多矣五不可先令祖家人以
爲禮法之家今乃喧爭至是六不可前途仕宦
各欲寸進今乃自暴其短七不可犯是七不可
而此利彼害猶不可爲況此之移不足以害彼
彼之移亦無損於我又何必哓哓如此哉二賢
父年亦各四五十矣孤苦之餘所最親者孰如
兄弟今乃相視如路人因小忿而棄懿親有人
心者能無惻然於中耶先令祖平日艱難爲子
孫計今雖已歿而英靈蒐魄猶在也吾晨起焚

香而拜之退而喧爭厥聲藏路在廟之靈其能
安乎吾親友近聞頗工於詩請細讀常棣之篇
而歌以諷之庶其有感乎此則二賢父之所未
深思者也若二昆仲則亦當自省弟嘗爲鄭成
叔作怡閣記因辨叔姪二字叔伯云者猶今人
謂三月爲孟仲季也呼春者必須曰孟春仲春
季春未有捨春字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古人
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
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
父小父也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

矣儀禮子夏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呼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今覺賢昆仲略無親敬賢叔父之心而間有相悖相侮之意胡不反而思之彼乃吾父之同氣同出於吾祖者也今而悖之是悖吾祖吾父也今使一哥之子悖二哥二哥之子復悖一哥二兄其能忍乎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敬

謝過於賢叔父朝夕起敬起愛則賢叔父亦須感動曰吾兄之子敬愛於我如此我又安敢復悖其兄耶名賢之家弟悖其兄兄之子又悖其叔父下至婢僕之屬亦得以嫚罵其主之兄弟所謂詩禮安在耶榦嘗謂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義木之根即吾之祖吾之父也折而爲兩榦即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即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榦獨盛而一榦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蔚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榦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而乃自相摧殘耶榦衰晩不才辱先令祖知愛爲最厚中心誠不能忘二賢父及賢昆仲也苟有可以效忠者無不願盡其心焉故因來教之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幸因此心而充廣之知我罪我惟執事者實圖之也

答黃伯新

榦諸況如常無足言者但旱勢已成無可救者所幸於將旱之際急糴得米二萬石前任椿積亦有二萬石接續發糶亦不至大段空乏也自覺衰老倦於應酬亟上丐祠之請不蒙俞允丐祠未允當此苦旱難於再請前面歲月無幾學之不講爲可慮也伯量諸人亦已歸矣此間亦難得朋友講習也來教數條推測皆當自塡在臨川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皆明白詳審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疎略此事須要直下承當勇猛精進若只說過不濟事也敬子李兄信道甚篤志學甚勇朱先生之門少見其比足下

無衣食之累數往訪之爲益多矣朋友難得更宜勉之

回考亭諸丈劄子

榦伏辱劄翰以祀事畢令榦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榦何足以當此重念衰晚爲貧逐祿廢學白父愓然于懷引疾奉祠來歸寓里正有望於朋友切磋之益若又退遜則終無請教之日矣敢不僭述所聞以期鐫誨布謝崖略併幾情亮

與揚德淵書 溥

國博令孫有嫁母之喪聞不爲持服亦不往哭

嗚呼天下固有無母之國哉賢者之後禮法之家一至此耶想其令孫年少未更事事必取決於族人之長者則德淵諸賢皆不得辭其責矣又聞亦嘗謀諸城中長上以爲法不當爲服此大非衰晚所能曉年來風俗大壞人紀不立雖賢士大夫亦未免有可議者流風滋熾遂有今夏之事令人有不忍聞者然推此不爲服之一念亦何所不至耶在禮父卒爲母則齊衰三年父在爲母則杖朞而繼之以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此不可易之大典也慈母父之妾也父命之使慈已者其服嘗與親母同今爲人後而爲所後視其母乃不得與父妾比何其無人道之甚耶出母嫁從爲之服報禮也謂之出母則爲父所棄逐者也其既嫁也子尚爲之服朞母有過父得棄之子豈得而絕之哉況其母又未嘗爲父所逐者耶若曰母嘗不恤其子挈其家貲以歸不復有母子之恩矣是可無服也然則處頑嚚之際所以虐其子者亦無時不至矣負罪引慝則聞之未聞不爲之服也父母天地也豈較曲直之地耶毀冠裂冕絕滅人道一至於此豈

不大可傷大可痛耶想國博之賢亦將爲之目不瞑於地下矣又聞其令孫來歲便欲赴銓如此則行將仕矣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有其母而能忠其君者也其亟於赴銓豈非欲急爲仕進計耶方入仕之始而先犯大不孝之罪公議凜然亦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求一二年之速化而犯終身之大戮亦非計之得也榦辱國博之知甚至不忍其孫之無知至此不得不相爲言之切冀德淵諸賢痛爲解說早自悔艾亟爲制服往奔其喪

服以朞而心喪以三年哀號擗踊但知有母之恩而不知有母之過庶幾無愧於為揚國傅之孫矣苟能如此則尚可以世契之故以書問相往來不然則亦不容不自絶也豈有無母之人而尚可與之交耶言之至此令人哽塞切幸亮之

荊南與吳宣撫乞罷置檢事

幹竊見宣撫待制德望足以高一世者以其寬大和易有以服人心耳除命之下兒童走卒無不鼓舞此正自古英雄所以建立事功之機也然位望既尊則下情易隔侍御者不察吾平日待下之意而徒欲為尊嚴其上之儀使吾寬和之心一變而為森嚴之狀人心一失聲望將減甚非所以成宣撫待制之美意也置檢一事蓋恐不能盡接四方之士以廣其聽聞然或者以吾為不屑於接見而遂為是舉如此則非吾平日待士之意矣今莫若先出文牓曉諭下意以求裨益然後撤去元檢委文官忠厚禮下者一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獻者不拘早晚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然後委僉廳官詮其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而慰藉之其無可采者亦第其高下饋以薄禮如此則四方之士莫不于于然而來矣至於四方書劄亦委所差官置簿收接於書院中委一士人可託者置簿交收逐日契勘發遣回書庶免隱匿滯留之患

與宇文宣撫言荊襄事體

今日之患莫甚於諸將之為欺荊襄去朝廷遠故其欺特甚武昌十萬之兵付之庸將有虛籍有老弱其間可用僅及三分之二敗衂之餘盡聚之襄陽不過二三萬人鄂州荊南全無大軍頃見薛宣撫以戰艦無兵盡刷其癃老者千餘人皆皓首執檝立于舟上州人相視以為兒戲向者所創鄂州一軍豈專欲守襄陽哉大軍僅足守襄陽則卒有緩急數百里之地又何所倚賴軍籍既少又皆貧困無聊至有妻女求食於人者至於主帥則其所服用皆精選其所愛幸皆姝麗又安責其善戰士大夫莫敢議其軍政者其事又難言也偏裨之中又甚可駭幹頃蒙宣總帥三司差往提點信陽三關是時襄陽遣三將各將千人以守三關癃老者慁曾卒伍

之不若斡深竊憂之亟以書白陳副宣副宣復
書白其軍中大抵皆此物此蓋以庸繆之帥擇
庸繆之將豈暇計其勇力事藝亦不過以其善
奉承而遷之耳是以臨敵之際不戰而潰襄陽
之圍特因虜人之退而乘之使之正與虜敵亦
有棄甲而遁耳今若因仍舊貫使此人將此兵
宣司日出數百萬緡復招數十萬兵以益之其
相習成風未見其可用也為今之計者要須振
起而更張之多遣官吏齎金帛招勇敢強有力
之人擇良將以統之布於巴陵公安之間不使

之習見鄂州將帥之故態日夜教閱其不如令
者繩以軍灋使之感恩而畏威則庶幾緩急不
至復蹈前日之轍鄂州見軍屯襄陽者且使舊
帥統之以守襄陽吾之所自立一軍別擇主帥
氣勢既張則襄陽之帥亦不待易而惟吾之約
束彼見吾所自立之軍紀律嚴整則亦將變其
故態皆為精兵異日事定從而移易之亦不難
矣自去夏唐州一敗之後不復敢言進取虜已
知吾軍之弱矣去冬德安襄陽之圍其初猶有
救援之兵然而每戰輒敗自後數月絕無一騎

敢向之者虜又有以知吾兵之弱矣然猶有魏友
諒一軍萬伍千餘人退襄陽二百里以守荊門
雖不能解襄陽之圍尚足以為荊門之蔽二月
十有四日虜騎數千未至荊門數十里友諒棄
馬先遁諸軍從之虜遂得恣擄荊門以瞰荊南
此又豈待遣間諜而後知吾兵之弱哉使和可成
城可保虜人厭兵不復言戰武昌十萬之師尚
不可不為之修復其舊況戎狄之情詭詐難測
萬一秋高馬肥棄吾兵之虛以擣荊襄非兵力之
盛其何以禦之使吾兵備既飭虜人見吾之強

則亦將望風而莫敢來縱使之來吾有以待之
亦不至於倉皇無策矣此一事者其利害最大
可以振起數十年軍政之弊可以強國勢可以
服戎心與夫蹈常襲故有收無成者相去遠矣

又畫一六事

一江陵城壁較之襄陽其厚薄高下僅得三分
之二所以今此人心極為皇皇向者築城之
人務為欺誑於低城上高為女墻以惑外觀
吳宣撫為設險之計無所不至獨於城壁尚
未暇及今宜增之使高于於城薄亦須培之

使厚攻城之法不過攻吾城脚今縱未能盡
使之厚且培城脚高丈餘各厚五六尺稍有
餘力又逐旋培之城壁既堅則在我有可恃
之勢矣鄂州軍餉所聚人物繁盛控扼險要
乃全無城壁去歲陳副宣欲以錢數萬緡助
鄂州築城太守不從而止今移趙守守鄂聞
其人頗喜事宜力賛之此急務也恐燒磚鳩
工具器用非一日可辦宜先以書委官屬使
一面措置

一荆襄糧食空乏深可爲慮蓋彼中連年旱荒
決無所從出今歲江池人民流離既不耕種
亦決無租賦可輸若俟到彼而旋請之則無
及矣莫若便請於朝乞撥何處米以實荆襄
便就此委官前去催促庶幾易以辦集

一諸軍器甲全少荆襄湖北事力已竭責之打
造未必足用今亦宜請之於朝行下他路打
造應副亦合便委官前去催督鐵甲用工最
多未必便能辦集目今綿綃新熟宜早委官
於湖南收買以備軟纏之用長鎗弓弩軍中
固不可闕然制虜騎之衝突則長刀長斧又
錄尤爲要切此等器械新招之軍不教而能
不可不多置也

一義勇民兵只可用以守城不可恃以野戰蓋
其心終是自謂百姓未必有死敵之心也又
統之者皆是總首不過鄉里有物力之家恃
之野戰未必可用但擇其強者教之弓弩用
之守城可也向聞義勇至府吏輩例有需索
總首又有誅求故其閒不無私下放免及代
名抵替之弊此當申明約束敢有犯者以軍
法治之可也

一忠義軍之名甚佳其人亦可用但其實只是
相聚爲盜賊於頃在信陽聞道逢者其下有
二千人日遣其徒刼掠平民至官司調發則
逃匿山谷不肯爲用是時聞其欲俟虜人之
至便先焚燒應山其後亦聞果如其言此曹
若不早爲區處異日必聚爲大盜須是得其
願充正軍方入紀律拔其首領命之以官方
知自愛

一沿江南岸全無守備戰艦不可不早備水手
不可不早招兵法先聲當使虜人望風而不

敢犯乃爲長策

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鬬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金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爲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爲變往者里之寓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百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爲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銷潜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千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少歉漕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覬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処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爲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爲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爲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 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爲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代胡總領論保伍

某猥以庸虛誤蒙委寄總餉淮右責任非輕每念先世嘗紹興間力抗姦臣扶持大義某若不

勉盡忠悃足無以報君恩而見先世於地下也
竊見醜虜犯順雄據中原垂九十年天地之數
窮則必復今自更化以來正人登庸庶政修舉
和氣充塞年穀屢登北虜與消骨肉相戕達靼
侵迫旱蝗荐臻狼狽遷徙此天厭夷德而啓吾
國中興之兆斷可見矣　聖君賢相經營圖回
固非庸凡所能測識然愚竊料之今日之計莫
急於經理兩淮長江者江南之藩蔽兩淮者又
長江之藩蔽無兩淮是無長江也今日選守明
日擇令今日浚壕明日修城是亦足恃以爲經

劄子　卷十五　十

理乎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力之不足沿江數千
里屯戍之兵不過二十萬分戍淮郡多者二三
千人少者數百人雖有守令何所用力雖有城
壁將誰與守豈可不深慮乎愚竊以謂防江之
兵力固不可不增戍兩淮然有策於此不張皇
不勞擾坐得一二十萬之精卒以守長淮數千
里之境土　國家何憚而不爲此吾爲今之計
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夫
南北之人氣稟不同以淮人而較之江南之人
則強弱勇怯大不侔矣生長淮壖與虜相鄰騎

射劍戟其所素習山川險易其所熟知淮陰之
韓英六之布皆淮人也曩者虜人衝突過大軍
則索戰遇淮人則退卻此其明驗也又紹興開
禧間虜人犯淮俘虜殺戮切骨怨憤所欲甘心
於虜者其素志也藉而用之豈不賢於防戍
之卒乎又其地廣莫所務農桑所蓄粟麥因其
農隙教以習戰無養兵之費而得養兵之用計
無善於此者矣然而用淮人之策必先明保伍
自伍家爲伍則伍有伍長五伍爲隊則隊有隊
長四隊百人則有百人之長伍百人則爲一將

劄子　卷十五　十一

二千五百人則爲一軍有統領四軍萬人則爲
統制以總之度其郡之大小廣狹而爲統制多
寡之數又立都統制以總之自都統以下各以
物力高下人才服衆而差自軍將而上則　朝
廷給之官資以下則制司補以文帖其爲保伍
不過以防托鄉井爲名而已及至緩急人自爲
戰皆精卒也保伍既明則爲之置立保寨蓋淮
民散居平土卒有緩急粟麥無所藏妻孥無所
託不爲俘虜則爲饑莩不甘於轉死則去爲盜
賊惟或依山或附水創置寨屋立囷倉使各隨

其隊伍而居之閑居則俱藏米麥有急則安存老弱既有所居則莫不愛護鄉井寧虜爲敵二者既定則寬其力役以安之設馬監置軍器以資之兩淮之民不苦於税而苦於役州縣之吏知其税之輕也則重役以困之有保伍有總首一有行移總保俱受其害今既籍爲保伍凡有追胥行之保伍足矣而總保可廢也人免總保之苦則亦樂於保伍之法不待驅而自從也兩淮之地承平之際蓄馬成羣開禧之後雖有子遺今馬之價數倍江南而人之蓄馬者絕少淮人長於用騎而苦於無馬其所乘之馬亦不必産於西北凡江南常馬蓄於其地風氣堅勁水草肥饒亦皆可用惟廣蓄江南之馬而蓄之淮上隨其保伍因以給之又爲之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而軍政可成矣雖然天下未嘗無可用之法而常患無能用之人　朝廷擇一制帥而付以閫外之任乃獨置之江南而於淮甸之事既未嘗諳悉又從屬不許辟置則朝夕所與圖事者又將何所恃乎愚以爲莫若移制司於歷陽居兩淮之中而去江咫尺又移往來莫

此爲便又許之自辟其屬四五人往來兩淮措置保伍則庶幾所立之法不至徒爲文具矣此法既定忽有小警帥兵之助不至　廟堂而彼自有以處之此與調江南之兵相去萬萬也且不惟足以禦敵而已兩淮之民遭丙寅之厄瘡痍未合今聞虜人遷居汴京莫不狼顧脅息皆有棄田廬挈妻子或渡江或入山之意其間素號勇悍者則且將伺變竊發向者胡海張寧三之變爲兩淮之害甚於虜人今若不早爲之所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盜起皆攘臂而起矣惟結爲保伍而使物力最高者統之則爲首者皆知自愛而其下亦各有服屬既有險阻之可恃則不至輕去故鄉既有上下之相維則不至輕爲盜賊此非愚之策也管仲內政之策也　朝廷所議邊事每以張皇爲慮今以保伍爲名以防託鄉井爲說則不至張皇而屹然有不可拔之勢矣

回總郎言築城事

臣伏蒙台慈寵示劄翰遣至崇塞官陳校尉并所畫城圖令幹再行相度仰認某官體國憂邊

思患預防之意幹與一郡吏民不勝感激幹一
介書生於世事都不通曉向來所建築城之議
亦是世俗常談其所畫城壁方向亦是臆度已
見今蒙台念因得聞所未聞遂帥郡僚陟降觀
覽形勢雄壯誠如台諭幹定五年間郡守趙朝
奉亦嘗借到壕寨李忠顯相視計料亦只欲築
向西一面接連大別山爲固東西兩面下瞰大
江不築城壁其後制置司駁三事其一以爲
錢監之側有水坑難修築其二以爲大別山闊
遠恐難用工其三以爲南面鑰匙頭之外既有

空地恐不足禦敵趙知軍遂不敢復請今同壕
寨官相視前一項錢監之側即無水坑但後面
兩項亦有可疑今以鄙見與趙知軍所請規摹
較之趙知軍所請即今使所所示之圖也乃是
鄂州大軍中元立規模如此幹所請只欲依郡
治後小山向西築至朝天門即自朝天門斜取
壕東門過水軍寨至南紀門沿堤包築後接郡
治後山周回不滿七里則四面皆有城壁一城
之民知有城壁則人心可安城之四面皆可相
望脯禁軍及市兵以至義武民兵亦可固守但

以形勢論之則誠不若併包大別山之爲壯也
然欲築四面一帶接聯大別山爲固則形勢雖
是雄壯顧其間亦有可疑者南面向南鑰匙頭
之外有地數十丈既無城壁則敵人必窺恐難
守禦合肥之城可謂雄壯只有水門可入虜人
攻城徑趨水門合肥之人危如累卵其可疑者
一也自錢監之側向南至江並是依山創築城
壁誠爲險要但去民居遙遠如大別山則相去
又尚且遠緩急之際欲帥市民以守城則其聲
援要不相及其可疑者二也築城雖以禦敵然

兩軍相向蕪民四起東南兩面既無城壁姦人
窺伺官司難以稽考安知舟中不爲敵國向日
守城幾於不免者無城壁以幾察姦盜耳其可
疑者三也四面皆有城壁人心皆有所恃則顧
其室家不忍遷徙官司亦可與民守之效死勿
去東南兩面既無城壁人心不安皆相率而渡
江矣雖有大別之山將誰與守其可疑者四也
大別山一帶其上平闊其兩旁皆險峻誠爲可
恃但其下若不刻削其上若不築城則形勢凌
遲亦可扳援而至若欲刻削則其山多石難以

地土若欲築城則其山無土亦難用力費用浸廣功役難成其可疑者五也如榦之說方爲城郭如趙知軍之說則特爲一關隘耳非城郭之謂也然大別天險委是雄壯若欲守禦亦不可廢爲今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先如榦之說築爲周圍可恃之城令其堅固而不可拔然後於西北隅接連創築低城以至大別山之上大別之顛或累石或用木爲柵障要使內城堅固而其外特以爲之護衛耳如合肥之城亦然使外城可守則用以卻敵不可守則退守內城內城既固孰敢頓兵其下久而不去哉大抵建功立事須是思其始而圖其終考其利而究其害務求實而不求其名每觀世道日降人心日薄士大夫之爲 國謀者必不如其家爲民計者必不如其身但圖一時之名但思一己之利異日之可恃皆不論也區區之愚更望台慈將榦所陳聞之計爰聚三司屬官而通議之如榦妄論或有未當亦望疏駁行下往復詰難務求至當之策使早有定論日下討度便行燒磚買木成就於歲月之間不勝吏民之幸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七

銘

石門酒器五銘

磨銘

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後盪象六子晝夜運行命不已精粗紛綸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諟無小無大亦一理

醉床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絲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燒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畜綿薄任重祗以覆其餗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剖斗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於嗇其予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記

揚恭老敬義堂記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皃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坤順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順理而中正直方之義也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而爲之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示人之意切矣學者其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兄恭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與吾兄弟諸子講習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爲我言其意辭謝不敏而通老之請益堅吾與通老從遊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溫厚質實信道甚篤余未及識恭老而通老以爲不可及其亦賢者歟以昆弟之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瑳之義責於予予亦安得無言耶予惟楊君亦旣深知古人爲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修遊息於斯堂之上端居靜慮斂衽肅容深惟其義而存諸中察諸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少間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乎矣余老矣無所歸亦將覺悟而前歷堦而升以聽楊君兄弟之教也於是乎言長樂黃幹記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閣成以書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明年夏命其子適成叔來告曰願有記幹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觀成叔之爲人樸厚爽曠智識開爽則又知君之

施於家者信可嘉也遂不辭而言曰自罷黜科舉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爲無用之具其間博聞強記者亦不過騁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漫不復講今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敘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而從父之義始不明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則是不以子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鬭很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而亦何足爲士哉此則君之所以爲教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已子焉則吾之愛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私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而又廣而充之至於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之所以爲教者可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過君之居履君之閣孰不自咲夫流俗之薄而陰革其乖爭之習乎弟背東浮大江躡雲門躋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嵱嵷風濤洶湧其可愛也異日尚當從君怡閣之上觀君之施於其家以及鄉人者爲君亦坐子而熏沐之哉乃爲之記不惟以見君之志亦以自警云五月壬戌朔北山黃溍記

劉正之逸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于羽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藜巾芒屨不見其瑤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詠月不見其粉白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予退而嘆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於

人哉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果足信也哉抑其年少氣銳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與之交日熟情日親即其新以考其舊蓋有甚焉無不及也其後予以禍患摧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騁東西爲諸侯客蓋不見者十有餘年旣而聞其以憤世嫉邪斥奪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賓客有顯國秉者其先大夫人之親族有爵中宮者宦遊之交好有爲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以自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之而正之偃然而不應日與親朋彈碁賦詩蒔

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予又退而嘆曰是其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是眞能不負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而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癸亥之秋予復訪正之於弁山正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堂晦菴朱先生嘗爲予書之子能爲我記之乎予曰若先生者固望子以遂其初予固有以知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彼豈知其爲臭腐哉播間之餘嗟來之食蓋有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廉恥而冒求之今予生於公相之家狃於富貴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旣遂矣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子其爲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亦子之心是也予其能遂吾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之初忠烈如延康勳業如少傅道德如弁山備前人之美發揮而光大之如忠肅者子皆有以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承子之教因書其本以爲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黃榦記

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榦記榦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爲本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爲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皃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

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騖遠憚拘撿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攄議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道為事而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今為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山黄榦記

郭聖子瑞蓮堂記

有蓮偶而華邑人瑞之不以私獻于令令顧德弗稱復歸之𣙜于通衢邑人縱觀焉桂湖主人郭君來請曰某之先嘗面池而堂將以瑞蓮名願有記蓮花之君子也蓮而瑞君子道長之祥也學而德進仕而業廣皆道之長也天其啓之矣吾邑之士勉乎哉嘉定癸酉六月既望令長樂黄榦記

林正卿龍門菴記

度地居民為城邑為鄉井其居之安其生齒阜以蕃則其山川融結磅礴深厚宛委回復必有可觀者若夫蓄為中和散為英華涵濡孕育為哲人才士則其瓌偉絕特必有大可觀者焉蓋人稟陰陽以生川流山峙陰陽之大者其剛柔厚薄盈虛聚散宜悉相似也吾友林正卿所居之鄉山曰鼎峯水曰梅溪鼎峯之山析為二支東西迭起仰而相向俯而相就卒而交互以相入梅溪之水沿山而流若往而復若抵而觸若停而滀莫知其所自出如是者十餘里然後望為雙崖瀉為三灘崖束灘駛律崒彭湃露怪呈奇不可名狀蓋一鄉之奔赴神龍之所潛也其鄉士友顧而樂之於崖之東結茅為菴名以龍門以為禱祈遊覽之地而屬其友黄榦記之榦未嘗至其鄉獨嘗與其士友遊大抵愨康峭峻好義而喜文則山川之氣實使然也人固囿於氣當有以充其氣山之高水之深神龍之變化苟有以充之吾分內物耳不然樵漁耕販往來其間者相踵也於我何有焉今正卿能與其鄉人倘佯盤礴而講其所聞於師友者以充其所

稟之氣厐乎愽碩宏偉而無負於玆土之勝矣
嘉定三年七月朔日長樂黄榦記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内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爲之發明其藴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宫國都而下至里衖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内外之間哉龍舒爲郡自周之初以國著名其沐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域距天地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澄演迤爲兩淮絶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奇才秀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累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爲遠且外化民成俗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攷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間改創今地紹興初既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舊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迫於學宫非所以右文教也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嘆曰若是其陋也肆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創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

凡屬乎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鄒兗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爲傑閣以藏　宸翰閣之下爲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爲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爲游息之地其外爲射圃深廣崇嚴耽耽翼翼規撫之壯東南諸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於在學

之佃夫邑之寓公間遺助焉興是大役民不知
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贍學之廩
又以白沙魚池歲收累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
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贍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
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
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
聖賢之儀容以繹其典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
習以考其德行道藝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
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
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則道在我矣積習既

久風俗日變雖鄒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東
南之爲盛哉公名嗣古眞寧人蚤以儒學登顯
貴刻意於道以己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
教化爲先務未朞年政成令孚百廢具舉廟學
之建視他役爲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
謎之請屬幹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與
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既傳其事十餘年間蜀之
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
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
哉豈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而太史氏失其傳

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俾公之德以厲舒人
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
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云後十日具
位黃幹記

平江府和靖尹先生祠堂記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菴牓曰三畏
齋所題雜録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
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通守太學
博士丁君焴始度菴空地爲屋繪先生像祠焉
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焞洛陽人年二十師

伊川程子學應進士策誅元祐黨不答遂棄舉
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賜號和靖處士
洛陽陷家藏焉先生死復甦寓長安山谷中逆
豫以禮聘濁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
以崇政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
祕書郎明年遷少監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
遷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宮辭
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
以爲歸也後二年竟殁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
遇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

爲孤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
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録耳惟即其所
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
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
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
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際而不
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
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擾萬變日
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
閎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

之審矣顔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
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
門之顔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欲之途不足
道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
其所守者可嘆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少愧歟有
志於道者亦可自勉歟二君爲是祠有補於名
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
之於身而得於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
望後學黃榦記

袁州萍鄉縣西社倉絜矩堂記

晦菴先生初創社倉以惠其鄉人欲以聞于朝
盼之州縣江浙間好義者爭倣焉袁州萍鄉社
倉九縣西其一也鍾君唐傑爲之記有堂焉未
名胡君叔器謀於榦以絜矩名之叔器歸以語
唐傑唐傑曰可乎哉以書來曰子爲我記之榦
聞之師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處已接物度
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
粱肉貧者無置錐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
輟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義也君子之
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處乎其中

均稟天地之氣以爲體均受天地之理以爲生
民特吾兄弟物特吾黨與則其林然而生者未
嘗不方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赤子入井一牛
觳觫於己何與而怵惕生焉一原之所同出自
不能已耳則方者又人心之同然也飢而食寒
而衣仰事而俯育人之同情也是以古之帝王
設爲井田家受百畝上有補助之政下有賙救
之義於吾心猶病焉此方之政也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因其分殊原其理一方之所以爲

教也夫稽之天理驗之人心參之帝王之制質之聖賢之訓君子之道孰有大於絜矩者乎若夫損目自營拔一毛不以利天下充其小己自私之心雖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尚有彼此之分而況推之人物乎故不能以絜矩爲心者拂天理逆人心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必棄也然則知社倉之爲義而置者絜矩者也不知社倉之爲義而不置者不絜矩者也既不知之又欲壞之是自不能絜矩而又惡人之絜矩賢不肖之分曉然矣又嘗即鍾君之記而考之萍鄉之

爲邑久矣爲令爲尉於其邑者不知幾人而孫公潘公獨於此留意爲士而生且長於其邑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彭君雖不知其人而鍾君胡君則貧不能自立者也而亦拳拳於此是四五人者其賢於人可知矣因是推之則向之捐米以置倉如柳如宜者其人又可知矣又嘗考之鍾君嘗求記於先生而先生爲之跋考其歲月蓋屬纊之前二十日也其詞抑揚感慨有遺義焉其天地生物之心至於老且歿而不衰也某年某月某日具位黃榦記

吉州永新縣學記

永新於吉爲壯邑山水明秀土地衍沃其俗富足而家業儒其學校之創舊矣嘉定元年盜發郴潭結黨與負險阻以抗逆王師環數州之地千餘里被其毒永新當往來之衝剽劫焚蕩官廬民舍寸椽尺瓦無在者越數年始克撫定縣尉范君其芟荆棘夷瓦礫約己費用首建縣學而一新之以其州事判官孫君德輿之書來請記榦謝不敏范君秩滿復過予請益堅方盜之始平也山谷之反側未盡安田野之流庸未盡

復弭寇安民尉職也弦歌揖遜經生學士平居暇日以講肄尉亦何急於此歟蓋嘗原盜之所由興矣慶元開禧閒排道學之說指士之絜廉好禮誦先王之言行其道者一切以僞目之貪得嗜利之流習爲苟賤無恥以自別於道學阿權姦竊威福志氣盈溢遂啓兵端債軍殺將兩淮荆襄爲之騷然東南之民困於供億監司州縣方且括民財奉苞苴民不勝其困江西之俗豪家富室尋於兼并爲之守令者不惟無以抑之而反縱之而細民又困矣夫民生不見禮

義之及已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菑樂禍以圖
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燒縣邑賊害
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
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此則范君之所
爲汲汲也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
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
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細民亦不肯相率而
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之可弭雖使人有士
君子之行可也然則范君之所尚俗人以爲迂

而君子以爲急不惟求新之爲官民者所當知
而天下之所當取法也故爲之推廣其意而記
其學成之歲嘉定某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某月
某日具位黃榦記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
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
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
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
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
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
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
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
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
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玆土吾郡之盛事也卽
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
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
北且屬榦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
年而一遇孟子旣殁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
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

爲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
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　本朝周程
張子旣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
之後周子旣生於舂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
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
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
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
昧没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
張子旣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眞造
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

信力行精粗不遺豪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殁海内之士莫不齎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尊其道尊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欲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

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儆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孚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故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役者欽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黄榦謹記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第十八

記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長樂黄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遊宦於其國有善可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鄉鄰遊宦而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爲郡訪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熾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户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黄陂爲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粹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遊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即師生以原學之所自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學以究其

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墜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於學校況又其遺跡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脫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强毅之志剖析毫釐張皇幽眇著之圖書炳如日月今之學者蓋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遊於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敎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爲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于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謹記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敎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旣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閒傳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　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拔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儗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衞學積累斯道之義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

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奥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晝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

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後生斯世祠之學宫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幹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第以幹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顯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 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長樂黃幹謹記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爲養士之地 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繕之命慶曆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

其舊 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蕩爲丘墟莽爲荊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不復爲林泉之適耶淳熙八年詔以文公朱先生起家爲郡始得遺址規役之歲適大侵役從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待也繼爲郡侯爲博士者累累增治然量力之宜踵堂之舊未有能修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踐世職思所以揚休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爲前賢之祠寓賓之館闢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爲禮殿

爲直舍爲門爲墻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湢之屬不苟也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聞于朝請釐正之其規模宏壯皆他郡學所不及於康廬絶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所甚宜寔 聖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周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緒未及百年大義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發其爲郡也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嘗從學先生而通其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淺哉苟

徒資口腹媒利祿而治心脩身漫不加意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侯之爲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姦扶弱革弊興壞而尤以字民爲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累乞蠲減租稅與凡無藝之征侯亦捉滲漏節浮冗代民之輸而蠲其負者至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宮者如此是固不可不書幹頃從先生游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覩書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

是爲記嘉定十年三月也

李德進毋自欺齋記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爲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灊山屬予爲之記予聞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

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涓涓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覩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輶之隆山人嘉定丁丑五月丁酉長樂黃幹記

陳師復仰止堂記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墓亭之東偏晦菴文公朱先生嘗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

逺千里而勸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輩行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面其山曰壺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進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摳衣焉太府寺丞密長而益耆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之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榦爲之記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

記　八

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目者不見資質累之也逐獸者不見物欲昏之也指一阜本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矣趨而下焉捨喬而入幽也既趨矣峻則止焉半塗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充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懼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爲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彌高終見其卓爾矣增與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廣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illegible]年八月[illegible]日長樂黄榦記

家本仲無欲齋記

家本仲訪予於千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

記　九

周子無欲則靜之言本仲喟然嘆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乎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息乎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

自求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動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未反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蕞爾之形靜以戕本然之性動以背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逆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恥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况車馬裘衣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冲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縶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擴眉山人嘉定己卯正旦長樂黃幹記

李兵部祠堂記

兵部郎中知果州李君道傳字貫之既歿之二年有祠之于南康軍廬山棲賢寺者貫之自蜀來仕東南以不及執經晦菴朱先生之門爲恨凡從先生游者皆詘首願與之交凡先生之遺書與其師生問答皆手抄成誦晝夜不倦其天資敏悟固已默而識之矣其有疑未釋者必反復問辨以求是正由是涵達該貫而篤信力行見之行事者又皆卓然可敬東南之士斂衽推服使貫之及登先生之門當不在諸子之下先生歿而私淑諸人以有得者當以貫之爲首與之處者久而益親及其歿也思之而不能忘貫之去國而艤舟于山之北日與朋友往來於巖壑泉石之間而於玉淵三峽之勝尤惓惓不忍去與之游者亦不忍貫之之遂至此也至今思貫之者猶若貫之之徜徉乎其間嗚呼此祠之所爲立也道之不明自古病之貫之未得爲晦

菴先生徒也而其所自得乎於人者如是貫之未甞有德於人而人親慕之以道故也則道豈難知而人亦豈可不志於道哉祠之立既足以見尊賢樂善之誠而過其下者亦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予懼其所以立祠者無以自白於世故爲之言而非立祠之本意者皆不著嘉定已卯人日友人長樂黃榦記

袁州重建韓文公廟記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盖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爲已任以古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耶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其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所見爲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於支離踳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逆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詖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詞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揚氏去孟氏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之醇而斥荀揚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氏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況言論風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有公廟

還爲尋復其舊歲久頹圮太守著作郎中鄭侯
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
幹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
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
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
得究其施殁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藴公之
志何自而伸耶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藴其敢
以陋爲辭幹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必不鄙其
文之陋也廟之役始於嘉定戊寅十月其成以
己卯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長
樂黄幹記

曾氏樂斯菴記

建陽縣之東北有山曰竹原草堂劉先生之隱
居晦菴朱先生執經問道之所也章貢曾君堅
伯愛其溪山之勝慨慕先賢之陳迹築菴於其
旁曰樂哉斯丘也生以佚吾老殁以藏吾骨也
予嘗與堅伯遊而深知其爲人倜儻有奇氣不
爲齷齪軟美計顧毫末以自同於流俗其居官
以才廉稱其於勢利泊如也考其源流則又文
清公之從孫習聞其家法而恪守之故其敬賢
樂善雖老不忘而於死生之變浩乎不以動其
中也死生旦晝之常也古之人夭壽不貳而脩
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戚於其間哉鄙夫庸人
生既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冀其久存於世
蓋其識見既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
脫也觀於此則堅伯之名其菴而自以爲樂是
不謂之賢乎堅伯名松氣貌甚偉精力倍人猶
可仕也自以朝請郎江西安撫司參議官請於
朝致其事云嘉定辛巳二月朔長樂黄幹記

台州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代劉晦伯作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堂
郡侯豫章黄嘗以其事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
先生問道豈閑爲世師表台之士受業於其門
者衆淳熙間浙東大饑詔起先生爲常平使者
部內賴以生活台之民家其德尤厚先生之學
實得濂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正傳故併祠
之庶幾邦人有所嚮慕興起而斯道之不忘四
先生力也願有記其竊惟黄侯因邦人感先生
之賜而推原其學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
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學則其雖

嘗竊聞之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本然之性純粹至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三代而上立學教人孔孟迭興立言垂世非有他道也四先生之學亦起於千載之後繼孔孟不傳之統而已顧其去古既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論則羣起而非之訂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爲政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古非此之故歟今黃侯之建是祠也既有以尊顯其人又刋其所著之書日與學者講習之推明其道台之人將日捨其淺陋之習而趨於正大之見矣使凡爲政者皆如黃侯之化其民而其民亦皆如台之人從黃侯之化則眞儒輩出善治日興黃侯之惠豈特一郡而已哉某也官長成均適當聖化更新崇儒重道之日方將敘正祀典剡聞天朝以表示當世嘉黃侯之能開其端也遂爲之記俾勒石於庭以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九

序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

陳君以英豪邁往之氣少以功名自許熟於民情軍政之利病與之語亹亹不倦老吏宿將斂衽畏服而獨喜與世之守章句語道理繩趨而尺步者遊苟誠其人不問爵齒必詘首下問此豈非其本心也哉世率以果敢捷給病陳君而戒以靜重詳審予以爲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爲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尚之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其志氣亦安能卒勝之耶人之氣禀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illegible]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爲吾病者不反以賛吾今日自治之決耶陳君於吾道汲汲向慕而才豪氣剛尚有持尺箠取中原之意抑豈不能自治其氣禀之偏耶靜重詳審之言予將有考矣陳君今爲昭武令一日過門而別曰我行矣子亦有以語我乎予於陳君爲後輩且駑劣不足與語而猶若是則其志可知矣予嘗聞昭武有故尚書黃公者終日正容危坐視其貌若無以異於

常人聽其言吶然如不能出諸其口一旦立便
殿上與天子相與可否凜凜然不可犯君今設
諸其鄉人而式於其閭其亦有所感也夫春三
淜瀾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諸
藏者乃天地之全功也陳君其尚勉之哉紹熙
辛亥莫春既望北山黃榦序

輔仁錄序

榦嘗誦谷風之詩而為之掩卷太息曰嗟乎人
之大倫五朋友居一焉豈不重哉自天地陰陽
升降上下而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著矣朋友者果何自而然耶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天之道也人之與人類也朋友者人
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
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
不立而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
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
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
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捄矣然則朋
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
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耶

世教不明人心益薄生而知愛長而知敬者往
往奪於利欲而不能以相保況其儼然集忽然
散如太虛浮雲之無所倚薄者乎宜其苟合輕
棄而不以動其心也雖然抑有由矣相習也以
利相許也以氣相附也以勢乎居講切無補於
人心天理之毫髮甚者又從而斲喪之有之既
不足以為益則棄之亦不足以為憾矣誠能思
夫天典之所固有人倫之所賴以立雖欲勿重
其可得哉吾友黃君公泰謂榦而言曰學者之
所忘人道之當然耳又要之不忘獨非人道之

當然乎朝於斯夕於斯一旦離索焉而姓名邑
里之不紀其何以慰吾拳拳之念耶遂出錄屬
榦名之而俾序其意榦謂此道不明久矣公泰
知其有所輔於己也願以輔仁名之可乎抑嘗
聞之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
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大吾
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為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
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人為之有過焉公攻之
資人以成己推其所以望於己者而勉人也盡
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

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況是錄之可設乎不然則屢書之奚益同志其勉之榦方有賴焉爾紹熙辛亥六月九日北山黃榦謹序

送徐居父歸永嘉序

榦嘗讀詹事王公之文觀其序篇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而得公之用心明白若日月浩汗若河漢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世豈復有斯人也耶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不明人欲日肆世豈復有斯人也耶及考其世系則公永嘉人也常欲遊於其鄉以覽觀山川之勝訪於其鄉之士豈無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淳熙甲辰始識包君定於武夷之下越八年復識徐君居父于清漳之濱既又因居父識其兄仁父其[illegible]弟葉君味道與凡遊且官於是邦者則疇昔之鄉慕固不待跋履之艱訪問之勤得以與之周旋矣至於人聞其名家藏其書號為一世能言之士而射策決科者皆宗之則猶以未得竊伏下風為恨也嗚呼公不復作矣公之用心余殆將有所考焉而世之說者乃曰皓皓者易汚不若循循而俯者之可以集事也則公之用心是耶非歟居父之歸也吾望於王公之墓而過諸其友其為予問之紹熙辛亥九月六日北山黃榦序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壽孫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僭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為緦麻之戚為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鬭鬩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姪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為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為童子日外祖父母皆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

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器春蠔夏蔬不拘其數合而飮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携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閭閻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敎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爲之期曰而告之乎余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已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爲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人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如何子恭曰善哉敬受敎遂述其言如此遍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以長也謹書曰黃東如約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屛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遊明年予將爲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稚所命之名而因以字之願以屬子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何說之辭予觀庚也慤而武也敏慤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強矣故字學之曰伯明父字行之曰仲強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內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而已不然吾恐內焉妻孥之慮■外焉子弟之職廢弃爭陵犯之風將由是起

矣故孚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遊者盡皆有以思吾言哉冬至後二日北山黄幹序

久要録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録之所不可無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録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異日離羣索居取是録而觀之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與某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而亦以為進德之助者是録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諗同志云長樂黄幹序

送許太傅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為陽義智為陰兩儀也仁為木禮為火義為金智為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為陽腎肺為陰兩儀也肝為木心為火肺為金腎為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所以為聖為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囷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夷狄禽獸不遠矣世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無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強不息者亦將所以熟之也開禧丁卯尚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荆襄辟許君為屬而列予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予因極言之以諗許君且以自警云長樂黄幹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子與雲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謚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閏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括蒼來居於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啓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大比雲叟行將蔚然爲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子於雲叟父子有望焉中佑逸吏

黃埜序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譚次曰希譡將爲之加冠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埜按釋文譚謂告曉之熟也譡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即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敬而不敢忽也言之中者度誼而不敢苟也夫學豈徒言而已哉故字譚以伯敬甫字譡以仲誼甫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誼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內直誼形而外方直而方則大矣有志於學者敬與義將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子必能世其業故爲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至中佑散吏序

黃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末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官吏畏首

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鬻粗不待報竟以得罪偽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葬赴投閑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亦駸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爲南昌郡傳士予始識君於康廬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遊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杭出君文一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

其本故爲之言某年某月某日長樂黃幹序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橘柚之屬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夏書九州之貢以物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貢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于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爲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己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然則爲士而將貢于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爲之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千霄陵雲而爲棟梁之用擢闈居揆非所望於吾子也嘉定己卯夏至中佑散吏黃幹序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菴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幹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求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遊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凛凛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先生歿十有餘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篤學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不幸蚤世以歿不及究其學充其志也嘗深痛之以爲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撫本仲者其志學操行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父爲於理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量也明父復爲予言番易饒曾師魯之爲人自以爲莫及也以是觀

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爲人物者何代無之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奧者至先生而昭昭然若大明之中天也尚何微言絶大義乖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曾子孟子得其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中庸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書以爲贈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

長樂黃(榦)序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流流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敬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旣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飮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擧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以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飮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羣飮者未嘗廢豐飮食侈供帳悅聲伎恣驩噭教侈也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官不違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爲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擧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

略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黄榦序

林良夫三子字序

傳佑仔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栗山林良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良夫之名其子也蓋望其出爲世用以承弼厥辟左右有民也其志大矣榦之字之也先乎已而後能及乎人不先乎已爲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傳者所以輔夫人也必先自輔以成其德而後可以輔人故字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仔者任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之呼其名則當慨然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吾當學顔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愧乎

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黄榦序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憚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定五年暮春既望勉齋黄榦書寄郭兄德元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藴化育之機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力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岐志焉而中止安能有所志乎吾友李維石名士興病其字之不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爲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説於余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説之者其志已不爲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志之所以爲志者諗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有所警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黄榦謹序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

題跋

書蔡西山家書

榦始受學於晦菴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榦之識公爲最久而荷公之教爲最深其卜居乎此也固惟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既不容於世以死而先生亦相繼而歿榦又將疇依耶嗚呼吾先生者固邈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生以書一通授榦咨嗟太息若久之曰此季通與其子書也子爲我掇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以致其悲慕之意云

代書晦菴先生四齋箴

晦菴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

二也其拳拳於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爲此銘以誨學者欲其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誦其言以考其所用心蓋有老儒之所不能道而大吏之所不暇及者雖其天資絕人難以企望而志學之早愛人之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脩哉某疎繆不學試邑于茲惕然無以奉承先生之所爲銘如此而又懼其無傳也因取先生所爲白鹿洞學規併刻之以詒同志而亦以自警云紹熙甲寅三月朔門人余元一謹書

書晦菴先生正本大學

榦昔獲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竊觀先生訓釋諸書皆虛心平氣以玩其詞研精覃思以究其旨字求句索鏤析毫分其察理之精措辭之當以欲深探古人之意而使後學曉然易知至於一語之未安則反覆紬繹寢食之頃不忘也大學脩改無虛日諸生傳錄幾數十本誠意一章猶未終前三日所更定既以語門人曰大學一書至是始無憾矣今惟建陽後山蔡氏所刊爲定本潮倅廖君德明得之以授潮陽尉趙君師

恕趙君鋟板縣庠且慮傳本之多無以取信後來因屬榦記之嗚呼先生不復見矣所恃以明善誠身者不過文字之間是豈可以不謹其所傳哉遂敬爲之揮涕書此嘉泰辛酉十有一月朔旦門人長樂黃榦敬書

跋三衢毛氏增韻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尚矣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后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

是無以傳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鶩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攬毛公之所述爲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黃榦書于石門酒庫

跋方耕道書

余嘗聞方耕道爲南軒先生之客有遺憾焉及聞李君子謂之語其道一時相子之意然後知傳者之妄也子謂出示耕道手書敬服其論議攻排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南軒而南軒能容之

子謂又以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賓主規諫之難久矣豈其遇合自有時耶余爲之三復而三嘆息云開禧丁卯春社長樂黃榦書

書晦菴先生所書損益大象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爲深戒也晦菴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

以示其同學黃榦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莫春望日敬書

跋樂安曾一菴歲月記

觀一菴曾君自處於生死之際亦可謂達矣哉一菴家貲累千金子四人好學守家法無所累於中而然也世之貴富安逸過一菴者何限老愈壯死且不瞑者皆是一菴非達耶一菴能超然於生死至語諸子猶以不能光大門戶爲恨抑豈未能忘情於窮通耶其曰醇謹勤儉讀書

則是求諸已而已爲嘗以搖尾乞憐如墦間之妓爲能光且大哉一菴湥著也余年六十有一無一區之宅一囊之粟以自給尚趑趄俛首入銓曹讀曾君之記誠有愧矣因書其後以諗其子使毋忘乃翁之訓而亦以自儆云嘉定壬申二月既望勉齋黄榦書于武林旅舍

跋西山徐介甫手澤

此西山徐君子手澤也余不及識君而識君之壻胡伯量與其子烜觀君之擇壻與其教子則其人之賢猶可想而知也曾子所謂其言也善

者其此之謂與嘉定壬申長至長樂黄榦書于新淦縣無訟堂

書龔夢錫所編晦菴先生語錄

龔兄夢錫所編朱先生語字字皆格言也學者所當留意焉雖然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熟味衣錦尚絅之章與夫默而識之之語則於是書也庶乎其有得矣嘉定癸酉七月望日門人黄榦敬書于臨川寓舍

跋南康胡氏鄉約

南康胡伯量以鄉約示其友黄榦讀已而歎曰此鄉飲酒遺意也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卑長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而不厚哉後世禮教不明人欲滋熾利害相攻情僞相勝一室之内父子兄弟爭爭陵犯者多矣而況於鄉鄰乎風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量兄弟孝友同居合爨人無間言又能推其施之家者而達之鄉其有補於風教大矣故書其後以

諗其鄉人使知其合於古誼相與守之而勿替云嘉定乙亥四月晦日書于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語錄

晦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沒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其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眞甚或輙自删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于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爲之捜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眞持庾節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嘗從游於先生

之門者互相讎校重複者削之訛繆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爲卷帙次第凡幾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于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敎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問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謦欬也後之學者誠能齊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是書之傳豈小補哉幹之旣以鋟諸木以幹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黃幹謹書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侍郎李公以東萊先生手帖示幹旣獲竊窺兩賢相與之意而所稱引莫非當世巨儒所講論莫非古先典訓何其盛哉今其人旣不復見而其言亦不復聞豈亦氣數消長驟盛者固忽衰與吾輩盍思所以自勉哉爲之三復太息云嘉定乙亥長至後一日後學黃幹敬書于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家禮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爲火於四序則爲夏於四德則爲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稟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爲恭敬辭遜著而爲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因人情而制禮旣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爲强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敎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鄕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隆典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迺取是書鋟諸木以廣傳蓋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於先生

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黃榦敬書

跋陳復道先墳菴額大字

榦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為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廟享祀丘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齊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

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孝於親而施於人陳公菴額之所為書也復道既能成其先大夫之志復以墨本為軸朝夕展玩如適丘壟而撫松楸悽愴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故述余之所見以明先生之為此書復道之實此書不但字畫之工而已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長樂黃榦敬書于竹林精舍

跋陳復道辯誣卷

大書以揚其親之美力辨以不忍其親之見誣皆子孫愛親之美也然貴顯而賙其族亦人道之當然微猷公既貴矣序其母子宿昔撫卹之狀亦非書法之所宜使其既嘗有聞焉書其事而諱其名斯可也然微猷公之所成就自其器識之過人假使真如所言其志氣亦豈少衰哉賙不賙正不足為公之輕重則不必辨焉亦可也祖考之望其子孫子孫之孝其祖考固有在矣諸陳為建陽大族皆好學守家法則所以顯其親者豈在於大書而力辯耶辯謗之作所謂家事非外人所宜與然榦以寓居久於諸陳之間則亦里人也為里人而平其爭誼也故為之書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里人黃榦書于竹林精舍

跋陳復道丞嘗田約

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陳復道訪余於竹林精舍出示其先墳菴額墓誌辯誣丞嘗田約三卷無非孝愛其親之意而田約深遠矣可謂篤於人道之大端者也獺祭魚豺祭獸豺獺之祭非有所戒約而預為之備也禽獸微物而知奉其先況於人乎為物之靈而忘其追遠之念曾禽獸之不若也況於為之戒備者如此而忍忘之乎

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誶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讎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此復道之所為諄諄也讀其約為之三太息而書之以為世戒長樂黃榦書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道學之力歟榦蚤從晦菴先生游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游官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

引疾來歸頗畢此志師亡友散獨抱遺編先生之孫浚携書來訪三復起敬竊書其後以致慨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黃榦敬書

書新淦郭氏敘譜堂記

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不知所愛則上負於天地下愧於祖宗矣新淦郭氏之於族人也既買田以給之又為堂以聚之蓋知此義矣即此義而充之知此心之無不徧

知此氣之無不同則將合覆載而為一堂也豈不大哉予嘗為邑於新淦而聖與嘗問學於予聞其事而嘉其志為是說以廣之嘉定丁丑長至定菴黃榦書

書陳密學守城錄

密學陳公之守城殆天才非可學而能也然得其書熟玩焉觸類而通之亦豈不可學哉顧嘗以為守城者郡守倅屬之責也今之仕者二三年輒一易偶當閑暇於是書固不屑讀倉卒擾攘則亦不暇讀矣若使邦人皆得是書而讀之

父子兄弟乎序里閭平居暇日相與講說則凡在城之內者無非可與守城之人也況又切於其身之利害則考之必精思之必審其為郡守倅屬之助多矣予既與同官寓公士友合謀併力以鋟廣版築之役因以是書屬郡文學金淵刊之學官寓公士友凡邦人之欲得是書者悉以遺之合一郡之見守一郡之城當有得陳公之意於是書之外者矣凡為郡而欲得是書以遺其邦人者又將以廣其傳焉則凡有城者皆可守尚何外侮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既望

長樂黃榦書

書龜山楊先生帖

此靖康元年書也公年七十有四矣虜圍解痛哭流涕以防後患諫大夫責也言不見聽則浩然以歸亦足以明事勢之誠可憂也上下偷安方以和爲可恃獨何歟爲之三復三太息云

嘉定己卯七月二十三日長樂黃榦謹書

書趙華文行狀

榦少從晦菴先生游竊聞篤行公之名攬其遺事俯仰敬嘆如對古人後十餘歲遂獲與仲兄偕受知於丞相忠定公竊窺言論施設之大槩華文方以少年擢高科館於劉忠肅公之家而授業於晦菴先生之門遂與爲友焉其後從官江西累累相遇則華文涉歷愈深年愈高而德愈邵也投老來歸聞華文之子綸幹君宰崇安有惠政人多稱之五十年間及見其一家四世之賢如此雖其事業所至有不同而其人之賢則皆處心以忠實持身以端謹居家以孝友施之於政者眞知體國愛民者也何其盛哉丙寅丁卯間榦方以事走京師及見權姦熏熾忠良

被禍殆若天道冥漠不可曉者及今攬之鄙夫憸人根株鋤戮間其名者不啻若犬彘而篤行公之後赫奕盛大至於如此所謂福善禍淫者豈不灼然可監也哉讀李君敬子所述華文之行實而敬題其後爲善者當知所勸而不善者亦當知所戒矣嘉定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長樂黃榦謹書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啓

通兩浙趙漕啓

財貨源流之寄孰踰畿甸之尊塵埃箠楚之間無若酒人之賤豈姓名之敢徼冀悃愊之少輸竊以在昔肇民以酒爲禮五齊之掌周始列於天官大酋之監秦復著於月令凡祭禮之共賓客之奉皆秫稻以齊麴蘖必時苟爲曠職以弗虔毋乃乾餱而失德至詩人而有酤我之詠及夫子而有沽酒之文則是懋遷有無奚間今古然皆旨且多旨且有孰不醉言舞醉言歸至於厭棄而不售於人則亦薄惡而不適於口自世已降奚弊不生漢人以米麴三斛成一釀而味不醇唐人以銅錢三百飲一斗而價苦貴遂使天下命士類多空薄之欺市上酒徒稀復醉眠之樂究弊原之自出皆吏道之不修皆公徇私見利忘義夜入此舍不辭盜飲之名日醉後園自取廢事之責及課額之不辦則姦計之愈生求羨價而沽諸皆市貨之滯者于于然來矣何異餔糟而歠釃望望然去之無復登臺而飲酎間有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見其長庶幾獲免于戾然木以究蠹究深則木何由生水以源長源竭則水亦何有所遡變斡旋之策實資聰明仁恵之賢激濁揚清興壞補廢恤其有無而究其實僞其卑賤而通其情庶疵賤之微官得展布其四體求之於世今見其人恭惟某官實大聲宏行高能鉅歆向之學博雅該通賈白之文渾醇典麗蚤攄素抱俯拾巍科揚歷滋多聲稱甚籍悉心州縣屢興襦袴之歌策足班聯自結冕旒之眷即正秉鈞之任尚淹撓粟之權有巴蜀之轉輸始見鄭侯之績非江淮之運漕孰明劉晏之功奏課朝聞璽書夕至幹迂踈無學局促不才蹇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艱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歸於農圃豈宜復玷於縉紳家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既飢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忘習類絜瓶自知無用職當滌器猶恐弗堪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隸按廉雜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帡幪之庇尚蘄藏疾以納汙

通提領所董主管

酒政軍須之是仰要須賓券之得人名賢民望之所推送使[redacted]之贊畫豈期寒賤亦託栟櫚未諳筌蹄之裝敢後修詞之敬恭惟某官器宏識遠學廣聞多人傑地靈蓋挹湖山之淸淑儒宗世業父[redacted]師友之淵源術恰巍科淺登膴仕以經術飾吏治以豈弟得民情卧轍攀轅藉甚虎城之譽依蒹泛水來爲鳳闕之游十五州財賦之浩穰百萬衆營屯之仰給爲諸侯之客才立事智造謀近天子之光朝奏書暮召見幹稟資甚陋賦分多奇乃以甚貧之家而有至重之累冒居極猥之職適當極弊之時雖勉竭於疲駑卒難逃於曠敗尚依仁庇俾逭官箴何自而忘未快白日青天之覩自今以往庶無霜風凌雨之虞

通提領所豐提舉

上幕得賢之重易地皆然卑官賴庇之榮自天而下趨承伊始喜幸何窮恭惟某官才識俱長人門並壯先朝忠藎追事業於簡編近世名卿孰見聞於耳目世濟其美人皆曰賢果發藻於儒林遂蜚聲於宦海青氈故物合陪紫禁之贊襄綠水淸游姑佐臯華之畫諾不畏強禦亦有公是非與其枉尺而直尋孰若捨彼而從此聲稱籍甚眷注彌隆不容坐席之溫佇奉詔環之寵作諸侯之客自應事舉以言揚近天子之光是宜朝奏而暮召幹賦性蹇拙涉世迂疎落落五十年已甘閑散嗷嗷二百指尚苦飢寒誰言眷紱之甚榮孰識塵埃之可畏儻非庥庇難免曠遝自昔聞山幸託棠陰之蔽芾豈期秀水復叨厦屋之栟櫚欣詠以還敷宣罔旣

通嘉興知府

以酒爲名昔獲天官之屬分肆而市今居邦域之中幸陪下吏之聯敢後柔緘之貢恭惟某官材高器遠學廣聞多氣鍾雲夢之英澤吞八九志逞南溟之運水擊三千登擢第於儒林遂蜚聲於寰海自結冕旒之眷晉陟鵷鷺之班幹庸陋不才迂愚無識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微荏苒[redacted]生備涉百罹之苦合投身於壟畝尚抗首於塵埃家無甔石之儲身有妻孥之累指四方而糊口寧敢安居爲五斗而折腰誰知無

米所冀曠遝之免敢惟温飽之圖幸甚依仁庶幾免戾無孺令袴人歌太守之恩欲酧登臺客歎卑官之幸

謝兩浙漕司送錢

竊祿無功復拜金錢之賜感恩知幸如叨華衮之榮輙述寸誠敬陳尺牘竊以官分品級事無等差皆當竭力以盡心庶免素飱而尸位揆諸物類雖雞犬而有所司質之聖言則牛羊亦求其壯苟性靈於物而偷安適己才劣於聖而闕視高談以汨沒州縣爲勞人以稽考簿書爲俗吏則食焉而怠何以免汚者之譏任既不勝亦無怍梓人之怒故官箴之是守皆吏職之當爲豈曰難能足膺厚錫如孰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落落五十年益歎儒冠之多誤嗷嗷二百指庶幾廩粟之是靡與其因偷敗事因貪敗名孰若以廉求安以勤求飽乃至奔馳於兩庫固惟竭盡於一心自冬涉春深愧代庖而越俎以新易舊豈宜攘臂以下車方陳控免之情忽奉寵嘉之命出於非望得之若驚伏遇某官仁禮存心謙恭接物樂於下士有握髮吐哺之風惠以

使人得解衣推食之意遂使庸愚之賤亦蒙錫予之恩幹敢不勉竭駑疲力圖稱塞守清白傳家之節爲辛勤報國之誠廣廈千萬間幸假驩顏之庇畏途九折坂甘爲叱馭之驅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

尸祝無功復忝代庖之責佺官至賤亦叨錫爵之榮往昔所無吏民共駭竊以位高而易[redacted]勞卑而難伸齊禮牛角之歌燕感駿骨之論垂之往諜是爲美談要必眞有用之才乃能當非常之遇如幹者識非涉世學不逮人抱關擊柝姑以爲貧毁瓦畫墁難以求食惟究心於辦職庶竊廩以偷生豈期錫賞之至三又俾侵官而共二知已難値捐軀不辭當光華臨按之時正官吏戰兢之際忽寵盼於台翰復拜賜於金錢憫其寒微許以甄拔趙文子舉筦庫之士晉叔向聽堂下之言不謂古風乃見今日伏遇某官英猷經遠雅望鎭浮於大賢何不容占小善率以錄竹頭木屑馬渤牛溲咸預兼收未嘗輕棄遂使塵埃之賤輙蒙禮貌之優幹敢不益厲素心勉殫駑力食祿者當任其事感恩者必竭其勞

庶幾晚景之桑榆遠變春風之桃李豈惟攬轡冀不忘推轂之言行即秉鈞亦須作在鎔之器

回崇德具尉

採鄉曲之譽不勝仰德之懷仕邦域之中遂有依仁之幸忽照著之寵賜知驕氣之鼎來感與愧并得說望外恭惟其官材高識遠學廣文多秀氣儒林檀斗南一人之望名高仕版策天山三箭之勳自恐密勿於廟堂尚復徊翔於州縣惠必周於澤物官何嫌於近民佇聞課最之登即聽交章之薦某冥姿甚瀟賦分多奇半世蹉跎已甘閑散一官蹭蹬尚苦飢寒方與張顛待哺之思復起折腰無米之歎尚賴仁賢之誨頓寬寂寞之憂報匪瓊瑤姑謝撝謙之辱音毋金玉行修明益之恭

通屬官啓

紅蕖綠水久欽入幕之高風白首青衫來作當壚之賤吏仰託帡幪之芘敢稽簡牘之修恭惟其官學廣問多行高識遠儒林舊迹豈惟數萬里之鵬程仕路剸繁不但十九年之牛刃合膺論思之選尚淹畫諾之游揚歷滋深聲稱甚籍錢流地上收飛芻輓粟之功身在日邊有朝奏夕召之寵晉登華貫佇穆師言某局促不才迂愚無學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微荏苒十年備歷百艱之厄合收身於農畝尚投迹於塵埃蓋辦餬口於四方但有折腰於五斗雜居庸保惟知竭力以盡心尚賴仁賢曲賜匿瑕而藏疾

通孟主管啓

計台重寄職分廉按之權委吏卑官身處塵埃之役趨承有日感幸自天恭惟其官雅量鎮浮英猷經遠文之以禮不徒公綽之成人養之以剛豈特施舍之守氣究其學問端有源流教傳三從之餘道守七篇之舊晉楚之富不可及也豈若以吾義以吾仁管晏之功可復許乎非但其君顯其君霸踐揚滋久譽望寖隆宜自致於

要津庶盡攄於素抱平分風月人皆屬意於竹符坐對湖山公獨甘心於蓮幕雖高懷之難企於輿論以未伸課最朝闈璽書夕至借方寸之地力輸削草之忠近咫尺之天行即持荷之選幹迂踈無學淺陋不才濩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罹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還於農圃豈宜復玷於搢紳家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既饑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忘智類挈瓶自知無用分當滌器猶恐弗堪得君子以為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與使

令雜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仁賢之庇庶幾藏疾以納汙

通程主管啓

計臺重寄獨顓幙府之權酒正卑官獲執隷人之役依承有日感幸自天茍積尺牘之修曷展寸心之敬竊以庫名犒賞實助軍須身為監官當辦 國課管榷之任無異於昔財貨之匱莫甚於今居是職者不得其人委其權而悉付之吏出入不謹貪冒是闘雖足茍朝夕之安何以免譴何之辱間有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

見其長庶幾獲免於戾然上下不相應而情實不得通職雖領之使臺治實寓於他郡簿復相關之血脈殆猶無用之贅疣至使州縣之猾胥與夫鄉曲之豪舉皆得抑其志而使不得騁乘其隙而動欲見擠縱有薄能曷圖微效深察源流之故必資仁惠之賢憫其卑賤之易摇察其踈遠之難達有訴必省有謁必從則夫搉酤之至微雖或庸愚而可辦恭惟某官源深流遠實大器宏挺挺人門蔚有乃祖之風烈洋洋器量卓為當世之表儀大受不可以小知長才猶難

於近用踐敭寖久譽望益隆非朝陽無以來鳳凰之鳴非南溟無以適鵾鵬之運儕作諸侯之客式觀 王國之光近咫尺之天名徹冕旒之聽借方寸之地力輸肝膽之忠豈惟賤吏實賴於帡幪抑使善類悉歸於陶鑄幹迂踈晚學么麼庸才半世蹉跎合退安於壟畝一官猥瑣祗自困於塵埃雜居庸保之間坐計錐刀之利以庸繆之資而當繁劇之任以敗壞之職而求尺寸之功儻所願之獲伸雖至勞而敢憚豈期幸會獲備使令斂板造庭愧未有摳趨之日鞠躬

盡力庶勉圖報稱之忠

謝兩浙漕薦啓

東西十五郡觸當孟博之登車官吏千百人咸望鄭莊之推轂豈意剡章之辱乃先管庫之卑承命易驚撫心甚恧竊以薦士非難而難於下白屋之士求知非難而難於辱大賢之知故燕昭市駿骨而諸侯之客始歸顏淵附驥尾而萬里之名益顯如上以請託而舉而下以賁要而趨則得之若無榮不蓋愧然以卑官之冗賤乃獲公名之薦揚苟非學行之素充必亦才業之可採如幹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蚤歲父兄誨以傳家之清白平生師友勉其刻意於丹鉛志不篤而業不精年益老而身益困自合甘心於農畝豈宜廁迹於搢紳屈指平居幾見齏鹽之不給庇身寸祿敢云麴蘖之爲卑夙之固已甚榮外此敢有他望夫何脫毛遂之穎又獲登李膺之門往昔所無里閭共駭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淵海智燭蓍龜泰宇清明白日青天之在望德容溫粹春風和氣之襲人持心悉本於公平接物無分於貴賤以謂不龜手之藥或濟於時須當知和牛角而歌未忍以人廢擢自百僚之底賜之一字之褒幹敢不益勵初心堅持晚節陳篇誓報不敢爲世俗之佞言律己居官惟毋負聖賢之明訓

通江陵府教授啓

閭閻小子喜聞兵革之言搢紳先生獨道詩書之事敢因官學敬拜師儒恭惟某官德粹而醇業通以博談經馬帳諸老所未能言發策漢庭一第亦直溷子乃推所蘊以淑諸人遂令蠢爾之蠻荊莫不翕然而鄒魯文章典雅追屈原宋玉之風問學淵源悅周公仲尼之道獲聆盛事實快夙心幹質本庸愚學尤迂僻兩年試吏甕盎投身千里脩途塵埃滿面顧亟聞於謦欬以大振於昏冥倒廩傾囷儻與門人之列息黥補劓終從長者之遊

回臨川陳主學啓

塵埃箠楚日懷製錦之慚禮樂詩書天假摳衣之幸方首圖於問政愧先辱於貽緘恭惟某官行粹而醇業深以博宏才偉量大丘遺風麗思雄文後山嫡嗣自斐聲於璧水爰擢秀於儒林

盍陪東觀之校讎乃屈南荒之征榷賞公道開明之日正高賢登用之時鄉校主盟固足慰青衿之望　朝家汲引盻看紫綍之頒幹學不知方仕尤拙計蹉跎半世偶得一官禍患十年始霑寸祿未遂丘園之雅志忽蒙臺府之誤知乃以小才付之大邑未操刀而使割若涉水以無涯尚賴師儒言提其耳庶幾民社無愧厥心

謝江西王提舉薦

銅章叨寮之撥繁劇之才王節按臨抗激濁揚清之志夫何甄拔猥及庸愚流傳忽到於人聞感激已踰於望外竊以風俗大弊孰甚義利之不明薦舉一途馴至上下之俱失富貴者人之欲廉恥者國之維自奔競之習既滋而羞惡之端浸泯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有鄙夫之不爲雖君子亦未免取之者隨時而馳鶩與之者視勢而低昂專布私恩絕無公議至有不求而自得與夫既舉而不知此當望於古人之中要難施於庸流之表如幹者心期甚短學術亡奇早歲父兄誨以徐行而後長壯年師友厲其處分以甘貧既不能自奮於精力強盛之時又寧忍

躁進於齒髮衰頹之日一行試吏三奉辟書愧無尺寸之長始爲升斗之計竭來百里比及三年資淺而望輕訟繁而民雜恤貧安富詎敢有偏守法奉公但求其是柰勝心之滋熾肆讒口以居多市虎屢至未免或疑秋鷹一書胡爲而上靜而有守拙性所便直而不阿戇懷難克早魁警用刑之酷螟蝗戒爲政之貪不辭奔走之勞罹讒何之及豈意匿瑕而藏垢乃蒙棄短以錄長兹蓋伏遇某官識量過人精忠體國冰壺清鏡是非悉付於至公砥柱中流靜定不搖於勁力坐令競趨亦預選掄在大賢無望報之私於小吏有難酬之德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駘十駕之勤誓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爲世俗之諛言律已愛人願守聖賢之明訓

謝撫州陳守薦啓

百里驅馳祗奉州家之條教一封奏徹置爲京秩之權輿褒拂之舉有加特達之知曷稱竊以富貴者人之欲羞惡者義之端古人行道未嘗求知後世盡職庶幾有遇迨俗之末惟利是趨

乞其餘者無異墻間望而罔焉何殊龍斷欲求
投足舉手之力必爲脅肩諂笑之容若夫賣貿
之迂愚加以賦分之奇蹇旣無以借王公之譽
又不忍決性命之情乃思附翼以攀鱗何異挾
山而超海如軫者受材甚拙涉世多艱一生燈
火之勞闒踈無用兩鬢風霜之晩荏苒何爲誓
將求老農老圃之師誰敢望大邑大官之庇役
役於塵埃簭莚汲汲乎期會簿書學已負於前
修政有同於俗吏趨風率職海山何賴於埍埃
渴雨經時田野未安於寢食僶自忘於罪戾敢

有冀於薦揚殆速譴何毋復廉恥豈意不遑手
之藥與夫扣牛角之歌雖曰無心亦徒知已玆
蓋伏遇某官度包海嶽義薄雲天君子容衆而
尊賢夙推德量宰相量長而較短況紹家聲不
爲權勢之所撓尤以奔競爲可厭斷以獨見拔
之庸流十六字褒褊之榮實爲未副千萬里門
庭之遠名乃上聞有是遭逢若爲稱塞軫敢不
激昂晩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施鈆刀
一割之效陳篇奏記不敢爲世俗之諛言律已
奉公願恪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胡灃薦啓

馹騎載馳俯盼雲翰鶚書剡奏仰扣天閽旣不
敢陳騃蒇之言又未獲執李君之御胡然望外
意者夢中竊以薦舉之道以公不以私仕進之
方謀義不謀利凡古人之所守皆天理之當然
上無徇勢以市恩下不貪榮而[illegible]彼此俱全
於大節是非變出於常流故道浸微迨今尤甚
禮辨於登門之跡敎情分於通問之後先脅肩
諂笑誇以爲能搖尾乞憐忘其自賤操心若此
報國謂何如軫之愚與世尤戾彈冠筮仕初乏

寸長據按臨民雖甘尺枉獨念閭閻之休戚有
關 宗社之安危此心不憫於人窮何面輒饕
於君祿始循拙政見譏癡兒要無愧於俯仰之
間亦奚恤於異同之論大賢所隸庶獲知音鄙
性無庸豈宜自鬻敢期寒谷不礙陽和求匪待
於童蒙遇乃叨於國士書藏十襲字抵千金潢
潦無根顧謂源流之有自蚊山重任剛言劇易
之兼長被溢美以若驚悅莫知其所本玆蓋伏
遇某官清姿邁往逸度昂霄得潛菴衣鉢之傳
開韓公晝錦之兆乘軺輶案推轂薦賢遂使妄

庸猥蒙褒借矜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矧爲
馬十駕之勤詎斂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爲
世俗之諛言學道愛人恪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章提舉薦啓

課三載之績無善可稱辱一字之褒爲榮已甚
兩叨薦拔倍切凌兢竊以天生此民君爲司牧
張官置吏碁布星分發能選公寸量銖度惟進
賢可以報　國苟舉枉何以服人眷言耳目之
官實握權度之柄持至狹之京削馭至衆之英
才不惟難以獲薦薦者亦難未有得者不求求

乃可得故驅馳於官路多溺伏於選坑孰誤我
公首及於斡自慚鄙拙見謂迂疎慨慕前修學
龍無用俛從流俗刻鵠不成雖屢困於窮途卒
難忘於故步塵埃汨沒歲月蹉跎知伯玉之非
耄其及矣覺淵明之是去將安之迫於啼號姑
此奔走數瓜期之且至夢松徑以將歸七寶浮
圖合尖誰望萬間廣廈大芘爲依反復揄揚終
始成就學不窮於閫奧文未探於菁華以法爲
師視民如子皆願摳衣敬請先生之教庶幾磨
礪不爲小人之歸胡然品題逮此庸瑣壯也不

如今老矣曷稱所蒙一謂之甚可再乎敢忘其
自茲蓋伏遇某官文雄壁水道冠蓬山把麾衡
嶽之陽播甘棠勿剪之詠持節大江之右振皇
華咨度之風掄材無間於菲葑護善有如於璧
玉遂令朽質亦預薦書近水樓臺最先得月窮
冬草木頓覺回春斡敢不奮激懦愞磨礱老鬢
覿大賢相予之至此信平生所學之不差陋巷
雖貧讀書補過清朝不棄徇國忘身

賀福建章漕啓

淑奉宸綸晉更使指激西江以活涸轍之鮒所

嘗及者十一州徙南溟而運垂天之鵬又不知
其幾千里按棲鷟之舊治耀書錦於故鄉公雖
恬然不見其榮人爭睹之以先爲快恭惟某官
天生賢佐世濟精忠萬古家聲應不在遐遠之
下一門秀氣豈復論荀陸之儔入相天子而党
樞衡出將王命而馳原隰均之體　國皆是庇
民暫辭蓬萊方丈之遊歷覽衡嶽康廬之勝君
遣之以禮樂遠有光華人自得於湖山今修庭
戶蔬強歛戢窮弱歡呼然非歷試無以顯其器
之全非治煩無以表其才之鉅一星斜指祥移

翼彰之躔六轡載馳風動甌閩之路部屬分於八郡産最薄者四州所謂利源全資鹽筴惟亭户當貧縣吏常富故私販日熾官課日虧重以名次之大艱命使綱運之不繼欲更宿弊實藉通儒至於獄訟之浩繁與夫郡縣之擾攘聆其已試孰不潜銷管晏斡山海之饒莫能過也呂范修衣冠之盛行即見之（某）自揣亡庸受知最厚剡鶚薦而屢奏數稽臂之數奇有宅一區未辦子雲之歸計去家千里復尋元亮之没游及瓜尚隔於再期種蒔姑安於三徑忽聽易輅之命不勝忻幸之情俗吏之期會簿書未諳奚令門人之洒掃應對敢不盡心

通江西提刑啓

鼎來丹詔晉陟皇華二千石以最聞佇公卿之漢選十一城之地大耀禮樂於周原號令素孚風采罙振恭惟某官高明秀整謙厚粹和文章足以名家炳如日月節義見於倖世凛甚冰霜泛侯國之紅蓮擬王臣之喬木鵷序方期於大用虎符遽欽於偏方江淮之草木知名久安德化潢池之弄兵徹警已茂勳庸虎城安靜析之秋懋服樂凝香之晝九重注想四牡歌功維昔兩邦摩撫蓋袴襦之詠厥今一道澄清張繡斧之威民喜得公刑以弼教圜扉鞠草旁推聖世好生之心禁戢持荷蓋見儒者有用之學（某）少知爲士晩始得官齒豁頭童自甘閑散足穿肘見未免啼號最慚製錦之羞敢課鳴絃之最豈期脫選復此字民金水一來適當凋弊之後鉛刀再割不無缺折之虞眷言此邑之吏民尚守昔時之條教但知恪意或可芘身滿目江山猶覺棠陰之如舊託身霄漢吏忻擬陝之方新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通江西提刑啓

光奉寵綸榮遷使指望隆二千石至今猶奉於教條刑按十一州豈謂壽歸於廉察維再分於符竹復就攬於轡絲山嶽動搖吏民呼舞恭惟某官天生賢德世濟英才籍籍家聲應不在機雲之下巍巍望閥寧復論呂范之儔慶累葉以承休超七階而出仕筦庫一闢於小試入幕屢顯於能聲贊寅清而列屬奉常任勿恤而厄司廷尉把麾淮甸再騰襦袴之歌易鎮江城兩播

甘棠之詠禽烏知太守之樂並未聞刺史之名非治煩無以表其才非歷試無以顯其發踐揚滋久簡注罙深因卧轍以請留俾乘軺而更治謂洞獠甫平而民生未復行獄多滯而吏惡久盈尚煩霹靂之威更藉撫摩之手雖外憲非公而孰寄然大任舍我以其誰會即拜於詔環恐未溫於坐席暫持繡斧頓令獄訟之平行復青氈益侈衣冠之盛矜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壯歲蹉跎已灰百念半生坎壈偶得一官孰云製錦之無傷乃使操刀而再割固知不缺而則折但欲補拙而以勤得君子以為歸則官箴之可免固嘗沿檄得遊賢父子之間孰訓效官尚記舊師帥之庇財賦彈匱困於追呼豪猾縱橫見之訟牒人皆畏之而不顧公幸知之為最詳獲預按廉實為辛會裁飲食敢忘前日之話言期會簿書願緩今朝之嚮策

通江西王安撫

討臺飛最制閫宣威王節觀風但覺事權之浸重珠簾捲雨不妨景物之相安山川不移風采益著恭惟某官聲名足以聳搢學術足以經

國家砥礪廉隅毅然秋霜烈日成就器質溫乎和氣春風能稱飛官海之英大節見朝班之峻民無冤者得廷尉持天下之平尹茲敬哉信長安為教化之本御月獨明於霄漢使星分照於江淮道上埋輪寒甚蒙孤之牓[illegible]高牙大纛新榮北闕之恩綬帶輕裘重納西山之爽第方谘訪難鬢老成人方樂於湖山令自歸於禁闥翁迂跡太甚結約亡奇齒豁頭童自甘閒散足穿肘見未免啼號念財賦之寒酸與頑豪之獰惡不有雲天之庇難逃機穽之憂千里畏途敢憚駑駘之力萬間廣廈不勝燕雀之情

謝史丞相啓

六曹管鑰之司方拜誤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遂叨貳郡之除悉縣大造之矜憐遂使孤蹤之振拔既難稱塞但切兢惶竊以壽春當戎馬之衝淮右號咽喉之地粤經蹂踐遂至凋零十室九空痛流學之未復四郊一望嗟田畝之多荒城池僅可以肩摩兵卒殆同於兒戲儻欲固封疆之守庶幾無枹鼓之驚非強明兼文武之材

與少壯喜功名之士則何以籌思邊計關決郡條苟徒務於撫諭乃全無於事實力小任重意廣才疎但謀高爵以肥身不恤虛名之誤國有爵忠義難免譴何如某者眇眇腐儒空空小器少無立志長不逮人術業迂疎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間關州縣荏苒歲時簿書期會以粗勤勇力權謀之末學加以多艱涉世奇疾纏身深思賦分之窮方起投閑之念敢圖矜軫忽被使令茲蓋伏遇某官學際天人器涵海嶽建父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功在立談開衆正之路拄擎柱之門道推先覺措四方於磐石轉萬類於洪鈞迄今遲暮之姿亦預甄鎔之數某敢不力扶憊體勉竭愚衷恩重身輕固已甘心於溝壑神疲形瘵但知託庇於雲天傾頌徒深敷陳莫既

通淮西李帥啓

推禮樂詩書之習坐玉帳以宣威脫塵埃鞬楚之勞伏星屛而聽命昔忝封章之薦今修屬部之恭行或使之望不及此恭惟某官氣涵剛正

識達幾微勳業萃於一門實難兄而難弟才猷兼於衆智信允武以允文內外踐更聲稱益著合謂元於百揆尚作屛於十連翼軫星分光射斗牛之上江淮壤接名聞草木之微當干戈甫定之餘正瘡痍未瘳之日撫強梗豺貅之卒集流離鴻雁之民朝寬顧憂人忘虜至借留寀切姑少徇遠方赤子之心虛左以須當大尉斯世蒼生之願某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疎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己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廟堂之甄拔畀之朝蹟貳彼邊州雖力仲香火之祈其敢忘簡書之畏斤單車而遠邁望會府以前趨省己權頗難任驅馳之責量能進退不逃廉按之明

通淮西錢漕啓

諸老凋零賴有中流之砥柱一生欽慕殆猶迷路之南車忽乘邊障以佐州乃隸使臺而聽命敢憑尺牘敬寫寸誠恭惟某官識造淵深氣涵剛大詞根於理不徒誇舉子一日之雄道探其宗直將紹往哲百年之緒推其餘以經世隨所

寓而著聲世方學圜人爭嗜進慈祥所發寧甘
心於州縣之間正直自將不肯安於　朝廷之
上年彌高而學甚若任愈重而氣不衰議論之
確既足以折羣邪著述之富又足以扶皇極泓
淮數千里方莽為盜賊之區弭節一二年皆晏
若桑麻之壞信儒者之效無間於中外而君子
之論當先乎本原公道益開正人迭進評推月
旦自應不愧於梅溪詔下天庭行聽直躋於槐
路某少無立志老不逮人術業迂疎已乏科名
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
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己何所取於六曹管鑰
之司方拜誤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忽叨貳郡
之除已力祈香火之緣又復念簡書之畏比單
車而千邁望英蕩以焉依省已衰頹不足任驅
馳之責量能進退端不逃廉按之明

通安豐郭守啓

才猷間出久欽貫日之忠衰晚無庸行遂披雲
之願敢云佐理庶獲依仁恭惟某官學廣聞多
識高器遠文章議論得諸家世之傳事業功名
卓爾天資之茂合與　闕庭之論尚甘州縣之
勞中外踐更聲稱藹著剖淮邦之竹要須譽望
之久孚綰鄰邑之銅遂擢蕃宣之重寄眷知已
篤委任尤專益據韜畧之奇庸壯金湯之固華
夷按堵永無擊柝之虞廊廟疇庸即聽持荷之
選某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踈已乏科名
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
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
推揚致公朝之甄拔俾從縣綬來奉教條固知
事大夫之賢或可竭愚者之慮柰沉痾之已久
慨寸祿之難酬已伸香火之祈尚念簡書之畏
比單車而千邁望列戟以前趨儻遂歸休亦不
失庇承之幸如垂素願尚有資覆護之恩

通江東柴漕啓

理義不明人心為之陷溺英賢間出世道賴以
扶持夂勤欽慕之私今獲趨承之幸恭惟某官
懷奇負氣篤志力行道本諸身不學腐儒之陋
習德施於政豈徒俗吏之能為禁偽學以方嚴
名世師者皆是確守羲文之象數自稱伊洛之
源流進以立朝推忠誠而佐后出而乘障仗恩
信以服人迨北虜之既衰倚西方而為重下繫

羣心之屬望上寬當宁之顧
羊公之遽去金陵盤踞欲令
有意於規恢事亦莫先於飛
馬騰不煩劉晏之低昂所
餽餉孰並其功行觀詔綍
某少無立志老不逮人每
一貧之爲累務塵眯目冒
心益想林泉之適況筋力之
攄懷以何如所期求全璧之
命靖惟僥冒賞自推揚諸老

益陋晚年飄泊豈期道德之

謝史丞相

歷江淮而亡壽狱易地皆然
自天而下莫知感德則曰非
以寫寸心之蘊伏念某受才
也父兄誨以安貧而守志壯
以提身但知爲農圃之歸寧
叨一命不調十年麴蘗埋頭白
眼敢冀生全適從辟於諸侯遂
坑幸耽縣譜重尋六十歲衰疲

數足二百指啼號之累姑爲米以折腰況當累
政蠹壞之餘加以羣豪獰惡之素咸謂此行之
必敗豈期當黜而反升司六部之門濫廁中朝
之蹟佐二州之政誤叨半刺之榮方脫諸危穽
之間又寵以專城之寄心隆恩之皆至揣微分
以若驚蓋清時不次而用人乃更化以來之盛
事然此非有科名之優則必有閥閱之舊非有
功能之異則必有行義之高苟四者俱後於人
亦萬無可得之理矣何遴選乃及庸虛茲蓋伏
遇某官學紹帝師家傳相業不以夢不以卜勳
續著而譽望隆驗於天驗於民年穀豐而邊陲
靜猶且取材於數路無非用意之至公凡核諸
州縣冗散之中悉出於造化生成之内故茲寬
瑣忽預使令某敢不勉策懦庸強扶衰憊飲朝
宗之水忠誠堅報主之心登大別之山飢溺體
爲民之意庶殫駑力少荅鴻私

賀劉尚書仲則

光膺寵綍晉長冬官位陞八座之尊職替萬機
之密善類增氣薄海具瞻矧茲屬吏之微復忝
世契之舊欣聞除命倍切欣愉恭惟某官德厚

而量宏道高而識遠垂紳搢笏而朝綱自肅輕
裘緩帶而制閫增隆自應即正於鈞衡庶以永
綏於宗社制菁昏至旦暮可期倐逖違台躔甫
十閱月仰高深切晉記貫蹤以衰老之軀當牧
養之寄適時旱暵種不入土米價踴翔細民窘
匱加以制漕之交鬭難乎州縣之奉承益思向
者趨事之時負荷大賢垍撫之體未嘗變容而
勅色自然畏德以懷威投老無庸亟上香火之
請早誠未逹孰仲井怨之情尚冀寬慈曲垂庇
護俾全晚節以終餘年仰瀆威尊不勝皇懼更

乞權衡六氣金玉五官佇膺麻綍之宣即拜金
甌之命拳拳眞禱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婚書

代劉氏女嫁鄭氏

望通德之門雖久欽於俊譽持知足之戒敢自
託於華姻忽辱魚緘巳諧鳳卜某人聲馳簪紱
寶鍾懷玉之地靈某人業務組紃粗識舁山之
家範封聯畛接曾無數舍之遙悅結衿褵永締
百年之好

大兒娶舅氏女

師門教育之勤恩均父子甥館追隨之樂情等
弟兄感積年辱愛之懷起再世爲婚之念重蒙
高誼不替遺言某人禀性醇和姑姪最親於平
日某人賦才踈拙兒童素鞠於外家遂聯二姓
之懽夫豈一朝之雅惟是姻婭之攸好亦圖道
德之焉依自顧頹齡無復待燕申之誨庶幾晚
輩尚獲聞詩禮之餘冒貢微誠敬納嘉禮

仲子娶潘氏女

言念父兄嘗偕侍拙齋之席豈期子弟復同升
雲谷之堂載聯二姓之姻實篤三生之契某人
天資溫淑習姆訓以素閑某人性質庸凡讀翁

書而未悟輒憑以好敬附高門禮謹大婚願早遂室家之好職修半子庶與聞詩禮之餘

季子娶趙氏

里閈論文不但燈火十年之舊婚姻締好復聯室家二姓之歡得諸氣味之同非以勢利而論有請斯諾匪令所期某人禀姿溫良飽習家庭之儀則某人受材疎拙方親師友之箴規斷平生磋切之情卜他日諧和之意老夫耋矣每思師訓之無傳小子聽之幸有婦翁之可學

長女嫁高氏

師門洒掃久矣望回宦路馳驅居然薦穪脫略勢分講求婚姻茲令世之所難雖小官而敢避伏承令弟醇[redacted]有守得自家傳而幹長女朴拙無他未閑姆訓既以友朋之咸贄繼而幣帛之鼎來難弟難兄足見壎篪之樂有家有室求臻琴瑟之和

叔女嫁陳氏

交游滿目莫如兩家兄弟之親子姪通名復講二姓婚姻之好有高風誼來畀雲緘伏承某人質厚而文衣鉢親承於諸父幹第三女性愚而樸爾鹽備見於廼翁以配高閭庶無違教夢回里社不勝鱸鱠之情喜溢門闌行覩鳳鳴之慶

代朱氏娶李氏

學禮學詩非一日友朋之契有家有室合百年男女之歡適當時變之不同益感交情之獨厚伏承令女少閑父訓功容言德之既全某男粗[redacted]祖風洒掃進退之未習實煩耀先公之望俾周旋賢者之門以其子妻之不但幸聯於姻事得爲君御矣庶幾有賴於作成

疏

代劉樞府請開善長老疏

矚省松楸緬懷先烈虔修香火爰創精廬爲一方梵宇之雄乃四海衲僧之聚大揚祖意獨賴宗師某人具智慧根離意釋想歷五湖之外偏參萬法之源嫡嗣雲菴實繼雲門之衣鉢好辭建鄴來持建水之鈴槌翼飛錫之俯臨庶叢林之改觀

青詞

安慶祈晴青詞

淫雨過常失秋斂冬藏之節至仁育物播陽開陰闔之功載竭精衷顒孚善應伏念冒誤叨郡寄深軫民憂竊希魯頌之務農尤監莒城之恃陋且耕且築百堵皆興曰雨曰暘三時不害適秋成之在候値陰沴之爲灾禾生耳而未收墻及肩而斁止罪皆由己痛則呼天伏願矜憫黎元斡回造化清風四起盡掃重陰白日正中頓開霽景色動三農之喜聲騰萬杵之歡飽食安居銜恩戴德

祝文

栗山書社祭神文

揚枹兮拊鼓燎鄭兮筵將羽駕集兮繽紛神翩翩兮來下拜舞兮鏘鏘劒舞兮滿堂陳齊謳兮趙瑟羅桂酒兮椒漿神熏熏兮旣醉詔諸生兮上征操弧矢兮射魁斗跨龍首兮登天庭諸生兮蹈舞神之靈兮手枯鼓詞鋒兮一戰掃千軍兮莫予禦秋風高兮槐黃月皎皎兮桂子香旂紛紛兮耀神凱音奏兮琅琅諸生喜兮交賀牽肥牛兮烹羊走靈祠兮百拜報神休兮不忘

開縣學謁先聖文

維年月日後學黃某謹率同舍拜謁于先聖先師某等適以今歲聚學于先聖之宮惟先聖所以教人見於門人所記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蓋博文所以致其知約禮所以見諸行加之以忠信誠慤之心則知無不精行無不篤也竊嘗聞於當世宗師者如此敢不痛自循省勉勵同志以無負先聖之教顧惟庸陋舍己芸人日瞻聖容有靦面目恭惟先聖道過古今不倦之心千古如在僩玆後學尚克相之敢告

荆南代吳安撫禱雨文

往歲之夏不雨而暘飢饉荐臻民卒流亡彼憂而旱巳乎其常此春而旱于何不臧干戈方興田萊多荒失時不耕後將安望刑政之愆其身是當毋虐我民亦孔之傷神之聰明實在彼蒼嗚呼仁哉反妖爲祥

臨川謁廟文

社稷

往年大歉井邑蕭然一稔之餘民窮自若顧瞻四境惕然于中神之聰明尚克有相

縣學

聞古之從政勸學爲先義理旣明風俗自熾某敢不敬從衿佩勉課誦弦

城隍

神司此民而吏治之惟敬於民乃敬於神吏治此民而神庇之惟福於民乃福於吏故吏之始至敬謁神祠非有所祈惟民是禱

顏魯公祠

惟公孤忠壯節萬世如生臣子大倫賴公以立

吏司教化首拜公祠庶與邑人聞風而起

晏元獻祠

惟公受天間氣為世鉅公山川炳靈顧瞻如在吏司教化首謁祠宮庶公邑人聞風而起

祭龍潭文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内者禮也令雖卑而地倍子男其職為近民民之不幸而有水旱之菑非名山大川其奚禱案圖考牒質諸父老云南濟之山嶔崟嵂崒其上為潭泓渟黯黮神龍之所潛一邑之望今歲之春雨暘時若禾黍芃

芃民生有樂及茲大夏不雨逾月旱禾之入已乎所望晚稻方茂田又告拆天之於民勤矣胡為而至此極耶將吏職有不恭歟民情有不通歟是非有不明歟聽斷有不公歟賦役或太煩歟刑罰或失中歟此吏之愆匪民之罪也使者守令反躬自責靡神不舉卒不獲應豈天神人鬼之不歆非祀歟抑興雲雨潤萬物固有其職歟此幹所以犇走數舍而有禱于神也膚寸之雲足以澤百里之廣三日之霖足以慰終歲之望神亦何憚而不惠我民耶

新淦謁廟文

縣學

昔者夫子嘗曰達果藝於從政乎何有幹於三者未能有一焉若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幹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城隍

新淦之為邑神實司其土江山之秀風俗之媺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神亦預有榮焉以壯哉之邑而注闕天官者皆望洋而退吏不能自安民亦無所赴訴豈不重為神羞耶幹之踈繆冒昧此來廉勤自將固不敢有愧於己芘護之福亦不能無望於神莅事之初敢敬以告

建康謁廟文

府學

不學而仕無德而祿義不精不足以集事意不誠不能以動人自取悔尤分當誅斥上恩寛大易地名藩聖訓具存服膺敢忘反身自省以蓋前愆視事之初敢敬以告

城隍

幹丞郡亡狀分合誅斥聖恩寛大姑令易地趨

走大府朝夕凜然賴神之休庶無後悔視事云
初敢敬以告

漢陽軍祭五先生文

濂溪周先生

維嘉定八年歲次乙亥十有二月乙酉朔六日
庚寅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宣教郎權發遣
漢陽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提舉義勇民兵黄
榦謹率郡僚及諸生釋奠于濂溪周先生惟先
生資禀清明襟懷灑落光風霽月碧草紅蕖推
太極二五以探造化之原定仁義中正以顯人
極之立紹孔孟不傳之緒闡古今未發之機眷
惟舂陵實隸荊楚湘波餘潤沾丐邦人假守于
玆敢忘祠祀庶幾末學尚想高風敢告

二程先生

惟先生西洛儲精濂溪嗣派春温秋肅玉潤金
堅指持敬以明存養之端論致知以極貫通之
妙聖道益闡後學有師眷惟鄰封實生賢哲釋
奠有令著在禮經假守于玆敢忘祠祀師生並
列萬古儀刑敢告

建安游先生

[illegible]昕然學問日進見稱於師游[illegible]
[illegible]如日星見稱於友流風餘韻足以師[illegible]
[illegible]惠政在民至於久而不忘先生之於此[illegible]
澤固不淺矣百餘年間士風淳質可與適道
其效歟然訪之學官祠貌猶缺遺前賢之軌躅
泯後學之儀刑師帥之職得無曠歟是用建祠
以舉墜典敢告

新安朱先生

惟先生禀資高明厲志剛毅師延平以繼龜山
之緒泝西洛以尋洙泗之原六經之指久鬱而
明周程之學將訛而正玩索窮乎杪忽操履極
於堅高張皇大中啓迪後學人尊其道家藏其
書榦也庸愚早蒙誨誘總角聞道皓首無成顧
與邦人起敬起慕敢告

安慶府祭諸廟文

瀟皖之勝穹窿磅礴甲於兩淮山川之靈降而
爲神則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大庇玆土也榦衰
晚庸陋假守于玆勉竭疲駑深懼弗稱禦菑捍
患使年穀屢豐百姓安業者惟神其相之祗謁
之初敢敬以禱

奏狀

漢陽條奏便民五事

一結保伍

臣竊見國家比年以來講求邊備最爲詳密然臣竊以爲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尤所當憂今之內患莫甚於人心渙散而無統嘗觀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脉絡相關防隄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夫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輙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乂安而無變哉臣嘗爲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爲一小甲五小甲爲一大甲四大甲爲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爲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里正爲一鄉官一縣之地分爲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爲一隅官以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爲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値大旱細民艱食修舉荒政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爲荒政設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向使熟議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道無以易此況湖右之地皆五方雜處之民土地廣袤姦盜伏藏往年虜犬入境嘯呼成羣剽刼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則人心素有統屬亦何至於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五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爲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裨而不爲乎臣所陳果有可採欲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取進止

二廣儲蓄

臣恭惟 國家以深仁厚澤覆露宇內一民一物之微撫摩愛育不忍使之不得其所徭於水旱凶荒州縣無素備之策而民之死於飢莩者不知其幾甚可傷也今之守令爲救荒之策者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爲低昂則客旅稅戶不肯出粟若聽其自爲低

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閭閻小民當豐穫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議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可爲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千餘石僅足以解總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旋行收糴素未嘗蓄積也自前知軍孫祊首糴萬石知軍王從繼之亦糴萬石今歲大旱偶米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郡帑借貸緡錢糴客舟稅户米三萬餘石漢川縣亦糴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頗貴藉此六萬餘石之米發以賑糶每户數石則亦可以及萬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信其爲天下之大命也臣愚以爲莫若及今行下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諸路擇沿江十數大郡起立倉敖使可積穀十萬石纔遇豐熟即於諸郡和糴樁積則十郡可積穀百萬石雖有水旱不能爲吾憂矣況胡運旦衰中原故壤指日可復師旅一動悉發此米方舟而下何患糧食之

不繼哉方旱而思造舟方暑而思造裘雖若近於迂闊然先事而慮可以無憂事至而憂則無及矣惟集議而決行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三修軍政

臣竊見州郡之間有廂軍有禁軍非獨以備使令蓋將使之執干戈以爲攻守之用江北之兵視江南内地爲尤重臣獨怪江北之兵反不若江南之有紀律朝而來暮而去甲之名乙承之丙又承之累數十人無非甲也累數十年無非甲也十人之中無妻孥者七八苟於趨利輕於犯法屢黥莫之悔也緩急之際求其不相挺而爲盜已爲幸矣況敢望其備攻守之用乎臣守漢陽嘗覩諸軍之請給廂軍月糧五斗禁軍倍之夫五斗之米不足以供一卒一月之食薪蔬之費已無所從出尚何暇爲妻孥計哉春冬衣賜則以鐵錢折支視中州所得五分之一耳夫衣食足則知自愛所施者厚則其報之者亦然今待之如此其薄是驅之使爲不肖也臣到任之初廂禁軍各添支月糧五斗復與之料錢數百嫁娶生育則助其費疾病則給以藥差出日

久則賠其家無屋可居則為營寨以處之向之單身無家者皆有願為之室者矣到任一年輕於犯法者絕少而逃竄者則絕無也以此思之則前日不為吾用者責有所歸矣臣愚以為有一郡必有一郡之財賦誠能撙節用度檢防滲漏以修舉軍政當務之急莫先於此臣前所言三事皆本軍所已行者非敢自言其能也因其已試然後見其可行不敢為誕謾嘗試之言也敢輒備陳之以俟採擇取進止

四領監卒

臣竊見漢陽軍地居江北實吳蜀之咽喉武昌之藩蔽財賦窘乏兵籍單弱反不若江南之一小縣地逼諸臺費倍他郡廂禁軍通約五百人而總漕兩司占破其半其餘以備差使猶且不給尚何暇教習以為守禦之備乎若欲廣行招募則事力既乏之無以給之今臣愚計可以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以為州郡之用竊見本軍有鐵錢監一所置監之初每歲認額十萬貫臣到任之始覈實其數累數年間椿積極少問之監吏則曰所鑄之錢僅只以充監卒請給之費守臣雖任提督點檢之責而其權乃屬淮西坑冶司任其事者自有監官出入多寡守臣不得而問焉弊之有無臣不敢知也獨竊見鼓鑄之卒不下三百人類皆伉健可用月有廩給供贍頗厚非廂禁軍比也若以錢監之權屬之湖北漕司而使守臣掌其收支出入在監之卒悉聽守臣之節制不惟監中之弊可革而數百人之卒可以助州郡之軍額鼓鑄之暇教以武事而為緩急之備此所謂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計無便於此者如臣言可採乞行下湖北轉運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五復馬監

臣竊見馬政 國之大事也騋牝三千衛國以興思馬思徂魯人頌之則其關繫誠為不輕

國家所用之馬西取於蜀南取於廣皆在數千里之外博易之費道里之費一馬之入動數百千其所得甚艱所費甚巨一有緩急無馬可用開禧年間虜騎壓境旋行收買猾點下乘亦以備數乎居暇日可不思所以處之乎竊見漢陽管內有馬監一所馬之自蜀來者憩息於此五

日而後行守臣亦預點檢之責臣嘗親至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所創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皆頹敗不復有馬矣漢陽爲郡土壤甚廣風氣甚勁水草甚饒若委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爲牧馬之地給降本錢收買江北所産之馬而蕃息之差撥兵卒使任牧養之責數年之間生息蕃盛猝有緩急即可爲用與夫求之於至遠之地買之於倉卒之際其利害相去遠矣如臣之愚未必深曉世務更乞行下總領所同鄂州都統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擬奏

安慶府擬奏便民五事

一安淮民

臣竊見江南之有兩淮猶人家之有墻壁也墻壁固則堂室安垣頹塹斷雖有室家之好恐亦不能以自固守邊之臣保障之計莫先於安民臣竊怪兩淮之民困苦憔悴遠不如江南之民者役使科歛皆在淮民江南之民無有也臣生長江南每見有産之家不過春秋輸納二稅耳不過累數十年一充保正戶長耳自此之外官司未嘗一毫過而問焉無産之家則耕田鑿井蓋有終身不入城市者焉兩淮之民何其擾擾耶既爲武定又爲民兵又爲萬弩手又爲保伍既爲保正又爲戶長又爲大保長又爲小保長無一家得免無一人得休也或運糧或運草或運竹木以至起造亭館迎送賓客無一日非差夫也以安慶言之如科廬州之馬草廬州敵樓木植縣寨屋料類皆不計道里之遠近不恤州縣之有無名曰和買其實白科監司行下州郡

州郡行下縣道縣道行下保正保正敷之大小保長大小保長抑勒百姓既責以出草出木又責以出錢湫結又責以水脚般運一丁之夫一弁之舟不得免也爲淮之民何其重不幸也人家將以固其堂室反自毁其垣塹兩淮之民既欲得其死力以抗外禦必當寬其征役以安民心使兩淮之民亦如江南百姓之安則其感戴
朝廷恩德孰不願竭軀捐命以爲江南之捍蔽哉欲望 聖慈特賜詳酌行下制府及諸司存恤淮民糧草頂積不可待倉卒而旋運草當近取不可於遠地而强科竹木之屬或均敷於江南或差人自買不必抑勒郡縣縣既有保正又有戶長不必保正戶長之下又差大小保長庶幾淮民稍得安業淮民安則江南安矣

二實邊郡

臣竊見用兵之道以糧爲重漢之敗楚以蕭何給餉之功蜀之不能勝魏亦以諸葛出師糧食不給故也然古之行軍因糧於敵者上也實粟塞下者次也千里餽糧斯爲下矣今之比虜連年旱蝗彼方飢餓轉徙固不復有糧之可因爲今之計莫若於暇豫之日急爲實粟塞下之謀向者沿邊諸郡無城壁之可守則固無積粟之所今浮光安豐廬濠諸州既皆有城則當預積粟於諸郡以閑暇之日爲緩急之備則軍不至於乏絕民不至於騷動苟爲不然平居暇日恬不爲備至於兩鋒相交方且望糧食於千里之外餉道既絕則雖有精將良卒亦安所施近裏州郡一聞邊[redacted]之警莫不各爲守禦之備方且起夫運糧羽書交馳急於星火居者有破產之患行者有喪身之憂郡縣蕭條人心離怨亦何暇爲固圉之計耶臣之愚慮管見莫若於近江諸郡各認所管沿淮諸郡之米蕲黄安慶無爲歷陽此沿江之郡也浮光安豐廬濠此沿淮之郡也度其地里之遠近責以所運之米實於所管之郡使之早爲區處督以搬運庶幾不至上誤國計下失人心計無便於此者矣

擬應詔封事

臣竊以爲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爲可憂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擅權竊弄兵柄擾動南北之生靈使之肝腦塗地不知其幾

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下相干陰陽旱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三尺童子皆知以爲深憂自天誅顯行姦臣就戮諸賢彙進公道復升薄海内外延頸以觀太平而歷觀州縣之事蓋有凛然若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爲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强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喜事而嚚訟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臣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是也雖今之豕負陰抱陽君以爲天國以爲本聽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爲意今貪吏害之酷吏害之黠胥又害之弓手士兵之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户之徒又害之凛然何以自立而中産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今日壞而明日死之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者是也蓋嘗深求其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而正之則壞爛頹靡而不可收拾前輩以謂視其容貌無以異於常人而倉扁鵲所望而走

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如何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恥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疊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拳跽曲拳卑詞下氣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　云云

代奏

代撫州陳守

一綱運

國家綱運資以餉軍比年以來法度弛壞非惟軍餉不繼抑亦公私受弊其未離岸也有江水淺涸坐食縻費之弊其已離岸也有監官侵欺船梢盜竊之弊而其既敗也有攤賴平民之弊雖知其弊莫之能革是無他廢轉般之制而循直達之法故耳今欲革歷年之弊使官無羨費而衆害悉除則莫若復轉般之制且以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閱每以水道淺涸

不能行巨舟延引歲終而未能起隔歲之綱者一綱吏卒水手動數百計又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自度官吏侵盜大數已虧恣情極用無所顧忌估籍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免縱之攤賴平民侵削國本爲害不細今若於隆興置轉般倉一所每歲一路綱運水脚兵費不貲取其所費養水軍數百人命一武臣爲之長造數十巨艦部以軍法責之轉輸近裏州軍止以小舟運載納之轉般倉却令水軍專一護送更往迭來不假召募綱紀素定部分素嚴舟楫素具較之烏合嘗試者相萬萬如此則非惟可以省官綱之折閱抑足以增　國家之武備戢江湖之羣盜脫士大夫之罪戾免平民之攤賴是一變法而羣害悉去衆利並興如果可採乞於諸路推廣之

二役法

役法之弊其來尚矣　國家之制保副正謂之大役戶長謂之小役二役皆選之每都人戶大役者非戶產稍高不在其數至於小役則稅錢或不滿百亦所不免寬都人戶有至二三十年方一差者狹都人戶有三五家循環充役無歲不受其害者故物力之家雖置產於狹都而必立戶於寬都雖散其產於狹都而必併其稅於寬都彼寬都之役日以寬狹都之役日以窄寬者益富而窄者益貧貧者益勞而富者益逸勞者日益朘削而逸者日益封殖勞逸不均而中產以下破蕩流移深可憐憫竊以保正副所管者煙火盜賊故必本都之人而後可充戶長所管者催科亦何必皆本都之人哉況今之爲保正副戶長者皆非其親身遂都各有無賴惡少習知鄉閭之事爲之充身代名執役之親身雖屢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數十年不易也故莫若差大役則限以都差小役則不限以都而限以鄉一鄉數都寬狹相通則富者不至於逃遁而貧者不至於獨勞休養生息加之數年小戶漸爲中戶而爲公家執役者甚衆則大戶中戶亦不至於有頻差之擾更勞迭逸其利無窮此亦固國本之一端也

三役卒

罪隸刑餘之人類非尋常庸奴之才漁食里閭

害然上之人能駕馭
以部伍飽其衣食而
遏絶姦非亦足以去
利故管夷吾之取盜
跡弛士小大雖殊皆
罪不至死者姑從流
配所而遂逃竄以歸
歸者昔爲平民足爲
軍自名則横行閭里
賊之多民不安枕者

爲 國家募卒毋得疲
則掩耳而不願聽聆
惟是黥徒免死之人
跳浪奔走筋力百倍抗
堪勞苦耐飢渴往時帥
擒姦馘盜大獲其用
精鋭非他卒比今地
黥隷之徒悉收養之
可以修武備而壯
民害也惟 朝廷

而行之

四逃户

古者取民之法惟租税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
與民共之茶鹽酒榷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
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今 國家
征榷之法密於前世無一目之漏一孔之遺而
國之租税所以爲公家經常之用者顧乃爲姦
民變易名字貿亂簿書謂之逃户夫户則逃矣
其田固自若也水不能飄火不能焚非篋笥所
藏非人力所徙自古以固存誰得而掩覆之哉

其所以不究見者鄉司實執其權耳税産之陞
降出於鄉司而爲是逃亡倚閣者亦出於鄉司
爲官吏者又皆苟簡歲月態文逃責孰肯一一
而研究之哉故莫若使爲縣令者盡括諸鄉之
逃户具爲一書隨其一任之力根括搜求期復
舊額及其終更具申於州州考其實以爲殿最
少示黜陟磨以歲月則税額可以復舊而國用
可以自足與夫屑屑於常賦之外以求足用之
道者大相遠矣

五陂塘

國家頻年以來常苦旱暵是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修之過也人事既盡則雖天災流行亦有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為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為曠土比年以來飢旱荐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莫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方水泉涸縮之時農事空閑之際責都保聚民浚深其下而培築其上積水既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巡行考察課其勤惰而為之賞罰其始雖若勞而其終乃所以利民如此則天災不能為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 朝廷賑恤之勞矣

代奏

代撫州陳守奏事

第一劄

竊見方今綱運之弊惟撫州建昌軍最甚公私受害殆非一端 國家全資綱運每綱虧折動數千碩遂至軍儲不給此總所之害也虧折之後部綱官吏與夫綱梢拘縻兩州動數百輩文移追促責在州郡此州郡之害也部綱之官圖賞而獲罪篙工舟師規利而被害大者褫爵小者破家此部綱者之害也綱官舟人虧折之後既無以償妄指富民以圖攤賴州縣追逮不問虛實囹圄禁繫責以代償此居民之害也以一綱運而公私俱受其害如此是可不思所以革之乎蓋嘗訪求其故則其積弊非一日矣兩州處江西之上流溪狹而水淺州郡窘乏起綱不以時則坐淺日久虧折日多人見其虧折之為害則官吏之謹畏商賈之富貴者類以部綱為戒其甘心部綱者皆破落無賴之徒故綱未離岸而水脚之費已空綱已離岸則盜糶官米以自給又自知其大勢之必不免也則公然發糶以為買囑請求之資此綱運之弊所以無歲而不為害也此無他不循祖宗轉般之制而行後世直達之法耳[redacted]兩州綱運歲幾二十萬石水脚之費為錢十餘萬緡置水軍千人於豫章而以水脚之費為之衣糧使兩郡徑以當運之

米輸之轉般倉漕司自以水軍為之般運一軍之中必有將校使之部轄號令素明則必無侵盜虧折之患往來江湖習於水事以其暇日造為戰艦使之教閱江湖之間盜賊淵藪知吾有備亦自消弭矣江西鹽貨最為今日之利原而悉歸於富商之手若易以官般之法使水軍之運綱者交米於建鄴京口以其歸舟運鹽於通泰聚之漕司發之諸郡漕司以其所得之息而廣軍備則又不但可給千人而已如此則因綱運以寓軍制弭盜賊而壯國威衆害去而百利興矣

第二劄

竊見江西湖南盜賊擾攘覆軍殺將焚破縣邑陵迫州郡雖曰小冦實有不可忽者以臣計之此輩本無深謀遠慮其始不過為剽掠之計耳在我素無自治之策而浪與之鬭以彼之輕鋭據地之險阻連亘千里與吾州縣相接故乘吾之虛得以肆其陸梁而吾輕與為敵是以縣邑屢破官軍屢衂而賊勢愈張賊勢既張則其事將有不可測者自治之策其可不亟講之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在坎之彖亦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高城深池以固吾圉雖平居無事猶不可緩況羣盜在境為郡縣者獨可不為城守之計乎嘗竊迹近事虜人之犯荊襄也襄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光化無城則又破襄陽德安城壁最堅故虜騎攻之數月不能拔郢州號為石城城小而堅虜人圍之數日度不可攻而遂去之淮東諸郡亦然非守者有勇怯有城與無城異耳　國家南渡以從大築襄陽楚州兩城方其經畫之初豈能無勞

民費財之患設使兩城不築前者虜人得以據吾之要害則今日之事得無有大可慮者乎此已事之明驗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江西湖南二廣州郡去賊不遠者可大治城壁　朝廷出捐度牒以助其費使州郡為區處雖貧民之錢用民之力亦有所不得已者蓋不暫勞者不永逸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也吾之城壁既堅然後悉發諸縣村郭富室大家凡其米穀金帛之屬入保于州縣郭之不能為城壁者亦當遠斥堠掘坑塹使不得以衝突彼之蜂屯蟻聚幾數

千人非有平日蓄積之素進無所虜掠退無所資給則其勢必至於自相賊殺束手而受降矣又何必數與之鬪以自損吾之威重乎夫以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蠢爾小寇行即授首若不足慮然因此而大治諸郡之城壁不惟可以禦一朝之患實 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

論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脉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

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致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旨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詞章非道也知道之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

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道之用

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

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又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謂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華葉之有生

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貫也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嘉定戊寅栖賢寺書此以爲中庸總論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講義

臨川郡學

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五三載籍之傳以仁義禮智對立而並言者自孔孟始前此未之聞也孔子發之於易孟子深於易從而祖述之示人之意深矣天地奠位而陰陽分陰陽既分而五行具天地之

大所以行四時而生萬物者不過陰陽五行之理而已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人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乎天地之間則亦具元亨利貞之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哉均是人也均賦此性均具此形夫子之

言特以爲君子行此四德孟子之言又有不能充之者何哉蓋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今夫暴虐很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泆矜誇傲很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有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此無他學問之功不明而無以

全其本然之性也古之君子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非誇多鬪博以爲能也絺章繪句以爲工也求其知吾性之至善而全其所固有也故其仁之用足以愛人而利物義之用足以制事而度宜禮之用足以事上而接下智之用足以明物而察倫是豈獨足以盡人之性哉蓋將與天地相爲流通而無間矣三代而上此道素明故黎民於變比屋可封雖閭巷匹夫亦無往而非賢也秦漢以來功利之習勝而此道始不明矣大山

長谷之中田夫野叟尚有能守其醇厚質實之素而通都大邑經生學士反不及焉其聞見甚博也其文辭甚工也考其胷中之所存而察其操履之實則其可愧也多矣其天資之美者亦不過安常守分而於聖賢教人之方謾不加省擧世滔滔隨波逐流醉生夢死豈不甚可悼哉誠能玩大易之旨味孟子之言反觀默省而知吾心四德之本窮理格物而辨吾心四德之實存養修省而審吾心四德之幾勉強力行而全吾心四德之用則天

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皆吾分內事也又何苦甘心於庸淺下流之域而與草木俱腐哉大易之言四德而必賛之以乾元之大孟子之論四端而必首之以不忍之心蓋仁義禮智者吾心之所固有而仁足以包四德猶四時之運而春生之氣未嘗不流行乎其間也春者歲之始朔者日之始即大易之所謂元孔孟之所謂仁也夫道豈難知哉人病弗求耳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有志之士盍相與勉之

隆興府東湖書院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爲之當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與知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造夫道耳其與違夫道者有間矣而遂指以爲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知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傅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

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奚不可哉同志其勉之

新淦縣學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爵有五士居其間民有四士爲之先謂之士
者誠可貴也人物並生天地之間而人爲最
靈謂之人則宜其擧相似也而士爲貴何哉
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爲
之矣乃汲汲然以士爲問何也夫子之於二
子非有所隱也至其告之者不過於行己事
君入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
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
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人之大
端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於敷五敎三代之
學所以明人倫也則謂之士者捨是無急焉
矣後世則不然父子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
誨有司之所選掄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
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而謂之士其果
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眞可貴也
雖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油然

而生者人莫不有是心也聖賢慮夫人之莫
覺也又爲之推明紬繹載之簡策炳然易見
學者誠能端居靜慮察吾心之固有博學審
問以求聖賢之格言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
之於事則人道之大端旣有以得之而士之
美名始可以無愧矣此豈溺於記誦詞章之
習者所可望哉敢以所聞於師友者爲諸君
誦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曰何謂尙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
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敎宜無異指而若是不
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

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
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
世之迷惑故開關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
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
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
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强爲是名耶抑亦有自
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
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
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
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
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
仁義之外哉道固莫大乎仁義矣而孟子又
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知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
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陰陽互分而爲老少
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
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

水神則知五行既不外陰陽則五性不外乎
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
具有仁義禮知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
三也自其爲氣稟所昏物欲所汨則惻隱者
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暴矣恭敬
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惑矣如
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以異於禽獸哉以
天地並立之身一不自覺則流而爲禽獸然
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勉之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愽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之爲義大矣人心之所以正人倫之所以明
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地之所以位萬
物之所以育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唐虞以來
司徒掌教后夔典樂皆學之所由興也至商
而後有學之名至周而後有學之法洙泗之
間師友講習而學之條目纖悉始具蓋嘗求

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

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秦漢以來一世之士不騖於詞章則溺於訓詁不陷於功利則惑於異端是固不足以語聖賢之學矣至於我

朝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爲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旣不足

以造夫道脫略章句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虛無據之失學者誠能於立心之始玩聖賢教人之法循序而進焉則庶乎得其門而入矣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若昔聖賢所以致謹於君子小人之辨者至

矣毋乃太刻切而少寬裕耶蓋善惡兩塗判然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剖析而言之所以使人去惡而全善也聖賢教人之意切矣其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此以其趨嚮之相遠者而言也其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以其趨嚮之相近者而言也言其相遠所以決取舍之機言其相近所以審毫釐之辨聖賢立言所以

諄諄而不能自已也然即數章而觀之雖其言各有所稱總其要而論之則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也所喻者利所求者人所達者下曰同曰比曰驕皆徇乎人欲者也所喻者義所求者己所達者上曰和曰周曰泰皆循乎天理者也天理人欲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定矣人之常情譽之以爲君子則欣然而喜斥之以爲小人則拂然而怒此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至其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往往捨君子而爲小人之歸則亦不能充

其心之本然而已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誠能自其好善惡惡之本心廣而充之則駸駸乎君子之途矣

榦備員于此甫及朞月拙直之資疵纇之政得罪於百里之士民多矣方將日遊鄉校以聽諸賢然否之議以其鄙見更相往復而爲理義之歸 廟堂過聽忽有改除之命行且遠別惟同志之士更相勸勉繼今以往將有以德行純實識見超遠著于鄉閭者此則區區之至願也

竹林精舍祠堂

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諸賢會於先師之祠下祀事畢俾榦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當此重念廢學日久政有望於講習之益故敢僭言之竊謂先師之道本諸無極二五流行發育之妙具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間存之則爲聖爲賢去之則爲下愚爲不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行於上孔子孟子濂溪二程講明於下迨我先師剖析毫釐窮極幽眇推明演繹炳如日星爲

學者慮至深切也至其教人之方則曰居敬曰窮理曰力行此又其諄諄反覆而屢言之者所讀之書則先之以大學次之以語孟而終之以中庸其爲科級則又皆可循序而進也從遊之士亦嘗從事於斯矣夢奠之後篤信力行者不無其人其間亦有如榦之類棄其所學日負初心者可不深求其故耶趨向卑而立志之不高私慾昏而信道之不篤尋行數墨而見理之不明入耳出口而反躬之不實此其所以粗有所聞而不能朞月守也

嘗試思之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産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爲可貴豈直一命之爵十金之産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之依歸豈可不誦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飮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

猶未足以諭其切也如是則可以無負於先師之門矣不然則隨波逐流醉生夢死卒爲一世庸人而不自覺也豈不深可哀也哉此則愚不肖之所深病敢布露之以庶幾君子之見教焉

安慶郡學

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至其爲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陰陽柔剛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以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於此其亦知所擇

矣雖然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鄕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卽是心而充之以至於

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苟爲不然人我之念汩於中利害之私昏於外雖父子骨肉之間已不能相保而況於仁民愛物乎飲食起居之際已不能中節而況於酬酢事變乎凡吾本然具足之良心已斲喪無餘矣甚 虎狼之

父子蜂蟻之君臣且不能無愧而又何以爲人乎夫以天地並立無間之身仁義本然具足之性不知自貴自重而陷溺至此此聖賢之所以拳拳爲斯世慮也有志於學者即此而致思焉則知所以入德之門矣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

歷考聖賢垂世立教示人以性其源流蓋本諸此夫教亦多術矣而必以性示人者使人知有生之初萬善具足爲聖爲賢不待外求而可以取足於吾之一身也性者人所固有也而言性必以天者使人知吾此性純粹至善莫非天理之本然而初無一毫人爲之私也性者天所賦也而克綏其道必歸之君者人性雖善而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或得以汩之故必有聰明之君設爲教化以防閑之然後得以全其本然之善也羲農以來繼天立極莫非此理至於成湯乃始抽關啓鑰明以示人自是以來烝民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子曰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子曰非天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成湯之意有以發之也夫自商而周以至於春秋戰國千有餘年聖賢迭生立言垂訓如出一人之口信乎此理之不可易也人生天地之間蠢蠢林林不勝其衆也反而求之吾身則人莫不有是性性莫不具是中莫非天之所生莫非君之所教人何忍自暴自棄而卒爲小人之歸乎

在昔盛世此理素明天下之人皆知吾之有
是性皆知性之具是中皆知天之所生君之
所教莫不相率而趨於善其效至於比屋可
封黎民於變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周德既
衰聖賢之道不傳異端邪說復起而乘之高
者溺於空無下者趨於功利學士大夫已不
知有斯道之正統而況於下民乎此風俗之
熾始不能以如古矣至我　本朝名儒迭興
相與推明聖賢之道以繼孔孟不傳之緒其
載之方冊亦既家藏而人誦之矣當秦漢之

後而獲聞堯舜禹湯文武所相傳之道顧非
幸歟誠能於此深思而力行之存吾天命本
然之善以無負於　君師教育之意是則區
區深有望於諸君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學問之道治心修身而已知此心之無不善
又知此心之有善有不善則存其善而去其
不善心可得而治身可得而修矣夫人心之
有動靜猶陰陽寒暑之往來也事物未接思
慮未萌天理渾然無所偏倚此心之靜而無
不善也事物既接思慮既萌隨其所趨善惡
殊轍此心之動而有善有不善也靜者心之
體所謂天之性而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動
者心之用所謂性之欲而其善者則發而中
節之和其不善者則好惡無節於內也人莫

不具是性性莫不具是中是則性無有不善
也或中節焉或無節焉是則情之有善有不
善也知性之無不善則當有以養其性知情
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有以制其情致中和者
養其性而制其情也不能反躬則縱其情而
滅其性矣不能反躬其禍至於滅天理能致
中和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毫釐之差天
壤之隔可不謹哉樂記中庸之言其亦互相
發微反躬者致中和之謂也致中和者戒謹
恐懼而謹其獨也學者誠能終日之間如履

淵氷如奉盤水如對上帝如見大賓則靜必無不中動而無不和矣忽慢放肆任情縱欲滅棄繩檢無所忌憚則善者旣不能以自存不善者日長月益而不自知也可勝歎哉明於性情之故而審其用力之方學問之道思過半矣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起於一念大哉念乎學者不可不察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也者與生俱主者也虛靈而善應神妙不測主宰乎一身應酬乎萬事總括乎衆著見乎七情爲智爲賢此心也爲下愚爲不肖亦此心也是以聖賢垂訓必諄諄然以爲言蓋綱領所係學者舍是無以爲入德之門也然心一也主於形氣而動者人心也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口欲味四肢欲安佚之類是也主於義理而動者道心也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莫不中節之類是也人心生於形氣之私故常危殆而難安道心原於義理之正故常微妙而難測以危殆難安之心求合乎微妙難測之道是豈鹵莽滅裂輕率淺易者之所能及哉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察之精則所謂人心固已合於道矣又必一以守之朝於斯夕於斯造次顚沛無適而不於斯焉事物膠轕萬變不窮天理渾然無少間斷如是而後可以謂之一也精而察之於其始一以守之於其終則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無往而不合乎中矣堯舜禹之授受也洪水則未平五品則未遜三苗則未格其相告戒必有先務之當急者而其所言乃止於此蓋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內亦且顚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淵氷左史則書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高下若無害焉者亦有御瞽以箴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

無一念不合乎道也故曰人不足與適也政
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國定矣然則堯舜禹之相告戒舍是宜無急
焉者矣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
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爲重
而任情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
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
狂惑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
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
垂訓炳然明白學者亦盍深思而熟玩之哉

南康白鹿書院

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
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
行誠所以居業也

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君子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
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聖人作易於乾坤二爻首言學問之事以誨
人其旨深矣乾之九三以陽居剛得乾之正
而當人位之下坤之六二以陰居柔得坤之
正而居下卦之中以其居中得正而復在下
故即二爻以明問學之道也乾天道也至健
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
自強而不息故雖處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
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
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人能自強如
乾守正如坤學問之道無以復加矣不能自
強則怠惰乘之不能守正則放僻乘之尚何
學問之有哉爻詞之義亦已備矣聖人慮夫
天下後世未明夫所以自強者何事所以守

正者何道也故爲文言以廣之曰所以自強
者內以進其德外以修其業皆當終日乾乾
而不息也所以守正者內以存吾敬外以行
吾義敬立則內直矣義形則外方矣稟五行
之秀以生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者德也充
是德而見之應事接物者業也德之不充則
不進業不本之以德則不修學者所志孰有
先於此者乎主一無適而虛明不昧者敬也
窮理度宜而品節不差者義也不敬則所主

紛擾矣不義則所行悖繆矣學者所務又孰有急於此者乎知所以進德修業又知所以居敬集義則乾之自强坤之守正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又嘗因其義而推之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修終日乾乾雖進修矣德業而所以進修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用力於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

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即是而思之則知二爻之詞文言之旨誨人之意愈明而所謂學問不待他求而得之夫易之爲義廣矣大矣乾坤二卦又諸卦之首也乃拳拳以學問爲言而提綱挈領反復詳盡又如此有志於學者不於此而加意焉則亦無所用力矣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講義

漢陽軍學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一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一章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負陰而抱陽均氣而同體未始不相似也靈於物而謂之人賢於人而謂之士則其等級亦相遼絕矣渴飲而飢食趨利而避害人物之所同也士居其中

獨超然有以異於人與物何哉以其能立吾志而惟仁義之是趨也苟爲不然則章甫其冠逢掖其衣憒然而無識頹然而無志其所尚者不過飲食利害之間謂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當爲士之名哉故爲士者要當以立志爲先而立志者要當以仁義爲主仁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也爲宅也而安爲路也而正人之不可以不居而由之也言而非之是自害也委以不能是自棄也士之異於人物者以其立志而惟仁義之趨也自暴

自棄是舍其所以異於人與物者而不足以
謂之士矣諸君處庠序而謂之士者也吾亦
先立吾志講明是理而力行之庶幾居仁由
義而無愧於爲士之名不然則汨沒於飮食
利害之間識陋而志卑醉生而夢死孟子所
謂哀哉豈不甚可哀也哉諸君其勉之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一章

滕之爲國方五十里國之至小者也間於齊
楚勢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國處至危之勢
干戈相尋弱爲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
以自全之策不謀之申商管晏之徒顧乃即
孟子而問焉孟子亦嘗告之以國若何而富
兵若何而強庶乎其可瘳也一則曰性善二
則曰堯舜何其迂闊不切事情耶性者人之
所得於天之理也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
此性堯舜可爲也況於區區之富強乎人無
賢愚均具此性堯舜之聖人皆可爲何獨於
文公而疑之哉孟子歷引成覸顏淵公明儀
之言所以釋文公之疑卒之以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所以厲文公之志也道之不明久
矣舉天下之人汨沒於利欲之中貪夫徇財
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天之所以與
我而堯舜可爲者憒然莫覺也譬如甕盎之
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乍起乍滅何足道哉
諸君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厲之以自強之
志則將有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而天下
之至貴無以復加矣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諸君其亦退而思之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止不足以事父母

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心
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
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
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
是用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
也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
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
所以爲人者也天下之人倀倀然於覆載之
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飮趨
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
所以爲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

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爲之反覆開示之旣啓
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
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
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絶
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
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爲切
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昏旣無明師
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
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慨也哉
學者誠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聖賢之道

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一章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紛紛而不一耶在商
書則言常性在周書則言節性在孔子則言
性相近在孟子則言性善聖賢立論固已不
同下至諸子則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
韓子言三品佛氏則又以知覺言性然則後
世將何所折衷耶善學卽數說而考之性卽
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
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
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
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
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揚佛氏則敢
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
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
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
韓愈氏生於數子之後獨有得於聖賢之意
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子相近之謂也所以
爲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以
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

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
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我
本朝關洛之學發明孔孟不傳之遺旨曰性
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後聖賢之意
坦然明白而諸子異端始無所容其喙矣學
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
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務本之學
未有急於此者諸君其勉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一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一章

人禀五行之秀氣以生所禀之理則爲仁義禮智信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天生五材缺一不可在易之乾則曰元亨利貞在人之德則曰仁義禮智而不及乎信者何也仁義禮智莫非實理之所爲猶土之居中而旺於四季也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其中矣仁義禮智四者並立聖人於易獨曰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七篇之書亦多以仁義對言而又不及乎禮智者何也仁屬乎陽禮則陽之極義屬乎陰智則陰之極猶夏者春之極而冬者秋之極也故專言仁義而禮與智在其中矣至於孔門師生之問答又皆以求仁爲先而不及乎義孟子此章亦特以仁爲言者又何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必然也世教不明人心邪僻父子兄弟之間猶不能以相保況敢望其仁民愛物乎舉天下之間莫非私意之流行相傾相詐相戕相賊無一物得遂其生者至於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則私意橫生天理滅矣不知人心既失國其有不殆者乎此孟子於戰國之際深明學學得失之辨其憂世之心切矣諸君日處庠序可不知孔孟教人之先務而思所以自勉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一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一章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陰陽五行周流乎中而人物生焉則人物者均禀天地之氣以爲體而均得天地之心以爲心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又以其禀氣之正而其心爲最靈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而獨異於萬物者如此其可不知所以自貴乎聖賢教人必使之正其心修其身者蓋不若是則無以全天地之賦予而異於萬物也所謂正其心脩其身者

亦盡吾當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體具焉身也視明而聽聰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所以爲身者也虛靈知覺百慮生焉心也仁義禮智以爲體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爲用此心之理而所以爲心者也內而察諸精神念慮之間外而審諸動容周旋之際無適而不當於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也苟爲不然則徇情縱欲悖理傷道亦將無所不至矣雖曰具人之形而與禽獸奚異哉孟子憂世之心切故擧其至輕以明其至重欲使

斯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無愧於所以爲人也讀孟子之書者多矣孰能深味其言而力行之乎以至貴之身心沉溺於利欲之中自暴自棄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哉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其是之謂夫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一章

性稟於天故在人者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至無知也而皆知愛其親赤子入井於己無與也而見之者皆怵惕火然泉達誰獨無是心哉有是心而不能養之養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雖萌而爲氣所昏爲欲所汩天固予我而我固賊之則與禽獸奚異哉誠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云爲之際使吾善端之萌通達而無窒礙充足而無欠缺如萌蘖之生無牛羊斧斤一暴十寒之患則其至

於千霄蔽日也可必矣故爲人而合乎天爲士而至於聖亦即此心而存養之爾孟子發明養心之論而申之以專心致志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讀書至此而猶不悟焉則亦終於爲小人之歸也豈不深可歎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一章

若昔聖賢垂世立教載在方策凡言心者不一而足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則以禮制心文王則小心翼翼孔子有操則存舍則亡之戒孟子復斷爲之說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之
事業大矣而拳拳於心之一說何耶心者神
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天
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出沒寒暑之往來
四序之行萬物之生是必有爲之主宰者然
也苟無以爲之主宰則安能亘古窮今循序
而不亂乎人稟天地之氣以爲體而得其所
以主宰者以爲心故人心之妙可以參天地
可以贊化育可以修身而齊家可以治國而
平天下孰非此心之所爲乎然人心至微而
攻之者衆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
足以爲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
犇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
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氷如奉
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
義行矣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
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
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
何事哉迨我　本朝周程先生倡明聖學以
繼孟子不傳之緖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

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
旨也學者卽其說而力行之庶乎其有入德
之門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一章

　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
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
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
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
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淸明純一
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
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
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舉不足
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湛然泊然有不待
操而自存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
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夫子之告顔淵寡欲之謂也
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之異者豈其
所到固有淺深歟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
以自守矣內姦外究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
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

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眞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聖賢諄諄之誨無非爲人心慮也學者讀其書而不知養其心謂之非愚可乎

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止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孟子嘗言養心矣又嘗言養其性矣性卽理

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爲天理之害操存寡欲養之之方也而又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顯微本無間也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翕而萬物成寒暑之往來風雷之鼓舞無非是氣之用也負陰抱陽以生則吾之氣固與天地相爲流通矣是則所謂浩然而至大至剛者也有以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堯舜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爲乎苟失其養則委

靡巽懦卑陋凡猥錐刀之得則踊躍以喜毫末之失則戚戚以悲聞公卿大人之名則側肩帖耳若不可及語賢人君子之道則望洋向若恍然以驚爲媚竈爲墦間爲妾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發明養氣之論有功於後世大矣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集義者必先於知言惟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胷中動容周旋無適而不合於義夫是以仰不愧俯不怍有以全吾浩然剛大之體矣養性

也養心也養氣也蓋亦一理而已然養氣之論何獨至於孟子而後發耶夫子固嘗言之矣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養氣之論所自來也屈平曰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諸君其謹擇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止 其中非爾力也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異聖賢教人入道之要亦古今一轍也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言

道自此始也人心者形氣之私道心者義理之正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著始而精以察之終而一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中也傅說之告高宗也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于厥躬聖賢言學自此始也古人之所行方策之所載無非道也始而多聞以求之終而遜志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道也至周以來學校之教益修聖賢之道益著此

年入學中年考校自離經辨志以至於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離經者求之於方策辨志者察之於性情知類通達者見之明強立不反者守之固其教甚詳而其法甚密也至于夫子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博採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著爲大學之書其言大學之道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繼之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亦不過於知與行而已大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此

意也一知一行相爲終始知有不至則不能以徒行行有不篤則雖知無益也入道之要無以復加於此矣是以孟子歷敘伊尹夷惠之事而繼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所以明入道之要也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知與行之謂也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所缺於終也此孔子之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不盡雖以伊尹夷惠之資尚不能無愧於孔

子而況學者乎世之學者溺於卑近淺陋之習既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其有志焉者則或蔽於方策而蹊徑有所不察或專於性情而知識有所不周道之不明不行由此其故也誠能卽孟子之說而思之則始終兩盡而無惑乎紛紛之論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止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學之所造有淺深則德之所至有高下聖賢推明其序使學者循而進焉其望於斯世亦

至矣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於爲大爲聖爲神夫聖神者豈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強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爾學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患不爲也雖然聖神固可學也而乃始之以可欲之謂善何哉此孟子指其至易曉者而示人以入道之門也蓋學者入道之初將以決其趨向不必它求也求之於可欲不可欲之間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樂善不倦

不惟吾之所欲而人亦以爲可欲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惟人以爲可惡而吾亦自知其可惡也學者反而思之凡吾言行之間果可欲乎果可惡乎從其所可欲捨其所可惡斯可以爲善人矣由是而進焉雖聖神可爲也孟子教人何其炳而易知簡而易行也哉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難能而曉之以人之所易能聖賢之望於學者如此而學者顧不思焉其亦可嘆也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舜之徒也一章

事所當爲之謂善有爲而爲之謂利爲君而仁爲臣而敬爲子而孝爲父而慈事之所當爲者也爲內交爲要譽爲宮室之美爲妻妾之奉有爲而爲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公私之間相去甚近而一則爲舜一則爲蹠乃由是而分焉蓋人心之靈與天同體純粹至善萬理具焉雞鳴而起孶孶在是則舜之兢兢業業由仁義行者亦是心也見便則趨見利則奪枉尺直尋則爲之損人

益己則爲之雞鳴而起孶孶在是則盜蹠之暴戾恣睢日殺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間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可不謹哉孟子發明善利之論而尤謹其所謂間者蓋欲學者精別於毫釐之際而審其所趨嚮也至其答梁王之問告宋牼之詞皆拳拳於義利之別其示人之意切矣學者誠能澄心靜慮反觀內省於其所謂間者而致察焉凡吾一念之發果善乎果利乎善則行之利則避之朝於斯夕於斯就其如舜者

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苟爲不知
計較於毫髮之微而甚至於父子兄弟不
保其不同禽獸者無幾爾一念之差固若
哉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一章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一章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賢之論乃獨重理
義而輕富貴何哉理義天之所賦也富貴人
之所予也人之所予人得而奪之天之所賦
根於人心不可易也一輕一重蓋有不難辨

者然閭巷之人知有富貴而不知有理義學
士大夫則知理義矣然未有不爲富貴所移
而忘其所可重若夫眞知富貴之爲輕理義
之爲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仁義禮智天之
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也充吾之仁則愛人
利物而居天下之廣居充吾之禮則別嫌明
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義則體常盡變
而行天下之達道充吾之智則察倫明物而
成天下之大業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
人則愛而公推之天下國家則利澤施於今

今名垂於後回視世之所謂富貴者不過輿
馬之赫奕飲食之豐美宮室之壯麗賢者得
志有所不爲不賢者亦以豢養其不肖之身
而遺臭於萬世曾狗彘之不若而又何足以
夸於人哉故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
之分在內者重則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則
在內者愈重眞積力久胷中泰然天理流行
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顔子之簞瓢陋巷曾
點之鼓瑟浴沂脩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
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孟子之

言豈欺我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畒之中傅說擧於版築之間
一章

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
是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
驕奢淫泆必起於宴安當窮困踣之餘其
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
不期而然者矣天地之間有陰則有陽有晝
則有夜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死生憂樂之變
二者常相對而不能以偏無也人生其間隨

所付受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與其戚戚於貧賤而卒不能以自勉孰若因其所遇而反以成吾德耶是以古之君子有以命義之當然而安之者貧而無諂是也有以義理之可貴而志之者不改其樂是也有以為天將降大任於我而反以為進德之地者孟子之言是也其處之者若是故其胸中泰然一毫外物不能為之累顏淵原憲之貧一簞之食百結之衣可謂極矣惟知聖道之可樂而不知吾身之為貧後之學者其貧且賤未必如顏

淵原憲之甚也少不如意志氣銷沮卑辱汚賤靡所不為不能進德而反以敗德不能辱而重以取辱聞孟子之言亦可以釋然而悟皤然而改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章

古之仕者為道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後之仕者為利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仁何者為禮何者為義　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公孫衍張儀戰國之遊士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其才亦有足稱者矣以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順於人孟子至以妾婦目之況於學不及古人才不

及公孫衍張儀哉夫順於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於人者非有它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則貪者背利背君賣國者皆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不肯脂韋嫵媚以順乎人者不但出處去就言論風旨之得其正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凡我同志仕而未達學而未仕者盍亦思所以自勉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一章

孟子一書於辭受出處之際未嘗不拳拳焉齊王欲見則辭以疾王驩輔行則不與言欲受以室則却而不從欲留其行則卧而不應枉尺直尋則非之不辨禮義則非之旣譬以鑽穴隙而相窺又譬之以登龍斷而罔利至於墦間之喻辭旨懇切若是者果何耶義與利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治亂之所關係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之公則辭受出處惟義之從惟命

之安是旣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以之治人則必能立懦而激貪以之事君則必能伏節而死義徇人欲之私者反是卑辱苟賤惟利之趨旣已喪其本心矣則傷風敗敎欺君誤國皆斯人爲之也聖賢安得不深致其戒哉今觀墦間一章所以形容其苟賤之態雖三尺童子亦知惡之然流俗滔滔務爲卑諂工簡牘事苞苴脅肩諂笑搖尾乞憐自少至老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是視吾身心爲何物視天下國家爲何事其未得之也則愁憂

窮蹙若不可以終日志得意滿則驕其親戚傲其閭里然其苟賤尤甚於墦間而莫之覺也學者要當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之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一章

皆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後世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以其迂闊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告齊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

然何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卽是理而行之三綱旣正九疇旣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初豈有甚高難行之事亦曷嘗無朝夕可冀之功哉謂王道爲迂闊而惟功利之從則曰兵可强也國可富也縱橫變詐崎嶇險側咈人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間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國家然則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湯武以仁義而王戰國以利而亡此萬世之龜鑑也然

天下皆知尊湯武而不免於蹈戰國之覆轍者則其識見之卑趨嚮之謬而不自覺也若昔聖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業而載之方策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炳然日星之易見也今乃指爲迂闊而莫之講故自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由此其故也鄙夫庸人竊國之寵而卒以誤國鴻儒碩士抱憂國愛君之志而老死於大山長谷之中誠可歎也學者將以有行也則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哉

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 止 未之有也

儒術之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而無實用故功利之說常易以求售於人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而儒術則皆實用也爲功利者則曰兵可强國可富也然挾區區之小數而不知爲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不惟爲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亦不得安其生矣豈不謂之空言乎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悌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其爲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以斲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家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皆空言而無實用必待管申之術而後可以爲國乎故孟子論王道必曰仁政論仁政必曰井地斷斷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不用於

齊梁之君後世皆知讀其書而不能用其道故歷數千年而帝王之盛卒不復見可歎也哉夫儒術之不見用學者相與講明之庶幾猶有望於斯世也謂之儒者而茫然不知其源流徒抱其淺陋之識以周旋斯世則吾道之不行功利之說勝是誰之罪哉學者不可不察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 止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一章

道者何中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時措之宜

謂之時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亦大矣小有偏焉則雨暘寒暑各失其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念慮云為其可以有所偏耶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皆不得其中子莫之執中又非所以為時中也孟子從而闢之所以正人心明天理為天下後世慮至切也夫墨之兼愛不失為仁楊之為我不失為義孟子極言其禍至於無父無君而以禽獸目之志於道而不得其中豈不甚可畏哉後世楊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說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弃天常滅人類習夷狄之教非先王之道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乃溺其禍福之說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以為與吾道無異學者從而信之以自絕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為天下後世之害豈淺淺哉有志於學者惟以孔子孟子之言為主以六經之道為法則異端之說無自而入矣

榦疎繆不才蒙恩假守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為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奧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旨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以聖道為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後學黃榦謹書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經說 先生所著之書如書傳易解論語通釋儀禮通解孝經本旨之類皆已成書其尚未有成篇者有未脫藁者有一時因筆所記者有與朋友講貫所及者今集爲經說附于集中

大學經一章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德謂人所得於天之理人之本心虛靈不昧故理之本體純瑩昭著不爲氣質物欲所雜而昏是則所謂明也然人之此身旣囿於氣而不能不感於物則不能無所昏

雜而不得全其本然之明故必學問省察存養克治去其昏雜而後有以復其本然之明所謂明明德也新民者天生烝民均有是德德之本然未嘗不明然旣爲氣質物欲所昏雜乃始汙濁垢弊而失其本然之明惟在我者旣有以自明其明德又必推以及人而有以新之則亦純瑩昭著而無不明矣止於至善者止謂所歸宿之地也至善謂理之極致也明德新民皆當造其極焉是則所謂至善也苟未至於極是則猶有所昏雜而非所當止也

此言大學綱領其本末當如此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止謂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然必先有以知止有定而后能靜能慮能得焉苟不知所止則理之極致莫之能辨又何所用力而得所止哉知所止則吾之胸中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不可易也曰止曰定指理而言也知所止而有定理則心無所疑而能靜能靜則

物不能搖而能安曰靜曰安指心而言也旣靜且安則有以施其學問省察存養克治之功而能慮矣能慮則力行[illegible]造而能得矣能慮能得則心與理一而所守固矣上文止於至善兼明德新民而言此章乃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所以用力之方始於知止有定而終於能慮能得也

此言大學工夫其始終當如此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在物則有本末行事則有終始德與民物也

德為本而民為末知止能慮事也知止為始而能慮爲終物旣有本末事旣有終始則學者以事處物必當知所先後則交用其力而進為有序則去道不遠矣盖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道則至善之所在也言人以始終之事處本末之物當 先明德而後新民先知止而後能慮不先明德則無以成己不務新民則無以成物不先知止則動無所止不務能慮則明無所用其示人之意切矣

此承上文兩節明大學之道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止 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治國齊家新民之事也不曰新而曰明新即明也曰治曰齊皆所以新之也脩身正心誠意明明德之事也曰脩曰正曰誠皆所以明之也致知者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然非知所止則無以得所止焉故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又本於致知也格物者言知不可以徒致必事事物物皆有以窮極其理也物格而后知至物者理之寓也物之理無不窮則吾之知無不致矣知無不至則是非昭晰而意無不誠矣意者心之發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心者身之主心正則身無不脩矣身者家之儀身脩則家無不齊矣自家以及天下亦推此以及彼耳曰齊曰治曰平遠近親疎之勢也

此推言上文三節之意言明德新民之目知止能得之序本末始終之有先後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止 未之有也

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身皆不可以不脩所厚謂家也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故又以脩身齊家為要也

上文所言大學之道盡矣此復申言脩身齊家乃大學之要無貴無賤皆當自勉其示人之意至矣

大學章句疏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言聖賢教人以學旣及成人則為大人當志

其大者以成其大人之德其學之道如下文所云也明明德者明其在己所稟至明之德也明謂虛靈知覺純瑩昭著也德謂所具之理也新猶明也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亦使之去其蒙蔽汙濁而復其本然之明也止謂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至善者德之當明民之當新皆當止於至善蓋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民明德新民之至善而學者之所當止也注云夫人之學者兼齒德而言也又云虛靈不昧者虛謂知覺不昧謂純瑩昭著者也知覺著物格知至也純瑩昭著者意誠心正而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注云具衆理應萬事者德卽理也而曰具衆理又兼夫應萬事而言此乃直指人心合全體大用而爲言也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應萬事者德之大用也云新者革其舊之謂又云去其舊染之汙者舊謂蒙蔽汙濁新則去其蒙蔽汙濁故新亦明也云至善謂事理當然之極者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對當然之則乃所謂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

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蓋言明而新之者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承上文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欲得其所止則當先知其所止謂一事一物必先硏究其至善之所在使此心曉然所謂知止也事物所當止之地旣知之矣則此心之中皆有一定不可易之理所謂有定也理旣有定事物未接則無所疑惑湛然而靜矣所謂能靜也心旣能靜則事物之來莫能動搖泰然而安矣所謂能安也能靜能安則酬酢萬變思慮精審所謂能慮也能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理所謂能得也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爲言曰知曰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遷之意矣注云志有定向則必至之意

也注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則不遷之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也事指知止有定能慮能得而言知止有定爲始能慮能得爲終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道謂至善之地知先後則進爲有序而去道不遠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止 致知在格物

天下國家者民也曰明明德曰治曰齊新之也身心意者德也曰修曰正曰誠明之也此言物有本末當先德而後民明明德於天下也以至於誠意皆曰欲者求其德之事也曰致知曰格物者知止之事也此言事有終始當先知而後得也既曰先德後民矣則先知後慮之事當先施於自明其德而後及於民焉是則知所先後也

物格而后知至 止 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覆說上文能慮物格矣則理明義精而此心之知可至矣則能謹獨以誠意而意可誠意誠矣則能居敬以正心而心可正心正矣則能不偏以脩身而身可脩身脩矣則施於家國天下皆能盡其道而成其效矣前言新民者先於明德欲能得者先於知至此則言知止而後能得明德而後新民合兩節而言之則知所先後之意可見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止 未之有也

論語集注學而疏義

第一章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此文言學而釋以性善且欲明善而復其初

者愚謂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寂然不動之
時萬善具足之名也由是而之五常百行無
非至善人爲氣質所昏物欲所汩又不能學
以通之既不知其本然之善則亦無以施其
存養之功惟能效夫先覺者之所爲然後知
吾此性本無不善操存涵養以復其初也爲
聖爲賢不外於此知此則義理之大原學問
之要指不俟他求而得之矣此乃首章誨人
最要切之語學者便當致思不可泛然讀過
也

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此文言有朋自遠方來而程子釋之曰以善
及人信從者衆何也愚謂以自遠方來觀之
非吾之善有以及人何以使同類之人皆自
遠而至自遠而至則信從者衆可知矣程子
語雖簡短而深得聖人之意學者當詳味也
第二章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愛之理則或問之說詳而明矣心之德則猶
有所未達也愚謂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而所
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

固不可捨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
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
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
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
仁包四者故心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
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
爲夏爲秋爲冬無非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
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
義禮智相對而所主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
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曰此章乃偏言而併

以專言者釋之何也其實以愛之理所以爲心
之德而非有二物也故合而言之仁之旨備
矣
第四章
愚謂三省雖五事然皆重厚詳審而無輕易
苟且之意曾子資禀篤實故其所省如此
第五章注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愚謂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用程子語也程子
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齋箴所謂不
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正釋

王一無適之義也然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故畏字於敬之義爲最近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

第六章

愚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體此六者見之行事如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行此六者有餘力然後學文也

繫辭傳解二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儼然而尊隤然而卑健順之德於此乎定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高陳而上卑陳而下貴賤之分於此乎位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者常動靜者常靜剛柔之質斷然不易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物合一何吉何凶類聚羣分迭爲勝負吉凶之應由是生焉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形未成何變何化已成之後迭爲消長變化之機由是見焉此以上言有天地則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剛摩柔剛化而柔變以柔摩剛柔化而剛變八卦相推盪亦然後者化而前者變後者長而前者消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一變一化而人物生焉得乾健之性者爲男得坤順之性者爲女此承上文乾坤變化成物之功也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知猶主掌也作爲也萬物受氣於天成形於地乾始而坤成之也乾健故易而知太始坤順故簡而作成物此承上文生物之功而言其本於乾坤之簡易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易則理明故易知簡則事直故易從理易知則可信故有親事易從則可成故有功行之而信故可久為之而成故可大此承上文易簡成物而言其功效如此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德以理言業以事言賢人體乾坤之易簡故德業可久可大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不思而得易也不勉而中簡也天下之理得萬物皆備於我也萬物皆備於我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聖人之事也此言乾坤之易簡既成生物之功而在人得之則為聖為賢亦此理也

右第一章繫辭之作以明易也易之為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遍乎此則道體之妙聖經之奧可以默識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設卦謂伏羲造八卦重之為六十四也觀象謂觀萬物萬事之象取其卦之所似故謂之象繫辭謂三聖所述卦爻之辭繫於卦爻之下故謂之繫辭剛柔相推謂以卦爻相推盪此指卜筮而言謂遇老陽則以柔推剛變陽而化陰遇老陰則以剛推柔變陰而化陽此言易之為言或見之卦爻之辭或施之卜筮之用皆聖人設卦觀象而為之也卦爻陳乎人事之得失故繫之以辭而明其吉凶卦爻有似乎陰陽之消長故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卦爻有人事得失之象故其辭為吉為凶卦爻有人事憂虞之象故其事為悔為吝此言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爻有陰陽晝夜之象故卦畫有剛有柔卦爻有陰陽進退之象故剛柔相推而一變一化化者進而變者退也卦有六爻動者變也亦以相推而爲言也上兩爻屬天中兩爻屬人下兩爻屬地以其有天地人之象故分而爲六爻道猶言義也此言觀象而以剛柔相推生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所居謂身所處安謂無所疑序謂卦爻有進退行藏之序所樂謂心所好玩謂不能忘辭謂卦爻有象占之辭居謂退處象謂卦爻之似辭謂卦爻之辭動謂出而有爲變謂卜筮得老陽老陰而變占謂或吉或凶所居所樂以身對心而言居動以行對藏而言此言聖人作易無非取諸天地萬物人事之象旣皆自然之理故君子學易身之所處心之所樂一行一藏無往而不法乎易亦皆順乎自然之理是以天祐之而無不利天即理也順理則吉無不利矣　右第二章

中庸續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旣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也氣稟雜之物欲昏之則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誠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道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禀或隨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忽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陵節而施也子思子襄孔聖之餘訓纘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大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旣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

極其詳且切焉蓋皆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將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是於氣稟之淸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

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與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

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

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爲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

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

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

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redacted]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五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五常五行太極說三條 初五日記

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反智者義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而爲智者湛然虛靜淵然深識者與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究理遡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也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也嗚呼深哉

孟子說三條

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異但所禀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禀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無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擧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redacted]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

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而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有條理焉告子之言蓋特舉其一偏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孟子非之柰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若以理言之稱堯舜若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讀左氏傳雜說三條 嘉定十年二月一日

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爲是穀梁以隱爲非左氏以隱之讓爲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爲賢公羊又創爲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爲適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爲當惟穀梁之說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爲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爲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爲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奚齊之事乃爲得其正也若隱者其義利交戰於胸中而不能自決貪貴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弑也又推其原則其禍實始於惠公失禮而惑於邪不思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而又惑乎手文之異足以貽禍於後世也

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

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其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潁考叔舍肉遺母之意甚善而闕地及泉之對甚愚此皆不達於理而已

敬說

古人論爲學之方多矣自程子始專以敬爲言近世朱張二先生復申其說至於爲箴以自警朱先生於大學之書首言小學之學惟敬足以補其缺裒集程門之語如所謂主一無適常惺

惺法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不容一物者以明之其說詳且密矣然爲學而必主於敬與主敬之必有其義諸說既各不同而其說亦未易曉是以學者雖知主敬之切於爲學而莫有能用功於敬者則亦其說之有未明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烱然

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忽而無以撿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訓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

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擾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的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畏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先生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舜禹傳心周程言性二圖辨寄黃子洪

客有以黃子洪所爲二圖見示子洪且欲刋之虎丘以詒後學而亦有刋之江陰郡庠者矣僕竊有疑焉以圖觀之則舜禹傳心之圖以人心道心合爲一則是天理人欲同體而可乎危微之下合爲精一又合爲執中至於一而中則非危矣又安得並立於危微之下乎其爲說則心之所發必乘於形氣抑不思中庸序之言曰或發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則不皆乘於形氣矣惟其以爲皆乘於形氣所以合人心道心而爲一也人心惟危則言之詳矣道心惟微則無一語以及之而遂及於精一何哉精一之後繼以動則皆中矣而又曰道心統乎人心而一矣則一在中之前抑又中之後乎周程言性之圖旣以仁義禮智合爲一而謂之性矣又於性之下而繼之以心則心果在性之外乎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仁義禮智皆具於心而謂心在性外可乎至於爲說則曰心出乎性何其與孟子之言相戾乎其論發以是理發非是理數語則善矣而未發之性獨略而不言則但致和而不致中於學者功用亦踈矣雖曰虛明之體常卓立乎其中然終不言無所偏倚則亦未爲深知未發之所以爲大本也蓋其圖中置心於性之外而其說則曰心出於性則此心之妙但有虛明而無理義矣愚恐擇義之不精而反以誤後學故爲是說以寄子洪庶幾藏其語而勿出仆其碑而勿廣深思而熟講之不至於七十子未喪而大義遂乖也

餘承惠書感感余年已七十病倦不及裁謝姑寄此以見朋友切磋之意幸亮之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策問

時務策問

問天道運於上人事修於下假天道以紀人事者莫大於建元所以備三才大一統繫萬事而詔來世也然考之往古按之當今其爲說不一而其爲道不同也元之爲義古未有也三傳興而索春秋於一字之間亦曰國君之始年耳漢儒宗之乃曰辭之所謂大又曰法五始之要其意則曰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是果夫子之意耶

古之所謂年者以歲之登而爲言夫子作春秋而歲之登者曰有年左氏述當時之言不可以五稔蓋此意也然唐虞夏皆曰載商獨曰祀至周而後曰年亦豈無義耶三王之道何其異指哉秦漢以前有初即位之元而未有所謂改元也文景之世有所謂後元中元而元之爲號猶未至於紛紛而不一也自時厥後或以事名或以功名或以瑞名名之不同其孰可取乎或頻年而輒改或累年而一改或數十年而不改改之不同其孰可法乎王事之大體當世之急務果何取於此二帝三王之意其亦有所合乎　聖天子嗣登寶位六年于玆乃獨有取於漢之武帝與夫　章聖皇帝之故事易嘉泰之名以幸天下德至渥也亨嘉通泰之義諸君講之熟矣其鋪張揚厲以侈當世之盛典與夫古今不一之說不同之道其悉言之毋略

問董子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以今觀古何其不然耶直道而行者此民也今也僞邑而詐語反唇而相稽成人有德者此士也今也隨[redacted]以敗群竊竊以規利退食自公者此吏也今[redacted]

舞文以繩下徇私而背公豈向也善而今也惡向易治而今難化耶何其俗之戾也謂化有未至耶　聖天子恭儉元默無愧於古矣謂法有未密耶　國家法令明具無隙可乘矣謂令有未明耶詔旨之下諄複詳悉如見肺肝矣而要其治效茫如捕風甚至建一議造一事往往倡之而不應爲之而無成理財之法至析秋毫而財終不可豐養兵之費如奉驕子而兵終不可強邊陲之備禦未固　祖宗之竟土未復雷霆之異地震之變與夫淮甸饑旱之災所以上勸

聖王之宵旰下貽廷臣之隱思欲起而更新之乃以是歲之春特命改元以庶幾乎嘉通泰之治猗與休哉士生斯時何其幸耶風俗之未美敎令之未孚事功之未舉災變之未銷當必有說以勉此以日進於亨嘉通泰之實其悉陳之有司將以復于 上

問任司牧之寄者曰君任輔君之責者曰相君相同心一體以階天下之治者也輔相之責豈不甚重哉姚崇以十事說天子論者非之嗟夫崇之慮亦深矣宰相無所不統古所謂百揆云者豈得不歷數而預防之耶傅說曰肯靡而暮輔相干戈甲冑刑賞祭祀未嘗不歷歷爲其君言之也或者乃曰宰相不親細務此又何說耶是故旁求俊彥宰相之責也而後世乃有除吏盡未之嫌九職九賦冢宰之責也而後世乃有問之廷尉之語獄者生民之命天子所與三公九卿坐於槐棘之間而聽焉者也而閱訟牒或者以爲失體然則又將孰從耶恭惟 聖天子嗣登大寶七年于玆擢用二三大臣委之以政玆者親灑宸翰賜之書之說命詩之天保易之泰卦其相與之意可謂至矣然求之今日則國是之未定也風俗之未醇也文武之臣尚未能副朝廷之用也下至於獄訟之未清簿書期會未能不稽遲則廟堂之上亦豈得不深思熟慮以副吾 君眷倚之意乎顯于祭祀一語而無豐于昵尚不能不賴於祖己之訓則君臣之際豈不甚難矣哉夫以前數者之弊當 聖賢相逢之日更革而作新之又豈無其道耶酌古人大臣之體明今日大臣之任其悉言之以裨廟堂之末議

疑難策問

問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說八卦者則河圖敍九疇者則洛書八卦九疇非人之所能爲也蓋有自然之象數存焉以今考之河圖自一至十以備五行生成之數八卦以奇偶錯綜而成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二者乃不相類何耶至周重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義始備此亦有本於河圖之數否耶或曰自庖犧神農黃帝堯舜制器尚象而重卦之名已著則又安知非伏犧授圖而遂重耶其曰文

王者天果何說也洛書自一至九縱橫十五亦不過備五行生成之數而已獨不可爲卦而乃爲疇何耶九疇之叙自五行以至六極亦自一至九以次列之耳亦何以知其九數之內遂具九疇之義耶或曰赤文綠字已見於神龜之所負箕子從而演之耳其信然耶然則所謂則之者終亦未有見其必然也易本河圖範本洛書猶有可疑者則太元以擬易潛虛以擬元學者尤不可以不考也方州部家表贊以三三相生而成太元氣體性名行命以五行相錯而成潛虛固不可謂非自然之象數也以兩贊準一日不滿則加踦嬴二贊以足之以一變準一日有餘則元於齊不變以合之天地自然之數易範果有是乎五行在天地之間惟土取數爲最多而在物爲最均也九贊之位土於五行特居其半名圖之布土居四維多寡不齊其義安在易之六爻即卦之六畫也四重而爲九贊二體而爲七變其亦有說乎易卦之名因畫起義也八十一家五十五行亦皆然乎太元之書法天運以起曆自甲子歷二十七而得甲辰又歷二十七而得甲申又歷二十七而後得甲子其合於首首統元之數亦巧矣謂曰起於牽牛者其於天受爲如何潛虛之書於人事尤惓惓焉祖於虛生於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此其著書之序也自詘一以至於詘四得無牽合之病耶至其揲蓍之策或分或掛以決吉凶休咎之變者在易爲大衍在範爲稽疑在太元潛虛亦皆有法焉其孰得孰失耶四書之作本於天地而備於聖賢是必有與義焉幸詳言之毋略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易之爲書何預於天文地理耶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夫子所以律而襲之者又果何事也古之聖人其於幽明之故必有深察默悟而非他人之所及知者矣冠圓冠履方屨俯仰之間亦豈可懵然而不知其粗者耶昔之言天體者多矣有曰天包地外地居其中者有曰天地皆中高四頹者有曰天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中者其說固不同而亦皆有理自渾天之說興而談天者皆宗之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又何以知渾天之爲得而

其說之為失耶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言天象者皆祖是說也然日月五星皆東生而西沒曷為反天而逆行耶日陽而月陰曷為月行反疾日行反遲耶或者天道左旋處其中者皆順之以天行之疾而視日月之遲則日月之行反若右轉焉五星亦然亦豈得為無理且日月皆陰陽之精也而月之有盈有闕何也或曰月無光受日之光何以驗其必然耶五星行度土何為而最遲金水二星又何為常附日而行耶二十八宿不惟四時迭運不可以方所言蓋一晝夜之頃固已迭周乎天矣何以辨其為東西南北之宿而各司一方耶地之體則人跡之所歷非若天之難見也人之言曰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雖萬折無不趨於東者然弱水則既西矣黑水則又西矣曰四海云者安知四表之外不皆有海耶又有以天地之中如中國者九而水環之故曰九州中國特其一耳人之所見雖中國且不能徧又安知中國之外不復有如或者之云乎古今同一河也決於堯而息於禹決於商而息於周決於漢而息於唐其或決或否亦皆有說耶禹釃二渠以循西山之麓故無泛溢之患其蹟豈不可復考耶江自岷山東流數千里以入于海蓋為他水之所會不應復折而為他水也今乃有九江之名而禹貢復有東為中江東為北江之語何耶天下之水一也而海之水乃或進或退何也或曰視月之出沒以為進退其信然耶否也深於幽明之故者非孔子孟子歟孔子謂北辰居所衆星拱之說者乃以為北極一星近於不動而非不動者何也孟子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汝也淮也泗也皆徑入海而不入江又何也聖賢非講之不精者而與今之說者異其孰是孰非耶夫觀天地者亦觀其理耳苟徒襲古人之迹而曰某之論然也又何以異於侏儒之觀優耶此問與答者之所當戒也

問六經之道與天人並三綱五常之所自出而人道之所由以立也更秦迄漢書缺簡脫而禮樂之失為尤甚樂之為書無復存者小戴所存記一篇乃出於荀卿子司馬遷從而述之其聖人之遺經耶然其所記者乃樂之大義而

節奏不與焉其亦有可考者耶周禮職官
之書禮記漢儒所述乃與儀禮並列爲三禮亦
不倫矣而儀禮在唐雖名儒已苦其難讀今
乃不得與二禮列於學官以設科取士何耶禮
樂所以正人心厚風俗而殘缺若此是未暇悉
辨也易始伏犧書始唐虞詩紀春秋以備列國
其於古今之際悉矣其書尚存而家藏人誦之
其可不考乎作易本於河圖夫子何以言其觀
天察地以及鳥獸之文用易本以卜筮夫子何
以言其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道天地山澤雷
風水火列卦之方位也震兌坎離以居四正乾
坤艮巽以居四維所取何義耶九六爲老七八
爲少揲卦之陰陽也陽爻用九而不用七陰爻
用六而不用八其亦有說乎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四自夏商之易已然矣何以言文王重卦
之數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自晉穆姜已有是言
矣何以言夫子贊易之辭夫子釋彖繫之卦辭
之後夫子小象繫之爻辭之下何於乾卦爲獨
得用九用六別爲二爻文言二篇總釋卦義何
乾坤二卦爲獨詳繫辭果爲孔子之言乎序卦

果非聖人之蘊乎易之可疑者此也書之作也
或以策命臣下微子蔡仲是也或以告諭百姓
盤庚多方是也命臣下者反易曉而告百姓者
反難通何耶或出於口授伏生所傳是也或得
之屋壁孔氏所述是也口授者反聱牙壁藏者
反明白何耶堯典一篇孔氏所述何不繫之唐
而繫之虞皐陶益稷左氏所引何不繫之虞而
繫之夏伏生二典合爲一而孔氏析之然舜典
篇首得之齊建武年間者安知非僞耶伏生益
稷合於皐陶謨而孔氏正之然二篇文勢相蒙
如蘇氏之傳者安知非是耶胤征之擧以時考
之當在后羿之世六師之命豈仲康所得專康
叔之封以時考之當在武王之世小子之稱豈
成王所宜言呂刑雖曰祥刑而穆王耄荒之所
作夫子曷爲取之秦穆雖曰悔過而二國之爭
未已夫子曷爲存之書之可疑者此也風雅頌
以爲經賦比興以爲緯此詩之義也或曰詩之
中皆有六義如豳風豳雅豳頌是也其亦有說
乎有善則美有惡則刺此詩之體也然亦有男
女詠歌各言其情者豈皆爲美刺而作乎或以

詩爲國史吟詠情性而作閭巷小夫之辭豈皆出於國史乎或以詩爲孔子被之弦歌以合韶武之音怨忿淫佚之語豈皆合於韶武乎七月陳王業何以不列之大雅而列之豳風棠棣閔管蔡何以不繫之成王而繫之文武邶鄘卽衛也何以不繫之衛而繫之邶鄘詩之可疑者此也諸君其詳言四經之僅存以及於禮樂之已廢庶以副　朝廷設經筵搜羅博洽之意

公劄

申兩浙運司催石門庫吏責辦年計劄子

榦竊見張官置吏上下相承等級甚嚴至於輕侮顯慢無所畏憚不但慮其奉承唯諾之不前而於職事之際必至於稽遲虧曠之爲可慮也榦今來賤職石門老吏十數人往往宿姦巨蠹輕侮其長循習已久恬不爲怪蓋緣酒吏卑官素無足畏而又貪利無恥之人與之爲市往往坐受其侮以至於此榦比到庫中見交代指云某人某人最爲可畏往往能持官吏長短納短卷於臺部又云某人某人前日行司經由往往獸奔鳥竄不可約束此豈復有上下之分哉且如榦以犒賞舊例急於趁辦歲計前月此來旅寓都城已一月矣初遣人拜劄於交代借一二人使令榦當公參等事代者回書云遣廳子趙澤前去持書人已回而趙澤者乃逾旬而後至近復遣趙澤回庫復拜劄交代以煮酒歲晩合有預前料理事務欲於合干人內專差兩人及脚夫輩兩人前來支請酒本呼集柴米牙人商量價例及較議酒匠等事庶免後期今去數日矣亦莫有至者新官之初已怠慢如此異日到庫何以令之此職業所以不舉而官課之所以

日虧也然此曹姦弊已深未易卒治接物之道亦宜平心不可忿嫉今謹具公狀上呈欲乞台判嚴限追赴使司責認措辦煮酒歲計仍責領本錢然其姦弊之狀不可不預白異日反覆申告復有不悛即當申禀乞痛賜懲治庶幾庫務一新官吏促辦區區小吏得以逃責而上司亦免追需之撓不勝千萬之幸

申提領所僉廳解錢劄子

榦猥賤小吏屬以烝燒多事復承庫務久壞之後屋舍墻垣器用之屬無一全者循習百計侵

歟以犬馬之力晝夜監督無頃刻休以是不及時貢起居間乃承台慈與憤感重特賜台翰捧讀不勝感激輒有卑悃十二月格目合係前官解發幹自十二月二十七日交割及今方十五日既無酒本可以醞造乃欲半月之中解一月錢雖使管晏復生不能爲已今解去十五日息錢併將借到私債本錢湊納交割後十五日本息已空大段費力切恐使所人吏不復顧恤妄有追擾則幹視事之初無以存立

申崇德縣乞追究錢福劄子

幹昨所申解本庫合干人蔣潤及拍户錢九一錢福私役人錢七等冒占官拍户發賣私酒事幹屬以烝燒事冗未及究詰台屏不當已蒙嚴施行否竊念犒賞諸庫雖屬版曹而領在計臺雖屬計臺而隸在州縣如附郭縣聲雖有痒痾疾痛人莫有憐者所謂版曹計臺州郡尤漠然相遼絶獨有使縣相去密邇幸遇賢百里幹厠之屬吏之末則卒有緩急尤可以呼號赴愬耳今兹之懇非可以常事比豈有拍户既不行打酒而反私立拍户豈有官酒既不發賣而反自賣私酒豈有官司地界而爲已私屬豈有官司之人而爲已私役區區小吏固不足道豈有百里之内久沐德化乃有蕺豪一至於此今納去地圖一紙凡墨書者屬本庫凡朱書者皆錢福所占賣私酒之地也欲望牒尉司追上錢九二及小拍户沈十八根究施行

幹一介小官不足比數然其所以趂辦係是户部犒賞錢物其所統屬係是本路使者提領雖於貴縣若無干預然弊庫寄在治封無異屬吏貴縣趂辦版帳何異弊庫事體既已不殊利害

所宜相䘏今有拍户錢福不赴庫打酒其罪一私下造酒其罪二多置拍户其罪三本庫使人告諭不從反裴論訴本庫其罪四情理明白不待智者知其不可今訴之巡尉貴縣人吏反移文巡尉不爲施行訴之州郡貴縣人吏反蔑視州郡不爲追逮却稱本縣寄居爲之芘護夫寄居賢者耶必不肯芘此無狀之人不賢耶貴縣不當受不賢之囑今觀所稱寄居邑人皆稱其賢則是必無此事而貴縣人吏欲以勢相恐嚇而爲錢福求免也今不得已而訴之運使提領

已蒙行下貴縣追人根究切望勿爲吏輩所欺則不待片言而獄可折矣榦衰晚小官爲貧仰祿不過以勤易飽以廉易安此外無所顧望若貴縣肯爲施行則尚可俛首趍辦國課若使如前付之吏輩漠然不顧則乞徑申使所將榦對移放罷以快錢福之意不然榦亦當徑申使司乞回避錢福不得復爲貴縣屬吏矣豈有本庫自有界分乃出門東望環數十里爲一拍戶錢福所占貴縣不爲追理而可以安坐受恥苟升斗之祿乎

江陵歸乞嶽廟劄子

榦一介寒賤賦分奇窮晚得一官甘心筦庫今京西湖北宣撫吳待制出帥江陵辟居幙府未及兩月屬以　朝旨委本司措置信陽關隘遂蒙委同陳總領提點入關經歷光黃信陽德安四郡往反三四千里途中衝冒偶得惡疾幾至危殆吳待制改除宣撫榦已隨司解罷至今病勢未能去體氣血衰頹心志凋耗難以服勞州縣家貧累重素無生業未免飢寒欲望鈞慈特賜憐念且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稍沾寸祿少活殘軀不勝隆天厚地之施

第二劄

榦一介寒賤受廛三山自先父察院起家卑微素無産業兄弟相依以生不幸諸兄皆以薄宦蚤世榦賦分庸凡不敢有志仕進迨今中年偶得一官復以禍患十年不調心志摧頹久絕榮望甘心筦庫以活餘生偶今宣撫吳待制出帥江陵辟置幙府又蒙委出信陽諸處點檢關隘衝冒登頓遂得惡疾幾至危殆及吳安撫改除京西湖北宣撫以榦係是辟差合隨司解罷至今痼疾未能去體難以從宦家貧累重未免飢寒欲望鈞慈俯賜憐念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稍沾寸祿少活殘軀不勝隆天厚地之施

辤宇文宣撫再辟帥幕劄子

榦一介晚生至愚極陋賦分奇窮素安分守不敢萌仕進之念迨及晚歲偶得一官復以禍患十年不調家貧累重飢寒迫身勉竭疲駑竊食筦庫宣撫吳公憐其窮悴辟置幙府繼蒙差出極邊累月衝冒得疾伏枕逾月吳公親見其危殆之狀念其以孑然之身抱病數千里之外遂

許以隨司解罷還家就醫求一嶽祠差遣為相門養痾之地忽聞明公復欲辟以舊職拔之庸凡之中置之帷幄之末深切感激名在仕版東西南北惟命之從豈敢有辭實以一病之後氣血衰頹心志凋耗若又驅而使就故地其勢必至狼狽且幹以二百餘指之素無一畝之田甘心為祠祿之請飢寒窮困皆不暇恤則其情可見此意此請已在明公未欲辟置之前非是今日方為此以避事也目今邊事未寧幙府之士非精力過人難任此責四方英俊如林如幹等輩何足比數兼幹向在吳公幙府既以疾辭之而歸病未及瘳復以辟命扶曳而去吳公必以為有所不足於己幹亦何面目復見吳公竊以大君子愛人以德必不使後輩去就違義故敢僭布申懇儻蒙台炤特賜改辟不勝萬幸

乞嶽廟第三劄

幹近嘗僭具禀劄以幹盡瘁邊陲偶嬰惡疾乞賜陶鑄嶽廟差遣一次繼蒙新京西湖北宣撫使宇文閣學辟差幹監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准備差遣緣幹實是大病之餘氣血羸乏難以復備使令今來已蒙宇文閣學改辟某乞衝替伏念幹家貧累重難需遠次欲望鈞慈得賜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庶得少霑微祿以活殘軀

第四劄

幹昨自江陵罷官來歸自度衰賤無能僭以嶽祠為請繼承宇文宣撫再辟充江陵舊闕幹大病之餘不任奔走已行改辟幹以留滯中都資用已竭復闤闠中米價騰踊鄉落擾擾遂再上祠請退居田廬俯伏俟命及得邸報乃蒙　朝廷復降與幹官差遣指揮仰見其官收拾人物不間踈賤螻蟻小官亦蒙記恤不欲終棄於無用之地私切感激何以稱塞伏念幹奇蹇之蹤不自植立先人為紹興御史家無置錐之地兩兄從官相依以生僅改京秩相繼而歿幹託迹妻父偶得一官心志摧沮舉家數百指無以自活宣撫吳公辟置幙府軍旅方殷不敢憚勞遂蒙委赴宣司商議信陽關隘地係極邊人憚其行薛公陳公移書江陵委提點光黃信陽八關自去歲七月奔走窮山絕徼往反數百里孱弱

之軀因此得歸以孑然之身抱病數千里之外
當是之時不以兵死亦以病死今幸以身歸老
牖下豈敢復有榮進之望而其官乃念之如此
所謂施恩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惟是
累重家貧日圖升斗不足自給蓋天下之窮民
而無告者遠望 闕庭如在數千萬里之外雖
寸步不能以自致儻蒙鈞慈特賜憐念仍舊陶
鑄嶽廟差遣使餘即得就升斗之禄皆大造之
賜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公劄

臨川代郡守申綱運利病

某庸繆不才蒙恩試郡入境之初首問民俗之利病皆以爲綱運一事大爲一郡吏民之害本州地居上流溪港易涸十日不雨河流斷絕舟行既艱坐縻益甚又以水脚等錢措券價低比之頃年已折其半買造船隻雇募綱稍支遣之外所餘無幾經過場務雖無稅物必收力勝留滯誅求動輒旬日及其交卸糜費尤多若非盜糶官米費用安出故比年以來綱運欠折動數千石部綱之官不惟褫爵未免緊縲隨綱之吏不惟抄估未免斷配篙工火兒繫囚囹獄未免瘐死沿河居民例遭攤賴未免逃移所謂大爲一郡官民之害者此也不特官民之受害而已朝廷出捐金錢遣使和糴百姓傾囷倒廩惟命之從而欠折若此待哺之飢民仰給之戍卒未免闕 朝廷之慮究其弊端未易遽革然采之衆論亦有一策可以少寬舟人之力者莫若盡弛沿河場務之費不惟稅錢可省而舟行亦不

至滯留坐蠹之害既除則溢糶之弊亦可以少
減況本州今歲和糴綱運全不曾造辦船隻五
月半間方蒙給降糜費等錢雇舟猶未辦而江
溪已斷絕矣官吏見行如遣謫戍　朝廷經從
急如星火則其可慮又甚常時區區 餘闕

代人稟宰執論歲幣

其竊謂當今所講究者莫切於待夷狄之策聞
之道路皆謂進言之臣以爲虜人若索歲幣卽
當予之使得以賂達靼然後兩國寧靜思實不
曉所謂也平居暇日不爲備邊之謀專務迎合

北八卷 十二

之計及至迫急則倡爲卑屈之策以啓侵侮之
漸忠於謀國者固若是乎若虜人果南走達靼
果侵陵不已區區歲幣果能遏其鋒乎靖康之
事吾國未嘗不行賂也卒不能遏女眞之禍今
女眞又豈能以歲幣而止達靼之師乎數月以
來皆言虜人已還汴京以愚料之其實不然使
達靼已據河北虜人必不能越河北而都汴京
達靼未據河北虜人必不肯棄河北而都汴京
此不過遣一二親信移其骨肉以爲三窟之計
耳其設爲侵淮之言者亦不過動搖我邊陲以

爲索歲幣之計耳吾從其所索而遂與之使虜
主眞都汴京當彼危亡之餘而吾國尙行全盛
之禮已是爲中國之辱若虜主實未嘗遷而吾
爲所欺則彼益得以輕我矣尙何以爲國乎愚
以爲莫若先斷妄議之臣明下哀痛之詔拔擢
忠鯁之士延納深遠之策厲兵秣馬增兩淮之
戍卒鳩兩淮之民兵按師勿動以伺其變彼以
要索歲幣爲詞吾以未知遷都虛實爲對數遣
信使往來辯難加以遜詞折以大誼欵彼之謀
固吾之備彼知吾國有人未敢與吾爲敵又因

北八卷 十三

於達靼之侵陵亦不暇與吾爲敵女眞達靼兩
國交爭吾因其弊而後乘之此卞莊子刺虎之
術也千慮一得惟廟堂其圖之

申撫州辨危教授許熊祥

缺竊見使府委巡尉追逮熊祥急於星火以其
不合教使陳九之子告危教授之子毆殺其父
事屬使府有非縣道所宜與者然守令之職均
於字民臨川之民有受害者不容自默自古爲
政詢之芻蕘況其僚屬豈敢自外 缺 竊謂聽訟
之道固當執法亦當原情熊祥教人告危教授

之子殺人實緣危教授使人誣告熊祥停藏而起危教授使人誣告熊祥停藏實緣危教授欲吞併熊祥地産而起夫身爲士夫不守三尺欲白奪鄉民之産業奪之不得而欲以停藏之罪加之使之枉被追擾人非木石豈能無不平之心乎故於陳九之死也雖非危教授之子所殺而實因危教授之子所歐故熊祥得以泄其不平之氣而諭其子以興訟其於法不爲無罪皆因危教授而起是豈可不原其情而深察之乎今聞其身奔竄其親屬繫累其家業破蕩豈可

不深憫耶蓋向者危教授之誣告熊祥以停藏也藉尉司諸巡之力以鍛鍊無辜之百姓而文致其罪本縣見其無理遂將尉司之人斷治今使府又遣此曹以追逮熊祥彼亦何所不至耶危教授雖士大夫熊祥雖百姓實皆王民也危教授白奪人之地誣告以停藏官司不敢加以毫毛之罪熊祥一語之失遂至破蕩其家危教授之誣告熊祥既不免追擾熊祥之告危教授熊祥亦不免破蕩如此則爲士大夫者無所往而不勝爲百姓者無所往而不得罪　國家張

官置吏豈專以庇無狀之士大夫而不復爲百姓地耶況以法論之亦有可察者陳九之子告其父之死不過以危四官人所歐亦不曾言有致命痕傷陳九之被危四官人所歐則本縣嘗行根究曉然甚明以一衰老朝不謀夕之百姓監繫累月復加箠楚之毒十指兩踝皆有痕損夫安得不死雖無致命痕傷其由危四官人而死則無疑者以此而聞於官亦豈得謂之誣告耶陳九之子發於至痛熊祥之心發於不平又豈可與尋常誣告者例論之乎危教授以高科

自負以高材自居居於村落人畏如虎當啜菽飲水之時爲健訟珥筆之事今又一聽其說而百姓受困如此則繼此以往凡臨川之東無非危教授之服屬奪人之田據人之屋不復敢伸冤於父母之前矣危教授以堂堂之容行之氣灑灑之辨祥祭之後曳裾脩門必將移其所以治熊祥者而治臨川縣以二百指之累而仰五斗之祿亦豈不知顧惜以爲受天子之命而牧養此民則痒痾疾痛無非在我又豈敢顧一己之利害而置百姓於度外哉雖得罪而去是

有命焉不足畏也前日誣告停藏之訟本縣已爲之辨明今日所告毆打之訟使府乃不爲之深察是使譽歸縣道而怨歸州府此則小吏之所不能安者也欲乞台慈將闕此劄發下僉廳具申監司特與蠲免熊祥之罪使强梁者不敢逞寃抑者有所伸則千里之内無不感生成之賜矣

申安撫司辨危教授訴熊祥事

闕竦繆不才望輕資淺嘗時試邑曰懼曠瘝竊謂爲政之道抑强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貧要當兩盡至於形勢侵漁鄉民毒害很鷙如虎狼蝮蝎蕩人家產以覇鄉閭則字民之官亦不忍安坐而不卹竊見本縣有教授危[redacted]者寄居鄉落去城四五十里所居之旁有山林陂塘乃鄉民熊祥家之產其始多方迫脅必欲得之熊祥亦已少從其欲而蠶食不已不滿其意危教授之家偶被鼠竊所盜不過米鹽瑣屑之物闕因捕蝗偶過其家危教授以爲熊祥之家實爲窩藏闕以寄居之故行下尉司差人根緝已而解至三人皆歷歷供吐以爲熊祥之家實嘗停盜

及追熊祥與之供對則三人者盡變其說兩人以爲危教授者賂之使言一人以爲實被危教授之子箠楚誣服即而聽之則一人者拾指皆被夾拍兩踝皆被椎損又熟問之則危教授者實與尉司數人肆其慘毒如此本縣見其既無實跡而熊氏之家已不勝其擾被箠之人亦已傷重遂從而釋之未數日而被箠之人卒以傷重而死死者之子以聞于官訴其父之死乃爲危教授之子所毆州委官驗之委有毆傷痕損但非致命致害耳危教授者復訴于州以爲熊祥實教死者之子使之妄訴必欲追治熊祥州郡官吏畏其形勢牒巡尉兩司圍熊氏之屋如捕大盜一族數家盡室逃竄室廬器用雞羊狗彘百十年家業掃蕩無餘遂執其異居之弟姪繫累箠撻不勝其毒卒致死者之子於囹圄年方十六七鞭笞鍛鍊何所不可必欲以流罪加之熊祥方是時闕適以職事趨大府稟議及歸而獄已成矣遂亟以公劄力稟太守方得少寬而無辜之弟姪拘繫巡檢司猶未得釋也因其陳詞復爲備申本州方得脫免繼而郊祀之赦

既下廵尉兩司尚後追捕熊祥不已因熊祥之
子陳詞又爲備申方得追回承捕之人而數家
之被禍已不啻如寇盜之至矣今危教授者又
復訴于使府必欲重困其家使之流離轉徙盡
據其產業而後已若此之人不復顧士大夫廉
恥之節而無復惻隱之心眞所謂虎狼蛇蝎者
也幹嘗斷斯獄以爲熊祥敎人之子告其父之
死虛實未可知假令有之亦因危教授誣告熊
祥而發也已死之人雖無致命痕傷亦因危教
授之子所毆而死則危教授父子之與熊祥亦
當均分其罪豈得倚恃官勢蔑視赦恩而健訟
不已乎竊見危教授專事脣吻日與城中破落
把持士人數輩控脅本州官吏今者鉤闇取索
文案吏輩未必不擬移改換以惑有司之聽故
因其子陳詞備錄本縣文案具狀申使司併具
短劄仰瀆台聽欲乞併送清強官看定使形勢
之家不得侵害閭里遠縣鄉民實荷生成之賜

申江西提刑司辭差兼節幹

幹今月初五日準提刑使司牒差幹兼權督捕
節制司幹辦公事自念庸愚重蒙委遇恩深責

重感極涕零況盜賊未弭憂顧方深隷職部封
安敢辭避已治辦行裝洎日就道而志念惶惑
百慮熏心寢食俱廢實緣幹生長孤寒自弱冠
以來貧賤奔走無一日寧歯髮早衰行年六十
朝夕有溝壑之慮今欲使之驅馳戎馬精力不
逮徒誤使令無補贊畫自膺民社之寄兩年于
茲寔與邑人情猶父子鋤治強梗撫安善良歲
事大侵民無飢色目今農事方興人方艱食一
旦舍之而去於心誠有不安足未出門而姦吏
頑民競起而害吾赤子矣顧瞻父老涕泗交頤
竊伏自念冒當重寄初無靖難之才遠離職守
決有殃民之慮濟時平難固使者之遠謀體國
愛民尤仁人之深念以是輒敢控瀝愚悃乞於本
路別差豪俊經濟之才以備使令庶幹得以苟
安賤職撫字細民以至早禾成熟閭里稍安甘
就斤逐以謝方命之罪實與邑人均被生成之
賜

幹伏自今月十六日拜領使帖繼承台翰之賜
以屬吏之末辱在門下士之列重以桑梓之敬
當王事多難之時選擇一路人物不以他屬而

下及庇賊雖帛懦不武敢不踴躍以備使令然既奠命而復輟非敢有他孰踈繆不才冒昧試邑它無技巧一意字民上下相親情意交孚夫歲旱蠲僅得半收承積年饑饉之餘無終歲儋稍之積富商巨室樂於興販利於高價多方禁遏入免艱食忽聞其將有遠行鄉落米價為之頓增不過月餘則飢餓流離剽掠之禍興矣臨川風俗素號健訟豪民猾吏動輒生事以害善良情僞萬端無所畏憚多方禁戢人免擾擾忽聞其將有遠行磨牙搖毒競肆吞噬不過月餘則并爭侵陵而善良不得安居矣蓋過之久者比涉以甚防之至者其毒必深此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其將行也老稚呼號若失其恃而此情亦有不能自捨者故不得已而冒威犯嚴有所控免也強寇為梗兩郡擾動事誠至重然一邑千萬家之赤子號呼慘戚亦豈得不為之動心乎況農事方興青黃未接三月四月之間最細民艱食之時尤有一日不可離者苟為不然則幕府之逆豈不勝作邑之勞幕府之尊豈不勝作邑之賤以其官體國忘家奉版輿陟險阻有所不憚幹以子然之一身亦復何所憚而為是推避乎顧其職在字民而又與之相處多年於此乃於艱食之時捨之而去故於心有所不滿故欲就其官乞此不肖之一身以活一邑十萬家之赤子更望台慈少霽威嚴由賜體察則不勝千萬之幸

新淦申轉運司乞依本軍例撥貼綱錢

幹去歷小吏伏準使衙行下契勘本縣財賦出入已具公狀及公劄申聞外竊惟台慈必有以存卹下邑者今有目前最緊切利害合行申稟看本縣歲額苗米管催六萬餘石而起綱亦計米六萬餘石却於苗米之外要白陪水脚錢二萬二千餘貫非來使司見得委是無窠名可出遂每歲特支三千緡貼本縣起綱而臨江軍亦有貼支之數但臨江軍起綱計米五萬石却得使司錢四千貫是一萬石得錢八百貫本縣起綱六萬餘石却只得使司錢三千貫是一萬石只得錢五百貫也軍縣雖均受使司之賜而實有不均自今正是起發綱運之時而水脚錢無所從出若得且依軍例支給則本縣又得一千

八百餘緡亦可少救倒懸之急欲乞台慈送僉廳契勘向來支給不均之由特與一例支給使窮陋之邑一旦遂獲一千八百餘緡於使司所損甚微於縣計所補甚大是非深知縣道窮乏惻然以扶持興起為念者縣道亦不敢言使司亦不肯行失今不言是無可言之時也

申臨江軍乞減醋息錢

榦不揆疎愚冒常褻瀆日夜思念本縣敗壞之原皆出於財賦入少而出多蓋嘗計會一縣所收之數以供其費出每歲常欠二萬緡故積之兩三年必是拖下本司起解錢物以致縣道狼狽不可支吾近者搜訪職田一事每年失陷三四千緡已具申使軍諸司外再以縣計考之有所謂供給錢者乃以醋錢支還每歲亦數千緡不知醋錢者果何等錢耶若是縣道賣醋則不過五六百緡此外如保正戶長入役與夫報牛驗買狀紙之屬皆動以納錢此豈為政者所宜取耶此等既不當取而支遣之數則不可闕此縣道之所以不可為也且如使軍供給一年計三千緡以州郡之供給縣道自當每月支解然不知其初作故數在本縣如此之多而又不知清江新喻亦有此數耶榦竊見知軍寺簿所以存恤縣道無不備至而榦又辱在門下士之列苟有可以寬一縣之計者又何苦緘默不言耶欲乞台慈詳榦所陳特賜軫念每月以其半就公使庫支送則本縣一歲得減千餘緡不惟一時官吏實拜莫大之惠而新淦一邑將千百年受惠無窮也

申轉運司為曾縣尉不法豪橫事

榦不避斧鉞之誅輒為本縣揚名斷金兩鄉諸都無辜之民泣哀請命於都運大著之前伏惟台慈少垂聽覽榦竊見當今仕宦作邑最難惴惴焉避害期會之間尚未免譴訶之域豈敢奮不顧身與豪民為敵榦衰晚有二百指之累而無擔石之儲一旦罷去則展轉溝壑豈不略知自愛竊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凌侮吞噬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為民父母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所學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請焉竊見權臣尊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

動擂兵華至其餘害延及州縣甚可痛也本縣某鄉某都有納粟得官新贛縣東尉曾千齡者本人家幹僕天姿傾險自開禧年間韓元卿爲本縣知縣千齡知其黷貨無厭貪其勢焰可灸遂以厚資與之結託以孤遺姪女與元卿之子結婚自此通家出入請求關節千齡武斷鄉曲本自可畏加以結親縣官誰敢正視兩鄉煞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泊厚之財貨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盜賊行劫必多牽引使陷其中然後控取財物爲之救解或出牓貼占或假立契書鄉民俯首聽命莫敢與爭文引追逮全類官府關鎖禁繫無異犴獄兼併孤遺田產吞併寺觀財物兩三年間增置稅錢一二百貫而流離轉徙者不知其幾家蓄養幹僕劉雲卿之徒爲之爪牙日夜漁獵人家物產千齡資幹僕之力幹僕憑千齡之勢而人家物產不歸之千齡則歸之幹僕矣謝廷玉以媢蘇師是而橫行於縣之內曾千齡以媢韓元卿而恣橫於縣之外豈有國家赤子乃得恣其戕賊而爲之縣令者獨俛首而不敢問乎是皆有所憑藉其威勢以至此

也　國家至仁護惜民命海涵春育不忍一物之失所挾刃以殺人持杖以行劫枉法而受贓重者處死次亦徒流如曾千齡者侵害貧民使之死亡離散與殺人何異強奪人家物業與劫盜何異誣人以罪而取其財物與枉法受贓何異而官府不問法令不加擁高貲據大第歌童舞女美衣鮮食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則豪橫之徒又何苦而不爲惡耶方今　朝廷清明賢使者當路似此等輩自不應使之漏網苟默而不言亦何面目以見一縣之百姓謹以人戶詞訴已結絕未結絕者具錄申聞欲望台慈備牒所陳申奏　朝廷追上曾千齡及幹僕劉雲卿李彥端毛舜祥等置獄根勘抄估家財編竄遠方自此豪強斂戢善良安業一邑生靈感恩戴德無有窮已

安豐申朝省辨郭知軍誣罔事仍丐祠

竊一介愚賤無足比數昨蒙　朝廷過聽特賜拔擢俾倅安豐到任以來但知體國愛民不敢欺君利己委是與本軍知軍意見不合今月初五日準省劄以安撫司申守倅不和遂有攺除

之命以幹孤寒不能量度事勢又不能同流合
汙邊庭之間乃有不和之名自應詳斥今乃復
得本職易地大府朝廷寬恩何以稱塞然帥司
所申乃在徐師點結集之後切恐本軍妄有陳
述變亂是非而帥司聽信未得其實則亦有不
敢不辨者今姑撫其實而言之有水軍張統制
以片紙報王統制王文中稱木子兄弟三人欲
結集人渡淮取壽州王文中以告太守太守遣
人相聞已而王文中亦來稱木子者李明李顯
者三兄弟也幹遂呼廳吏問以州郡作如何處
置答云州郡差范崗再遇皆不敢往幹與三李
兄弟相識李明尤熟州郡既無人可遣而事已
彰露閭郡城之中亦有預謀者幹遂遣廳吏告
太守請自往捕之太守又遣都吏回傳語幹遂
驅車出門衝冒風雨由大路西行先遣人往諭
李家兄弟以幹出巡鋪約來相見又遣本廳獄
子呂俊取小路沿淮行蓋恐其徒有自小路來
者行十五里相會於青岡城呂俊報云李顯李
大用張俊三人已取小路入軍城幹亟遣呂俊
持批與都吏令稟太守遣人同呂俊就城捕之

于即便行十五里至永壽館李明者亦來幹遂
與偕回軍城當得都吏申狀稱得所批後方捕
得李顯等三人當行勘問稱是士人徐師點專
知李琿百姓高德爲謀首遂併就城捕得徐師
點等幹既約李明入城亟遣人告太守併取以
送獄又次日方捕得閭青之徒數人又次日方
捕得高德蓋徐師點者爲軍學講書獄官嘗用
之作四六又與本軍守郡倅皆遂交薦於太守
太守愛其才爲其所愚日與之飲酒於宅堂或
至後圃情好之密同官莫及也遂委之修圖經
學中士人力言於太守以爲其人無行不可與
交太守不信也徐師點乃自稱太守館客因與
李琿謀紿李顯等曰太守欲使我爲此舉也淮
鄉愚民習戰鬪喜功名遂信之李顯以告其弟
李明李明告以不可輕信須是有本軍文字方
可去其徒疑之者遂以告水軍張統領李顯亦
疑之遂以是日入軍城審其事以致捉獲然則
因太守爲徐師點所愚而後有是事因李明之
却其兄而其事始露因幹之遣呂俊方捉得李
顯等三人因勘李顯方捉敗徐師點李琿其事

甚明也既敗獲之次日缺以爲州郡無城壁其
徒實繁恐有不測莫若將一行人解師司庶得
寧靜太守不聽又次日師司有帖來取李明蓋
太守申師司妄以李明爲首也次日往見太守
問以發遣李明太守答以不發缺退而訪之兩
獄則徐師點獨禁州獄而李顯之徒皆禁司理
院徐師點略不加箠楚而李顯之徒日夜栲打
蓋太守與獄官及吏輩皆許其與徐師點往來
欲以李顯爲謀首而出徐師點之罪故初申朝
廷及制司皆敢妄以李顯爲首名而置徐師點

於五六人之後其情狀可見矣缺以爲州郡小
事所不必問至於事干人命則亦不容坐視亟
以書僑師司乞取一行人赴師司根勘又兩日
師司遣強勇軍二十人來取徐師點等州郡又
不發乃日夜將李顯等煅煉缺呼兩獄官而責
之且諭以禍福仍令獄吏供所勘情節果皆倒
置首謀者反輕註誤者反重缺又往見太守太
守方云師座見某不發人甚怒答書云州郡尚
欲有權師司豈得無權若更不發來只得申朝
廷求去頃之即將一行人解師司李顯之徒被

楚毒者皆不能行而徐師點則怡然也其私意
橫生不遵■如此向使缺不力爭師司不取
上則李顯之徒必爲獄官所殺以滅其口而徐
師點反得清脫矣身爲貳郡似此等事若不力
爭豈不負朝廷使令之意缺小角以來承父師
之訓恪守誠實幸不得罪於鄉黨若不辨缺餉
■欲乞鈞慈特賜憐念先爲敷奏念缺衰病跂
畀祠祿退歸田里免爲所傾陷仍行下制師
憫司審實其事如缺所陳得實庶幾不至得罪
公議如有一字不實乞將缺勘停懸以爲欺

罔之戒亦不敢辭

申安撫司給武定將校俸

缺竊見丙寅丁卯間虜騎犯淮沿江諸軍悉已
渡江防城之兵僅足守城兩淮數千里不爲虜
所據則皆盜賊之區蕩然無一卒持兵而誰何
者　朝廷招收淮西雄淮軍使之捍禦然後虜
騎不敢衝突盜賊不敢縱橫其功不爲小矣講
和之後改剌武定　朝廷廩給又不足以餉之
既聚之後難以復散大帥龍圖郎中爲之經畫
區處行伍之卒各厚給楮券使之復業部轄之

人亦皆補奏官資使之入仕一旦帖然各安其
所此等皆平日豪俠之徒不徒官司既免饋餉
之費而此曹亦無怨望之憂至其感激　朝廷
大府恩德淪於骨髓使猝有緩急亦可以一呼
而復合誠以　朝廷雖嘗用我而未嘗有負於
我也然其部轄補官之人分隸諸郡每郡二人
每人請給多者百餘千少者數十千而止皆有
章降指揮州郡之間豈可不顧惜事體爲　朝
廷辦此小費哉奉葺首飾廚傳遊謁伎術之徒
動捐數百千有所不顧而於執干戈衛社稷者

乃靳惜若此何哉臣竊聞此來所歷州郡凡數
處其徒皆來相訪莫不涕泣歔恨以爲諸郡不
肯支給全俸每月量給二三十千吏輩管請之
人除尅之外所得無幾僦屋以居雇人以充僕
使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棄妻孥離墳
墓失田園之業所望者俸給耳而微薄如此淮
人質實於江南無復相識又不能經營關節哀
鳴官吏不過塊守旅舍有類拘囚衣服藍縷意
氣蕭索豈不重失淮人之心哉向來所募大率
皆安豐濠梁之人而安豐爲尤多其諳習邊事

忠勇可用大軍所不能及豈宜惜此小費而不
以慰兩淮忠義之徒哉欲乞使府詳酌利害申
聞　朝省行下諸郡立限一月並將拖下請給
盡數支還以後並須按月全給仍占空閑寺舍
與之居止量差人從與之使令如有違戾去處
致有詞訴重行按治庶幾淮民感激恩德可備
異日之用

申乞築安豐城壁事

臣一介庸愚加以衰病誤蒙　朝廷擢貳邊郡
以君命之嚴不敢控辭已冒昧供職天假之幸

郡守賢明軍民相安臣之不肖得以一切奉承
苟逃曠敗但到任以來竊聞本軍已曾申請乞
錢三十萬貫修浚城池近又聞　朝廷已從其
請以太守憂勞邊事如此之勤朝廷俯從外郡
所請如此之速臣適有己見若不控陳深慮有
負使令臣竊見安豐爲郡最爲要地前後北方
用師侵犯兩淮未有不先犯安豐者蓋兩淮形
勢西則有山嶺之阻東則有湖濼之險惟安豐
處地四平略無限隔若安豐可守則廬和舒蘄
皆可無虞故自古城池最爲堅峻以周世宗之

英武將兵數十萬親至城下累年而不拔亦足以見古人恃此以爲兩淮要地蓋兩淮者江南之藩蔽而安豐又爲淮西之藩蔽也是豈可不深加之意乎今城壁摧毀高不及二丈薄或四五尺若但以三十萬緡裝砌乳頭恐不足以爲險固而適所以虛耗錢物貽禍生靈也古人以城郭爲金城蓋以堅實不可攻也今但裝乳頭以爲外觀而城不包砌是豈足以爲固耶鵝車洞子一達其下則百碎而不可支持矣況欲裝砌乳頭則亦勢必塡築舊城令其方正旋挑新

土以益舊土而無磚以爲之限春雨淋漓東摧西仆亦不待攻而先毀矣則三十萬緡皆爲虛費不但虛費三十萬緡而已每歲摧壞則每歲整葺爲州郡之害無有窮已若但費錢猶可言也民愚無知以爲安豐有城勢必復業旣不可守豈不有誤百姓朝廷憂念邊事亦欲恃以爲固旣不可恃一旦有急豈不重勞顧憂此某所以彷徨歎息不得已而有言也安豐之形勢在於兩淮與襄陽等襄陽之城如此牢壯而安豐之城如此滅裂殆所未曉也區區之愚欲望鈞

慈因太守之賢明更與行下制司帥司再與相度不惜重費盡行築砌以壯形勢以惠邊民實宗社無窮之計某身爲貳郡越職而言誠爲有罪若隱忍不言異日誤事爲罪尤大故敢僭越言之

公劄

漢陽申朝省築城事

某一介庸愚無足比數誤蒙拔擢畀郡符朝夕思念無以報塞漢陽爲郡民淳事簡一意撫摩或可逃責然旣叨專城之任則當思固圉之謀訪之故老察之形勢則最關利害而不可不預圖者無城壁之可恃也考之圖志漢陽舊有偃月城今其蹤跡皆無存者則昔固嘗有城矣國家講好息民胡運日衰邊郵寧靜固無他虞然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墻壁家無墻壁雖無盜賊何以爲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爲有事之備本軍地雖近江旁亦多水然鄂及江陵皆近江皆有城武昌池陽皆在江南亦有城何獨漢陽而無城其旁故多水澤然名川大岡亦不足恃況其爲地雖非極邊而實出武昌之背當蜀咽喉南人得之則恃爲捍蔽孫氏都武昌使魯肅守漢陽是也北人得之則武昌不能自立漢陽守臣孝恕屢以舟師敗鄂人是也蓋大江東下雖若可恃然東有陽羅洑西有劉郎洑洲最爲淺狹頃刻可渡乃敵人必窺之地古之爲國守在四鄰賊入吾腹則無及矣故築漢陽之城不惟可以守漢陽而亦所以蔽武昌也開禧丙寅虜騎圍安陸破竟陵漢陽之民逃奔江南者太半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爲安不向非漢川之民結集義士固守南河與虜血戰則事未可知使漢陽有城虎視江濆孰敢越吾境而爲寇耶京口之有瓜洲所以通淮浙往來之道武昌之視漢陽猶京口之視瓜洲也瓜洲有城則師之出入皆有所恃武昌之師自漢陽而濟者絕江之後便無駐足之地北其反也前有長江之阻後有敵人之虞武昌之師不敢久駐江北者無城故也使漢陽有城平有緩急移武昌之屯數千人以守之或出或入從容整暇察敵伺便乘機應變非制襄之聲勢爲諸郡之應援計未有急於此者矣瓜洲非郡尚不可無城而況漢陽古之沔州衝要之地乎此則城壁之不可以不築也觀其地勢他郡城壁有難修築者有雖修築而不足爲險者惟漢陽地勢其北依山其南瞰江東西

有湖皆自然之天塹無湖無江之處十之二三
耳向使經 方雖郢之石城亦無以加郡城
之南皆沿江堤岸每歲修築率費二三千緡而
城居之民常凜然有爲魚之患築城之後則每
年可免修堤之費而向憂墊溺者可以安枕而
無虞矣是又一舉而兩利也又皆令壕寨官計
其丈尺工料則爲城不過六七里爲費亦數十
萬緡諸郡築城例役大軍大軍一出跋涉稍久
不無勞費漢陽武昌兩郡相望以武昌所屯之
兵築漢陽之城士卒無久出之勞州郡減增券

宋十九本 三

之費與築他郡之城其難易大不侔矣 朝廷
近年以來留意守禦所在州郡修築城壁無非
爲堅固不可拔之謀今築漢陽之城其關於利
害甚切其爲勢甚固其爲費甚省亦何憚而久
不爲此 臣庸繆書生不足以知當世之務然參
之衆論不敢自默欲乞行下制司總所轉運司
公共相度庶幾究見事實以爲永久之計然 臣
生平艱苦爲貧而仕齒髮衰頽禍患銷沮量才
揣分自合投 閒散非敢生事喜功有所僥覬
特以郡之長官謂之守土城壁不築則非所以

守土而曠其職矣故敢冒昧控陳以俟採擇謹
以本郡地勢繪成圖本併以繳納

小貼子

臣照得今所築城并包砌據壕寨官計料爲費
九十萬貫湖廣會子准行在會子五十餘萬貫
本軍椿積交割錢約有四萬餘貫向來 朝廷
許本軍每歲就錢監附鑄二萬貫其後減爲一
萬貫今若許以元額附鑄十年之數可得二十
餘萬貫此亦是本軍合得隨用之錢使可一面
收買磚石擇堅要處修築更乞鈞慈詳酌施行

宋十九本 四

申兩司言築城事

臣一介庸愚 兩出務所皆改以本軍築城事
申朝廷蒙 台慈特賜矜念差壕寨官前來相度
乃與本軍所欲修築規模不同本軍但欲依郡
治小山圍築城保衛市井壕寨官又嘗相度
却欲只築西北一面及大別山一帶二說不同
本軍遂具利害辯析亦欲往復詰難以求至當
今蒙使所發下 臣條具及都統司壕寨官條畫
事宜以爲築周圍之城不如築一面之城以爲
本軍所立規模有未便者其一曰大別山俯瞰

城中以高臨下遍受矢石大別山去城中甚遠
本軍城之北又自有小山足爲捍蔽城中人家
盡在小山之下大別之山豈能俯瞰城中登大
別之山望漢陽之城相去數百步豈有矢石可
以相及試以強弩登山而射果能射及城中則
其說爲驗不然則恐是思之不審其二曰本軍
倉敖皆在城外設遇緩急反資敵寇本軍倉庫
皆在軍衙之側自去年來前任王知軍方起一
小倉在大別寺之側舉而移之一反手豈得便
以爲本軍倉敖皆在城外此亦恐是思之未審

其三曰形勢偏隘薪汲不便軍城之中有南湖
有道觀湖南有乾家湖蓄水甚多可以供汲至
於取薪則何患燒拔不過多積可以足用若築
大別亦是草山何薪之可採此恐是思之未審
其四曰姚家湖永濟港皆是泥淖不可築城沿
從江水衝激不可築城湖港只是淺小藕池四
五十步之闊耳目今乾旱土堅如石何泥淖之
可慮沿江堤岸因堤爲城去江尚一二丈何衝
激之足憂蘇秀之城皆在水中不憂泥淖錢塘
之堤可捍海濤不慮衝激此亦恐是思之未審

又以爲本軍築城比之築大別之城又省所費
三分之二今以所開具細筭又只減得一半即
不曾省得三分之二本軍周圍築城較之築一
面之城自是多費一倍但築周圍之城費雖倍
而卻爲有用築一面之城費雖省而不足爲固
況又於鑰匙頭旋置硬角又於沿江旋栽榆柳
旋防姦細比而依山既汙漫而難守南而臨江
復曠蕩而可憂猥曰費省不恤害深此亦恐是
思之未審至於都統大尉台判以爲新城規摸
乃受敵於堂隍之間大別山所築實拒盜於門

墻之外似此數句語意峻潔而精到有非常人
所能及竊以爲堂隍周密則敵不可窺門墻鋒
隙則盜不可拒此又不可不深思者也以榦愚
見漢陽之城不可不築政不須彼此迭爲異論
先築內城以固根本次包外險以爲捍衛如此
則善之善者也不築大別而專築內城者次之
若不築內城而徒欲以大別山爲固則緩急不
足守適以誤　國誤民而已事關利害非敢好
辯伏冀台慈更賜詳察

與京湖制使請興築漢陽城壁

於領郡之初嘗具疏賤姓名通記府正權備帥以速譴訶乃蒙謙尊寵賜台翰至於別紙具染慰藉隆渥自顧疎微何以辱此再圖布下悃致謝誠以大之郡仰稍威重適未有一事可假而陳者徒有銘鏤珍襲無日忘之仰惟制使以剛明之資充之以正大之學物欲不足以累其中是非不足以易其守故其施設措畫雷動風行蓋夷夏之所倚賴乃復護惜善類不間微賤海內之士孰不欣欣然願執鞭以備使令人心既歸大功可就矣某闒茸書生自少迂僻量已甚明世念甚薄中年累衆役從爲活偶得一官卧無蝸屋之能又非閥閱之舊遂甘心壓埃中計備以終其耳豈敢並英俊量長較短以爭聲名而取兵戎州縣之間稍不敢曠廢職業諸賢過聽誤相推挽脫選之後甫及四年遂剖郡符自顧么麽何以得此皆由指蹤以報殊遇而又適以一麾仰隸按臨之下遂得朝夕奉教條竊覘大賢設施之萬一其何幸如之惟是性資疎拙於世俗應酬漫不通曉行年六十有四意緒衰懶深懼不足以當千里之寄尚冀台慈有以芘護覆諭之不勝至望某自到郡以來深念本軍全無城壁亦欲建白而自顧人微不敢有請近漕使吳寺丞又留郡中乃以其說爲然力贊其法謹具公劄圖本申呈伏祈采瞩事役重大列郡所不敢專欲乞下之幕府詳議可否千萬幸甚

復湖廣總領請創築漢陽城壁

某伏準使帖備示本軍創築城壁事不惟愚陋之見過蒙採擇而又爲推說其不能自述之請不惟貰其疎愚而又過蒙從獎助其工役之費此其精忠體 國至公無我孰肯若此感激之私蓋與兩郡士民同此心也衰晚不才誤蒙
朝廷踰分郡寄到任以來惟思勉竭庸愚以圖稱塞倍增諸卒之廩新創諸砦之營廣積糧儲精加教閱無所不用其力然爲州郡而無城壁則所謂練兵儲糧皆無用之具蓋既有城壁則凡事可以次第而舉兵以守城蓄糧以贍兵凡所施爲皆有足恃況漢陽之城又爲要害之地蔽遮長淮爲武昌之藩屏乎但事貴乘機謀貴及時目今日晷正長可以興役若至天寒則

無所措手本軍所申朝省已及月餘未蒙行下
更乞備申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復湖北運使請興築漢陽城壁

幹伏準使帖備所申請本軍築城事 幹衰晚庸
愚不足以深知當世之務雖嘗採之輿論亦以
人微言輕不敢有所建明至於築城一事蓋自
少而知學則已知設險所以守國長而從仕則
又見有城之可以久存然藏之於心不敢有請
比因都運判府寺丞駐節江干不以登陟為勞
覽觀形勢首言本軍之城不可不築遂委意條
具申之 朝省聞之諸司茲者乃蒙開陳古今
得失之跡詳酌東西緩急之勢移武昌之材料
助漢陽之工役奉使總領郎中亦捐金十萬以
相之列郡建議而監司贊其謀西州築城而東
州助其役蓋精忠體 國至公無我古人之所
難能而後世之所創見也使邊郡之臣皆存此
心則亦何患國家之不固而外侮之足患哉顧
區區之愚亦有不敢不申稟者本軍昨申朝廷
至今兩月矣尚未蒙行下自今日晷正長可以
興工若至冬深則難為力今兩司既已具申朝
廷當無不從欲乞兩司商議生[illegible]官屬中各差
一人同壕寨官術臨敝郡前期計度丈尺及合
用工料計度既定則合用磚石竹木之屬先行
收買及至命下則移武昌所屯之兵便可下工
興築庶幾事役早辦不勝兩郡百姓之望

與漕使趙監丞論錢監利害

幹忽奉使帖令條具錢監買鐵利害 幹至愚無
知不足以知當世之務然既蒙其官謙抑下問
幹亦豈敢自默 幹到郡已三閱月於監中利病
亦粗聞其一二徒有私切驚愕而已如所謂減
買鐵之額增買鐵之價此僅足以救其弊之末
流也其弊之源不在此也官府賦財之出入關
節甚多防閑甚密貪官猾吏尚盜用而不顧今
聽之自鑄自支而自用之安能責其無弊乎 幹
於監中官吏無所統屬無以究其曲折之詳然
嘗問及 朝廷每歲所得之錢則曰四年之內
所積九萬緡耳則是一年之內朝廷所得者不
及三萬緡問其每歲所鑄之多寡則曰非二三
十萬緡不足以了監中之支遣如此則朝廷所
得僅十分之一所謂九分者置之何地耶則曰

買鐵買炭例是㕘支朝廷切破本錢四分其後增為六分今監中又欲破七分之本以買炭支給工匠亦不過歲鑄十萬緡則朝廷可得三萬緡之息而監中亦有七萬緡之本矣今乃鑄二三十萬緡則十萬之外買之何地耶又抑其所謂七分之本者其他固難盡知若曰炭每斤二十文漢陽炭價冬月二十文夏月減其半又豈可專一價貴之月而為例乎又曰官吏請給每鑄一千緡支錢百緡若鑄二三十萬緡則為官吏者能幾人而可以費二三萬緡之請給耶所

謂工匠之費則又不在此數也以此二者觀之則幹所謂受弊之源者可得而知也惟其自鑄自支而自用之也故不復問朝廷所得之多寡惟恐所鑄之不多所得之不廣惟欲所鑄之多則惟恐買鐵之不及額惟欲所得之廣則豈復顧鐵價之低此使司所以有減額增價之議蓋處利害之外斯能知民情之休戚監中之官吏溺於利害之中雖使盡追鐵山之爐戶大者討而小者戮亦未足以厭其欲也今乃欲使之減額而增價是塞其侵蠹之穴彼又豈肯俛首而

聽命哉為今之計莫若先計朝廷所得之數立為每歲本息合鑄之額如但得三萬緡之息則只可鑄十萬緡而本息皆在其中所謂本錢之內除支工匠官吏之費所謂買鐵買炭者又留樁積以為嗣歲之用又不必鑄十萬緡而可得三萬緡之息矣向也費本四分今增為七分則自可以償鐵炭之直此法既立則額不期減而自減價不期增而自增矣立額之外不得輒有增鑄勸爐之日委官監視而拘其出入則弊可革矣今乃慢無統紀聽其自鑄自支而自用之

上以瀆天地山川之藏次以竊人主富貴之柄下以重爐戶追擾之困是豈可不早正而力救之乎然猶有一說兩淮荊襄人煙蕭索而鐵錢太多故其用也輕數年之前鐵錢二當銅錢一今則以三當一矣如爐戶得鐵錢五十向也可易銅錢二十五今近可易十七則已折三分之一矣此鐵價之所以愈貴若監中所鑄無度則銅錢愈重鐵錢愈輕今若立為限制而朝廷又能出數十萬官券易鐵錢而藏之則鐵錢稍重矣此非某官莫能開陳而力行之也幹衰老亡

庸獨其憂國之念隨寓而發勃勃而不自覺惟恕其狂直而察其情則千萬幸甚

與漕司論放魚利事

竊伏準使司行下欲以湖北路諸州所管魚湖所收課利盡行蠲免應湖北所産魚蚌之屬聽貧民從便採取主家不得執占仍許諸州以交割錢理折每歲所收魚利既不失諸州支遣財賦又使貧民得採魚鰕爲食以度飢荒似爲良便然其間乃有大不便者恐亦思慮有所未至耳湖北諸州湖池有係民户祖業者有係官地民

户請佃多年者有産業之家或自爲主或立年限租撲與人而租撲之人爲主者每歲冬月採魚湖主不能自採皆是荆襄淮西江東湖南諸處客人駕船載網前來湖主家結立文約採取魚利而與湖主均分之採魚之人多是亡命不逞之徒每遇採魚或其徒中自相攘奪或主客之間互相爭競大則賊殺小則鬭傷今乃欲聽從民户採取則諸州取魚客人皆不肯復與湖主均分湖旁強横之民又必羣起而爭之湖主亦不得而問也湖主歲收湖魚之利多或數千緡少

亦數百緡又豈肯坐視而不問乎其勢必至於爭鬭諸州之客並湖之民既與湖主爲鬭客之與民徒黨之中又自相爲鬭則賊殺鬭傷紛然而起矣設或結爲徒黨更相抗拒意外之變豈能無之今以十金投之地而聽人之爭取猶有不平而爭鬭者況湖魚之利動數千緡又豈可不辨主客而聽人之攘奪乎且湖北一路有田租有荻地有魚湖皆隨其所産官司所收十不及一其餘皆地主之物也湖魚可聽人户之自採則荻柴由禾亦可聽人之自取乎州縣百姓

有耕田者有種地者或爲工或爲商或爲士今歲大旱無民不飢若是者皆非能取魚者也通州縣而計之旁湖而能取魚者十之一二耳雖捐魚利而聽其自取士農工賈豈能華被其實惠乎至於富厚有力之家有強梁地客百十爲羣亦並緣官司指揮網取他人之魚利則又將何以禁之乎貧民不得受實惠豪強得以恣其惡州縣之間詞訴紛起況於意外之可慮尤可寒心以愚之計莫若且令仍舊行下州縣紐計每歲所收魚利先將交割錢總計人户多寡眞

貧乏者散錢以與之彼既得錢可以糴米又以買魚爭鬭之患不作而民受實惠矣計無便於此者更乞將㨗所陳送官聽詳議施行伏乞台察

申制置司乞撥鄂州例給米

㨗竊聞之當天下之大任與立天下之大業者要當有公平廣大之心今天下之人物所謂當大任立大業以公平廣大爲心未有如制置大卿也㨗也庸繆衰晚之一夫 朝廷過聽畀以專城之寄歲適大旱穜不入土野無青草湖北一路未有漢陽之甚者也復州德安皆產米之地鄂州諸邑亦有山源之田間得半熟漢陽爲郡皆平原曠野民無蓋藏一經旱暵四野如焚老稚羸瘠去死如髮稍涉冬寒枕藉溝壑誠可傷也本軍交割鐵錢七八萬貫收糴米穀僅可及城之內外千餘家耳四郊之外實無力以及之徒有咨歎而已近聞江東一路請於 朝廷得米三十萬碩又有常平米三十萬碩又和糴到十萬碩朝廷又以三監司各分州俾任賑濟之責獨湖北一路荒旱如此未有監司過而問

之者亦未有捐一粒以救州郡之匱乏者豈湖北百姓非朝廷之赤子乎方切驚愕以爲本路無賢監司則若是也固宜今皆朝廷遴選以爲大賢也則奚爲若是數日以來忽有相傳以制使司捐米四萬碩以濟鄂州總所之乏市井鄉村飢羸小民莫不扶杖而起以爲吾亦將有更生之賜也或者乃曰總領運使皆大官故制置使司特以濟之汝蕞爾小郡誰復汝憐哉是不然制置大使之發粟爲百姓也豈爲總領運使哉東西兩州相望使東人飽西人瘠東人喜西人怒豈制置大使之心哉或者又曰鄂州地大人夥故捐粟以救之非漢陽比也鄂州人固衆矣漢陽亦當十分之一鄂州可給二萬則漢陽亦當給以二千碩制置大使不當賑其大而遺其細也今一路監司既皆不問而制置大使亦不問則此郡之生靈枕藉而死亦命也哉百姓既不當言而郡守又不爲之言則是坐視其死也夫子嘗以周而不比爲君子在易之比亦以顯比爲吉同人于野爲亨同人于宗則吝制置大使以公平廣大爲心何愛米二千碩而不以

尉漢陽百姓之心哉故敢冒昧控陳尚冀台慈
少垂憐念不勝一郡百姓之幸

安慶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

幹一介寒微無足比數誤蒙鈞慈曲賜收録起
從香火畀以潛藩拔之於世所共棄之中寘之
於望所不及之地固知筋力既衰邊陲多事難
以稱塞然以恩德隆厚不敢固辭扶曳就道勉
竭駑疲以圖報效幹伏自開禧丙寅往來兩淮間
親見北虜入寇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
又破復州無城則又破信陽荊門無城則又皆

破郢州號爲石城虜人圍之三日而去襄陽德
安城最堅攻累月而不破以是知古人築城鑿
池以爲捍禦此不可易之長策也自更化以來
力排羣議一意修築邊城兩淮江南可以安枕
而卧此不世之大功也幹昨守漢陽嘗以城壁
爲請 朝廷以爲内郡遂寢其議今到安慶亦
覺此役不可不興詢之郡人謀之同官皆以爲
然遂敢條具申聞欲望鈞慈斷在必行則龍舒
之民感戴恩德當與潛皖相爲無窮也至望至
望幹近亦有書稟李制帥以爲保伍不可不結

屯田不可不講此二事若具可强國可富若其
說可行則守禦無遺策矣幹視事之五日即聞
浮光有警又五日聞安豐亦被擾殘虜猖悖此
天速其亡也十數日來天雨不止頓兵堅城之
下以此之逸待彼之勞亦何足慮但彼亦獸窮
則搏自此亦恐未有安靜之日更望鈞慈超然
遠覽毋爲宴安之謀勿聽苟且之論使在我有
金湯之固彼自望風不敢正視則永永無虞矣

與淮西喬運判辨起夫運糧事

幹天子之幸兩獲預屬吏趨走之末熟聞其官

體國愛民之意至深至厚凡在列郡敢不奉承
幹衰晚多病分甘投棄誤蒙 朝廷俾畀郡符
冒昧此來意亦以淮郡久被賢使者存撫之恩
可以藏拙今乃大有不然者今日爲守令者最
當固結民心而淮民之困苦憔悴最可憐憫旱
蝗疾疫天既困之於上敷抑驅擾人又困之於
下又何以使之效死而勿去耶巢縣之寨大合
肥之馬草一則曰起夫二則曰起夫小民既以
飢餓流離不能自存矣稍謂之税户者亦皆破
蕩産業無復生意每念及兹不覺涕泣之横流

也近承使帖起懷寧桐城兩縣人夫運廬州一
萬石米已具迫切之情冒瀆台嚴矣想軫念淮
民必蒙開允今又承使帖再差宿松望江太湖
三縣人夫運廬州米蓋前所申者尚未呈徹耳
欲乞台慈照前所申併與蠲免不勝千里生靈
之幸某到郡之初竊以為此郡古稱名郡而蕩
無城壁之可恃意欲創築城壁今也邊事方殷
難以乞差大軍只得募五縣百姓相與助役則
其間豈無勞擾輒具公狀申聞欲乞台慈以本
郡見役大衆一切差夫特與免放則千里幸甚

安慶為郡別無財賦所入甚微前兩政輒以羨
餘為獻其間極有難言者雖得善為郡之名而
壞此郡者斯人為之以孱弱衰病之軀當此繁
難困弊之地若非賢明使者力賜扶持則獲罪
必矣今之為政者不務恤民但求利己視其外
則若汲汲於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
髓誠不忍為也後唐以茶鹽斂百姓俾助米麥
謂之博征周師入境皆簞食壺漿以迎之彼猶
以一物博一物今之郡縣皆扼民之吭而奪之
食者也可勝歎哉仰恃賢明知眷之深吐露情

素冒瀆威嚴罪當萬死

又

某昨者妄以乞免起夫事瀆台聽意謂必蒙開
允今准使帖從僉廳所擬再行下照差環顧百
姓不勝驚擾某往年倅安豐每見鄉民困於官
司之擾已為之驚懼及今此來尤覺百姓驚悸
被擾百端殆若非人世者城市之中民之窮困
或自經自刎以為不如無生此何等景象哉起
夫一事官司數之稅戶稅戶抑勒佃戶稅戶每
三四十千起一夫未免有鬻產之患佃戶以為

投之死地父子夫妻相顧號泣而後行此誠為
政者所不忍聞也自今春農方興麥未刈秧未
插蠶未繳豈忍使之失一歲之計耶況復道里
迂回官司皆有重費傷財害民莫甚於此搭米
火頭之屬五縣共管四萬夫以荷人一小隊犯
浮光而為擾如此萬一又有甚於此者則百姓
何以自存正恐兩淮之禍不在戎虜而在蕭墻
之內也本府素無城郭居民日夜望望前數政
略不留意某到任之初自度無以為守禦之計
欽意興築幸而同官協謀邦人翕然從之見鑒

石焼磚五月初即興工欲以數月辦集邊事不寧不敢乞差大軍其勢只得起夫與築日役萬人亦皆今所欲起夫之百姓也欲乞台慈以本府興此大役特與免差不勝官吏士民之幸雖無爲未免起夫然愚意亦以爲無爲亦是不應差但無爲又無本府築城之役自非某官軫念淮民不忍使一夫不得其所則寒賤小吏亦何敢冒犯如此若必欲起夫則民不得安城不得築一郡狼狽何以支吾此缺所以死請也百拜頓首敢爲邦民乞此餘生惟某官垂憐焉缺哀

晩素無宦情特以　朝廷不棄之恩雖報意謂邊庭無事州郡富實措置一二年使此郡可爲一保障不意公私困乏邊警日至亦甚悔此來儻蒙某官曲賜保全甚甚

缺又有一說運廬州之米止得安豐合肥兩處各出二千人馬馱之屬循環迭運不過一兩月亦可運其爲費甚省而自辦若不計民間之利害與事體之逆順但欲一切起夫非愛民利物之至情也聞虜之入寇大抵以歲幣爲主三兩年間所謂書生者皆以免歲幣爲請也缺雖

至愚亦切笑之惟某官毅然力排衆論至於今日而其驗已如此則通儒有用之學非若世之不達時宜者今某官持節於此殘虜豈不知感又安敢深入耶運糧一事亦正可徐徐而圖之也百拜頓首哀鳴以請惟台慈其憐之

申安撫司論買馬利害

缺昨準使司行下收買戰馬雖自觀望下不足備使令亦粗知邊防事急使司買馬豈敢苟簡日夜督迫諸縣人品雖不同亦以本府催督之故應有馬之家盡行搜尋解到本府本府喚上

牙人又專委一二親信曾諳曉馬之老少羸壯者相視其昰度高下又皆親至堦前一比度率十餘疋中方得一疋可以申解又其價例皆是十償一二鄉村人家畏懼上司只得退聽及兩次申解使司其初十疋則揀退兩疋續解八疋則揀退四疋皆減落價錢問之解馬之人則云使司選馬合干人皆云無錢可用又云不解馬牙及賣馬人來以故多方邀阻令官司一舉動則承行之人不務徇公但知誅利此不足恠減落價錢退還馬疋本府只得承受但恐自此馬

愈難得徒使本府虛受不任責之罪若使本府捐一二百券作庶費使用以糴馬中解固亦不難又恐本府有妨周上司之責此在小郡利害尤輕第恐其他州郡奉承此意反使使司買馬愈難不惟不得良馬而反得駑馬此於邊防事體關繫尤大榦仰荷使令不敢自隱謹具劄禀欲乞台慈專委親信清強文官一員監視以防欺弊不勝千萬之幸

與安慶屬邑詰問起夫事

竊見守令之職愛民為先諸君到任許久豈不見淮民遭開禧兵戈之擾又遭[illegible]旱蝗之災前歲一旱亦諸君所親見漕司行下散巢縣屋料及廬州馬草若州縣有措置自當差人至地頭買納何至科配百姓既勒令出料出草又勒令出夫般運甚至不和雇舟船乃欲起夫運草一擔之草未直百錢一夫之運何止數千但知花押行下不識人間辛苦況又不能禁戢吏卒縱之下鄉擾擾斯民何苦受此荼毒毋念及此不覺涕下近日漕臺行下起夫運廬州米二萬五千鄉村聞之如赴湯火富室有破家之患細民有喪生之憂諸君亦有室家亦有父子誰不愛惜正當視人如己視民如傷今諸縣間有便聽吏言公然擾擾上司之命固當聽從天子之民亦當愛惜況老身不敢自愛兩中漕臺願以此身為百姓代受此苦諸君不過申漕司以為本府給膀告示諸縣縣下人戶聞之皆不伏差使乞下本府速賜施行則縣道有所憑藉以從百姓如此則漕臺不過按罷一太守耳於諸君初無利害何苦遽然如此以致百姓皇皇不安目今秧未插麥未穫蠶未繅遂使鄉民失一歲之計則為守令者衣食租稅亦何面目以見百姓若本府三四往返使使推辭不得亦且拖延旬月庶得蠶桑之功已畢亦得少寬更望諸君常存愛民利物之心毋為徇私自營之計則千萬幸甚

辭依舊知安慶且丐祠

榦一介庸賤無足比數蒙公相之顧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孥累猥衆茲任十有五年皆得食租衣稅不至流離飢殍毫髮皆公相之恩也雖身膏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役其舊職乃

牢詞而不就若畏清議避機穽也畀以列郡而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公相雲天之庇已不復有今日矣況敢自蹈於不知廉恥之地哉築城所以保民也自初建議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速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也元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禦滹北之督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紛然矣耻然庸儒何足知天下大計乃創爲之說曰是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也守土之臣去制府五六百里邊陲之事未嘗與聞一有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陳利病則曰是素喜事也東羅西網一舉足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縱使無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況今嫌隙旣開豈敢冒犯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倖安無則得罪於太守守潢陽則得罪於監司今怨咎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宜資循狹賦分奇窮有以取之也僕開禧年間從事荊南幕府往來八關備歷險阻因得痼疾目今復發加以痰喘不可

支吾儻蒙鈞慈特賜憐憫投畀山林自同麋鹿使之悠然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骨肉之恩沒齒不敢忘也不然政恐他日異論橫生雖公相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俯伏俟命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與[illegible]辭依舊知安慶府

朝廷於僕眞有造化卵翼之恩僕以樸樕凡材加以剛很若繩以當世之論自不應齒士大夫之列入仕且十五年無非動與物忤怒目疾視擠而陷之者衆矣朝廷優容有陟無黜家本窮空挈累猥衆二百餘指不至餓死婚嫁粗畢無累後人此恩此德寧可不知所自來制參之辟朝廷令以包砌城壁畢日供職則亦知一郡之命實繫於此舒和兩易則一二友實誤制帥非朝廷之本意今此朝廷又令還安慶之任且徇舉留者之請則朝廷之恩厚不惟及僕而舒民感朝廷之賜又當如何也如僕小官自當竭蹷趨赴舊任以報朝廷恩遇之厚以成安慶城壁之功夫復何言然其所以遲回道途決爲歸山之計者蓋亦有說古之人直道而行初無嫌疑

亦無顧忌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雖舉世非之不恤也今則不然利祿之習勝恬退之風衰弊之素行又本不学於人今乃捨和而就舒殆若與人爭較州郡之大小比量俸入之厚薄物論紛紛安能家置一喙以自解哉生平顧惜名義甘處窮約今年幾七十乃使人得以貪榮慕祿而譏之是誠可畏也昔有以此賦詆餘而申聞朝廷以秤提官會而奉行條約其忠誠體國之念不足以暴白而後生小子至今猶得以議之然則淸議所在亦豈得直道而不顧耶世之苟賤

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儒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學道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弊之負朝廷之恩有莫大之罪負安慶之民亦誠所不忍然使弊得以退歸田里保全晩節是乃所以欽承朝廷崇尙廉恥涵養風俗之意安慶大郡不過擇一公廉慈惠之人以爲之守則必能爲朝廷牧養百姓城壁一役土功已畢包砌之磚亦已燒造四百餘萬同官旣皆協力又有寄居士友十二人人分百二十丈自行管幹朝

廷夕歸如己私事不過今冬自可了畢方今英俊如林如弊等輩車載斗量何可勝數亦何足以勞朝廷之區處賦以祠祿放歸山林物論定矣弊自丙寅丁卯爲湖北帥屬往來兵間遂得嘔血之疾後守臨川詞訟繁冗日夜勤勞加以痰喘至老愈甚每見朋友楊子直楊通老廖子晦皆以旣老且病仕不知止至其身後無不狼狽今又豈宜復蹈其覆轍哉此弊所以決於退閑非敢爲是矯飾之言也以君命之嚴不敢即安私室子然一身宿留逆旅尙望早爲白之廟

堂毋使一介小吏有再三之瀆以重取罪則爲幸大矣

與西外知宗訴同慶墳地幷事目

弊至愚無知然於鄕黨親族未嘗有豪髮爭競之心顧以墳墓祖宗藏骨之所不幸爲豪強侵犯子孫之義自不容已雖其事已白然猶僥倖勸化冀其自還如是者二十餘年旣不退聽而很戾玩侮益甚自知宗秘書下車以來私切自喜以爲已白之訟而求決於至明至斷之前可以頃刻而定然竊伏下風觀道德聽教誨起敬

起蒸何敢以紛爭猥瀆仰系清聽蓋隱忍而不
發者又一年于茲矣爰揄之景浸迫遲莫深恐
一旦溘然遂填溝壑則祖宗抱無窮之羞子孫
銜無窮之恨故輙具公牘私自慚赧亦不敢躬
造庭下伏冀台慈特賜矜察

事目

某世居福州東門外所居之旁古餘步有同慶
僧寺寺之屋宇多先世捨造其題梁猶可驗也
由是三世祖墳皆葬同慶而僧堂之側春秋合
族饗祀不絕以世數考之今三百年矣先君察

院嘗即寺之廊屋爲書院察院之親從妹有婿
曰趙帳管名公珩者無屋可居先姑爲之請遂
輟書院借之其後久假不歸生息日蕃有子十
二人一寺皆爲所占然猶有僧堂乃家間往來
饗祀之所淳熙間趙帳管諸子不顧甥舅之誼
輙令僮僕於墓下牧馬作踐先兄經閩縣陳詞
纔塞小門以絕牧馬之路後開僧堂後門往來
祭祀閩縣給牓約束猶可覆也至慶元間先妣
宜人棄諸孤兄弟相與廬於墓去城數十里帳
管之第八子彥翱者遂占僧堂以居塞本家往

來祭祀之路復開小門以通往來又於僧堂之
後築爲高墻以爲花臺之觀與夫庖湢之類跨
越溝界侵入祖墳禁地七八尺舉族痛苦摧割
然猶未敢告之有司徧託鄉里長上再辭厚意
致其懇禱諸趙漠然不顧不得已遂經宗司投
牒諸趙譁然而起或以多貲請求或以威力恐
脅不顧義理強辭枝蔓宗司遂委官地頭打量
驗定見得侵占丈尺分明告示日下除拆墻屋
給還禁地趙縣尉又妄以其妻生産爲詞乞展
月日故爲遷延某以禍與貧困之餘急欲到部

遂於宗司出給斷由以爲圖記而先兄即世某
又以貧故奔走急祿十有八年雖足跡不得一
至松楸之下然痛心疾首一寢一食未嘗不在
丘壟之間也諸趙之宦途相逢者則竭誠以懇
之其在鄉曲者則貽書以禱之或頑然而不顧
或面許而背違至其兄弟急難之際不顧利害
極力以救之者不一而足始則深以爲感終則
反以見侮又某奉祠來歸不惟前日所占之禁
地未還而後來之侵侮益甚合族相告以爲自
某一出之後帳管第七子彥備者又役於墓前

掘去石條斫伐大木從弟因禮問之務備趕逐
奮擊族弟有救勸者遂為所敺以至傷重從弟
經宗司論訴案牘具在今歲之春族人相率葺
理墳墻增培墳土初與諸趙不相干涉畢工之
次日又有拋積不潔於墳上及鋤削所增之墳
土者已而墳右數尺之内巨竹成叢悉為斫伐
審問其人則趙帳管之孫實為之以親戚為之
勸解遂不欲竟其事彼之強橫有素則陵犯所
曲乃其常態苟可容忍亦姑置不問至於禁地
一事則孝子順孫之所必爭而不容以自已也
伏念　國家深仁厚澤雖馬鬣夏畦之鬼亦得
十八步之墳禁以庇其枯骨法令明備犯者有
刑趙帳管之子孫乃獨敢不有國家之法令況
宗司已斷之訟亦復玩視而不顧則縱橫四出
亦誰得而制之福州宗子大率謹守禮法而城
東一族乃獨重為平民之害趙帳管之子黃氏
之所自出則今之墳墓亦其母之先祖也縱以
舅為不足道獨不念其母乎不念其母亦何所
不至哉不遵　朝廷之法令不聽宗司之約束
不顧其母之親屬猶為有人道乎幹也三世祖

墳已經三百年及幹之身衰弱不振乃不能保
其墳塋之禁地官府既為之辨明亦復因循以
至今日春秋拜掃墓下布席之外殆無容身之
地俛仰悲歎心焉如割尚何面目復見祖先於
地下乎今齒髮衰頹行就溝壑若不鋪陳事因
告之仁人君子則將抱終天無窮之恨伏惟仁
慈少加憐焉

新淦申轉運司乞賑卹縣道

伏準使帖委請運幹李司直契勘本縣少欠綱
運及見起解上供及本縣苗數等事已開具公
狀乞備申訖大抵本縣財賦所入供其所出每
歲嘗欠二萬緡積之一政常拖欠六萬緡若遇
歲有凶歉催科不辦及如向來軍興及兩年嗣
冠之擾科需券食費用百出則愈見不可支梧
以綱運常是拖欠縣官常是放罷縣吏常是決
配縣獄以為策只有哀鳴富室須借緡錢形勢
之户恃縣道為債家控持驅役惟命是聽貧弱
之民視豪家如官府冤抑愁歎無時獲伸則不
惟縣道狼狽而為新淦之細民亦無復生全之
樂十數年來人皆知新淦之難治而不知所以

難治者蓋在於財賦之入少而出多亦有知其
如此者而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今運使
國傳乃能軫念下邑特屈上幕俯加察訪此非
惟官吏之幸實一邑細民更生之幸非惟一時
之幸實一邑官吏無窮之幸也竊見朝廷以天
下爲一體監司以一路爲一體痒痾疾痛見於
肢節之間而此心未有不爲之動者旣動其心
則將必有以處之矣此幺麽小吏與夫一邑吏
民所以聞命踴躍日夜矯首庶幾廷蘇垂絕之
邑一遇良醫而元氣爲之頓回也更乞台慈曲

賜垂念送下僉幕條陳所以賑卹緩消之策而
施行之不勝千萬之幸

再辭知潮州丙祠

弁不避斧鉞之誅輒具縷劄仰干鈞聽弁所嘗
控陳哀悃祈免潮陽之命不謂措辭未白誠意
未孚以致有旨趣行未賜俞允弁不勝戰懼回
皇之至伏念弁庸陋凡才摧頹暮景投老山谷
誰復顧憐獨家　朝廷軫念若此畀之便地寵
以見次種種優異雖以老病投辭尚蒙寬貫今
其一行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愚夫小人受一金

之賜尚知感激以圖報塞弁雖無知其於君父
大誼朝廷特恩豈敢寧居尚煩督促實以疾病
加劇見之中牘無一飾詞若不哀鳴反成欺罔
況顧妻孥憂貧賤苟具此身誰無此志乃欲甘
心屏伏自取飢寒亦豈人情所恨賦命奇蹇老
而益困朽株枯枿不足以仰承雨露生成之恩
中夜以思但知感泣恭惟某官蓍龜之識江海
之量俯垂鑒照特賜矜憫曲爲敷奏追還成命
使得偃仰一室安養殘軀繼今一日之生全莫
匪二天之庇覆銘髓刻骨頂踵知歸若蒙憫其

貧病再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使得仰竊升斗
以活餘齡實戴隆天厚地之施弁勉扶病軀申
布悃悃且痛且忍言不成文雖欲吐露有失倫
次才命之譴從此獲免尚冀鈞慈俯賜矜察弁
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

公狀

一 石門申提領所請截留本錢

某幺麼小官無足比數適承庫務積年以壞之後雖未交賤事而曠敗之狀已見然區區冒昧未敢辭難者亦以竭力盡瘁守法奉公庶幾仰藉使臺之威風稍能有濟耳近準使帖以前官拖欠煮界格目錢遂截去來年歲計三百千以補煮界之欠某聞命恐懼不能自寧已具申懇未蒙允可故敢復布褋之竊見本庫每年歲計

所給本錢二千七百貫赴辦息錢八千貫官吏之請給場務之支費又幾二千貫是以一錢而取三分之息也累政之所以敗壞者正以本少息多耳本少息多則造酒必薄私酒必多拍戶必逃移官課必虧折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盡得二千七百貫本錢猶不能辦況又截去三百千耶截去三百千固知其不可況某今之所虧猶有可矜念者每伏月造麴以供煮界之用某之到庫麴數殊少比之常年已將本錢買麴計三百千矣清酒本錢例得一千二百貫爲六月

造賣清酒之用某之到庫却有兩月發賣清酒本已不復有又將本錢四百千造兩月清酒矣以二者計之無故而坐費七百千則本錢所餘二千貫耳若使又截去三百千則所餘者一千七百貫耳以二千七百貫尚不能辦歲計況又削去其半又何以支吾耶竊念搞以諸庫所以敗壞者皆生於上下之情不通監官不卹酒之厚薄必欲拍戶之納錢使所不卹本錢之多寡必欲監官之趁辦上下煎熬但見追尋知索印紙對移閑俸終歲紛紛而酒課卒不辦某愚庸

無似惟知關防滲漏撙省餘費縮水加料使所造之酒於心無愧則拍戶不患其拖欠然亦須使所多給本錢然後辦方欲於清本之外再有陳請況又截去其九分之一耶故敢冒瀆台嚴欲乞盡與支撥使某得以悉力展布庶幾不悞使令石門爲酒庫之首其敗壞不振積有年數使某勉竭駑鈍是庫以敗而復興則不惟小吏得以逃責而使所亦免追胥之勞以使臺視三百千特一毫毛耳而庫中解發不至虧欠則其爲利豈但三百千而已

申提領所乞懲治錢福

林昨嘗以拍戶錢福不赴庫打酒私下多置脚店自造私酒亞賣鄉里占據本庫地界四分之一乞使所痛賜懲治於某月某日承準使所公文已牒嘉興府帖崇德縣追人根究限十日申經今已半月本縣全不追人却將本庫解去合干人蔣潤放令走閃錢福名下某人放令歸家蓋緣錢福係是本縣某鄉充役人以本庫拍戶為名復與本庫合干人通同公造私酒莫敢誰何多置脚店散在保下每遇鄉民有公事屬錢

福保下者輙勒令就所置脚店買酒以此數年累置富厚每以將仕郎某州司法自稱竊貫一村頑猾小民暴致富厚以此欺嚇愚民而自利耳州縣胥吏多受情囑雖有使所公文亦莫之行管庫小官無所伸愬委實利害竊念犒賞諸庫趁辦使所格目如石門一庫最為費力雖有地界百里許而居民鮮少又多貧乏之家雖有拍戶三十人而衰老貧困每限賣酒極少獨有錢福所居地名錢林有僧寺頗大有居民頗衆其地闊狹幾及本庫地界四分之一其私置拍戶

幾及本庫三分之一乃為錢福所占遂使本庫之地界日蹙本庫之拍戶日少而息錢不減於舊日此本庫所以敗壞官吏無所措手而重勤使所之督迫也夫造賣私酒鄉村豈能盡無至於廣包地界公立拍戶挾庫吏之勢而監官莫能察恃保正之力而鄉民莫敢問又以金錢買求州縣吏胥而州縣亦莫能較之其視造賣私酒之家潛伏隱奧以規求毫末之利者其罪為大若非使所嚴賜根治則幾出庫門東向南望周回二三十里亦為錢福所據是東西兩庫也

錢福日厚則石門日貧石門日貧則使所格目日虧此本庫所以不容但已而控使所無所赴愬也大抵犒賞諸庫之在州縣一有不得其平即首而訴之漠然未嘗加省故使所雖有行移欲為場務之地而不可得欲望台慈就使所差專人就崇德縣巡尉司守待追人徑赴使所根治庶幾猾吏有所忌頑民有所憚而弊庫小官亦得以少行其志矣

申提領所體究烏青庫監官及措置官互

申事

榦照得兩人爭競之端蓋緣爲青庫敗壞之後息錢重大張監酒竭力趂辦雖於格目有虧然比之舊年已是增羨因見王訓武前來措置內懷愧恨見之詞色王訓武既蒙使所知遇只得竭力向前意謂塲務虧欠合干人必有情弊到庫之初便行根究奮怒之容凜不可犯以是不能互相容忍以了官事至於紊煩台聽今欲見其曲直則王訓武申張監酒不合以私句廳子父辭大中充貼司干預庫事雖未有他罪然不避嫌疑豈得無過張監酒申王訓武不合親自毆打姚顯至於重傷目今醫治或可安痊然廳子過犯自有刑憲何必暮夜親行捶撻兩人之曲止於如此若其他所申謂清酒趂錢只解及三分之一其餘未知落着則一分之外皆是本錢每有循環非是情弊謂去年煮酒不應開煮之後旋行醞造則此乃諸庫通例蓋煮酒息錢頗多旋以趂息錢復行醞造若非得辦庫分鮮不如此又謂太平樓賣酒人拖欠酒錢此亦諸庫之常蓋賣酒之法非賒不行既曰賒賣則人戶取錢多不及數若此之類皆求全之毀溢惡之辭不足根問蓋兩人皆將家子孫其勃勃不平之氣乃其素習若使張監酒自知虧欠息錢既蒙使所委官措置則授之柄而處其下息錢既辦亦已之福王訓武自知彼既不辦使已代之羞愧之情亦人之常則從容和緩而與之處亦何不可今兩人皆以一時之私忿至於紛爭已傷事體況坊場趂辦官錢目今年計未辦人吏恐懼不敢稟事行客疑惑不敢交關此於庫門委有利害欲望使所更賜戒諭令其和協同辦國課

臨川申提舉司住行賑糶

昨準使司行下本縣措置賑糶事件條畫詳明仰見使臺布宣上意寬仁厚下懇惻愛民官吏但當鞠躬奉行不敢稽慢然熟復所行事件有曰隨宜相度則是又欲諸縣各度事宜不拘文法榦生長閭閻熟知賑糶之利病詢訪故老具言風俗之便宜故條具申聞照得賑濟之法實行於大歉之年賑濟之惠必資於官司之米今本縣去年早禾大熟臨川境內早禾最多晚禾雖被蝗旱然所在一　有大歉之處亦有大

熟之鄉長短相補亦得半收早晚禾通計已是七八分成熟自非賑糶年分目今官司所在營圖其勢不能斥其所有以及民但行文書徒爲煩擾故行賑糶之法不若嚴閉糶出界之令一縣之大周圍數百里知縣不能親歷賑糶之法必須付之胥吏付之鄉官付之保正方其抄劄人丁之多少得賂者一户詭而爲十户一丁詭而爲十丁不得賂者反是其抄劄蓄積之有無則得賂者變殷實爲貧乏不得賂者亦反是其置場出糶也富家積粟多者量其所認以出糶

而其餘則閉户而藏之雖索價十倍官司無以罪之也然善良者循法而不敢違而遁循者名曰出糶而又實未嘗糶也至中產之家與夫產出稅存之人官司例令出米彼既無米可出則其勢必就糴於富家而其費必至於十倍於是始有破家鬻產之患小民之係抄劄給曆頭者或賚曆就糴而富室不糶其不係抄劄無曆頭者則愈無所從糴矣此法一行富室因賑糶而獲利中產以下因賑糶以被害賄賂縱横於胥吏之門而小民未必均受其惠如此則賑糶之

法誠未可輕行也故莫若且嚴出界之禁申閉糶之令米不出界則富人藏粟者不容於不糶出户不閉糶則小民乏食者皆得以就糴也近日因行鄉落立定米價併捕到客人販米鄉落人户亦未至乏食所有使臺賑糶事欲乞住行

申撫州辦危教授訴熊祥

本縣照得危教授熊祥之爭起於危教授倚恃官勢白奪熊祥山地不從遂因其家偶被罵稱乃欲誣以停藏之罪庶幾熊祥怕懼自獻其地

本縣見其用心不臧欺凌小民又將陳九鐵縛毆打以致病患飢餓遂將誣告人蹤放其從陳九果因此致死其子不勝其情遂陳詞乞檢驗獄司却以爲熊祥教唆陳九之子熊祥畏懼危教授之勢遂逃匿不出其教唆之實亦未可知然陳九雖非危教授之子所殺亦因危教授之子所毆而死情狀甚明熊祥固未必是教唆若果是教唆亦因危教授誣告停藏而起原情定法實有可憐今熊祥巡尉司已得泄其所憾痛加搔擾吏輩又於台判之外別出引牒脫漏台

判併差尉司人追擾如此則熊祥之家必至於破蕩靡有孑遺矣危教授身爲士夫不顧公議殃害鄉民如此其極所們望者但有州縣爲之理直耳餘身爲縣令自視其冤不容坐視欲望使府台判將熊祥照赦原免追回巡尉司承差人仍根究吏人於台判之外又脫漏台判差尉司人下鄉搔擾情罪庶幾千里之内實感父母生成之賜

申提舉司乞約束破壞義役

竊見縣令之職莫切於愛民人户受害莫甚於户長都分有廣狹而差役無增減寬都可差役者或三四十家歇役或三四十年狹都可差役者或止四五家或頻年被差而不歇故寬都之民雖充役而不見其爲害狹都之民每充一役必至於破家蕩產由是寬者愈寬狹者愈狹甚至於狹都全無可差而以催科付之鄉司家丁者役法之不均不惟人户被害而官物愈見失陷餘自到任以來深憫斯弊偶因一都之内有上户七家相與陳詞乞免差户長七户自爲甲首以都内合納官物分爲七縣中但給人户自承由子付之甲首自行管催不惟人户免差户長之害而官物所入反增於常年人户深以爲便本縣遂出文牓行下狹都勸諭人户欣然從之者十有餘都可謂公私俱受其利者也然不以爲便而欲破壞之者亦多矣鄉司以差役爲利解子以追催爲利案吏貼司以縱引爲利狡直之徒以呈比爲利今皆失之故朝夕窺伺惟恐義役之不壞也竊見拄官視民如子而差役一事尤使臺之所留意欲乞台慈照牒所述備牓行下本縣有吏貼等人輒敢破壞義役以致人户論訴仰本縣申解使臺特與重行編配庶幾義役人户實受生成之賜

新淦申臨江軍及諸司乞申朝廷給下賣過職田錢就人户取問

照得江西諸縣惟新淦最爲難治二十年間爲知縣者十政而九敗爲人吏者朝補而夕配推原其端皆緣財賦窘之入少出多通一年計之常欠二萬餘緡官吏無以爲策只有懇求上户預借官物縣道之柄從此倒持豪強之家得以控扼請求關節殘害細民苟有不從便生論訴

若非朝廷上司痛加存恤則斬塗一邑無由辦
治斡疎繆不才冒當邑寄蓋嘗推尋弊端不一
而足以一事言之諸州諸縣例有職田而本縣
職田爲最多監司州郡以至縣官每歲計米二
千三百餘碩蓋緣本縣元有職田每歲收租二
千三百餘碩以是爲起解支給之數則所謂職
田者乃官司之田每歲皆其所入以爲出者也
今所出之數不減昔時而所入之數僅有四百
餘石則所支一千九百餘石者將何所取辦乎
考之案牘乃因慶元年間嘗有朝旨出賣官田

所謂官田者乃籍没逃死無主之田而非職田
之謂也一時官司因奉略不契勘形勢之家買
誘胥吏併以職田爲官田請買遂使一千二百
餘石之職田一旦盡變而爲豪民之田則其請
買已非 朝廷指揮之本意矣至其請買之時
又與鄉司通同減落等色以肥爲瘠以上爲下
量納價錢包占膏腴名曰起理二稅而所輸絶
少則又失陷縣道之財賦矣況賣田指揮必須
投狀實封給與價高之人今乃徑行請買則與
朝廷法令又相違戾矣一千二百餘碩之職田

共賣過六千餘貫已係本軍申解朝廷而本縣
每年白陪三千緡支解此縣道所以日見窘匱
而不可爲也在法交易違法錢當没官業當還
主今人户輒敢違法賣官司職田則合自徑行
拘籍究見 朝廷至仁寛恤百姓本縣亦不敢
徑行拘籍除已一面告示人户將職田租額納
官免納二稅其元納價錢不多者本縣那兌支
還惟是昨來誤賣過職田錢六千貫申解朝廷
者數目浩大欲望特與備申朝廷給下本縣支
還人户庶幾本縣復得職田租米支綴實一邑

無窮之利

申江西轉運司乞申朝省照賣過屯田租
米數蠲減上供

本縣近準轉運使司委請運幹李司直契勘本
縣財賦每歲所入之數欲見得拖欠綱領所綱
運因依本縣已畫一開具成年收支常欠一萬
七八千緡及乞使司添給貼綱水脚錢并人户
違法將本縣職田作官田請買以致財賦匱乏
今據人户賫出慶元三年請買屯田公據內該
載 朝廷昨來指揮出賣没官田產併將屯田

出賣本軍曾申審以屯田租米係衮同苗米起發上供綱運今來出賣改作民田起理二稅則苗米數少比之戍年起發上供綱運多有減下米數向去淮東西總領使司及轉運司難以減額具申行在提領賣官田使所乞具申尚書省則是出賣屯田之時本軍固已知綱運之數必至拖欠矣未準回降間本軍監勒本縣徑將屯田出賣過貳千捌拾捌石起理二稅每年只收苗米肆百肆拾柒石致使本縣每年坐失租米壹千陸百肆拾壹石照得本縣苗屯米係基數

起發每年起綱陸萬貳千餘石今屯田出賣貳千捌拾捌石每年亦起綱陸萬貳千石既是朝廷賣過屯田本縣既失屯田已出賣壹千陸百肆拾壹石則上供之額亦合蠲減今屯田已出賣而上供之數如舊如本縣每年於所收苗外白撰壹千陸百餘石起解此亦本縣所以狼狽之一端也欲乞使司特與詳酌向來本軍申審因依及今來所收租米數少所起綱運數多之害特與備申朝省於陸萬貳千餘石上供綱運之中蠲減壹千伍百石庶幾易以支梧不至頻年拖欠綱運實一邑無窮之幸

申臨江軍爲鄒司户違法典買田産事

本縣昨具公狀申述鄒濤違法典買田産事蓋阿江有二子長曰陳安國次曰陳安節陳安國却瞞昧其母阿江及弟安節將共衆産業出與鄒濤鄒濤又與之通情使陳安國假作阿江及陳安節着押交易此是違法分明在法自合準分法追陳安節分受一半産業還陳安節管業却監陳安國錢還鄒濤方爲允當今鄒濤倚恃多貲妄興詞訴脫囘台判及至本縣申陳又買

囑法司輒引尊長卑幼通同之條欲先監陳安國錢畢日方給還陳安節産業陳安國既與鄒濤違法交易又豈有將錢還鄒濤而後給還陳安節産業陳安國既不肯還錢則陳安節永無得産之理以江西風俗違法盜賣卑幼田産之訟最多若皆可以引用此條則形勢之家可以恣行違法置産其卑幼共分之人其合得産業爲人盜賣之後永無得伸之時　國家設法本爲人伸雪不平豈肯使卑幼反受屈抑今觀法司所具韓吏部韓侍郎申請明言卑幼尊長或

承分人通同令男幼輙賣其業既將價錢後於
官司陳論者須管追理價錢足日方許管業葢
謂共分人通同令男幼違法交易者也今陳安
國瞞昧其母與弟輙典賣共分人田產即非通
合豈得引用此條欲先監錢而後還業耶顯是
法司受鄒濤倩囑輙敢欺罔嚴明欲乞台慈特
賜詳酌照元申行下庶幾形勢之家不敢違
法奪人產業姦猾之吏不得侮法欺罔嚴明貧
窮小民得以保全所合承分之產庶得允當

申臨江軍乞申朝省除豁舊綱欠

照對本縣全年財賦每歲苗米額催管陸萬貳
千餘碩每歲起解准東西總領所上供綱并湖
廣總領所馬料亦管陸萬貳千餘碩所入有失
陷有拖欠所謂陸萬貳千餘碩者無由粒粒催
足至於支遣則起綱之外又有本縣官吏寨兵
鋪兵與夫宗室月俸過往批支約壹萬貳叄千
碩又起綱水脚縻費等錢每歲陸萬貳千碩米
計錢叁萬柒百餘貫隨苗水脚錢只收到壹萬
貳千餘貫其餘壹萬捌千餘貫又係別行措辦
凑足以其所入且不足以支所出而本縣自慶

元三年何知縣任內至今十五年間前後拖欠
總領所共計肆萬捌千餘碩每歲三總領所專
人絡繹催促縣道決無可補填徒被追擾委實
切害若非　朝廷痛行優恤則一邑受害無有
窮已竊見前件所欠米斛具有當年官吏姓名
至後來逐年綱運不曾拖欠而總所乃以新綱
補足舊綱至於行移反坐以拖欠新綱之罪前
之官吏正行拖欠者既已幸免後之官吏未嘗
拖欠者反被追擾准東之專人朝來而准西之
專人夕至湖廣之專人又已踵門矣縣庭之下

三總所之吏舍也斥辱微官甚於奴隸扯捽小
吏甚於罪囚誅求金錢甚於攘刼叫號街巷歌
舞市肆必厭其所欲而後反吏輩無所從出則
受賕鬻獄苛征橫歛拖欠版帳預借稅苗詞訟
紛拏追逮旁午故爲新淦之令者十政而五敗
爲新淦之吏者朝補而夕配縣道既不能自立
則豪户控持姦民欺侮善良失職鄉井蕭條雖
有循良之吏亦無所施夫戕敗一邑而足以償
總所之逋給軍餉之乏官吏百謫公私俱病亦
不敢辭總所之欠既無以償而縣道之入乃益

以耗縣道之耗日以甚而總所之欠日以增然
則不但為州縣之害而亦所以為總所之害也
缺疎繆不才冒當邑寄竊見本縣委有上件利
害欲乞備申　朝省特賜敷奏詳酌利害並與
蠲閣前項舊欠使一縣官吏得以洗濯自新一
縣士民得以安靜無擾實出隆天厚地之賜

申帥司乞免權南安軍通判事

伏準使帖差權南安軍通判職事相度置寨差
軍出戍缺一介書生庸愞不武再試劇邑僅能
以勤掩拙粗不廢事初無績效可稱諸司過聽

屢蒙甄拔實出望外今乃蒙使司差委攝上件
職事竊見峒寇擾攘近方粗定正須遴選有風
采威望可以鎮壓姦宄惠利可以撫摩之人往
貳郡事如缺衰拙委實無堪加以新淦為縣敗
壞日久羣豪恣橫細民失業財賦失陷總餉屢
虧自缺到任甫及半年搜剔弊端一邑之事稍
有條理若奪此粗立之規就彼難任之責
所宜伏乞台慈特賜蠲免別行委官前去權攝
庶不悞事

安豐申相視開浚河道

準本軍牒委前去安豐縣體訪開河利害事缺
沿途訪問開河曲折備知詳細安豐縣在本軍
之南六十里縣之東有芍陂芍陂之北舊有河
道可以決水北流至軍城之南堙塞不通鄉人
以為今百年矣通之則可以灌注安豐軍城壕
可以蔭溉沿路田園可以通放舟揖誠利之大
者昔人所以創為河道誠為不苟州郡以此申
請亦便利之一事然亦有一說缺因以案沓考
考初因　朝廷委安撫司措置修築安豐軍城
安撫司以軍城廣闊難以猝築不若修築安豐

縣城　朝廷劄下本軍本軍差壽春主簿王必
達前去相度王主簿相度計料外却於申狀上
稱若欲屯駐則無水路可以通運糧草其意以
為有城則有兵有兵則當如合肥有水路可通
長江總所餉運可以徑達今安豐縣水皆北流
無南流入江之河道耳今來所開河道乃是決
芍陂之水北流至軍城即與王主簿所申不同
朝廷初欲修安豐縣城而尋訪河道乃與修安
豐縣城事體相反若不築安豐縣城則開河尚
為無害若開河之後又欲築安豐縣城則河道

既通泄去安豐縣之水反爲安豐縣城之害矣區區愚見以爲　朝廷若有意修築軍城則河道可通若欲修築縣城則河道不必通矣又芍陂灌溉安豐縣民田爲一縣之險要經今三千年矣其後陂之四旁往往多被豪民塡塞侵耕其水源來自六安又爲六安縣民決爲溝渠散漫四出水利之傳已不若舊若又開河以泄其水春水泛漲則陂之與河瀰漫泛溢兩不相害若稍旱乾河水先竭救河則害陂救陂則害河如是則河道之通可以利軍而不利於縣也更乞使軍中　朝廷以決其可否庶爲利便

中朝省相視開浚河道

照會近準樞密院劄子施行相視河道事除泓途訪問所開河道委是利害安豐縣去本軍六十里縣東有芍陂今欲決芍陂之水以達于軍城之南可以注本軍城壕可以灌泓路民田可以通放舟楫古跡見存湮塞日久若用工疏通以復其舊不爲無益本軍申請開掘　朝廷又已從申行下無可議者或者又以爲恐泄芍陂之水有妨本縣灌溉民田此不過止疏水源下置堰閘使陂水盈溢然後泄其有餘以時啓閉而注之河決不至陂水乾涸但目今正值隆冬盛寒艱於用工開正春事將興又恐有妨農務兼照得此河連衘於軍城縣城之間若修築軍城則此河之開最爲利害若修築縣城則此河亦未宜開蓋安豐縣恃芍陂之水水既可決則芍陂不足爲險今李安撫所請則欲築縣城錢運使申乞則欲築軍城有此兩端未決　朝廷予決擇區區管見更合申　朝廷乞俟晴暖用工兼俟築城之議既定庶得穩當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公狀

漢陽申朝省爲旱荒乞更詳審築城事

照對本軍昨來申請創築城壁事實以身爲守臣地居江北環顧鄰郡皆有城壁獨漢陽頗爲衝要乃蕩無藩籬之限是以輒敢陳述利害冒昧上聞繼而諸司皆贊其決總領蔡郎中復捐十萬緡以助其費遂蒙 朝廷行下令先以上項錢收買物料別議興築幹竊見向來陳乞係壕寨計料用錢九十餘萬貫今所得總領所錢近九分之一除已一面燒造城磚外但竹木等物未敢收買蓋區區愚見以爲朝廷若行意興築即乞明降旨揮接續給降元計料錢物行下鄂州都統司趁此秋冬差撥大軍日下興築庶幾所管物料不至徒爲虛費切恐朝廷方經理極邊未暇及此內地加以亢旱調度百出未有錢物可以應副則所買竹木堆積日久必至腐爛徒壞錢物無補事功亦乞明降旨揮庶幾官吏得以遵守更合申取旨揮

申帥漕兩司爲旱荒乞別相度築城事

本軍昨以興築城壁事申 朝省又蒙總領使所備申朝廷撥官會十萬貫助本軍興築遂蒙省劄行下支撥上件官會并本軍見管交割錢四萬貫一面收買物料竊見向來本軍係借到鄂州都統司壕寨駱炳相度計料以爲可以興築本軍方敢具申今蒙總領使所差到壕寨官陳師賢前來計料却以爲不可興築本軍不敢自專兼向後興役必資大軍而寨官異同如此異日興工亦有妨礙本軍自春間計料陳請之後忽值大旱種不入土野無青草米價踴貴細民嗷嗷目今如此向後事體尤有可慮蓋本軍人户不事耕農專恃魚利今 湖池亦已乾涸則魚利亦無可望人户既無蓋藏而客旅興販不敢越界數月之後必有流離轉死之患一郡官吏朝夕奔走且以救荒爲急所有築城之役既是議論不同而興役之後使用米粮今尚無米可救飢民安得有餘以興大役欲乞備申朝廷且候秋成日別行相度庶得一意講求荒政以無負朝廷愛恤百姓之意

申轉運司乞候歲豐別議築城事

照對本軍準使司帖備准樞密院劄子行下本軍興築城壁事本軍向來進此議正當粒米狼戾人物熙熙因念此郡全無藩籬之限可以乘此樂歲創築城壁以衛居民已而不雨種不入土細民嗷嗷復念　朝廷當此數千里之旱何暇慮此偏郡興此大役若有錢有米尚可自勉既無錢米何以使人遂以錢物申審今來省劄行下只言差撥大軍興築亦不明言於何處支撥錢米目今百姓日食草根州郡尚無米可以賑之安得有米可以築城若於旋行收糴向來米價每碩二千目今已是七八千方糴一碩且以五萬碩米言之則倍費二三十萬緡況又一兩月來並無粒米可以收糴本軍廂禁軍額不及五百人總領使所轄軍使衙占破一半只有二百三四十人分散諸廳若是築城此輩只得差使幹事民兵百姓亦須是有錢有米方可雇募以本軍愚慮謂今日事勢環視四境無非飢莩如人大病氣息奄奄只宜安靜撫養度此菑厄若復堅意搖撼人情不安使之重困恐非父毋斯民之意兼湖外旱寒日晷向短若以役人

力倍功半米價既增事功復減皆爲未便更乞台慈詳酌備申朝廷如必欲興役合乞朝廷撥劄錢米如以救荒爲急即乞且俟歲豐別議興築未敢專擅

申朝省乞候救荒結局別行措置築城事

照對本軍昨以創築城壁事申　朝廷特以身爲守臣地居江北環顧諸郡皆有城壁漢陽衝要自合創築遂據壕寨計料合費九十餘萬貫湖北會子申取指揮未蒙朝廷施行尋準省劄以總領所申撥十萬貫會子助役令本軍先計料收買磚石竹木本軍照得十萬貫會子只辦竹木尚且不給其他支費尚有數倍若辦竹木之後其勢又須別行控陳向來申請之時粒米狼戾細民樂業可以興事三月以後亢陽爲虐種不入土漢陽爲郡民無蓋藏全藉德安復州米穀供贍今制司以極邊爲念不令出界近者尚恐有已泄在本軍界內者至遣邏卒數十人前來搜捕客旅驚駭人心皇皇豈復更有粒米前來本軍訪聞鄉民有掘鳧茨采菱芡以充飢者暮秋之交事勢如此霜露既降細民寒凍無

所求趣官司又無力可以接濟則枕藉而死理
所必至職在牧養能無寒心官吏日夜聚首談
論奔走無非爲民無非爲米除職在守土亦只
得衝冒酷暑往來鄉落若於此時傲然不顧且
以措置城壁爲事則救荒之政必至鹵莽若一
面救荒城築之役委之司存則支費不實工役
不堅亦徒文具加以方數千里之旱　朝廷支
遣討亦調度百出安得餘力應副築城異日有
請不下則所買竹木悉爲無用風日蒸薄必至
朽腐夫爲臣子者上則爲國下則爲民若知其

可爲而不言與知其未可爲而不止不務誠實
徒避嫌疑則負國負民罪當萬死所有築城工
料欲乞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申請措置所有除
自請自罷之罪乞朝廷重賜貶黜施行

申轉運司乞止約客舡繳載租課米事

照對漢陽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千石若以什一
之法論之所産米止有二萬石兩縣百姓共有
三萬家每家五口共有十萬口以所産之米贍
所居之民每口一歲只得二斗米食用本軍全
藉德安府復州米通融接濟今上流米既不通

則全藉田土所産耳若富家大室在此居者則
當以所餘之米贍此邦之民若在外界居輒累
數百斛搬出外界則是坐視百姓之餓死也
朝廷通融之意蓋以爲有餘州郡而補不足非
謂括不足州郡而使之亦立也昨據趙知監家
載到米本欲勸令盡數糶與鄉民尋據其幹人
哀鳴遂免其稅錢量糶一半已與之載過一半
尚深慮後來者之援例也今更輙敢經使司陳
詞顯是無厭謹具因依申轉運使司欲乞台判
今後遇有陳詞欲取租課穀者乞勸令移徙就

田産居止庶幾細民感戴更生之賜

申轉運司爲追逮漢川縣吏及市民事

準使帖委本軍追漢川縣吏杜誠及市民馮作
舟本軍固當奉行然竊詳田瑞歷狀詞並不載
月日既是已經兩月何故全無詞訴方六月間
兩司互爭未決官吏莫知適從固難以責其不
稟命旱既太甚細民之食亦艱以責其不糶米
數十里之間物價高低已自不同漢川取産米
郡縣最近亦難以責其不減價從訟之人凡欲
興訴多是裝飾虛詞亦難以便行盡信漢川一

縣久闕正官敗壞特甚一縣之大止有知縣一
人更無同官可以相助王知縣到任未及半考
百廢具舉究心荒政日夜焦勞且理斷公事並
無一字翻訴到軍後生從官能如此辦心辦力
本軍只得一意扶持蓋不特為王知縣計乃為
一縣百姓計也某官既知其賢而薦之矣妄可
聽人陳一紙無根之詞便欲追其人吏追其市
民使之意氣消沮安能展布漢陽漢川縣百姓
亦某官之百姓當此飢饉莫先安靜若行追擾
必至狼狽本軍既承上司指揮亦只得行下追

逮但有此曲折不敢自欺

申轉運司為客船匿稅及米價不同事

照對本軍客旅舟船自漢江來者必經由郭師
口關發赴軍投稅郭師口去軍城二十里例是
一日或兩日即到務如四五日不到即係沿路
擲寄私下交易隱瞞稅錢例是照瞞稅例斷治
拘分監賞每月務官將關發曆根刷六月內務
官根刷有羅太唐太船經隔二十餘日不曾到
務遂遣人根追乃變易姓名藏伏港汊將河巡
將人斷治方始捉到遂將兩名送獄曾以旱乾

姑從釋放仍監兩名所載糯米出糶照本軍酌
中價例還錢可謂寬恕之甚今乃輒經使臺陳
詞顯是頑猾湖北糯米與飯米同價去年糶兩
貫一石今春糶兩貫貳伯文一石已而大旱遂
增叁伯又增貳伯遂增至叁貫乙石客旅以一
貫四百文撥販糯米經涉二三百里而獲倍稱
之息亦何所不可若必悉饜其欲則雖百千未
止也本軍酒務舊是務官自糴米自造酒去冬
以來本軍為之收糴糯米務中納錢出米造酒
本軍以三貫文糴米只糴與務中兩貫七百文

並有文曆可照蓋軍少取息錢不使酒味淡薄
此豈龍斷者之所為今羅六以兩貫米價比
較高下物之不齊或相什伯豈能比而同之兩
處米價所以貴者其說有三交易則有斛面或
三升或五升一也交米給錢則稽留日久二也
倉中交米庫中支錢則有乞覓除剋三也客人
得價雖多而費用煩廣亦無怪其價之貴也本
軍只似小小人家交米則客人自量既無斛面
之費左手交米右手交錢又無稽留之患支給
錢物並是客人當廳請領又無除剋之擾此米

價所以頗減於兩臺也豈是有能斷之心哉且
以客貝三色米價言之以總所漕臺榜牢相接
而米價已自不同總所價錢已減使司一貫並
是有能斷之意況又一江之隔則事體自應不
同況本軍收糴糯米客人一樣價例何獨於羅
太而有不平蓋緣羅太既不平本軍將羅太
收糴而又適遇羅太糴米之時總所忽遣人吏
前來本軍置局收糴糯米增多價錢客人遂欲
援是以為比有一鄰則有一郡之體例亦豈得
而同之如黃州飯米糴二十貫官會鄂州只糴

五貫五伯文物之不齊乃如此以此見得本軍並
不是能斷亦與知錄全無干涉竊恐使司不知
上項因依須至申聞

申京湖制置司辨漢陽軍糴米事

照會今月初七日準使司劄子據潘制備申續
抄劄到客船米麥穀豆等共三千四百五十七
石並已具申本軍差人坐押前去軍城岸下樁
泊內又糴過修城米一千三百九十二石實有
見在二千六十五石申乞照會奉恭台判貸
諸軍理糴濟為先三千四百五十七石並令鄂
州差人取押糴賣如漢陽於數內已有收糴之
數亦仰發與鄂州收糴濟糴不必各占劄付本
軍遵從施行并於當日又準使司劄子訪聞漢
陽已糴米四萬石如有到漢口客船米即盡數
發過鄂州收糴濟糴仍嚴戒所差官吏不許受
情脫放先具遵禀狀申須至申聞
石照對制置使司備潘制屬申本軍糴到修城
米兩項三千九十餘石令本軍於後項所糴一
千三百九十二石并客米二千六十五石發過
鄂州又以本軍已糴米四萬石令後盡將客船

米發過鄂州中糴者照得本軍元申乞修城米
不蒙 朝廷施行已嘗申乞住罷即不曾收糴
修城糯米不知潘制屬所申憑何文書有何倉
敖專一收貯修城使用本軍城內外戶口不下
三千家又有船居四百隻每日盡是糴食之人
豈有客船到岸本軍收糴樁備修城百姓於何
處收糴食用兩項客船本軍只是逐旋收糴賑
糴人戶即不曾有樁積修城之米其餘並是船
戶人戶逐日收糴食用日今何緣更有存在所
準發米過鄂州旨揮委是無米可發又照得本

章於二三月間欲旱之際旹出郡帑糴到米六
千石已而不雨種不入土細民嗷嗷本軍又逐
急節次收糴得米一萬四千石然所糴之米蓋
是長江上流諸處客米其糴於漢口者無幾也
以六千石準備十箇月軍糧以一萬四千石準
備賑糶人戶本軍城下并漢口共三千家除能
自食者約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貧乏糴食之
人米鋪戶乘此貴糴日增米價以困貧民本軍
遂將前項收糴之米給曆與貧乏之家使就設
廳收糴食用今且以每家五口約之家食五升
是二千家每日合食壹伯碩本軍只得逐旋行賑
糶約度此米只可糶至來年二月已無以繼其
後本軍兩縣鄉村共二萬戶且以一家五口計
之共十萬口目今並無一粒之米可以準備糶
濟數日以來已聞有掘草根而食挈妻子以僻
米麥者矣每一念之但有對僚屬涕流而已朝
廷如天監司如神列郡小吏哀鳴無地尚有前
政兩知軍申朝廷樁積米二萬石非本軍所敢
專輒正欲申朝廷乞發此米以給鄉下之細民
便使真得此米二縣二萬家亦不過家得一石

其能使之不餓死乎今欲本軍自此不糴客米
則是坐視百姓之餓死也本軍官吏軍民日夜
仰望諸司哀憐小郡痛賜賑恤今乃反欲移本
軍之粟而禁本軍之糴不知置一郡軍民於何
地耶制置大卿威如雷霆明如著龜不知何人
乃敢欺誑如此加以本軍斗大之郡交割到公
使庫軍資庫錢物共有十萬貫鐵錢准湖會六
萬貫目今米價四貫以上官會可糴一石則四
萬石之米何處得錢可以收糴此理甚明而可
以肆欺於制置大卿之前耶今鄂州人口繁夥
爲漢陽三十餘倍便使盡竭漢陽之米盡餓死
漢陽之民以資鄂州亦不過得鄂州十日之食
漢陽百姓因餓死而鄂州之民亦不免於餓死
矣榦愚不肖奉朝廷之命專守此土當此亢旱
亦止得竭力日夜救此垂死之百姓今以鄂州
無米而必欲困漢陽則是左臂既瘠而又欲移
之右臂今有米無米皆不敢辨雖家置一喙亦
無以自解欲乞使司就委潘承信并帖鄂州差
官一員前來本軍盤量除六千石支軍糧一萬
四千石賑糶在城百姓及朝廷樁積前政所糴

米二萬石欲給兩縣外有五斗一升以上並請鄂州徑自差人般去支用本軍不惟不敢占吝亦且不敢請領價錢又欲後來米船到岸本軍不得收糴不知兩縣百姓便得朝廷肯發樁積之米家得一石果能救其餓死乎自今以後流離飢莩非郡守之責而何榦一介孤寒違上司之命固當罷坐視百姓之餓死亦當罷等罷耳寧爲百姓而罷也榦自知衰老無用未嘗有仕進之念朝廷拔擢畀以郡符於六月間已嘗遣人哀懇朝廷乞歸田里不蒙俞允近以興國趙知軍除本路提舉榦與之爲婣黨至親亦已陳乞回避所有劄本軍以所糴之米發過鄂州及不許收糴乞候榦罷命之至然後施行庶幾使榦不見百姓之餓死不負朝廷差委牧養小民之責則榦亦得以老死山林而無憾矣望賜台慈痛賜矜察施行

申制司再乞給米

照對本軍昨以旱歉就使司乞米二千石伏準劄下臺言交至皆以爲漢陽糴米最多本司從而又稽考之皆是真實其間又有說不欲施行恐成紛紛多事能使斯民被其澤足矣本軍照得今歲旱歉異於常年本軍被旱甚於他郡小官既不敢申聞　朝廷日望本路諸司行下賑恤忽覩使司撥米四萬石應副鄂州并總領所遂敢援例陳乞今乃蒙行下以本軍糴米最多又云其間有說不欲施行本軍只糴得米二萬石自今賑糶已支過七千石只是及得在城人戶其他鄉村並未有以及之本軍在庫錢共不過十萬貫鐵錢準六萬貫湖北會子盡竭以糴米只糴得上項之數一郡之大有米二萬石豈爲最多至於其間又有說者則非小郡之所能曉是非曲直亦欲分明今以爲不欲施行則小郡不敢受此曖昧之謗百姓飢餓亟發米以賑之既有以見大使之仁小官有過聲其罪而逐之又有以見大使之義既發二千石之粟以賑飢民又劾去庸繆之吏不使害民不勝千里百姓之幸

申制置司爲賑糶米價太高事

本軍準使司劄子分撥諸州賑糶米係撥江陵府樁管　朝廷米斛令拘收價錢將來糴米補

還今請契勘本軍在市米價限五日具狀指定
保明供申須至申聞
右𦍑准使劄令差人般米五千石賑糶二千石
賑濟本軍已差人前去仍具申乞只撥糶米三
千石濟米二千石并乞定下糶米價錢仍就扣
雇船隻因依今準使劄行下稱　朝廷旨揮
糶官米每升只可減五七文至十文止本軍照
得朝廷旨揮蓋爲市價不甚貴官價却太賤故
本此體例今本軍每歲米價每升只是十七八
文湖會今客人高擡米價增至四五倍若止減

五七文則百姓無錢可糶必至餓死本軍自去
歲六月糶客米只是四十文一升只作四十文
湖會出糶有孫知軍椿積米經隔三年已是陳
腐故又減作三十五文湖會然比之市價雖減
一半比之每年價例已增一倍如此尚有飢羸
無錢可糶之人今若又欲於此價之上再行增
錢則百姓無錢可糶餓死無疑小民之窮至此
已極豐年樂歲尚有飢餓無告之民父子渴作
然後可以易一飽凶荒之年雖有伎藝亦無所
售今若使之貴價糶米則其錢何所從出只有

餓死而已百姓既無錢可糶所載到使司之米
無處出糶州郡安得有錢可以陪還今差人搬
米雇船雇脚已是州郡陪錢況又積下米斛無
處出糶州郡常賦有限飢荒之年酒稅虧折若
州郡又添此一項督迫必至狼狽本軍去歲糴
到米并椿積米亦可賑糶至今年四五月接得
二麥成熟若使司米價錢減則亦可寬糶百姓
若又價高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所有賑糶米
五千石本軍不敢承受如使司以仁恤爲念乞
發下濟米賙給百姓庶幾感戴生成之賜

漢陽丐祠申省
某資禀凡庸學術迂僻分甘農圃望絕搢紳中
年偶叨一命家貧累重仰祿苟全其於居官本
無可紀誤蒙　朝廷拔擢殊秩甫昇龍以朗蹟
俾貳邊郡爲任匪輕方思勉竭取事設誤忘嫉
既深攙穽隨至由勞造化易佐大藩甫及半年
忽膺郡紱試邑一年而得倅爲倅一年而試郡
破去舊例荐被隆恩粉骨碎肌未知稱塞竊緣
某筮仕以來不避艱險用心過勞遂得奇疾兩
叨劇邑黽勉四考舊疾增加形神𤸃瘁年事浸

晚齒髮衰頹加以禍患侵凌去歲冬夏連喪兒
女之戚衰年傷感幾不聊生兩目昏花不能久
眂是皆用過其分難以支持儻不及今投誠君
父必致顛擠自惟官卑人微不當冒有陳請竊
緣到任已踰半年絕無毫絲補報苟玩愒歲月
爲罪愈深欲乞鈞慈特賜敷奏陶鑄祠祿差遣
庶得養疾故山以終餘年實戴大造生成之賜
候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申朝省爲已乞祠祿申審築城事

伏準省劄備湖廣總領所申興築漢陽軍城壁

軍本軍以總領所貼助錢十萬貫及本軍交割
錢四萬貫先次計辦合用物料將得於中昨來
參酌衆論以爲要害之地不可無城亦嘗申聞
朝廷續聞　朝廷方興築沿邊城壁所費浩瀚
漢陽係是近裏州郡未暇及此亦理勢當然已
不復作此念尋以某行年六十有四素有痟疾
往來不常齒髮已衰加以氣喘去年以來自夏
涉冬連喪兒女之戚感傷憂悴殊不聊生入夏
以來病疾增加難以支持兼到任已及半年殊
無分毫補報遂於數日前專人具公劄控告朝

廷乞賜敷奏陶鑄宮觀差遣庶得歸老故山以
終餘年諒惟鈞慈必賜矜允今來所準係是
朝廷旨揮及漢陽軍合行事件在某未被命去
官之前一日必茸之義自不容有所推辭除已
遵稟外尚有合行陳乞事件小郡不敢專擅當
節次申總領所及轉運司乞行備申但某之私
懇見於專人所賫公劄布露迫切尚冀鈞慈曲
賜憐念早差忠實不欺精敏曉事之人前來抵
替庶幾不至悞事

　申總領所爲已乞祠祿申審築城事

準使帖備準省劄行下擬支官會付本軍計辦
物料措置築城事本軍昨參酌衆議以爲要害
州郡不可無城遂具利害申　朝廷及諸司自
半月前所遣人回蒙參政樞密賜翰以爲朝廷
方興築沿邊城壁漢陽係近裏州郡未暇及此
某以行年六十有四素有痟疾往來不常齒髮
已衰加以氣喘去年以來自夏涉冬連喪兒女
之戚感傷憂悴殊不聊生入夏以來疾病增加
自度難以支持兼到任已及半年殊無分毫報
補遂專人控告朝廷乞歸田里庶得養疾故山

以終餘年竊計朝廷必蒙矜允今來所進係是
朝廷指揮及漢陽軍合行事件在榦未被命去
官之前一日必葺之義自不容有所推辭除已
委官前來請領外但榦竊見築城大役必須計
料合用錢物大數申乞朝廷給降俟有定論則
一面收買物料一面用工興築庶幾有如古人
所謂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者若但苟簡務求省
節纔經雨水即見摧壞何以禦敵若且先應命
旋行陳乞數目不足異日無以支遣必致狼狽
欲乞使司及轉運司委請官屬前來推行計料

合用錢物申明朝廷乞早賜施行以憑遵守兼
榦已係陳乞祠祿之人併乞備申朝廷選差精
強有心力人前來抵替庶幾不至誤事

丐祠第二狀

榦一介凡庸無足比數誤蒙拔擢畀以郡符深
願勉竭駑鈍以圖報塞竊緣齒髮衰暮禍患侵
凌疾病增加精力凋耗近嘗控瀝卑懇以祈閑
退誠意未孚未蒙俞允聞命以來懼深感極不
敢遽有塵瀆本欲少遲旬考再行陳乞近讀邸
報興國趙知軍改除湖北提舉竊緣榦係娶宋
侍講之女趙提舉娶宋侍講之孫女榦之長子
又娶趙提舉之妻妹於趙提舉為僚壻其於姻
黨可謂最親早同師門情誼尤厚監司所以按
察州郡職事之際委有妨嫌在榦若不申明切
恐有犯物議兼榦到任已歷三季仰藉恩芘幸
無敗闕目今雖是旱歎榦已於方旱之初亟出
郡帑收糴到米二萬碩以備賑糶前兩政亦有
樁積米二萬碩漢陽戶口不多後任郡守但出
此米賑糶稍加之意亦不至有飢餓流離之患
榦委非別有規避欲乞特賜敷奏陶鑄祠祿差

遣庶幾少安愚分以終餘年實荷大造生成之
賜候旨揮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
允

申諸司乞備申病篤解罷

照對榦忽於十月初三日感冒風寒不省人事
兩臂不舉難以復行在任管幹職事除已將職
事交割與以次官僉判劉宣教欲乞備申　朝
省特賜解罷十一月十四日奉　聖旨黃榦依
所乞與宮觀

乞離任申省

照對𠡠昨因感冒病勢危篤竊念一郡民社之
寄事體非輕加以旱歎舉行荒政尤非衰病之
人所能任責遂亟申諸司乞備申　朝省改畀
祠祿亦已將職事牒以次官時暫權攝緣本軍
僉判不肯交割職事只得扶病勉強供職近於
前月二十八日伏覩邸報迺知朝廷矜念特從
所乞𠡠即便將救荒等事分委同官及救荒錢
米悉已區處可至來歲五月不敢有誤百姓亦
不敢侵用交割錢米倉庫見管比元交割數目
有增無欠緣守土之臣不敢徑自拋離經今二
十餘日尚未被受省劄久廢郡事實不遑安欲
乞鈞慈檢照已降指揮劄下以次官交割容令
一面起離歸鄉尋訪醫藥實感大造生成之賜

乞起離第二狀

照對𠡠昨因感冒病勢危篤深恐有妨郡事遂
申制司乞備申　朝省於今月二十一日準省
劄奉　聖旨依所乞與宮觀即於當日將軍事
牌印交割與以次官僉判劉宣教尋據劉宣教
回報稱本職即不曾被受交割郡事指揮文字
所授省劄亦無交割與以次官明文再三不肯
接受欲乞鈞慈檢照已降指揮速賜劄下以次
官僉判劉宣教交割本軍郡事施行

申朝省罷築城事

近準省劄差撥大軍創築城壁已具遵稟但所
役軍民必須支給錢米本軍小壘並無儲蓄向
來只交割到鐵錢數萬貫雖有總領所築城錢
十萬貫此役一動只得支撥收買物料本軍每
歲苗米但有二千碩餘官兵請給却管七八千
碩盡是逐旋收糴自今米價比之春間已增至
五六倍亦無告糴之處一年之中得雨不過十
數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今又蝗虫徧野黑虫
傷生田野秋種爲之一空鄉村小民皆掘草根
而食嗣歲之計誠未可保目今飢民嗷嗷愁發
郡廩不足振貸所有興築城壁須耤　朝廷支
撥錢米方敢興役昨來申乞給降鐵錢九十萬
貫乃是春間粒米狼戾之時可以收糴目今若
欲興役非朝廷支撥米四五萬碩并接續支給
錢物則委是難以措手欲望　鈞慈特賜詳酌施
行

漢陽軍管下賑荒條件

一所委官分管鄉村下項
西倪鳳栖村請知縣
長樂北豐樂鋸壠三村請司理
漢陽玉山東玉山西張平麥山請司法
沌口山陽委沌口李監鎮
南豐樂沙港上沙港下委通濟李監鎮
崇仁陳符山口上下梅城相陰委[illegible]縣尉
一請所委官先遍行所管鄉分相度合行事宜
見得人家戶口曲折
一帖縣告示所管鄉分保正副聽從所委官差

使
一請逐鄉盡出地圖山川道路各注人戶於路
之傍人能自食者用紅圈不能自食合糶
官米者用黑圈又於能自食之中有粟可
糶以備賑糶者用黃圈又於不能自食之
中亦無錢糴米者用白圈各開具數目
一逐鄉之中各以比近置立保五五家為一小
甲置小甲首一名五小甲為一大甲置大
甲首一名四大甲為一都置一都正合一
鄉都分共幾都通置一鄉官總一鄉賑糶

之紀綱都正掌百家糶米之事
一逐鄉紐筭合糶官米者幾家每家日三升且
以八箇月為率每月合費若干米本鄉之
內積蓄之家可以收糴出糶者若干碩其
餘欠米若干碩合作如何措置收糴
一遇糴到米即寄藏於都正之家自九月初一
日為頭給曆付人戶每旬糴米三斗
一合賑濟者具數申軍本軍自行措置
又賑濟條目
一漢陽縣二十村分為四隅五村為一隅每隅

請見任官一人主之使各徧走村落停[illegible]幹
救荒之事見任官不足委請寄居
一每村各畫一圖要見山水道路人戶居止各
置一籍抄劄人戶姓名及其家業
一每村選稅戶一人為鄉官鄉官所掌一鄉之
事五家為一小甲五小甲為一大甲四大
甲為一都選一人為都正都正掌百家之
事鄉官都正皆擇稅戶有物力者為之
一以各村人戶分為四等以能自食而又有餘
粟可備勸糶為甲戶以無可勸糶而能自

食者為乙户以不能自食而揩官中賑糶
者為丙户以官中雖有粟出糶而其人無
錢可糶者為丁户
一諸鄉勸到米穀具到數目官司先約度鄉里
價例支價錢還之而以米穀寄於其家責
其罪狀不得移動然後細算勸到米穀及
本鄉合糶人户多寡有餘則移之他鄉不
足則官移粟補之
一勸糶之米官司先以錢償之即寄於糶米之
家使本村人就糶如地里闊遠官司雇人

般擔散寄鄉官或都正之家使人户得以
就糶
一甲乙等人户官司可以不問丙户給曆自十
一月初一日為始至明年三月終每户合
糶三碩每月糶六斗其糶以每旬二斗為
率或一次或三五次就糶人從其便
一丁户乃是鰥寡疾病不能自濟之家即自九
月初一日為始官司先支常平米寄之都
正之家量其户之多寡每月給米三斗給
曆就請每旬以一斗為率

一分布既定所差之官每月巡視而糶官米之
家有不用官司升斗或雜以糠碎及糶不
如數者許人户陳訴當酌量懲治其能用
心助官司賑糶者當薄賞之
一所糶之米每月看拘收錢逐旋拘收皆官司
遣人般取不以勞寄糶之家
申省糶樁積米
照對本軍前任知軍孫承議王朝奉兩任之內
各糶下樁積米壹萬碩已備申　朝省訖作自
去年十一月交割以後竊見粒米狼戾頗亦傷

農而備邊急務以食為重古人三年必有一年
之畜九年必有三年之畜則守土之官任任相
承皆當以儲蓄為念幹遂逐急支撥錢二萬五
千貫會子委本軍知録鄭從政司法梅從漢
陽知縣陳儒林多方收糶務要春前收糶數足
照得上項糶米初非自為經畫乃是循襲前兩
政已成規摹其錢亦非別有措置乃是冬月郡
計稍辦今來所糶逼前政共計三萬碩本是州
郡合行之事但恐歲月浸久貪官汚吏妄有移
用欲乞鈞慈照孫承議王朝奉例劄下本軍遵

守施行
申省樁米八千碩
照對本軍管内多是湖池即非產米之地每遇
水旱公私窘匱甚於他郡自前政孫知軍初始
創小坻倉積米一萬碩其次王知軍從又創廣
備倉積米一萬碩某到任之初見得兩政措置
委是長策亦竊欲倣效糴米樁積遂就廣備倉
接連起蓋兩廒方欲收糴間適值大旱米價踊
貴僅樁積到米八千碩並係本軍司法李昕交
量收管今來欲將上項米湊前兩政共計二萬
八千碩充樁積之數如是本軍欲將上項米支
撥賑糶亦合將賑糶到錢令項樁管準備向後
豐熟日糴米補足不得妄有移用以爲永久之
利今來某已被奉祠之命只俟申審交割指揮
下日即便離任所有倉庫元交割錢物有增無
欠今所糴八千碩乃是樁積出剩之數即非有
礙郡計欲乞劄下本軍照應施行
小貼子
某照得本軍去歲大旱賑糶百姓每米一㪷
糴湖北會子四百文昨來申乞將前兩政米
二萬碩出糶已蒙　朝廷劄下從所申欲見
得孫知軍所糴米已經三年恐日久腐壞遂
先將孫知軍所糴米出糶其米委是陳腐遂
減作三百五十文湖會以便百姓然比之初
糴之價每㪷亦已增及八十文若向後官吏
出糶見管之米或未甚陳腐又須更增四五
十文出糶庶幾公私兩便欲乞詳某所申併
賜劄下施行
某照得本軍去歲旱歎自六月内即出糶官
米並是本軍自行收糴在城内外并諸鄉共
計四萬餘碩已有指準所糶孫知軍米至截
日終只糶得六千碩約度向後更將樁積米
一萬碩出糶便可接至早禾成熟於二萬八
千碩樁積米之内以一萬六千碩出糶價錢
亦尚有一萬二千碩米本色見存以此知積
貯之策誠爲利便併乞鈞照
申省豁常平米
照對本軍去歲旱歎委是顆粒不收尋常豐熟
年分亦是全仰安復州米緣制置司禁米不得
出界轉運司復遣人就本軍界内搜捉米船過

鄂州本軍愈見狼狽急發郡帑及借過總領所
會子日夜收糴到米約四萬碩漢川縣亦糴萬
碩自六月以後便行出糶再將孫知軍任內米
湊合出糶在城人户可糶至五月諸鄉人户可
糶至四月所糶之錢復歸之官其間大段貧乏
及他處流移之人並用公庫趲積到錢救濟約
支及二萬貫文又賴同官相與協力一郡之民
幸不至流離飢殍亦不敢虧折本軍文割錢物
但有常平米約管四千七百五十八碩五斗三
升八合九抄一撮本以備凶荒賑濟之用本軍

亦屢承上司文移令發常平米賑濟今開具前
後用過常平米數目因依下項
一本軍年例自十月起支給常平米至今年
正月終支過一百四十五碩七斗五合乃
是每年奉行 朝廷仁恤之政即非創例
支破
一本軍自去年六月措置賑糶分人户爲甲
乙丙丁四等甲户有税産乙户有營運皆
不仰賴官司丙户則給曆與糴官米官米
之價減今市價一半丁户則皆是鰥寡殘

疾不能自食之人則支常平米以濟之家
日一升諸鄉及在城自九月爲頭至三月
終共支過米一千一百五十六碩九斗五
升
一本軍管内多湖澤荻林湖澤有魚蝦荻林
有藤根皆可充飢尋常旱歉之歲安復光
黄之民皆輻湊於此旋結茅菴採取以食
動數千人然尋常旱歲多是九十月間方
來故可以採取至春春草既生春農既興而
復歸去歲乃是二月以後種不入土四州

之人自六月以後便來採取至九十月間
魚蝦藤根亦已竭矣既無以爲食初則鬻
子次則賣妻又次則餓死延喘者則扶持
以來坐於譙門之外日不下百餘人皆人
形鬼狀去死無幾見之使人蹙頞酸鼻不
覺涕泪之横流也只得擇其尤甚者逐旋
收養給以錢米自去冬至今所收養共二
千七百餘人至正月以後乃爲之區處願
歸者給以裹費使之復業其不願者爲之
結廬使之營生於是去者半留者半自此

以往更不支給錢米然細計之亦共費米一千一十四碩九㪷六升五合

以上三項通費常平二千三百一十七碩六㪷二升皆是當廳相貌委是飢餓不能自存者即無虛偽冒請之人今 某已被奉祠之命旦夕離任所有正月以前支過常平米數須至申聞者

中省賑糶月日及米價

照得牧守之任撫字為先飢荒之歳賑糶為急若坐視不恤則生民必至流離餓死欲給米以濟之則官司亦無緣可辦惟預行儲蓄或逐急收糴然後低價出糶比元價則稍損使境内之民悠然不知旱荒之苦方為得策本軍去歳旱歉全頼前政孫知軍王知軍各有米一萬石 某復於方旱之初就客船糴到米約二萬五千碩漢陽縣諸村糴到米一萬五千碩漢川知縣亦糴到米一萬餘碩自六月以後即行出糶日今市價每米一㪷糶湖北會八百文本軍官米只糶四百文其樁積乆者又減其五十由是城之内外及兩縣諸村百姓幸皆安業在城内外米

合糴至五月終諸村人户米各已樁積在郷下已約糴至三月終尚恐郷下二麥未熟人户艱食再展一月至四月終本軍所樁積米除已發在諸郷外自正月終尚有二萬二千碩見在城之内外每月合糴米一千四百碩自二月至五月終合管米五千六百碩除漢川縣係知縣自行樁置外漢陽縣諸村已有米樁在郷下可糴至三月終再展一月合管米四千碩於二萬二千碩之中撥兩項米約一萬碩則郷下之民可接至二麥成熟城内外之民可接至早禾成熟不至有流離餓死之患矣今 某自知不才多病丐祠得請旦夕離任後政知軍必能加意存恤今合行開具備申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公狀

安慶築城申省

原缺

不可無城則安慶之城誠不可不築幹除已一面將官錢收買木石興工外欲望鈞慈特賜敷奏 朝廷據幹所陳行下本州照應施行不勝千里生靈之幸

小貼子

幹竊見殘虜狂悖妄開邊釁自今兩水固未可慮秋冬之間未保寧靜欲望鈞慈早賜垂念容幹與此邦之人協力創築數月之間或可辦集併乞鈞照

幹又有過慮不敢不申稟者竊見安豐武定軍官言開禧丙寅淮人避寇千百爲羣沿途刼掠直至桐城縣意欲自舒城渡江幸而制司招人充忠義軍此曹方退而就招不然則事之可慮豈特一安慶哉安慶五縣多有港汊可通大江桐城宿松太湖三縣皆是邊山山多巨木人多積粟使虜人據舒城食所積之粟以爲糧伐所産之木以爲筏由所適之港以渡江其爲利害豈細故哉使其有城則不敢頓兵堅城之下矣此項事

干利害欲乞審之
申朝省以安慶築城乞減漕司行下和糴
數
照會本府昨準　朝省旨揮許令創築城壁自
今年五月以來日役六七千人皆是權兊借別
色椿管米支遣目今見措置收糴米二萬石餘
補還又準江淮制置使司行下糴米一萬五千
石又本府年例糴一萬石賑糶在市百姓今來
又準轉運司備奉　聖旨行下本府糴七萬石
實緣本府今載營爲多有缺兩不曾有揷去處

田多旱損委實百姓無所從出本府除已抱認
本路轉運司和糴米五萬石措置收糴外欲望
朝廷以本府創築城壁興此大役特加矜恤行
下本路轉運司免糴其餘二萬石不勝一郡官
吏生靈之幸
申轉運司乞減和糴數
今月十二日準轉運使衙減免本府和糴米一
萬石只糴六萬石仰仞使司存恤小郡之意千
里士民皆知感戴本府昨認五萬石皆是分下
諸縣勸諭人户[illegible]糴諸縣互有詞說稱城以旱

以潦告太湖以陸地多水田少爲說採
皆非飾詞守令字民之官上畏部使者
亦不敢虐諸縣之百姓只有蹙額相視
背取會鄰郡蘄州所認五萬石亦但以
一千石抛下諸縣其餘二萬五千石係差
客米蘄州有蘄口鎮正邊大江可以招
本府去大江水路三百里客舟所不至
可以招邀以是五萬石之米尚未有確
指準若抑逼諸縣道亦不過困苦百姓
廪而輸之官來歲青黃未接之際必有

患竊聞兩淮州郡及沿邊一帶今歲大
浮光來者云粒米狼戾州郡苦於無錢
糴安豐軍六安一邑如洪如汪數大家
千餘萬斛若委官收糴不惟米數易辦
省餽運之費與其索之旱潦之鄉莫若
熟之郡更望台慈痛賜體訪使遂江諸
貧大之賜不勝幸甚
学幹僕有申稟今歲四五月起夫運糧
之民運至五次麥不及割蠶不及繅秧
揷百姓困苦至有地客殺其主人一項

事見送本府是何景色如此本府亦以築
起夫及民兵至三萬餘人其勞民動衆豈
廢業今三郡復有和糴之苦想仁人聞之
爲動心冒昧瀆稟

申淮西轉運司乞免起夫運糧事
運使衙行下本府懷寧桐城兩縣起夫般
用米共一萬石應副安豐軍支遣本府照
萬石每夫擔米七斗并火頭等人共合起
數千人竊詳制置使司行下起廬州米合
廬州人夫般運今若起本府人夫異日本

擔積米若不測起發則本府又不免重
委是利害況廬州去安豐只二百里本
州三百六十里若起廬州人夫只行二
起本府人夫却是行五百六十里往返
只運得米七斗所費之米不多而爲民
特甚尤爲不便竊見安慶民户困於官
夫幾無以爲生運廬州馬草則起夫運
米則又起夫運諸縣和糴米則又起夫
且兩縣之中起夫一萬八千運廬州之
所以安淮民而固邦本也若委是軍期急

迫本府亦不敢辭今詳安豐軍申制司制司又
行下使司使司又行下本府則安豐軍所申乃
是初六七間文字今已十有餘日安豐軍晏然
無他此是但聞光州警急爲此張皇欲乞使司
軫念本府民户困於差役且行下廬州從自差
夫逐旋般運不勝一郡生靈之幸
幹伏蒙使帖行下催夫運糧已管具申屬以往
到事冗未及親布稟劄乃蒙批示不勝恐悚兼
前所申亦有未盡利害今起一夫例科稅户移
户不能自行例雇鄉民鄉民乘稅户之急需索

數十千已重爲人户之苦官司又每夫日給米
二升半官會百文若起合肥安豐之人則往返
只四百里若起安慶之人則往返一千二百里
此其勞逸已爭兩倍官司差人一往一返計十
五日爲米三斗七升五合又一貫五百官會可
糴米六斗四升共該米一石一升五合官司費
一石一升五合僅可運七斗之米則公私俱受
其害更望台慈照幹所申今安豐既帖然則起
六安一縣之夫亦似無害儻蒙矜念不勝一郡
百姓之幸

昨準使帖起懷寧桐城兩縣夫般運廬州米一
萬石至安豐軍已兩具利害因依申使臺訖今
又準使帖再起太湖宿松望江三縣人夫運廬
州米一萬五千石至安豐軍委是重擾人户事
屬利害欲乞照前所申差廬州安豐人夫自行
逐旋般運里數不多則民力不至重困比之差
本府人夫相去三倍事體不同兼本府素無城
壁見今燒磚鑿石收買竹木未免勞動百姓邊
事不寧不敢乞差大軍興築其勢又只得勸諭
百姓雇募執役已具築城因依申使司外併乞

照所申以本府興大役動大衆一切差科特與
蠲免不勝一郡生靈之幸
昨準使帖差本府五縣人夫運廬州米二萬五
千石至安豐軍本府實以民户貧困道路遥遠
申乞免差蒙使司特與減免一萬石只運一萬
五千石闔郡百姓流涕感激自當即便數差起
發實緣本府素無城壁目即興築計料除燒甎
鑿石外尚役三百萬工目今邊事不寧不敢申
朝廷乞差大軍只得勸諭百姓雇募差使今若
又使之運外州之糧則人不得寧城不得築前

功俱廢後患難保官吏士民情意迫切欲乞台
慈特與併行蠲免
申制置司行下安慶府催包砌城壁事
照對安慶府自去年創築城壁至嵗終土功已
畢五門並已包砌目今見行包砌城身別無奇
不過用甎石并灰二匠結砌緣目今未有正
官竊恐情弊百出簡慢怠惰深屬不便合行畫
一具申者
一申本府權府通判曾朝奉仁厚篤實潔廉謹
畏未見其比今來包砌城壁支破錢物浩大

必須檢防姦弊因此易生風波全藉上司詆
護庶幾可以展布
一去嵗所築土城全藉同官協力不避寒暑上
下一意以故費省工速今來包砌亦全藉同
官協力如教授之篤實書記之精審節推之
詳練察推之俊敏皆同官之賢者今欲委請
四員逐日分頭廵視監包砌務令堅實懷寧
趙知縣之公勤去嵗興築用力最多幹當以
其姓名薦之於朝今來所役民兵等人及措
置甎石并灰多屬本縣管下今欲專委趙知

縣措置人夫并甎石及灰務令辦集毋致搔
擾所合支破錢物請趙知縣詳酌申府支請
司法之勁特嘗專委以倉庫出入頗能檢察
吏姦不避怨今欲委司法專一機察諸場
包砌支破物料及支請錢米仍委司法審勘
無異即禀權府便與支給
一去歲興築城壁雖藉同官之力尤藉寄居士
人諳識鄉風土姓相與出力贊助初得陳上
舍王宣教向學賓三人監築土城其所用力
已占四分之一又皆其最難用力之地較之
諸場最為堅緻費用大省去冬商議包砌城
身遂再委請到趙判院陳將仕陳宣教三張
宣教二王宣教胡宣教向學賓蔣解元梁解
元共十二員各分認督二十丈專一監視包
砌而以胡監嶽陳上舍提督諸場此十四五
人者皆忠實勤敏素為鄉閭所推服朝出莫
歸往來監督不憚勤勞如己私事向來每員
各差廂軍二人隨直出入并每月支送錢米
充飯食之費州郡暇日或置酒殺會同官并
寄居士友宴集情意懽洽皆忘其勞今來本
府照例施行
一包砌城壁全藉甎灰安慶府寺觀最多田地
山林太半皆屬寺觀僧道常住優厚亦皆肯
出力為官司辦事遂委僧道分頭燒辦青甎
支給柴料工食錢米並與私家價數一同但
僧道別無用心措置皆有方法已約定甎三
百餘萬片竊慮其間間有鼓倡不肯用心并
苟簡蔑裂合從本府勒罷住持其用心最勤
者合從本府陞差上刹庶幾各知勸戒早得
辦集
一向來商議包砌自上至下各用甎厚二寸除
女墻外城高二丈自下而上甎約百片每片
殺入八分自下而上共殺八尺四重之甎又
皆橫直相交謂之丁搭言其一橫一直如丁
字然多用石灰澆灌既乾之後合為一片牢
不可破今恐倡為苟簡之說減省甎數并石
灰稀少利於速成不計久遠合請同官士友
並照元包砌法以為無窮之利
一興築包砌城壁全得池州壕寨官尹椿并李
都統申之薦到壕寨官王先二人之力而尹

椿尤爲精巧爲諸軍壕寨之所推服經涉寒
暑勞苦之甚本府雖增犒設終未足以酬其
勞令候包砌城壁了日欲從本府申乞劄下
本軍與陞擢差遣本府亦合數支犒酒食俾
之激勸
一本府昨委外四縣燒甎約及百餘萬只緣水
路遥遠無力撑載尋常諸州築城例差軍船
載甎至有往復千餘里者今四縣水路遠者
不過二三百里昨申使司乞差江池兩軍船
各二隻分載四縣之甎其江州既以無船爲
詞池州雖差到船僅能載及一次却乃遷延
月日又復百般需索載甎之費與燒甎等又
且有桀驁之狀難以使令今來欲乞劄下池
州專差兩員軍官部轄搬運四縣城甎除本
軍月有請受外本府照例量行支犒不許過
有需索仍不許遷延歲月如更似前乞從本
府申舉懲治施行
右件申述如前欲乞制置使司劄下本府並從
所述施行毋致違慢伏乞照會
申省土功告畢

一介庸愚誤膺郡寄竊
嘗恃陋不虞春秋深戒
具申　朝省尋準行下於
百七十日版築之役已
三千四百三十步其崇二
尺趾之闊爲四丈二尺面
爲準通役民兵五千人往
而罷以人户產錢起丁夫
萬餘夫人十日而罷初借大
府廂禁軍皆以慵惰不行事
月則每月歇六日每日則停
漸殺其半費錢若米通計官
以贍積支遣不敢支破　朝廷
未興役之初人户亦樂以錢米
取受今來工役已畢兵夫已行
當爲之事亦如人家素無墻壁
理然興大役動大衆興工告成
廷照會
本府前政椿管修城餘錢包砌

原缺

照對本府備準指揮行下
所有支破錢物並係本府
動支窖椿管錢米自今燒瓶
脚用石三層城身用甎四重
式用甎五百餘萬片用石灰
人夫支費在外通計合用官
府未敢申乞給降應副支遣
米亦不敢支動竊見本府昨
任內椿積下鈔錢共四十萬
以準備本府修築城壁使用

行下移撥糴米等外尚存留
四千九百一十七貫二百六十
萬貫且乞 朝廷明賜行下此
錢包砌城壁向後更有闕少旋
輙須至申聞者

申制置司乞撥修城米賑糴

照對安慶府雖稱大郡其實依
歲春夏間率是艱糴民以為苦
置平糴倉積米萬碩春夏出糶
錢糴米還補人甚便之自嘉定

書考力求閑退忽奉
倍切凌兢竊惟制府
之職必得識慮深長
足膺是選雖尚攝郡
愧溢于中若不控陳
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政
郡之寄如郡事叢冗精力
別當哀鳴庶全晚節所有省劄
庫未敢祗受伏候指揮正月二
同奉 聖旨不允

辭兼知和州申省

准江淮制置司參議官節制六關守禦
兵江池都統司三州出戍軍馬兼權安
事黃幹狀照對二月初五日伏准省劄正
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依差知安慶
幹依舊江淮制置司參議官兼知和州節
本州屯戍軍馬並填見闕各就送還人疾速
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仍具已起發及到
月日申尚書省伏念幹一介庸凡伏自 聖
登極誤叨一命迨今二十有六年初任黨庫

當積年敗壞之餘次
臨川丁旱蝗飢饉之
豪強獷惡之俗則以敗
恩除甫司六部之門旋
則任賑濟之勞再守安
險阻備涉艱勤不過苟
求進方拜制參之命復
感深愧極惟是積勞成疾
十旹堪復易一郡倍費區　所
留安慶府軍資庫未敢祗受欲望

敷奏改畀才識優長精力強盛之人
有誤國事所有昨來控免制參旨揮
兼以北虜犯關又蒙省劄從制置司、
安慶府事牒與通判權管就帶制參職
黃州置司措置六關守禦不敢推避除
制參起發前去外然尤覺制幕之職非
容事勢稍定再當控辭併望朝廷憐其
苦許令閑退以畢餘生實荷隆天厚地之
候旨揮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
申制司乞備申省丐祠

照對某昨任安慶府準省劄差充江淮制置司
參議官兼權安慶府辭免不允除已被受訖續
準省劄依舊江淮制置司參議官兼知和州某
以年老多病使之更易一郡倍費區處心力凋
疎難以支吾已嘗具狀控免尋準省劄未蒙俞
允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除寄留制置司庫訖竊
以制司巡歷淮壖令隨至維揚邊事方殷未敢
控請今來虜騎已退在某即非辭難實以行年
六十有七生平艱苦既老尤衰不惟郡寄難以
復行營幹所有參議職事委亦無所裨益緣某

小官不敢屢干　朝省欲乞察其衰莫備申
朝廷特與敷奏改畀祠祿歸安田里以畢餘生
不至有誤使令須至申聞者
申省再丐祠
準省劄改差充江淮制置司參議官
辭免不允已勉強祗受再準省劄
議官兼知和州尋具狀控免未
見寄留制置司庫不敢祗拜
再控告　朝廷已具申制司
祿歸安田里已蒙制司備

疎賤庸虛無取加之衰老
陽曲荷 聖朝特從所請
使欲爲終焉之計忽蒙
辭不獲命銜戴恩德黽勉
即欲丐歸忽被制幙之除
不獲姑受遥領之命又蒙
令赴司稟議及至金陵又令
幸而迄事已歸旬日歷陽既以事
區處自顧衰老不勝其任安慶又
任指揮自不應再還舊任兼辭小
就大辭難就易皆有妨嫌至於制參職事元是
遥領不敢冒昧供職事體亚大尤非衰病所能
任責緣某昨於丙寅年中奔走兵間内併苛疾
日來憂慮痼疾發動難以支吾不免再瀝愚衷
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改畀祠禄以安愚分顧某
幺麽何人乃敢僭越有所陳請至於一再跼蹐
皇懼日待譴誅儻蒙朝廷特賜矜允俯被大造
生成之賜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某今月十九日準江淮制置使司牒備準
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黄
某依舊知安慶府昨於二月内準省劄令將安
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就赴和州新任某除已
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
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要端
倍費區處兩上丐祠之請意謂必蒙俞允今準
上項旨揮仰見 朝廷恩遇之意一介幺麽尚
復何言竊念辭受進退立身大節苟或失宜不
惟於心不安亦且必招謗議古之仕者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某昨蒙改知
和州已嘗辭免今復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
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事體
已定官吏百姓各已解體今乃驅去復還進退
之間全無禮義懷利以事上枉已而直人大節
既虧清議可畏此某雖感朝廷恩遇至於銘鏤
肌骨然亦不忍以垂絶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
見師友於地下欲望朝廷檢會某兩次丐祠狀
特賜敷奏改畀祠禄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
實被大造生成之賜某既被朝命不敢自安兼
痼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前往江池

間就醫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
不允
貼黃　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幹昨準省劄改知和州令將安慶府職事
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禀議至金陵已及兩月制
參以非其所長且元是外郡遥領不敢輒行供
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
區處不敢祗赴安慶府則已係解罷之人既辭
和州若再適安慶則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尤
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只得控告　朝
廷力上奉祠之請謂必蒙俞允今準省劄令依
舊知安慶府竊念幹禀資介僻處分孤危平居
無事易遭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
今既辭和州復之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
不肯舍又曰包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人
已籍籍生平自守廉隅不敢妄圖榮貴今年幾
七十乃自陷於寡廉鮮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
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論必以包砌城壁
爲念幹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爲區處造甎四百
餘萬城門已砌城壕已開防城器具已一面置
造同官既各分頭管幹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
可託者十有二人人分百二十文監視朝至暮
歸如已私事不過今秋須可畢工　朝廷所給
錢米足可支遣不須别作經營若但付之權官
亦可不勞而辦況潛皖之勝兩淮甲郡又皆遊
官名流之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已嘗
去官又復再往蠅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
徒取譏訕幹一生艱苦既老尤衰開禧丙寅
往來兵間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痼疾又復
發動形體支離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之誅
投誠造化欲乞特爲敷奏改畀祠禄俾得歸老
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三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幹昨準省劄再知安慶府幹不避誅譴乞
改畀祠禄仍以君命之嚴未敢退安田里爾以
痼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
府差人賫到省劄一道乃知螻蟻小臣言詞拙
訥尚未足以感動　天聽竊惟　朝廷之意蓋
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包砌
未畢故欲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遇小官憫

忩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人所共知
缺以老且病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
安慶乃從而受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恥
之風哉生平狷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乃自
蹈於無廉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矽城一
事見計置燒甎約可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懲
往年張寇之變喜於得城以自固寓公士友之
忠實可託如太學生陳案者十有餘人各願自
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歸如治私事權郡通
判董永之公廉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
部亦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役以下無不竭力
以董其事胥吏無所容其姦工役無所逃其役
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勤　朝廷顧慮上
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則下亦以禮義廉恥而
事其上賈誼以為聖人有金城者此也今乃使
缺有辭小受大寡廉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
非不深又豈能責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
自敗其立身之節又以壞國家涵養風俗之化
缺所以寧受方命之誅不避再三之瀆也棘缺
開禧兵興往來五關備嘗險阻因得痼疾目今

發動醫治未愈加以痰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
特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
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留江州軍資庫

辭免奏事指揮申省

照對六月十六日江州發到省劄一道六月八
日三省同奉　聖旨黃缺令赴行在奏事者缺
螻蟻小臣比蒙　聖恩改差知和州因背以衰病
辭矣繼準旨揮再知安慶府又復引嫌控免揆
其方命合即嚴誅天地優容不加之罪更叨收
召俾造闕庭自顧何人乃蒙　朝廷委曲注意
如此恭聞恩命感極流涕缺是無朝覲遂對清
光平生之榮莫大於此所當恪思不俟駕之誼
疾趨前進豈宜尚有陳請然人臣之道或懷隱
情蓋有不容不屢瀆者缺踈庸拙直寡無能解
可取公朝過聽引而進之豈非以其涉歷州縣
粗知世務或能罄竭愚管有補聖化報分之一
耶缺爲貧所驅出從吏役不過律己奉法恪守
常程初無奇策何足上裨日月之明而性資狷
介與世多忤每懷憂畏但思退藏今復景迫頹
齡身抱痼疾形神衰憊智慮荒落儳又不自量

度嘗昧而前非特術業空踈無以稱塞明詔當
退而進有乖名教徙招物論恐孤　朝廷平日
保全之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涣改畀
祠祿使得退安愚分實荷造化始終生成之賜
須至申聞者伏候旨揮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辭知潮州申省

照對缺九月十一日準省劄二道三省同奉
聖旨林士衡除廣東提刑吳季貢除廣東提舉
趙汝儆除提舉廣南市舶黃缺差知潮州並填

見闕候任滿前來奏事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
三十人疾速起發之任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
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缺官
卑人微不應辭免緣有悃愊須合控聞伏念缺
碌碌常才無以逾人公朝過聽拔擢超躐皆出
望外奉祠來歸養痾待盡潮為佳郡且復便家
仰戴簡記使令之意缺頃以奔走州縣不避勞
苦遂得喘嗽之疾歲久日深春夏以來腰腹之
間忽加痞結坐卧常多於行立飲食每減於舊
餌扶曳上道必至顛躓兼聞潮陽闕守已久滯

滯日月深恐廢事欲望　朝廷察其誠實特賜
敷奏亟選賢守以惠一方使缺補滿祠祿優游
餘年實出君父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祗受
除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伏候旨揮十月七日
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
發之任

再辭知潮州申省

照會缺九月十一日準省劄差知潮州缺嘗以
老病申乞敷奏寢免恩命十月二十一日復準
省劄奉　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旨揮疾速起發

之任者缺螻蟻小官不當再三申瀆上恩隆重
便合承命疾趨實緣疾病沉痼難以支吾向者
聞命之初驚恐昏憒拙於敷陳以致誠意未孚
復降促行之旨乞念缺喘嗽宿疾已八九年氣
息日衰病勢加甚今夏復於腰腹之間結為瘕
塊上下攻擊痛楚難堪行動寢處常須攙護呻
吟困悴食少肌羸自恐大期將至豈堪復走道
途若更郡務縈心立見顛仆上負　聖恩下速官
謗欲望　朝廷察此由衷之請貸其方命之誅
特與敷奏追寢成命若蒙矜憐貧病更與陶鑄

宮觀差遣一次以活餘生實荷生成之施所有
省劄見寄留福州軍資庫伏候旨揮十二月十
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所乞差主管亳州明
道宮任便居住 八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

照對臣准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
旨黃臣差知安慶府填見闕令所在州軍差撥
兵級三十人津發限五日前去之任候任滿前
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遞接人到日止仍具已
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付臣照會者伏
念臣螻蟻小官使合聞命疾趨仰酬眷遇不應
敢違近制尚有控辭實以臣極陋至愚無足比
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爲倅
一年而守郡越去故常極爲超躐而臣學術
狹賤分奇窮拙於奉承動多齟齬但知悔尤甘
就沉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爲大幸而恩寵之沓
至委實難勝衆議交非孤蹤難免若不控投哀
父必至自速譴訶況安慶爲郡實今重地付之
庸懦衰孱之人責以保障藩宣之效恐辜委寄
倍費生成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容

臣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除
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
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八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行狀

貢士林君丕顯行狀

君姓林氏諱蘷字丕顯福州連江縣鄭崎人鄭崎州之東南海中水環之去市郭絕遠島居之民耕且漁以生罕業儒儒名者率狹陋守尋常無超越之見君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爲文操紙筆立就從鄉之儒先三山林公遊與東萊呂先生爲同舍生東萊先生年最少少於君且數歲先生所爲詩若文輒手抄默誦之其後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四方學者師摳衣從者數百人君聞之慨然曰吾得師矣裹糧浮海詣首受業從諸生後惟謹君年四十有二矣先生方裒集諸儒詩春秋之說其所編次君與有力焉諷玩抄錄窮日夜不少懈勞心疲精甚或眩瞀僵仆幾不可支持少定復摶索誦習如初先生嘗曰此閩中瑞物也每舉其立志用力者以誨諸生焉語及當世名儒斂衽起敬而於武夷朱夫子尤拳拳不少忘後嘗一再侍函丈猶以負且老不得朝夕見聞其鄉人有嘗從學於夫子者雖後出晚輩必造門願交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其天資樂易純實事親孝友於兄弟於親故之誼尤篤平居與人言怡怡然惟恐傷之雖待子弟僕隸亦然家庭瑣碎心事隱微雖毫髮未嘗有所隱於人方從學金華毋夫人鄭氏尚無恙君思親之在遠中夜感念歔欷以至泣下及歸鄉人慕君之賢郡文學以禮延致之居數月即引去曰不遠千里而辭其親者爲道故也今又安能舍其親而爲人乎即歸杜門竭力致養執親之喪哭泣悲哀鄉人不忍聞既反哭曰吾朝夕侍吾親而忍一旦離之乎晝奉几筵夜宿墓下更三年如一日名其所居之廬曰著存除喪猶不忍去迺率其子弟若兄弟之子肄業焉終其身平生未嘗計貲產豐約兄弟同室無間言輕財急義朋友之貧者力賙之衣服囊篋恣所取至有背義忘施而復請於君者君待之如初無毫髮怨望靳惜意君家伏臘本粗足卒以是取困乏鄉人皆嗤之君曰吾有讀書教子而已貧富貴賤天也死之日家無餘財朋友善類無不爲之齎咨灑涕者

嗚呼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
樂資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又不惟
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斵喪其良
心若君者乃能於大海之濱荒僻之隈超然知
以從師問道爲事而不惑於世俗尋常之見豈
不賢於人乎哉君之曾祖餘祖[illegible]父元炳皆隱
德不仕至君始獲與薦書娶柳氏潘氏子二人
審向審尚女二人長適將仕郎趙汝潢次未行
君以紹熙癸丑年正月卒享年五十有九將以
甲寅年後十月葬於金聲坑之原審向來言曰
先人之友最厚者莫如君知先人之志趣行事
最詳且實者宜亦莫如君今不幸先人歿不次
其事無以發先志示後人敢以爲請余艸角聞
君名既冠從師於武夷金華遂獲與君爲忘年
友二十餘年之間辱君之教而於金華之日相
與爲最密故知其所以爲學者尤詳焉遂不敢
復辭而次其事之大槩如右謹狀紹熙五年九
月日江夏黃榦狀

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中王公行狀

本貫漳州龍溪縣

曾祖[illegible]補太學上舍生妣黃氏
祖彥道鄉貢進士贈朝奉郎妣安人莊
氏蔡氏
父羽儀朝散郎通判衢州累贈朝議大
夫妣宜人楊氏

公諱遇字子正王氏之先世有篤行鄉閭敬之
以長者名其家至公之曾祖始以舍法兩魁其
選朝奉公五與鄉薦雖不第以儒業顯相繼爲
學者師別駕公博而文尤長於詩所留題人爭
傳誦以熟公資警敏自力於學少遊鄉校挺挺
見頭角甫冠爲太學生文詞優異月書季考數
占前列未幾升上舍東萊呂先生器之以學職
屈公公守規矩諸生相戒無敢犯乾道五年廷
試中甲科調臨江軍教授丁別駕公憂閩俗多
忌以喪歸自外者不以入其家別駕公歿于建
公護喪以入殯檻間哀毀蔬食終三年無違禮
再調虔州教授丁宜人楊氏憂既免喪再調蘄
州教授公之三調教官也率需次五六年其
不赴也又率以官期甫及而丁家禍至蘄
之登第已十有七年矣一時輩行才學出

者皆已登膴仕公恬然不以動其心方閒居時不遠千餘里受業於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之門考德問業以正學不明爲已憂精思力行以求自得不務爲入口出耳釣名聲求利禄涵泳渟滀所蘊益富而人亦以大用於世者期公矣靳學久廢諸生家坐而官餉之公嚴爲程課寢食必於學日爲講說語孟經史一以洙泗伊洛之傳爲正夜漏下二十刻猶裴回學舍督諸生誦習奬勵戒飭靳人化之衣冠濟濟若中州然既滿秩丞相留公欲以掌故處公且囑公俟公

曰朝廷用人使之知又使之俟是吾不才以自玷辱也亟謁部注福州懷安縣丞閩帥詹公體仁鄭公僑以禮屈公寘幕府公極意裨贊事無纖鉅咸盡其心力不以名德自居也給事尤公袤祭酒李公祥皆一代名流交口薦公丞相趙公亦聞公賢且將擢用而僞學之禍興矣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長樂縣丞相陳自強侍御林采輩所居權勢熏灼鄉井騷動官吏凜凜奉承少忤意輒罪去人 公愛公介然自守持身廉謹莅事公勤諸 亦莫敢撓也撙節浮

費積緡錢數千興修大塘水利溉田十餘萬頃歲旱而稔邑人植碑立祠以報公德郡以聞于朝當路者不敢没其實而增秩焉轉奉議郎通判贛州公之方注邑長樂陳自強爲諫官與公有太學同舍之舊欲薦公其薦歸也自強爲丞相欲留公其倅贛也部使者既以公薦屬有旨侍從郎官薦賢諸公要人亦交以公聞時韓侂冑擅國公毅然不少貶以求售也侂冑既誅犁邪寘斥衆正登用丞相錢公始擢公爲太學博士未數月除諸王宮教授駸駸嚮用矣適毗

陵大旱議選可爲守者以公誠心惻怛熟知閭閻疾苦遂屬公既至講求荒政竭官府之儲以賑民公帑之餽遺公廚之犒稿一切停罷積金數萬緡以資糴本捐俸金以助賙䘏勸分通商纖悉具舉屏騎從出入阡陌去城四五十里間皆躬自巡省餘擇官吏以委之無一户一民不被其惠者毗陵歉最甚而民無流殍公之措置有方而勞來不倦也既又講求毗陵致旱之由以爲其州地勢於浙西爲最高所仰者太湖水利往往爲勢家侵奪填塞爲田於是悉行開掘

使復其舊雖豪右無所憚時朝議欲行鐵錢於沿江諸郡公以為兩淮鐵錢壅滯民間重困正以盜鑄者多今又於沿江州郡行使盜鑄之徒必欣然動心莫若權罷上鼓鑄則鐵錢當不勞力而流轉通行矣未幾京口果以軍情動搖為言始服公遠識而鐵錢之議寢矣浙東大飢廟堂以公有毗陵救荒之功遂詔公為提舉常平使者入對言水潦浸淫太陽虧蝕災異相仍淮南凶民嘯聚動以萬計京都護衛理宜嚴肅乃有狂夫唱亂駭聞四方此何等時何等事而不

為深思遠慮乎必須齊戒以飭弱剛大以進德急聞直言以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法令貴乎順上下之情貴乎相通斷絕糾封墨勅之原常存卹民如傷之念又言常州北濱大江南連大湖運河貫其中兩旁支港接續聯絡今皆堙塞傍湖本皆良田豪民巨室謀取大利乃於水面圍築成田則傍湖之水利皆廢矣若朝廷明行禁戢為郡守者任滿必開浚一二所則水利流通矣公既至留心賑濟一如毗陵時鹽課久不登撿梲吏姦優恤亭戶鹽筴之入視昔有

加焉朝議欲行計竈買鹽之策公力爭之以為昔人置立鹽場定為鹽額非不知竈之可以數計必其顧惜亭民不欲盡其力也今必計竈或有虧一日二日之鹽官司便以罪加之則雖顯罪日積不可勝加非惟浮鹽難買將與額鹽幷失之矣設使官鹽充積必有獻言計口賣鹽者則是今日之計竈買鹽乃他日計口賣鹽之原也議遂寢公之論事發於忠誠故質實剴切如此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　皇帝臨軒策士公考校殿廬地禁事嚴時公年已七

十矣不敢辭得疾噤不敢告既畢事病轉劇以六月九日終于位公性仁厚族人不能自食者贍之葬死者之無歸貧不能嫁者具資裝而遣焉朋友之絕者捐金以賙之蓋有長者之遺風焉家之吉凶喪祭一以古禮斥去巫覡老佛之陋故公之歿其子治喪悉遵公命公在蘄與諸生講論兩漢興亡之大端集而成編名曰漢議及其他文集悉編次藏于家公先娶安人陳氏繼室安人沈氏皆有賢行先公卒子二人長仲信預鄉薦亦先卒次仲誠公遺澤及爲女一人

適承務郎知福州福清縣楊士訓孫男六人女
二人公歿之年十月二日葬于其州龍溪縣石
獅山之原其子仲誠次公行事而以行狀屬[illegible]
且曰仲誠之先君子不妄交於子獨惓惓焉其
毋辭惟公立言行事炳然在人耳者既不可泯
沒矣士大夫馳逐於富貴蓋有不度其才之稱
否而冒之者焉及其析圭儋爵顯其身肥其子
孫而視公家事乃漫不加意公以少年擢高科
諸公薦引不容口才非不足於用也宜超躐貴
顯矣乃反低回遜避若不屑就從仕四十餘年
列於朝者不過數月官不過郎曹用不足盡其
才也而鞠躬盡瘁不擇險易蓋至於老且死而
無憾焉是非學識之精義利之明超然於流俗
之中不以一毫私欲累其心者不能也是可激
貪鄙之情而厲風俗矣遂不辭而敘其事如左謹
狀

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君行狀

本貫贛州寧都縣
曾祖京妣林氏
祖通妣嚴氏
父[illegible]從事郎靜江府司理參軍妣謝
氏楊氏

君諱興宗字光祖其先廬陵人唐末始祖士方
爲虔化令遭五季之亂因家焉紹興間改虔化
爲寧都家世業儒饒於財喜施予閭里稱之司
理公性嚴重不妄言笑監金陵稅院奉職廉勤
大爲建安忠肅劉公珙所知年踰強仕即倦遊
以致其事君其嫡長子也資稟純厚襟懷坦夷
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則剛毅有立自爲兒童不
好嬉戲儼然如成人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
習一意於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
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
其與世背馳君處之怡然兩預鄉薦不第即棄
去慶元五年該恩廷對入等調主隆興府南昌
簿南昌劇邑簿書繁冗吏緣爲姦君勾稽不倦
户籍升降稅租登耗毫髮無遺漏牘而藏之官
民俱便歲適大侵趙公希懌持倉臺節選可囑
以荒政者莫踰君君出入阡陌檢視虛實務均
其惠富民有蓋藏者勸以出粟平其價靳而牟
利者發廩而償其直飢民賴以全活趙公賢之

凡民訟歷年不決者雖旁郡外邑悉以委君有袁州分宜董氏者園池爲近鄰所占改易途徑人莫能辨君廣詢傳訪親詣其地索文券考步畝積年之訟一日而伸南昌伍氏欺妻黨孤弱徙其母外邑指爲逃絶給據而佃其業經四十年其孤訟之數載不獲伸漕帥二司交以委君索據辨證考其業之所自出旁引鄰至及元賞業之子孫供證得實一府稱其神明邑有豪民窩聚逋逃流毒一鄉無敢誰何人以冤訟里正驗實獲遭其捶反自焚其居而訟之無以自明君造其里鄰近畏之莫敢言得十歲小兒訪問得實艤府縣之鄉民以安君嘗誦程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故其在南昌簿職雖微不敢自怠理冤雪滯無慮百十數其欲去也士民合數百列狀于部使者求其政績挽而留之既不獲命則送別者塞塡街巷餞于江皐者僅滿焉見者以爲先此簿職所未有也秩滿注肇慶府節度推官君於是浩然不復有從官之意矣君生未閱月失所恃事祖母至孝嚴氏歿獨予田數百畝以助遊學君不以自

私悉以供歲時祭祀之用司理公晩年以舊居近市闢室于金精谷口之陽以適餘年君以晨昏不可遠離遂闢其旁以居司理公得疾不遠數百里躬自請醫朝夕扶持湯藥衣不解帶事繼母楊氏尤得其歡心居家動遵古禮冠婚喪祭不肯雜以世俗之儀子孫環立必誨以聖賢躬行踐履之學其於鄉黨無賢愚貴賤接之以禮見人有善稱獎不容口聞人之過反以急難告者如己隱憂凡鄰里有紛爭必先于君君以理折衷俱得其平至或輟己物以息訟人或有犯未嘗忿嫉從容訓責終歸於恕使自愧服禮賢好士出於誠心往來寓都者以不見君爲慊過從者館穀無虛日故田園雖豐而蓄無餘貲劇之無悔也歸自南昌闢所居之南山創精舍取後凋之意扁曰歲寒儲書聚糧以待四方士友爲暮年講切之益自號唯菴鈍叟日處其中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君晩年方欲休致以卒所業不幸遭長子之戚未半載而君遽得氣脇之疾雖卧疾手不釋卷故舊

見之勉以少事調息君曰吾於病中靜觀此理
愈熟愈深政自無害也未易簣十日猶與學者
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至次日中
忽謂諸子孫曰吾病必不起矣我死勿用浮屠
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
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言終奄然而逝
卒之日里之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善人君子
之云亡後進之失所也斯道不明千有餘年二
程子出孔孟不傳之緒得以復續然諸儒迭興
講論不精易以訛舛晦菴文公朱先生講道於

武夷之下然後邪說詖論無復肆而後學有所
宗師君自知學以來既有意於聖賢之事聞旁
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君往從之遊視其說茫洋
惝怳無所依據不遠千里授業於文公之門堅
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文公
嘗以純茂篤實切己致思用功正當稱之僞學
之禁興一時學者諱名其師君執禮益勤厲志
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没君星馳而弔心喪三年
嗚呼若君者豈非天資之厚志學之篤而又能
就正於有道故其居官治家應事接物處之終

身無所悔怍如此則君之云亡豈不深可痛恨
也哉君年六十有七以嘉定五年六月十日卒
于家娶謝氏有賢德先十一年卒子五人長浚
之先一年卒次夢吉與鄉舉次頤之益之艮之
益之繼弟興邦後艮之亦早夭女二人長適劉
昌時次黎宗海孫四人樸檁椿榴女孫七人有
文集十卷號唯菴悲藁藏于家幹於君有同門
之契交遊非一日宦於江之西尤相親且相好
也因其從子益之之請述其行事之梗槩俾求
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請銘焉謹狀

處士唐君煥文行狀代梁縣丞大亮作

君姓唐氏諱堯章字煥文福州閩縣王峬人州
東南際大海江水之所入有山屹然錯立於其
中者五王峬據其上流視諸山爲傑出居其間
多秀民去而操巨貲航大海以牟什一之利者
相踵也君世家焉曾大父威大父正甫父恩皆
隱晦不仕尤不喜營利輕財急義聞於鄉紹興
間君大父以綱運有功當補官棄不顧出藏鏹
二百萬以賑貧鄉人疾革取券焚之遺命勿責
償焉人皆以爲難君幼孤大父撫教尤至君承

祖父之訓不復以生業爲念服除之已責毋毫髪
靳惜意始治進士業不售即棄去視世之榮利
泊如也嘗曰讀書務明理豈必爲利祿計耶留
意經籍至老不倦歲晩聚昏諸子誦書必令高
聲曰庶我聞之而有益也聞晦菴朱先生講道
武夷語其子舉曰吾老矣不能從夫子游爾其
毋忘吾志乎既而舉獲登門授業以歸詰其所
聞竦然曰吾得聞所未聞死不憾矣繼而曰入
耳出口學者大患爾其戒之其輕利重義而篤
於問學如此故其處己應事往往有人所不能

及者居家孝友接人樂易執親之喪三年如一
日既免喪猶不忍服華飾夫婦相敬如賓親屬
閭里遇之有恩未嘗有違言下至奴僕撫之亦
各得其意終日恂恂如不能言至其見義必爲
則斷然有所不惑也性不喜浮屠常謂學佛者
曰謂事佛爲可求福田利益耶是教人以爲善
而有所利也謂能懺雪罪惡耶是導人以爲惡
而有所恃也使人皆有是心則爲善不誠爲惡
不忌佛之教使然也尚何足學哉識者以爲知
言娶陳氏先君五年而逝治喪不用浮屠鄉人

旨與之君不爲少變爲文以示諸子大略以古
人治喪自有常典羌胡之教不足爲法吾百歲
後汝曹謹毋爲邪說所惑以背吾言故君之歿
也諸子得以不敢徇俗若君之教也自佛之說
入中國哉天下之衆而從之雖豪傑之士有不
能自解免者王氏入閩崇奉釋氏尤甚故閩中
塔廟之盛甲於天下家設木偶繪像堂殿之屬
列之正寢朝夕事之惟謹髠其首而散於他州
者閩居十九焉其崇信如是君乃獨能不爲所
惑非其義利之素明問學之素講其實能若是

耶若君者可謂勇於義而篤於自信者矣君以
慶元戊午正月晦日殁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三
人舉術習女四人長許適歐公旦次登亡餘未
笄孫男一人復孫女一人先是君爲母潘氏葬
墳於九龍山之原曰吾生事之未足死當祔之
朝夕必往省焉至其寢病猶扶杖以往忽自歎
曰吾老矣登陟良苦孰若蚤從吾母遊地下乎
諸孤從其治命斲以四月二十九日葬于潘氏
塋之東偏而記其平生言行以求狀於余余於
舉有舊好辱聞君之行爲最詳哀其請而不得

辭也故爲之類次其大略于右謹狀

處士潘君立之行狀

君諱植字立之姓潘氏九世祖諱[redacted]事王氏爲銀青光祿大夫自光州固始入閩家于福州懷安縣之水南世業儒至君之考諱滋始貢名禮部紹興初習淳質中原衣冠多南徙吾鄕之儒學彬彬焉其以文詞行義爲學者宗師則若李若林其傑然者也二先生之學以孝弟忠信窮經愽古爲主及門之士亦往往渾厚質實志尚脩絜若貢士則又其徒之傑然者也貢士於學

至老不倦聞鄕閭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之游後聞晦菴朱先生講道武夷有非他師所能及者遂慨然屬其子往師事之君遂與其兄柄不逺千里而往拜焉君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衆皆謂宜以童子應試若貢士曰躁進速成非教也少長爲文操筆立就然未嘗效世俗剽剥綴緝曰韓與蘇吾所法也於二氏之文關鍵脉絡沉潛諷味故其爲文語意雄健遊鄕校流輩推先焉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復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

貫穿出入如指諸掌談論亹亹率皆屈其坐人方以世交馳於射策决科之習君之天資學識於科目可俯拾乃與其兄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屬志前脩回視故習若將浼已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誚不顧也智識日進聞見日廣尤以務實爲己爲本由是師友交稱之退而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礲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詠自娛閨庭之間怡怡如也生平慷慨有大志不能規規較錐刀事生産襟度坦夷無畦畛於親友之誼尤篤每見必連留竟日情意

懇欵殷勤之費不計家之有無喜施予賙人之急雖斥家人簪珥以振之略無秋毫顧惜意鄕閭有事訟者輒詣君求决君爲之平曲直以義理開譬各釋其所爭而去親戚急難奮身以援之利害有所不計雖罹困辱不以爲悔急於救世亦有知其不可而爲之者雖未免賢智之過然以世俗滔滔横目自營者視之是可不謂之賢乎使君而見用於世其事業當有卓然可觀者而困頓疾病卒賚其志以歿所以施於家信於友行於鄕閭者僅若此豈非命夫君疾病累

年至其屬纊之夕與其弟訣若未嘗病者亦可謂達於死生之變矣死之日親朋閭里無不爲之洒涕亦君之誼有以感於人也夫君享年五十有九以[redacted]終于正寢娶[redacted]氏先卒子一人大圭業進士女二人適進士倪泳孫孫女一人以踰月之制[redacted]葬于[redacted]之原禮也絲之兄弟嘗受教於貢士公於君之兄弟交遊者非一日也生同里學同師今又締姻於君家則述君之行其何辭謹撫其梗槩以諗來者

太恭人李氏行狀

太恭人姓李氏諱洞安其先李唐之裔五季之亂有徙居與化莆田者郡稱甲族曾祖宗頴贈通奉大夫祖持正左朝請大夫知潮州崇觀間與曾叔祖諱宗師同遊辟雍名振當世號大李小李其後宗師延對爲第二人朝請公繼亦擢第父尹仲迪功郎廣南提舶司幹官母宋氏禮部侍郎棐之女太恭人端重靜淑一語笑不妄發父母愛之既長相攸爲朝散郎知高州贈朝議大夫趙君諱公賓之配孝敬慈順以賢婦稱

朝議公歷仕四十年居官廉謹不殖貨利所至可紀者亦內助有力焉朝議公終于高州太恭人扶護以歸艱險萬狀既達寓里橐無餘貲聚指數百惟以勤儉教子爲急每謂諸孤曰汝輩年漸長宜各勉學使吾及見汝輩成立他日見汝父於地下則無憾矣間關貧困餘三十年至其晚歲長子抱孫聯翩科第太恭人自處沖澹日課佛書自言吾生平未嘗萌一惡念喜施予不問有無諸子欲奉版輿便榮養不顧也由是諸子各擇邇地以仕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晨興忽呼諸子孫而告之曰吾昨夕夢朝議公在前言[redacted]如平生數將止此乎命辦衣衾且湯沐家人以太恭人體力康強何遽至是或竊悲泣復視之曰不可徒亂人意言訖而逝享年[redacted]十有[redacted]初以朝議公再封安人後以男彥候彥倪兩遇明煙加封太恭人男十三人存者九人彥候奉議郎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彥假從事郎邵武軍判官彥倪奉議郎知南劒州尤溪縣彥優中國子監舉彥伋從政郎興化軍興化縣令彥仟修職郎廣州南海縣東尉彥倨彥

偶彥傑並累中監擧女九人存者四人適進士林炳蔡幼度國學進士林應辰進士陳雩孫孫男十五人瑛夫修職郎潮州潮陽縣主簿璜夫縮夫並三中監擧旺夫習進士業尊夫紱夫並中監擧瓏夫統夫盤夫繼夫時夫嵩夫興夫尚童幼孫女十九人適進士蔡應孫錢琳鄭元父迪功郎前汀州清流縣主簿杜功綽進士林天祐陳學文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時淦不惟衣冠之盛萃於一門而樂善循理人無間言者賢母義方之訓也詩人以麟趾信厚爲關雎賢淑之應其信然耶天族天所芘也一室之內母子兄弟無一念而非天也則如天之福豈自外而至哉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候官縣保慶寺上塢山之原從朝議公之兆也前期彥傑摭其世系行實俾林述之林家世城東後從而南未嘗不東首者以丘墓之寄於東也丘墓之感又未嘗不痛心疾首焉則於其鄰之賢者安得不欣然慕之今乃知其爲賢母之教也旣以自悲又悲夫人之不可復見遂述其事以誌來者謹狀

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狀

公姓林氏諱周卿字少望林氏爲閩大姓孝友之風著自古昔散而處者亦多閩人公之先占籍福州之江南五世矣江南爲州之中土其俗質實渾厚故公之家世皆以篤行厚德稱於閭里公敏悟端重色溫氣和襟懷坦夷與物無競少從合沙先生鄭公少梅學通易大旨所交遊皆世名勝及壯失所怙事母馮氏年八袠公鬚髮皓白怡愉戀慕有嬰兒之狀處兄弟友愛常恐傷其意貲產厚薄一不經念悉推祖父遺業奉其兄鄉閭有同氣爭產不平者必擧公盛德以爲訓仲兄蚤世撫其孤女使有所歸宗族單微婣獨不能立死喪嫁娶不能擧者極力賙之無倦色其居家未嘗厲聲怒容居鄉未嘗後人先已趨人之急如己隱憂聞人之善若自己出以是服公之仁慕公之義者內外老稚無間言公自少遊場屋已嶄然見頭角人固嶄公以大其家矣已而蹭蹬不遂公處之恬然安貧守義擇師教子之外無他念公之子司業君垧遂入太學連中有司覓以舍選魁多士出綰郡紱入儀天朝斑衣爛綵極其孝養公亦未嘗少易乎

素遇貴賤必與之握手劇談無復畦畛語及桑
梓則動心墮淚不知宦遊之樂也會兩學與京
尹競司業君謂待士宜以禮力爭去國兩學諸
生扣相府門乞留者數百人公以得歸爲幸趣
家人指日就道旣歸即所居之旁鑿池築室樓
以儲書亭以宴客草木成陰風日晴燠親賓畢
集釀酒爲會年幾九十視聽步履不減少壯飲
食倍人儀狀甚偉聲音滿堂進拜公於前者不
知其已老也忽晨興命家人取瓜果杯勺羅列
庭下公起攝衣焚香酹酒以告曰某年八十有

六天地祖護之力也生平心事毫髮不敢欺請
酹此而逝又呼兒孫下逮僕隸飲以辭曰人生
如寄吾年至此尚復何望此心無累可行即行
今與汝曹酹此而別越三日疾有瘳家人問安
否公笑曰晴明即行至晩命浴索酒一飲整襟
正寢而逝嘉定庚辰六月十九日也其達於窮
通死生之變如此則公之處於家於鄕者又不
足以盡公之蘊也公寛厚博大人也豈若是淺
丈夫然哉利害未毛髮許兄弟骨肉反自如仇
讎榮辱得喪之際小不如意則戚然若不可以

生者一旦意得志滿則前恭後倨視故交如路
人於公得無愧乎公敎其子以書生起家名聲
震當世立朝挺挺有風節不可謂無所自以子
恩封至通直郎娶陳氏追封安人先三十二年
卒子一人司業君也孫男三人昌嗣昌壽昌敬
昌壽國學生餘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國學生
陳嘉謨次迪功郎前潭州湘潭縣主簿陳與龍
次勑賜同進士出身魏復亨次進士黃韓次尚
幼將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移風鄕龍灣之
原從先兆也某於公爲後輩獨嘗拜識公於三

十年之前旣與司業君爲筆硯交後復託姻婭
之好於公行事知之審矣司業君以述公之行
見囑不容辭謹掇其梗槩以諗來者謹狀

貢士黃君仲玉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
從王氏入閩因仕焉居言路有直聲後遷至中
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
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鄕閭感之號爲長者曾祖
緯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今
稱長者不絶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閭

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
純厚襟懷坦夷樂於為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
浼己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久
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
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
療之雖貧下危篤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
屬鄉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為之委曲剖析納
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
少力學自奮為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為浮靡
徇俗歲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

列自是切磋往復遂為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
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斂為己慨然以
歲月遲莫役志俗學為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
端居莊誦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
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
之原年事既高若不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
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
及親師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己百之功聞四
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
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

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動守禮法相勉以
善內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
喜從君游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沒矣蓋
莫不失聲隕涕為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
易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
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
正其終也君之學既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
家禮帥其家人使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
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

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
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男一
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橫
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
翰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
既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
能不溺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狄荒幻之教而孚
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
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聲以昇來人遂
述其梗槩俾求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謹狀

太安人林氏行狀

安人姓林氏其先自莆徙福州爲長樂縣新溪人嘉祐中有諱端復休復者兄弟相繼擢第爲郎自是族益大業儒益衆夫人之曾祖[redacted]祖[redacted]皆以學行爲里閭推敬考諱[redacted]中紹興戊午進士第四人累官至奉議郎夫人端重警敏誦書一覽不忘語孟諸經悉通大義少從羣兒聚戲乾奉議命題使屬對曰亞夫爲將屯軍細柳之營衆閣筆未能下安人忽從旁代曰召伯治民聽訟甘棠之舍聞者異之歸任氏爲中奉大夫太常少卿諱文薦之婦奉議郎知瑞金縣諱道宗之配事舅姑以孝謹稱夫婦如賓相勉以正少卿嘗以公勤廉和戒其子夫人每諷道之曰此家訓謹勿忘少卿捐館舍甫卒哭知縣哀毀繼歿夫人年二十有八生計蕭然子女七人俱在齠齔內外親屬有不諶其發者安人毅然自守莫敢奪其志執夫之喪哀戚備極既免喪不御華飾族黨游觀無所預閑家有則內外肅然自奉簡約食喜蔬素登堂奉姑必具甘旨冬裘夏絺縫紉補折先期而辦家之用度刻苦撙節

享祀問遺與教子束脩悉從其厚親戚急難倒篋以周之忘其家之貧也晨興諸子就學莫歸使環几而坐孤燈夜績課以誦讀率漏下三十刻乃寐風雨寒暑不渝句讀訛謬爲之釐正卷帙爛脫爲之補綴旦旦而誨之必曰汝家多難生理素薄汝輩勉自植立勿忝乃祖則吾雖勞無憾迨其入仕也猶力以先訓勉之聞士夫之廉勤者輒悚然曰君子哉汝輩能若[redacted]吾願足矣晚年諸孫皆既就傅尚諄諄誨督不忘其初安人持身勵家既盡其道而義方之訓施於子孫者尤切故其諸子皆能以少年聯翩學校接踵世科娣姒以相勉飭亦皆以不教子爲恥感發奮厲而少卿之子數人其諸孫皆無白丁者實安人啓之邦人稱願之曰盛哉有子如此嗟乃母之教也所以望其子者亦恨不得與諸任齒而安人未嘗以科目爲已足也猶責之以廉勤謹恪使必能繼少卿之業而後已蓋其少長習聞兩家儒學之素而天資之高又有以知人道之所當先而不可緩也世之慈子嗜利忽詩禮而事驕逸卒以敗其家者多矣以一婦人乃

能於艱棘之中勉其子以有立而少卿之門日昌而大是不謂之賢乎哉嘉定乙亥明禋安人以子官封太安人享年七十有四己卯七月[redacted]日以疾終于適寢將易簀神色不亂子男六人長[redacted]早夭次惟明國學進士次一鶚鄉貢擢第今爲朝散郎知建昌軍次一鳴國學待省次騰國學生[redacted]年而[redacted]次一龍由國學與其兄一鶚爲同年進士今爲奉議郎前知江州彭澤縣女一人適建寧府司理王榕孫男七人俊老椿老泗老濟僧澤僧崧老女八人適進士潘公植

周誠餘在室以[redacted]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附葬于瓊安縣杜塢山之原惟明以安人之行不可無述也幸其諸弟而屬筆於餘惟昔先君御史於少卿爲道義之交於少卿族弟爲姻婭之好餘也遊知縣父子間聞安人淑德懿範者非一日雖衰晚不文不敢辭謹撫其遺事可傳於世者如

右謹狀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行狀

朝奉大夫華文閣待　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

八卦也少長厲　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
意年十八貢于鄉　典十八年進士第以左
迪功郎主泉州同　莅職勤敏纖悉必親郡
縣長吏事倚以决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
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
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
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
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
廟明年召赴　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
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　孝宗
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
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
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
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
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
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
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
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
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
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
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虜
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
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
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
必為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
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
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
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
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
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
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
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
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
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
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
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
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
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

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擧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尙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

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爲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旣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

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閒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 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 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

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邑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粮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檣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

書院敕額及[illegible]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著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

賦重不討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掊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郡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

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
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
愛覺閱以時覈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間又擇老
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
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
損列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
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
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
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
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
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
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
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
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
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
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
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
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
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

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
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
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
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
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
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
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
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
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
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

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
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
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
用劄子奏事後因應詔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
乞罷黜又以致人户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
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
廟堂議遣先生使蜀　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
是命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
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雖以先被恩命
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

穀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
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
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
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
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
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
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
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
而汙賤者驟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
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
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
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
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
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
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
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
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
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
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
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
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
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
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
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
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
采公論而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
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
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
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
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
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
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
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
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
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
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
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
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選差得替待闕官
廟待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
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

施行乞行著令及請盼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
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
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名細郗狹不達
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
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
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
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
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
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
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

至挺變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
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
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
念　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
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　上委曲訪問悉從其
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
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
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
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旣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
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

單車屛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
其風采蒼黃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
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
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
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
貫頭科敷惟慮貧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
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
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
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
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

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
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
坊爲萬戶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
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
一道飢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
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
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
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
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
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

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
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
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
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
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
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
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
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
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
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

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
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
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
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
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兩奏上淮匿不以聞仲
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爲悖病篤論愈力章
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
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
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
雖罷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

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
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
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
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
故橫肆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
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
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
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
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
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

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
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
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
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
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
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
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
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
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今縣丞或主簿同行推
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

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
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
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
比較之説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
而經總制錢獨不蠲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
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
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
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
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
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

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
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
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
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
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柄非不樂聞公議正
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
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
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
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
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

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
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
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
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
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　上所厭聞
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
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　上未嘗不稱善
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
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

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
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
遂疏先生欺慢時　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
部郎時相覺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
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
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
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
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
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
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

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　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　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痰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蓋又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　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

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妄庸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旣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

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烝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

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
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
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
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
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
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
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
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
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
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
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
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有亡其
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
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 太
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
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
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
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
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
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
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
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
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牒而言之陛
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
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
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
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其勇智材略之人孰肯抑
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
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
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
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
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
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 上已就
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
崇政殿說書時 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
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
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
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
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

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
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
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　孝宗朝陛對者三
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
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
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
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
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
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
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

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先生進
疏雖切　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傅編摩秘省郎
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
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後有經帷之
命先生之盡忠　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
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　孝宗之眷
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
廷之上而　孝宗內禪矣　光宗即位再辭職
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
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

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　光宗初政再拔除
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
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
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
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
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
為菴舍以居悉禁之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
登忤秦檜以死為奏請昭雪複其官會朝論欲
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
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

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
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
止訟大為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
便及其宣德意牓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
豪右果為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起
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旱
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
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　上初政
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
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

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
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乞補滿宮觀從
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
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荊
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
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猺擾屬郡
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
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
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
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
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録故死節
五人爲之立廟　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
勝又聞　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
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
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
守藩承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
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
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
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
應以小嫌廢喪倫言頗切直會　今上即位不

果上　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
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
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
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
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
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
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
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
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
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奏事者
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
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　太皇太后
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
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
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
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
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
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
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
心而充之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訢然樂

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
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
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
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
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
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學莫
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
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
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

防全無措畫以致猺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
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既對面辭待制
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
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
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
有餘罪　上手札御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
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會趙彥逾按視　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揺
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
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　旨集

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　壽
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
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　上誤國之
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沙礫之
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
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
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
感　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
以寒暑雙隻月日諸假故並令蚤晚進講又乞
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

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
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饑甸百姓飢餓流
離　太上皇帝未獲進見　壽皇因山未卜
太皇太后　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煢憂苦
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　壽康定省之禮所
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
常　太上皇帝必以爲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
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
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
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

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
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
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
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
致亂矣復申言路宮之卜不宜偏聽臺吏膠固
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
講毋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
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
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
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　上進德其略言願

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
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
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　仁
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
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
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
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
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
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
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

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
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
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
法程間者遺詔初頒　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
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
著在禮律所宜遵　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
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
且使　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
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
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

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　孝宗祔廟
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　僖　宣二祖奉
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
議　僖　順　翼　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
太祖皇帝首尊　四祖之廟以　僖祖爲四廟
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　僖祖於
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　僖祖有廟與稷
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
祀　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
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

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於
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
興事卽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
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於
尊奉 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
實無益於 太祖之尊而徒使 僖祖 太祖
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彊弱於冥冥之中幷使、
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
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 太祖當日追尊帝號
之心而默推之則知 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
此必有所不忍又況 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
過數年 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
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擧之而莫敢廢者
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倂遷 僖 宣
二祖析 太祖 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
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
下基本蓋出 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旣上
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毁撤 僖 宣廟室更創
別廟以奉 四祖宰相旣有所偏主樓鑰陳傅
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

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爲
劄子畫圖以進 上然之且曰 僖祖國家始
祖 高宗 孝宗 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
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
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
令臣寮集議旣退復以 上意諭廟堂而事竟
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
徒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 上之立也丞
相趙汝愚密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
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
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
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甞再三言又約吏
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
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
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旣
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
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
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
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
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擧南京鴻慶

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
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
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
胄用事爲慮既屢爲　上言又數以手書遺生
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
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
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
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
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
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

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
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
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
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
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
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
言昨來蹤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
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
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
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

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
定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傅伯壽故
　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修
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偽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
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
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
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
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
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
猾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

纔趦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
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
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
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
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擯
羣小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
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
凶徒憸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
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
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

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

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囑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

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潁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

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

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
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
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
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
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
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
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

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
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
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
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
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
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
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
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
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
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

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
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
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
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
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
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
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
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
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

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威哀戚備至飲食
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
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
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
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
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
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
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
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
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

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
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
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
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
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
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
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旣已極深研幾探
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
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
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

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
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
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
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旣亡而淸
濁無據是數經者亦甞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
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
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氏編年之
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擧而不繁目張而不
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
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

大義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
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
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
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踈
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
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
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
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
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
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

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
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
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
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討
切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
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
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
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
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
道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

趣然有會其極於中庸　又何以建立
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
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
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
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
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
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
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
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

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
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
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
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
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
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
也繼往聖將微之緖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
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
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
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

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
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
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
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
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
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
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
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

疎略問儀禮頒之巳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
門人治喪者旣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
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
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憖
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
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
西銘解楚詞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
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
通鑑綱目　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

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
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
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
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
集注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
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又嘗編次
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
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
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荅則後學李道傳嘗
裒輯鋟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
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
也以淳熙丙申其葬以術究子三人長塾先十
年卒次埜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户部新市橋
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
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
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
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
鑑鐸鈺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
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
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

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
士葉韶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
會稽縣丞趙師若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
淵洽潛[redacted]澄女七人先生没有年矣狀其行
者未有所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
生既不假是而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
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
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
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
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
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
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
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䟽駁尤甚先生出
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
中天昭晣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略歟輒採同
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
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
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奠誄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衞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

謹書

誌銘

鄭處士墓誌銘

鄭君諱倫字次山福州閩縣象山人象山並海民貧依大姓以活其貧乏轉徙而失其所依者蓋多矣鄭氏居是土二百餘年爲著姓曾祖銘祖忻父儔世以輕財急義名其家賑恤飢乏不計有無里閭德之紹興間海盜猋剽民居且及其里里之父老謀曰今遇盜必死無鄭亦死祈盜以全鄭可乎相率冒死以請于盜盜服其義秋毫無犯航海之官遇盜攻刼不能歸者聞其風往依焉爲治廬室給衣廩父之如始至卒全其家里人至今往往樂道其事君少聞祖父之志即慨然能容一家然後可以治一家能容一鄉然後可以居一鄉故於親族鄉閭之義尤篤友愛諸弟無間言撫教諸子無異己出創閭家塾之上使其子與羣從子肄業焉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義名之曰怡蓋勉之也嘗爲詩以示之其意以爲唐人書忍字善矣未若初無瑕隙可忍之爲愈識者以爲知言官以縣役令民兄

弟析產君太息諭諸子曰是爲政者教人以溥其親也汝聞祖父之訓乎產業財賄兄弟同之吾奉先志罔敢失墜公家之事非汝所敢知謹勿敗吾家法耳春秋蒸享吉凶慶弔雖族屬疏遠未甞或遺恩意浹洽晩歲彌篤族黨爭畧者必委曲聽譬以平其憾里閭假貸有所逋負輒焚券已責以財委人有所侵盜或請治之曰勿任足矣彼旣盜用尙安所責償耶有侵其田廬疆場者亦不復校曰所爭幾何而失吾鄉鄰之意耶鄉人無賢愚皆以長者目君好事者亦爲歌詩以美之嗚呼眞可謂長者之風而善守家法矣君天姿頴悟志尙高爽好讀書不喜營利壯歲即棄場屋放懷山水間爲詩自娛其言多出於情身娛命之意不事華采而皆有補於風敎名其讀書之室曰正己端莊以居雖大暑未甞見膚體造次夜起必冠曰豈以晦冥故不加整飭耶與人書簡未甞草草律身甚嚴而居家接物寬和樂易事親孝養篤志居喪哀毁過人敎子勤懇爲擇師友訓以理義至或有過未甞厲聲責之閨門之內雍雍如也病且革戒其婦曰汝爲冢婦吳曰介婦歸其相率輯睦毋以小利傷大恩家人復請所欲言則曰從孤女未行吾憾也語已命之退恬然而逝蓋其篤於親族之意出於天性故雖老且死而不忘也卒之日寔慶元元年八月戊辰享年六十有一先娶吳氏早世再娶林氏生男四人通適邁适孫男一人元孫[illegible]甞與適遊因得聞君之賢爲最久後謁君於象山之中觀其氣象聆其言語凝重溫粹誠實懇惻然後信所聞之不妄也適將以三年九月甲寅葬君於龍角山之原以王明府之狀來曰願有銘余悼夫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理之浸微粹然生物之心與天地爲一體者斲喪淪泯臨小利害未毫髮比則父子兄弟反面若不相識如鄭君者豈不足以激頹俗而厚人心哉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人物並生氣同體均孰合而離孰疎而親先民有言仁與不仁鄭君之先遠于厥身禀此春和裕彼鄉鄰孝友任恤曰睦曰婣君實備之有志未伸獨濬其源以溢于後人

方夫人墓誌銘

慶元五年春三月辛酉象山鄭邁成叔以其外祖母方氏之喪來訃且問服之制度與其日月之數及凡居喪之品節以授方氏之孫俾行之如禮其年某月某日將葬于某縣某鄉某山之原成叔復以方氏之狀來曰願請銘予嘉成叔之能篤於親而志於古方氏之孫能不徇於俗而惟成叔之言是聽既受其狀讀之因仰而吁曰嗚呼禍福倚伏之期豈不甚可歎哉守道者不以所遇易其志雖無意於福而未必不得福

分之不安而戚然以避禍為心者禍亦豈可終避哉予於夫人方氏之狀有感焉成叔之狀曰方氏於莆為著姓五代末有占名數于福州閩縣之象山者其先皆隱德不仕至諱某者年踰九十始用　高宗皇帝慶壽恩補迪功郎夫人其長女也生有令姿溫淑而高潔年十三喪其母吳氏佐迪功君治家事勤以篤友兄弟敬以和年既笄適同里進士林君松未六年年二十有六而林君卒事其姑如事父友其夫之女弟如在室之兄弟而守節毅然又有人所不能及

者焉子二人曰偉才良才女一人適處士鄭君適之先君子也有賢行鄉人稱為長者鄭君偉才既有室而卒良才亦蚤世孫二人友孫恭孫皆幼夫人惸然當一家之寄不惟保其田廬以無失墜而其溫惠正信又足以孚於鄉人不惟撫其二孫以無廢林氏之祀而又教之義方以得為良子弟二孫既長有立而夫人卒享年八十有三夫人始終之所遇如此古者婦人有三從之義夫人所從何其坎壈而多故耶少哭其母長哭其夫又哭其子古之所謂窮而無告者

夫人居其三焉其亦可悲也已夫人守志彌堅厲行彌篤卒享高壽二孫知讀書好學而又有成叔為之外孫以禮相其終而述其行以詔于後夫人於此又何其幸耶使夫人於禍變摧折之餘而不能保其身以全其壽其生也不為鄉閭之所稱其沒也亦將泯泯而無聞矣此余於夫人方氏之事為之三歎者蓋不但為夫人歎也銘曰

太虛冥運兮尸之者誰禍福倚伏兮我罔敢知彼日而食兮彼月而虧此心凛凛兮百挫

不移有後而賢兮有壽而耆沒而以禮兮嫓寧有遺我作此詩兮以儆世人嗟爾子孫兮勿替引之

吳夫人墓誌銘 代仲兄撰

夫人吳氏福州懷安縣逵溪人父諱貴有隱德夫人以姿性柔淑聞于里里之大族爭遣媒約婚不聽曰是女必以歸詩禮家石栗林公諱茂倜儻重信義有賢子諱翀少穎悟喜讀書著爲文將聘婦則曰非吳氏女不可吳公聞其言一日適相値語道意乃酌酒定婚夫人歸逮事祖

姑曾氏曾氏晚多病舅及姑高氏奉事起居盥夜不少懈夫人承其意輒先之舅姑曰此吾事也爾毋預夫人曰有婦以代勞也曾氏曰吾病且愈爾曹其休矣其上下雍睦如此舅喜客客至必盡歡不計家之有無家素庳坐是日益窘有識者則輒笑曰儋石爲黍當飯幾客薄酒伏雌爲費幾何夫人聽從婉娩由順其意几榻膳羞整潔豐備常若客至未嘗敢以貧爲解舅姑沒夫人治家益勤禮賓客不廢其舊故其夫與其子憲卿守卿益得以讀書肄業從賢士君子游家事瑣碎一不以關心夫既沒而夫人年已七十矣二子不忍朝夕離侍側夫人輒戒之曰汝讀書當如乃父敬禮賢士當如大父毋以我老故有怠心以是二子交道日廣聞鄉之名勝不以道之遠近齒之長少皆願裹糧詘首而與之交夫人極力資致無倩容每曰汝能從賢者遊雖不在吾側吾樂也憲卿遂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而與東及東之季弟幹交最厚後皆能自檢飭爲名士里之人相與語曰二子之賢嗟乃母之教也夫人以慶元己未十有一月三十

日戊午卒享年八十有五子二人女一人適進士吳溥先夫人卒孫一人蕃孫女一人夫人亡恙時憲卿嘗從容曰浮圖氏之教行而先王之禮遂廢天堂地獄寧有是事邪夫人曰汝能守禮吾死無憾矣故夫人之沒也二子治喪盡斥夫浮圖氏法一以禮致其哀里人族黨謗言洶至晦菴先生貽書以勉之而謗者始息自佛老之說行於中國且數千年五代王氏崇奉塔廟而其說始熾於吾閩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於死生大故之際忘其焦腎乾肝之苦而篤

於梵唄膜拜之習甚至舉其親之遺體古人所
以重衾複斂必誠必信者而投之烈焰之中曰
佛教然也是豈不大可哀者耶夫人生山谷間
乃能以禮誨其子而不溺於異教如此是豈不
謂之賢者耶將以慶元六年二月十四日庚午
合祔于高嶺之原其姪昊宗萬與其夫之族子
上蒙狀夫人之行來請銘予旣從夫人之二子
游且嘉夫人之行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未笄而見愛於父母已嫁而能順於舅姑屬
其夫若子以學而交天下之善士全其終以
禮而不溺於昏妄之浮圖夫人之德始終全
備如此是豈可不銘也夫

林端仲墓誌銘

有隱君子曰林公某字端仲福州懷安縣粟山
人州之山自北而來者曰雪峯曰居儒曰芙蓉
壽山九峯皆巖谷嵌谺巔崖崛㟾可喜可愕粟
山當其中蜿蜒扶輿回復磅礴有淸淑之氣居
其間者多秀民傑士孝友雍睦發於天性豈非
風氣使然耶公倜儻有偉志未冠遊四方與方
外之士交有異人焉與之劇愛其才授之書一

編曰讀是可以活萬人公退而閱之乃黃帝岐
伯相與問答之書其品裁劑量則國工名方未
嘗不載也公歸築精舍於其居之前病者造焉
公則齋戒消慮如己隱憂館而食之日往視焉
曰安則喜有不安節則爲之惻然終夕不寐其
以息數踈數決人死生於數年之後如燭照龜
卜方匕之劑以起人死而肉白骨者如取諸其
懷而與之也諸公貴人聞公名者爭欲致之公
入有左右圖史之娛出有山林池亭之樂卒十
餘年未嘗至城郭深山長谷窮悴無聊之小民

昏暮叩門以疾告者公遺之藥且賙之未嘗責
報焉輕財重誼視人之急極力振之惟恐或後
里閈之間有利於人者公常慨然爲之倡嗚呼
若公者豈可以醫名者耶豈亦如古之憤世絶
俗寄於醫卜以自晦者耶公之卒以某年某月
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居之二十里翠
微寺之北其子子牧與其子子駿之爲兄後者
嘗以公之志氣從學於予予又嘗假館於其里
樂其山川之勝而知公之行爲最詳故其葬也
子牧來請銘予嘗歎夫天地萬物本吾同體痒

痾疾痛皆切吾身瘓痺不仁者不惟莫之恤而
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爲天子宰相操殺生之權
以除民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爲大醫王左提藏
砭右秉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爲民害者今幹
老矣無能爲也惜公之死而考公之行豈不有
所感也夫銘曰
負陰抱陽同一域胡爲不仁相禍賊赤子入
井皆怵惕知公此心可醫國

黃仲脩墓誌銘

余爲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媺名儒鉅公彬

彬輩出故家遺俗皆知尚氣節畏清議信學而
質直其天性然也黃君思永字仲脩其先金華
人徙豐城後遷是邑余嘗過之入其門庭宇閒
寂登其堂主人肅然問起居外不輕發一語氣
貌凝重進止有常見其二子延客坐服飾樸素
器用純質坐客常澹然無雜賓焉自是累累過
之終三年猶一日也予與仲脩交最久仲脩足
迹未嘗造公庭間嘗走鄉疃視時穀價之貴賤
仲脩獨下其價以售賙卹閭里役於仲脩之家
者歲凶無流徙焉篤於教子不爲剽竊以徼利

達擇師取友不遠數百里必求有學行者致之
爲子擇婦不以財必以世之鉅儒與鄉之名勝
嗚呼何其賢且厚耶訪其家世則左朝散大夫
吏部郎中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贈通奉大
夫次山碩人章氏之曾孫通直郎知靜江府義
寧縣事愷之孫孺人徐氏之孫貢士逢吉夫人曾
氏之子叔祖璟嘗公擇仲脩於羣從之子最賢
者以爲貢士後蓋邑人之右族其生產之厚裕
如也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冒尚
浮靡貪榮耆利恃氣陵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

今仲脩家世如此迺能自處泊然無一毫驕吝
之意豈其天資之厚有以守其故家遺俗之舊
耶仲脩年四十卒於嘉定元年十月朔日娶饒
氏子二人慶臣清臣女二人長適進士饒洽次
以疾廢慶臣娶晦菴朱文公之孫監酒朱君埜
之女清臣娶寺簿王君克勤之女兩君家甚貧
後仲脩數月亦皆卒王君且死其家遺姆來曰
妾不幸有夫之喪女長無以嫁夫人其改擇焉
饒夫人曰吾言已決矣擇婦擇其身非財也且
寄語於朱氏謹毋以貧爲嫌二子無異意焉嗚

呼非獨仲脩然也如其妻子亦賢且厚也道行
於家人固若是耶仲脩將以嘉定三年十二月
十八日壬申葬于縣之明賢鄉唐門之原二子
以其師盱江傅沂之狀來請銘余既獲交於仲
脩又於其長子有妻黨之親知仲脩之行事為
最實故不辭而為之銘曰

植根厚者其華必豐浮埃為基胡墉之崇猗
歟仲脩古人之風器大聲宏不于其躬銘以
俟之列于幽宮

篤孝傅公墓誌銘

公諱脩字子期豫章進賢人也曾祖俊祖安民
建炎中以收逆賊補官進義校尉父府中從政
郎為宣撫岳公賓客母胡氏生於紹興己未以
開禧丁卯六月丙午卒于正寢將以嘉定元年
十有二月癸酉葬于所居之南荷田源是歲十
月公季子璁走臨川謁公之友長樂黃榦泣而
言曰璁嘗侍先人師晦菴先生而友吾子今不
幸棄諸孤葬有日生平之梗槩託以不朽者先
生歿矣子何說之辭榦謝不敏又泣曰德與位
世所有也先人之友莫子若也子何說之辭發

其書讀之公剛方質直孝友信義行於家庭著
於閭里天資敏悟不樂時學少習輒棄去端坐
一室左右圖史持身斬斬無違行接親族有恩
賙人之急常恐不及凡公之性行皆可述如此
而於事親尤篤飲食起居未嘗頃刻忘嘗游蕪
湖一夕有感而歎曰吾親其有疾乎旦即馳歸
千里不數日而至從政公既葬去家一舍每一
念至即馳往裴回信宿而後反庚申之春榦嘗
侍坐於晦菴先生之側有麻絰菅屨扶服而前
者貌不勝衣言不能出諸其口問其姓名則公

也先生方與諸生習禮於武夷之下愛其賢書
其所與從政公之事狀曰予觀其冠屨應禮而
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惻情旨酸辛為惻然動心
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先生沒明年且葬柩行
公悵悵而來且號且拜俯伏於道若將隕焉送
葬者重為之垂涕方是時僞學之禁嚴縉紳恥
言學學者更名它師至有所聘不及門者公獨
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公誠孝人也以
其愛親者施之師由是充之則凡子璁之所述
皆可信不疑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諸老先生

迭起力扶之習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不足以捄大本之差傳聞多見適足以為實行之累顧使阿世之徒得以藉口濟其為姦之術而斯文日以堙晦今諸老先生既没如公之篤實躬行者亦復相繼而逝是豈不重哀也夫公娶張氏子三人夢得夢與璛業進士璛嘗與鄉貢皆篤信好學有父之遺風焉女四人長適修職郎前筠州主簿趙汝傎次適待補太學生王大年次適進士周士珍孫男女十四人男謙巽觀咸益涣女長適澧貢進士趙師

櫓次未行缺既謝不獲遂次公之行而為之銘銘曰

學之大先人倫行有實豈其文麥也嘗以孝聞一唯問策奇勲嗟後世胡紛紜毋他求視茲墳

董縣尉墓誌銘

番陽董君叔重之子浚以書走漢陽叙次叔重之言行以求銘於其父之友黄缺曰吾父治命也奉其書而泣進使者而問故嗚呼缺嘗從游於晦庵先生今四十年矣相與始終周旋最久且厚者惟叔重為然宜其疾且革而不孑忘也其何辭叔重諱銖世為德興望族唐保大間始有以仕顯名者　本朝慶曆以來六世從祖諱渊為太常博士高祖諱介御為刪定自是業儒益衆登進士第者相踵曾祖芹處州縉雲令祖陵隱居不仕考琦迪功郎致仕有賢德晦庵先生嘗誌其墓叔重天資[illegible]敏勵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為鄉閭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既冠從之儒先程公洵遊公語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

語孟諸書日夜玩習畧釐入閫摳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篤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要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静始終不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眞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

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資禀志尚可與適道未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耶則叔重爲人亦可知矣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復辯難然後即

先生而折衷焉僞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挑達市肆以自汙者有昔嘗親厚恨不騰己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爲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爲之搖動欲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喩以理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叔重敏志工於文詞深醲而醇正嘗貢於鄉矣迨其晩年始中進士第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轉從事郎以歿人皆以叔重不得究

其用爲恨然使叔重以少年即擢高科爲世所用必不能用力於學雖學亦不能專心致志而有得也得此失彼亦何憾哉叔重事親孝於朋友義以誠家素厚喜施予親舊貧不能自振者竭力扶持之有利於鄉閭者率先爲之歲或大侵必發粟以賑貧者故其沒也鄉人皆爲之垂涕焉叔重之施於家施於鄉如此則推之於世猶是也士奚以窮達論哉娶祝氏生子二人浚之泉曰渝孫二人曰榘曰栗叔重以嘉定甲戌卒享年六十有三葬于其鄉銀城九峯之原卒

之明年八月也先師沒十有六年交游凋落後生無所師承而微言將絶靜與叔重生同年學同師叔重沒而予亦老矣故重爲之悲感次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師之誨兮諄諄君之德兮恂恂交朋友兮以義處閭里兮以仁世方艱兮心愈壯身雖屈兮志則伸正以斃兮奚所憾尚其似之兮從之人

周舜弼墓誌銘

君諱謨字舜弼姓周氏其先會稽人八世祖勍仕南唐李氏有軍功官至御史中丞徙居江州

瑞昌縣令為南康軍建昌縣人君資強毅果於為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溫然少警敏者學兩預鄉薦文公朱晦菴先生守南康君摳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晝抄夜誦精思篤行南康秪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君嘗往就學先生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為閩廣之交瘴癘之鄉君又往求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先生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也居家孝友母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

鄉人多效之先生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徇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先生沒偽禁方嚴君冒隆寒戴星徒走偕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閭無間言君生於紹興辛酉其卒以嘉泰壬戌葬於甘泉鄉箬坑之原祖妣彭氏墓左嘉定戊辰七月也娶李氏有淑德盡婦道後君三年卒其葬以君之祔兆子三人曄昞昭皆業進士昞亦預鄉薦女適進士蔡樞崔若訥黃萬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

內之士從之者郡有人焉先生沒學徒解散漸守舊聞漫無講習微言不絕如綫獨康廬間有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季一集迭主之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規正之歲月浸久不少怠余始仕江湖間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十七八皆佳士也何其盛哉於是君之子曄述其父之行拜且泣曰吾父入閩

與子交最厚墓木拱矣銘未立將有待也子辱與吾黨之士游又辱過其里敢請又泣曰自先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閩士始不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為季集亦吾父發之今沒而無傳焉敢固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脩諸身行於家又取信於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居之志將以季集之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湮晦非舜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廬阜兮蒼蒼彭蠡兮湯湯地靈兮鍾秀物産

兮多良諸儒兮勵志吾道兮有光夫君兮始
倡没世兮不忘

吳節推墓誌銘

君諱居仁字温父姓吳氏建陽縣考亭人考亭溪山之勝甲建陽文公朱晦菴先生卜居之君其西鄰也先生以道學訓後進四方之士日造焉暨君至則竦然起敬延之上坐語移晷乃退榦嘗私請焉曰此眞廉吏也嗟異者久之又數年先生爲榦買地結廬從其家以居則又爲君之西鄰焉於是始識君君亦折輩行爲道義交

故知君之德行爲尤詳君没之十年仲子從周以其壻葉士龍之狀爲書走漢陽曰吾父以廉介自守既没而無傳焉諸孤責也又曰吾父受知於文公又獲與子交文公没矣述吾父之行傳諸後非子其誰榦既與君鄰有雅故其奚辭君之曾祖資仕至承議郎知福州候官縣有廉聲妣安仁縣君黃氏祖天覺妣陳氏父懋功妣江氏君自少以學行爲鄉閭所敬長貢於其州晚以特恩補官爲福州古田縣尉再轉爲潭州攸縣丞秩滿爲融州節度推官君仕所至勤於

職業以儒飾吏聽訟必以人倫大誼斷曲直部使者下其所斷爲州縣式居官常俸不足自給君洗手奉法一毫不妄取古田之人稱其清廉世所絶無以俗語目之爲生羅漢邑人思之至今丞滿不能歸邑長以富民之訟產者囑君且曰行計可辦矣君笑曰此言何爲至我哉遂徒步以歸廣西部使者知君貧不可以不義屈也委君行視十邑倉粟一切餽遺悉卻之大爲當路所知共薦之而君没矣同寮交致賻始能以喪歸君生以建炎丙午其没以開禧丙寅葬於

其鄉均亭里石溪之原娶翁氏先君二十年卒子三人有裕從周子容今其存者從周也女一人適進士黃拱孫男四人椿田柁楙孫女二人長適進士葉士龍讀其狀皆生平閭里所聞見可考不誣也嗚呼貧固人所難處君老得官且家貧又多累獨能以廉自將是則眞可敬也其爲大賢之所推許也宜矣吾聞君之八世祖殿中丞文靖與其弟比部員外郎文秀自 國初擢第歷仕三朝祥符三年同日告老辭位而
天子以三朝元老加賜章服以華其行時人榮

之以比漢二疎侍郎李處己以詩餞之有常棣
陰中齊拜表脊令原上對懸車之句然則君之
清風高節其源流固有自也吳氏之先自太伯
避位逃奔于吳孔子稱其至德其後季札有賢
德孔子題其墓今君亦以廉見稱於文公豈其
苗裔耶何其多賢也抑予有感焉始予爲兒童
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貪者
皆鄙賤而不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
孫至無以爲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
矣視俗之所尚大與曩者異一簿若尉而求田

閭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
子孫悍然折而爲廝役者有之桀驁之殊如是
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嘗思之廉而貧賢也貪
而富盜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
孫驕且騃習見其父祖之所爲而效之其爲盜
可勝既耶孰貴孰賤必有能辯之者矣因吳君
之事併書之以爲世戒且以勉其子孫銘之曰
謂貧爲可樂兮跖名以盜謂廉爲可貴兮吏
死以餓歷前聖以折中兮跖之鄙而吏是棊
嗚呼賢哉是謂有宋廉吏吳君之墓

知果州李兵部墓誌銘

嘉定十年冬十月壬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果
州李君諱道傳字貫之以疾終于江州之寓舍
聞之者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涕洟相與語曰是
刻意勵行求聖賢之道而能踐其實者是立天
子殿上危言正色爲宗社無窮之計者是愍惻
哀民救飢捍患江東父老子弟數十萬皆得全
其生者是利祿不能動其心者是危險不能易
其守者斯人也止於斯可哀也夫明年冬太府
寺丞知南康軍陳宓以書告于長樂黄榦曰李

君有惠政於江東樂與此邦之士遊今亡矣從
之遊者祠之廬山棲賢寺予與李君交最厚願
有記榦悲君之不可復見遂爲之記以見君之
誠於身信於友也又明年君之兄弟皆予以君
門人牟桂之狀來請銘又得以考君事業氣節
而備書之尚何辭君隆州井研縣人曾祖公錫
祖發宣義郎父舜臣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贈
朝請大夫宗正公官中都君年始十一試胄監
中貫人主邇者異之曲加問遺君端坐不顧識
者卜其異日之所守矣少長讀程子書知講學

涵養之要玩索理義至忘寢食雖處闇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未冠博通經史百家為舉子業不逐時好較於有司名常出衆上賜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秩滿移蓬州州學教授開禧用兵虜窺散關急君以諸司檄計事道閬與曦反君痛憤見於詞色即遁其客閒道持書遺制置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材犯順自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亦使虜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逆儔趙亮以

曦意脅君君以詭折之遂棄官歸逆曦平有奏君抗節不撓潔身自全者詔進官二等由是中外交薦嘉定二年召除太學博士宰蜀有子以誦書應試屬同列囑君存卹之兩學之士多君有守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沂邸有毋之喪官吏例進秩君曰有執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輩何與焉辭不受遷秘書郎閱月又遷著作佐郎見 上首言人才盛衰係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尚正學取故侍講朱熹論語孟子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

以周端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君君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令史有以其御史意求更定欲筆者君曰欲筆不可改也自是六部郎官銳君遞擿之幾二年無敢干以私時新進用事贓賄成風會再對首言今名儒臣實取才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紛然進矣君求補郡執政使諭曰進書近可待也請愈力六年差知眞州君至按圖牒覽形勝歎曰要地也可無備乎城圮弗治前守請於朝得緡錢斛米以數萬計鑿

護之所費僅四之一君益以郡計畫鑿之並江居民視城中幾十倍請築翼城不報乃請築兩石垻益浚二壕緩急有警便決州之東西陳公塘以水為阻而人心始固矣創築倉廩請廣儲蓄上出內府錢命增糴四萬斛以實之忠勇軍舊千人亡者半君既募足殖為置統率嚴教閱幾出入禁役使軍政肅然復條弩手民兵按閱之法上之及請六合戍兵聽守臣節制皆報可君以禮下士數詣學校誨以聖賢經訓瓜步故有魏太武祠牲幣湊集君曰此地昔拓跋燾所

踐蹂峕宜穫祀悉取土木偶投江中以除民害
七年秋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將行
別儲郡計錢四萬緡爲摟樁責弛負輸亦萬緡
去之日帑庾視始至皆倍焉君之爲部使者按
行屬郡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
大縣小邑百餘人從獄不當繫者二百餘人盡
釋之弛負錢一十餘萬緡決訟牒二萬餘紙所
過村落細民愬事者日夜坐而聽焉無不得其
情而去池陽戍將以靑賄不滿意杖其統制官
幾死其弟愬于君不受愬愈切君逮繫之密以
告江淮制使移他屯得不死後制使奏言軍帥
以求貨杖殺將士歲至六七百人自今將佐有
罪並送所在州論鞫如律奏可蓋自君啓之夏
大旱君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雖鈔法之行
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刻剝皆切中時病遂
條上荒政多從之時三部使者分賑九州君得
池宣徽三州十八縣獨居一路之半得濟糶米
三十萬斛錢一十萬緡通商勸分足以均給君
既分委寮屬又躬行省視窮冬風雪中竹輿上
下山坡深村窮谷靡所不到起十有一月盡明

年四月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鄰郡九江來告急
亦發糴舟濟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新宣城守素
無廉稱君奏罷之主之者大怒郡號凋弊乃命
君攝事以困之君撙節關防府計充裕郡爲大
斛以受民租悉剖而更制之是歲減民輸七萬
斛既又損夏秋緡錢亦五萬去郡之日帑庾視
始至亦數倍君視民疾苦如己隱憂爲之興利
除害如己嗜欲推行晦菴先生社倉之法上饒
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社倉之法獨盛江東
人家其利江東豪民詭籍寄產以避差役某王
府物力四千緡莫非詭寄君請勸王家吏齎契
券質驗仍申嚴限田之法自是豪猾不得肆貧
弱少紓矣浮梁德興民訴役錢增重爲考其實
歲用之外盡蠲之君於僚屬待之有禮至於舉
刺斷之以己不爲貴要所移初除眞州倅白輔
臣臺諫以薦舉請託之弊願公舉以勵職業比
終更莫敢以書至者及使江東兼攝臬事所舉
多不識面受舉者亦莫知其故也新南康守貴
勢子也庸下躁妄君劾之父乃子祠廣德守臣
觀望劾郡博士且詆轉運使眞德秀乞避之君

請復賓守坐免徽守丐倚閣月樁錢為總餉者
所劾都省亦言本州玩視　朝廷君為力辯且
言所行荒政實出已畫守竟奉祠去君既孤立
多忤已浩然有歸志會吏部侍郎胡榘舉君自
代遂引疾丐祠不許令君入奏事再辭又不許
遂入對首疏二千言上自宮掖次及　朝廷以
至侍從臺諫闕失無不歷歷為　上言之皆天
下國家所以安危治亂者聞者為之悚然　上
寬容不以為忤也言者論君務為已勝昧於體
國除兵部郎官力辭差知果州蕭君者方為君

恨而不知君之簡奄宦折逆黨其平昔植立已
如此安有去就出處不能擇其所主而顧為不
義屈哉君聞臺劾下即解舟過京口與其友劉
宰登茅山次九江入廬山山南北之士皆來會
幅巾藜杖窮極勝槩飲酒賦詩不知為逐客也
君既得疾即請奉祠乞致仕皆未報疾革屬其
友南康李燔以後事一本朱先生之禮釋老之
說皆不用手為書別兄弟召大兒達可坐床下
記遺言尤以謹藏伊洛之書讀之為囑九江蔡
念成舉易簀語以告則對曰不敢忘已而命左

右出下帷少頃視之已長往矣年四十有八特
轉一官朝請郎致仕命沿江轉運司致其柩還
蜀君氣禀清明容貌端直望之若不能勝衣而
其中屹然不可犯羣居終日寡言笑而溫潤之
色即之睟然孝友出於天性內外屬之貧者死
喪嫁娶悉為經紀輒分俸賙之立朝介然無阿
附然沈靜安詳人亦莫能窺其際也儀真俸素
厚摘其不當得者宣城之祿厚於廣使取其薄
者四方聘幣皆不講與僚吏寓公過客為禮酒
不過五行非公會不作樂其恬淡寡慾無所係

累則學問之本已先立矣自宗正公始以文學
行誼為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為法兄心傳
不樂仕進窮經博古為西州之望其所著述多
行於世其季性傳亦力學自好其進未可量也
君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
履一歸於正君既擢第慨然有從學武夷之志
銜以家難不果行及為中都官訪求所嘗從學
者相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謙虛下問晝夜紬
繹宏綱大義微言奧旨靡不研究又得門人所
錄問答反覆參考鋟版以惠學者然其為學篤

於實踐不爲空言於經史皆未有所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平淡條達亦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其沒也其家裒其遺藁定爲五十卷君之所得不盡見於此也若篤於爲學善有摳衣升堂涉歷歲月莫能及者故其事業氣節卓然可敬而窮達死生不能累其胷中也士大夫不悅學久矣投之事物膠轕之中依阿顧望無益於成敗之數窮通得喪之來利害未毫髮比顛冥昏瞀棄其所守者皆是也聞李君之風得無少愧乎若李君者可謂有道之士否乎是可

以附之萬世之公議矣君娶眉山史氏封安人三子達可國學進士當可少穎悟壯重如成人後君八閱月而夭獻可尚幼以君命爲伯父後三女長適迪功郎新資州盤石縣主簿杜曄次尚幼其季後君九月而夭君以嘉定十五年八月甲辰葬于眉州青神縣盤龍山之原距宗正公太墓十里銘曰

大學之道曰知與行博文約禮玉振金聲知而不至如盱斯視行而不力如跛斯履允穆李侯禀資清明志篤行堅心通義精日益從

言靜存動省暗室屋漏必戒必謹中外踐更遑邮我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民方阻飢慈毋來哺袞職有闕肝膽披露窮達死生浮雲太空以身任道萬折必東有言有行爲訓爲式勒此銘詩以詔罔極

林存齋墓誌銘

存齋先生林君公度諱憲卿福州懷安縣栗山人天資莊重篤實淵粹自少已爲佳子弟處學校鄉行推其賢喜從當世知名之士遊聞濂洛治心修身之學欣然慕之受業朱文公與所嘗

從學者友日以孔孟六籍周程之書磨礱浸灌充養其德性色溫氣仁言必擇而後發舉動造次不失繩墨與人交先自下聞人善若出諸己表裏洞徹人無間言少孤事兄如父撫兄子如己子飲食居處不忍一日離事瑣細以身任之相戒飭必曰勤儉家人有所爲小大必咨而後行視親族鄉黨如其家有無患難相賙恤惟恐後誨鄉之子弟必以理義從容談論終日人交感其誠樂其和相勉以善故雖山谷窮處儒風之盛不減都邑循循雅飭不問可知其爲存齋

從也生平交遊皆已致身貴顯君獨脩然大山長谷中坐幽亭俯清池吟風弄月不知窮通榮辱之變也文公晩得君稱其忠信勉以學及屬纊猶惓惓與君訣文公沒君痛甚著學益苦其徒其宗萬林士蒙皆志篤行堅可與進道二子相繼沒君益悲望後輩日益切而君亦老矣年七十嘉定丁丑六月壬戌以疾終于家君之曾祖胄祖茂父齡皆世積賢厚迨君學行始著君不娶兄守御之子蕃主君喪哭之也猶父子鄉人哀之也皆曰吾師逝矣吾誰與歸相與即存

齋祠而祀之所謂鄉先生沒祭於社者則君雖不娶不爲無後也越二年己卯九月辛酉葬君南山之麓蕃以君之治命來請銘予與君交最久不敢辭嗚呼若君者古之所謂躬行君子也夫銘曰

學有本修諸身行於家及鄉人施不遐道則伸琢斯珉示無垠

郭夫人墓誌銘

夫人龍舒郭日休先生名作德之女臨川晏元獻公曾孫名巽之配旣沒而狀其行者河東薛

慈儉旣葬而爲之請銘者新城黃義勇叙其事而銘之者長樂黃榦子嘗從宦潛皖愛其土俗之美聞兩家世德爲尤詳與薛黃二君交相好也日休博學有行義爲淮人所宗師晏氏望族世守禮法薛君耆儒黃君名士皆謹然諾不輕許可則夫人性行稟賦薰習始爲女中爲婦終爲母各盡其道可書如狀不誣也夫人端靜敏慧聞講誦輒通大旨閑於女功極其精巧旣嫁閨閫如賓能勉以正夫黨宗行過以恩禮咸得其情執夫之喪哀痛摧毀旣免喪不御綺縠寡

遊之會不赴創書室蓄經籍擇端士爲子師禮以齊家儉以足用迨其晩歲資生之具倍致昌阜親屬貧者月給之里巷死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力賙之歳或艱食輒發粟平其賈夫人之德見於狀者此其大略也予嘗嗟夫世之稱婦德者必曰柔靜然非剛嚴方正以濟之則昏愚庸弱之敗人家者多矣夫人年方三十夫喪子幼獨能以禮節防其身以義方訓其子以勤儉富其家又能斥其有餘以及族屬鄉黨無秋毫顧惜意介然烈丈夫之所爲非所謂至柔而動剛

至靜而德方者耶夫不能斷躬盡葬以直道事其君務爲脂韋軟美以偷合苟容者士大夫猶爲之況敢責之婦人女子乎予以是益歎夫人之爲賢也夫人孀居四十有八年享年七十有九以壽終子男三人紹祖茂祖燊祖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縉孫男十一人焕炳燁奕煜熸燨炘燧熸燐女八人振振之盛又如此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夫人没嘉定癸酉九月[redacted]葬於長樂鄉大園窠乙亥九月[redacted]也銘曰

婦人之德柔淑靜專齊以剛方其德乃全豈惟婦道臣道亦然靖共正直曷其有偏承顔順旨爲世所賢亡家敗國伊誰之愆孰若夫人行通于天子孫振振眉壽永年於昭厥聲勒銘幽阡

揚料院墓誌銘

文公朱先生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邦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嘗賓賢[redacted]以勉之揚君士訓字尹叔實與焉予以諸生從始識君君年尚少已爲儕輩所推重戶部郎中王君遇剛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予與王君交最厚知君志行爲尤詳已而聞君擢進士第初試吏爲福州古田尉再轉爲潮州海陽丞福州永福令古田永福又予鄉之鄰邑也君之政譽益有聞於人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君亦以邑最爲諸臺交薦遂以選差監鄂州糧料院未幾聞君歿累官至宣教郎年五十有八嘉定己卯三月二十有六也將以明年正月壬子葬于漳浦縣永清里官陂之原其孤以予與君有雅故來請銘所以叙述君之本末者皆予所親見聞也君之曾祖絳祖宗孟世積厚德至父成大始貢名禮部君醇靜警敏少刻厲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劬書不爲僻涉綴緝務求聖賢之遺旨而躬行之文公嘗稱其學已知方則其望之亦至矣持身謹恪一語笑不妄發處家内外肅然少孤事祖母孝遇所願欲雖行數十里不憚艱險以求順適其意所不樂一毫不敢有所拂有疾訪醫行禱循陔百匝鄉空悲泣疾瘳乃已既歿執喪盡禮及葬廬于墓左朝夕哀號至毁瘠骨立終喪鬚鬢盡白仕於其邑者相與爲詩歌以詠其事厚於親族急難之困竭

力賙救之雖功緦之戚以爲之制服蔬食朋友貧瀕稱貸者倒篋予之無吝色故君之內外有同君終其身者及君之歿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寫其悲痛之情見之者什有人所不忍聞者其居官一以寬和爲主不爲嚴厲立威名善者扶之豪者柔之人亦感其誠不肅而自化民有爭訟先以禮義曉譬有遂釋所爭而去者至決事姦無所容而曲直咸得其情其治永福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師壇有以民俗險健爲言者君不敢鄙夷其民推誠以待之邑之人士誦君之德不容口有曰公之德量汪乎如不撓之陂公之接人溫乎如可愛之日潛心可質之上帝操行不欺乎暗室藹蘊亦以豈弟慈祥聽訟平允黨之皆實錄也自北鄙兵連民疲轉餉而士不宿飽至舉判襄兩路軍儲以屬君君亦以忠誠懇篤慨然任其責上下相慶以爲得人未踰月君歿行道之人皆爲之咨嗟涕下君素廉介至無以爲斂總餉者義之帥其僚屬爲之具棺槨備舟車護其喪以歸觀君所以感於人者如此則其歿也不獨爲君惜也蓋君資稟既厚而又切於爲己之學故其立行無瑕玷而孝道之篤尤人所難及措之事業雖未能大見於世即其已試者充之顧亦何施而不可哉嗚呼習俗之薄久矣不學者無以議爲也學焉者工言語車容飾植聲名殆類知道者胷中所存矛戟森列雖父子骨肉間不能蓋其道多矣況他人乎況以臨其民乎若君者非古之所謂篤行君子乎君之子七人景亮鄉貢進士次歷爲族人後次[illegible]餘天君之教子以孝悌忠信爲先其餘利祿未嘗一語及之故其諸子皆篤學謹行克世其家予既深識君而又參之以師友公論之所推許是宜銘銘曰

厚其根其實不蕃流之長不如其源天命靡常定理則存濬其源毋伐其根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李知縣墓誌銘

幹少居里中聞秘閣李公之賢每朔望必齋宿往造焉公不鄙延之坐語移日凡治身處家事物之應酬古今治亂得失之故隨所扣無倦色其好善如不及其於窮通榮辱之變泊如也公

於是老矣後十餘年友人余元一爲邑同安稱
其主簿之賢不容口問其出則秘閣公之季子
也於是始識君又十餘年君以南安丞轉爲廬
陵丞秩滿調安遠令又以部使者交辟改爲龍
泉令輪適從宦江西去君治所率不過數舍聞
君治行爲尤詳又數年君以薦者改秩爲令惠
之歸善未幾聞君以疾終官舍嘉定己卯七月
十九日也君以父任累官宣教郎享年五十有
四秘閣之賢宜有子矣君又眞能世其家者輪
遊君父子間幾四十年老而歸日求里之賢者

與之處如君者不數人而君歿矣明年四月二
十有二日葬於候官縣保安山之原其孤惆述
君行實來請銘遂叙其事而銘之君諱大訓字
君序其先金陵人　國初徙合肥靖康間始入
閩今爲福州閩縣人五世祖諱先以儒起家擢
天聖五年進士第歷官中外所至有聲孫公覺
稱其有古循吏風以太中大夫致仕贈光祿大
夫先生朝請郎贈朝議大夫諱庭玉庭玉生朝
奉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彥倫是爲君之曾祖
與豫章黃太史爲文字友彥倫生奉直大夫贈

金紫光祿大夫諱雍雍生奉直大夫直秘閣諱
士龍君端重警敏弱不好弄居家孝友秘閣公
深器之少長篤意學問聞伊洛之學忻然好之
得朱文公大學中庸朝夕諦玩非其類不交鄉
鄰罕識其面沖淡寡慾若無意於世者至居官
則恪意盡瘁勇於敢爲簿職卑而冷例求奉檄
入幕府簿書斷絶吏緣爲姦君洗手據按會計
纖悉終日不倦民產登降官賦贏縮之無逃者兩
丞劇邑南安踵積弊姦豪并民賦與吏相表裏
不以入賦日虧民苦追逮君課吏籍其姓名與

所受之數按籍以索不擾而辦廬陵歲委官受租
前期諸囑相援奪既得與吏爲市民苦重征官
受惡弗擇可委者以囑君君洗手奉職盡革前
弊公私便之歲適大旱獄囚淹滯檄君慮之有
以冤繫者七十餘人君得其正犯十餘人皆
伏辜其二十人則爲所驅迫餘皆平民官軍掠
之以示多獲獄具白之主將捕盜者力爭庭下
君與之辯明日復以告爭愈力君正色曰將官
殺人軍前則獄官不得與今既付獄是非曲直
當聽有司君安得輒爭乎所活五十餘人有尹

四者或謂賊將不當釋君辯其非後數日果有執尹四將以至者人大服方峒寇焰熾焚燒兩邑峒連湖廣三路騷然官吏縮手畏避君往來兵間無虛日萬安逼寇境君攝其事烽火屢警君不爲動密調義丁戍兵以備之賊不得逞而去郡委官湖南議夾攻之策難其人咸謂無以易君者漕帥曹彥約得君大喜偕行討賊迄事始歸峒寇新平龍泉遭焚蕩人心憂疑負固喜亂者尚跳踉山谷間君既去官以辟就職招集流傭一意撫摩蹂踐之地　朝廷蠲兩稅君復

請寬年限又請于州給錢積穀以備凶荒大軍撤戍君謂不可無備請置龍頭寨以捍外寇留戍兵五百以護縣郛新作縣門示以閑暇人情始安責出明坑二峒豪猺獠或請剿之以息後患君曰獨不可理諭乎招其酋長十餘人戒以勿往皆曰李知縣非欺人者既至爲具勞之諭以禍福皆泣謝誓不敢他志於是籍鄉丁明保伍使聽命隅官又擇其有信義能帥衆者爲都隅官以統之有警則互相防守不率則更相糾察衆皆歡呼而去相與勒石於石筍峯頌君

德以明不敢有負自是鄰邑連歲竊發以此曹不從亂皆莫敢入縣境君於理煩剸劇如此至爲歸善事簡俗醇治以安靜以民未知禮鬪狠告訐形於親族衣冠喪葬無復品節爲文戒之民俗自化君既簡追呼罷科抑民亦田里相安獄訟衰息可以卧治而君殁矣簿書財穀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爲能而儒生所不道禮樂敎化儒生喜談以爲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間天下無善治若君者倥傯則力事功閑暇則修禮敎儒而不腐吏

而不俗此豈常情所能及哉君所至以廉勤整辦稱其在江西臺府交薦君自處恬然未嘗曲意阿世故功多而報嗇其於財利未嘗秋毫經意故其殁也以田易地而後能葬嗚呼是可謂賢者也夫寡能世其家者也君娶陳氏子三人倜价僎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浙漕進士林夢庚次適迪功郎汀州寧化縣尉林光謙次在室

銘曰

業紹於家學修於身行孚於友利加於民何辜于天有志莫伸聚散倏忽如空中塵顧天

跖壽孰暴孰仁不古者存視此堅珉

族叔處士墓誌銘

黃氏居福州城東三百年蕃而爲三派而爲六後有他徙者自同慶而下子孫存者無慮四十人挾策爲儒者累累不絶紹興間察院公始以篤行直道清名高節著聞當世子宣教君杲通直君東亦皆孝友廉潔挺挺有父風又六七十年後路之黃諱叔㙔者生先覺先覺生俊卿俊卿生公諱凱字舜舉獨能以勤儉大其家苦學守禮法教其子南金宗尹宗傅皆雅飭爲良子

弟南金以弱冠預鄉貢宗尹亦繼入太學一門之盛庶幾哉察院公之遺事矣嘉定庚辰十月丁丑公微疾終于正寢初娶何氏後兩娶陳氏子三人女一人婚嫁皆未畢而公之年僅五十有二乃不及享其盛大之福識與不識無不爲公流涕也命之脩短懸于天矣勤儉苦學守禮法者人也一族之間三百年之久其盛不過再世皆以勤儉苦學守禮法得之則公之行信可書公之子弟與凡吾之族人皆知以公爲法則吾宗之大未有艾也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公于梁溪良山之原其族孫某爲之誌其墓而系之以銘

家之興替不于其家于其身天之報施不于其天于其人謂予不信視此堅珉

林處士墓誌銘

龍門三灘之勝清邃雄特著於永福有隱君子諱仁澤字德俊居之篤行遠識信於鄉鄉之人大理卿黃公景說國子博士杜公申皆鄉鄉之望嚴介少許可道君之賢亹亹不絶口某嘗欲禮於其廬未能也聞與其弟君子遊則如見君焉

投老來歸卧病田里不役有志於當世之賢家而君亦已爲古人矣其子宋偉踵門泣且拜曰葬有日願請銘者其弟羽所述之狀則君奉親以孝聞事寡嫂如母撫孤孫極其慈視兄之子若己子樂賓客喜施予處鄉閭以和遇童稚如成人田夫野叟如敵已樂君之德歛衽而稱道之者內外無間言家故多貲中更變故簞瓢屢空人不能堪君處之裕如也及其子入太學升舍選疲精竭力營菽水以進其親有餘矣君不爲喜屬其子以學尤嚴以切自號龍門牧翁放

懷山水之間賓朋觴詠終日翛然有遺世獨立
之意利害得喪與夫橫逆之來一以虛舟視之
不爲毫髮自累忽一日晨起命家人具酒肴集
羣從語以死生旦晝之常若相訣別焉者於是
治褊拊相丘隧舉酒屬客笑傲其旁觀其神采
無異平日後數月以疾終于正寢蓋君之兄仁
實嘗受業於晦菴朱文公退而講習如師友厭
棄科舉刻意聖賢之學嘉言善行沉潛玩繹終
其身不少懈則君之自得周旋乎日用之閒傲
睨乎塵俗之表其以是歟予嘗恨夫世之學者
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若市人其
謹畏自將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生
之變鮮不悖繆喪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
道哉況於不學者哉若君者可謂篤行遠識之
君子矣君之曾祖校祖譽民父必先世積厚德
母黃氏外祖純夫以文章行誼著於州里娶黃
氏先君卒三十年子男女各一人男宋偉女適
進士黃淵孫男女二人君之生以紹興壬申其
歿以嘉定己卯十月明年十月壬戌葬于東山
之麓銘之曰

龍門之瀨昔所遊兮東山之麓今所休兮生
死旦晝等一漚兮與化俱逝將安求兮俯視
斯世捐若囚兮何千萬年樂斯丘兮

朱夫人墓表

賜冠帔夫人朱氏紹興丞相魏國公之季女常
德臨汀郡侯之女弟是爲其官陳公之婦都昌
令元平之妻子七人女三人享年若干以慶元
五年某月歿于福州所居之小寢元平方調官
上京聞其喪哭之甚哀將以是年某月葬于某
鄉某山之原元平三過予而言曰此吾賢配也
丞相魏國公酷愛之吾從官遊四方坐曹不少
暇凡於喪瑣碎歲時薦享賓客問遺得以無闕
漏者惟夫人是賴吾之子非夫人所生者凡三
人夫人撫之無異其愛飲食衣服必先其夫
若子不足則嗇空器衣敝襦泊如也夫少爲人
子長爲人妻又爲人母能若是亦可以爲賢矣
乎今臨汀公既爲之誌其壙矣吾與子交最久
且厚吾猶不忍吾妻之泯泯無聞也子盍有以
表其墓乎余惟夫人之行不聞于外知夫人之
賢者莫若夫與兄臨汀公既爲之誌元平復與

予言如是乎尚何言哉予與元平交且二十年元平慷慨奇男子也生平視世事不如意輒上書闕下論得失斥公卿賢不肖立部使者郡太守庭下辨事可否剌口斥言不少忌以是官不遂家故豐厚坐是反困約予觀元平之所爲與其所遇如此意其妻孥當甚苦之然賓客過元平之家輒笑語移日其杯勺殽核皆若素備以待元平不時之需其飲饌陳設必精以絜其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奴隸趨走執事惟謹大不類元平之爲人朋友患難雖甚乏輒罄囊以賙之升堂琴瑟和鳴之聲聞於外予於此有以見元平夫人之賢矣婦人之行莫大於順其夫由貴盛而處窮約雖男子有不能堪者今夫人乃能與元平相安如是豈可不謂賢乎元平所與朋友見元平之豪俊不可羈束鮮不病之視元平之官不遂且貧鮮不姍且笑則元平之友反不如元平之妻者多矣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沒勢利使其妻妾相訕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如元平之家乎故予於夫人不惟有以見其行而又有以厲當世不惟有以見夫人之賢而又有以見元平之能刑其家也是爲表

仲兄知縣墓表

慶元六年五月十有一日通直郎知撫州樂安縣事黃君東字仁卿至撫州之一日以疾卒于郡學之官舍教授劉君塡發其篋視之金無餘藏問之左右則君未至州而糧已絕矣劉君亟取其家器皿質金買衾製衣以襲以斂徧走部使者臺郡寮屬以告而賙之丞相廬陵周公以幣來賻旁縣他郡聞君名者雖非雅故亦交致賻然後君之喪與其孤幼始得歸達于福州嘉泰二年秋九月葬于懷安縣桃枝山保福僧寺之東北隅君之家世族系見於晦菴朱先生所誌御史公之墓君公之次子也遺澤補將仕郎歷任迪功郎監吉州酒務全州法曹關陞從政郎南劒州沙縣丞轉文林郎監衢州稅務轉承直郎改秩通直郎知吉州萬安縣丁內艱服闋受今任君天資警敏而簡默遲重吶然如不能言者少遊鄉校多爲先輩所稱道屬文賦詩思致清古遇事無鉅細咸研精極思其所規畫人

莫測其意及臻厥成往往歎其不能易也故其
居鄉親故事有難理者必即君謀之及當官雖
筦庫之微而部使者郡太守民訟難剖者悉以
委君同寮聯事者文書行非君莫敢決間遇詰
責率賴君以免故君之所涖輒有稱而旣去無
不思之者廉介之行人所難及常俸之外凡以
例得者皆卻不受官之雜金若敎諸吏以給公
用者一切彝之每之官警盜之卒非法所應役
者遣之雇夫之金非法所應用者歸之旣終任
供帳之屬一毫不以私其家故相嘗易趙公知

君之貧其帥閩也屬君校書而月饋之謝不可
則受什之一二請君攝事鄉邑辭曰有先人之
訓不敢違居官辦職不爲表襮以求人知所至
未嘗以姓名通諸司剛介自持雖州縣長吏不
敢涵以私事所當爭則稱以斥逐不顧也以是
官旣不達而家益貧然君處之如未嘗仕衣食
疏糲妻孥以下有不能堪者築室先壠之側仕
已則居焉日與田夫野老出入桑麻之間頹有
終焉之志以家事爲累未能也御史公旣歿家
無餘財田畝之入不足支數月君奉太夫人撫

弟妹三十餘年之中米鹽瑣細靡不躬歷黽勉
有亡未嘗告匱以故太夫人之意甚適而弟妹
亦皆賴以有立俸入之餘銖寸積累嫁女弟從
女弟及弟之女凡三人至遣弟之女則囊篋緡
繈無餘矣嗚呼以君之才識豈不足以致富貴
至於貧困者取於人者廉也以君之簡儉縱不
至富貴亦豈不足自給至於死無以爲斂且無
以爲歸者施於弟妹者厚也無所利而爲善古
人猶難之若夫顚連困躓以身殉義沒齒而無
悔者其視古之有道之士見善明而用心剛者

何如也君娶廷平張氏有賢德事姑孝處內外
以和能承君之意君初無子得張氏女撫養之
復以叔弟之子益孫爲後君歿前三歲有子
安孫旣歿有遺腹子曰寧孫惟吾家自御史公
以剛方敎廉慈愛惠利著聞當世號稱名御伯
兄杲亦以才氣超邁克世其家今君所自植立
又如此三子皆幼而二弟亦已老矣大懼君之
行泯泯無傳將無以著吾家世濟之美而昭先
訓於無窮也遂洒涕而誌其梗槩如此以表諸
墓而示後人使有考也季弟迪功郎監嘉興府

崇德縣戶部石門犒賞酒庫記述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祭文

祭臨江劉靜春先生 諱清之字子澄

嗚呼去古愈遠道學不明末俗喧豗匪利則名豈無大賢挺生斯世彼皆不知孰發其蔽吁嗟先生天資絕人心平氣和志篤行醇博極羣書該貫一理尊敬師儒考訂非是閨門雍雍兄弟怡怡憂國以誠撫民以慈篤學力行後進是式推己愛人尤極懇惻人之有善稱道揄揚不責其備而取其長人之有過箴規訓誨不顧其違

而益冀其悔先生此心可謂至仁芝蘭鸞鵠同然一春吁嗟先生今其亡矣昏迷恣肆誰逆其耳幹也顓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摳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警後覺乙未之冬歲莫天寒奉命造朝艤舟江干折簡來呼治子行李武夷金華惟子所止二三偉人為世宗師莫啓其行已背而馳廬山之陽杖屨幾月別後貽書勉厲不絕尚期他年執經遂遊南北奔馳有志未酬千里訃音哀慕悲痛哲人云亡豈曰私慟天不佑善斯文已孤舉世滔滔斯人何辜

武夷夫子先生所敬小子不敏幸獲將命敢不蚤夜益堅所行庶幾有聞如見先生拭淚緘辭寄觴以酹惟神之靈鑒此微意

祭丁復之文

嗟嗟復之如君之賢而止此耶信耶非耶病篤之書伯休文之之訣胡為而至於是耶勉我以學告我以死捧書長號濡淚滿紙嗚呼悲夫其何有於余逮死而不已耶以復之之惓惓於余則余之恨於復之者抑可知矣荒村之陬茅屋之底春雨對床秋風聯騎挾冊承師質疑問義

退歸切磨從分乃親往來七年終始一意至季逴溪之湄山翁野稚尚能言善哉二人者之為友也孰謂復之而遽棄耶賢哉復之少有大志蟬蛻於名利之場覬加於聖賢之地視其貌若不勝衣若其所操凜然有君子之器先民有言順事而存得正而斃達人大觀生死一致有如復之固亦可以無愧矣顧余未死則將奚恃余目孰視余足孰履扶持一傾顛沛頓委則余之所恨寧有止耶家空四壁目極千里聞喪不前朋友之恥緘辭寄哀幸勿予鄙自冬徂春聚糧千邁庶得以哭于殯弔其父而撫其子也嗚呼哀哉

祭林玉顯文

嗚呼人心厚薄之不同古今人物之所以異也古人不可復見則能如古人者誠足貴也如君之賢篤厚誠實之風求之古人亦可以無愧也慕親之孝顧瞻松楸常若承其志也愛子之慈從容訓誨常恐傷其意也遠萊先生君之故友誼首受書凜乎有所畏也鄉曲後進纖芥之善踵門願交未嘗有所棄也急義之誠不必家之

有無好學之篤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於應酬交際懇惻繾綣貴賤長少同一致也雖兼善之志不能自遂而婆娑里閭亦可以激薄俗之澆浮而振古風於既墜也曷為不永其年而遽嗇其志以殁于地也耶丙申金華師席連侍有過相箴有善相示握手劇談達旦不寐分雖友朋恩若同氣十有八年之中離合不常而相子之情不忍一日離也去歲之冬君嘗與余言曰吾老矣無所合於世殆將結廬于荒山之顛要子為旬日之集則吾之願遂矣孰謂其反視君於殯

而哭君於位也耶嗚呼已矣君不可復見矣亦將潔身厲行以慕君之義而已勉君之子以述君之事而已薄酒哀詞亦庶君之來暨也嗚呼哀哉

祭晦菴朱先生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隕其生若昔孔孟迄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

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洙泗之繼作集羣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洒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質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洒掃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旣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

如日星謂中庸爲造道之閫奧謂大學爲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採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末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經陳紀而不爲苟簡之計摧姦擿伏而不求

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穨者厚而施不避身雖否而道則亨淒淡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聾瞶俗之貿貿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駮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粵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

坐隅或散策於林垌或談笑而舂容或切至而丁寧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溪山以爲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來歸乃獨睹乎冊楹悵此生之疇依寃欲絶而復醒念屬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早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駑鈍庶無愧於英靈奠危酒以陳辭尙有鑒於微誠

又祭晦菴朱先生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天啓我人篤生于玆海內

之上聞風以馳垂橐而來捆載而歸缺於朋儕實劣志卑憫其鈍頑誨誘孜孜旣養其端復發其知旣採其偏復克其私燕申則侍步趨則隨適來則喜已去則悲別不踰年書不越時父生師教天覆地持二十五年恩絶等夷嗚呼曷辜而不愸遺日月推遷窀穸有期夜臺冥冥藏棺敝帷海內之士齎咨涕洟使缺之愚倀倀何之孰策其慵孰指其迷孰顧孰瞻孰扣孰咨維今之春升堂摳衣笑語溫溫神完氣微鄕人見招悲不忍違命曰汝行我志未衰闔山荔枝其實離離我以扁舟訪汝以嬉自春徂冬如慕如疑誰知此言終天永辭前有書堂燕居怡怡後有精廬諸生焉依有園有池淸溪之湄復迹雖存音容莫追獨有遺書千古具垂句索字尋口誦心惟亦有良朋攝以威儀有善相聞有過相規毋誘于利毋蹈于非毋溺于安毋憚于危庶幾師門涓埃是裨靈輀啓行淸酒一卮撫棺長號天乎痛哉

辭晦菴朱先生几筵

惟先生之靈碩大宏博以成己爲本以成物爲

用自其學之不厭而推之於誨人之不倦蓋與天地同量而聖賢同心也所以興起斯文惠顧後學之意切矣缺也不才去年之春里之父兄以其從遊於先生之門也而意其粗有所聞也帥其子弟而相與講學焉缺方固辭而先生督之愈力是以不獲隅坐執燭以聽垂殺之誨至今抱恨無有窮也今先生練祭近一二月而里之子弟復有所請缺竊惟先生之治命不敢違鄕人之善意不敢沮遂揞先生之几筵以行不能築室於場以終三年之禮俛仰太息絶愧古

人危酒告行痛徹心肺

晦菴先生小祥

先生兮道德百世兮彌彰天地兮齊壽日月兮齊光自古兮有死先生兮不亡賤子兮何之菀結兮慘傷嬰兒兮失哺逆旅兮悲鄉德容兮[illegible][illegible]兮瑯瑯髣髴兮耳目頷䐉兮茫茫歲月兮不淹遂易兮星霜矯首兮武夷白雲兮高翔褰衣兮無從寫哀兮此堂良友兮駢羅賢孫兮侍旁先生兮夙心英靈兮未忘瑤席兮玉斝桂酒兮椒觴靈來兮何許涕泗兮淋浪

祭趙舜和

朋友之誼人之大倫豈曰燕遊以輔吾仁昔我兄弟退居鄉鄰交遊親厚非趙則陳責難規過握手諄諄自始及今餘二十春有不見者未嘗涉旬維君之年少我數人發軔仕途名滿搢紳胡為一疾遂隕厥身使我衰頹慟哭酸辛君所可憾有志未伸亦有可慰諸子詵詵人之賦命脩短莫均君則往矣我老孰親千里脩途東越南閩撫棺長號欲往曷因緘辭寫哀涕淚霑巾

祭任舶并女兒

昔我先人峻節山峙始奇女兒不與凡子君來登門二姓咸喜義忘我貧德不以齒君資粹和兄輔以理克成厥家既多受祉振振兩甥復濟其美歲晚婆娑榮耀閭里相樂以生亦借以死誰無室家鮮克有是君擢危科名聯伯氏要而卜居相望枌梓朝嘻夕恰苦樂相倚四十餘年親狎誰比自幹之還武夷之趾効官荊吳一別半紀二老貽書蠅頭滿紙謂當期頤益介福履云胡相繼一疾不起病不及知歛不及視捧書長號欲往暫止終天之痛有淚如洪

祭范伯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談而利是趨或始之銳而卒乃渝人無常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發揮聖謨紛然而前摳衣坐隅豈無其人孰公之如公資簡嚴濟以怡愉早登師門詘首受書致知力行無替厥初幹也亡庸從師以居所敬惟公尤眷予尚期晚年依公里閭孰謂老成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剖我疑孰砭我愚孰知我哀嗚呼天乎

祭陳寅伯

嗚呼寅伯而止於此耶福善禍淫孰主張是耶剛方正直胡橫以夭脂韋婉孌老不死耶所謂天者不可信而理者不可恃耶人生斯世切磋講貫不可無友相知以心相期以道孰有過吾二三子耶飢寒所驅奔走四出尚期它年合幷卒業今存者尚可復見而九原之下烏可復起耶自吾仲氏之亡已不勝索居之歎今又失吾寅伯使兩家二弟形影相弔銜哀抱痛何時而已耶今遣吾子哭君之喪於西山之側緘詞遣奠不自覺其淚之如洪也

祭朱文之

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顏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莫書遑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殽核清酒饗筵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缺之從遊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婭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倉庚相我黍稷跋涉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飢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詵詵且訓且誨爲婚爲姻有疑未袪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爲子而孝爲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銜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祭徐子宜

定大策於甲寅之初公同其憂而不同其樂排大難於丙寅之後公與其危而不與其安此當世所以爲公歎也利不私於身而忠存於國身不享於今而名顯於後則公亦何所憾耶和好方通流痛未復人情易變正論難伸公於此時奄然而逝公則無憾國其謂何缺一介諸生無所肖以獨於晉歲備交諸賢我特於公未嘗識面公於我厚首以詒章我知公賢不敢私謝是則相知以心相期以道亦未有如是之深也公以喪歸俯伏道左一觴以薦有淚盈襟

祭高應朝

惟公禀剛直不撓之德慱碩有用之才而位不顯年不壽此缺之所以爲公惜也當變異屢見之時人情危疑之際而賢者擯能者伏此缺之所以爲世惜也缺也聞公之名於數十年之前爲公之屬於三四月之頃公之行事表表著見

者夫人而能知之干戈擾攘人方應酬之不給
而公獨長慮郤顧築城鑿池為不可拔之計帑
藏空竭人方支吾之不暇而公獨捐金結客振
窮恤滯有不勝用之財此豈人之所能強為亦
豈人之所可輕議哉此則榦之所目擊而心服
者也數月之前公嘗以書屬榦曰晉有祖逖人
莫有知之者今之世未嘗無祖逖也知之者其
惟子乎榦何足以知公者世之知不知亦何足
為公道哉公其死矣顧使避亂庸凡之徒紛起
而謀天下之事是則重可為斯世惜也千里緘
詞一觴遣奠公其以為真知我者哉

祭劉正之

嗚呼正之天資偉然不出户庭而相羊詩禮之
囿不越里閈而涵泳師友之淵故其學積於身
行著於家事業施於官而賙卹徧於親故至其
大節之不可及者則不為戚惕而不為利遷貴
要人所趨而義所不可則寧沉伏於州縣之吏
權勢人所畏而意所不樂則或怒駡於公侯之
前退休于家而以遂初自命是豈一毫榮辱禍
福之所能拘牽者哉榦之定交三十餘年歲晚
論心金石其堅蓋將卜鄰於屏山之下而依我
友以終老孰謂先師既殁季通伯休相繼以逝
今又哭吾正之則自今以往善孰吾告而過孰
吾鐫耶然則失我良友既足為斯世惜而尤榦
之所以深自憐也嗚呼痛哉

祭王子正清漳人

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為學骫骳熟爛
支離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
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
以殉富貴則左挈右攜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
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
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
場奮發蹶厲潛心道關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
外飾也翱翔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罄竭忠
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名利之去來泊
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
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
俗之不變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宜
享期頤躋貴顯為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
胡用之遲奪者亟也榦亦同門多艱棘也慇懃

顧念感君德也哭君之亡病弗克也奔君之葬
阻行役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臆也

祭曾光祖

有倬斯道如日方中天生烝民咸啓厥衷質弱
氣浮利欲交攻乃背而馳乃聾而聵孰厚而深
孰毅而洪不事空言體道以躬我觀曾君稟資
粹冲處心端夷古人之風志學雖切不為苟同
乃得明師摳衣而從篤志力行百倍其功心無
外思大學中庸壯始筮仕飭己奉公利澤小施
扶衰振窮君曰已哉我學未充質嘗之谷金精
之峯結廬其間笑詠從容前修是期後輩所宗
胡不眉壽一疾而終同志寂寥孰磨孰礱晚進
滔滔孰啓其蒙痛哉斯文涕淚填胸

祭楊通老

嗚呼游晦菴先生之門者多矣篤實無華強毅
有守孰有出公之右者乎居家而兄弟化其和
從師而朋友愛其誠立於朝而君相知其忠仕
於外而吏民安其仁非天資之厚學問之篤孰
能隨所寓內省而不疚者乎觀公之資與公之
學所以保其身者至矣而不能享期頤之壽者

何也人生一世如浮雲太空倏來忽去不足把
玩如公之亡亦可以無憾矣惟其和而誠惟其
忠而仁自有不能忘情於公者是則可哀也已
榦也辱公之知最深荷公之愛最厚民社所拘
不能犇走以哭公之柩緘詞寫哀遣子往弔公
其尚能鑒榦之衷也夫

祭安慶項教授母

榦之於僚爾義猶弟兄也愛猶弟之賢傷其母
之殁人之至情也有子之賢有母之壽殁猶生
也因夫人之喪犇賢爾之助淚如傾也

祭李貫之

嗚呼貫之止於斯耶晦菴先生以孔孟周程之
道誨後進見而知者固有之矣聞而知者非吾
貫之耶貫之目不識先生之面耳不聞先生之
言顧以為聞而知者亦何自而知耶貫之性資
粹美標懷坦夷凝靜有常堅剛自持則其質固
已近於道矣而其志則勇於求道若決江河而
東注若輕車駿馬就熟路而疾馳自蜀而來人
謂貫之有志乎功名事業而貫之則曰吾將歷
東南而求師縱往者之不作有遺書之可追聞

晦菴之門人則虛心屈己而與之友得晦菴之遺書則手抄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搜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粗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得而疵立於朝廷則不知權利之可慕仕於州縣則亦捨民瘼其孰咨至其感慨發憤抗章極論則有犯無隱竭肝膽而瀝披向非見道明用心剛而無一毫物欲之累孰肯試身於不測之禍雖百謫

而不辭使其在摳衣之列及門之士皆當斂衽而推服則聞其風而興起淑諸人而有得非貫之其誰耶貫之之行也以書來曰吾猶少駐康山溢浦之側以待水涸而泝峽子能一來庶以尉吾拳拳之念余亦以書相挽曰子未可以亟行也〻朝廷清明行將起子以扶斯世東南之士亦皆望子以振斯道之微嗚呼貫之乃止於斯耶貫之之歿也有識之士莫不爲之嗟惜視貫之之病者則以貫之病亟尙與朋友講析理義而不少衰嗚呼此其所以爲吾貫之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有得於道則禍福榮辱死生之變若太空浮雲之過目此何足以爲貫之之累顧爲斯世惜爲斯文惜安得不情鬱結而涕漣洏

祭林存齋

居大山長谷之中無耳濡目染之素獨能慨慕乎聖賢沈酣乎典訓追逐乎師友磨礲乎身心爲弟而事兄如父也爲季父而撫其從子猶子也族人觀之鄕人敬之歷山之陽無百室之聚家弦誦而人縫掖又皆知理義之訓君之敎也吾鄕之士遊晦菴之門歲晩能自守者不過三

數人如君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則又朋友之所敬愛者也君與予交最善又嘗致予於其里以敎其族子弟故其情爲尤親宦遊江湖不見君者十年矣奉祠來歸君年已七十視其貌猶矍鑠而耆學之志不少衰予復以王命守淮邦相期以一年之別尙可以白首相從而卒所志也孰謂相別未數月而哀訃遽至耶君既歿而予亦老矣乞骸骨歸田里凡君之所見屬者不敢不勉行當拜君遺像於存齋而弔宿草於南山之原也嗚呼哀哉

祭李守約

自先生講道武夷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非俊偉卓犖方嚴正直亦何足以費夫子之雕鐫彼頑鈍齷齪脂韋軟美雖曰聞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利則遷者也求之師門如吾守約兄者是豈流輩之所可並肩也耶早以俊譽蜚聲場屋出其小技所向無前迨其聞道超然默會且鑽且仰孰高孰堅而一第之微獨低回於壯歲簿領之卑又復馳逐於蠻煙鞠躬盡力輸忠納善臺府交薦歛衽稱賢至於十室之聚烏言夷面尤不足以展布撫摩經理不遺餘力向之憂疑反側者安生樂業驩謠沸傳政聲賢譽亦既將而上聞矣庶幾收功於桑榆之後不惟障斯世之橫流亦以煽吾道於後燃孰謂造物既啇於其始而於其將扳也而復奪之年嗚呼梁木之已壞者不可復作矣宿草之可弔者又不勝其悲矣當齒髮衰頹交遊凋落之際乃復失我良友則箴規警誨將誰是望此所以既為吾兄慟而又以私自憐也

祭陳監場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耶否耶今則不然善人何天不善何壽頊子來訪以書見扣讀之疊疊如獲瓊玖徐而察之夙有良友尚期他年微言細剖一疾而終伊誰之咎謂天有常禍福紛糾謂天無常如在左右觀子南歸不前不後不歿於道路而歿於舘人之家不歛於諸僕而歛於賢者之手則天於善人蓋亦未嘗不厚也諸郎詵詵先訓是守鄰有明師是誨是誘他日有成子則不朽莫寫我哀寓此杯酒

祭潘立之

昔我兄弟與君父子俱以諸生摳趨林李偉哉大儒倡道武夷慈射舊習翩然從之空谷春融虛堂夜靜有善相勉有過相警四十餘年豈無他人與君兄弟神交意親若我從遊君以病止今以從歸君病不起追想音容如在目前志氣雄豪化為新阡道則常存因人顯晦師友寂寥興言永慨豈期晚年乃復哭君莫寫我哀酹以斯文

祭趙堉

維兩橋之天派昔固知其多賢迨結交於諸父

偉聲望之卓然故一語之契合締二姓之姻婭
及吾子之受室儼諸老而齊肩幸季女之有託
庶舊學之可傳攬別後之貽書覺向道之彌堅
方得子之足喜胡一疾而沉綿執訃書而長號
灑老淚而漣漣想庭闈之愛戀與孀幼之哀憐
願一伸於手唁病支離而拘攣遣長子以代行
情哽噎而莫宣

晦菴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

缺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
缺之鄙陋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
昧執筆以爲先生之玷伏念先生資稟學問道
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蓋少知而能盡其蘊者
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旣無所考訂而歲
月寖久傳訛襲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
以啓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
已哉於是追思平日聞見定爲草藁以求正於
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
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褊
復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
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
而不容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
鮮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行狀成於辛丑之
夏然猶藏之篋笥以爲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
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
不能有所增損矣謹繕寫一通遣男翰白之家
廟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愚撫卷興悲涕淚
如雨

辭晦菴先生墓

缺至愚極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卵
育於困窮幽獨之餘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
先生不以是爲有德於缺缺亦不敢以是而歸
德焉理義之淵微問學之精密顏曾之於洙泗
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焉缺
獨何人而在摳趨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
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
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耳濡目染朝薰夕炙
者三十年缺獨何人而獲親道德之粹耶既示
之以精微復開之以博大既廣之以聞見復約
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之惟
恐其不立缺獨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

春遊虛堂夜坐一行之字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寧則戚戚然大義之華微言之絶也缺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缺世不能安貧自守而仰祿於州縣黽勉王事固不敢違先生之訓然講習之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奪於應酬歲月蹉跎而老及之矣 朝廷假其衰病畀之祠廩而子之歸社門省過番閱舊學而神識昏眊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涕零如雨何先生愛遇之厚而缺之負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

於並世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之恨而已自今未死之日尚當勉策疲駑不敢自怠居敬集義致知力行體之於身以勉同志庶幾收桑榆消埃之益尚可見先生於九泉之下耳缺深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月以來痰作於上氣瘖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輅告于墓下惟先生其鑒之

祭某人

難明者道難遇者師從師問道難得者資志堅行篤道奚遠而自我夫子講道武夷豈無他士

踵門摳衣嗟君之來婦啼子悲交遊怪訝閭里笑譏君獨毅然如林渴飢問君之年二毛鬢垂何見何聞果毅不疑上堂請業切問謹思下堂取友片善不遺如缺之愚尤君所推君之爲人質性我知性資謙和襟懷坦夷持身若法臨事敢爲義動鄉閭恩撫窮嫠盜不過門人誰忍欺求之古人庶或似之胡不永年而止於斯師友相顧齎咨涕洟自君之亡弔不及帷葬不哭墓嚙哀坐馳君嘗語予吾力已衰惟我二子他日可期而與之遊切磨箴規尚祈他年無愧此詞

代祭林黃中侍郎

嗟往哲之垂訓曰剛毅其近仁苟緝熙以學問庶德業其日新相彼頹俗與波俱淪不爲丈夫偉特之節而脂韋軟媚以效兒女子之態不觀聖賢作經之意而剽切摹擬徒欲以媒其身若夫剛正不懼仕優而學求之斯世如公幾人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繹經之文象究筆削於獲麟忘齒尊而爵貴常矻矻以諄諄至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若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爲論亦不欒於因

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其試吏長沙低回下陳辱公見知相待如賓雖公事之要忭然旣久而益親何一老之不遺涙琅琅而沾巾承之仁里有社有民小智大謀危辱旋臻所望以問政於公者今不可復得矣陰相而默護之者尚有賴於在天之神

祭章貳之運使

幹也筮仕二十年所歷六七郡竊觀當世人物於百里而求一賢令於千里而求一賢守於一道而求一賢使者嗚呼何其難也其吾其官章公乎蓋天下之人物勁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而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若公者潔廉忠信而通世務者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雜著

催科辯

客有問於余曰催科之事子之所不屑爲乎曰非也曰子之拙於催科何也曰非不屑爲也有不得爲者有不忍爲者有不當爲者有不可爲者曰其詳可得聞乎曰催科之法要當任之專信之篤而後事可辦也臨川之財賦所見催者有開禧三年之舊苗有開禧二年之舊稅有嘉定元年之新稅舊者額已少而難催新者額尚多而易催今州郡以其舊者縣催而縣納以其新者縣催而州納縣催而縣納者則有縣吏主之有手力督之朝以至則朝以納夕以至則夕以納彼户長者天下之頑民也退有所畏進無所阻故不容於不納也故舊苗舊稅之在縣者比之昔年增多萬餘貫新稅則不然催於縣而納於州縣不過出文引以示之而已其納於州也聽户長之自納而已旣無人以督之而州吏頡頏日未申而已歸矣户長旣無所畏而反有所阻宜其不能無欠也縣之申於州者不知其

為狀也請於州者不知其幾語矣漠然若無聞焉此所謂不得為者也曰舊苗舊稅亦有二三萬之欠于得為之矣而不為何也曰不敢為也今之苗稅之數皆經界已後之總數也自經界之時已有不可耕不可栽之名經界之後又有逃亡走絶沙理落港之數又有撥入州縣學慈幼院而不輸於州者苗稅之額徒在而苗稅之實則無也吾豈不能峻其期限嚴其箠楚而使之納顧恐保正戶長不堪其苦懦者則貿田廬鬻妻子以償之強者則執平民之產去稅存者以誣之蚩蚩之氓君以為天國以為本戕其天賊其本吾不忍為也曰是則然矣子之所謂不當為不可為者何也曰古之取民者非得已也故當量其地度其力以為之征斂而亦未嘗不立為一定之法也故近郊十一遠郊十二十一十二之外一毫不妄取也今則不然苗錢舊若干今則增為若干矣稅錢每定若干去年則增為若干今又增為若干矣夫民至愚而神若皆而明惟有以得其心而後有以得其財顧其往年之所納不至若是多也則方讎嫉之不暇而孰肯樂輸乎此端一啓後之人又將有求多於此者矣今乃併其所謂增之數立為數萬之額以責其促辦是則所不當為也縣之財賦縣令不辦當罪其令不應取而歸之於州猶州之不辦總領轉運未嘗取而自催也自前太守取而歸之州已非州郡之體去歲賢太守下車之初慨然舉而歸之於縣然猶不盡歸者其不盡歸者非幙府之額非胥史之便也蓋苗稅之所輸者有所謂事例錢者縣得之則以修廨舍造器用供過客宴同官是比錢者縣吏得之則以活其家故歸之於州則縣皆不得與而幙府胥史得之矣故不盡歸猶不足以快其意也故於新稅特為遲緩要阻以岦其虧之多及其折苗之將起也乃求一妄男子作為白劄以言縣之不辦庶幾太守聽信復歸而舉之於州也不然則此劄胡為不發於去冬而發於折苗之將起乎嗟夫險矣哉吾老矣無所望於世又孰能受屈於此曹哉是則不可為也矣乎豈不肎為哉乎不得已也作催科辦

不從宇文辟辦

諸公皆以翰從宇文之去爲是不從爲非因以辯之翰自信陽得疾幾至不救吳宣撫諭令解帥幕之職從宣幕之招翰以病辭得歸養病今病未瘳而復從宇文之行其誼安在宇文始欲以帥幕辟之矣復改正宣撫復欲以宣幕見招若從之行是辭卑居尊義尤不安況興兵動衆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豈宜見利則趨若外言體國內實規利不量才力冒當重責雖曰體國而實誤國雖欲規利利亦何有城南宣幹厥監不遠豈宜冒昧復蹈其

轍加以十年之僞學爲一日之實材若不力辭或至蹉脫則小人益得以肆其喙善類將無所容其身不惟翰受其禍而上辱先師下累朋友至於彼時又將以不合輕去而見責矣去歲宴聞諸路敗衂論者以鄧宣撫之故皆謂道學育唱兵端若非廟堂察其本末力排異論吾輩皆已不免矣況又敢以其身誤國以規利乎劉乾仲從鄧公之招今議者皆非之翰不從宇文之招議者又非之然則將如何而可古之君子出處去就如陰陽四時各當其可今之君子各削

其半有出無處有就無去如有陰無陽有秋冬無春夏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然則不從宇文之招未見其爲不可也曰然則子之從吳公之招可乎曰吳公翰之故人帥幕非主兵之職然予亦已悔之矣豈敢迷復而不反乎作不從宇文辭辯

除喪辯

或曰九月以下之喪除喪之日禮經無明文將併始死之月以及除喪之月朔爲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至三月朔一日之類抑自始死之月數至九月又踰月

朔而爲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始死至四月一日之類曰此於禮經雖無明文然以禮考之恐必數至九月又踰月朔而後除喪也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僅至兩年又踰月而遂除服則九月之喪亦必至八月又踰月而可除服矣今乃欲至九月而又踰月毋乃重服反輕而輕服反重乎曰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加隆焉故使再期也又小記曰三年問再期之喪三年也古人三年之喪本謂之再期是以足兩年又踰月除喪也再期

之喪足兩年又踰月而除喪也則九月之喪足
九月又踰月而後除喪無可疑矣況期之喪十
三月而大祥此又禮經之明文也期之喪足一
期又踰月而除喪則九月之喪安得不足九月
又踰月而除喪乎檀弓云既葬各以其服除注
云三月而葬則三月之親先除服古父葬事先
遠日蓋卜下旬之日以葬吉也若大夫以成月
數則葬以三月乃在四月之內不應於未葬之
前而遂先除服也使三月之喪亦併始死之月
及除喪之月朔爲三月則是未葬而先除服矣

未葬之前緦麻既先除五月九月又未當除則
既葬之後所謂各以其服除者所除何服耶況
三月之喪若至二月又踰月而除則假令有人
正月三十日死至三月初一日而除則緦麻之
服僅及六十日而止此豈近於人情耶三月之
喪不可以至二月又踰月朔而除服則九月之
喪亦不應近至八月又踰月朔而遂除服也以
朞喪及三月之喪例之則九月五月之喪當必
足九月五月又踰月朔而後可除喪也若朞喪
則十三月之內畢白而大祥緦麻之喪則既葬

而除服也曰父而不葬者奈何曰禮曰父而不
葬者惟主葬者不除如此則九月以下之喪各
足月數又踰月朔而後除喪也明矣

易說

讀易謂用應始有體非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爻
爲人以位爲時則實有是事也以爲虛則觀象
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貫
之萬事一理之語則理定既實以下皆指深於
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爲體雖
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應乃有

迹指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
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
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
無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隨巷三過其門
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說與
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說耳
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需待之
爲則是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無所
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
九五一爻盡之非惟無所復爲取飲食燕樂之

義也
風自火出明內齊外之義今曰身修家治則於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內卦爲明內明身修也風在外卦爲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義也

師取畜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爲二義師卦皆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亦一義旅師亦然師之爲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愼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愼故愼義爲長

困曰致命謂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致字之義故命只爲吾身性命而致爲推以與人也

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顚連無告如碁局白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衛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顚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猶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以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雨暘寒燠風說

衛州道間因思雨暘寒燠風之變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爲旱交感之太過則爲雨陽有餘陰不足爲燠陰有餘陽不足爲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爲風

金木水火土說

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

也火以木而後成(一本作形)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歇滅矣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記丁卯揲卦解

丁卯正月朔旦揲卦得困其辭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占之者曰此隱遯之象也予以江陵吳公之命至廟堂白事併求祠祿以應三歲之占偶予文尚書復欲相辟入幕予不從諸公大恐以爲必拂廟堂之意予遂浩然而歸隱於幽谷之中以聽天命

五月一日占遇震之姤五爻俱變合占之卦不動爻在姤之四其辭曰包無魚起凶象曰包無魚遠民也是時欲求嶽廟占之不吉而歸

戒殺記

丁卯夏用兵冬虜騎入寇予適在荊襄目見江北百姓及諸軍死於鋒鏑不可勝數矣嗟如羊豕之被害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使之至死深可傷念自有天地以來便有戰爭便有殺戮因思人之暴殄天物亦不可不戒也戒殺一事吾儒雖不言然殺之以時用之以禮亦決不若後世之暴殄今觀孟子言七十者可以食肉則未七十者固無因常食肉也如此則殺生自少後世嬰孩便要食肉安得不暴殄天物人身惟五穀可以療飢稍有滋味便可以進食亦何必須多食肉人若省得食肉亦覺志氣清明用度自少亦免得分外過求不可以其說類釋氏而不之思也仲夏三衢舟中記

日記式

日記

聖賢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錄之所以作也自旦至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書以識之文行相須新故相尋德進業廣矣

一記年月日　歲次　一行

一記氣節寒暑雨暘之變　天運　一行

一記所寓之地　所寓　一行

一記所習經子史集四書多少隨力所及

讀書起止　四行

一記所出入及所爲大事　出入動作　三行

一記所聞善言所見善行　善言善行　三行

一記所見賓友　賓友　三行

原缺

先於孝友人性本善知識不明故流而為惡聖
賢經訓所以一一 趨善況儒衣儒冠自當
窮經博古立 儒學莫先於讀書人身
至貴少有縱 為賤戒謹恐懼無数寡
過事以勤而 敗人有一身則仰事俯
育自有當為 一而起常恐不及豈宜惰
其四支無所用 儉而足以奢而匱人之
一身不過衣裘食苟免飢寒不見可欲此心
不亂豈宜縱耳目之好以事無益今百餘年更
歷三世守此五事常如一日繼今子孫所宜永

鑒書之家廟以示不忘

始祖祭田關約

私愚不肖無以振祖宗之遺緒每念丘壠之重
則為之愴然以悲今年已七十恐一旦溘然塡
溝壑無以為子孫祭祀之計則將抱終天無窮
之恨惟是從宦以來生理微薄平日志願近莫
之遂墳墓之近者尚賴子孫相與維持獨同慶
先祖墳共四所已三百年雖族人春秋醵金祭
享其間貧困者亦頗以為苦世代既遠人情易
怠自祭享之外亦罕有至墓下者大非孝子順

孫追 之 今輒以本位近歲取贖到古
潘 之元 肆畝乙角六十七步每歲
一十六碩充享祀之用緣所入甚微未足
以供諸房輪收今欲每年於内撥六石充祭享
及輸租之 管以備不測支遣如無
以所餘之穀 增置倶十年以後即
輪贍宗族之貧者其元穀十六碩
增享祀之費餘一半以備支遣播留
置以 貧之用此則 族人賢者推至
仁至公 為之區處 撰溥隨

以增益之亦所 定十四
年 奉議郎主管 州明道宮幹

族長與儀咨曰
輩諸孫情女 今亡
單寡自合篤親睦之義
殯在邇欲
率 業家 家兄貧病不
能為 咨

臨川勸諭文

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故前輩名公彬
彬輩出惟臨川爲盛然其流俗之弊亦以其剛
而喜於爭以其文而工於訟風俗不[illegible]莫此爲
甚當職不才誤叨邑寄兩月之間披閱訟牒幾
數千紙毫末之爭動經歲月羸糧棄業跋涉道
途城市淹留官府伺候走卒斥辱猾吏誅求犴
獄拘囚箠楚荼毒何以堪忍訟而不勝所損固
多訟而能勝亦復何益何不思天地之性惟人
爲貴均氣同體誰無善心豈可萌此惡念自絕
天地何不思父母生育以有此身愛護髮膚以至

立豈可輕以小忿毀辱父母何不思祖先勤
勞置立產業亦欲百世以承其傳豈可爭較毫
末破蕩家業何不思生育子孫以求嗣續亦當
殖福庇可久長豈可包藏禍心殃及後代所爭
甚微所失甚大其訟愈工其禍愈酷故易曰不
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
也蓋言人不可爭訟訟而難勝亦不足以爲貴
也孰若士農工賈各務本業起居出入常存善
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親戚鄉黨交相和睦利
則思義忿則思難既無爭競亦無禍殃既無迍

孫二[illegible]心平氣和身安家足豈[illegible]樂哉當
職[illegible]訟曲直自當詳細推究至於屢
誕[illegible]百姓亦不敢不痛加懲治然亦深
愚[illegible]意綱一朝之忿以忘其身則
[illegible]明之罪也故敢以愚見廣行不
論[illegible]百姓各宜交相告戒毋貽後悔

禁詩軸綵旗榜文

當職不才冒領大邑惟恐疏繆得罪邑人米價
低平細民樂業天實爲之豈伊人力近來城郭
鄉村人戶乃有作爲詩頌造旗背軸以相誇譽

不惟不足當此虛名抑使人戶重有所費日今
蝗蟲遺種復生日夕憂惕但知省過何足矜能
凡我邑人切莫虛費除已告示門子今後不得
妄[illegible]外仍給榜曉諭各宜知悉

新淦勸農文

正月之望縣令出郊召父老告之曰爾[illegible]
[illegible]窮困縣令孰知之雨[illegible]耕暑而不沾
[illegible]終[illegible]動動農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吴縣[illegible]之怠惰縣[illegible]
[illegible]誅[illegible]良之侵剝[illegible]之欺[illegible]

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桑耕而爲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令之昏惰敢不自勉田主債主與夫貪黠誅求侵刻欺詐以

害我農人者盍亦深思均氣同體之義與吾衣食之所自來相賙相給使我農人亦得遂其生生之願爭訟不興里閭安靜協氣感召時和歲豐顧不樂哉幸相與勉之

漢陽禁約官屬違法出界仍牓客位

畔官離次夏書所戒竟外之交春秋譏之本軍距鄂州雖一葦可航然係是別郡自有疆界守土之臣自當各守其土其他官僚不應差出者雖本界地分亦不應輒出可以差出者亦須有公事有文移方許出界　國家成法具存官吏所當遵守今來本軍官屬動輒往來鄂州不以爲怪甚至郡守亦或一往稱詳其意不過欲奔走諸臺以求知己其次則謁親舊事宴游抑不思事上之禮正以奉法守職爲先若失職違法乃監司之所當按治又何以望其知己輕棄職守違蔑典憲事體非輕帖諸廳今後不請輒違法出界仍牓客位

放免漁人網釣魚利錢牓文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本軍常賦所入甚薄全藉湖池魚利支遣然所謂湖池乃人戶產業

魚利乃客旅興販故量其所出而收其租入此有不得已者至於大江之中舟楫往來即非人戶產業漁人採捕以給衣食即非客旅興販亦欲分其微利秋毫不遺非所以體　國家仁厚之意而盍郡守牧養之職上項魚利合行蠲免訪聞亦有豪強之家強占長江水利收魚利錢者亦合併行禁戢

免行戶買物牓文

官司收買應用物色若有見錢何處不可收買今來本軍應買一文以上零碎雜物並是出引

追行户供物想持引上門之人必有乞覔需索
及至供認又須被人吏摔擇邀求至於請錢又
被公使庫拖延除尅今至外廳亦復出引搔擾
民户深屬不便今後本軍收買雜物徑差人就
鄂州收買並不得出引追擾行户外廳更敢似
前追擾許行户前來陳告切待重作施行備牓
市曹曉示別引追李裕同詞人對仍轉牒諸廳
取遵稟申

免人户賑糶牓文

本軍昨委官勸諭上户出米糶與居民亦只照
孫監丞例非是創意搔擾尋據所委官勸諭到
米三千餘碩本軍未及行下勸糶間節次據人
户前來陳詞乞行蠲免本軍既無實惠可及人
户先使人户憂慮如此甚非爲政者所宜況本
軍所謂上户有蓄積之家委實不多其間亦有
若富而實貧者不應皆令賑糶本軍只得多方
自行措置糶與貧乏之家所有勸糶並行蠲免
兩政勸糶案昝姓名悉行燒毀庶幾異日不至
重爲人户之擾須至曉示

約束場務買納歲計食物牓文

據公使庫呈買歲計獐鹿鵝兔及鰣鯉等魚從
例監諸場務合干人收買照得場務合干人只
管收趁官課不應勒令收買食物兼有數在諸
鄉者必是科擾總保等人總保等人又是科擾
百姓官司文引一出收買一斤必是收買三五
十斤除納官外又須納與諸廳人吏交納之際
公使庫人吏又要錢使用如此不勝其擾其實
又只供口腹之需及苞苴之用州郡何忍以此
擾民除已判令照年例各減壹半仍只差市買
照市價就城收買如買不得即不須買外切恐

外人未知因依仍舊被場務合干人照年例搔
擾深屬不便兼恐兩縣亦有年例行下總保收
買上件物色搔擾百姓亦仰照本軍約束不許
科擾如違許人告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備牓市
曹及兩縣張掛曉示

安慶勸諭團結保伍牓文

照對兩淮州郡自三國六朝干戈相尋無復寧
歲　本朝南渡又且百年講好息兵民得安業
然紹興辛巳開禧丙寅亦未免戰爭之擾龍舒
爲郡雖北虜所不到然李成張軍大亦嘗竊發

刼掠居民州縣百姓欲保室廬則有性命之憂欲逃匿山谷流徙江南則廬室焚毀糧食空竭終亦轉死溝壑嘗觀五代之末周世宗攻兩淮州郡各已降附周之諸將恣行殺戮淮人相與結集保伍截紙為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雖周世宗之英武亦且退却蓋淮人忠實勇健若能平日團集保伍閱習武藝叶心一意共保鄉閭雖有強敵莫能為患又嘗觀唐咸通間浙東賊裘甫掠諸州惟明州之人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立柵浚溝斷橋固守賊不敢犯浙人怯弱協力鼓勇向前却敵況我淮民忠實勇健誰曰不能本府見行措置修築城壁練習弟兵行下諸縣團結保伍凡爾百姓各宜為鄉閭室家相保之計解仇息訟務相和叶閑暇之日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遇有緩急遞相應援以保室廬以安妻子守禦之策無以易此故玆勸諭各宜知悉

戒約隅官保長以下牓文

隅官保長大小甲首皆合律己奉公憐貧憫老撫恤甲户守護鄉里乃敢倚恃聲勢擅作威福出入呵道恐嚇細民點名教閱恣行捶撻單丁貧户勒造軍器供報紙筆斂抑錢物搜索微罪報復私讎將以保民反以害民除已密切體訪應有違犯定行決配不以蔭贖今榜曉諭各宜知悉

禁約頑民誣賴榜文

本府諸縣公事多有頑民自縊自刎以誣賴人者諸縣便以為事干人命收捉所賴之人以為大辟凶身差官檢覆禁繫累月又行結解被賴之人本無大罪而家業已破蕩矣頑民習見一死可以賴人纔有小忿便輒輕生死者既以無辜而隕命生者又以無辜而破家此皆諸縣官吏不能斟酌事情但欲應文逃責至其愚者又以為人命至重不可不為根治却不思彼自取死於他人何預便使真曾與之毆打亦不過得毆打之罪何至以為大辟禁繫結解耶至於佃户地客少欠租課主家不可不需索人家奴僕或有小過主家不可不懲戒亦輙行誣賴此風豈可長哉牒諸縣今後應有自刎自縊公事並

且委官或行下本保究見是與不是自刎自縊幷自刎自縊之由集四鄰結罪保明不得追逮所賴之人仍未得便行檢驗疾速飛申本府切待詳酌如本府見得委是誣賴即便行下埋瘞如是血屬有詞亦請併詞人申解本府切待重責罪罰方與詳酌施行不得便行受理仍備牓市曹及諸縣

曉示納苗和糴優䘏牓文

本府受納冬苗及和糴米幷本府已出牓召人户中糶粳米每一碩三貫三百文官會聽人户自行槩量切慮斗脚等人乞覓邀阻及高量斛面以致人户受納中糶遲緩今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一月終知府每日躬親上倉監納仍就倉支還和糴價錢務在優恤仍仰人户及此一月内運行般米赴倉交納中糶各仰知悉

宋文聚等乞丐掻擾斷配牓文

當職到任未及兩月鄉村人户論訴乞丐掻擾者紛然皆以宋文聚宋諒宋邦佐為首其數十人横行鄉落遇人家婚嫁喪葬乞覔錢物須索酒食稍不滿意便行毁罵甚至毆擊勝則鼓舞而去不勝則擇其徒衰病者自行毆殺以圖誣賴鄉人畏之如虎至於男不敢婚女不敢嫁死亡不敢舉葬官司豈容坐視鄉人之受害哉遂追捉到宋文聚等一行人分送兩獄具得其擾害鄉民之實貧而至於乞丐此固官司之所當賑恤乞丐而至於害人亦官司之所當懲治諸宋共二十四口皆是至親叔姪兄弟追到其家兒女衣着華麗不類貧子此皆聚衆乞丐掻擾鄉民而專其利罪惡盈貫是以敗露然以二十四口之衆其罪固不可不治亦不忍使之失所

宋諒元係刺配江州今改配建昌軍其子宋邦佐尤為桀黠刺配撫州牢城宋文聚刺配臨江軍宋四一刺配隆興府逐人家口並行押發至配所居住各有請受可以養贍此數州者相去不過一二百里其親戚骨肉亦可以往還變乞丐而為軍身括准鄉而處内郡所以為諸宋之計者可謂得其所矣自此安慶鄉民始得安業尚恐餘黨猶有在鄉掻擾者賞牓許人告捉仍行下諸縣巡尉司及鄉保日夜捜捕不得容留須至約束

曉示城西居民築城利便

七月十六日據府市西廂士民祖身述等狀使府興築外城為居民防護賊寇但本府向西坐落最低每歲山水暴漲全藉舊土城迂曲使水勢彎環自北以西入西門外河則城內無奔浸之患今若築新城只自張王廟畔曲轉處正是水勢直來衝打去處未審從長相度若存留舊土城抵新城則土石必不能相貼水勢一攻土城必壞直衝入城將何抵禦狀乞從相度施行

奉判州郡不可無城壁如人家不可無牆垣人身不可無衣服今蘄黃小州在安慶之南尚且有城以守禦安慶大府去淮邊不遠豈應蕩然全無城壁往年張軍大之事爾父老所親見當職不自量度到任以來首以興築城壁為爾百姓防備不虞但築城則當思所以守可築而不可守則不如勿築故築城之法以小為貴小則守城之人用力為易若所築大闊兵力不及反誤百姓利害非輕本府形勢民居多在東北一隅西門一帶只是交路一條人家相對其他盡是空閑田園若使元無古城於法亦當截減況

今所築乃是因古城舊基自祠山廟向南創築比之目今西門減省二百八十餘丈是六分而減其一若六千人守城則可減一千人城勢團簇往來巡邏易以為力萬一警急城西之人不過移入城內便可無虞苟寬闊難守不惟城西之人無所逃避併與一城之人皆不可保則所築之城不足保民反以誤民此其利害曉然易見城西之人特以本府置之城外故設此為詞本府官吏日夜辛苦只為百姓何嘗於城西父老乃不加卹特爾輩處利害之中故不知有利害之實耳今至謂累政積錢只是禦水如楊國博浚壕以培子城亦豈只為禦水而設其他州郡本無水患亦何故皆有城壁本府今雖創築新城仍指可捍水土城即不除拆自可捍禦水勢若謂新城上城交接之處恐磚與土不相貼易以衝壞却有此理本府包砌新城於交接之際再與用甎於土城之外包砌數丈使甎足以蔽土則可以無患亦與趙知郡周監丞用甎用石無異州郡築城之後稍有事力更於西邊一帶土城多方措置令其堅牢決不至使汝父老

有墊溺之憂栽插竹木令其敵塞淺壕塹令其深險不惟可以禦水設有緩急亦不至便有衝突之患汝父老宜以一身之利害爲念不可以爲吾家不得在城內妄生意見有誤大計恐本府所見尚有未盡仰人戶再來陳詞故茲曉示各宜知悉

七月二十九日據西門廂士民許君肅等狀乞仍舊從西門土城興築城壁及招募民兵守城等事奉判昨據城西居民不肯依古城興築必欲依後來防水土牆爲城當職誠知不便於守禦遂備牓明述利害庶幾居民易曉今復行陳詞然竊詳意但見向來已在城中今乃屏之而出城門之外不得與東方之人均得城守之固耳此其意亦可念也但其說以爲後來必有開通壕塹掘至上牆必有水患此則不然安慶地形西北最高若元有水可通則後來必有開壕通水使之流轉今古城西北角自是陸地無水可通何緣更有開壕以通水又以爲多招民兵以防城州郡事力有限豈能賙給民兵萬人留之數月爲防城之用至又執出圖經以爲所在碑記皆稱今之西門即是城門圖經乃是近來人所撰只據目所親見而言豈復知有古城古壕之可驗豈有古城古壕不可爲據而欲引紙上空言以爲據若此等類皆是詞窮理短只欲強詞以僥倖一中耳此與前狀所謂積錢築城但欲禦水之說無異顧本府向來所慮只欲城勢團簇守禦堅固故但欲依古城八里易以防守今若依防水之墻則遂爲九里半之城增五分之一委有城闊難守之患但西人陳詞不已不欲重違其請今亦姑從所請一面興築若潛皖之勝蕃府之大城闊九里有半亦未爲過但得後來爲太守者戢姦惡撫善良愛惜財賦招募兵卒修治器械又城中居民各存善心毋相欺詐毋相殘害變成美俗四方之人皆願受廛而爲氓則亦何患九里之城不可守哉此則當職之所深願也然民難久役事貴速成亦望爾民更相贊助上下一心成此勝事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帖審學請孟主簿充學正

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

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媺漢陽爲郡湖山之勝
奇秀清絕江北之俗質實渾厚當必有瓌偉傑
異之才彬彬輩出歷考圖志未有聞焉則亦司
宣化之任者曠其職耳漢陽知縣暫攝教官固
知以教導爲急然邑事叢委不得朝夕與士友
講貫故士友之來學者聞鼓而集會食而散絃
誦之聲終歲寂寥如此而望人才之成就亦難
矣竊見前漢陽孟主簿老成耆學直諒多聞帖
請充軍學有官學正專一在學兼教導職事仍
請條具學中合行事宜與教官商議自新年爲
始日請在學生員赴學習講過夜宿齋日書所
習課程以俟稽考庶幾日進月益業廣德崇以
成一郡風俗之美案帖請仍關軍學照會

行下軍學爲申請增俸錢帖

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爲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
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
子之虛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況此一項錢
去歲九月王知軍已被均州之命則漢陽軍錢
物均州太守不應妄行支破陳知縣輒行陳乞
王知軍亦復聽從官司錢物盡是百姓膏血豈

是官吏得以妄行支破沽譽干名據學司齎到
簿曆對筭每月百五十貫會子支破尚有餘剩
又何用再支五十貫會子職事員數　朝廷自
有著令今增置至數倍亦有足跡不到學校而
遥請月俸者官司又何忍以生民膏血充此無
用之費哉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術仰
無愧人自心服若但欲以錢米買士人之唇[illegible]
可謂無識之甚若當職不敢曲徇此請帖教授
照會仍請契勘職事不在學虛請俸錢者並請
削其籍具姓名申

行下軍學罷職事二員帖

學校則有禮義官府則有法守二者常相爲用
而不可廢農處於田工處於肆士處於學理也
今職事之額甚衆而學校之絃誦寂然此於理
已有未安況又捨而他之但月費俸錢而已於
理安乎理所不安學校官府皆坐視而不問則
非所以導禮義而顧法守也假令爲職事者皆
援此例皆捨學校而虛請俸錢又豈設學養士
本意哉劉正皆此邦士類之秀者教官尤宜護
惜毋使之受此非理之俸是乃愛之以德也

行下軍學申嚴釋奠事

釋奠大祀禮當嚴整本軍循襲紛汚無規矩行禮之際吏卒往來笑語略無忌憚行禮方畢搶奪薦籩及祭餘果子之屬本軍失於禁戢學中亦不申舉今已無及來春釋奠須備牓約束仍先關閉後門不得往來專帖都監學門守把吏卒不得無故入學帖軍學照應施行

勸奬賑濟官李監務牒

李監務雖是西班其敏於事如此行下未半月發去錢米十日戶口抄劄旬日皆已曉然又已糴

麥分團賑濟其爲慮又周密皆老儒所不能及若留心如此兩鄉之民必無流離飢莩之患矣敬服敬服公庫送錢三十貫酒四瓶各七升虞候齎去諸廳望各留意一郡百姓幸甚池口監鎮講說此事已兩月並不見抄劄戶口仍牒催

再除知安慶府行下本府牒

照對當職於今月二十日準制司牒備準尚書省劄子令[illegible]仍舊知安慶府除已一面擇日起離前至池州所有遠接新官儀料等物如人從衣衫之類一物一件並請寄收軍資庫不得妄有支動準備後來接新官用免被虛費官錢當職目今起離係就建康府差借人從轎仰本府並不須差人前來迎接虛破請受但差承局兩名前來池州探候消息仍未須差催渡船以致搔擾街宇並是仍舊不須糊飾亦不須置辦備宅等物當職只是單騎前來仍不請虛破一文官錢須至公文

桃符

壬戌考亭寓舍堂門

卜築從師千古恨出門求友故鄉心

新塗鼓門

和氣滿城樓照日歡聲到耳漏催春

中門

萬家赤子安田里一夜青春到戶庭

軟門

春意不隨門牙隔老懷長與里閭關

客位門

嘉客不妨常見訪謏詞從此莫相聞

獄門

夜後列星沉貫索春來茂草鞠圜扉

無訟堂
但覺堂中無愧怍不應門外有紛爭
自公堂
食租衣稅當知愧律己齊家更自勤
漢陽譙門
二水抱城朝海去一山環市送春來
漢廣堂
一牕紅日文書省滿坐春風笑語閑
法雲寺寓舍
廬其居 仁者壽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判語

危教授論熊祥停盜

危教授被盜論盜者數人續據尉司解到陳九自供爲盜是實又供係是熊祥教令爲盜饒細乙舒九兩名亦供熊祥尋常實是停盜累嘗使人爲盜當廳審問與尉司所供無異又各人稱尉司人不曾拷打危教授不曾計囑及追到熊祥再喚人供對都與前所供全然相反並稱係是弓手黃友徐亮在龍舟院打縛又係危官人自行打勘本縣照得陳九爲盜并饒細乙舒九供熊祥停盜若非受打受賂豈肯到官自行供通及喚上醫人驗陳九被打痕損果是曾經用棰打傷踝骨并夾損手指分明停人爲盜與執人爲盜利害非輕陳九傷損病患且押下本保着家知管饒細乙舒九本無罪犯特以所供前後不同三名併押下本保着家知管熊祥雖未知停藏着實然前後詞訴不一必是鄉里豪橫徐亮黃友輙將陳九等毆打並寄收對引追龍舟院僧行供對併牒催未獲人陳百乙放昨據

危教授陳論被盜本縣以寄居之家寓居村落
為盜所擾不容坐視遂牒官根捉未獲間又偶
出捕蝗親至危教授之家見其所說被盜蹤跡
因及鄉人有熊祥者平日豪橫又與之互爭山
地意為盜之人乃熊祥教使本縣又嚴切行下
尉司根捉續據危教授指名陳論之人三名陳
九等自出官辨析本縣遂將三名押下尉司根
捉正賊本縣所以厚於寄居嚴於取盜可謂至
矣尋據尉司解到所押下三名具申供通因依
當廳審問三名者歷歷通吐略無隱諱問之以
尉司曾有箠楚則曰無問之以危教授曾有計
囑則又曰無陳九親為盜者也饒細乙舒九不
曾為盜而言熊祥停盜者也既無箠楚又無計
囑何苦歷歷通吐如此所以不能使人無疑也
再押下尉司審實未幾而熊祥出官陳詞遂就
尉司取上所押下三名供對尉司自合即時申
解却執留所押下人反申縣乞押下熊祥就尉
司根究尉司捕盜官而承勘乃屬於縣道豈有
反押詞人下尉司之理此又所以不能使人無
疑也及本縣再專人追尉司承行人監解所押

下三名方始解到及三人到縣而所供盡與前
日不同又見陳九者羸瘦將死令醫人看驗則
拾指皆被夾損脚踝亦被捶損問三人前日所
以吐供之由則曰危四官人并弓手徐亮黃支
綳縛箠打不勝其苦而使自誣服非其本情也
觀陳九之痕損則箠楚之下亦何求而不得耶
此又所以使人不能無疑也又據熊祥供危教
授因強奪其山地不得遂欲以停盜之罪加之
此邦之人以產業與人正行交易及其起意誣
賴則是特抵當非正行交易也立契交關領錢
管業經隔年歲豈得無故謂之抵當陳如圭先
以山賣與熊祥今又將賣與危教授乃陳詞于
縣以為抵當以此觀之則危教授委是與熊祥
有爭山之隙也夫無所爭而論人以停盜猶可
□也有所爭而以停盜之罪加人此又甚使人
不能無疑者危教授之所恃以論熊祥者但有
三人可以為證今三人皆已變其前說則官司
又何以見其果為停盜乎危教授必欲徧走諸
司置熊祥於囹圄以重困之張官置吏亦止得
據情按法平理曲直又豈敢以罪狀未明之人

置之囹圄以快寄居之意乎大抵此間之俗凡居鄉者必須雜用霸道以陵駕鄉閭然後有以自立雖士大夫未免爲習俗所移但縣道固難助人爲霸道者也熊祥停藏未明押下本保知管牒尉司追捉正賊侯圖五陳細乙兩名到日喚上黃友徐亮輒將陳九歐打各先勘杖六十放備申提舉使司及使州巳具申從因陳壽理州縣陳論胡文陳九聞蔑荀教授宅捉縛打掠身死乞搶髓追究備詞申解陳理赴州供對及具公詞具申從熊祥熊瀬共狀訴各兄蔵將捕危教授裝事加誣奏劾于后能祥之事三尺童子皆知其究使使眞是教唆亦因危教授誣告停藏屈抑不平而發況又未必非獄吏鍛鍊之辭其奔走懇臺亦求脫免耳情亦可憐況二人乃其弟姪罪不相及恩赦之後使府豈不寬宥特以吏輩抑塞未必爲檢舉今既有詞身爲縣令不敢坐視備申使州乞賜赦蹤放又據皮狀訴詞主熊祥被危教授詐當對小弓手圍屋勾追見今大不成熟乞監判事奉判引差范慶王再同本保監收割仍別備詞并公狀再申使州

曾知府論黃國材停盜

轉運司送下黃景信論曾知府誣執其父黃國材停盜事委本縣下州院監勘尋引追上黃國材□神形鬼狀去死無幾又有黃四李石五兩□州院身死遂亟中州取下本縣醫治遂問並稱所供皆出吏手全無實情拖照察□覆參考乃有大可疑者罪人入獄事雖至微推抵而後乃首服豈有數人入獄歷歷吐實如出一口略無異辭一可疑也數人爲盜錢錄官告直數百千阿曾指蹤嚮道乃獨得一中衣二可疑也黃國材果停盜則必庇其所停之人今乃自停而自捕之三可疑也樂安縣獄能使數人歷叙其爲盜之跡而縶縲數月卒不得其的實銖兩之贓四可疑也阿曾自首者也郡追阿曾而與之對乃逃匿不肯出者幾兩月敢於自首而不敢於供對五可疑也阿曾以九月初四日出官未嘗言黃國材停盜黃四之徒以十九日至尉司始供留贓以供其主人曾知府幹人乃以十八日經州訴黃國材停盜度其離樂安之日乃十四五間也阿曾之所不言黃四之徒之所未言曾知府幹人何所見而執黃國材以爲停盜大可疑也聽獄而有以盡

其情雖置之死地而無憾今其可疑者如此又豈可堅執之以盜耶加之平人猶且不可況其繼母之女之夫耶以直爲曲以無爲有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今觀黃景舒初疑曾知府之以書請囑也與呂檜數人互爭以至縣庭事之至微者也呂檜之詞則曰黃三十男爲見李元勵未敗乘勢統帶五十餘人直入縣廨各執器仗分屯駐劄作亂謀反公吏百姓不敢行往其敢於誣人乃至於此白晝市廛之中尚敢加人以不軌則昏夜無人之地欲誣執人以爲盜尚何憚而不爲耶知役之所告者爲非則前之所告者可知矣以事迹考之黃國材之在鄉曲决非善良數人者亦皆破落之徒曾知府之家亦委是被盜顧其所失者不多乃張大數目以眩惑觀聽又買來阿曾以證實其事然後堅執數人加之以爲盜之罪卒之的實之贓既不可得阿曾逃匿不敢出官則適以自見其爲虛妄也況此數人者使眞如曾知府所訴亦不過竊盜耳其事亦已該赦宥今黃四李五贓證未明死於囹圄黃國材龍二丁之徒繫縲者半年幸而得脫

死生未可知而生計已蕩然是亦足以快曾將仕誣告之志矣張官置吏亦豈敢曲徇寄居之意而卒冒戮人於死耶合將各人並押下樂安縣着家知管帖縣根索眞贓方得着實六名並召保申轉運使司取指揮仍備申諸司及使州照得五月初一日承準轉運司判下黃景信狀訴曾知府宅先誣告父黃國材停盜事令本縣監勘本縣引上見禁人及拖照案牘見得顯是誣告分明黃國材與曾知府係是親戚平時往來不應一旦如此誣執此是曾知府在鄉平時倚恃豪橫多有不法事件無爲黃國材所持以致積怨不知自反乃因小小被盜遂買誘婦人阿曾誣執黃國材地客數輩而因以併及其主人把持樂安縣獄必欲鍛鍊寘之死地本縣既承上司旨揮監勘見其委是無理然以其係是寄居之家不欲痛言其無狀且爲無辜之人略行開析已於五月初一日辰時具申轉運司及諸司訖今來曾知府父子慮本縣從公勘斷無以遂其誣告之志乃占先復經轉運司妄稱黃國材之男黃景信時復前來本縣謁見先以私

意相干其敢於蔑視上司肆行誣罔如此以監司委送尚敢如此把持則其在鄉曲尚何忌憚今觀其前後狀詞一則曰近上寄居二則曰近上寄居此在他人言之則可豈有父母之邦輙自呼為上寄居以陵駕父兄族黨乎黃國材之妻曾知府繼母艾氏前夫之女也在禮繼母如母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艾氏雖再嫁曾知府之父豈不愛其前夫之女乎況黃國材與曾知府認為親戚情義不薄今乃一旦誣以停盜而欲置之死地則不復有念其繼母之心矣今觀其豚犬不肖之子書為宗枝圖曾知府之父有九子乃別而言曰四位董夫人所生五位艾夫人所生蓋知府欲別其非艾氏所生也如此則眞有不母其繼母之心矣又曰繼母艾氏先嫁編氓胡家而生阿胡嫁黃國材為妻編氓云者以其不得齒於士大夫之族賤之之辭也妻所以配身也曾知府自以其父娶編氓之妻則亦自賤其父矣夫為人子而不母其母不父其父士大夫所為恐不如是使古之君子斷斯獄也將以停盜者為重乎抑以不孝於父母者為重乎

況如本職前狀申述則數人者決非為盜而黃國材決非停盜者也雖曾知府狀詞皆稱幹人而其豚犬不肖之子亦嘗出官供對然嗾之者乃曾知府也今乃恐其蹤跡敗露妄以為黃景信屢來本縣相見先以私意相干又足以見其專以誣告把持為事也今欲乞台判立嚴限行下本州追上自守人阿曾窮究其妄告為盜之罪追上曾將仕窮究其妄稱黃景信曾來相見之跡如使兩人情願出官所告得實則黃國材自當斷配本職不合與外人交通關節亦甘伏按治如阿曾曾將仕懼罪不出所告非實亦欲乞將曾知府父子申奏朝廷重加懲戒以為士大夫敢於陵駕鄉里者之戒而黃四李五無辜致死之冤庶得少伸於地下矣申本州及諸司

肯追張潜爭地

使府送下曾安撫宅二承務名适幹人周成并金谿縣百姓張潜并干證人張四九等共六名委本縣勘究買地掘墳事內有陳四一饒大兩名監繫日久羸病欲死已差醫人李才鼎看驗監醫併求陳四三彭六三二名各召保周成張

潛寄收尋拖照索牘參酌事情委是曾适妄狀誣賴意在擾害張潛等人今張潛被害已破蕩而干證之人亦被監繫疾病患危篤深可憐念且曾适以掘墳論訴情若甚切然自開禧三年三月估賣園地張潛以錢就買若果有掘墳情節何爲當時並無詞訴此其虛妄一也張潛買地之時曾經官陳詞曾适幹人陳先等并鄰甲數人供狀指證皆以爲並無墳墓何爲曾适略無一詞與之爭辨此其虛妄二也曾适嘗於開禧二年十二月論郭謙侵占屋地屋地之與墳墓

孰緩孰急豈有先論屋地經隔兩年而論掘墳此其虛妄三也曾适執出關書登載受分園地有祖墳三所其後所供稱是二女一乳母之墳何其先後之相反耶豈非自有祖墳恐爲人所證故遂亟變其說此其虛妄四也開禧二年正月未抄估之前有曾宅幹人朱端陳詞稱產業係三位均分有朱契砧基簿表照即不言有關書今乃旋造關書以爲表證此其虛妄五也關書之末具載曾适令幹人熊富聽狀印關嘉泰三年曾儒林尚無恙何不爲狀首而獨[illegible]於曾

适此其虛妄六也既曰穿關則兄弟三人各有三本今但以一本出官則是本無穿關此其虛妄七也園地得產於智大夫及陳成亦合有上手契字今以其自稱三墳係是淳熙年間恐與上手年月抵捂故遂不敢賫出此契此其虛妄八也買園之時是乃知府尚在之日日涉之名是乃知府宴遊之所既有力以辦宴遊之園獨不能求隙地以葬其殤女乳母而置之園中乃朝夕宴遊於墟墓之間乎此其虛妄九也日涉之園而乃在縣郭之內亦非埋葬之所此其虛

妄十也有此十妄曉然易見反覆參考然後知曾适者眞豪橫健訟之人也方曾儒林侵盜官綱之時朝旨行下抄估家產急如星火爲子弟者當知乃兄之罪不可逃朝廷之命不可忽傾其家貲以輸之可也今乃以已賣廢契欺罔縣道又以西界不可賣之產僞稱義遜使縣道官吏日受督責不得已而將別項產業根括估賣張潛之徒既得其產而曾适乃敢脫漏丞廳僞印關書妄訴不已今日之訟自始至終皆曾适爲之也今省部行下給還產業使人戶虛納價

錢而曾适坐得舊業亦可已矣又欲加之掘墳之罪不惟逞其忿憾而又欲肆其邀求使張潛之家張六二嘗經安撫使司陳詞台判以為據所陳請買曾家園節次勘驗[illegible]曾家幹人妄訴不已送本縣照祖究實如周成妄狀論擾重行斷治可謂明白簡切而得其情矣今曾适者騎從甚都言辭甚辨進退甚詳雅出入臺府揚揚自得動以權勢脅持上下官吏相顧莫敢予決若不為之明辨數月之後被論之人不待刑憲而銜冤入地矣所有人案申解使州乞詳本縣所陳先將被論及干證人召保放歸著業乃備申朝省諸司今後曾适更敢妄狀嚴行追治庶幾無辜之民不至被害而健訟之人稍知畏戢

曾濰趙師淵互論置曾挺田產

使州送下曾濰趙師淵兩家互論置買曾挺田產事趙僉判已行看定斷還趙師淵管業其曾濰幹人不伏所斷再行論訴使州遂委本縣審定緣本職與曾濰委是二十年故舊恐有妨嫌遂申乞回避再蒙使州發下不敢有違拖照案牘曾濰幹人所以不伏趙僉判所定者蓋亦未得其情趙僉判以為空頭契字乃是曾挺之契再立之契乃曾濰偽契既不曾追出曾挺供對如何見得便是偽契此間人交關亦多有不將正契投印者亦安知再立之契果為偽乎既以再立之契為偽遂併以門僧之書為通同旋寫既不曾追到門僧供對亦何緣見得是通同旋寫又稱曾挺若果得上期錢又不敢與別人交關出間將田產重疊交易脫瞞人錢物者甚多亦何以知曾挺之必不敢乎不得其情而欲決其曲直亦無准曾濰幹人之不伏也大抵此訟只要見得曾挺曾與不曾交領得曾濰上期錢耳若交得曾濰錢則業當還曾濰若不曾交得曾濰錢則業當還趙師淵今曾濰之所恃以為已曾交錢者以有曾挺所與三制幹親書耳今以曾挺親書觀之若果曾交得曾濰錢必須言逓到若干錢已交領訖今皆無此語但云所諭旋交一百千省家兄書中且乞更支一半而更字乃緣塗改彔繹字畫乃是將先字改作更字又覺更字筆畫係是塗改恐為人所疑遂又多

改數字以亂之而不知便改一先字作更字亦不妨其為交錢也曾灘幹人之詞以為交去官會一百道而曾挺書中乃作一百千省豈有得人一百道會乃自認作一百千省之理曾灘在臨川若於狀詞作三百千省則見錢一百千省無緣擔得到建昌故於狀詞變作官會一百貫親書既與狀詞不相合則又豈可執親書以為據乎以此觀之則曾挺實不曾交得曾灘錢無可疑者矣又詳書中所言有田勞經畫之父契字已稟媽媽僉往尊叔可逗留至月初同在着押又言下期錢後月中旬為約曾灘幹人遂以媽媽僉往并下期錢後月中旬為約兩語遂以曾挺為已交上期錢若非已交上期錢何緣有媽媽着押并何緣及下期錢然以文勢考之曾挺初立空頭契字將此產業託三制幹召人承買曾灘既欲就買遂別立契字遣人先取其母着押曾挺與曾灘為至親故先請其母着押發回而門僧亦有押一字之書然曾挺有月初同在着押之語則實不曾親着押則亦不曾交錢可知矣書之首先言上期錢之太少書之末

又慮下期錢之太遠此豈足以為已領上期錢之證乎然則再立之契非偽契門僧之書非偽書但曾挺實不曾交得曾灘之錢無可疑也趙僉判以為偽契偽書故曾灘之幹人不伏然僉判之所定有曰曾挺窘乏急於求售則曾五官人不惟酬價不平又且支打上期錢數不多不[illegible]旨揮使用及有其他沮抑所以不願遂別與趙運幹定交易曾五官人後來知得所以陳詞此數句者可謂盡得兩家心術之微矣曾灘名家之子其所交遊皆當世賢士亦欲改過遷善以克世其家然所以為此者豈亦念祖業之重不忍使他人得之乎或者幹人白起誣賴而非曾五官人之本意乎然不敢以朋友之私情而反以重曾五官人之過也備申使州

白蓮寺僧如璉論陂田

金谿縣白蓮寺僧如璉經轉運司論金谿縣尉看定薛定陂田不還本寺耕種仍將行者勘杖一百在縣身死所斷不當事送本縣看詳今將案牘參照初係白蓮寺論佃客將其擅於本院未曾開墾田內強栽禾稻續係將某稱是虞將

須宅耕種金谿縣遂將蔣其勘斷又續係盧將須宅於貴溪縣論白蓮寺爭占自已所栽木又續係盧嘉猷於本州府判廳提舉使衙論強塞水圳有妨水利遂行下金谿縣丞廳看定偶金谿縣尉權丞遂將白蓮寺所訟田不得耕種仍將行者其人從杖一百勘斷以本縣丞尉親至地頭必須究見事理合得允當而寺僧如璉不能無辭者亦其間有不得其平者有二事其一謂田乃寺田不應不得為主其二謂行者從杖不當今照得上件爭訟本縣縣尉何不索出兩縣干照從實打量若盧家所置薛思忠產不曾推流則不應越港占白蓮之田僧寺之田若畝步見在則亦不應並緣沙漲輒行開壂阻遏水勢如此則不待辨而自明矣今不行打量而妄定便行理斷此不可曉一也盧嘉猷初得於貴溪縣爭白蓮寺之田次則經通判廳又次則經提舉司爭水圳而帶及田事其前後詞反覆不同此不可曉二也盧嘉猷之田在港東白蓮寺之田在港西若盧嘉猷委是田被水衝沒於東而復生於西亦當經官標扦豈得徑自栽種而

反行論訴此不可曉三也又田在港東而論港西水圳又別無干照見得有古水圳處來歷白蓮寺乃有薛家借圳干照若盧家得薛家產亦港西下流則借圳可也豈可訟乎此不可曉四也盧嘉猷所論者水圳縣尉乃不定奪水圳而反及水港此不可曉五也若謂不合將遺洲開田衝破港東之田則裁田者乃盧嘉猷初非白蓮寺之罪何故却將行者勘斷此不可曉六也兩家之訟初爭田次則捨田而爭水圳其終又捨水圳而爭水港及所種田以阻遏水勢乃盧嘉猷而非行者乃將行者勘斷一百既欲聽贖斷可已矣何至必加之杖而使之抑鬱以死乎此不可曉七也觀其所看定如此則其所論田之形水之勢亦恐未能盡當事情提舉寺丞於所申之後判令兩家並不得耕種則亦已覺尉司所以右盧嘉猷者太過而未必盡得其實也今已斷者不可復贖已死者不可復生而吏輩受財曲斷其事已在赦前皆可勿問而所爭之田欲乞上司再委官前去地頭體究方見着實庶絕詞訟申都運提舉使衙取旨揮

判語

陳如椿論房弟婦不應立異姓子為嗣

使府送下陳如椿論房弟婦劉氏不應立異姓子為嗣委本縣照條看定申本縣參攷案牘又有見任辰溪知縣陳敏學申州公狀亦與陳如椿之詞一同劉氏以為其夫寧鄉知縣陳邵於甲寅年在潭州抱養同官遺棄之子立名志學經今十六年即非今方立為嗣辰溪知縣陳敏學及陳如椿却稱知縣不曾立外人為嗣今考陳如椿之辭以為知縣癸丑年離任志學甲寅年始生則是在潭州時猶未生此收養之子據劉氏賫出印紙陳知縣乃是癸丑年冬十一月方滿亦安知其尚留潭州兩月間收養志學以為子乎又考陳如椿之辭以為知縣但有庶生子六三哥即無收養之子據劉氏却稱六三哥亦是收養之子及再令陳如椿供對却是收養吳傅士之子其言詞又自反覆則其所告志學非收養之子亦是虛妄可知又據劉氏賫到自童蒙以來讀書學字十數卷皆積年陳舊文字

問其所從之師則在撫州者見有先生姓饒及請到饒先生供對則又稱去年陳知縣已送志學相從讀書豈得以為身死之後旋立十五六歲異姓之子乎陳知縣年五十有七而亡其妻劉氏亦年五六十歲其相處不為不久何其夫身死之後乃信幹僕之言立十五六歲素不相識之子以為嗣乎則陳如椿之虛妄無可疑者陳如椿自稱挾術為生則其為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劉氏錢物而不得遂扶陳敏學論訴意欲立敏學之子為陳知縣之嗣異日併有劉氏物業此市井破落之常不足深責辰溪知縣陳敏學身為士夫不顧義理不念劉氏乃其叔母亦敢移文本州與破落陳如椿挾同妄訴欲以吞併叔父之業廉恥道喪莫此為甚今據劉氏所供辰溪知縣陳敏學之父一撥宜亦是陳安撫收養遺棄之子今乃罪劉氏不合收養為不當是責其祖辱其父也為人子者責其祖辱其父誣其零丁孤寡之叔母罪莫大焉合將陳如椿重行勘斷念其於劉氏之子有族伯之親申解使府乞將陳如椿責戒勵放仍牒辰溪知縣知

妾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節餘人放

崇眞觀女道士論掘墳

儒者之道自君臣父子穀粟桑麻養生喪死之外無他說異端虛無之教古所無有不惟不之信又且斥而絶之張官置吏又不過行儒者之道使斯民相生相養和平輯睦則斂福錫民莫過於此豈有崇信老佛賊害生民而可以求福田利益之理崇眞觀稱[redacted]夫人修煉之所今女道士居之虛無誕謾不足考信假令有之亦儒者之所當斥絶世有豪傑之士必廬其居火其

書偶其徒使不得以亂吾教豈有拆人屋廬掘人墳墓使老幼存没含嗟怨恨政足以上干天地之和又豈能求福應哉自女道士王道存買出本觀文書以與熊氏十數家爭訟地界以爲十數家所居之屋所葬之墓皆觀中之地是以十數家者亦買出十數年文書各有經界打量蓋莫辨其爲誰氏之産官司自不應受理本縣何主簿親至地頭看定得見合給還人户分明王道存復經轉運司論訴一時定奪官員不邊人户文書乃欲給還觀中運使趙龍圖雖從其

說亦不過拆一家之屋餘令認還賃錢即未嘗許其掘人墳墓也王道存乃一陰毒很鷙之老婦人恃其瀾翻之口舌奔走於貴要之門必欲發掘余登譚太兩家數十年已葬之墳墓未職亦嘗親至其地見其觀中所謂三劒塚者巋然居中有江鄧兩家之墳饒聶兩家之山與塚爲鄰而余登譚太之墳乃在江鄧饒聶墳之外去塚最遠今乃捨其近而攻其遠此其出於王道存之私忿無可疑者遂備申轉運使司乞免掘兩家墳墓亦古人掩骼埋胔之意運使趙龍圖

遂判居民元占本觀基地造屋居止只合量還本觀賃地錢如占葬日久並不得勒令舉掘上司所判如此則亦深悔前日拆屋之非而猶以今來掘墓爲戒也況其地又未必眞爲觀中之地本觀自合聽從上司所斷今乃輙敢走經省部埋頭陳詞更不言已經監司結絶顯是頑猾江西之俗固號健訟然亦未聞有老黠婦人如此之健訟者欲乞備申省部照轉運使司已判事理施行仍行下本州追出頑猾健訟王道存別擇有戒行道士掌管常住庶幾閭里安靜所

謂崇尚道教邀求福利亦莫過於此者申使州
取旨揮

張運屬兄弟互訴墓田 新淦

祖父置立墓田子孫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先追遠之意今乃一變而為興爭起訟之端不惟辱及祖父亦且累及子孫今張解元醜詆運幹而運幹痛訟解元曾不略思吾二人者自祖而觀本是一氣今乃相詆毀如此是自毀其身何異祖父生育子孫一在仕塗一預鄉薦亦可以為門户之榮矣今乃相詆毀如此反為門户之

辱詳此事深為運幹解元惜之世固有輕財急義捐千金以資故舊者不以為吝今乃於骨肉之中爭此毫末為鄉閭所嗤笑物論所厭薄所爭者小所失者大可謂不思之甚當職身為縣令於小民之愚頑者則當推究情實斷之以法於士大夫則當以義理勸勉不敢以愚民相待請運幹解元各歸深思翻然改悔凡舊所嫌隙一切煎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氣之義與門户之重應憤悶事一切從公與族黨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睦天理昭著它日自應光大不必計此區區也兩狀之詞皆非縣令所願聞牒運幹并告示解元取和對狀申

窑户揚三十四等論謝知府宅強買甎瓦

窑户十七人經縣陳詞論謝知府宅非理吊縛抑勒白要甎瓦事本縣追到幹人鄒彥王明供對兩詞各不從實供招遂各散禁今以兩詞供答參詳據幹人賫到文約並稱所買甎瓦皆是大甎大瓦則所供價例乃窑户之說為是幹人初供以為小甎小瓦則與元立文約不同此乃是低價抑勒之驗窑户所以不得已而哀號於

縣庭也小民以燒甎瓦為業不過日求升合以活其妻孥惟恐人之不售也所售愈多則得利愈厚豈有甘心飢餓而不求售者哉寄居之家所還價直與民户等彼亦何苦而不求售今至於合為朋曾經官論訴必是有甚不能平而後至此也今觀其所議收買甎瓦窑户不肯賣便至於經官陳詞差弓手鄒全保正溫彥追出寄居之與民户初無統屬交關市易當取其情願豈有挾官司之號令逼勒而使之中賣之理至於立約又不與之較物之厚薄小大與價之多

寡則異日結訴以何為據是不復照平常人户交易之例而自有一種門庭庶幾支還多寡惟吾之命是聽也又先支每人錢米共約八貫而欲使之入納甎瓦萬三千片所納未足更不支錢一萬三千甎瓦所直十七千今乃只得錢八貫而欲其納足窯户安得餘錢可以先為燒造甎瓦納足而後請錢耶小民之貧朝不謀夕今其立約乃如此是但知吾之形勢可以抑勒而不知理有不可則必不能免人户之論訴也今又以為元約一萬三千今只入五六千便作了

足即是現買現賣本宅何不前期將錢借與各人世間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錢以為定者況所燒甎瓦非一人之力所能辦非一日之期所能成必須作泥造坯必須候乾燥必須入窯燒變必經隔旬月而後成今六月半得錢七月半之後遂旋交納所入之價反多於所借之錢豈得尚歸罪於窯户耶幹人之詞尚欲懲治窯户之背約所謂文約豈窯户之所情願迫之以弓手保正抑勒而使之着押耳官司二稅朝廷立為省限形勢之家尚有出違省限不肯輸納者況

於私家非理之文約而可以責人之必不背約耶寄居百姓貴賤不同張官置吏難以偏徇鄉彥王明且免斷安廣監鄉彥出外備已入甎瓦未還價錢還窯户所有窯户三名已搬到甎瓦未曾交入亦仰監鄉彥照入具價錢呈王明一名且寄收候還錢足日呈放兩詞各給斷由

謝知府宅幹人實到文約四紙並稱大甎大瓦今狀中却稱是小技騐是誣賴六月十三日交去定錢七月半遂旋入去甎瓦今却稱是經隔三月形勢之家欺凌鄉民率皆類此難以施行

照已判再監文約四紙已粘入案難以給還簿乙廝元是幹人收掌不應又行取索賴人甎瓦欠人錢物豈得以為無罪不應收禁私家却得將人打縛官司不得禁人豪強之狀即此可見

彭念七論謝知府宅追擾

普天之下莫非王民雖有貴賤貧富之不同其為國家之赤子則一而已張官置吏務以安存百姓而形勢之家專欲搔擾細民所謂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職寄寓州縣尤當仰體國家矜百姓之意今乃倚國家之官職害國家之百姓

此豈士大夫所當為哉近據彭念七狀稱有次弟彭念九充謝知府宅甲頭與彭彥彭念七及小弟彭三一各無干涉忽覩謝知府宅幹人鄧勝同胡甲頭齎引前來稱是謝知府宅文字追喚彭念七彭三一赴本宅根究委實懼怕不敢前去尋追到胡甲頭取問追擾無干涉人因依却據胡甲頭名成供有彭彥者充謝宅甲頭彭念七彭念九彭三一皆彭彥之子緣彭念九走閃遂追上彭念七彭三一再索到知丞廳權縣日有謝知府宅幹人睦晟狀論甲頭彭彥不肯前來支量米穀贍給佃户心曲走閃遂喚得本人親弟彭三一前來未到本宅被本人至親曾少四奪去彭三一尋據丞廳追到曾少四供卽不曾有奪去彭三一因依再追上睦晟所供亦與胡成無異今以睦晟初狀觀之旣稱彭三一爲彭彥親弟則彭彥乃是彭念九與彭念七彭三一爲兄弟也今却妄供彭彥爲念七念九三一之父蓋亦自知彭念九之走閃與彭念七彭三一不相干涉而遂變其詞以爲父子也却不思其初詞以爲兄弟而今豈得變以爲父子耶彭念九之走閃與其兄弟不相干涉乃輒追擾其兄弟彭念七之不伏勾追與其親戚曾少四尤不相干涉又輒論訴其親戚如此支蔓害及無辜使細民何自而得安其生業耶使謝知府宅存心平恕不務刻削爲甲頭何苦逃竄至於逃竄亦只得經官追其正身豈得私出文引追擾其兄弟妄興詞訴殘害其親戚則是但知官職形勢可以欺壓細民而略不體朝廷張官置吏存恤百姓之意委實刼害據胡成自稱已七十有一且與免斷睦晟不合妄狀搔擾細民勘杖八十枷項下寨監納未盡苗米日呈夜寄收候納足日放餘人放

　　鄒宗逸訴謝八官人違法刑害

耶窐户并鄒宗逸陳詞並是弓手搔擾在法弓手官司尚不得差出下鄉私家輙行差使是以引惹人户詞訴況佐官不得受狀近降旨揮甚嚴今遣人出屋輙以停藏爲名妄經尉司縣尉亦不契勘便行受理此皆受制大家深屬未便據詞人所論事指謝八官人乞行追究今以兩兕遭貴見該奏薦不伏出官若事屬利害則雖

命官亦合追逮但今所陳以爲幹人則難便令
主僕供對且喚上詞人并最緊合干人鄒季文
戴祥張仲三名對

徐少十論謝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

強姦

胡先供去年曾與阿張通姦又稱今年係是和
姦據阿張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姦來歷今來係
是強姦兩名所供異同權官即不曾勘對着實
便欲將胡先阿張同斷若是強姦則阿張不應
同斷胡先亦不應止從杖罪決遣又阿張所供
曾被謝九官人強姦如此則是主僕通同強姦
阿張情理難恕今亦不曾追問謝九官人此是
案吏怕懼謝知府形勢使貧弱之家受此屈抑
再引監阿張喚上胡先仍追謝九官人對限只
今如追不到備申諸司仍先監詞人起離外處
居止 徐十元狀謝家夯壓

人爲告罪

縣道理斷公事自有條法若事爲小可尚可從
恕至於身爲士人強姦人妻在法合該徒配豈
容輕恕本縣每遇斷決公事乃有自稱進士招
呼十餘人列狀告罪若是真有見識士人豈肯
排立公庭幹當閑事況又爲人告不可恕之罪
則決非士類可知榜縣門今後有士人輒入縣
庭爲人告罪者先勘斷門子及本案人吏

宋有論謝知府宅侵占墳地

宋有論謝知府宅強占園地已係慶元元年以
後論訴屈抑不伸等事及追謝知府宅幹人索
干照理斷幹人錄白到契字稱宋有已曾作知
見交錢着押又稱一項係與曾吏部宅交易據
宋有稱宋朝英被謝知府宅關鎖抑逼一家恐
畏只得着押又稱曾吏部宅即是謝知府宅假
作曾吏部宅名字及索出宋有關書乃是宋有
宋輔兩户均分產業內有衆户尅留產業甲龍
甲師字兩號有祖父母墳共四所兄弟商議不
得典賣關約分明今謝知府宅乃於慶元元年
立契買置只作宋朝英立契豈有宋輔宋有兩
名尅留物業內有墳墓四所乃徑與宋輔之孫
宋朝英交易之理又豈有紹興年間兄弟立約
不得典賣乃可以違約交易之理以宋有共分
物業乃能使之作知見人着押則是以形勢抑

逼可知交易之時宋朝英年未及丁則其畏懼聽從亦無可疑者宋有又曾經縣經軍經轉運司論訴竟不獲伸則其倚恃形勢尤可見也人家墳墓乃子孫百年醮祭之地謝知府宅乃欲白奪以爲園囿飲宴之所謝知府獨無祖先父母乎其不仁不義倚恃豪强乃敢如此謝知府曾吏部違法典賣宋有共分物業又抑勒宋有作知見人顯是知情違法分明合追契書毀抹今謝知府宅倚恃形勢不令賫出契書且將園池給還宋有宋朝英徑自障截管業仍給斷由爲照仍申軍及諸司

王顯論謝知府占廟地

西嶽靈祐廟元是王顯家捨地造廟以爲邑民祈求之所已而家貧遂託神以自活神依顯之地以居顯依神之靈以食謝知府既架屋其側遂占廟之路以爲圃又種竹於廟之四圍以芘蔭其花圃宅埸民畏謝知府之形勢所謂邀福乞靈者皆不敢過其門而神之血食者遂失其所依矣王顯本依神以活其家謝知府又從而逐之使其族人專廟祝之利而王顯又失其所依矣謝知府但知形勢之可以肆其欲而不思神人共憤則謝知府亦不能自安也近據宋有者訟謝知府占其祖先墳墓以爲園囿本縣已斷還宋有管業士大夫欲創造屋廬以爲子孫無窮之計亦須顧理義畏條法然後心安而子孫可保也今至於夷丘隴毀祠廟以廣第宅侈燕遊擁妓妾惟日居其中果能下莞上簟而安斯寢乎使官司不爲之理直而冥冥之間所謂福善禍淫者亦豈無可畏者乎所有廟地合給還王顯照祖管業引告示謝天祐日下起離併取謝知府宅幹人知委狀申

張凱夫訴謝知府宅貪併田產

張凱夫陳訴謝知府宅貪併田產再行詰問據母陳氏賣田係開禧二年五月母陳氏論歸宗係開禧元年其論配兩吏押係二年十二月如是則是先欲遣逐其子而後奪其產也夫所立之子妻不應遣逐夫所有之產寡婦不應出賣二者皆是違法絕人之嗣而奪其產挾其妻以害其姪婚此有人心者所不爲也引就追謝八官人索干照并申安撫使司乞就問謝知府取

供責狀申押幹人下縣理對
妻不當還逐夫之子寡婦不當賣夫之產只此兩事並是違法謝知府雖已移徙其家尚留舊居今乃倚恃豪横不肯賣出干照使詞訴無由結絶案先給據將所管違法典賣田產監張凱夫見出號設書塡給付張凱夫管業收花利仍再申安撫使司

徐莘首賭及邑民列狀論徐莘

根芽不去則穀不能以自植敗羣者不斥則羊不能以自肥本縣實緣敗壞之久姦豪得志細

民被害歷考其尤者則寄居中蓋有其人而士人則徐莘是也徐莘僥倖一舉本不足道乃恃強很大爲一縣之害兩經縣道牓示尚不悛改去年又與寄居扶同論訴縣道權縣已被行遣合干人亦被斷配自此愈見恣肆本縣雖訪聞本人頗爲民害然人户不敢論訴亦且暫已今探聞當職時暫差出便復論訴人吏全無着實尋又摭市民列狀賞出縣牓論訴顯見徐莘擾害鄉民照得朝廷日來深慮寄居等人擾害鄉曲故雖樂安鄉山曾復係是命官亦且押送它

州居住蓋投之四裔屏之遠方古人所以治頑民者不若是則終無以絶其本根今徐莘者若不屏逐無以遏絶姦惡今備詞并縣牓申解使軍欲乞將徐莘押送外州居住庶絶後患本縣除已將一行人疎放外其徐莘合行申解帥押徐莘牒押送吉州州管申劄省及諸司照會

陳會卿訴郭六朝散贖田

陳會卿論郭六朝散幹人抑勒其子世隆輙將田租出賣更不取其父知委追到幹人索出干照却有父陳元亨着押幹人以爲其父親書陳

會卿與世隆皆以爲勒令陳世隆假作父親押兩家之詞未見虛實然以所交易契字觀之若其父元亨自行賣租又何必其子亦同書着押與其子同賣已自可疑又作其子世隆交領價錢豈有父賣產不自領錢乃使其子領錢之理此是勒其子假作其父着押以瞞昧其父而不自知其漏綻將以欺人而不知其不可欺也幹人無狀乃至於此且與免斷責契毀抹附案知情違法合監陳世隆價錢入官再監幹人宋榮索與契還陳會卿取贖陳元亨先放

徐鎧教唆徐辛哥妄論劉少六

照對本縣詞訟最多又至根究大半虛妄使鄉村善良枉被追擾若官司不察由直遂使無辜受害皆緣坊郭鄉村破落無賴粗曉文墨自稱士人輙行教唆意欲搔擾鄉民因而乞取錢物情理難恕近據徐辛哥論劉少六強占山地及將徐辛哥送獄却稱係叔徐鎧教令陳詞追上徐鎧又供委是包占及追到出產主并得產人供對即無包占因依徐鎧方始招伏其平日生事擾害鄉民如此若不懲治無以示戒今徐鎧自稱士人且決竹篦二十枷項號令縣門三日仍榜市心曉示

郝神保論曾運幹贖田

黃達係是總領所押下虧欠綱運人本縣與押反不契勘却令入役曾運幹宅與郝神保互爭田係是張顯承行黃達却無故當廳執覆意在胡持役使知縣且免斷仍舊錮身押下巡檢司拘管

郝神保論曾運幹占據田產欲備錢取贖索出干照郝神保之父茂成因病風顛祖父忠義遂將田產撥與諸孫則是知其子不可付託也今郝茂成乃以祖所分與孫之物業與曾運幹交易豈有風顛之人能與人爲交易者乎曾運幹與人田產亦須索出人家干照既知其關書所載係是祖父撥與諸孫又稱其子風顛豈得輙與風顛之人爲交易乎使出於茂成之意則爲子而背其父使出於曾運幹之意則是教其子以背其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況已交易之當月出業人郝茂成便經官陳詞以爲被曾運幹家幹人宋六一誘引抑勒不曾得錢其子神保亦經官陳論詞所官司雖爲追人更不曾根究則知其非出於郝茂成之意乃曾運幹與其幹人誘引逼務白奪田產也官司不敢追究者非畏曾運幹之形勢則必曾運幹之請囑也郝神保既無以自伸遂甘心納其租課至於備錢取贖則曾運幹又假爲進典五年契字以圖誣賴其着押又與前契不同矣形勢之家貪圖人家物產則有之矣未有若此無狀之甚者也兩契並毀抹給還郝神保管業仍各給斷由餘人放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四十

判語

陳安節論陳安國盜賣田地事

阿江有子長名安國第六十次名安節第六二阿江於五月經縣論長男安國盜將田業出賣續送主簿廳阿江又自出供狀亦稱長男盜賣田業尋追上得業人曾金紫曾司法陳德遠三户契照而阿江已謂其子不肖又爲形勢之家拖延不肯出官憤悶得疾身死矣但存其弟陳安節與之證對據契書皆有阿江及弟安節着押而弟安節則不肯承認以爲其母及安節不曾着押皆陳安國假寫阿江已死無可驗證但以契上所書陳安節三字比之陳安國及陳安節兩人經官狀詞亦各有陳安節三字則知其爲陳安國假寫無可疑者契上節字皆從草頭其傍皆從卩字陳安國狀上節字亦如此寫陳安節狀上則皆從竹頭其傍皆從附邑又喚上書鋪辨驗亦皆供契上陳安節三字皆陳安國寫則是瞞昧其母與弟盜賣田產無疑陳德遠曾金紫曾司法三契所得田業各合析爲二分以陳安國一分還得業之主以一分還陳安節契字批鑿還陳安節收執别給據付陳德遠曾金紫曾司法照管一分物業仍監陳安國備一分錢還陳曾三家陳安國勘杖六十引監錢陳安節放

陳安國阿江之子陳安節之兄阿江與陳安節論陳安國盜將田業典賣初論曾金紫等三户本縣得見所書陳安節名姓皆是陳安國代書又是其母陳論此是曾金紫等三户典賣違法分明已準分法給一半還得業人給據付得業人管業仍批鑿契字付陳安節執照所合受分之産續又據陳安節陳論鄉司户酉少四兩户亦係違法交易瞞昧盜典賣陳安節合受分田産得追出兩户干照鄉司户十契亦是陳安國代書陳安節名尤爲明白此是違法瞞昧分明但鄉司户宅之詞以爲其母所論三户之時即不曾論鄉司户則其説亦似有理及再抛照案牘本縣曾以上件事委送主簿看定阿江親到主簿廳陳詞乃是陳論曾金紫等三户違法交易之後其狀詞中乞追陳安國供盜賣田地之

多少着實不知有無見存則是阿江固已知本
戶田產多爲陳安國盜行典賣所及知者但曾
金紫三戶而已其餘則不及知也惟其不及知
所以不曾論鄉司戶等戶也及再於陳安節名
下索出砧基參對則陳安國盜將田業典賣砧
基簿之上但批鑿曾金紫三戶而其餘不曾批
鑿此阿江之所以不及知而未及陳論也阿江
未及陳論而死則陳安節於阿江已死之後經
官論訴鄉司戶家豈得以阿江無詞而以陳安
節爲妄訴乎要之十契之內所書陳安節字畫
皆陳安國書寫則不可得而揜也若雷少四一
契則又全無陳安節姓名此尤不待辨而知瞞
昧違法也鄉司戶十契雷少四一契所得產業
並合準分法以陳安國一分給還鄉司戶宅仍
給據爲照陳安節一分批鑿契字執照管業仍
備本縣所斷曾金紫三戶判語及今所判給斷
由付兩家收執引監陳安國備錢還鄉司戶宅
然猶有一說形勢之家專以貪圖人戶田業致
富所以敢於違法者恃其富強可以欺凌小民
不敢經官論訴使使經官得理亦必健訟飾詞

以其多背貲誘官吏曲行改斷小民貧困多被
屈抑使使偶得理直而追逮費用已不勝其困
矣此富家所以愈富而貧民所以愈貧也陳安
節得產之後必不免鄉司戶之論訴故再述貧
富之情狀如此兩爭人並放
本縣昨據陳安節論兄陳安國盜將早幼田產
與鄉司戶交易本縣見得陳安國假作母親及
弟妻名書押違法將兄弟共分田產與鄉司戶
交易分明遂將陳安國一分還鄉司戶管業將
陳安節一分還陳安節却監陳安國備違法契
面錢還鄉司戶其後鄉司戶倚恃富豪專務健
訟不伏本縣所斷遂經使軍陳詞使府將本縣
所斷看詳準判今照斷由所斷已是允當合監
陳安國一半契面錢還鄉司戶候錢足之日方
可給田管業本縣照得所爭之田析而爲二分
一分係陳安國一分屬陳安節[illegible]陳安國一分
之田已是自行出賣與鄉司戶自不願取回爲
業陳安節一分之田乃是陳安國盜行出典若
要監陳安國錢足日方給還陳安節爲業則陳
安節永無得田之理在法若盜賣卑幼田產則

先合給還單幼後監盜賣人錢還錢主若尊長與卑幼通同知情典賣則合先監錢還錢主足日方給還產業今陳安國係假作母親阿江及陳安節書名着押係母親及弟陳論即非通同知情恐難以候監錢足日方還陳安節管業竊詳使判必是令陳安國自還一分錢足日方給還陳安國一分之田今陳安國不願取回上項田產更合取使軍旨揮

陳希點帥文先爭田

陳希點自去年十月以來兩次陳詞論帥文先

不肯行使官會朝廷新制秤提官會最為嚴切自合出官與被論人供對却抗拒官司倚恃形勢不伏出官意欲使破落幹僕與人户抵拒及其出官狀詞中略不及官會一節顯是誣訴分明陳希點枷收引喚上帥文先對

朝廷措置秤提官會行下州縣最為嚴切不容人户低價行使官會亦不容以不使官會妄賴人户今陳希點為狀首兩狀論帥文先不使官會及官司追對乃倚恃形勢經隔累月不伏出官及其到官所供又全不及不使官會一節乃

欲推是頑賴人力劉顯陳詞顯是並緣朝廷法令之嚴以此把持鄉民且勾木陂一項交易乃帥文先不在家却與帥文先之子假作其父着押此豈交易條法所當然者非乘人之危急貧人田產者耶嚴江陂一項交易六月內交錢交業乃於十一月內牛年以後方論多典過錢則其妄訴又可見矣又於兩詞之內皆夾帶不使官會為詞其意以為非此無以重帥文先之罪也身為士人當如是耶妄訴不使官會之罪若從條斷則陳希點合在反坐決配之條事在

赦前且免根究嚴江陂田已是交易交業難以更行論理勾木陂田乃是陳希點與帥文先之子帥文勝通同不取其父知委假作其父着押知情違法錢當沒官業當還主契字追上毀抹仍給還帥文先管業引監帥文勝備契面錢入官陳希點之父名子國人户詞訴頗多率是累月不肯出官且疎枷召保寄廂具本户詞訴來日喚上供候理對畢日放

聶士元論陳希點占學租

聶士元於去年十一月論陳子國強占所買學

粮租田輒於主簿廳陳詞改正作陳文學户産業本縣追人索干照理對經今四五月陳子國之子因他事到官又行走竄不肯賫出公據干照前來理對遂將幹人聶大亨收禁監追亦復不肯出官若非理曲何苦如此今據聶大亨賫到積年收納學粮鈔並作聶瑜户輸納官司當以契照爲據豈有陳子國所置之産而契照乃在聶士元之家陳子國以爲作佃户聶瑜名字請佃豈有六七十年不曾歸户之理若作聶瑜名字請佃何爲契照乃在聶士元之家陳子國積代豪横聶瑜與之至親遂以産託其主掌陳子國遂起吞併之心乃於去年九月旋於主簿廳陳詞改給公據管業主簿一時不曾契勘不索出陳子國上手有何干照便以朱鈔及官眞公劄爲據遂與出給公憑管業顯是豪強朦罔官司侵奪人户田産分明今又堅執所冒請公據不肯賫出官毁抹欲以爲異日論訴張本然聶士元既有元祖上手干照則雖有冒請公據亦何所施再以林趙兩主簿劄子觀之其詞卑巽之甚豈有人户不肯輸納官租乃使縣官屈辱如此不惟強占鄉民田産又且扺免官司租賦官司不敢誰何至於具劄子懇禱卑官拜呈等語陳子國何人乃敢如此鈔書給還聶士元收掌并前已給公據管業劄子兩封附案再給斷由付聶士元收執見到人再監索所請僞據毁抹

龔儀久追不出

朝廷差守令以爲千里百里之長則凡在部封之内雖有貴賤貧富之不同皆部民也人户詞訴官司追逮雖曲直未可知自當應時出官供對今鄉村豪民遇有詞訴追逮率是累月以致年歲不肯出官保正虛受杖責使人户詞訴無由結絶官吏文移日見壅滯本縣豪户大率皆然而其尤甚者則排風龔儀是也自去歲七月間有陳賜叔者訟其起屋侵占墳地追逮半年不伏出官及至差官親至地頭驗實龔儀亦端坐不出卒使詞人坐困甘心移致墳塋不與之争何等頑民乃敢如此自是以後訟其奪牛訟其占山訟其占屋訟其不收税凡七八件皆是累月不出本縣將其安下主人監繫追逮方肯

出官使人人皆如龍儀則國家守令條法皆為
無用矣且龔儀自稱士人豈應不畏名義不畏
條法以至於此合將龔儀重行勘斷念其自稱
士人秋試在近且與免罪踈枷押下安下人謀
萬鄉保管伺候理對公事安邦只今取保狀申

京宣義訴曾嵓叟取妻歸葬

京宣義經使軍陳詞取妻周氏歸葬使軍行下
本縣詳狀照條施行本縣遂追周氏之兄周司
戶及周氏前夫之子曾嵓叟供對今據兩家幹
人賫出周司戶之才及曾嵓叟狀詞前來出官
令看詳周氏初嫁曾氏再嫁趙副將又再嫁京
宣義則周氏於曾家之義絕矣既為京宣義之
妻則其死也當歸葬於京氏狀考其歲月京宣
義以開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為妻次年八月
取歸隆興府經及兩月周氏以京宣義溺於嬖
妾遂逃歸曾家自後京宣義赴池陽丞周氏不
復隨往至去年八月間周氏身死京宣義與周
氏為夫婦僅及一年則已反目不相顧矣既溺
於嬖妾無復伉儷之情又携其妾之官而棄周
氏於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豈復有夫婦之
義乎周氏於曾家固為義絕而京宣義之於周
氏亦不復有夫婦之義矣使京宣義於周氏果
有夫婦之義則不應溺嬖妾而棄正室又不應
棄周氏於曾嵓叟之家者數年而挈其妾以之
官生而棄之而不顧死則欲奪以歸葬此豈出
於死則同穴之至情乎特欲擅攫曾嵓叟之家
以裝喬誣賴因以為利耳此豈士大夫之所當
為哉其說以為始乃娶趙副將之妻不應曾嵓
叟占留以葬獨不思周氏之嫁京宣義乃自曾
家出嫁其避京宣義之妾而歸也亦歸於曾家
豈得以為與曾家無干涉乎周氏於曾固為義
絕在法夫出外三年不歸者其妻聽改嫁今京
宣義棄周氏而去亦絕矣以義斷之則兩家皆
為義絕以恩處之則京宣義於周氏絕無夫婦
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則未嘗替也京宣義公
困之子孫名在仕版不應為此閭巷之態妄生
詞訴周氏之喪乞行下聽從曾嵓叟安葬仍乞
告示京宣義不得更有詞訴申使軍取旨揮幹
人留領斷由訖放

徐家論陳家取去媳婦及田產

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是以夫之家爲其家也婦人謂嫁曰歸是以得嫁爲得所歸也莫重於夫莫尊於姑莫親於子一齊而不可變豈可以生死易其心哉陳氏之爲徐孟彝之妻則以徐孟彝之家爲其家而得所歸矣不幸而夫死必當體其夫之意事其姑終身爲假使無子猶不可歸況有女三人有男一人携之以歸其父之家猶不可況棄之而去旣不以身奉其姑而反以其子累其姑此豈復有人道乎父給田而子之嫁是爲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裝奩爲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陳氏豈得而有之使徐氏無子則陳氏取其田以爲己有可也況有子四人則曰當以田分其諸子亦豈得取其田而棄諸子乎使陳氏果有此志陳文明爲之父陳伯洪爲之兄尚當力戒之豈得容之使歸反助之爲不義乎察其事情未必出於陳氏之本意乃陳文明陳伯洪實爲此舉也陳文明獨無兒婦乎使伯洪死其妻亦棄其子以累其父母取其田而自歸陳文明豈得無詞乎陳氏一婦人陳文明亦老矣其實則陳伯洪之罪也知軍吳寺簿不

察此義反將徐孟彝之弟徐善英勘斷以爲不應教其母舍去是縱陳氏爲不義也欲將陳伯洪從杖六十勘斷押陳氏歸徐家仍監將兩項田聽從徐氏收管花利教其子嫁其女庶得允當申提刑使衙取旨揮一行人召保

李良佐訴李師膺取唐氏歸李家

在禮爲之後爲之子師膺旣歸李氏則以世英爲父以孔氏爲母今復取唐氏歸李家則是二母也況李良佐所陳因唐氏之弟所訟而世英死此尤人子之至痛唐氏決不可往來李家李師膺決不可再收養唐氏李師膺爲李世英之子已經歷年深亦嘗爲世英持斬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無間言友愛師勉兄弟無異意李良佐乃輒生異姓不可收養之論以離其心在法祖父母所立之子苟無顯過雖其母亦不應遣逐今其母尚能容之良佐何人乃欲遣逐之乎李師膺斷然當爲李世英之子李良佐斷然不可妄興異議唐氏當去師膺當立李良佐又欲牓示徐羅二解元使不得往來李師膺之家此亦遣逐師膺之意蓋欲使師膺失所依也良佐

之覅心不藏情態已見徐羅二解元則未見有侵欺之實豈可預行牓示況李師膺年已二十二亦非全然不辨菽麦而爲外人所侵者徐羅二解元果有侵欺李良佐旅行陳告亦未爲晚世間亦眞有可託孤之人亦安知徐羅二解元非念其孤幼而爲之經紀其家難以預行給牓併行下保曉諭李師膺兄弟并徐羅二解元各照本縣所行取知委申

謝文學訴嫂黎氏立繼

謝文學名駿訟其嫂黎氏不立其子五六爻郎爲嗣而立堂兄謝鵬之子五八孜爲嗣自嘉定三年論訴至今經隔五年寧都楊知縣柯知縣贛州僉廳及本州趙司法皆以爲立嗣當從黎氏謝文學不應爭立援法據理極爲明白寧都縣曾追到黎氏出官供責稱是其夫謝驂在日與弟謝駿時常爭鬧有同冤家又稱其夫病重稱欲立謝鵬之子五八孜又追到族長數人並稱謝驂不願立謝駿之子而願立謝鵬之子在法夫亡妻在從其妻便使謝驂元無意立謝鵬之子尚聽黎氏所立況又出於謝驂之本意乎

今謝文學駿健訟不已復經轉運使臺必欲爭立且法令以爲不當立兩知縣以爲不當立本州僉廳以爲不當立提刑司委送趙司法亦以爲不當立其族長以爲不當立其嫂黎氏亦以爲不當立謝駿何人乃敢蔑視官府違慢條法欺凌孤幼斥責族長顯是豪横難以輕恕照得提刑李吏部惡其健訟嘗將謝駿枷禁州院今來尚不悛改今據謝駿復遣幹人謝卓前來本縣投詞盖身解轉運使衙欲乞併追謝駿痛賜懲治以爲豪猾健訟者之戒

郭氏劉拱禮訴劉仁謙等冒占田産

劉拱禮并劉拱武妻郭氏訟劉拱辰之子仁謙仁愿不伏監司所斷不分合受分田産今拖照案牘劉下班有子三人長曰拱辰妻郭氏所生次曰拱禮拱武妾母所生劉下班有本户稅錢六貫文又有郭氏自隨田稅錢六貫文劉下班死郭氏亦死劉拱辰兄弟分産只將本户六貫文稅錢析爲三分以母郭氏自隨之田爲已所當得遂專而有之不以分其二弟二弟亦甘心不與之爭自淳熙十二年以至嘉泰元年凡十

六年絶無詞訴蓋畏其兄不敢訴也嘉泰元年
拱辰死拱武拱禮始訟之於縣又三訴之憲臺
又兩訴之帥司經本縣鄭知縣吉州董司法提
刑司僉廳本縣韓知縣吉州知録及趙安撫六
處定斷鄭知縣及提刑司僉廳則以為拱禮拱
武不當分郭氏自隨之產合全給與拱辰吉州
司法及知録則以為拱辰不當獨占劉下班所
得郭氏隨嫁之產合均分與拱武拱禮韓知縣
趙安撫則以為合以郭氏六貫文税錢析為二
分拱辰得其一拱武拱禮共得其一六處之說
各不同然趙安撫之所定在後既已行下本縣
而劉仁謙劉仁愿乃蔑視帥司所定不肯照所
斷分析郭氏所以又復有詞也以法論之兄弟
分產之條即未嘗言自隨之產合盡給與親生
之子又自隨之產不得別立女户當隨其夫户
頭是為夫之產矣為夫之產則凡為夫之子者
皆得均受豈親生之子所得獨占以理論之郭
氏之嫁劉下班也雖有嫡庶之子自當視為一
體庶生之子既以郭氏為母生則孝養死則哀
送與母無異則郭氏庶生之子猶己子也豈有

郭氏既死之後拱辰乃得自占其母隨嫁之田
拱辰雖親生拱武拱禮雖庶出然其受氣於父
則一也以母視之雖曰異胞以父視之則為同
氣拱辰豈得不體其父之意而獨占其母隨嫁
之田乎以此觀之則六貫文之税當分而為三
兄弟均受方為允當今試以鄭知縣及提刑司
僉廳所斷而較之吉州司法知録之所斷則鄭
知縣僉廳之所見甚狹而司法知録所見甚廣
鄭知縣僉廳之用意甚私而司法知録之用意
甚公從司法知録之所斷則在子為孝於其父
在兄為友於其弟從鄭知縣及僉廳之所斷則
在子為不孝於其父在兄為不友於其弟一善
一惡一是一非豈不大相遼絶哉官司理對公
事所以美教化移風俗也豈有導人以不孝不
友而自以為是哉如韓知縣趙安撫所斷已是
曲盡世俗之私情不盡合天下之公理劉仁愿
劉仁謙尚且抗拒則是但知形勢之可以凌蔑
孤寡而不復知有官司今且照韓知縣趙安撫
所斷引監劉仁愿劉仁謙撥税錢叁貫文付拱
禮郭氏候畢日放仍申諸司及使軍照會　一

權太平州

張日新訴莊武離間母子

張敷文孫名日新經官論編管人莊武又名三聘離間其母使其母盡逐兩房兒婦持到莊武親書與其母簡帖兩紙外作妻封內作自名當將莊武送獄根究兩紙委是親書據莊武供舊曾在張宅作館客豈有舊館客輙寫簡帖與館主寡婦之理又供前後往來飲酒雜坐無間此何理耶且其簡帖之詞有曰自安人從家閒歸去他門便大字寫在書院牕上呪人及要殺人又曰除是安人出外商議方可看了毀之其詞意褻狎情理切害乃如此是必欲逐其子而惟莊武之言是聽也亂男女之別離子母之情莊武之罪其可貸乎若採之衆論則又不止於簡帖往來而已一郡之人爲之不平夫能使母逐其子而不顧則是必有以蠱惑其心者矣顧人子不敢言官司亦不必推究庶幾子母可以復合也且莊武福州人自稱嘗請鄉舉觀其詞氣字畫不類士人嘗以爲人指引代筆編管當塗自當少知斂戢姦險凶横畧有過犯爲朱僉判館客則既導之爲非矣復挾人以訟之朱竟罷去爲張仲館客則以尋捉學生爲名徑登其女之卧榻以致論訴至於撻使婢而使之縊死輕秘官而敢於無禮皆見之訟牒每追到官則先爲凶暴之狀以陵駕長官雖宇文侍郎以法從之貴亦不免於無禮官司亦每以士類而曲貸之凡此數事苟未至於甚爲人害者猶可貰也張敷文以官族故家而莊武乃專其家政若不懲治則張氏家悉歸於莊氏兩子無所歸一家將自破矣爲政者豈得不爲之動心乎竊謂當塗本非莊武之故鄉莊武見係編管之罪人以士類之故且免其斷治再將莊武移徙鄰郡則寡婦之謗可以自明孤子之愛可以復合張氏之家不至大破莊武亦不至於稔其罪而猶可以自新但莊武元係得　旨編管人州郡不敢自專若欲申聞　朝省則么麽小官暫攝郡事亦不敢以輕舉實文大卿到日呈

漢陽

漕司行下放寄莊米

漢陽田土所出只得養活漢陽軍百姓若盡數

搬出外界漢陽之民必致餓死漢陽老知軍情
願放罷不敢餓死百姓送務照已判

洮總屬

郡無大小俱爲守土關津有禁不但取征稅亦以防姦盜譏出入也舟楫至境不以見告徑斫纜索鼓譟而去此何理耶浮數巨艘所載何物若非有慊何故如此苟非横取多自爲興販則必夾帶商賈圖取財物申轉運司乞行下鄂州拘下船隻搜檢税物以戒姦貪

安慶

太學生劉機罪犯

行已有恥則謂之士鄉黨稱弟則謂之士劉機既爲士人又嘗遊太學自合動循禮法恪守士行今乃專事豪縱陵蔑閭里人言藉藉姑置不問既入酒肆復毆放弟行撿如此便使讀書破萬卷文章妙天下亦何足以齒於爲士之列准人本醇質士子亦皆重厚劉機但以太學之故而所爲狂悖乃如此當官而行何強之有一太學生亦何足道哉劉機且與從恕放如敢再犯定當具奏屏之遠方以爲不守士行者之戒

王珍減尅軍粮斷配

王珍爲軍典專管兵士請給月粮衣錢例每減尅已是無理本府興築城壁勞動軍士自非得已王珍更不思軍人辛苦亦敢減尅錢[redacted][redacted]輒尅[redacted]米貳升半輒尅五合情理切害王珍決脊杖十五刺面配撫州牢城楊煥不點名支破勘杖一百呂青押楊煥就王珍家取未散錢米并盜尅下錢米支散

宣永等因築城乞覓斷配

安慶大府素無城壁無以爲守禦之備當職不自量度妄意興築支費浩大官司未易了辦不免資百姓之力以衛百姓甚非得已揆之於心每切自愧今既令人户出備傳子木般擔至府尉司人吏乃輒敢邀阻乞覓人户獻木尚復要錢則公事追逮其擾可知此而不治是使本府重得罪於百姓也宣永張明李明龔顏各決脊杖十二刺面配一千里外州軍牢城案開具所奇錢追納抄估到家業㯝賣仍備榜府縣曉示如並緣築城輒敢擾民者許人陳首賞錢三百貫犯人重行斷治

武楷認金

揭工得金元是武安撫宅基武楷遂認以爲舊
物訪之邦人乃以爲元是天井劉家宅基武安
撫復於上居止以事理考之必是劉家之物蓋
藏金於地爲避賊而藏也安撫方提兵討賊又
何爲而藏金於地耶但武安撫有功於此邦見
之墓誌未及百年其子孫零替如此使人爲之
悵然便無認金之訟官司亦當賙恤但聞武楷
自少不學家產破湯若得錢又復妄費公庫菅
曆毎月批送錢五貫省自七月爲頭薄贍其家
以爲有功於此邦者之報

刼盜祝興逃走處斬

照得安豐軍遞押到配軍祝興與徐青爲妄傳邊
事各持軍器作威執火刼奪客人財物決脊杖
二十刺配二千里本府差寨兵高成管押前去
至中路其徐青祝興反將高成歐打逃走當捉
獲到祝興一名據各人供責分明本府照得邊
事方與小人喜於倡亂並緣刼掠自不應更分
首從今安豐軍從輕決配已是失刑今又尚敢
歐打防送人逃走祝興押赴市曹斬首府城號
令三日傳下諸縣各號令三日未到人徐青賞
錢五百貫文許諸色人捕捉申 朝廷之行下
邊郡應有此等凶惡之人並不分首從處斬所
有本府不合擅斬強賊乞賜寬諭施行仍申諸
司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語錄

門人承務郎致仕林□　記錄

門人孫祖康　校正

問何謂恕

曰後世把恕作寬恕便錯認本意了聖人言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恕之謂若以恕己之心恕人是兩家齊放倒了

人之一心虛靈不昧為萬善之主宰無非時須是如人家養孩兒相似監住他莫縱他出入天之明命是天理之具於我也而先王常顧諟之是亦存心之說也堯舜所以為堯舜湯武所以為湯武舉不外此佛家之坐禪是尋一箇心道家之入神亦尋一箇心若尋得一箇心則其義理皆易通矣方其無事澹然不動及其應事接物莫不中節皆自此心推之故人能存心而持之以敬其庶乎但今十人中無五六人能如此

問心與性

心之與性非二物也合而言之人心上自有本性之天理分而言之則為心為性又曰如仁人心也是合而言之也如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分而言之也

二陸之學只令人靜坐適然言語有會道者遂以得道許之嘗誘後進語之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所謂喜怒哀樂非是指赤子而言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初渾然不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此性也及喜怒哀樂既發之後隨事中節是之謂和此情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聖人言之各由淺以及深惻者惻然也至於隱則隱痛矣羞者羞恥也至於惡則疾之矣辭者以禮辭也至於讓則卻而不受矣是惟知其是而已至於非則并與其非而察之矣

問氣

氣者何也呼吸之謂氣人之一身有形有氣以形對氣言則形粗而氣精矣以氣對心言則氣粗而心精矣以心對性言則心粗而性精矣孟

子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蓋以天地運行惟一氣耳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成惟人得是氣也亦然禹惟有是氣然後可以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惟有是氣然後可以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孟子所以謂之是集義所生也故氣惟集義理所生則其氣皆至大至剛之氣不然是狂暴之氣匹夫可能也君子不爲今人只知有身不知身之內有心知有身則蔽於有我之私隔藩籬分爾汝以心論之則心中有許多天理合天地萬物爲一體曷嘗有彼此人物之别哉

不到此間議論雖殺人放火自不相干旣到此間議論須是撿點自己從頭到尾得徹方是

氣質之偏正則有人物之别氣質之淸濁則有聖賢愚不肖之别

爲學須是持敬如是持敬雖不讀書不妨如不能持敬雖讀盡世間書亦無益且如居官判詞訟能審問子細寄他判也是持敬聽獄訟能不妄評鞫須得其情也是持敬推此心以往以至於治家能持敬則家事必理讀書能持敬則義理必精爲學先須理會心理會心先須持敬世間多少讀書人都不識心須是束住此心以敬持之如敬以直內是也所謂敬以直內者蓋動靜之間一以敬行之至於義以方外是又因其旣動之時隨事而處之以義也

今人不惟無躬行之學所謂口耳之學亦不曾說得透

問學如何便可做聖人

曰聖人學者之準的也如射者以中鵠爲準的其至與不至則隨人限量要之不可以鵠爲準的也又曰孔子直做到七十不踰矩便止孟子直做到聖而不可知便止又問學從何處入曰聖人之心純乎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慾之私如欲學聖人須是從此處入

或曰無心於事如何曰人生世間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如何得無心於事如何思何慮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是聖人地位要之且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理會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是道無往不在意思鳶合在天飛魚合在淵躍自有不待安排底道理

所謂道者不過合乎當然之理而已
居官時[redacted]視民之被擾其如雞毋之護其子然後做得
恭則壽(謂不戕賊)勞則富世間之狼狽不能植立者其患皆生於安逸也
學而時習之所謂學者非是學文字也見人有孝悌則學他孝悌見人有忠信則學他忠信
天地不理會別事只理會生物觀天地生物之意得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無仁心君子以仁存心當推廣此仁心不然被事物遮礙可

心

仁者二人相依謂之仁
心者存乎性而制乎情也是非之心性之所有也所以能是非者心也德者性之所有也守之而不失則德為我有矣故德有兩說有指性所具而言者有指己所得而言者
中庸一書多言道不言心然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喜怒哀樂未發未嘗不言心如論語不言誠孟子不言易也
論語多說仁孟子多說心

君子之道費而隱有費之大有費之小天地間大小本末何物不是道就中擇其小者來看亦是道藏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者此道也而一撮土一勺之水亦是道是以哀公問政一章凡大小本末具舉以此見彌滿天地間皆是道人之一身坐於道之中然如此說未免歧道為二要之身亦道也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是

水

人讀書不必說是讀書時方著意如今了箇亦須念念不忘以身體之庶乎有得矣如敬之一字須是驗之於心如何是敬不敬時又如何子細看教透徹方是格物今人讀得只是看物

又

儒者讀書如何又得釋氏釋氏有兩句不得掉舉不得昏沉掉舉是走東走西也昏沉是一面放倒也不得掉舉則是斂束住不得昏沉則是常提撕起來如是則一片心如明鏡如止水

問敬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便是護身符然敬用直字義用方字古人自有說如人胸中千蹊萬徑

便是不直用敬撿束此心則一條直上更無欺曲矣如東西南北不正便是不方用義以處之則四方平正而無偏側矣知此二句雖不讀書亦無害

又曰

直方大直方者言敬與義大者言直方之效也

又曰

世間無一箇物勝似義理之學咀嚼之有無窮之樂天地得之爲天地帝王得之爲帝王聖賢得之爲聖賢人得之爲人若能以義理灌溉臟腑將來儘有受用但是今人脩不澈一脚在門內一脚在門外皆不濟事須是如造九層之塔吾止於九層之上見世間物事皆如泥塗方得

又曰

學道須拚了命方可

今人讀書時便着意綴合了那便不思量如此因何會長進須是讀一句書便把身心體認方親切

凡具於身者皆天理也有以體之則天理在我矣無以體之天理自天理與自己有何相干

誠之一字只是實如易之所謂無妄是也無妄者不期然而然者着一毫人爲不得無妄之卦如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又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當用藥勿藥[illegible]却好）又曰不耕穫不菑畬有攸利誠對僞說僞字一邊是人一邊是爲纔涉人爲便是僞既是僞便不是誠

讀書之法莫幹當書冊只幹當身心此是第一件事其次莫如持敬惟持敬則收斂此心讀書時便如尖刀相似何物不透看得精時字字透徹更無窒礙處

聖賢立言皆是幹出心肝五臟向人說便是天上語不是人間語特今人不細考耳

中庸一書第一是戒謹恐懼然戒謹恐懼亦須是有知仁勇以行之然知仁勇固所以行之又須是守之以誠後可其終又歸於戒謹恐懼此中庸之大略也

道不可須臾離如何是不可須臾離曰率性之謂道道既由性出如何須臾離得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是仁在其中論語凡說在其中者皆是不如此却如此如言寡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是也有如
博學而篤志若是一向爲學且篤其志如此則
人欲安得而干之切問而近思者是又就身上
說切問者如問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又且近取
諸身而思之如是則雖不是仁而仁在其中矣
蓋仁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旣能博
學而篤志又能切問近思則天理存而人欲去
矣仁獨不在是乎
孔門弟子平日講論只說仁蓋人而不仁不足
以爲人故居家而知仁則事親必孝事長必悌

待朋友必信處官而知仁則御民必傷世間多
少人不仁惟其不察此故曰忠矣未知焉得仁
淸矣未知焉得仁聖人以爲雖忠雖淸未知彼
心裏如何蓋仁者務內而不務外如巧言令色
是徒善今其顏色耳仁何有哉至於剛毅木訥
則許其近仁以其資質純朴不爲務外之事此
所以近仁歟
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
保妻子仁與不仁相去如何得如此懸絶此亡
人思之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曰所謂德不勝氣者只是氣出來做主德不
以勝之故性命爲氣所使所謂德勝其氣是
做主而氣不足以勝之故性命皆備其德故曰
性天德也命天理也則知上面命字是重字不
是聽命之命
性本善而曰有氣質之性何也曰惟皇上帝
降于民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善迨夫性包氣也
於是有淸有濁有偏有正稟得濁者偏者其性
遂不善非是性元有不善蓋氣旣不好和性亦
不好了此所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
之性是從來天之所以予我者也氣質之性是
後來氣質之所稟著也故曰善固性也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才
說相近便是有別若孟子說性只說性善至於
論情論才亦說是善孟子當戰國時人性盡壞
孟子只得說十分好欲令人循此一條路去
人生世間只靠得此性常在性中自有至貴者
存與金玉相似今人不去照檢只把作瓦礫看
甚可惜

後生讀書須要識義理然亦須是行得如人寫藥方須要服藥不然徒寫無益也

論語一書似若淺近之言然使夫子再生亦過許多說話若堯舜出來亦不能捨此平治天下若就中用心兩三月氣象自別更一年二年氣象又迥別矣

大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天發生萬物一物具一天仁應萬事一事具一仁

神之一字有幾樣有心之神則虛靈不昧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有理之神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有精神之神有鬼神之神統而言之只是一箇神字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夫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已往可知之事也如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是未來可知之事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氣之剛柔緩急志實爲之帥也志於道志於學皆志也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亦志也武王能伐紂不能以刀鋸加之伯夷以其志不可奪也故志爲將帥氣爲卒徒未有卒徒不聽命於將帥也其或卒徒專恣必將帥之無能爲也伊川嘗謂曾子易簀之時氣亦甚微所以必易簀者志定故也凡周流於一身之間者皆氣也目莫不欲視亂色而不與之視亂色者志使之也耳莫不欲聽淫聲而不與之聽淫聲者志使之也至於口鼻亦然曾記後生時作多少狂妄事直至年高皆不敢爲志定故也

仁者有謂心之德愛之理有謂當理無私心有謂具全體而不息諸心之德愛之理乃仁之體而人之所以爲仁必當理而無私心具全體而不息也然當理而無私心又不似具全體而不息顏子僅能三月不違仁如不息則便到聖人地位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者效也思乃心之所索也聖人尚左亦尚左聖人尚右亦尚右徒學聖人所爲不思所以左右者何義則罔而無益徒知閉門讀書不能親師取友以質其是非則其心危殆而不安

此一件事頭而大須是如見陣時纔打起鼓一

原缺

民雜之患於是北岸流
問口啼飢始謀者反以
以避之再知安慶府正
坐頹壞無一可恃先生
山浮費振剔餘羨并合
帥工役悉取諸城隍之
之先是漕臺調民以轉
皆所取迴遠度民當京
生言餽餉固不可缺宜
遠民流離怨咨一郡騷

漕臺督迫押至先生曰
之愈堅漕既詞屈乃他
發督卹絡繹先生一無所
去以是民德先生益深及
里遠近之差爲番上多寡
其子吏惟行文書而已法
皆鼓舞以趨事仍多選士
杖屨指麾版築之間規模
崇嚴甎土堅壽隱然有不
書李公亞節制江淮先生乃

宋不可以常禮事之貽書規
戰爲大體先自朝廷進君
上哀痛之詔以激忠義之心
一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
無尚虛文然後擇良將明賞
人增事權以重武定軍仍疏
名以備録用謂幕中議論
賢俊與之講切又言虜自
吳不廷頸以歸我宜諭淮
自卽以與之然後以吾兵

暇何暇誅人乎未幾李
首日馳赴一見歲規闕失
晉歷淮郡僚多識兩
知先生之所爲咸歸心
皆有奮身自效之意而
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
公爾忘私之語經遠務
召宜矣屬朝廷以大理
祠而中外亦慮其入見
公叶謀擀之而罷命下

便是天
義理是大本原不識本原如人不識父祖其次
爲學門庭即是持敬不從這裏入如瞎眼人不
識路爲學怕見得不端的見得不端的即是體
得不切實須是體反着眼在肚裏來看了又把
身來體公做仁恰如以主一喚做敬一般公猶
是那仁一路即是對着不親切覺字不是路
因論仁曰稟得健底出來勾當這事
治家即是有界限三字截斷莫過思量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說
一箇物恁地馱倦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雖恁地馱裏面却充足無所不具道事有且說
至大至小無所不有待其人而後行道恁地你
無時也閑至道大也有小也有至德大也盡小
也盡君子所以貴脩德尊德性是脩大德便凝
得大道道問學是脩小德便凝得小道凝是自
家去聚他即是打一箇尊德性那峻極于天便
在這裏打一箇道問學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底便在這裏大德凝得大道小德凝得小道後
面說仲尼處便是孔子能盡得這箇小德川流

便是曾子所謂恕大德敦化便是曾子所謂忠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已處是厚化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各正處是川流大德敦篤底便是尊
德性小德川流底便是道問學存着心時這統
體都具是大德酒掃應對出來一件一件事是
小德溥博淵泉是大德而時出之便是小德下
文孔夫子所以恁地是至聖是至誠又云它從
起頭說來都是這箇天命之謂性是大德敦化
率性之謂道是小德川流惟天下至誠是大德
致曲便是小德至誠就統體上做致曲就細碎
上做曲似委曲纖悉之事如曾子理會孝且就
孝上做去 又云它這物事說得恁地馱裏面
却纖悉具備孔子說得忒平孟子說得忒急孔
子即說博文約禮孟子即得箇天命之謂性處
管說了由背後說出到盡精粗巨細
中庸戒懼謹獨是大骨項刻不可忘知仁勇是
做工夫讀書講明義理後面着箇誠字鎖殺
學者讀書只是扶得箇心路直他自會讀
世間祇是憂畏二字好
天命自度如以天命自繩束一般

致中和章句云自戒謹恐懼而約之以至於至
静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
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
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錄在
南康歸道中讀此不覺涕下以爲文公教人其
至精至密如此無少偏倚差謬是横致一致其
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一致横致如一箇物
打迸了四圍恁地淨潔相 致則是今日如
此淨潔明日亦如此以至 刻不如此舊本
云無一息不中節 一

致中天地位 萬物育 山林隱者見得此
處多分曉

曾成叔録

寗翁問忠恕一貫如何曰 曾子是見
得爲君有爲君之道爲臣有爲臣之道一事一
物上各見有一箇道理只是渙 統紀夫子
説你恁地看何時是了我這箇道理只是箇一
底道理都貫了他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夫子是
摘箇頭共尾向他説一是頭貫是尾曾子説忠
恕忠便是一恕便是貫忠恕便是狀箇一貫

曾子未曾聞一貫時譬如已見得河水之委分
爲九河但未見得導河積石處夫子便從箇大
頭腦處共他説九河底便只是導河積石處推
去做如共子貢説汝以我爲多學而識之者歟
我却不是學得多了逐件記我只是有箇一去
貫他一貫兩箇字須是恁地看今且説如何是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者須是此心發得
十分盡有一分未盡不是忠恕者須是將我心
去比量他心都要恁地若有一處不恁地也不
是恕程子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便是盡底意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便是推底意天下雷
行物與無妄是一箇物與他一箇無妄皆是恕
底意但他是自然恁地流行不息在學者却須
是盡他是自然恁地箇箇恰好不費力在學者
却須是去推集註上自説得分曉只是説得濶
自家去讀須是且看他正文夫子説吾道一以
貫之一字却是重字而今人便即説一貫除了
箇以字都是相聯説話如説同條共貫相似一
字都把做開了寗翁云若問中言一心也貫是
貫萬事先生曰多少是説得分曉舊嘗見朱先

生在其岩上指那水說這一泓之水未決即是水盡決開放去便是忠更留些子決不盡也不是忠都推出去到得池沼坑窟處處都滿便是恕如半路塞了流不到那裏也不是恕寧翁問如此看體用二字又覺見寬曰只是近箇體忠體也恕用也忠天道也恕人道也而今且把違道不遠之忠恕來看便分曉聖人之忠恕天道也學者之忠恕便是人道也如何又說忠是天道恕是人道以聖人去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

學者之恕是人之人必竟忠喚做體便是近那未發處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喚做用便是推出外去了雖聖人亦有箇人忠只是盡自家心便較易恕是逐一去做便省力如孔子有那至公至仁之心自是忠了及其老者安少者懷這是恕如把仁義來說亦得却如何不說仁義只說忠恕仁義即一般只是不見得盡與推意寧翁問如此則忠恕兩字都是發處見曰固是而今學者也只有兩件事只是盡其推致廣大盡精微廣大便是箇大頭腦處自家須是致精微

便是至微細處都一一要他盡因舉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一不持載無不覆幬便是箇大底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便是箇小底如蛇蟲虎犬人物都各自生育不相妨此是不相害陰了又陽晝了便夜春夏了便做秋冬他也無他不得此是並行不相悖小底便是小德川流大底便是大德敦化其實那川流底却是那敦化底做出來看得恁地多少快活

又

便是要存得箇大本底出來便如致中致和便是正要得恁地又問天地位萬物育如何曰天地乎異都是人致得物物得其所也是人致得如何不是天地位萬物育而今世俗可畏見那人不存得些子好物事只怕這箇義理數年後鶻突了可惜

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說

先生曰只看人有箇虛靈知覺在這裏這虛靈知覺發出去如見物便要喫這口之欲便隨他

出此是人心這箇心便危危如立千仞之上失
脚便墮了如即管恁地要物喫少間紛兄骨便
從此去豈不危道心惟微這虛靈知覺發出去
也有箇合道理底隨他如見物好喫這裏也思
量當喫不當喫這箇道理也纔着他即是其體
則微自是隱晦難見人心既不可靠恃道心又
難見如此則人只管逐箇人心去了聖人便教
人於此用工須是先去察看一念之頃何者爲
人心何者爲道心是合道理不合道理於此加
察別這是精既見得時便須純一守着如口鼻
耳目之欲都要從這一路出這是一

錄聖可學乎一段

先生曰一爲要一字有數樣有作左右看則一
爲純一之一有作前後看則一爲專一之一此
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
潔更無此物塵汚了但看下文言無欲無欲是
一靜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即
是純然是一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
看莫非欲也飮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
着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着底都是欲不

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
其中而後謂之欲伊川曰纔有所向便是欲這
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打一動
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很當了無欲則自是湛
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覺如
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即有一路直
去那裏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
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動直
則公公則溥譬如兄弟分産即有一路便分將
少間我又思量要好所在既如此便有迂曲便
有私意兄弟間却如何得周徧

問易上六爻

這是陰陽許偶做成世間事物都從這裏出若
只作人事上看便不是如乾卦六爻聖人便說
六箇龍與人去占初九潛龍勿用占得這爻一
切人都未好做事九二見龍在田占得這爻出
得一步利見大人上面遇陽剛九五之君故好
出來用事這是隨人占象所值即是爻象中
間依舊有箇道理如潛龍之時聖人不教人
出却教人勿用這便是道理

問讀定性書

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逐小段讀過先自頭至遠語定哉是第一段曰此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性有內外則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夫天地之常至而順應第二段或人問此書雖長大意不過如此七句而已擴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先生曰固是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讀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段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於物矣又讀人之情至索照也凡第四段只是與第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又讀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是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又讀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矣此篇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云末一段訓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說此段亦兼大公順應二者而言以遽忘其怒爲大公可記之

明乎善而進之以誠心此是爲學最緊要處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須著箇忠信迹後面這方實有所得又須省外事如威儀文辭之類方守約而功專若不省外事欲學問之進難矣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先生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皆是用力處最親實切己處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才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或問顏子好學論

原缺

或以爲燭銅盤是日之象燭是日之光要識得
日便須道太陽之精方可　朱先生晚年之說
未有若是精切者也纔是便會主一便會惺惺
便會收斂不容一物這許多說話皆包藏在裏
許釋氏說心云不得跳舉不得昏沉是他見得
此心祗有這兩項跳舉即是走作時節昏沉即
是放倒時節惟敬則都無此病
讀書入路須緊着心按行裏來如有文義須體
當自家身心上事見得聖人言語都是教自家
無一句是說別人底如此用工方有成立蓋緊
得一步便有一步受用一日便有一日受用若
只胡亂解釋將去與自家全無干涉終老不濟
事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這兩句便是吾儒家護身
符相似纔失了符鬼便來敬以直內是自家心
裏即有這一條路無些子迂曲義以方外是應
事接物時各得箇四面恰好今吾人須常常省
察看這心敬未內直了未處事合義未外方了
未步步照管這便做得箇好人在世間又云今
人可畏如惡賊敬是猶有箇敬被他賊今人都
無敬可勝
乾稱父坤稱母且說人生於父母胞胎中却是
父精母血做成如何又稱乾坤作父母或曰人
須稟陰陽之氣而後父母生之　先生云如此
則乾坤是祖翁了這處也易見但人都不曾理
會但以草木譬之便可見如一株連其根便是
父母其生出子便如人之子一般若下無水土
陰注上不得風露之氣雖有根能生得他否但
看瓶中之花自見以此知人生在世間日長一
日都是這氣持成但人由其中而不自覺耳
　問心無形影未發時如何下敬工夫
先生曰說心無形影不得叩我也須會應
敬齋箴當初做時是從粗底說入精去從淺處
說入深去
　問前輩說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
　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
先生曰未須要辨已發未發且說自家心一息
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須數十萬幾豈可辨認且
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着
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所謂光皎者自若

敬是心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是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譬如小兒見人便畏鄉村下農夫見一箇官員便肅然畏懼他城市中人不然何故知此則可見心之本體

亥八問政一章當一部大學須着反覆看(韓)舊時看越看越好

問誠意章

先生曰誠之一字都緣人把做一箇虛字看故曉未得誠即是實如一箇物透頭透尾裏面充

足無一毫空缺處且以一粒穀觀之裏面充足有十分米這便是實纔說七分米便有三分不實六分米便有四分不實如自家盡一箇孝道未有妻子時或舉足或出言無頃刻不在父母這是意之實纔有妻子則只有得六七分在父母身上然留得那三分掛着妻子這是不實那三分不實處人未見得自家心都見得了如何瞞得自家心故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都要實不得欺自家心如惡惡臭十分惡他如好好色十分好他滿自家心裏都如此這是自慊所謂自慊不是求足於人自家不如此心便不足故誠意章二箇自字好看這便是謹獨意思然須是知得盡後方肯去實他知未盡時善惡淆亂和那七分底都沒了

先生向諸友說今日來讀這義理文字要得如何如後生讀時文此心便要發解登科故朝夕去讀他即是要得如此今日來讀這書是要得如何因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人之一身生在天地間便是天地之心講明義理而使人道立便是為

天地立箇心為生民立道便是盡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以為生民標的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往古來今都是這箇道理須曉得此意終身去讀他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這一句須從率性之謂道上看來若只說無適不在無時不然只見得道不離你不見你所以不能離道之意蓋道不外乎性人自不能以不率乎性故自有不可得而離者章句云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此一句最要譬如手足之在身有身便有手足如何離得

看
詞之貫大事大貫
洋乎發育萬物峻
威儀三千是小底
許多道理如一揖
道如手容恭貫在
又在頭又如仁之
又在君臣父子上面
是包那小底小底依

北十六

道即是手恭足重底

天命之性惡亦不可
氣禀之性否
也須看且說天命之
如何恁地惡晦甫曰太
陽二氣化生萬物便
看不得如何見得貫
天地間祇有兩箇陰
時春為陽之始夏為

陰之極春夏間陽氣
來這是健到得秋冬
貫成一箇物譬如前
收拾這是順人禀得
健順之理而為性則
分付與你去然亦受
有善有惡須是發後
看方見若未發時這
故前輩云形而後有
之性存焉祇緣有這

北十八

於吾反
在一處動陽在一處
間都是這氣拍塞即
在上地在下便道中
偏移都貫吾身之外
寒冷是這氣襲人舊
起這一箇那一箇
云知太虛即氣則
和便會天地位萬

性即理也這一句已說得好但理包動靜而言
不若顏子所好何學論中云其本也眞而靜這
二字尤切眞即是理靜即是未發底地頭理之
未發爲性若只說理理兼動靜纔動便不是性
了如秋冬間萬物都實那時收拾斂藏這是天
地之性纔到春夏間那成實底各自生長出來
這是天地之情了如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
這是說性四德皆實理根是未發處學者認得
眞而靜底意思那性一字看攧也不破
　問理氣一段更望　先生發明

云此項以意會譬喩只得恁地因舉橫渠云一
故神兩故化一故神是說理兩故化是說氣餘
嘗思天地間道理譬如大水人都渾身浸在裏
面你肚裏是水他肚裏也是水如兩人在此肚
裏即是一箇道理故自家說出時他那裏也道
是便是這裏說外面人都道是這便是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故喚做神兩故化兩便化這裏消
得一分那裏却長得一分一箇消一箇長這是
兩故化
又云自伏羲堯舜相傳至今一代復一代今人

不見古人這是化若說這箇道理便是伏羲堯
舜復生也道即是恁地此是一故神
　又問兩故化之說
先生曰纔有兩箇便即會化去這是氣那神底
是說理且如天地間物都是這兩箇這兩箇中
間又都是這一箇且如寒暑晝夜一箇往一箇
來又如人身語默呼吸動靜都是這兩底恁地
相㨿投過安有常語不默常默不語之理這是
化這兩箇裏面有一箇道理串在裏面過這裏
有那裏也有不論彼此拈來都是惟如此便會

神
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神化二字是本於
此不是過化存神之神化如何是窮神知化橫
渠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化底
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
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
化底却人都見得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大意
先生云大意即是大體他是見得這大體是恁
地了便有一二節目處未盡得譬如白盤中一

點黑黑盤中一點白不是全篇不是又如人學字
且要識得一箇字模樣那一點一畫未是却有
商量
又問大意是他見得什麽物事
先生曰他是學爲聖人却見得這箇道理直是
恁地且如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說一箇斯
字是他也和箇道理字都無了即說是這箇物
譬如着衣喫飯相似古人直是見得這處徹守
得這處牢纔讀着書時直是涉入在裏面不
若今人爲能爲有爲能爲亡也

晦甫象祖問太極圖解所乘之機字是
如何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
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
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舊孫李通却曉此對
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 朱先生
微笑大抵即看太極乘着什麽機乘着動機便
動乘着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晦甫
問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陽生陰 先生
云生陽生陰亦猶說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

爲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
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
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故蟻隨磨轉
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如此則太極
是理陰陽是氣
晦甫問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次
序如何
先生云水與火對生木與金對生因云這裏有
兩項看如作建寅看時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
以行之序論如作建子看時則水木是陽火金

是陰此以生之序論大槩是冬春夏可以謂之陽是
秋冬可以謂之陰因云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
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穉故
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云却說
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爲陽彼爲陰論來
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
生木已强盛陰始生爲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
如此則水爲陽穉木爲陽盛火爲陰穉金爲陰
盛不知圖解所指是如何後請問云圖解所分
恐是解剝圖體言其居左居右之位次否 先生

云舊也如此看即是水而木木而火以下必竟
是說行之序這亞竟是說生之序
　問昨日見先生說其心三月不違仁不
　曾究竟其說夜來思之謂仁是心之天
　理其不違者即是此心全是天理無些
　小人慾這便是不違仁非是仁在彼心
　在此而使是心之不違也未知是否
先生云心字有專指知覺一邊而言者有專指
義理一邊而言者有合知覺義理而爲言者須
逐段看得分曉舊嘗說一句與士友云孟子言
仁人心也下云放其心而不知求是把仁便喚
做心孔子又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似仁是
仁心是心是如何　又問仁人心也恐是說兼
字之義其心三月不違仁恐是主宰之義心統
性情　朱先生云統是兼而主宰之意恐是如
此否　先生云大槩亦是如此但下主宰字未
得必竟孟子之言是合說是合那義與知覺說
孔子之言是分說以心對性則心爲知覺之心
又曰看義理文字須是分看了又合看
　晦甫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是耳未有

所聞目未有所覩之時是未有知覺時
　節却如何下戒謹恐懼工夫
先生云這是畏心常在這箇畏心徹頭徹尾所
謂未發時特未見於事耳不成未發便亡倒了
譬如春夏是生物之時便秋冬肅殺這生意也
包藏在裏面今但得常存這敬畏意思勿認那
未發已發
　問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
　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
先生曰是向那裏裁一裁便住
　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
　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
　是主靜否
先生云主靜下小注云無欲故靜須就裏面下
工夫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疊也須有片時去
那裏靜坐收這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氣冬間纔溫暖陽氣
發泄得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茂也多有
疾癘之氣若是大寒極凍方藏得許多氣一發
出便自充塞萬物箇箇長茂人亦如此孟子言

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最清
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自别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處最說
得精體物猶言爲物之體是他骨子一般凡有
一箇物即具一箇天無一箇物裏無一箇天無
一箇事裏無一箇仁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
上說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且如
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今但以
鄉飲酒言之纔一洗即是仁唱一聲喏亦是仁
當其洗時此心自是不忍把汚穢與人喫當其

唱喏自是不忍輕忽他即這不忍處便是仁
神字有以氣言者以功用謂之鬼神是也有以
理言者窮神知化是也有以虛靈知覺而言者
如人心其神矣乎此則合氣與理說其實即一
般神字從中氣之往來屈伸理之變動周流人
心之出入無時皆中之義也
氣拍塞天地間如一大海水相似水即氣也其
清濶而就下則性也水中之魚鱉蘋藻則猶天
地間之人物也魚鱉蘋藻無種自生是這水之
氣蒸出來魚鱉便是會動底物蘋藻便是會植

底物魚鱉蘋藻直是渾身都是水但看魚之鱗
鬣便與水波相似其游游曳曳便如水之就下
蘋藻清潔瑩靜細看之都是水以此觀天地間
萬物那箇不是氣結成
逝者如斯夫逝者是指那逝底物此天地間道
理孔子言那逝底物一如此水者是把這水指
向人說集注云道之體體是體質之體猶有形
而可見者與其體則謂之易之體同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上是橫看下

是直看橫看時東面至于東海西面至于西海
南面至于南海北面至于北海四海之内都塞
生出許多人物都是這箇氣直看時上自開闢
以來下至于萬世之遠也即是這箇氣流行不
息　朱先生感興詩首篇便是說橫看底次篇
便是說直看底天下道理如此看要有餘蘊
看義理文字須是看得活如一陰一陽之謂道
若是後世拘儒斷不敢作此說聖人却云陰陽
便是道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須看如此說其實道亦器器亦道看須看與其

之是不得不如此說
閒豈爲難知這易簡二
不識那字祖人說簡易
理不知二字是從健順
能乾健也健如人之有
無許多爭若自是易坤
承天所爲自尋得箇簡
乾坤是以當之易豈是
簡易之德如何做得箇

如知某州軍州事是管
成一底乾所以管他頭
那後底以簡而能
是理不必將既爲之氣
此言天地間道理自恁
道是伸底氣即是那屈
佛氏輪廻之說但不知
是是如何
這箇物常恁地去裏面却
如大江之水被風吹後前

人見他恁地却其勢都是
問多進退這是道理如此
是去底是氣還他許多
一
輩曾說日頭謂一日一
即是一箇日頭也得如
時看是丑時日頭即是
化因云天地間如大洪
水勢盡湊東南都消鑠
所謂逝者如斯夫是見

息呼一呼又吸一吸不
肚裏來做那呼底如技
開不成開底花是落底
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
上去有人問一前輩云
此窓也在吾仁中否前
[redacted]
有人來擘碎這窓紙你

讀中庸綱領 分六段按陳師復

天命之謂性 止 萬物育焉

先生云此一篇之綱領

仲尼曰君子中庸 止 惟聖者能之

先生云此中庸明道之體段惟有知仁勇之德者為足以盡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 止 十九章之半 不[illegible]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先生云言中庸之道無所不在無時不然

誠者天之道也 止 純亦不已

先生云言道皆實理人惟誠實足以盡道至此中庸一篇之義畢矣

大哉聖人之道 止 其孰能知之

先生云此後六章總括上文一篇之義以明道之大小無所不該惟德之大小無所不盡者為足以體之中間仲尼祖述堯舜再提起頭說仲尼一章言大德小德無所不盡者惟孔子足以當之此子思所以明道統之正傳以尊孔子也至聖者至誠之成功至誠者至聖之實德此又承上文稱仲尼而贊詠之也

詩云衣錦尚絅 止 無聲無臭至矣

先生云末章言人之體道先於務實而務實之功有淺有深必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後已至此則所謂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之謂也

又

先生云戒懼謹獨知仁勇誠此八字括盡中庸大旨

問君子中庸 止 小人而無忌憚

人莫不具是性亦莫不有是道然陰陽五行之氣雜揉不齊有君子小人之分趨向亦異故中庸之道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反是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盖其戒懼謹獨以敬集義以能不失乎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為小人之行而又無所忌憚也盖既不能戒懼謹獨而徒執己見是以常反中庸也此則子思子言惟君子則可入道而小人則與道背馳此乃理之所不能免然得君子以為吾道之宗主則小人雖無忌憚而此道猶未至於不明不行也

問道之不行也 止 鮮能知味也

上章言民鮮有能行中庸之道此章則詳言其
故蓋嚴賢智君子也愚不肖小人也君子本能隨
物以處中今則謂之君子而常過焉是君子而
不能時中也小人無忌憚然猶自以為道今則
謂之小人而但不及焉是併與無忌憚而不能
也此君子小人皆不及乎古之人此道之所以
不明不行也

中庸前面教人做工夫中間又怕人做得不實
誠者天之道以後說教之以誠後面說天下之
至聖是說其人之地位至誠是說人之實德到
衣錦尚絅以後又歸天命之謂性處此四段最
切荷、

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先生曰道有小大德亦有小大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是道之大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道之小
尊德性道中庸是做德之大者道問學盡精微
是做德之小者道不干自家事天地間有這箇
物事自家要凝他須行此德凝是自家去聚他
問如此大德凝大道小德凝小道 先生曰是
即是打一箇尊德性那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底都
在這裏打一箇道問學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底都在這裏他上面說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一箇都恁地䆳無所不包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裏面却充足無所不具又
說待其人而後行是有此道無人行也枉了至
道天也有小也有至德大也盡小也盡大德凝
大道小德凝小道後面說仲尼是惟仲尼足以
盡此是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大德是心之本
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許多小底出來大德
即曾子所謂忠小德即曾子所謂恕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不已處是大德敦化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各正處是小德川流小德川流底便是道
問學大德敦化底便是尊德性溥博淵泉是大
德而時出之是小德他從頭說來

問四德是能發用底道理

此自是至論何疑之有然亦正不須說惻隱之
心仁之端端便是發用處也

問大學傳之三章

小章文義分明但更須分作三節既曉大意却
嘿循其意諷詠而自得之自能使人興起而不

繼測度而試之則知其清而無滓不
滓則不可測試
其色精 乾燥亦如泥
水之 著
得此 之全然後可以
自 言六材至此 謂逐件試
之 斷全美則可以 也
凡

上既 此下
冬析幹而 備云
冬時堅凝方可取幹 破削以爲
也春氣融和則可漬液 也夏氣熱則
柔故以治之
三材
三材既備至秋方合弓
寘體
寘讀爲定冬時既堅其弓 定之弓此一之
中以定其往來之體不可移動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語錄

九江 蔡 念成 元思錄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句云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所謂體之微當如何說或問理行乎事物而無從覓之空者用之廣也理行乎事物而無形狀之可指者體之微也曰藏字帶蔫亦終是陽了此小由恭觀之如今風雨之時滿室皆陰氣然不可見此體之隱也其著人衣服則覺得温潤若人腠理則覺得酸疼此顯而可見者用之廣也然著人衣服身體即是那滿室陰濕之氣耳或曰如此說時體是箇總腦頭有體然後有用若如或人之說不然用中求體只說得一物各具一也不曾說得萬物體統一太極曰然或曰無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主陰此是就腦頭說下來是由體而達用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却是就下面推上去是由用而言體曰亦是如此且如足容重手容恭只是見於手足者如此若論其體則拍塞天地皆滿但因手足之用而見耳嘗欲以魚與水譬之事物在理如魚之在水無往非水魚但遊於其

間耳然魚與水是兩物又言水則不見體之隱
處不若以陰濕之氣取喻爲得也或問以魚水
譬之滿 [illegible] 而魚之鱗鬣則體亦水爲之曰
然或 [illegible] 水之拍其體皮則有滿地之水
便有養魚之理又至養魚不是因有魚而旋有
此理也 [illegible] 亦 [illegible] 體無往而不在氣亦無往
而不在或問亦 [illegible] 未見用於時否曰或出或處
或嘿語無非用若謂用了那時不是用則陰
靜非 [illegible] 又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是不身養得此剛大
之氣則與天地 [illegible] 曾覺得此氣則
相接不着或問 [illegible] 爲此氣所感既
實而有所塑 [illegible] 病人則自不與陰
氣相接了或問 [illegible] 意相關係對說生
香不斷樹交花乃此有 [illegible] 生香披亦有樂意
生香亦是相接底意思 [illegible] 收總前草不除去
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亦是自家意思與生物底
意思相接曰是如此又曰此身常浸在太極裏
面邵子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此言往來於道體之中而此身都浸在裏面亦

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之義有跳踉
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 [illegible]
識學問而能質重厚小心謹畏者 [illegible]
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 [illegible] 旨趣
為小人此等處甚 [illegible]
學為心然後可以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門人　何　谿鄭元肅錄

門人朝奉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編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六月壬申亥時先生生于三山城東故居

朱文公撰黃御史墓誌云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爲閩縣人六世矣黃氏世系記云所居在城東里餘三昧崇壽兩寺之間

曾祖時祖南仲七試禮部以子御史恩封朝奉郎父瑀朝散郎監察御史其德業名節朱文公銘之先生諱榦字直卿御史公之第四子也母曰安人葉氏

先生贈御史爲朝奉大夫安人贈宜人　御史公五子長曰杲仕至江西提刑司檢法官次曰東樂安知縣次曰香不仕次則先生又次曰梲登世先生表樂安之墓曰惟吾家自御史公以剛方廉潔慈愛惠利著聞當世伯兄杲亦以才氣超逸克世其家今君所植立又如此

二十三年癸酉

二十四年甲戌

二十五年乙亥

二十六年丙子

二十七年丁丑

二十八年戊寅

御史公爲永春宰先生從行生六年矣

二十九年己卯

三十年庚辰

三十一年辛巳

三十二年壬午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二年甲申

乾道元年乙酉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

四年戊子八月辛卯御史府君卒先生年十七居喪如禮

瓜山潘柄曰公居家孝友居寮院及夫人喪疏食毀瘠治喪皆按古禮不用浮屠鄉人從

而化者多矣
既葬遂從學于鄉先生淡齋李公深卿
信齋楊復曰先生處基浸父私以失學爲憂
遂從淡齋學詞賦既成又學古文盡得其妙
非其好也
又嘗遊拙齋先生林公少穎之門
按先生祭潘立之文云昔我先兄及君父子
俱以諸生摳趨林李蓋同時而從二先生也
五年己丑
六年庚寅
七年辛卯
八年壬辰
九年癸巳
淳熙元年甲午伯兄官于湖北先生于桃源侍
母遂應湖北漕擧
二年乙未冬仲兄官于吉州先生從行因識清
江劉公子澄以書進之　晦菴朱文公先生遂
以歲除之夕登舟如建安
劉子澄諱清之自號靜春原父之後○潘瓜
山曰劉公一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

以處子也遂以書進公於朱文公之門○門
人陳倫師訓曰先生性寬高明家法嚴重自
少年游於行止即有任重道遠之意一日歲
晏劉公叩門約同拜朱夫子入京母夫人即
日命行出門雪天作既抵屛山朱夫子適他
出先生留客邸堅苦思索益加起一榻不解
衣者兩月而後夫子歸遂終身焉其得道之
傳自此始先生每從容與倫言及此事曰此
吾母之明且決也蓋先生得斯道之傳雖其
天資絕人亦緣院剛明風烈兼夫人懿行遠
識之所助云
三年丙申春始見朱文公于五夫文公館先生
於屛山潭溪之側先生深精思苦久而益篤文
公深知其有得於道於是有傳授付畀之意
按先生祭文公文丙申之春拜師門始登誨言
諄諄情猶父兄○文公撰御史墓誌云始余
識東泉之同安聞旁邑有賢令尹曰黃公後
十餘年屛居里中有書生來請受學精思
苦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先生
嘗言初見文公年二十五歲文公令人邀去

一所在看文字乃是臨溪一小室在大樟樹下四顧全無人聲屋中舊只有一村老翁日間寄他做三頓飯村翁出去作息則做了一日飯而後去夜間村翁往田中其寥寥可知某自拜先生後夜不設床記得舊有大椅子倦時跳上去坐略睡一瞌又起看文字如是者三兩月或夜間只坐到天曉孤燈獨坐聽屋頭風聲令人悚然那時皆有如今這樣苦冊都是去尋討甚費多少力而今人討得見成好書讀更不去讀

是歲自建安如金華從學于東萊呂先生逾年始歸

　宋祭林丕顯文云丙申金華師席逮侍

四年丁酉

五年戊戌

六年己亥文公守南康先生從行因遊白鹿歷觀廬阜之陽

　事見文公在南康白所賦諸詩及先生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題名云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江山之勝樂而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

四月伯兄掾法府君卒先生奔喪還家

　六月十七日文公與呂東萊書云此兩月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是直卿先為看過參考異同方為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又難就緒矣

七年庚子先生尚留福州

　是歲文公書與先生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　又云老病無聊益厭俯仰但思

歸卧山林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案先生今歲始與文公有終年之別其書眷眷如此可見異日畀付之意也

八年辛丑閏三月文公代歸先生從行同遊廬阜之陰

　事見文公山北紀行詩及濂溪光風霽月亭題名　文公以是月二十七日出城歷遊廬山北境勝處偕劉子澄以下十五人同行四月六日會拜濂溪先生像于書堂七日朋友各散先生侍文公南歸　文公在南康時先

生嘗以御史公墓銘爲請罷郡乃克爲之
十月文公被召至　京先生從行
事見文公靈隱寺題名
九年壬寅文公以仲女歸于先生館于紫陽書
堂
案先生祭文公文云始授室於潭溪是時猶
在五夫也先生登文公之門至是八年矣
潘瓜山曰文公語公以道德性命之旨言下
領悟遂厭科擧之業慨然有志於道深觀黙
養殆幾十年文公喜其用意清苦遂妻以女

時文公聲名已盛公卿名家莫不樂蔡爭欲
以子弟求昏公家清貧門户衰冷文公獨屬
於公者以吾道所在欲有託也
十年癸卯
十一年甲辰先生留建安
潘瓜山曰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
經典訓釋諸書以惠後學時從遊者獨公日
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　論語通釋衛
靈公篇誰毀誰譽章記云先師之用意於集
註一書愚嘗親覩之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

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
至三四更如此章乃親見其更改之勞坐對
至四鼓先師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
目未交睫復見小史持版牌以見示則是退
而猶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
而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
追念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　先生送徐
居父序云淳熙甲辰始識包君定於武夷之
下君定永嘉人也
十二月長子輅生

十二年乙巳
十三年丙午三月仲子輔生是歲仲兄奉太夫
人官于沙邑先生自建安往來省侍
事見文公後書
十四年丁未文公命季子在從學于沙邑
事見文公書
十五年戊申夏先生以婦氏及輅輔歸于太夫
人侍下
四月十日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累承諭及女
子歸期即已隨事經葺以趍此月中澣之期

忽得直卿書欲且緩行殊不可曉不免且令
兒輩送此女及二甥定三十日就道約直卿
來建劒間接去　又與先生書此女得歸德
門事賢者固爲甚幸但早年失母闕於禮教
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　愧恨想太夫人
慈念必能闊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
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於曠敗爲善
已而復歸文公之側
時朱夫人二子俱留沙邑先生復往五夫文
公此時有書與樂安云直卿在此甚安又有

承諭女子諸孫安穩之語
冬又如沙邑
此時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直卿來歲之計果
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
亦有能往者老拙亦可時一到也
十六年己酉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春復歸文公之側
文公三月二十四日與樂安書云病中得直
卿携女子輅孫歸來甚慰
夏文公守漳州先生從行秋自臨漳復還三山

十月同諸君遊北郊三山
事見先生所紀行詩同遊者趙仲宗趙舜
和潘謙之曾　仲也又有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詩
十一月復如臨漳
案先生以十月遊北郊而文公在漳州以是
歲臘月刊蔡帖跋尾有先生名明年又歸家
則是時在臨漳僅月餘耳
二年辛亥春自臨漳歸三山
正月二日文公有書與樂安云直卿昔歸併

挈女子一房歸侍
朋友生徒會于新河舊居
梅場林朝曰初見先生于新河家徒四壁日
持蔬食以對賓客端坐講論至達旦不寐嘗
前輩詩于壁曰愚夫飽欲死志士常苦飢但
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爲識者見之已凜然有
廉頑立懦之風矣
時趙忠定公汝愚爲七閩帥舍先生於登瀛館
諸生從學于所館已而移館許氏悅樂堂
初趙公以館借先生未幾有公事當隔勘者

更以館客同對趙公不容遂令置獄館中先
生移舍葉氏家塾名其堂曰悅樂趙公後悔
又別占一僧舍令遷居其中先生謝之而已
五月同諸君遊鼓山大頂峯
先生賦詩其首聯云登山如學道可進不可
巳卒章云摩挲古石刻歲月爲我紀人咸服之詳見
帙○同遊者同郡潘謙之趙舜和鄭成叔唐
去華括蒼葉味道永嘉徐居父仁父○是歲
有送陳元平字昭武送徐居父歸永嘉二序
○按送居父序云甲辰始識包君定後八年

識徐居父於清漳之側既又因居父識其兄
仁父其內弟葉味道則是年中間嘗如清漳
也
秋文公自漳州請祠南歸道經三山先生從文
公至武夷尋復歸鄉
三年壬子春約表兄弟歲兩集于城外僧舍
事見先生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諸生從學于城東古寺
是時文公書與先生云世道如此吾人幸得
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

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
又云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
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
研究纖悉恐其意思迫促難得長進將來見
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初文公編集儀禮經傳通解先生分掌喪祭二
禮是秋始與朋友共討論之九月子輹生冬自
三山如建安
四年癸丑春自建安歸三山所居鈐山趙氏館
客先生以爲諸子師

趙公善綽字友裕庸齋趙公汝騰之父
秋泛舟九龍山哭故人之喪　二
林君玉顯也祭文略云丙申金華師席連侍
又云十有八年之間離合不常
因訪鄭文遹成叔於象山下○冬仲兄奉太夫
人之官衢州先生又如建安○十二月歸三山
五年甲寅春先生將如三衢省母道建安會文
公爲湖南帥先生從行○七月　寧宗即位文
公以捧表恩奏補先生將仕郎
鄭元肅錄云先生初受官時力辭於文公諸

公以爲不可而止先生嘗謂某初辭官非爲過高每念先公歷任至部使者俸餘僅足以給道路之需況於官卑俸薄仰祿既不足以爲貧居官又未足以行志而枉費心力於簿書米鹽之間孰若隱居山林講學問道之爲樂哉其後因到銓曹取不如意覺有織納之興蓋先生於未仕之前已以清苦傳家必毋忝先訓而進退浩然又非爵祿之所能羈縻也○楊信齋曰文公心地剛勁堅苦可與任道未十年而授之以官又十年而畀之以

官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爲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先生知道孰能識之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誘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其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

時趙忠定公爲丞相召文公爲侍講先生從至京師

林梅塢曰趙公與文公厚嘗聞先生抵中都每對客念其貧且意其必來見也先生聞之曰丈夫豈可爲人憐卒不見之

韓侂胄用事忠定公及文公俱罷先生從行出京留于三衢

先生嘗曰趙丞相朱文公初得罪時或問某所以自處之計某語之曰已辦一杖屨欲從先生度嶺過海矣蓋先生於文公恩深義重以死相從已決於心其後寧擧子畏於匡

顏淵後吾以汝爲死矣等語以勵學者皆有深意云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春二月銓中（春秋[illegible]賦登[illegible]）四月授迪功郎監台州戶部贍軍酒庫在　行都與呂公子約（子約名祖儉東萊先生弟）趙公子欽（[illegible]）交遊因以樗齋問話相與講明之

汪氏遺事云公言吾去年來行都不與物款接今年與善類過從衆矣始見若是卽之非世況衆之至再三乎唯呂子約趙子欽愈久愈賢吾行闕中湘中皆無有是人者安得

長友之平送賦古詩二章分簡二公其簡趙
公卒章云歿得老栖杠從君習其儀溢公爲
士衆嗣圖新昏喪祭禮皆精切於儀禮者士
大夫想聞公賢願交者衆公所與金石交乃
獨取二公其簡嚴如此二公眞天下偉士篤
學力行始終不變近世言學者不能跂及也
會呂公以言事得罪竄瑞州先生餞之出境乃
反
呂公以孟夏抵貶所事見王峴癸晦菴文。
是時朝命甚峻呂公之行莫敢餞之者先生
獨出城與別送卒有侵呂公者先生以義責
[illegible]且諭之其人感服
十一月趙丞相謫永州文公奉祠居家先生自
京還留文公之側
楊信齋曰丞相之逐也文公不勝憤抑草封
事欲上直指姦邪以明丞相之冤先生力諫
勸以筮決之遂止繼而文公乞收還職名又
以病乞休致論者或以爲可以已若不已則
當婉其辭不必他及或以爲受職名而後乞
休致先生曰二子之論微有不同而皆主於

畏禍禍不足畏但使吾之出處者合於義則
死生禍福一聽天命可也詭道以避禍非也
非道以取禍亦非也故前日封章不可上今
日辭職休致不可已以此決之可質諸聖賢
而無疑矣
二年丙辰自建安歸三山諸生從學于城南時
文公被　旨落職罷祠閑居分界門人編輯禮
書先生實爲分經類傳文公刪修筆削條例皆
與議焉
初文公雖以喪祭二禮分界先生其實全帙
自冠昏家鄉邦國王朝等類皆與先生平章
之文公嘗與先生書云所喻編禮次第甚善
又云千萬更與同志勉勵究此大業又云將
來送彼參訂修歸一途又云此事異時直卿
當任其責其他往復條例文多不能盡載明
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編次儀禮集傳集
註書成條理經傳寫成定本文公當之而分
經類傳則歸其功於先生焉然集註集傳乃
此書之舊名自丙辰丁巳以後累歲刊定訖
于庚申猶未脫藁而先生所分喪祭二禮猶

未在其中也
是秋自三山復如文公之側
黃義剛錄文公云直卿與某相聚多年看文字甚子細在三山亦甚有益於學者今日可爲某說直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遜包顯道請中言論語有子一章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述聖賢相傳之心法
三年丁巳仲兄之官廬陵先生從行○文公爲築室于考亭新居之旁
按先生祭文公文云復問舍於星亭蓋前年

文公始遷居於此今乃誅爲先生築室也○是時文公書與先生云見誅屋於後壇中作精舍規模甚盛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掛牌秉拂也作此之後旋爲直卿作一小屋亦不難矣又云五夫不可居不如只此相聚爲謀一屋不就別討屋基了相去又十數步若作小屋三間儘可居也
七月皇妣安人葉氏卒先生與仲兄護喪來歸
先生家世清貧諸兄官滿多無以歸又皇妣卒先生鬻所跨驢制衰服從仲兄徒步以喪歸於是仲兄奉喪葬于箕山先塋之精舍因同居焉
四年戊午諸生從學于箕山廬居
文公與先生書云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但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又云諸友相向甚不易得年來此道爲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變自非天意何以及此○先生爲林氏二子字序云慶元戊午予屛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武曰庚自栗山來從予遊卽此時也

月祔葬母夫人于先兆是歲文公得疾貽書先生爲訣因以深衣及平生所著書授之
先生諸子以爲此書今不復存惟深衣尚在耳
五年己未諸生從學于新河所居文公遣其諸孫來執經
文公書與先生云書社想亦漸成次第更宜勉力交相磨切使有成就非細事也○又云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工夫勤於接引爲佳○又曰齋館既開慕從者衆

尤以爲喜規繩既定更又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儇浮之習非細事也

會聚朋友修纂喪祭二禮各爲長編以納于文公之所

楊信齋喪禮後序曰先生嘗語諸生云文公當時分喪祭二禮俾某編纂某夙夜究心粗成端緒嘗奉而質之先師喜曰君所創立規模甚善他日若能以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用喪祭禮規模尤佳也於是讀喪禮十一章終篇注疏有繁冗之文悉皆親筆刪削於不杖大功章有親批五條其他商確發明不一而足

七月免喪遂遷朋友於城南

八月朔日始課諸生日講易一卦孟子兩版休日畢集于僧舍設湯餅供送請五六人發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

十一月登栗山訪故舊還遂如考亭因遷于新居

六年庚申春自考亭還三山諸生從學于閩縣學

按文公與樂安書云直卿到此葬治園屋方粗成次第而彼中諸生復來迎致此間殊恨失助然又不可奪彼之約今便登舟極令人作惡也先生以二月十二日自考亭登舟至家二十一日諸生擬試遂行舍菜之禮三月一日立定課程讀書○事見先生與潘瓜山書

三月甲子文公歿前一日貽書先生爲訣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

是月八日文公疾革手書以遺先生云人還得書知已到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叔度成倫理凡百更宜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異時諸子諸孫切望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禮書今爲用之擾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了可便報之直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并舊本今先附寄可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攷條例以次修成

就諸處借來分寫教作兩様本行道大小并附去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度各須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可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徒切悽黯

訃聞先生日行百里丙子至考亭爲文公護喪事遂持心喪三年不復調官

先生歸考亭後有書與縣學朋友云奉别之後日行百里又云屬纊已十日矣又云某以甥舅之親行師生之禮誼不可從歸

五月仲兄樂安府君卒訃聞先生徒步迎喪于

撫州學舍八月以樂安之喪寓于考亭十一月文公葬于唐石

嘉泰元年辛酉正月先生告辭文公几筵護樂安之喪歸于三山諸生從學于栗山草堂文公諸孫在焉

先生以初十日行有辭几筵文見集中○潘瓜山曰公於兄弟友愛尤至視猶子如子通其有無所入不以私諸己樂安中年卽世撫育孤子自襁褓以至冠昏携以自隨教養備至使有成立

三月文公小祥先生設位與于所館七月同諸君山行因如考亭未幾還館

是歲爲趙師恕書潮州所刊大學後

二年壬戌三月文公大祥先生心喪終除要赴調 行都八月得監嘉興府崇德縣石門酒庫待次于家九月葬樂安君于桃枝山遂會朋友于城南烏石山寺續後修儀禮以成文公之志

時先創書局于神光寺又移仁王寺皆李路翁先生寓居也先生以書招鄭文遹入書局書中有此間不能久留修書亦頗有次第日

望賢者之來等語○局中所修之書先生董之同門友劉勵用之門人鄭宗亮惟忠潘傚茂修與鄭文遹成叔分任其事蓋先修王朝禮一部亦未知所止也時有别定禮書目錄揭之壁間文遹以爲先生欲遵文公遺言悉取家禮以下别爲次第此時實與諸君子商確其目追惟此書終先生之世旣不及爲而目錄手藁具藏當以編入先師遺言之內云

○是歲有林端仲墓誌銘

冬遂歸考亭○子軏生

三年癸亥劉忠肅公之子學雅正之延先生于家塾以為二子師

正之號遂初居士先生謝之以詩有君因懿直招時論我以疎愚厭俗紛之語○是歲有與劉正之賓之唱和諸詩又作劉氏遂初堂記

冬赴石門酒庫十二月到任

時先單車到官家人尚未至也○門人葉士龍曰石門酒庫弊壞為浙西之最公私宿逋動以萬計幾不可為先生未及涖職已預為

經本計餘至而米麥之舟已艤于岸下矣前後庫官始參部使者出給酒本多為胥吏折等誅求至是呈告則先生自袖之出券則先生自印之吏輩莫得邀阻以行其姦也昔之為政者非不欲究心經理蠹胥猾吏首以貨賂為始至之獄一有所受則俯首受制不復可以有為先生洞知其弊凡欺公媚上者首罷斥之至是為蠹弊者去矣監當之職率皆膏粱子弟為之養安而憚勞也米麴之用太半入於胥吏之家故先生涖職夙興夜寐祁

寒盛暑有所不避防其滲漏而幾其出入跡規畫井井有條也○始至石門有通漕使及幕府知州縣官啓申漕司公事狀三通

四年甲子石門酒政修舉

葉氏曰曩者弊端百出酒味漓濁其技止於抑掐戶且縱於私酤雖追繩治而酒之不行自若也先生主宿弊頓革酒復醇釀不行抑賣罕捕私酤於是舊戶盡從新課日發用一年而舊額補足又一年而盡還上戶所貸○林梅墟曰官酤既行私釀不禁而自戢歲入

沛然或謂是瑣瑣者何足以煩君子先生笑曰孰非公家事耶惟無事不知無事不能乃為通材出之仕者務為簡佚儼如神明兒亦何用侍郎辛公棄疾過石門見之歎曰是所謂聖賢當為委吏乘田者也○是歲有謁陸宣公祠謁高僉判所居閔雨喜雨道中石門諸詩又謝漕使啓與辛侍郎書

冬撤權新市烏青諸庫

按先生謝漕使啓有奔馳兩庫竭盡一心之語又云自冬涉春愧代庖而越俎○鄭元肅

錄云先生被檄之初言於部使者請先給新
市舊官俸給乃敢受命使者不許固請從之
或問其故先生曰彼特無能爲耳家貧俸薄
又從而奪之豈人之情且彼既罷必貸於庫
家從之則近於背公行私不從則必至傷恩
生怨彼若不得請於我必須於吏輩吏及留
之他日復職彼益不得有爲而庫日壞矣○
楊信齋曰漕司檄先生攝鄰庫庫無粒米數
月不造酒先生曰課利以日積者也一日無
酒則失一日之利既久不造酒課利安從生

責吏輩人各認借米五石凡得數十石而酒
本已辦遂牓示三日賣酒人訝其速先生歸
石門載酒兩舟借之旬日間遂術他庫例解
發而前借悉償先生道大才雖屈於筦榷人
疑其不得肆先生連典三庫從容整頓作精
於辦事吏所不能及者識者於細處而知先
生有用之學無施而不可矣、有庫中五銘
開禧元年乙丑浙西三庫酒政皆舉部使者遂
薦之於朝
兩浙運判錢微之舉充從事郎以上任使詞

曰存不矜之心爲有用之學屈在筦庫未究
所長先生有謝詹公二啓
二年丙寅春往來三庫涖事
正月元日與楊信齋書云鄰庫往來誠勞亦
只得五日一往甲夜登舟天明即至往來不
費力但事頗多不能不費思慮耳先生石門
在任兩考零兩月是歲某月某日解罷
會邊事動吳公獵出帥江陵躬至石門訪問籌
策及辟先生入幕三月授荊湖北路安撫司激
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五月到任

楊信齋曰吳公雅敬先生名德及辟帥屬先
生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
爲社稷憂此何時可圖進取哉至江陵邊事
已動羽檄交馳先生爲之權宜守禦之策同
幕諸公有不能相容者多矣
以招軍買馬有勞辭賞不受
按先生與吳公賓客張生書曰招軍諸邑之
力買馬獄辭之事某何功之有不才無似從
師友游三十年矣幸不得罪於朋友今顧以
善招軍買馬見薦人其謂何帥府千里而辟

一士其亦以千里而從辟今乃以善招軍買
馬得名豈不輕大府羞當世之士哉自古秉
田委吏聖人亦甘心焉然欲以此爲功則稍
自好者不顧也帥遂止
七月檄措置極邊關隘總領宣撫二司就委提
點八關經歷光黃德安信陽四郡之間十一月
虜攻棗陽破隨州帥司檄先生歸在塗絕糧成
疾未幾吳公政除京西湖北宣撫先生隨司解
罷
時朝旨令本司措置信陽關隘地係極邊人

憚其行先生被檄以出總領陳公謙宣撫薛
公叔似移治江陵請就委先生提點八關經
歷光黃信陽德安四郡奔走窮山絕谷往返
三四千里及虜騎來攻棗陽破隨州攻德安
帥司始檄先生歸江陵時盜賊四起道途梗
塞逃匿山谷間數日不粒食遂以成疾三日
三夜嘔血數斗伏枕逾月吳公見其危殆會
有宣撫之命遂令隨司解罷○此以先生辭
宇文帥書及千堂求嶽祠二劄修附○在江
陵府時有代吳公禱雨及言事諸劄

三年丁卯宇文公紹節代吳公爲帥再辟先生
入幕四月復授湖北帥屬力辭別與幹官差遣
又辭丐祠未報徑歸建安
楊信齋曰宇文奏辟當路已從先生對人曰
此則斷然不可其言甚厲宇文知先生不來
以書問先生施行所宜先生條答荊襄事宜
甚悉竟辭辟命而行諸公皆以不從宇文爲
非先生曰興兵動衆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
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豈宜見利則趨○葉
士龍曰侂胄專權朝綱日紊先生知不可爲

遂乞嶽祠不俟報而歸未幾果敗○事見先
生所作不從宇文辟辯及與宇文宣撫劄子
申廟堂丐祠祿狀丁卯擬封二解送許太博
入宇文幕序
十一月江西提舉常平趙公希懌知撫州高公
商老奏辟先生知臨川縣事十二月之任
高趙二公奏狀云黃某稟資公正律已廉勤
使宰百里綽有餘才
嘉定元年戊辰正月到任
門人黃義勇曰臨川地大民繁素號難治蓋

自趙善譽以能稱巳四十餘年無賢令尹矣先生初至每日裁決觀者如堵先生剖決如流每決一事衆皆咨嗟歎息而退蓋無不釋然有當於人心也五鼓出理事終日坐廳夜繼以燭漏下二十刻始休初吏輩疑其始政勉強如此久而必懈其後無日不然吏輩皆昏困不能隨行文書然後大服其精力誠不可及也先生平時往來臨川甚久親故多來訪者略無間拒每日賓朋歡然談笑議論對坐處決一以至公行之士友亦未嘗忍以私

干之是以終始三年故諸往來如一日上而營府下而士民無一人有異言者臨川風俗強勁有氣小有爭訟雖破家亡身皆有所不暇恤由是事務繁劇有微事而數年不決者紛至沓來先生一旦立辨人無不服或有田畝山林之爭先生親往定驗每一出必五六里自是編復鄉落民間銖兩之蠹皆得其姓名偶訟牒及之追胥不少恕里正解子素擾鄉閭者無一人敢自縱於境內自是良善帖息視之如父母每出童兒婦女皆爭聚觀謂

安得見此知縣也臨川民貞富室之祖殺子女以誣之前後有司不察即委官驗視自兩驗之餘富民雖得直而產業已蕩然矣由是兇人得逞其姦相扇成風先生深懲此弊每有告者即留之星馳吏輩同里正鄉官急下地頭驗其事無不得其情實然後究其誣罔之狀由是富室得保全其家而兇人自絕天倫之風遂息○案臨川政事決訟理冤等事見集中上漕使理王氏饒琛訟昔與江西安撫撫州知郡辯危教授訴熊祥書又辨玉寺

簿買山事書及任內前後判語然未必皆在此年也○是歲又有臨川社稷夫子廟城隍祠并諸廟文黃西坡文集序代陳知郡條奏五事并奏事二劄為孝傅公葬誌銘

二年己巳春正月郡守以禮延先生于郡庠講書為講四德四端之要三月新作臨川縣學初九日與楊信齋書云縣學落成不以試選而以公選肯來讀書者則容之頗成倫敘但未有毅然任道者耳

時州郡方以催科為急先生力言其弊且為經

理之
三月與楊信齋書云郡計缺乏之甚催愈多
而督促愈急令人可厭亦欲棄之而去蜀以
此間去歲旱蝗爲之平糶僨而人方有生意
若遽去此頑民閑糴便有饑荒之憂俟五月
便作去計者矣誰能僕僕於此耶○案催科
事恐不止在此年始因與楊侍郞而附此以
後黃州家以財賦與怪等詩考之此年爲甚
○葉士龍曰州郡方以催科爲急取其稍若
縣催而縣納以其新者縣催而州納稍者常
少而新者常多故也先生深言其弊有三其
一不可爲其二不敢爲其三不當爲後州郡
盡撥還縣催民力得以少寬蓋先生爲政學
道愛人出於至誠惻怛而不肯爲俗吏具文
而已○東見催科辯○楊信齋曰臨川民戶
之害莫甚於戶長先生深察民情以逐都之
民合納官物分隷民戶使之自爲甲首給人
戶自承由子付之甲首自行催管人戶免差
戶長之苦而官物反增於常年民甚便之
三年庚午春帥撥衆議自臨川如豫章

春間書與楊信齋有再書下考又云近抵豫
章李敬子之徒兩三人亦來相聚
時邑中仍歲旱蝗至是民益艱食先生爲平糶
僨寬征斂民賴以安
門人臨川董叔勇曰先生自到任値旱蝗相
仍禱雨不驗先生露宿於野親往二百里外
禱於龍湫躋攀險阻必造其巓卒至感應蝗
出蔽天所止之地竹木立空禾穗不遺細民
仰天號泣無所赴訴先生下四隅諸鄕遇蝗
到處卽鳴鈴走報親帥鄕官監督保甲併力
打撲且埋且焚無下數十萬斛東馳西騖盛
暑烈日皆不遑恤由是蝗不甚爲災次年蝗
復生急令保甲捕捉以米易之又得數萬斛
以致縣庭自是其種遂絶次年穀價騰踊倉
司行下賑糶先生讀之曰可謂滿紙仁人之
言也然實殺人之具不可用也於是下四隅
官鄕官大駁米穀出界之弊臨川居水上流
江淮諸郡米價踴甚每一碩可得七八倍之
息由是豪民百計求泄或假上司文牓或因
權貴之家或借綱運之名先生力禁止之有

監司蒲還送吏將米出境先生遂送隨其坐
舟郤之不退監司乃悟其意因搜舟中果得
藏米遂懲之至於宰執侍從子弟欲乘時射
利者悉捕得之舟米併沒略無假借於旱蝗
之餘一邑按然略無乏食之憂以至鄰邑旁
郡皆蒙其利先生立法境內之米在東者不
得過西在南者不得移北令行禁止民樂爲
用臨川下流如沙河等處去豫章界甚邇先
生每畢小舟奄至親到牙儈之家檢察有疑
似迹即痛懲之姦猾之徒凜然常若知縣臨

其前先生在臨川其利民最博者莫大於此
未幾朝廷行下江西諸郡和糴撫得數多州
家欲自買場先生恐專出州家則因此擾其
港禁遂乞發下縣自糴先生素孚於民凡有
舉動靡不嚮應故糴數雖多蒞至無不樂輸
初不以爲怨蓋前此和糴銀會吏輩多解除
又給不以時多爲牙攬用過收以折以中糴
爲苦先生盡革前弊凡和糴之銀自半兩至
十兩悉封記之人戶入糴計直當廳俵散非
惟吏不容尅而牙攬不得以遂其指掩之私

矣由是所糴不逾時而辦
臨川政成郡太守部使者交薦于朝
知撫州陳公蕃孫奏充其所學施於有政郡
既有賴民亦以安○江西安撫使趙公懌奏
云以選人宰劇邑律己清廉涖民公正篤意
字民一路五十四縣無能出其右者○提刑
李公玨奏云操行醇正持論公平撥煩治劇井
有條理○運判胡公槻奏云學有源流才兼劇
易又有舉政績狀未見○提舉常平章公肱
奏云學有師承文尚體要更明吏道甚得民

心○以上並舉改官○提舉常平汪公綱問舉
政績奏云黃某靜而有守直而不阿自入仕
以來屢經諸司奏辟臨川民雜事繁率務己
勝其能不畏强禦一決以公閭閻細民尤樂
稱道適遇旱歉奉行荒政不爲具文至於禱
雨除蝗躬行阡陌雖盛暑有所不憚邑人感
之○初運帥趙公希懌雅敬先生辟置先生
而力薦之撫有效冠黃道存者挾宮闈之勢
侵占百姓墳墓屋宇以廣其居州縣畏其聲
焰莫敢誰何先生覽訟牒閱實其事竟申諸

司逐去之趙公不能不左右道存遂忤先生
意先生取其京削封而還之趙公自為授之
吏部
吏部尚書汪公逵特以先生政績奏聞
汪公父子與御史公及朱文公皆有雅好薦
先生蓋眞知己者故特薦之其後又舉充所
知又應制舉堪充邊郡先生與劉寶學書云
端明汪公二嘗見薦於未識面之前是也
時溪峒盜起調發益急先生為郡治酒政為憲
司招官兵皆賴其用

黃裳劄曰臨川郡務酒政頹壞知郡林邑以
先生往年行門酒政大舉委先生督其事先
生以縣事煩力不能及辭不獲已就縣別置
庫就用郡務匠者造酒以比郡務酒味合于
人以是不敢為欺弊縣郵流通遂以息還州
家縣計亦稍賴於此未幾峒寇為擾節制司
委先生招敢死士所招皆豪健日椎牛釃酒
以勞之士皆踴躍思奮又擇茶商陳凱統之
峒寇頓息多賴其力凱遂策勳補官其後節
制所給招軍之費不足充用往往多貸於酒

利先生終更恐是庫在縣他日為守者精力
有不及卒為後人之累於是悉還州本息併
撤庫屋以絕其迹
四年辛未春江西提刑李公珏檄先生兼督捕
節制司幹官且聞于朝力辭不就
時峒寇猶未平也先生力辭有二劄子云行
年六十矣又云農事方興青黃未接故知此
春也
二月臨川秩滿李公又以為請先生又辭
臨川在任三考零二十四日以是年二月日

滿
內江右知　行都六月循從政郎授南劍州劍
浦縣令作狀考亭
潛瓜山曰公不卑小官恥於求薦縣政仕以
來不以書考為意及守臨川諸司剡薦交上
一時五紙不求自至而到部之日吏以格法
不備為沮公曰吾晚得一官但求升斗之祿
豈復有榮進之心即注劍浦令以歸是歲
為眉山家孫伯作重齋記
五年壬申二月改宣教郎知臨江軍盧公子文

奏辟先生知新淦縣事四月命下五月到任新淦州邑凋弊特甚先生到任盡心畢力窮究獘源大抵如臨川邑之爲累莫大於綱運前後滯欠欠折無慮五六萬石爲邑者率不滿秩而去先生首申諸司蠲去然後爲之經理先生又以綱運所以欠折者蓋由船不預辦舊例嘗以納米之後方造船造船之後方差官淹延日月及將起發春水已退不可速進於其泝迤泊岸以待水肥及久不雨則易小艘搬傳謂之傳淺因此綱官盜用舟梢竊

食弊端百出不可稽考及至總所所餘無幾往往綱官寄留印紙拘縶監納舟人估賣船隻貨鬻妻子以償猶不足則江岸人家悉被攤賴不問是非不辨有無無一得免者先生熟知此弊今年之冬猶未開場先令造船及開場則舟楫已辦每日人户輸米即令下船不復入倉先生日治縣政夜則下倉秉炬運米差官巡火以至水脚縻費一一辦具即戒部綱官少促裝期以春水肥立命離岸一日水漲先生具酒三行就別綱官於舟中酒罷

揖之使即解纜支犒篙師有差巨艘數十銜尾而下鼓吹歌謠之聲滿江如雷先生目送久之而後歸及至總司官吏驚駭以爲新淦綱運常居諸郡邑之後而且不足今乃先至而無顆粒之耗綱官以此奏功轉官云○時邑有寓公以貲武斷鄉曲租稅不輸邑與民苦之累訟牒至三四百紙先生爲申諸司白于朝徙台隆興

漕使楊公楫延先生于東湖書院講中庸之第四章

先生嘗言江西諸公有言學不必講可以一僦至聖賢之域爲申此章以辨之

始有勉齋之號

初文公訣別之日有勉學之語故先生因以自號○是歲作台州四先生祠堂記到官之初有謁廟文及通啓及曾一菴記跋

六年癸酉新淦政成部使者郡太守交薦于朝運判楊公楫薦黃某性資通敏學問精深務實用而不爲空言善應變而不失正理最爲酒官兼總數庫近宰臨川聲望尤著新淦爲

邑劇是猥掫某盡心畢力究覓弊源撫恤困
窮不畏强禦經理財賦綱逃整辦理斷民訟
人罕再訴它日新淦遂成佳邑時楊公萬里
上章力薦三人先生爲之首○提舉常平袁
公燮奏言黃某學有本原才堪負荷昨宰臨
川去替之日民不忍捨今任新淦凋弊之餘
事靡不舉所蘊未易可量而年已過六十矣
若不早從朝行則精力疲於一縣深爲明時
惜之○知軍趙公汝奏言黃某少能力學自有
源流晚而精明益加刻勵不惟學問賅備有
以過人至於居官盡職無所回撓昨宰臨川
至今人懷去思臣被命之初新淦尚缺縣令
兩班政秩無肯就者蓋臨江雖小壘三邑素
號繁劇珥筆之風盛於江右率多過而罷顧
臣以某甲科蒙朝廷送部注授自某之來縣
事井井有條彊者服其威弱者懷其惠臣以
爲百里之政固其所長然某抱負不凡未盡
其材○安撫使李公珏運使王公補之亦舉
政績
江西安撫使王公補之檄先生攝南安軍不果

往六月除監尚書六部門
王公奏言黃某政事優長累經論薦今再作
縣績效益著○時有郭氏敍譜及瑞蓮紫泥
書與君錫文公語錄後與楊濟通老書及祭
楊濟通老文
未赴改差通判安豐軍
部門之除朝列有懼先生之來欲沮之者會
江淮制使欲得先生守邊郡乃有是命
九月到任未幾爲郡將誣陷先生引疾請歸不
許
葉士龍曰先生天資高明不同流合汙以自
媚於世郡將郭紹彭不樂會徐師點李明之
徒結集北界紹彭妄謂先生實使之物論沸
騰頗聞于朝先生遂以疾丐祠○事見與淮
西帥李仲詩書及申狀
近臣論薦先生堪守邊郡
十月五日臣寮奏乞明詔大臣精擇邊守仍
令侍從兩省臺諫廣行搜訪各薦二人諫議
大夫鄭公昭先應詔奏言黃某名父之子學
有源流自初試吏已著能聲平時議論有志

當世人頗知之新治素號難治比歲益廢壞其
爲政朞年爬梳剔抉頓復舊觀邑有彊宗恣
爲民害悉極力鋤治民以安安自是益聲翕
然朝廷寵以内除足未登畿俾倅安豐邊城
事簡局於職守未究設施俾優用稱公論殊
鬱若處以邊城之寄必能坐收捍禦撫摩之
功然詳觀其才推而上之恐不止於守邊而
已時吏部汪公逵亦應詔薦

十二月自安豐如歷陽鞫獄

榜信齋曰和州有疑獄未決帥檄先生鞫之

先生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其情
一夜感夢井有人焉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
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
服果於廢井得其尸骸其誠所感如此○安
豐在任五月二十一日以明年二月罷事見
與潘謙之書

始編文公語錄

語錄今刊于池陽舒司凡四十三家實先生
之所編次而蜀人李公道傳貫之取以刊之

七年甲戌二月特添差通判建康府事仍釐務

諫官爲辨安豐之謗郡將坐黜

正言倪公千里論之

自安豐巡歷淮堧守禦要害

事見與劉晦伯書

道經儀真與李公道傳胥會

有問答可考

五月到任制使檄權太平州未幾還任

有張日新訴莊武判語

寶謨閣學士利路安撫使劉公甲兵部侍郎李
公珏舉先生自代

劉公奏云黄某師友淵源氣節剛正恥同流
俗有志事功舉辟不樂苟從佐郡以敢見憚
才學行誼臣實不如舉以自代○李公奏言
黄某學有淵源行有根本忠孝竊於許國信
義安於使人其材足以濟繁難其節足以臨
緩急近蒙朝廷稍試以事讀著聲稱士論以
爲可當大任

九月除權發遣漢陽軍提舉義勇民兵辭不許

十月到任

與孫行之云自金陵五十日到官

增兵積粟為城禁計
楊信齋曰漢陽與鄂州接境一葦可航前此士大夫往往違法出境奔走臺府以求知己雖守臣不免也故臺府吏卒視漢陽如縣吏之視都保誅求無禮乂而益甚先生嚴戒飭吏非公事無得越江由是郡政肅然○葉士龍曰漢陽實武昌之唇齒吳蜀之咽喉先生丙寅年間親見武昌之民望漢陽之烽火以決去就而略無城郭之固郭內之民僅二千家有兵二百人郭外沿江亦二千家皆浮居

草屋夏則遷於城南冬則遷於城北先生至首集郡兵而汰其孱弱增給廩粟以活其家校武藝之工拙數支賞給而士卒始有固志自是遂有應募而來既而請築城講究利病與其費用各有成畫竟以大水報其事○時有再申朝省制置總領諸司乞經營築城及與制帥總卿漕使劄李侍郎夢聞書皆言漢陽城築事○是歲有徽州朱文公祠堂平江府尹和靖祠堂安慶府府學三記董叔重墓銘答杜厚之子及王幼觀書

八年乙亥大旱竭力為荒政備坐是與制垣漕使不合六月丐祠不報漕使上救荒之功乞留在任
楊信齋曰歲大旱先生知米價必騰踊先計戶多寡勸諭人戶有粟之家官先支價錢以償之而寄穀於其家乃給曆付貧民使之就糴甚貧者以常平米賙之然大約不過自冬至春而止無以為繼遂召諭米商酒食迎勞又為之革官吏抑勒牙儈邀阻之弊由是船商輻湊郡廩充積及諸寺觀官舍皆滿以所

糴之本價而糶於民規畫有條給散有法自城市以及鄉村莫不被其惠初漕使吳公與先生講救荒政先生以早收糴之說告之吳不能用已而鄂州米價高於漢陽三倍吳不能平差官拘漢陽商船先生曰漢陽一郡二十萬家州郡只得為之深思遠慮今差官攔米是棄漢陽也遂稱疾丐祠而歸○時制帥趙公方與漕使吳公象勝交爭始者制司遣兵於本軍境內邀截不令入武昌界漕司以聞于朝制司又反其說欲令本軍發取所椿

米斛以給鄂州文移甚峻時先生多方招往
來船商者謀而願集於漢陽之市其至鄂渚
者甚希漕司恥之又令人邀截商船必歸其
境先生皆不以爲然累書爭論辨析甚詳制
帥劾以威脅官吏先生不以之爲恐拒之益
急漕使雖先生之故人而尤不能平先生亦
不顧也然卒莫奪先生志制使訖不敢加侮
而吳公後大悔悟反以此薦先生之功然先
生當時蓋已決爲去計於是以六月走价請
祠未許又以書囑李公珏爲請大略言某既

及而執經於[redacted]晦菴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
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奏之以官又
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約爲終老之計而囑之
曰遺言甚隆汲汲係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
年矣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未嘗披閱每
一念之如負芒刺死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
蓋先生丐歸本謀如此會趙君師夏新除本
路常平使者趙君娶文公之孫女與先生長
子輅爲友壻於是復申前請力引親嫌而朝
廷猶未許也○事見申制司漕司公狀及與

趙帥吳漕劉又與滑謙之李貫之李夢聞真
景元孫行之書
秋始治學政五日一下學勸課諸生講誦躬督
教之十一月新作五先生祠堂鳳山書院皆成
十一月與楊信齋書云某行且一考秋間方
整頓學校遇一六日下學與士友講說且課
其讀論語使之自講大義湖外士子却質直
可喜且開其路異日亦當有興起者耳○有
孟子講義二十篇及五先生祠堂記
十一月丐祠十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觀
初請六月奉　旨不允又請九月奉　旨不
允又請十一月奉　旨依十二月命下
漕使再乞留
吳運使再申照對本路漢陽軍今歲係十分
被旱去處若非郡守得人撫摩安集不遺餘
力則流離轉徙其害立見伏覩黃知軍自夏
初以來即能先事措置收糴米斛以爲荒政
之備又能委任僚屬家至戶到規畫有條給
散有法自城市以至鄉村莫不被其實惠遂

使一郡之民當此歉歲不至失所考其政事
實爲本路十五郡之冠昨者因其丐祠已嘗
具申朝廷乞行存留在任今月二十七日忽
覩邸報黃知軍依所乞宮觀竊惟當今士風
不振人才難得今有公廉淸介忠誠懇惻如
黃知軍者顧乃置之閑散之地當職深切惜
之況自黃知軍有奉祠之請闔郡士民皇皇
然皆恐其去如赤子之慕慈母前來本司陳
乞擧留者數十百人深恐黃知軍旣去之後
一方百姓失所依賴以至狼狽近因巡歷經
過漢陽親見漢陽黃知軍精神如故了無疾
病欲乞鈞慈加惠漢陽之民特賜敷奏收還
已降指揮仍舊令黃宣教知漢陽軍庶幾一
郡之民賴以全活不勝大幸

九年丙子二月轉通直郎三月自漢陽道盧山
之下以歸四月至考亭所居

漢陽在任乙考有零

諸生從學于文公竹林精舍

葉士龍曰先生洒掃精舍獨處一室衆子姪
及鄕之後進而誘掖之著書立言以詔來世

有精舍春祀講義

始草文公行狀

葉士龍曰夫子歿已十七年而行狀未有所
屬季子在以先生知夫子行爲最詳請夫
子道德爲最密請先生述其事先生至是始
爲草定其狀○是時雖已草具此文而未欲
傳布○是歲有葉雲叟子名序跋餘杭所刊
家禮及陳復道家所書楊龜山家書後與李
貫之論編修禮書及先師所說出處大節及
東漢黨人事及答鬼神說

閏七月新作草堂三間于考亭之寓舍名以環
峯以毋忘御史之遺訓

門人陳宓爲仲子輔作雲谷棧記曰開之先
生曰吾早歲惟師是從師以別吶界我我今
始能爲屋三間名以環峯乃吾考察院祖居
山名也命長子輅居環峯曰毋忘爾祖之訓
也○草堂經始實在此年

十月自考亭還三山舊居十一月寓居城南法
雲僧舍

先生遷于城南也時參政衛公涇帥閩龍圖

陳公孔碩爲參議官知先生無家帖法雲西
廡數間權爲居止義和與今知院陳公韡共
相經理先生到寺居有詩一聯云投老無家
依寶刹爲貧竊粟奉琳宮講寺荒涼處之晏
如
十二月除權發遣安慶府事力辭不許
告詞曰長淮諸郡彼邊帶江任翰得人形勢
增重龍舒關守弄印久之茲用命汝可以知
其選矣爾學有師法才俗劇繁嘗奏最於邊
城可久安於家食亟由簡拔起畀郡符使捆
城之民恃汝以爲保障歷覽朕之顧爰褒獎
其驅以對休命 中書舍人莊夏行
十年丁丑春朋舊生徒畢集於法雲寓居先生
爲立同志規約以示學者
同志規約以每日各讀一經一子一史而以
論語周易左傳爲之首日記所讀多寡所疑
事目並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
季一集百里外者歲一集每集各以所記文
字至與師友講明而問難之大要欲明義利
之分謹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師遺訓之意

二月始拜安慶之命
楊信齋曰時聞將有邊警單騎赴任不挈家
屬家人皆願隨侍先生曰安慶次邊 有兵
馬衝突之虞我爲守臣當盡忠報國力所不
及則握節以死不暇顧家汝曹欲與我俱死
乎
四月到任會虜攻破光州沿邊多警漕司欲發
安慶民運糧先生拒之而止於是竭力經營安
慶城池大爲戰守之備
葉士龍曰先生朔日交印後四日虜人破光
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不遠民情震恐
先生以謂城池無可恃若何以爲固昔曰虜
人不至則紹興間嘗罹李成之變丙寅再罹
張軍大之變長驅入境旁若無人今兩淮騷
動焉保其無陸梁竊發者哉失今不圖後悔
無及即申朝廷乞興版築爲與民死守之計
不俟報自五月八日興工士民爭獻竹木同
官守居守效心力會淮西漕臣起發本府人
夫二萬往廬州負糧至安豐先生陳其非便
乞免起發漕司不從凡三四請最後乞將老

守按劾以代百姓之苦且倂中制司制司是
先生議倂免與爲蘄舒三州之役以安民心
且劾去漕臣百姓由是鼓舞聽命築城惟恐
後城廣三千四百三十步通女墻高二丈七
尺趾廣四丈二尺凡一百七十日而畢役民
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產錢起丁
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初借大軍四十
人及役本府廂禁軍皆以懶惰不任事而止
役者往來更番前後更代具有條理暑月每
月休六日每日亭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

費米計直官會八萬緡皆本府趙積支遣並
不支朝廷椿積與交割錢物包砌城脚用石三
層城身用甎四重通計用石六千餘丈用甎五
百餘萬人夫支費在外用會二十餘萬貫有
奇方其興作也以城分爲十二料先以一料
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
分料主之先生每日五鼓坐宣化堂令合干
濠寨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築役之役某鄉民
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
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

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
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
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
或舉酒屬客不問寒暑率以爲常雖年事寖
高晝夜勤勞而精神愈清有非年少所及者
蓋先生稟純剛之姿加之持養之力故能臨
事不倦如此版築經始合用鐵杵五千倉卒
未辦先生以爲本府錢監有未鑄之鐵可用
事畢復還之委官相度不勞而集既築之際
民兵歌詩相杵節以旗鼓江南兒童爭效之

以爲戲樂是夏旱勢甚廣綿亘千餘里獨安
慶祈輒得雨先生未嘗出禱晨興詣府治天
柱閣遙望潛山拜雨即隨至○安慶學者
張琫曰安慶素無城池之險先後相仍悉以
沙磧不任築鑿爲辭因陋就簡僥倖偷安者
非一日矣先生盡排紛議斷以己見盡捐曩
日中獻羨餘之積董視經營不謀之兵戎胥
吏而獨謀之邦人士友不委之官吏僚佐而
獨委之學校諸生役不知而成事不擾而集
○王某曰創築城壁之初邦人莫不爭先獻

助先生一切却之而不受皆是撙節浮費不半年而築城千七百餘丈今閱五年並無尺寸頹圮○時先生既築新城又思民所以守城之策乃以紹興名臣陳公規守城之法鋟木以示邦人使熟習之自爲之序既畢工因元宵張燈城上燈火十里熒煌如晝合城内外喜緩急之有託也扶老携幼往來不絕間有深山窮谷平生足跡未嘗入城皆願來觀有一老嫗年百歲二子以籃輿舁之諸孫曾孫皆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予酒炙又勞

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卒不受而去

江淮制置使李公珏奏辟先生爲參議官十一月命下仍條新城畀江日以司供職又辭不許初李公行時面請於朝乞以先生爲上賓朝廷乃起先生知安慶府先生到官之初凡三書遺之一言國勢邊事之要二言江淮守禦之方三言今日必戰之計且屢以經營城築兌起役夫爲言李公多從之○林梅搗曰李公節制江淮先生乃其夙所敬重者也念不可以常禮事之貽書規切大抵言今日以決戰爲大計先自朝廷進君子退小人革薄習下哀痛之詔以激忠義之心次則制司以至公血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戰不談名求實事無尚虛談然後擇良將明賞罰以厲大軍廣招募增事權以重武定軍仍疏兩淮奇材劍客之姓名以備錄用謂幙中議論不一當益開書閣延賢俊與之講切又言虜自南遷虐用河南之民莫不延頸以歸我宜諭淮北豪傑能攻城略地者即以與之然後以吾

兵爲之擁護將救死不暇何暇謀人乎○案此即先生三書之要語見與[illegible]茂之寺丞李賢之兵部劉晦伯侍郎皆及邊陲大計並見集中○是歲作隆山李進德毋自欺齋記白鹿洞書院記趙季仁二子字序書新淦郭氏叙譜堂記

十一年戊寅春正月虜犯黃州砂窩諸關詔以先生提督五關守禦督戰光州節制江池三州戍兵光黃蘄安慶四州民兵二月改除權發遣和州兼管内安撫節制戍兵力辭不許

安慶在任未及乙考以是年二月解罷○葉
士龍曰是春城之五門結砌巳畢城之裏環
植萬柳城之外四圍包砌巳三之二未幾虜
大入窺黄州砂窩諸關遂命先生節制五郡
軍馬提督五關又命先生越關往光州督戰
先生聞警就道有日忽得　旨改和州
時王師敗績於泗水制帥請令先生赴司禀議
自龍舒來金陵從制帥勞軍維揚尋以所議不
合引歸
朝命知和州仍赴司議事先生辭免和州遵

禀議事○葉士龍曰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
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圈老
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千餘里莽
爲丘墟適先生自龍舒至從帥往維揚犒師
還之五日先生密書抵之勸其出宿于外大
戒于國日與四方之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
圖且爲陳策應安豐守衛浮光及屯固始守
五關之計皆不能用先生杜門稱疾而歸計
決矣○林梅墕曰先生一見裁規闕失皆人
所不敢言者先生嘗歷泓淮郡倅多識兩淮

豪傑而豪傑亦習知先生之爲人所願歸心
焉至是聞先生在幕府皆有奮身自效之意
而幕府諸人益忌之蓋時方掩覆以避禍欺
誕以爲功而先生所言者皆公爾忘私之語
經遠務實之計則言出而身危者宜矣○汪
氏遺事曰公在江淮幕府數月告去甚力制
使留之不可自往見公曰是終不可屈留耶
公曰非然也方今淮西之事可憂尚書若責
實經理命駕駐合淝數月某雖奔走六關爲
幕府倡人任一事可也不然亦安用某爲哉

不若許去之爲得也○鄭元肅録云當時幕
府書館往往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
邊畫機謀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驕橤於
庭踞坐受之略不爲禮人心不附所向無功
時方流移滿道餓莩盈野而諸司長吏設樂
張燕無虛日先生每事痛言其非語侵幕中
賓客制帥外雖勉從而内巳不能堪同僚遂
從而媒孽之初制帥奏辟先生本不樂就以
方有守關督戰之委不敢辭難譏之制帥者
乃有逼己之嫌制帥旣惑於人言反舉自代

然先生引疾苦辭浩然去志已凜乎有不可
奪者矣
四月依舊知安慶府兼制置司參議官六月召
赴 行在奏事屢辭不就
初辭五月奉 旨不允再辭六月有奏事之
命又辭七月奉 旨不允
由池陽如江州寓居廬山棲賢僧舍以俟朝命
朋友生徒游從講學於山間於是安慶新城內
外畢役
葉士龍曰朝廷復畀安慶了畢城壁先生以

安慶除代難以再就再辭遂自池陽迤邐俟
報至濂溪祠堂移文促官吏抵成城壁先生
被入奏之命而安慶之城已砌將畢○楊信
齋曰安慶之民數百人兢趨制司乞先生還
安慶李公因奏乞先生再知安慶先生曰安
慶潛藩和州列郡昨辭和州而今受安慶辭
小居大其無廉恥甚矣○時先生已遣家眷
東歸而獨徜徉池陽九江間以俟請祠之報
蓋兩郡於舒為近以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
先生不往龍舒蓋已決矣○時有白鹿講義

廬山問答
七月除大理寺丞又辭監察御史李楠奏罷之
命下先生已至臨川遂游麻姑取道順昌以歸
林梅搗曰先生方退避請祠而中外亦慮先
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 上意叶謀擠之
先生既歸杜門謝絕人事惟聞邊報與水旱
則蹙頞不樂者久之○金華何伯蒉曰先生
夙有大志自少講貫不爲無用之學初入荊
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往往已有
依附意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

維揚守漢陽幹辦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倜
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
翕然相向每謁制司文移失宜則悻悻然怒皆
願得先生以爲依歸此輩既出在位者益忌
故同僚符起而見擠有馳書於朝令其親屬
諾之時宰故當時陽召而實逐之不知先生
浩然歸志已見於不從諫之日矣
先生去後舒民懷思不忘後三年虜大入邊城
被禍獨安慶無虞人益感先生之德
揚信齋曰先生在安慶民立生祠於城北去

後思先生恩德之深復立祠城南蓋南北之人各欲便於薰祝也及聞賽勍有安慶築城軍民愁嘆之語又爲詩曰要識舒民愁嘆處城南城北兩祠堂以此見民情之不可拂公論之不可泯如此後三年虜又自間道直趨蘄黄破城郭殺官吏守臣以下皆死兩州墜於塗炭惟舒城晏然虜不敢犯至是始知先生之大功庇民遠矣○金壇王遂祭文曰誰爲此言和附詆排請關不以守虜不以來未幾明年虜入就食今來關破邊城告踣蘄以

身寬斬以家徇濟彼皖城民不敢近舒卒有來泣涕相告微我黄公父子不保

八月長孫興公生○九月先生歸至法雲寓舍

○十一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重修儀禮經傳續卷置局於寓舍之右室及城東張氏兩園四方生徒會聚講學

林梅塢曰文公所編儀禮工夫汗漫十未及一二而先生身任其責中間奔走王事作輟不常每以爲慊及此投閑乃整葺稿書與同志者以卒其業○楊信齋曰先生日接鄉黨後進講明身心性情之德修己治人之方以開曉學者始知向方朋友自蜀江湖來者日衆○時江西　岳陽方暹明父蜀人家楨本仲皆來

十二年己卯諸生移寓于山之嘉福僧舍

先是先生以法雲寓居迫狹無以容朋友更闢學舍三間於門側先生坐卧寢食其間至是諸生來者寖多又不能容乃假嘉福寺居之○林梅塢曰先生朝往夕返日以爲常諸生質疑請益氣象如文公時或有過於恩崇

者先生曰以心照書無以書入心可也又嘗言學者役精神於文義而不反求諸心終未免有口耳之學故於講論之際必宛轉而歸諸求放心存天理者焉

始通釋文公論語

潘瓜山曰公晚年丐閑方欲成先志取文公諸書以次通釋論語僅已抱恨九原矣○門人陳宓題叙通釋曰先生合文公集注集義或問三書而通釋之蓋集注之辭簡而嚴學者未能遽曉於是作或問一書設爲問答以

盡其詳且明去取諸家之意先生恐學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辭而列之於後以便觀覽然集注或問間有去取之不同發揮之未盡先生追憶向日親炙之語附以己意名曰通釋於是始無遺憾矣嗚呼文公年七十一自弱冠至于易簀未嘗一日不用其力於此書先生弱冠從文公遊者三十餘年未始不執經在左右其去取之論無不與聞先生年亦七十從事是書亦五十年晚歲得閑歸三山生徒雲集講論餘暇率夜坐至四鼓未晨而興手釋二十篇比成而逝其用心堅苦如此學者其可以易觀哉○先生之意蓋欲合集注集議或問語錄四書而通釋之其後語錄未果入也

五月新作書樓法雲寓居之右榜曰雲谷以示毋忘文公之訓

陳氏記曰先生歸寓舍立重屋讀書其上命曰雲谷取朱先生隱廬之舊名

十二月門人張元簡以古昏禮歸其女爭請於先生為之正其儀法行之

張氏姻家龔君[redacted]人共賢之○潘瓜山曰鄉人有欲行古婚者獨以奠鴈恐為人駭笑求質於公公曰今人家子弟鬪雞走馬不以為怪而獨冠傅帶以行禮顧慮人之非笑其人遂決意行之

十三年庚辰春先生躬相丘宅于北山勑櫟原結廬其旁牓曰高峯書院諸生從學于山間

地在懷安縣鐵山鄉遊化里林洋寺是年陳師復潘謙之自莆來會山間題名在焉○初先生有意卜居北郊以近父兄墳墓為安既得吉兆喜甚廬成名其亭曰求得正其閣曰老益壯其軒曰笑不答其泉曰逝如斯安處其中州郡屢延請講書辭不就一向深入學者負糧從於山間云

三月門人陳伋以古冠禮冠其長子請於先生為之正其儀法且涖其事

時肄業于嘉福寺遂即其地而行禮焉陳君之兄倅為主人楊信齋為賓先生與趙季仁張敬父諸君涖焉

夏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喪禮書成

楊信齋曰先生歸自建鄴杜祠居家始取向來喪禮藁本精修至庚辰之夏而喪禮書成本經則喪服士喪禮上下士虞禮所補者則喪大記上下卒哭祔練祥禫記補喪服變除喪服制度喪服義喪通禮喪變禮弔禮喪禮義凡十五卷祭禮亦已有書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守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終始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言其於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翻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尚欠修正方欲加意更定而先生歿矣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蓋不輕也先生於是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同異之論剖擊世俗蠱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先生之心憂天下後世爲心夫豈以著述爲一己之書哉先生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喪服圖式一卷以擧其要草創已就猶慊然不滿意曰此卷尚欲審訂或別爲一書如外書以附其後可也○又曰先生嘗言此卷乃十五卷之樞要又包擧古今喪禮之變兼括節文度數之詳尙欲子細審訂以成之蓋謹重不輕之意也先生又嘗謂祭禮已有七八分欲修定用力甚省復請於先生曰他卷更無可議惟天神一門更宜整正先生然其言

五月門人趙師恕率鄉黨朋友習鄉飮酒儀于俌山先生以上儐臨之

潘瓜山曰公嘗謂鄉飮酒之禮久廢不講率諸生習而行之聞而沮之者甚衆公執之愈堅行之愈力習禮之日時官寓公以與非爲榮觀者千百輩無一人敢非笑者蓋公率之以誠故也

八月轉奉議郎九月除權發遣潮州再辭十二月差主管亳州明道宮

楊信齋曰時食指頗衆祠祿將滿或以爲貧勉先生赴上先生曰事論義理之當否豈可言貧若徒曰爲貧而已則貧之一字何時而能足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死不足恤何畏於貧況明年七十當掛冠若
到官未久便請掛冠而歸進退何所據哉朋
友有以書問先生出處答曰父病不可以臨
民臨民則廢事廢事則爲不忠年老不可以
入廣父廣則忘身忘身則爲不孝卒辭之
孝經本旨成
初文公嘗欲掇其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
旨別爲外傳而未暇爲今先生之爲此書蓋
成其志也門人陳宓刊于延平
乞致仕
以明年七十也
十四年辛巳正月文公行狀成
有告文公祠堂文
三月壬寅終于所居之正寢
前六日與楊信齋書云論語讀得一過益見
聖人之道大老矣既不可追悔朋友間不能
刻意求進一得之習一偏之見便志滿意足
大可歎也以是今歲趲促學者愈急也○先
生素苦痞氣至是發動前屬纊之夕猶誦書
課童孫晨興而逝衣衾棺槨皆朋舊共成之

四月乙丑葬于高峯書院
門人弟子執紼者二百餘人皆衰絰管護引
柩三十餘里至山間喪儀如禮鄉人歎息以
爲前此未之見
八月壬子朔孺人朱氏卒十月合葬于高峯之
原
葉士龍曰夫人生有淑質長服家庭之訓事
先生無違德以明堂恩封孺人先生歿而夫
人以哀毀成疾而逝相去僅一百三十三日
耳○林梅塢曰夫人生長德門閨閫儀範師
表一世羽向者侍先生之側嘗言夫人居清
貧中撫育之勞寒暑補綴針線未嘗去手遇
食則分肉以飼諸子每侍空羹以對飯羽親
聞其語凛然起敬○門人孫德輿曰夫人性
行均淑賢德著聞于中外克相君子終始儉
勤義重所天遂成哀毀卒從夫子於九原悲
夫
十二月轉承議郎致仕
告詞曰儒者而以才顯此有用之學而儒之
爲貴也爾聞道甚深晚方一命龍舒版築之

功歸然爲准石重可謂不負左符之寄矣幕
府謀猷不合而去振賢莊之未究而遽致其
事莫奪汝志姑進一階尚淑後人以綏多祉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諸生祠先生于鰲峰精舍
即嘉禧僧舍舊日從遊之地○瓜山潘柄與
門人楊復陳宓等衆議儒釋難與共處遂卜
其地於鰲峰之趾不遠先生平日讀書息遊
之所諸生捐金得提幹李氏之舊宅東至龜
石祠西至池南至妙巖北至陳給事規模形
勝彷彿武夷白鹿之意存焉○李弘齋記文

嘉熙三年安撫司撥助茶花判池二頃坐落迎
仙橋南○佃戶李惠等年納租陸拾伍貫足
○使府公據存道
紹定六年癸巳詔贈朝奉郞仍與一子恩澤
告詞曰洙泗之斯文未喪待續當數子羽翼
而其教大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尹楊諸人
發明而其傳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
中卓然以扶世立教自任是國家之所當尊向
也以爾紹興御史瑀之子慶元朱侍講熹之
甥密察精思盡得師承之正篤行力踐發爲

賢業之光剏熹於易簀之時屬爾以傳道之
託討論三禮數繹四書朕今讀其書求其徒思
堅正弘毅如榦者旣不得與之同時矣則追
榮一秩燕及後昆朕又何愛焉可特贈朝奉郞
仍與一子恩澤○直舍人院吳公泳行
端平三年丙申諡文肅
太常少卿吳昌裔率其屬議曰造道入德之
方莫過致知居敬而已堯典首論欽明文思
而聖人之道以傳孔門中言博文約禮而聖
人之道以立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辯

則窮理之極功也其曰誠意正心曰戒謹恐
懼則治心之要法也蓋吾心之靈萬物畢備
必主一以斂以澄其源聖賢之書言具列
必隨事窮格以精其義二者蓋互相發不容
以偏廢也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兩
先生挈提綱領開示後學者至矣勉齋黃先
生自登文公之門即喜此身有所歸宿於是
萬事悉置而專探索於義理之淵一物不留
而常提省於神明之舍謂學問無窮不可以

輕儇浮淺得也則遠而觀諸陰陽道器之運
進而求諸精氣鬼魄之神天而察諸性道中
和體用之貫微而考諸敬義文禮知行之精
文公四書口授而講一義必繹一字必訂旣
嘗與於討論之事先生所著禮有續編語有
通釋大學有經解中庸孟子有講義尤足以
發明師傳未發之言則先生之致知可謂密
矣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以
冊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衆作肅之
訓授諸生其操心也靜而一其應物也動而
明吾義可安雖簞瓢屢空有所不欲吾志可
行雖竟卑官有所不得其任州縣盈以匹
夫不被其澤為恥不以一時近利為己功其
參幕府寧以殺一不辜為戒不以流俗姍笑
為己病力可以自任天下之重而見不以禮
不肯曳裾於權門才可以經綸天下之經而
招非其道不忘志在於溝壑頹簷敗屋人不
堪憂而風味蕭然尚有堅壯之志莫齡循疾
歲不[illegible]而講論亹亹無衰惰之容則先
生之持[illegible]謂篤矣世之學問溺志卑近者

旣驚於方策而不能存養本原馳心高妙者
又略於章句而不務研索義理惟文公發明
致知主敬之義毋使學者互進功程其說固
已內外兼該而先生體帖居敬集義之旨專
欲敎人點檢身心其功尤為近裏親切是則
文公有功於程氏而先生有助於師門千載
師友之盛貫所謂顏曾之於洙泗矣文公嘗
曰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託在此無憾則文
公之文不在茲乎先生嘗曰先師嘗以畏字
狀敬某又看得肅字較密則先生之肅非苟
知之乎其允蹈之乎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剛
德克就曰肅合二字而諡先生夫誰曰不宜
尚書考功員外郎[illegible]瑱覆諡議曰議諡者
奉常也覆諡者考功也少卿吳公昌裔諡故
大理寺丞特贈朝奉郎黃公某曰文肅三復
斯議而歎曰懿哉斯名乎瑱嘗分教歷陽邂
逅登公之堂矣炙其誨論則旨趣敷暢金奏
玉應秩然而理也挹其容貌則矩度端嚴霜
凝冰凜然而威也傷今不復見矣可無以
寓其形容之意乎竊謂道以人而傳亦以人

而明吾夫子以身任斯道之責與諸門人弟
子相講明者大端不過博文約禮而已顏子
得之而爲克己之仁曾子得之而爲省身之
學子思得之而有明辯篤行之説孟子得之
而有敬義内外之辨是以道由夫子而傳至
諸子而明矣洙泗而後遠 本朝而周程出
爲繼之者晦菴宋文公其南軒張宣公其東
萊呂成公某公則受業文公之門者也文公
嘗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公亦拳
拳於丹書敬怠之格言伊洛精微之奥旨朝

夕講誦必欲到徹底處故自格物而至於致
知精義而至於入神則明誠之教皆誠明之
性形而下者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羣疑冰
泮萬境[illegible]不斯文而自文矣非道德傳聞
者乎 至於[illegible]外誠意而至於正心
則不 如手指目視之地家
蕺 廟顯臨之 居龍見
默 而自肅矣非
抑嘗謂

理貫通而後可言存心之要齋著乎正所以
養斯文之原也文理密察所以充此敬之用
也文公既以斯道而託於公公亦以斯道自
任發明文公之學位雖不稱其德乃若討論
三禮敷繹四書其化于其傳後有補於學者
多矣一時名公與今知院鄭公性之頌述其
美以贈官節惠申請于 朝綸誥褒奬至有
密察精思盡得師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爲賢
業之光且有堅正弘毅不得同時之歎公之
道至是始光明於天下矣 聖上因讀禮書

問朱某適傳是黃某黃某適傳爲誰又相與
編禮門人爲誰殿院王公遂抗疏謂公遊文
公之門爲後進領袖講說著述世多傳誦人
以爲學明東南文公之功爲大公之力爲多
請迓易名之典詔下奉常謚以文肅盡從少
卿之議以充太史之録謹謚四月九日奉
聖旨依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卷終

義和自羈冠登勉齋先生門因表叔潘瓜山柄以進延于家塾俾課諸子讀書義和因而受學暨義和補入太學時

先生守官之石門義和從

先生往官所朝夕侍側聽

先生教誨爲最親嘗記在法雲寓舍一日

先生與瓜山説乾坤易簡綱語義和曰乾惟健故易此易字非是輕易亦非止平易如人剛健則任事不難

先生立德既剛加以學力剛與欲反擺脱世上昏利見理分明以此守身居官健而無息何事不濟石門酒政成薦者交剡訖一二朋友代謝啓無可其意者乃自述其中一聯云與其因循敗事因貪敗名孰若以勤易安以廉易飽此寫出

先生本心爲他人所能道秩未滿值邊事動故人吳公獵出帥湖北道經石門艤舟訪

先生且請于朝

先生安貧守道其心不忘天下嘗勞湖幕

試劇邑倅貳極邊所至有聲然立身易用世難守漢陽與帥漕不合守安慶與制垣不合方時多事專方面者以功名自壯實不離乎富貴吾欲以道義行乎其間難矣昔孟子談仁義於齊梁之間如以方枘入圓鑿黃鍾動俚耳烏能有合然盛行不加窮居不損孟子之所性自若也

先生自安慶歸義和摳衣從數月適常德冷官及戍忽忽又別臨行告

先生曰授徒講學以紹朱文公之統今其時矣既抵官聞朋友聚鰲峰日盛竊以爲喜甫再期而聞

先生之訃哀哉

先生生無田廬棲僧寺以居死無衣衾棺槨賴朋友共爲之貧者命也蓄德未展於用者時也出處以義不負朱門之付託者有道存焉命與時不足言也

先生歿今四十四年矣家日貧諸孤煢存行狀誌銘未具近得年譜一卷於

先生之猶子友進乃門人鄭元肅所錄元肅

舊從予遊壯之四方學問益長進今亡矣反覆此卷亦頗完備間有剪其繁蕪補其疎漏可為行狀誌銘張本以俟他日作者敬書卷末少叙家悃景定五年歲次甲子門人朝奉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謹述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附集

國史附傳(此本得之錢塘傳籌家)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事　高宗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與朱(熹)相厚善瑀歿(榦)請授業于(熹)寓溪山間人跡迥絕孤燈獨坐(榦夜)榻不設(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相處甚有益久之授以道德性命之旨即領會及門之士皆推高焉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南軒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　寧宗登極(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艱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就(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亟盡授(榦)以所著諸書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榦)執弟子禮畢師之喪調嘉興府石門酒官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謂今天下事盡委

之二厮役國且自伐何以伐人呉深然之辟入
幙中有未當必輸忠盡力爭江西諸司辟爲臨
川令白憲臺以死囚走失刼盜不獲當責之巡
尉不當責之保正兩造曲直未分不當俱寘囹
圄憲下所陳爲州縣式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
政秩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躍不
令而政行用舉者薦擢監尚書六部門尋知漢
陽軍糴客米發常平以賑飢歲制司下令欲移
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報以乞候其罷命之至
然後施行反援鄂州例十分之一求賑助給米

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
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歸者爲之結廬民大感
悅所至以庠序教養爲急臨川士多從幹學關
縣庠之左爲書院以處之朝夕延置問辨以究
其師之業其在新淦立規程于學日爲諸生講
論語至漢陽又選老成之士于學爲表倡朔望
講孟子要旨即郡治後鳳栖山爲星館四方士
立周程游朱五先生祠而記之以病篤乞祠章
三上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郡五
日虜犯浮光郡民恐奔軼四出不可遏即日申

于朝請城安慶躬杖屨督役勞問寘犒不絶役
夫與董事者忘其勞民喜得城爭獻錢米竹木
皆謝却之半歲土功告成明年虜再犯浮光迫
沙窩又明年虜破沙窩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
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
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陷于水生汝者
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
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司禀議幹
力上祠請即自解印趨制府歷陽軍民日望其
來曰是嘗擻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古井中者

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幹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
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
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
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
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
姓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實爲
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
急莫大於此宜數手書密布忠悃委曲曉譬以
開其惑又曰人心天意只是一事今諸賢皆引
去則失人心多矣如李敬子劉平國李貫之陳

師復豈可不力言之朝乞加擢用以安人心以
順天意又曰辟客雖皆出於朝命當擇世之卓
然爲人所推者卑辭厚禮招置東閤雖百十人
不厭也人才多則議論多議論多則爲益多矣
孔明出師後表歷言其生平所得人物今皆不
在深歎日月之逾邁而事功之不立可謂知所
先務矣又曰不張皇不勞擾可坐得一二十萬
精卒以守長淮數千里之地國家何憚而不爲
爲今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
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

立保塞畜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
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虜人遷汴莫不
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
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胡海張軍汏變爲害
甚於虜今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
有警急援臂而起矣珏往往皆不能用及至制
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虜既退當思所
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寨
斷虜人右臂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
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

也其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道而治之然後具
奏也幕府憚幹嚴直少年輩或至玩侮幹知不
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
閤謝客宴樂不與告其長曰浮光虜退已兩月
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
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
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
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
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

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渡痛自咎責出宿
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
疾入諫曰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審思
而力行之卧不安枕食不下咽也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
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
邦人聞之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
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
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
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

侵宇內騷動　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
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虜欲以
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
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以二萬人攻浮光以
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
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
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
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
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厭
後光黃蘄繼失果如所料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
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
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
行在所奏事又辭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
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不遠千
里而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其徒講貫經
理疊疊不倦借鄰寺以處學者朝夕往來質疑
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
明道宮踰月上掛冠請杜門謝絕人事特授承

議郎致仕旣歿後數年門人請謚得旨特贈朝
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尋　詔謚文肅生平學
業見于經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不知儒者謂闊遠事情不急於世
用謬矣　中興以來朱熹之學儻得大用致
隆平頌淸廟豈不易易然哉今觀其門人巨
擘如榦雖出仕晚引年速守邊備禦籌畫闡
事忱遠慮宛然得諸葛孔明遺意終亦不
與時偶而去惜哉意者天將以其師友傳授
爲斯文寄歟

勅官告詞

洙泗之斯文未喪得顏曾數子羽翼而其教大
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楊尹諸人發揮而其傳
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中卓然以扶世
立教自任是固國家之所當尊尚也以爾紹興名御
史璸之子慶元侍講熹之甥密察精思盡得師
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爲賢業之光矧熹於易簀
之時屬爾以傳道之託討論三禮敷繹四書朕
今讀其書求其徒思堅正洪毅如榦者旣不得
與之同時矣則追榮一秩燕及後昆朕又何愛

焉可特贈朝奉郎

諡議

朝奉大夫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吳昌裔率其屬議曰造道入德之方莫過致知居敬而已堯典首論欽明文思而聖人之道以傳孔門申言博文約禮而聖人之道以立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辯則窮理之極功也其曰誠意正心曰戒謹恐懼則治心之要法也蓋吾心之靈萬物畢備必主一收斂以澄其源聖賢之書嘉言具列以隨事窮格以精

其義二者蓋亦相發不容以偏廢也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先生挈提綱領開示後學者至矣勉齋黃先生自登文公之門即喜此身有所歸宿於是萬事悉置而專探索於義理之淵一物不留而常提省於神明之舍謂學問無窮不可以輕儇浮淺得也則遂而觀諸陰陽道器之運進而求諸精氣鬼魄之神大而祭諸性道中和體用之貫微而考諸敬義文禮知行之精文公四書口授面講一義必繹一字必訂既

嘗與於討論之事而先生所著禮有續編語有通釋大學有經解中庸孟子有講義尤足以發明師傳未發之言則先生之致知可謂密矣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以冊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其操心也靜而一其應物也動而明吾義可安雖簞瓢屢空有所不厭吾志可行雖筦庫卑官有所不屑其任州縣寧以匹夫不被其澤為恥不以一時近利為已功其參幕府寧以殺一不辜為戒不以流俗媢笑為已病力可以自任天

下之重而見不以價不肯曳裾於權門才可以經綸天下之經而招非其道不忘志在於溝壑頽簷敗壁人不堪憂而風味蕭然嘗有堅壯之志莫斷宿疾歲不我與而講論亹亹一無衰惰之容則先生之持敬可謂篤矣世之學問溺志卑近者既騖於方策而不能存養本原馳心高妙者又略於章句而不務研索義理惟文公發明致知主敬之義每使學者互進功程其說固已內外兼該而先生體貼居敬集義之旨專欲教人點檢身心其工尤為近裏親切是則文公

有功於程氏而先生有助於師門千載師友之盛眞所謂顔曾之於洙泗矣文公嘗稱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託在此無憾則文公之文不在茲乎先生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幹又看得肅字較密則先生之肅非苟知之乎其允蹈之乎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合二字而諡先生夫誰曰不宜謹諡

覆諡

朝奉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瓚撰到覆諡議曰議諡者奉常也覆諡者考功也少卿吳公昌裔諡故大理寺丞特贈朝奉郎黃公榦曰文肅三復其義而歎曰懿哉斯名乎瓚嘗分教歷陽邂逅賢公之堂矣炙其誨論則旨趣敷暢金奏玉應秩然而理也挹其容貌則矩度端嚴霜凝冰沍凜然而威也儔今不復見矣可無以寓其形容之意乎竊謂道以人而傳亦以人而明吾夫子以身任吾道之責與諸門人弟子相講明者大端不過博文約禮而已顔子得之而爲克己之仁曾子得之而爲省身之學子思得之而有明辯篤行之說孟子得之而有敬義內外之辨是以道由夫子而傳至諸子而明矣洙泗而後逮本朝而周程出焉繼之者晦菴朱文公熹南軒張宣公栻東萊呂成公祖謙公則受業文公之門者也文公嘗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公亦拳拳於丹書敬怠之格言伊洛精微之奧旨朝夕講誦必欲到徹底處故自格物而至於致知精義而至於入神則明誠之教皆誠明之性形而下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羣疑洮汰萬境昭融不期文而自文矣非道德博聞者乎自直內而至於外誠意而至於正心則不睹不聞之中常如手目指視之地家庭燕處之時常如宗廟顯臨之日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不期肅而自肅矣非剛德克就者乎抑嘗謂德行文學雖別兩科文行忠信實同一教必志慮寧靜而後可言講學之功必義理貫通而後可言存心之要齋莊中正所以養斯文之原也文理密察所以充此敬之用也文公既以斯道而託於公公亦以斯道自任而發明文公之學位雖不稱其德乃若討論三禮敷繹四書其化今其傳後有補於學

者多矣一時名公與今知院鄭公性之頌述前
美以贈官鄧惠中請于朝綸詞褒獎至有篤察
精思盡得師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爲賢業之光
且有堅正弘毅不得同時之歎公之道至是始
光明於天下矣 聖上因讀禮書問朱熹適傳
是黃榦黃榦適傳爲誰又相與編禮門人爲誰
殿院王公遂抗疏謂公游文公之門爲後進領
袖講說著述世多傳誦人以爲學明東南文公
之功爲大公之力居多請還易名之典詔下奉
常諡以文肅盍從少卿之議以充太史之錄謹
議四月九日奉
聖旨依

行實

先生資稟特異自少穎悟絕人氣節剛介志趣
高邁不屑爲擧子業慨然有求師問道之志一
登 朱文公之門如魚之得水潛思力踐超於
流輩默有以察夫虛明純一之體所以主宰一
身統攝萬理者存而養之無事則至虛而不昧
應事則至精而不流深居危坐對越上帝雖出
入道塗必袖書與俱紛華過前未嘗擧目朋儕
笑語於其側若不聞焉始而人甚怪之惟 文
公深知其有得也大本既立以之讀書則有冰
釋理順之見以之脩身則有省察克治之功積
而久之則言動食息無一息而非存養精粗小
大無一事而非講學其學雖以語孟六經爲本
而諸史百家之書未嘗不參同異而求旨歸雖
以道德性命名世而錢穀甲兵技藝之事未嘗
不該本末而備實用學愈博而愈精則是心之
體愈全而用愈周矣以是心而貫萬事故望其
容也莊重而坦夷可敬而不可踈味其言也簡

明而縝密可觀而不可狎其睦親族也盡敬愛
之至情而不昵以私其交朋友也盡規切之大
誼而不失之戲慢尊貴雍容有體至於秉誼
執法則不以權勢而少屈臨深履薄犯而不校
至於當官臨事則不以危難而少懾沉潛靜默
不露圭角及分別人物之是非邪正則較然權
衡之不可欺事物之來應之以無心及投機制
變敏決詳密則合衆人之智有不及撫摩凋瘵
如護肢體而未嘗事姑息之小惠鋤姦擧暴迅
若雷霆而錄用其所長則雖盜賊有不棄未嘗

求工於文也或時出而應之其步驟如歐陽公
加以紀律嚴密理致深遠有一唱而三嘆之音
焉若夫剛柔闔闢之妙用出處辭受之大節窮
通豐約之異宜憂樂休咎之萬變隨其所寓曲
折萬狀而粹然無利欲之私則貫表裏而徹首
尾質諸天地鬼神而不可誣也世之英偉秀傑
亦多矣所謂節槩之高而政事之敏記識之富
而詞藻之華者表表相望至於孝弟忠信可通
神明捐軀徇國夷險一致安貧守道以終其身
如先生者近世一人而已羽 初見先生於新河

家徒壁立日持蔬食以對客端坐講論至達旦
不寐書前輩詩句於壁曰愚夫飽欲死志士固
長飢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爲識者見之已槩
然有廉頑立懦之風矣先大夫生平廉介雖仕
至部使者而貲產不及中人食指浸多日以不
給太夫人以愛女出適欲割其半以備歸粧議
者難之先生適自外至曰薄產何足惜吾毋之
意不可咈也欣然奉命友人以急難告者亦捐
數畆以賙之而簞瓢屢空怡如也時閫帥以才
智自豪多所傲忽而務交名勝以爲名凡見稱

於 朱文公之門者必以虛禮相鉤致先生力
引避之未嘗與之交帥亦敬服其高誼焉丞相
趙公汝愚與 朱文公厚善聞先生扺 中都
每對客念其貧且意其必來見也先生聞之曰
丈夫豈可爲人憐卒不見之初授台州贍軍酒
庫未赴丁家難服闋以 文公心喪三年再任
監嘉興府石門酒庫前此庫官多子弟武夫爲
之既律身不廉而吏恣爲姦官沽醨薄而私釀
橫行故積負上司錢以萬計庫官率以此得罪
先生既至以官本錢自往市米於產米之地凡

纖悉必躬親雖隆寒烈暑不憚也官醞既行私
釀不禁而自戢歲入需於矣或謂是瑣瑣者何
足以煩君子先生笑曰孰非公家事耶惟無事
不知無事不能乃爲通材世之仕者務爲簡佚
儼然如神明竟亦何用侍郎辛公棄疾過官枉
車騎見之歎曰是謂聖賢常爲乘田委吏者也
邊事方起吳公獵宣撫湖北辟先生參軍事先
生於兵爲夙好誼不可辭單騎從之軍中事無
鉅細任之以身繕治關塞奔走千百里至臨廣
騎之術不以爲憚時厚賞格以資募兵先生所

募之數最多幕府議奏如格先生曰是不足以
爲功也卒辯之爲撫州臨川縣令縣久凋敝先
生下車剖決滯訟整葺縣計修明學政退食之
暇延諸生講論率至夜分臨川負郭縣俗尚囂
訟豪宗大姓閭里游俠縱橫其中號爲難治先
生雍容聽斷不動聲色而人自相戒以不犯至
於故人親戚居其地者往來無間恩禮有加而
公事至前則斷之以誼不容少撓時楮令方嚴
民間先以產質金於人至是乘勢以楮如官價
強贖之訟者紛然先生曰質金者贖以金質楮

者贖以楮訟者說服歲適飢旱米價騰踊上官
議使富民高下出粟以振貧先生曰是未必有
益於貧民而先擾富室乃出行鄉落酌中以定
穀價有乘時增價者懲其一二首奉令若發貯
之遠近咄嗟民無艱糴蓋其恩信素孚於人故
緩急之際令行禁止如此屬峒寇跳踉虔吉閩
至動大兵以臨之久而未捷憲使李公珏雅敬
先生時從訪問籌策先生爲募百金之士精其
器甲勤習擊刺親臨按閱所募不過百人而足
支千人之敵異時破賊多其力也蓋先生簡易

無我不事邊幅所至樂與賢人君子游雖武夫
豪將幽人衲子一見如平生驩而人皆樂輸忠
款以爲之用凡土俗之好尚民情之休戚戶口
之多寡閭里之姦邪皆先得之不待設耆筩事
鉤距而知之也先生平時常言爲令宰而不能
周知一境之地不足以言政故凡因祈禱迎送
必躬出入於隴畝閭閻之間或與士友相攜持
以杖筇從事訪問耆老撫摩疾苦如家人父子
之相唯深山窮谷莊倪聚觀鼓舞歎息以爲有
生未之見也不惟一邑爲之肅靜至於臺府不

決之訟難集之事發倚辦焉尤臨江軍新淦縣
新淦凋敝甚於臨川而其地與臨川相接吏民
習知先生治行其未至也已洗心易慮而待之
矣邑有富人自鄉舉而至分郡符皆以貲得之
凌暴平民不輸公賦無復有官府先是不快其
邑去游誣以不奉楮令告于郡而逐之先生至
則爲伸枉於諸臺臺伸諸朝明正典刑遷置遠
人於鄰郡於是豪強屏伏而善良吐氣矣縣當
發綱所米斛以數萬計較諸賦籍僅可支十之
其三則以人戶產苗高下均敷之蓋舊比也

然猶弊皆出民之强有力者多幸免而貧弱者必督責如令於是綱額歲虧文移追呼縣道益難支吾先生斷之以公行之以信民皆樂輸而綱額始仍舊貫前此官吏皆爲玩弛逋書期會之外半爲游宴寢息之日綱米雖具而逐日搬發不能百十斛綱舟次岸淹延數月部押官吏梢工梢卒坐糜旅食舟中粒米耗於鼠竊數虧於官而罪歸於綱運之人先生寘中而入倉吏炬而運米部分嚴肅往來井井以一日而辦數日之事不旬日而迄工舳艫銜尾而下舟人嘯

歌公私利之先生察事之明處事之敏類如此知漢陽近大江東流漢川在其北鄂渚在其南鄂渚則漕臺在焉使者蓋先生之故人也湖北大旱二公謀爲救荒之政使者曰欲招以來米商則民可足食先生不爲然獨撥郡帑之儲仍貸總司錢五萬緡開場糴米命文武官屬日旨食於郡務退則分局以治事覈實户口者有人收糴者有人支金者有人先生日往來按視其中皆盡力而吏不容姦米之入者無高量低價之私錢之出者無阻格減尅之弊米商輻湊之

糴之患於是北岸熙萬口啼飢始諉者反以以避之再知安慶府正壁頹壞無一可恃先生節浮費撥剩餘羨并合鐍工役悉取諸城隍之之先是漕臺調民以轉邊所最逈遠度民費泉生言餽餉固不可緩宜遠民流離怨咨一郡騷

漕臺督迫御至先生曰之愈堅漕既詘屈乃他奴智鄣絡繹先生一無所而於是民德先生益深及里遠近之差爲番上多寡其手吏推行文書而已法皆鼓舞以[illegible]事仍多選士時杖屨指麾版築之間規模崇嚴乾土堅[illegible]不書李公玨節制江淮先生乃

宗可以常禮事之貽書規
戰爲大體先自朝廷進君
哀痛之詔以激忠義之心
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
尚虛文然後擇良將明賞
增事權以重武定軍仍疏
名以備錄用諸薦中議論
賢俊與之講切又言虜自
莫不延頸以歸我宜諭淮
者即以與之然後以吾兵

不暇何暇謀人乎未幾李
即日馳赴一見箴規闕失
亭歷沿淮郡俘多識兩
知先生之所爲咸歸心
皆有奮身自效之意而
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
公爾忘私之語經遠務
者宜矣爵朝廷以大理
祠而中外亦慮其入見
意叶謀擠之而罷命下

矣先生既歸杜門謝絕人事惟毋間邊報與水
旱則蹙頞不樂者久之念　文公所編儀禮工
夫汗漫十未及一二而　文公逝先生身任其
責中間奔走王事作輟不常每以爲慊及此曠
閑乃整葺舊書與同志者以卒其業而遠近學
者咸集其門或自川蜀或自江右於是借鄰寺
以居之先生朝往夕返日以爲常諸生質疑請
益氣象如　文公時或有過於思索者先生曰
以心思書無以心入書可也又嘗言學者役精
神於文義而不反求諸其心終未免口耳之學

故於講論之際必宛轉而歸諸求放心存天理
者爲蓋先生歸自安慶而貧不減昔時祠祿之
入分以贍族屬自奉之具有寒酸所不能堪者
重以連年跋履險阻暴露寒暑浸以致疾雖力
疾以對諸生而精力亦頓衰矣乃躬相宅於
北山之原草具數椽於其側謂門人曰死便埋
我豈不快哉俟祠秩滿即上告老之章會有詔
起先生守潮陽懇辭再三乃復拜祠命未兩月
而棄諸生矣前屬纊之一夕猶誦書以教姪孫
晨興不病而逝衣衾棺槨僅可苟完諸生按

文公家禮扶護以就窀穸而禮書竟未終帙遂爲千古之恨嗚呼尙忍言之哉羽載惟朱文公唱道於東南一時宗工鉅儒斂衽推先士大夫登門受業者動以千計要其弘毅足以任重致遠者自先生之外未有聞焉蓋師友淵源同出於一而心領神會或相什伯若有陰扶而默相之故斯文興喪夫子以歸之天夫天之生是人也不數學者獲親炙而師事之豈易得哉凡一言一行動關世敎不有以誌而存之則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竊覩伊川之喪門人有

敍述之例隨其見聞悉裒集之以備採擇羽愚不肖蒙被敎誨之日久追想平日之容止語默如侍左右摧咽流涕不能自已尙恨中間離合之不一於先生之行事終身始末不能盡知其大者遠者又不足以知之謹誌一二與夫愚見之所及者條具如左以待知先生者出焉而爲之筆削云嘉定十四年六月朔日門人林羽敍述

鼇峰精舍祠堂記

洪惟我 宋文明之運盛於東南元公周先生之出于荊純公正公兩程先生之出于淮以至我 文公朱先生之出于閩數君子者前後相望於皇至矣於是北方之學日轉而之南我文公之爲南康也靜春劉公淸之過我叔父今是公言曰黃直卿他日東南大儒吾子志之今是顏謂燔曰而亦志諸後數入閩欲往從之以踐先訓僅及 文公之門而止千里懷人未之遂也 文公襄葬有日亟走會葬遇之建陽道間深衣加麻斅斅從柩翊扶無須臾離事至微小亦出經畫竊自語曰是固身乎道者劉說信

矣吾師得所傳矣喪葬已事遂分適遠宰臨川偕友朋因之士至語道吏民至施之政坐卧廳事之所晨夕不少曠又語吾友曰吾儕耽理而簡於事幷矣自是猗哉一二見或書疏數十著而灑掃應對之其然微而其然之所以然近而應事接物之常遠而戒我作湯藥方之變思無不周語及詳密又語條友執友曰勉齋公非所友也所事也歲在己卯書有之曰來年正月使書學致仕不出謂後年正月眞不出矣厥初得見氣眞是理生在世間今無所用心止得點檢

身心令明靜純潔歸之天地父母焉耳先師發
明義理至精至備難得肯負荷者又曰南康講
學雖盛先師有望但不知於身心上如何明道
對上蔡云諸君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
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
明道尚以此敬之俯視今之學者豈不重為之
太息乎老矣它無望於世止望先師之學有傳
耳㬅與同志處焉悲愓焉省將就之以取正未
幾訃書至矣哀哉為位長號憯不欲生織辭往
奠疾故尼之不得與於撫棺臨穴之列宿草纏

附集 十四

悲支衰及墓突然丘于箕山之上人兮何之時
癸未冬也又四年丁亥之夏四月公之從子輯
及吾門言曰叔父之祠成於同里鄰郡之善士
子叔父友也願請文記之有陳侯宓凡二十有五
人之書在亟拜其辱辭曰吾意陳侯狀而叔父
公之行來乃先乎此亦足以為厚矣書之槩曰
古之有道德以教國子者歿則祭于瞽宗而鄉
之以經行顯者亦祀之皆所以尊先賢厲後學
也勉齋黃先生榦 文公之門纔弱冠刻志苦
學聞道最深宦遊所至與學者宗而師之晚歲歸

休講道蕭寺摳衣受業遠近翕然天不憖遺遂
未與歎學徒追慕逾久彌篤今即其講道著書
之地曰嘉福寺之後葺屋肖像以寓仰瞻以嚴
崇奉及門之士與乎知尊信者爭捐金買田以
為春秋享祀費祠成釋菜朔望晉會各以所疑
更相質難期刑于教紀其事不於子乎之而何
之嗚呼悲夫㬅老且病屬念公之懿德偉才文
而未之誌毋不能去心此而敢辭幽顯之間負
負何極矧惟陳侯昔吾邦君天下善士曷敢不
承聽而昭賢崇師尚德之意有加又曷敢不惟

附集 十五

命之承也請遂言之公之學貫事理盡常變一
死生求傳授固忞見諸言行之實竊復惟念公
之還自安慶也徘徊廬阜之南北者再月濂溪
白鹿二書院之士來同㬅與九江蔡君念成與
焉一日語及中庸費隱之旨縱言劇論唱和翕
如乎後蔡君偕哭公墓福之師守固請開講蔡
君中演前旨甚明著矣而今弗之是也比索公
書以述訓語得公所答亡友余君宋傑費隱說
曰費隱非二物但有費則必有隱以為之體至
矣文公之言曰今人所言皆費隱无說不得所

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
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是也㙉妄謂自天地以至萬物萬
事無不各得其理而可指陳者費也即天地萬
物萬事之理根本之而不可指陳者隱也所以
見道之無乎不在有用心有體學者加存養體
察之功而不可須臾離也其然乎其不然乎尚
願質之市九之前公諱餘紹與御史公瑀之季
子云九月望日友人廬山李㙉記

李弘齋之記久矣丁亥距今三十有七年未
及鐫諸石朋友語予訪求舊文得之故巖溪
趙公師恕家藏勒于祠下義和悵然追往而
爲之辭曰予弱冠而從游兮今耄矣而何爲
仰喬木而不見兮撫此石而生悲南有鰲峰
兮維北有箕浩氣凜如在兮游冠乎何之諸
孤無存兮山有蕨薇師友寥寥兮悠悠我思
鄒魯雖云遠兮源浩浩而流滋沂濂洛之脉
脉兮接淵泉於聖涯登斯堂之仙閟兮紹典
刑於武夷遺言猶在耳兮貴身省而心惟肆

來者之勵翼兮監斯文其在茲景定四年夏
五月門人朝奉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跋

祭文

友生朝請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陳孔碩
嗚呼孰發殺機塵霾介漸虵龍陸起貍犬人拱
鵩鴞鳴而朝鳳蘭芷枯而爲茅周苟生而幸免
不如死之久矣一世直方相踵淪斯劘遺此友
今復奪之俾我良友七十全歸非友是傷我傷
在時嗟乎師亡友散歷載三七傳言失指適遠
彌失賴子諄諄補綴遺軼俾後死者與聆微

息王事孔艱劉請閑焉暌餘響留而寂然
由是一翁餘日能幾俯仰宇宙此生良已誰實
爲之謂之何哉博膺十學求訣乱拮寄愁天上
埋安地下畢此餘暉復何爲者

又

茲以亡友寺丞黃兄孺人朱氏卜以翌日甲寅
合葬于長箕山高峯之兆既久謹遣兒之子䜌
以酒脯之奠告訣于靈前曰嗚呼國風有云死
則同穴篤時二人生有貞節死見先人全歸罔
缺于今卜藏自君康強其安且寧以保後生一

奠告哀永判幽明嗚呼哀哉

門人特服林坰

古之儒者得時行道與夫著書立言其出處不同而憂世拯溺之心一也先生抱負聖賢之業而仕不與時偶皐夔稷契之業未試一二而一簞一瓢之樂雖顏氏子不能過也況夫扶正道於湮微闡伊洛之奧旨補　文公之未備斷者續晦者彰先生其有功於後學多矣毀之者不足以奪學者之口疑之者不足以易信者之心卓乎其百世之下也文中子有言使諸葛孔明

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嗚呼惜哉其亦奈之何哉

門人宣義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恕

嘉定十四年春三月壬寅大理寺丞知潮州勉齋黃先生卒吾邦之士大夫皆來哭弔門人學者治喪先一年先生相地於城北麭機山之原坐坤向艮結廬於其側曰高峰書院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則先生之志定矣其年四月乙丑諸孤禀偏親之命遵　文公之禮奉先生之喪歸于高峰就營葬事從先志也某

義則師生恩猶父子敢以非綸之奠昭告于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孟氏沒而大學中庸之旨不傳秦漢以來寥寥絕響至周程氏作而此道始明朱文公繼之而此道益著登　文公之門海內之士不知其幾人而能抽其關鑰直造閫奧者惟先生一人得精微之傳故文公既沒之後四方學者共尊而師事之號弟子之禮猶文公之存也既而出仕為邑為郡至誠悃愊一意在民故所至民皆化之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莫不心悅而誠服也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

哉使其身一日得在朝廷之上行其道焉則見於事業者豈特致吾君澤吾民而已禮樂其有興乎道鉅才大設施未能竟萬分一而世不能容矣歸為祠官講學于家士之有志者遠近翕然歸鄉不惟教行于閩而江湖巴蜀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裹糧而至者故成就人才於時為多天下知先生為一世之英傑時事方殷朝家起之以郡而先生堅臥不出矣於是著書立言以卒文公之業吾黨之小子正賴先生所以裁之曷謂天乃不遺一老而遽奪之耶嗚呼痛哉補

山之俎豆如存華峰之几按猶在午風夜月升斯堂入斯室猶如聞其謦欬之聲而不見其容矣諸生相顧悵悵然其將誰正之也某也蒙先生之撫愛爲最久學先生之敎誨爲最深拊膺一奠送此晨征傷如之何悠悠去旌故言不足於文而哀有餘於情惟先生之虛靈不昧者其鑒予誠

門人修職郎南劒州劒蒲縣尉張元簡

嗚呼痛哉某顓蒙弃儕年過壯歲始得執弟子之禮先生不鄙其拙陋而敎之期待之切責誨之重使得少知蹊徑以弗畔先聖先賢之敎其幸何如也迺去夏五月某隨牒延平先生辱送之于叅泉諄諄之誨今猶在耳猶幸一水相望特信宿間尚得數日飫音近楊醫便中先生書來云久不得見尚或過峪峽對岸一聚會又數日林簿相過又出示先生書云氣塊度不能愈甚念一見能沿檄一來否此二書手墨猶濕也嗚呼曾謂不數日遽聞終天之痛耶嗚呼痛哉職守拘縻既不待屬纊之列又不得預執紼之役奔走來歸闃然堂廡寂然門扃拊膺墮淚如夢如醉問之閽人則曰先生之殯已遷鞄櫬矣痛心如割亟具雞酒犇走山間以寫悲苦嗚呼痛哉

門人迪功郎衢州常寧縣主簿林觀過

嗚呼道之不信學者病之如食必飽枵腹必飢先生之道廣大精微至者能言我不敢知然自石門之受敎越十有七年于茲或考其美居暇日或驗其顚沛流離或覘其陋巷之獨處或觀其四國之略施守御史之風則皓首而恐墜篤令原之念則一飯而不遺公爾忘私則形之事上死而後已則見之事師族姻鄰里無幼賤皆撫以恩禮武夫悍卒莫不感激於誠心之披當赤子之若保不翅溝中之推納迨彊禦之不畏又信矣其安問狐狸辨取舍之義蓋有千駟萬鍾之不屑安出處之命不待一丘一壑之足治若夫輿疾之勤居處之卑飲食之菲輿服之羸凡七十載壹如於一日而四千石無異於布衣由所欲之不存斯中實而外煇即行以稽其言而言果可復按迹以究其用而用皆不違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可見苟非有本者

如是而何以合時措之宜是以論東南之賢者
僉舉其稱首講武夷之學者獨諳其無疑遡闢
洛之淵源抑歷歷其可推賢者識其大者閔愚
魯之多迷在盈虛與亡有此豈容於自欺幸仞
牆之轂登其免下流之歸嗟吾黨之不淑緊倀
倀其從誰嗚呼哀哉潮陽之命罄室不支不謀
于家爰契我龜昔歲時徂辱臨荆扉明當納禄
致于有司暨畀祠廩　上恩是祗卒成雅志秋
以爲期易簀何驟囊無餘貲本末與聞孰知我
悲惟德問學殆其在斯上於得師恨不同時從

游最久聰彙猶垂有聞未行敢昧攸基知恩莫
報有涕沾頤不辱其門敬矣此辭嗚呼哀哉
　門人迪功郎常德府府學教授陳義和
嗚呼九月八日聞先生訃乃知云亡已在春莫
哭不見斂送不及墓有涕漣如伊阻道路嗚呼
蘭摧竹折梁木其仆先生逝兮吾道誰護嗚呼
日皎玉瑩冰雪其沍四壁遺書一榻蕭寺嗚呼
天齡七十匪夭其數亦又何悲有用未措朱氏
之傳親接統緒學道愛人先生情素漢陽之歸
猶念世故龍舒之行庶幾展布落落時情挺挺

其先導師旨於同志翕傾依而慕趨賸下奉書
敬義再詢意內外之一致惟持敬之是專先生
賜答諄悉盈牋謂二者之相爲用須兩盡工夫
而不偏且曰是理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
之所以爲聖賢此其爲教迺周程自得之深旨
紫陽面授之大原顧愚陋之曷進日加惕而乾
乾尚圖秋末鼛扣宗元以正其心以脩其身
何梁木之告壞遽含恨於終天使當世之欲
平治則吾先生胡爲而不少延嗚呼痛哉先
生不可復見紫陽之道幸猶在於遺編自今

以始力索精研務外方而內直幾終得於淵源
儻是道之未泯斯先生之長存某情均子弟聞
訃欲奔屬奉親之湯藥弗敢離乎朝昏　又朋
徒之遠過爲私業之嬰纏悵望弗及有淚漣漣
聆葬期之尚未庶攀追之有緣酒果薄奠上告
靈筵慚躬酹之不與託片辭而昭宣哀哉先生
願鑒其衷